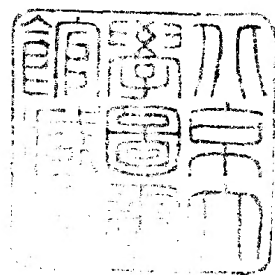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二冊目次

寓林集三十二卷詩集六卷(一)

〔明〕黃汝亨撰
明天啓四年吳敬等刻本

.....

寓林集三十二卷詩集六卷(一)

〔明〕黃汝亨撰

明天啓四年吳敬等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貞甫自為諸生以經術古名噪海內士之北面而請受業者羔雁常闐門自前輩長者在其鄉如鹿門具區諸先生皆折節下之以為將來天下文章當

歸

阿士北成進士服官中外一為令再為郎兩為藩臬督學治其使者環翔南北幾三十年至賢士大夫造請貞甫者無虛日幾如梁東任昉賓客滿座其室以為不翅游龍門者士之

從游者相益聚幾如漢之馬鄭二氏所稱弟子著錄幾萬者乞貞甫之文如被華袞如薦拱壁又幾如唐之李北海所稱碑版照四裔者其文日新富有綴橫變化握三才之紀類萬物之

情

者挾二氏之微覈九流之品而深覲簡遠泓渟蕭瑟蓋邁往之材絕塵之識與拔俗之韻玉者相御而行吾每讀其文未嘗不為之冷然神賞如登昆侖之丘縹馬聞風縱轡玄圃弭節樊

桐手持綠玉徘徊出入乎十三
樓中耳目所際去躡埃而遊漢
津者也真甫之文不脛而走西
海顧自秘其集不遽出視學政
時鬱攸焚其草徧購求之始得
成集士之迫欲盡窺武庫者益

庸序

二

永于曩時鴈可還羊可投矜可
題掌可記赫褫可踊貴矣日貞
甫請休沐于西湖之上乃手自
排續屬其門人秘書吳君德聚
板而行之茲所謂寓林集也余
嘗槩觀我朝之文末翅如唐之

三變弇州故嘗究而論之嘉隆
以後宏襲成俗剽剝相高刻畫
闢西子之曠踔躑躑壽陵之步
識者歎之貞父力挽其衰濬發
巧心標會神理無境不真有竅
皆中今試取其篇而讀之玄光

顧序

四

自睽天籟相宣可謂如吸風飲
露之人不食五穀餐霞服日之
侶獨飲三漿蓋世之粃糠一掃
而空之翩々乎凌霄霓而直上
矣余不能于今日擬貞甫一辯
香從何人拈出亦不能于後世

擬貞甫三尺席為何人虛左要
以詩則晉宋之陶謝唐之王孟
文則漢之董賈唐之韓劉宋之
歐蘇千載而有鍾期必有所以
處貞甫者吾豈敢私所好哉余
材遜貞甫十倍然貞甫意常在

副序

五

余官南曹時余從里中時接貞
甫未嘗數以文事相語然所謂
莫逆于心者隱隱在眉睫之間
今之行斯集也命余以序手書
勤倦必得余一言以為快余嘗
私謂當今雅道淪謝當與天下

共推貞甫余不佞請率邾莒之賦
奉盤匱以役事如去晉楚之戰各
建旗鼓角勝于中原則余請辟三
舍未敢以雁行進也然則余何足
以知貞甫矧貞甫負經國之材且
乘時而出以究其用名山之藏過

副序

六

此以往大而化之有莫究其所統
駕者余茲不免妄以今日之所見
以擬議之真猶乎蓬艾之間矣
天啟二年壬戌嘉平望日江寧年
弟顧超元書



寓林集序

欲觀世道之盛衰當驗人才
之虛實欲觀學人之深淺當
驗立言之醇疵天下所不足
者非才也其所最有餘者皆

言也才也而陶鎔之無學力
則入必不固而鬼瑣佻達
恣雜見而不能究其所從來
言也而按抑之不醇深則出
必不真而唯阿標榜之病日

展轉而不能隄其所欲往故
正人心者息邪淫而已回天
意者謹孝悌而已聖賢於言
如此乎斷之也言至於文其
技已細文至今日抑何其幽

似鬼其黝暗如漆燈其屈詰
如度索懸種其閃爍慘淒如
墟墓之鳴蛩熠燿之宵行也
唐之文衰以飈積衰而起之
得韓柳焉宋之文酸以腐積

腐而變之得歐蘇焉四君子
者韞積六經服膺道術全其
質而彪炳其羽儀方阜其章
光而甲折其芑采開數世而
得一人得一人而轉移數世

如此乎其難也予持此品題
卷卷目佃心漁不得其難
貞父貞父講業西湖之上
從如雨所至不減華陰差山
亦每升義成不跽而馳奉

蘇軾範箕疇與開之若士
先生共長鷄盟狎執牛耳而
玉韞不言珠含自媚故以
素聞貞父百不得一也地擅
湖山性喜賓從情雖高邈跡

無亢矯似張長公可得而同
不可得雜似夏侯泰初故若
枕酒鎔細商清事隱囊蠟最
吐納名流而銅綬或恡撫塵
財虜望而却軌以世法調貞

父百不得下也書蕉分綠洗
墨池渾柔翰若飛應命如響
有魯公折釵之妙無襄陽罪
觴之顛以筆花概貞父百不
得一也絃歌壇石籍甚神君

手

木鐸西江皈依教父不特門
清之似水咸稱法執之如山
諸所興釐可垂挈令即麝裘
之不免乃誰嗣之興歌以經
濟求貞父百不得一也出其

吾鋒可辨數百人揭其宗傳
以俟千百世而東脩砥行錄
恥著於濂伊蛾術泚人黨不
振於洛蜀以理學盡貞父百
不得一也此五者天下志歛

子

其能推讓貞父貞父復歛其
多能一切歸諸恬澹大肆其
俯仰曲折於文章今觀其所
著作有一不經緯玄黃闡揚
性命者乎有一不平康正直

直吐胸臆者乎有一不崇雅
黜浮槩括倫脊者乎有一不
稱古昔則先民斐色欲鳴披
華啓秀者乎如絲竹肉漸近
自然如綦組綬不過其物蓋

十

以身任在茲者可數十年始
發名山之副而猶題之寓林
若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矣
彼直寄焉自喻適志明非所
好云耳夫寓言十九蒙莊氏

所託也予味其書意念深矣
必逍遙游也後可齊物必養
生主也後可傲倪人間必德
充符也後可為大宗師應帝
王其視大道不啻駢拇馬蹄

八

視刻意繕性無以易其歌秋
水而行山木之至樂也真父
寓林爽籟清音洸洋微妙亦
若是則已矣夫惟寓意於文
而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斯稱天下之至文者山蕪子
妙於莊而鬼神於文者也其
言曰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
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
自為形故不困予兄事貞父

久媿不能贊一辭竊取眉山
氏語說莊并并寓林之集

蘭陵年弟張師繹克雋

甫撰



寓林集叙

往貞父黃公號稱海內
儒宗遠近負笈而至者
綦夥相嗤狂誦相聞久
皆知名取高第為大官似

序一

與當路中分以下士而天
下以待文獨者亦新語
震目余訪公睨而嘆曰何致
家之多也漢曹曾以法三
子又休湛教授弟子以百枝

時方兵革紛擾而臣生後
說不綴經之

至聖時清何怪於貞父命
登進士相道賢令最負潔
廉治辦聲識者曰文苑

循吏中興於此以矣
天子收召為諫者不果徘徊
金陵即署中獨策者驟集
水其丘退則堅局捷自若
而方內亦徵文之牘又至矣

公委蛇談笑而應之疎繁
不餅書水之旨之難公者已
嘗學豫章日校練經史更
得專力於文章其著書幾
與身等名幾與代興等造

物以類付之祝融束帛以
後門人弟子訪舊拾遺於
不灰之木白若干卷而先因
其文篇裁言乎世皇天人
古之治亂之跡具矣間有

新醺羣心者世倚公一言
如司命孝子不得無以子
寒士不得無以士集不得無
以行遠銘不得無以取微
賈少自意以通五方而志

本四

譚故公文較多雅亦自負
不推讓而以下尋聲者
羶綠實者跡較明逃於缺
莽無人主壇而無可奈何
松膺嘆曰今而後始知朋來

之樂終不如乞舉翔習
之大快也林宗弘濟括而
為居簡大丘道廣反而為
獨復老筆殊健權度殊嚴
演漾澄泓春容和雅焉

本五

不得而淫溪之其希聲
晚來之至矣乎昔楊誠齋
少作子解篇至紹興壬午
盡焚之曰亡者矣未知能復
否矣矣未去能進否此焚

後惟後也公詩文屬
變屢進大類誠高其拂
高以之相教生平強項多
骨見識知著落之用亦
情而之世亦不易用即用不

能盡公六君八面之奇惟斯
文教卷公一生襟懷可獨寄
稍賴門生手事為收之餘燬
而行之人皆覺義者致家
之富公之始為其力然則

朋來果不足樂歟公有寓林
集在豈後為人強著書南
屏之南且初且集者名而年
矣無酒乃公為矣

友弟陳從儒謹



寓林集敘

深根茂實之士之觀于物也
望其顙而知其榦拾其斷而
畢得其大全顧非淺弱所能
及也抱本真者且不亟以其

冥冥之志示天下天下立見
其末遂以名其材而往往掩
乎其大或以才名掩功實或
以世能掩古道一才名也或
以制舉義掩古文詞良足異

焉雖然立見者剽與華也不
易見者本真也第患不深茂
苟深茂矣卒孰能掩之三不
可掩寓庸先生有焉先生以
東南宿譽起家余進賢令先

是敕邑號多賢令先生廉愛
益至而風微名業垂永久為
多為長吏名高而實不副故
賴余獨欲表異先生乃先生
果始弊然為之也山川之

探討賓客之相與問業乞言
高會長嘯幽居湛思殆與坐
堂皇半人比之仙令云歷南
司空宗伯屬並有建明迨秉
憲督學較藝不已目著為科

指批荅不已故牘之沉閣者
靡不稽發會諸王孫以事譁
憲司署莫能禁見先生諭猶
引去其遇變能定如此治縣
名不謂不赫余見察舉稱說

之者皆未若心折其文能知
其有以異乎衆而成其斐麤
頃者余間為海內士大夫言
歲相驚幾不知黃公經濟其
也是謂以才名掩功實又徒

見先生眉宇靈洞言語晤寄
高者意其放懷寡廓之表卑
者謂亦狎世諧俗不知其師
帥吏民專務人紀而崇士行
貴勢弗為意而誼篤乎死生

窮達之交蓋自其縫掖四方
慕義有日矣世必衣孔孟而
趨堯禹曰古之人哉先生之
不類也固宜是謂以世能掩
古道之二者固曰先生宦一

序

子

方天下有見有未見文章則
具見之矣古今文豈有二哉
壇壝其制義膾炙其諸小品
以為觀止焉可乎先生著作
遭督學署火既乃得之海內

士人家僅十六然業亦富矣
而縱心滿志大過其所為博
士家言蓋冠冕六經衽袖百
家諸子沉酣駘蕩數千載文
人而灼々然貞父魏肖生氏

序

大

今之以言自立者也嘗語余
曰文貴乎無意諸名文章家
皆有意乎其為之也其有所
指余未敢唯々第文之始也
本以足志而傳所愛蓋深情

眇思充塞不可以已非欲文
采自表見也故夫鼎寶之則
神驚之則古今雜飾而濫觀
先生所著志表傳序尺牘之
類大都建植悟詣有當乎其

中然後作是故褒諱少而揚
厲確諷譎多而憂患深有遺
直之意焉然而沉肖宕軼非
漢以後筆也論淵卓而蒼議
畫敏至而辯決記典而邃詩

清真有曠覽題贊雜著諸體
玄朗而蘊紕然而益有餘要
之志至而言亦至焉已矣然
則詎文章之伯貴功實而尊
古道本領著焉夫今而世乃

得見之也又不樂以制舉義
掩邪三者相提而論才名先
生所蚤有功實未盡展業已
表著世能非先生所屑而殷
殷篤古道于今之人未易合

也先生何病惟是制舉義者
先生登壇吳越間二十餘年
傑然作者一旦謂其古文詞
過之論雖伸猶反覆詘先生
顧得無快々也哉余欲發先

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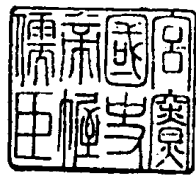
生一喙茲集也今出嚮者靈
驚素業上然邪否邪噫是皆
非末學所敢定也朝野政推
轂先生將隆以方任尊之巖
廊具瞻存焉而今天下古學

甚盛往々孝秀論列縉紳先
生文鑒益不爽勲德著于朝
才品公之士先生所為千秋
自定爾請以余言俟焉

鍾陵門人李光元撰

序

十



寓林集序

黃貞父先生刺其所論著若干
卷題曰寓林集明遇讀之既肅
容而嘆曰文哉備乎境矣夫境
觸於情：動於心：會於神：

發於文：者境之譯也先生高
才豪逸制執一軌于先程自諸
生時儻蕩能以風義行于邑屋
而恥為俠名醇如也教授里中
與英俊並游大江以南知名士

無乎不出門下及起家令我鍾
陵綱張目舉盜背民舒以治行
異等徵行將持橐喉脣之司而
才名取忌竟左遷湛浮儀曹久
之始以憲臣奉

璽書視學江右裁決獄：壹稟
于至公實以宿名莫敢望愈見
嚴重士之畏者愛者參半居歲
餘稍遷秩：何中浮議去栖遲
虎林山中其歷境不可謂不

夥矣故其觸之而為文者言治
理則太公魯公之報政公孫倜
之刑書桓寬之論鹽鐵也議
度則賈生宣室之對叔孫子綽
叢之儀匡衡汲黯禮樂之論也
叙讌會則紀金谷述南皮之游
也記山水則封泰山禪梁父之
書也放而之酒則高揖酒德辭
鄉之儔逃而之禪則橫視東林
輞川之座雜曲而為詩歌古樂

府則駸、乎建安以下大曆以
上而錢劉餘子視之若諸任之
不得與周同姓爭長矣雖然
猶非其至也江河愈下文章一
逮高者舒嘯寄傲卑者苟見聲
利所在恒曲筆而諛之且也時
今南北部立言家不能行一意
欲有所是非于其間守古狗時
盖兩難焉而先生之傳誌南北
名公卿不少矣摹寫各極其時

是非不謬于古蓋惟身立于南
北部之外如古之與子言者依
于孝與臣言者依于忠故涇渭
自呈無爽衡石儻取先生文而
通觀之則用人持世之道與士

大夫得失之林寧有外乎先生
生平慕說蘇子瞻今觀其所歷
之境或出或處或欣或戚情所
動心所會神所發達亦略相
似吾乃今知先生之文所繇殊

矣辛酉晤先生於錢塘神明炯
談天下事若懸河漢而無極則
從此而為源本經術潤色太平
之文皆根極茲集中播敷黥而
後燁其神彌全其氣彌浩豈不

亦宇宙大觀哉

鍾陵舊治門人熊明遇撰



寓林集自序

余不慧從先貽公宦洲先生句讀
學為名制文垂醫補郡博士弟子
家貧甫弱冠即出教授生涯為文
好摹畫先輩與時人左精氣耗
于講誦與科舉之學十之六七踰

自序一

壯乃舉進士勞苦官下自為邑
至替學浮沈進退者廿餘年治
易迄涉經史不能淹通所得書攬
其略即置去不能攻苦如董生
發憤楊雲湛溪之思六經而下文
嗜莊周司馬遷及韓歐蘇子瞻氏

詩嗜陶謝及王孟常岑之流理學
嗜程明道陸子靜王伯安諸公而
于禪書亦津津好之性之所近筆與
境兩相際時有似之而未盡合也
世之才子幽異為奇雕刻為巧藻
繪為主押韻當代者余不敢與

自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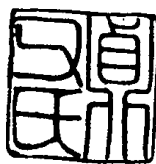
之方駕而位不展志又非有匡朝
經世之鴻篇惟生平不能作遠
心語與門人友朋相答問及山水嘯
詠與傳記序誌酬贈之章自言
其兩咽而已然多散佚不收尺牘
大都手書無藏本而戊午替學

署被焚化而煨燼者過半家偶
有存門人輩後從四方搜拾遺
逸僅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不
論舊惡彙而刻之名曰富林集
富林者即南屏山下俗稱小
蓬萊自老一丘處也諸公愛

自序三

我而過者序多溢美之言則
吾豈敢抑未蘊有云千金之
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
道而不可得或亦有幾焉者乎
不亦曰腐臭而神奇存其腐
而可矣別有易書詮旨史窺

與官下事紀未暇次第云
天啓四年甲子初秋武林富生
黃汝亨書於雲岫堂



自序四

寓林集校文姓氏

門人

吳敬 德聚

吳芝 采干

吳祚 長孺

吳維城 子圉 俱休寧人校刻

馬元嗣 吳父 上海人

茅維 孝若 歸安人

陳義適 林道

寓林集 姓氏

羅大昌 明卿 俱錢塘人校閱

塔

丁汝驤 叔潛 仁和人

姚士純 玄叔 錢塘人

孫胤昌 嗣美 烏程人

姪

茂材

男

茂榛

孫

燦

外孫

張岐然

同校

寓林集

姓氏

寓林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廉吏傳序

古秦議選序

獻徵錄序

省括編序

晉書序

批點前漢書序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序

重刻茅鹿門先生史記抄序

楚辭序

重刻新序說苑序

寓林集

目錄

錢唐縣志序

臨安縣志序

戊午江西鄉舉齒錄序

江右鄉貢齒錄序

江西武舉錄後序

朱西事案序

西江校士錄序

卷之二

序

鴻苞序

敬由編序

蘇長公文選集註序

儒林全傳序

詩故序

重刻來子易註序

經言枝指序

易義古象通序

論語商序

山中寤言序

楊氏塾訓序

寶藏論序

重刻華嚴會玄記序

宗鏡廣刪序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備解序

成唯識論俗詮序

法通序

重刻體仁彙編序

重刻留青日札序

儼思錄序

永言集序

寓林集

目錄

黃九石公傳序

四書字考序

卷之三

序

歇菴集序

快雪堂集序

姚元素掖垣疏草序

南州草序

王侍御疏稿序

越鐫序

徐文長集序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重刻羅文莊存稿序

唐侍御荒政紀事序	樊侯荒政稅言序	吳侯興頌錄序	五嶽遊選序	錦硯齋次草序	吳子野楚游草序	陶孝若南北游草序	十齋堂文集序	朱進父飲酒雜詩序	南太史飲酒集杜小序	秀野堂集序	小山六逸序	山游草自序	東臯子集序	世說新語補袖珍小序	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吟茶別論序	卷之四
	聶侯錢唐政紀序	吳使君樞政錄序	茅薦卿楚游詩序	金玄朗於謠序	背謾草序		綺詠小序			震澤詠小序	華嚴徑遺草小序	白門草自序					

序	金華守周公考績序	鄭應尼出守真定序	南昌司理朱公奏績序	湖州守吳公考績序	方子及先生守寧州滿秩序	仁和樊侯考績序	仁和吳侯考績序	江西參政沈公考績序	長興熊侯考績序	江西左布政王公考績序	郡守王公考績序	仁和亦臨吳侯考績序	郡司理孫公奏最序	江西參政劉公考績序	廣東左布政潘公之任序	贈潞府長史鑑溪李公序	贈順昌令李公序
---	----------	----------	-----------	----------	-------------	---------	---------	-----------	---------	------------	---------	-----------	----------	-----------	------------	------------	---------

潮江參政蕭公晉按察使序

江西布政王公擢巡撫山東序

仁和令樊公擢司寇郎序

巡撫江西王公六載考績序

巡撫江西夏公考績序

巡按江西侍御方公還朝序

賀斗垣周公晉浙江左布政序

嘉善康侯三載奏績序

卷之五

序

茅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壽鄒南皋先生七十序

壽李本寧先生七十序

沈觀願先生六十壽序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從心篇爲太僕吳先生七表壽

少司徒采山方翁八十壽序

知命篇爲祭酒劉幼安先生五十壽

中丞金公七十壽序

壽衡洲張公六表序

楊蘇門先生雙壽榮封序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元配蕭夫人七表雙壽

序

太僕韓公偕沈淑人八十壽序

光祿少卿劉抑之兄七十壽序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敦臨蔡封

翁七十壽序

趙翁八十壽序

壽西川胡翁九十序

爲雲海馬翁預壽八十序

元敬胡翁六十壽序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祝翁七十壽序

汪長公孟樸六十壽序

卷之六

序

壽鮑翁八十序

黃翁七十壽序

壽詢法師五袞序

壽劉母羅太夫人七十序

許母吳恭人七十壽序

壽方母鄭孺人八袞序

羅母馮孺人六袞壽序

吳母程孺人七十壽序

吳母程節婦五十壽序

寫本集

目錄

七

方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汪母方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方孺人八十壽序

壽沈母姚孺人七十序

太宰曾公七十壽序

壽封尚寶少卿徐翁八十序

吳翁七十壽序

張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程母黃孺人八十壽序

卷之七

序

策衡序

論衡序

表衡序

靈鷲山素業序

素業二編序

壇石山素業序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素業五編序

素業六編序

王逸季墨卷選序

王逸季門人稿序

正始編序

昭代文通序

寫本集

目錄

八

陳孟常本經草序

范光父程文選序

皇明會元全集序

馬生伏櫪篇序

西戌墨卷選序

王季木制義小序

丘毛伯制義小序

胡休仲稿小序

章孟仲制義序

方孟旋全稿序

茅孝若書義序

吳伯霖稿序

單發之制義小序

王屺生三言小序

香樹林文小序

沈無回十八房文定序

白社草序	萬孟陽近義序
沈無回近義序	呂爾博易義小序
方晦伯四明門人稿序	
見後齋近草序	孫子膏稿序
傅子京制義小序	志遠齋會課序
庚戌十門人稿選序	西湖課藝序
重刻二仲制義序	丙辰房稿選序
聶侯校士錄序	鍾山集序
癸丑門人稿選序	易準序
清音篇小序	近稿自序
西江巨觀錄序	兩浙觀風錄序
素業四編序	易義分編序
羅玄父稿選序	墨史小序
鵞湖草序	墨卷選序
卷之八	
記	
常山縣儒學文昌臺暨頽池碑記	
藏書樓記	緯文館記

南京工部屯田司題名記	
棲賢書院記	紫微署記
尊聞堂記	南昌府義倉義田記
重修漢高士徐孺子墓記	
侍御張公潼關生祠記	
憲副姚臬庭先生祠記	
繹幕園記	還青亭記
重建永明壽禪師塔院記	
三摩庵記	永興寺記
香嚴社記	
澹石谷重建法華庵記	
重修崇真觀記	崇德文壁山記
重造羅溪橋修路記	
靈兔塚記	藏書閣記
重修南水部郎督理蘆政斗墟劉公生祠記	
卷之九	
紀	
三游紀	游西山紀

王版居記

遊麻姑諸山記

卷之十且遊記

卷之十其公暨吳孺人傳

紀

游雲門紀

游白岳紀

浮梅檻記

三洞游紀

重游梭霞記

華山
李浪附

卷之十一

傳

木集

目錄

七

茅鹿門先生傳

吳叔良先生夫婦孝節傳

祭酒陶先生傳

憲副黃公傳

茅薦卿傳

贈侍御石門吳公傳

蔡中憲公暨郁恭人傳

贈給事中何公傳

沈慈母孫孺人傳

徐長公暨吳孺人傳

封中翰見洲黃公傳

卷之十二

傳

莫山人傳

馬生傳

高先生傳

凌元禮傳

王孝廉傳

黃徵君傳

汪存硯封翁傳

馬山人傳

錢翁傳

陸生小傳

杜太宜人傳

丁母沈孺人傳

李節婦傳

卓母徐節婦傳

王母傳

徐貞烈傳

卷之十三

碑

語溪崇福寺碑

浙江監兌主事陳公去思碑

錢唐聶侯重修茗溪化潯關碑

勅建華山護國聖化隆昌寺碑

督理抽分劉公德政碑

水部冷然楊公權關水次碑

重建定光古寺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上饒令李君墓誌銘

郁生君武墓誌銘

處士鳳池倪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賢隱壚峰舒先生墓誌銘

處士平麓吳公墓誌銘

壽官九十四翁馮公墓誌銘

誥封靈壁侯太夫人孫氏墓誌銘

誥贈蔣安人墓誌銘

處士西余楊公墓誌銘

太學若淪吳君墓誌銘

處士張寧宇元配呂孺人墓誌銘

華航法師塔銘

語溪曠禪師塔銘

顯教寺明宗詢法師塔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鄉進士董君暨配徐碩人墓誌銘

高士邵虎庵先生塔銘

凶兒茂梧墳誌

凶女姚仲子婦墳誌銘

金虞仲墓誌銘

凌母張孺人墓誌銘

徐母張孺人墓誌銘

太學吳元益配孫孺人墓誌銘

太倉州倅衡洲張公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誌銘

吳母畢孺人墓誌銘

恭靖孺人權厝誌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德園虞公墓誌銘

太學吳仲子喬年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經畧桐岡宋公配顧淑人墓誌銘

銘

卷之十六

神道碑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清簡孫公

神道碑

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

公墓表

吳伯實先生墓表

聶母黃孺人墓表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朱公墓表

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魏公墓表

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江君墓表

諱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

生墓表

沈母高孺人墓表

苦貞婦邵氏墓表

卷之十七

行狀

經畧朝鮮勦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

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狀

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姚公行狀

贈承德郎戶部山西司主事章公暨配貞節

周太安人行狀

四川按察司僉事沈公行狀

夫舍公鄭翁行狀

昭勇將軍都指揮使張公行狀

鄭溪劉素隱先生行狀

處士羅次公行狀

卷之十八

行狀

以友吳仲虛行狀

禹杭黃處士行狀

以友張仲初暨配王孺人行狀

高士許然明行狀

處士羅長公行狀

先母王孺人行畧

先府君行畧

江州別駕徐公行狀

贈南京禮部司務羅公元配馮孺人行狀

卷之十九

誄

居烈婦誄

有序

哀辭

項貞女哀辭

有序

吳母孫孺人哀辭

有序

張鄧西先生哀辭 有序

祭文

祭少司寇韞庵吳公文

祭野亭羅公文

祭卓長季文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祭江西撫臺夏公文

祭楊孺人文

祭海寧居穉恭文

祭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胡端敏公墓文

祭西安鄭生文

祭同年海寧沈子卿文

祭羅長公文

祭王逸季文

祭凌元禮文

祭茅鹿門先生文

祭萬思默學憲文

祭沈韞所文

祭茅薦卿文

祭山陰朱相公文

祭丁右武文

祭劉母羅太夫人文

卷之二十

祭文

祭李相公座師文

祭給諫陳公文

祭湯若士先生文

祭陳封君文

祭衡洲張公文

祭王木仲太史文

祭臨安廣文李伯遠文

祭劉幼安先生文

祭門人方美徵文

祭太學吳淳之文

祭王二固侍御文

祭吏部員外郎賀伯闇文

祭汪封君年伯文

祭顏君愛文

祭吏部錢心卓文

祭姚元素太僕暨高孺人文

祭焦弱侯先生文

祭楚雄太守孫見玄文

祭姚元素文

祭吳安節先生文

祭劉伯母文

祭金壇周裕齋先生文

祭顧母田太夫人文

祭給諫孫鵬初文

祭督府恭軍高僞虞文

祭陸西園文

祭丁夫人文

祭楊師母陳孺人文

祭錢翁文

卷之二十一

議

駁龐御東事議

加納遼生議

宗室科目議

論

漢高祖論

毀論上

毀論下

陳平

一錄

十九

馮異

聖人人倫之至

勝兵先勝而後戰

卷之二十二

策

法祖

臣術

用士

夷虜

兵餉

戊戌會試

地形

將材

戊午武錄

卷之二十三

書

復茅鹿門先生

與沈觀願先生

與茅薦卿

問賀伯闇

與陳孟常

復劉抑之

啟鹿門先生

與李玄白

與虞長孺

復陳孟常

復李玄白

東石公

上王元美先生

與馮繩武

與茅薦卿

寄劉抑之

白水集

目錄

手

與王宇泰

謝張成叔

與王逸季

與王伯穀

與李伯遠

與范光父

答茅薦卿

東石公

復楊仲堅

啟鹿門先生

答范光父

啟王元美先生

答萬公羣

與項子王

東僧迦音

復王逸季

復馮開之先生

與劉抑之

與張成叔	與項子王
答茅鹿門先生	寄茅薦卿
與陸從甫	與章航法師
與羅玄父	
卷之二十四	
書	
與范光父	與歸季思
東于王茂實	東語溪曠公
與茅鹿門先生論刪春秋傳	
東李玄白	謝羅玄父
寄璉水吳子野	東劉抑之
東王伯穀	寄茅薦卿
復茅薦卿	復吳用修
復鍾文陸	與姚元素
寄吳行之	寄羅玄父
寄馮開之先生	寄沈觀願先生
寄劉抑之	寄楊仲堅
復董伯念	啟許敬菴中丞

答曹周翰	答楊仲堅
答胡休仲卓去病	答卓去病
答介山和尚	與耶溪法師
與馮開之先生	與虞長孺
與沈京兆觀願	答曹周翰
答周茂實	答范光父
與劉抑之	答楊仲堅
答倪憲卿	與莫公遠
與錢長文	與董伯念
與李本寧先生	與馮開之宮論
復項于王	東殷方叔
東許然明	與湯若士
復茅薦卿	復錢國蕃
寄馬雲巖	
卷之二十五	
書	
與沈觀願中丞	與馮開之先生
答李玄白	答卓去病

與詢法師	與虞長孺
與陸自齋	與朱大復
答顧任卿	答周公美
答何仲容	答茅薦卿
答湯若士	答羅玄父
答唐存憶	與李本寧先生
答虞長孺	與沈觀願先生
與陳仲醇	與項于王
與茅薦卿	答賀伯闇
與詢法師	與茅孝若
與詢法師	與張林宗
寄歸季思	與吳子野
答樂之律	與王思延
答湯若士	與姚元素
與王思延	與袁中郎
與張異度	與陳仲醇
答朱大復	與羅玄父
與羅珍卿	與邵古庵

與姚元素	與黃九石同年
與許令慈同年	與曹尊生
與陳仲醇	答李上饒漸卿
答汪秉卿	答項聽所同年
與張甥德懋	與胡玉呂
與馮開之先生	答樂之律儀部
與樊灌南少叅	答姚元素
與徐玄仗	答朱康侯
答同年阮堅之	與羅玄父
與湯若士	復鄧遠游
與吳伯霖	與詢法師
答沈孺休山人	答楊蘇門先生
與李碧海同年	答劉文叔
與徐玄仗同年	答鍾秀才汝禎
復湯若士	與劉抑之
答陳茂實	答唐美承同年
與方子及	復姚元素
答林子真	與張葆生

與宋化卿	與馮開之先生
與毛肖寰	與吳伯霖
與袁中郎	答阮堅之
答王百穀	
卷之二十六	
書	
與包彥平	答僧秋潭
答馮開之先生	答戴望之
與詢法師	答楊仲堅
與姚元素	答吳伯霖
與張甥德懋	與喬公
與魏辟疆	答羅玄父
與張肅之	與張孟奇中翰
與豐城傅年兄	答劉雲嶠先生
與劉雲嶠	與明宗法師
答湯若士	與李爲溪上饒
與談生	與羅玄父
與劉雲嶠	與劉抑之

與陳仲醇	與賀伯闇
與梅季豹	與王伯穀
與湯若士	答章甫仲
答丁右成	與姚元素
與王年兄	與王澹生
與曾明甫	與劉文叔
與劉雲嶠	答臨川袁滄孺
與饒崑圖諸昆	啟守道王公
啟撫臺夏公	啟守道王公
啟撫臺夏公	啟諭司理
啟吳按臺	啟布政陸公
與徐玄仗	
卷之二十七	
書	
與劉雲嶠	與方子及
與朱大復	與詢法師
與吳允兆	與信陽王思延
寄姚元素	與劉雲嶠

與丁右武	與王塘南先生
與樊春元致虛	復謝耳伯
復謝少廉山人	與錢唐朱上愚明府
與仁和吳明府	與劉省吾都督
與詢法師	與李爲溪
與劉雲嶠	與馮開之先生
復錢象先	與湯若士
復郎心葵	與詢法師
與玄津法師	與金生右辰
與南考功徐玄仗	與吳伯霖
復張爾葆	與丁甥叔潛
與楊仲堅	與朱上愚明府
與盧涵伯	與朱上愚吏部
又小啟	與袁廣文
與鄒南皋先生	與鄭應尼
與袁時章孝廉	與劉雲嶠祭酒
與陳吉如給諫	復邵古庵
與陳仲來	啟吳安節薦師

與賀道星	與陳仲來
復李麟初	與胡光六司理
與陳仲來	與申玄渚
與趙凡夫	簡鬱儀宗侯
又簡鬱儀宗侯	與劉雲嶠
卷之三十八	
書	
與駱沆濯	與楊修齡
與婁子柔	與無用上人
與玄津法師	復李孟白中丞
與蕭九生方伯	與周斗垣督學
與李茂明按臺	與蔡元履
與玄津法師	與于中甫
與玄津法師	與莊若侯
與玄津法師	與歐餘山
復蔡元履	復陳抱冲
復張鳳臬總督	與玄津法師
復閔康侯	復杜總戎發武

與錢象先	與玄津法師
與顧隣初同年	與劉石閭中丞
與江邦中	與虞長孺
謝衆門生	啟王撫臺太家
啟吳安節薦師	復吳微如
答黃袁州	復袁南康
與王岵雲方伯	答沈進賢
與鄭應尼	與鄧遠游同年
與王弘臺同年	啟朱蘭嶼少宗伯
目錄	无
啟按臺陳中湛	啟吳安節先生
復胡侍御	復曾明甫
與朱子上 <small>舊字康侯</small>	與韓晶字同年
與周子旦	復龍君御大叅
答吳生白同年	與玄津法師
與吳德聚	與鍾伯敬
與丘毛伯	與詢法師
與李還素方伯	與方孟旋
與祁夷度	與吳伯霖

與楊南昌	與吳采于侍御
與玄津法師	
卷之二十九	
書	
復劉斗陽中丞	復鄧環丘同年
復王慕蓼糧儲	與吳生白同年
與陸撫州	與真存南
與羅玄父	與黃象州
與夢儀	與葛吧瞻
上華山筠溪二王啓	與劉省吾都督
與溫員嶠同年	與董見龍同年
與顏雲漢儀部	與李孟由中丞
復張覺菴侍御 <small>二首</small>	復董定所
復杜韜武總戎	啟按院張見平
復何沈何山同年	與蕭伯玉
與鄒南皋先生	與陳鑫源樞院
復劉省吾總戎	與劉斗陽中丞
復王慕蓼同年	與霍舉丘

與謝鳳渚方伯	與鄒南皋先生
答愚法師	復鍾伯敬儀部
答王岵雲中丞	與劉文叔
與周斗垣	與鄒南皋先生
復徐肩吳	復阮堅之
復無用禪師	答馮次牧
答康瑞安	
啟	
答陳給諫	啓范座師
答繆生	謝按臺吳公
復張郡丞	復賀壽啓
上大司寇李旭翁	謝按臺陳中湛
答賀中秋啓	與孫見玄親家禮書
補賀中秋啓	謝 益王年節啓
卷之三十	
題	
題龍井果禪師游五臺山卷	
題沈穉圭玄對卷	題天香書屋卷

題王陽明論學語草書	題進賢夏氏義倉簿
題戴生病紀	題漳州守曹公像
題崆峒子	
題李夫人再生緣雜劇	
爲省南上人題詩畫扇冊	
題般若庵留帶記	題念松和尚行卷
題劉元定四牡歌	題綠鸞吟
題米南宮墨蹟	題許士衡篆冊
題董玄宰帖	題虛鑑上人卷
爲張了心題石田畫紙	
題何主臣印章冊	題洪復初印章
題碣石宮雙語	題馮長卿自引文
爲劉襄子題蒼浦圖	
題湯降初千字文手卷	
題懶園記	
題朱簡叔問錢文	題沈孺休寫法華經
題四十二章經	題治未病錄
題葦航禪師構淨室手冊	

題募香樹菴刻石經短疏	題竹堂募緣疏卷	題素業三編	題孫雙甫制義	題癸丑墨卷選	題重刻全稿	題壬癸墨卷選	題茅鹿門先生畫像墨妙卷	題二羅漢像	跋	跋書文問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蹟	跋陳仲醇讀書十六觀	許孝子傳冊跋	淇園集跋	王氏世德編跋	跋豐考功臨永興字帖	跋豐考功論書法草帖
	題响屨僧卷	題近義	題趙文度竹閣圖	題黃山谷古文手抄	題合刻五十義	題松雪雙壁卷			普寧寺講經疏跋			二十五圓通跋	錢仲舉楊花詩跋	重刻全稿跋			

引	偶語小引	匡嶽蓮廬引	爲普陀寺齋僧募緣引	鄉約論言引	贊	鬼谷子贊	無用上人將航海而禮大士復持水墨大士像索余贊揚輒爲題而歸之	阿能居士像贊	漢壽亭侯關公像贊	曹生像贊	題達觀和尚小像	題許士衡鏡容	陸氏五君同朝像贊	曹介人像贊	張七澤先生像贊	江守純孝廉像贊
姚元素黃山記引	重刻西江枝士錄引				吳伯實先生像贊	徐仲和像贊	醉翁圖贊	程康伯像贊	題張鳳皋儀部像	題陳晉亭同年小像	新安汪翁像贊	吳仲虛像贊	達摩祖師像贊	鹿林像贊		

陳寄南像贊

沈五陵像贊

達觀和尚像贊

項伯達像贊

賢隱舒翁像贊

邵餐之像贊

項于蕃像贊

張瑞明像贊

劉鶴亭像贊

吳圖南隱君像贊

李宗文像贊

程彥明像贊

水墨大士像贊

王永啟像贊

朱文明先生紀年圖贊

開天容贊

卷之三十一

雜著

戲擬漢太公辟太上皇詔

讀田橫傳

讀封禪書

檀弓篇易贊

贈言別陸以建豐城

傅春子紀畧

古松之弟子月公雪浪爲之別號曰離指諸

公互有題詠予設書此應之

禱雨牒文

丹陽舟中筆記

吳舟偶筆二則

張爾葆東歸贈言

解論仁見茂梧文

吳元養墨贊

書東林十八高賢傳後

書佛石冊

書修永福寺疏簿

書印空上人卷

語怪

三摩庵佛偈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學政申言

九條

毀之字說

告進賢縣城隍文

禱勅封楊橋湖漢大

王文

禱龍王之神文

贈王明徵歸新安小言

題畫菜

卷之三十二

緣疏

爲靈鷲山乞佛驢虎疏

幻贊上人護關短疏

書金山寺僧募新閣殿疏

普寧寺印造藏經募疏

重修保叔塔疏

重建雲居觀音閣偈 有序

集慶寺文昌祠祈夢閣疏文

定光寺講經聚糧疏 重建法雲寺募疏

重建虎跑泉亭募疏

金明寺重建禪堂募緣疏

募建永明瑜院萬人緣疏

永明瑜院募田疏 題海目放生池疏

西林大士閣募疏 靈隱寺直指堂緣疏

聚糧飯僧疏 壽日飯僧疏

寓林集

目錄

三十七

題宗公築淨室書華嚴經疏

報國寺興復疏

靈隱寺僧募修四天王疏

重興徑山化城寺募疏

募誦華嚴三年疏

重刻華嚴經短疏 有偈

朱侍中捨宅作古佛庵募緣疏

書三摩庵疏 重建定光寺募緣疏

重建鐵佛寺二殿募緣疏并偈

募藏經短疏

石鑑庵淨室乞施小疏

石經山香樹庵募疏 重建顯教寺募疏

募修廻龍橋疏 題香山緣疏

中竺募飯僧疏 黃山蓮華庵募疏

重建中竺殿募疏

題玉岑山文昌閣緣疏

重建崇興寺募疏

修瓦官寺藏經閣殿疏

金

三十八

募造彌陀殿疏

題造羅溪橋修路疏

題青龍禪院緣疏

寓林集卷之一

武林黃汝亨貞父

序

廉吏傳序

聞夫大道無名至德不稱廉者道之一隅非通士所貴賢聖所尊異也伯夷叔齊求仁得仁非以立名阿衡之勲未聞畸行然西山高采薇之風一介堅不取之節高以下基道繇本立廉頑立懦任重道遠非廉其孰能植之士捐廉鮮恥苟且富貴而能立身天地

寓林集

卷之一

者未之嘗聞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狷者有所不爲不屑不潔也惟澡身履潔而後可以入磨涅完堅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故廉貴焉然士不貪猶女不淫窮居閼觀點染未及一旦擔爵食祿備冠紳之列處膏潤之地見欲則亂見利則昏乃遷素毀質與汨俱沒內濁志意外澗鄙俗甚者焚惑主心浚削黔首流穢扇毒貽宗社之禍遺臭千載于是獨醒獨清之人砥行于禮義廉恥而棲志于澹泊凝靜皎然塵埃之表澄汰未流綱紀人世故尚論

者獨繩督于人吏而表著其廉所以揚清風懲敗類

使夷跖分途治亂徵象涇渭畫然爲世勸戒此廉吏傳之所以作也故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三代以前道德沕穆氣醇風粹功利無競貧富不相耀世無貪廉之目降及春秋列國卿大夫載位食粟漸於富侈夷而戰國從橫之代人驚壟斷廉恥道喪以及漢晉唐宋以來皆乘濁世之末流興于事會各有標尚士生其間與俗俱靡如飄風之弱羽洪流之蕪草而鴻功亮節之臣皎皎獨行敦尚風烈顯榮不以官爵困

寓林集

卷之一

苦不以饑寒于是吏以廉特聞其人可得而稱焉然廉不同種各有分予不同略各有建樹又不同量各有廣狹余乃蒐集正史考其行事核其情性究其歸宿列爲上中下三等各著于篇其小廉大害似廉真蠹爲世教戮辱者附見之卽有鉅公高賢史不兼載行無實紀不敢漫錄俟後之君子討論而嗣廣焉

古奏議選序

經生家急名而亾實所爲應制經書義猶得以習心空質嘗之至發論對策枵然無以應則拾取他人咳

唾之餘自爲色澤而其瞻者不過於歷年程墨中獵
華掇英取徑于三場指南而止其出之無本原而陳
之無次第言乎文章則不成服以質當世之用猶之
乎說鈴畫餅遠形聲之實亦有幸而襲之以取浮名
去者其中蔑如也余嘗嘆息之以爲人心含靈當無
所不可致用抑亦先覺取則不遠其言之成文施之
當世成用者無過于古人古人之奏議與經生家所
欲發論對策其條貫不相整而其本原次第循事依
理勃發於胷各就其學術才識之所至者明白其衷

寄本集

卷之一

三

而揮灑于篇章無鉅創組織之習用則經世舍亦成
文士所服習無過是斯亦應制之韜略而經生之方
書也左國而上上論秦漢以來名賢石書不可髮數
卽如蘇季之從韓公子之憤賈誼之英達董仲舒之
醇暢晁大夫之練趙營平之堅靜昌黎之端宣公之
懇惻紆婉蘇氏父子兄弟之或銳而精或宕而道或
綽而朗以至子固之實荆公之偏悍卽其操術駁馴
不同皆卓然自伸一己之是期有當于天下國家之
用非以爲文文自成非以急名名自隨之者也余故

寄本集

卷之一

四

于几案間摘其諸衆易曉者若干篇自國策暨八大
家而止其言非精微莫喻中人旣可資以應世不至
耗精斂神于無用而其持論有術士有博文通道者
暢其枝揚其波亦無妨乎不朽之業宣尼所謂舉一
隅而學者以之爲魚筌射的焉其可耳若謂古奏議
之佳者盡于是而執是以廢天下之書則亦童子之
搏黍而燕人寶燕石之論也是編也余在靈鷲山偶
拈以示二三子之從游者非敢出爲世傳友生吳德
聚嗜古好文業已板而刻之示余聊述其意如此取
精補闕以俟來者

獻徵錄序

夫自虞夏書誥以來龍門而下涑水而上有一代之
人必有一代之事而勒一代之史故史以徵事事以
徵人夫史非徒侈詞藻誇聞見而已大而國體隱而
民瘼曠而世務殺而材品當時治亂興衰得失之林
誠覆轍標芳軌于是乎在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
史之不可以已也慨夫士大夫炎炎者趨富貴如鶩
安事詩書卽有逸倫之姿愛奇矜博往往高視千古

之上迂談六合之外而問以當代行事與人物材品
高下代謝之數則舌舉目昧莫能置對闕文殘簡誰
與正之故殷夏之禮亾于杞宋文獻不足孔子所喟
然而嘆也明興 高皇帝闢草昧而經綸之巍蕩之
業宇宙一新列聖踵接顯承同條垂三百年其間綱
紀風俗文武將相內外職司之略與夫林間之秀方
外之逸簇萬品而雄百代固不在虞夏殷周之下而
歷世既久長年晨星最著者如吾學徵吾實而未詳
憲章鴻猷略而不徧而豐城之列卿表未萃羣流弁

高林集

卷之一

五

州之琬琰錄且多掛漏彼寒峻野老目不窺金匱石
室之藏而一方一技之士井底闕觀欲其討國典蒐
家乘采稗官樵說林稽故實精鑒裁以勒成一代全
史不亦難乎天牖斯文弱侯焦先生獨稟宏才通道
略物兼有三長遐覽萬古自首對大廷諸館閣長老
舉莫能出其右歲在甲午會陳文憲王文肅兩公深
知先生首議以 國朝正史之事肩荷之先生稽首
三讓不能得因請與詞林分曹別類諸詞林有就有
否而先生殫日夜之力取累朝訓錄及海內碑銘志

狀表傳之屬盡錄之下及齊諧小說靡不詮擇自曹
分而外並有結撰紀志諸編稍稍就緒我明不朽之
業且觀厥成矣而道之喪世王公歸里陳公下世緒
業未竟而忌才者至躋先生成東山之高詎不痛乎
然先生卽歸田若而年不怠其初凡所覩聞僉命掌
記時爲續輯自 同姓諸侯王傳文臣武臣以及四
夷等傳凡百三十餘卷萬有一千餘葉錄名獻徵其
蹟該其幽闡其是非辨而折衷嚴所謂國體民瘼世
務材品掣然而具 明主所與文武將吏行事之實

高林集

卷之一

六

庶幾無缺後王法之羣工遵之則太平之略也名山
副之金匱藏之則良史之材也不其盛哉嗟乎向使
陳王未謝 聖主堅于嚮重優以元老領袖羣彥出
入中秘從容歲月剔歷所至聽以書局自隨若治平
司馬氏之任令先生得畢其長或用左氏編年法或
用史遷紀傳體貫串二百餘年之事以上附春秋竊
取之義豈惟史材竟成全史遠過昌黎之遜避近邁
弁州之缺略斯不亦昭代之大業千秋之永鑑乎而
奈何其以東山老也嗟乎道之不行而託諸史史之

不竟而脩之家韞國寶爲家珍發藏山于通邑卽後有作者奉爲耆蔡凜若袞鉞無能沒先生素臣之功而使先生抑而就是誰當其咎蓋想昔人吐握之風詠緇衣之篇而不能不爲之太息也

省括編序

予嘗於齊魯間得所刻當機錄讀之其於古人因應御變之方臚列櫛比十得三四嘗攜之出入襟袖而猶恨其攬取之不盡吾友元素遠識廣覽自春秋迄唐宋鑒而彙爲集曰省括編爲類者三曰言曰事曰

富林集

卷之一

七

兵凡若干則黃生既竟讀喟然掩卷而嘆曰嗟乎微矣哉廣大悉備其經世之書乎夫天地古今之人同也靈氣可以感血性可以觸同也惡無禮而兢處其是同也胡吉胡凶胡成胡敗胡禍胡福而倚伏于無窮差毫釐謬千里髮不能數隸昔不能算不同之極又有如此者何也嘗試妄論之可以感且觸者心也畫一是而吟衆非者理也吉凶成敗禍福之無端而必有歸者事也縣心而測之既叅既伍虛彈其神而質之於理或不然執理而衡之斷可斷否內足於志

而付之於事或不然緣事而辦之智人有僥而失庸人有僥而得呼吸變化倏鬼倏神質之於心於理又或不然豈其決之冥冥而聽之乎鬼神之權則亦何所貴英雄俊傑之識爲哉是惟以心會理以理會事融心事理三際而會之一法若弩有機機有矢矢有括括有度握弩發機應弦赴矢而一往于度鋒鋒相值箭箭相當的的相向故有不發發則必中可以穿楊貫札摧鋒山嶽而飲羽金石天下莫之能敵嗚呼英雄所以談咲而成俊傑所以卓犖而見其必以此

富林集

卷之一

八

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亾悖之者凶趨之者吉其間不能以髮此省括編之所以出也假令管晏之才良平之智曹劉司馬之謀彼各岐心理事以爲執而失其會亦無以扼傭販牧豎之氣而駕其上矢不赴機弦不赴括心手不相謀箭鋒不相值卽烏號之弓飛衛鴻趙之技猶土木偶耳不能發五步之內而及魯縞明矣故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微乎微乎事會之來前車之覆後車誠也奕有譜醫有方書畫有摹書有帖觀其會通以運神智而法家名手於是乎出則是

編也詎非宇宙之發機古今之定的矣哉然孫武十三篇其身用之而驗者十不得一二而不學之博陸厚重少文之太尉天下大事若呼吸一手而無所難則能用是編而不爲是編用如元素其可也

晉書序

書契以來儒者尊經術治世莫嚴于春秋春秋素王之刑書也履衰續亾褒善誅惡惕息天下之亂賊以磨礪百代其旨直其情平其事肆而隱鑑虛表微若衡量之于萬物鏡之于形人含是非咸與神明仲尼

高才集

卷之一

九

固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知義者史之精華也法天牖性與天下共神聖所不能設諧體三才而才士無所用卽以游夏之文一辭莫贊至矣哉仲尼旣沒茲義乖絕義失而才才失而事失而辭玄醴陵谷流變亾極丘明翼經雋簡盡致馬遷宏宕班掾膽密凌軼千載蔚起史宗斯可謂之才也已矣然左徵列國綠魯舊文于長世業泰灰未燼黃虞以來奇書古文可獵而馳孟堅抽蘭臺之秘略記詳備各有所據而總壹尊故曰才也

嗣興兩家世推陳范范曄書有袁宏謝承趙岐諸人導其先路卽非目見傳聞未舛陳壽稱善叙事質而不豔糾繩之法師承醮周各紆其長能成一家故兩漢三國興亾成敗之事可得而論焉迨晉末季中原板蕩越在江介史失其職舊事荒墜王隱孫盛虞預于寶謝沈習鑿齒徐廣之徒俱起著作各勒書紀編纂當代然隱書事核陽秋詞直習氏推晉繼漢不爲魏後竊比尊王要以分明競爽依事麗辭而已唐文皇英姿雄略筌使九州猶欲以戎馬之餘烈籠絡往哲驅役毫端乃與房玄齡褚遂良諸臣因隱盛之遺彙蒐諸家小說輯而成書然事非經見傳聞互異推舉衆長法虧畫一文皇踞黃屋之尊組繪自喜恐盛于淮南呂相之威增損未敢諸臣爲政甲乙相藉將無向郭註莊之嫌兼以綺心未澄沿梁隋靡曼之遺藻菁偏辭雕刻芳潤瓌奇倣詭雜出不馴比于裨官野乘可稱雄霸良史之業蕩然盡矣間標其勝則紀載所述王侯喪亂中華諸胡紛紜摩盪之跡黎然可觀天文五行多所詰究乃至列傳詮次名流摹畫神

高才集

卷之一

十

雋或夷然不屑或慨然獨往或豪舉驚座或恬愉鎮物或嘯詠激越或涕泗橫集其間揮戈掉塵從橫魁桀清玄肅爽之氣足令王何庾謝嵇阮樂衛叔弘士雅諸公儼然不灰當與漢史游俠刺客倂幸諸傳異曲同工色飛千古辭以情遷固其爾也大都風氣文辭相漸而成在則人亡則書司馬氏非有衆世之功又非有剪芟羣雄除暴安人之烈宣王謫取文景濟以凶德武皇諸兒日尋干戈落拓之士困蹙不展于是相激而爲長嘯清談之習漂淫江左風流不墮暉

雪林集

卷之一

十一

映傳記綺靡之象不獨在史辭已必欲辭以緯事事以經才才以標義將驅晉代而吳魏驅吳魏而東西京乎世無素王又寧復有春秋哉然則神奇臭腐互化密移叢談巷語皆載道之器循義觀物何言不微況乎茲書簪聚羣材璀璨一代之序顧自此書單行隱盛之筆不復流布精言小品半窺世說興亡消息之故既嘆隔世而舊刻踵訛復缺詮證書之不完義于何有友人吳仲虛氏博雅嗜文玩心在茲蒐羅諸本刊訛釐舛副墨殺青晉代衣冠爛然可披嗟乎藉

唐皇有知當冷凌煙諸公遜仲虛一席矣

批點前漢書序

前漢書諸名家評註批點各爲標置詳矣註自服應而後重核于顏師古而評莫備于吳興凌氏之評林門人鍾生瑞先復汰而澄之重爲繕刻刻成來請序寓庸子曰嗟乎今天下無書不刻而善本少學士大夫亦頗知藏書而讀者少卽讀矣而解者又少其故何哉蓋賈人子既目不知書備史剗剗之工舉得以傲之而學士大夫之自謂知書者亦往往剗剗穿穴

雪林集

卷之一

十二

竊其詞而未通其指彼束書不觀徒充鼠腹而飽蠹腸者又勿論也夫古人之書天地萬物之情在焉治亂興亡之跡寄焉善讀者徵其事以攷其義于以案古今益神智焉耳而書之有註猶食物之有本草其有評猶廷尉之覆駁老吏之獄究其爲批點猶畫家之點眼堪輿家之點穴皆的有所據而近之文士不該不洽乃求似于形容膚澤之間或輕爲標榜句比字櫛或轉相蹈襲巧辭隙闕如村學童子師之爲甚至青黃赤碧以相塗飾有如兒戲皆古書之罪人也

此其源起于劉會孟謝枋得諸人彼猶實有所見開
示來者以自欣喜而豈料其始作俑耶然則鍾生之
刻此不已贅乎又不然予之論以救天下之讀此書
者生之意以誘天下之不知讀此書者故其辭對必
詳以核其雕鏤必精以良又能擇其評之善者以引
人之目而興起其嗜學好古之念蓋生之志愈苦而
生之動愈大矣譬之名山水善遊者登焉可也涉焉
可也望而賞之可也徘徊而不能去可也因而老焉
可也固非必石石而題之渚渚而記之刻雉兔鐫竹
而論之以發鍾生之志

鶴林集

卷之一

十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序

春秋聖人之史也王道決人事備孔子固曰其義竊
取之矣義者顯微于一字間者也檀左賢人之史也
以詞蘊義者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以事著詞者
也故曰史以事詞勝而經以道法勝義者道之精春
秋史而經者也史其文而無盤于經義其廬陵歐陽

氏乎然而難爲繼也昔者聖人深慮夫文之滅義也
于是垂文勝則史之戒而後世漸陵夷也爲亂爲僭
爲散汗漫蕪冗之詞濫而史荒矣其代自皇王而迄
胡元其人自遷固而曄壽而遞而至于宋學士濂其
年凡四千餘年其史凡二十一家準麟經而義以晦
絜檀左而詞以繁摹遷固而事以殺其文之代降也
若歷階而下決河而東也不可返已然而國家治亂
興衰存亡之故君子小人賢奸哲愚淑慝之分存其
事論其世觀其辭則自元而上諸史即聖人賢人不
能廢也第篇帙浩繁日月有限觀者無十行之慧而
貧士乏五車二酉之藏乃欲各從肆列掇其要歸以
隻語而褒貶終身以數行而勸懲百代其時往而新
其人亡而存于以佐天網之疎漏揚鬼責之幽渺博
汎者問而知津約取者引以爲筏非諸史之論贊不
可矣然竇人目眩于五都拙匠手搖于鄧林自非兼
三長而澄一鑑彼學有贏乏才有纖勁識有短長安
所折衷其說約而遺之與博而溺等也廬陵彭先生
夙承家學湛心大雅其于二十一史固已窮網羅而

鶴林集

卷之一

十四

洞端委復取論贊而鑒裁之略艾其繁輯取其要俾夫觀者約事于詞約詞于義自諸家邇遷固自遷固邇檀左以會通于春秋一字之義而見聖人之心將有藉焉譬衣有領劍有背易之象而詩之緯也其爲素王之法嗣史氏之功臣不亦鉅哉公家給諫侍御兩公汝亨竊附姓字之藉謬許臭味乃獲披而誦之輒爲弁其端以告夫世之讀史家而務曉義者知廬陵文學之有精華不獨歐陽氏也

重刻茅鹿門先生史記抄序

清冰集

卷之一

十五

吳興凌氏之有史記評林自漢以來其所註釋贊騰甚備然或就事以參就人以騰就語音以詮證而司馬氏之文章神解所爲本末之旨提結之案與夫過接關隘摹畫淋漓滴句字點綴之妙獨鹿門先生之史記抄若列眉點眼令覽者豁然先生又稱唐荆川先生之標註爲得解而附存之蓋先生以跌宕之才綰結于法自言得史遷之逸以嗣歐蘇二子而與唐先生相印合者深也顧史抄舊本流傳非一而新刻不無同異間有錯漏又閱年歷紀木敝字渝流覽不快

楚辭序

先生之曾孫巨宗好古嗜學不忘祖武乃舉所刻布者而詳爲訂証精付剞劂氏譬之美人倩妝而加研古鏡拂拭而重朗形神俱開心眼竝爽非特茅氏之家珍抑亦秣林之國寶也昔予弱冠從先生折衷文旨而私窺龍門之牖故喜巨宗之有是舉而弁其端

儒家譚文辭則莊騷竝稱云間或以莊生浩蕩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洗洋幼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與經傳不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游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奇幻於懷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醒獨清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合之大萬類之廣耳目之所覽覩上極蒼蒼下極林林摧心裂腸無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淒風苦雨鬱結於氣宣噤於聲皆化工也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家模擬之豔辭哉馬遷讀莊生書而歸之寓言此可與言騷也已矣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非其才諡之泣以歎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人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緣

寓林集

卷之一

十六

得意媚於主上所爲子虛火人之篇都麗寥廓乏於深婉其情可知已道不同不相爲謀嗚呼此反騷之所以作也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參於騷參於莊可以羣參於騷可以怨其庶幾乎然莊多善本行世而楚騷獨缺俗士罕及之繩武博物能裁蒐自劉王訖於近代齧間合文要於神情斯不亦符節騷人而升之風雅之堂哉

重刻新序說苑序

秦燔詩書而漢武才略自雄表章六經名材輩出其

言粹乎近道通六藝之旨者董仲舒一人耳而武不

言粹乎近道通六藝之旨者董仲舒一人耳而武不

言粹乎近道通六藝之旨者董仲舒一人耳而武不

能用漢成昏弱而亦浮好文令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向輒條指奏之向所著精粹微遜董而其本經術言天人之故淹通醇雅仲舒以來一人嘗讀其所上封事指陳災異外戚之禍極其忠讜而成帝不能用往往託之書以見意如新序自虞夏訖周秦與說苑采取傳記百家行事之跡以昭法戒其事理燦列而文近古斯亦經史之通軌世道之朗鑑也曾子固盛稱楊雄

純乎道德之美而謂此書多雜吾不知劇秦美新文與解嘲諸作可與向同日語乎哉二書故有善本所見四明范侍郎繕刻楷朗不盡流布嚴生定王通古嗜稅重爲校閱以刻刻成因門人于子鉅來索序予因序而歸之與大雅之士共焉

錢唐縣志序

邑有志猶國有史徵往憲來于是乎在夏殷聖人之後文獻不足尼父喟然而嘆志胡可已徵志不徵不徵不信錢唐號天下名邑山川韶秀人物魁傑列郡

無敢望四王六帝之都二千餘年未有邑乘洵缺典

也聶侯純中蒞錢唐五年秋七月慨然就某而謀焉

某遂巡避席曰盛哉盛哉一邑之鑑千古之權乎然

所以爲此甚難古之良史論世綜變積有歲年卒然舉之期月而已則時難舊事游覽略備郡志畫方慎辨尺寸緇素俾無奪倫則創難山川土田較然列眉往哲既定無畏多口惟是潛隱不耀耳目未共而逐影噉名之流俯慙一室仰慕千秋經非魯麟筆非董狐則直難此三難者愚人之所驚也而賢者之所避

也奈何腋一狐以爲裘張一目而網羅千載將剖羣
疑稱信史乎哉侯奮袂而起曰心湯愚之人也寡賢
者識然而事有本始推輪大輅圖難于易是在方略
夫歲年不足請兼日并夜而攻之創畫惟艱請比類
分戶臚列而參之山水邇其初沿革存乎代賢豪傑
起出如褚子處若林逋誰得而問諸乃可上可下臧
否否臧請證輿論而統一之疑則闕之寧不足令可
加無有餘而濫也知我罪我湯也任之則何如于是
閩書院徵三五文學茂才事各爲門人伸所長博采

寓林集

卷之一

十九

諸羣籍實訪于諸老援義起例釐爲十紀時某方病
瘡銷日藥餌不獲從諸文學簪筆效拙目而侯之志
已告成矣病間屬爲序讀而嘆曰盛哉易若斯乎賢
者固不可測夫遷固稱古良史然遷本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揅貫經史世龍門之業班椽抽蘭臺之
秘雍容筆札亦多摹倣史記稍爲增損歷時結撰匪
朝伊夕而聶侯處劇郡當塵軌之衝焦心于水旱駢
拇于簿書昔之才者揮五絃送飛鴻猶謙讓未遑而
侯乃舉二千餘年之曠典四月而成之草創則功高

神謀樞文則事麗司馬而取義闕疑尊乎麟史斯不
亦治聲卓魯而詞爛游夏者乎端木生有言見其禮
而知其政覽是志也政可知已時已酉冬月

臨安縣志序

古臨安稱郡名邑予烟霞屐兩過之其山玲瓏九折
稱小品自東天目之勝迤北而通徑山幽邃奇曠吳
越希有其水爲苕溪合九水靈源碧澗相映帶也其
人則錢武肅王忠義之所崛起而賢哲嗣興不乏其
客寄如梁昭明謝安石蘇子瞻黃魯直與禪宗僊侶

寓林集

卷之一

二十

物外之逸標致兩目間不可勝紀其俗儉樸而勁其
產米麥絲泉茶篠之屬蓋沃野靈區他邑罕儷焉而
問所志載自嘉靖初而後闕如也冠進賢者以問俗
觀民策招隱者以問奇選勝奚所憑而品置之先是
令者詎曰無賢倘亦勞撫字而迂濶文墨匪時不及
才不瞻則凜凜是舉爲不朽之業無敢以易心嘗者
殆慎乎往過臨安令爲鍾陵樊公余扣之恂恂謝不
及庚戌春晚余佯黃山白嶽游再取徑焉則今閩瑞
石黃公實令茲土入其境謚如也其條教間里森如

也公焦心水旱時因之以歷巖壑覽風尚遺休阜之餘行吟坐嘯聲而爲詩則直抒中所欲言而不爭妍于字句予是以嘆公之才與其境際勞而暇樂而不淫賢乎哉未幾而邑志告成矣爲志者十爲目者六十有三公屬予序之予作而嘆曰夫志邑史也而治邑吏事也古今人太息于才難如志所載令十三人稱良吏而不稱史臨之先在晉于寶稱良史而不兼吏公兼之豈其才有餘而以易心嘗不朽之業抑杞宋文獻仲尼所嘆漢初禮樂未備令斤斤于蕭規曹

高林集

卷之一

三十一

隨而無叔孫之儀又何觀焉則斯志也是良吏之餘而禮樂之器也太史問俗騷人問奇有可憑而品置焉公之功不當踞錢氏功臣山右哉

戊午江西鄉舉齒錄序

憶在昔辛卯予幸舉于鄉主司發策有義命之目時以爲儒者常譚耳廿餘年來歷閱當世歧路素絲之變而乃知命之浮沈人也如水之載舟盈涸流止非人所得使有推移其中人所可操而確乎不拔者曰義蓋儒者自束髮受書誦法孔孟子之言曰行義

以達其道孟氏凜凜守之亦曰窮不失義然則窮達命也不失而後能達行義之貞也古耕莘釣渭版築之朋處皓白而出光明彼未嘗掉舌游說操筆聲律而三代以後邈矣匹匹孔子咨嗟太息以爲聞其語未見其人是知古往今來窮達同而所以窮達者異也義貞窮達者也朋友以義合者也今爾諸士之舉于鄉也以世途觀離甕牖而公車則窮之岐而達之交也爾之鄉記稱地靈人傑焉予竭拙目羣十三郡萬人之秀而得四千餘人上遣廷臣集御史所推

卷之二

三十二

擇諸俊又於四千人之中得百人此百人者卽生而同鄉然面目不盡識心志不盡喻一日而聚之玷壇登之公車兄弟弟驩然莫逆而翩翩然鴈行以進無或差池予獲以一日之長儼然據師席而北面承之斯豈偶而然若有所爲使非命也哉然諸士徒以今日之聚僅梯榮獵名詡詡然博衆危冠結駟張蓋夸閭巷人爲彼三代而後從辟名制科起者食五鼎而都三公其人多湮滅不稱其爲名世之傑卓乎無媿于行義達道之倫幾人可論而知也故願諸士今

日之聚之以義合也朋友之義與君親竝重天地之間豈曰比周當其屋漏之慙行事之跌宕有君不能詔之臣父不能誡之子兄若弟不能諭之一室良朋貞士照肝膽而立移之出與處若輔車唇齒焉古之所云合志同方協恭同寅其選也義顧不重矣乎試遠稽上古稱伊傅爾諸士或以爲寥濶不聞見其人澹臺子羽徐孺子爾鄉所祠而事之兢相慕說者也春秋卿大夫與漢之名公卿仁賢忠智不乏而二子以一貧士衰然流映千載其文詞勲業無所著見所寓水集 卷之一 三

稱子羽第曰非公不至不由徑而已稱徐孺曰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而已夫不由不至不可得而衣食之者斯其人豈羶悅蠅附于爵祿名譽之場而阿世取容求利也哉故命以乘義義以立命義者國之維而友朋之貞幹也洙泗之濱七十人爲一朋唐虞之際十六人爲一朋周之盛四友十亂三千人爲一大朋世固未嘗目之爲比周鄙之爲不義今爾諸士簪聚已百其人進而歌鹿鳴又進而歌天保豈其遜避古人爲澹臺徐孺所竊咲使海內人指是科

之士僅以文詞比偶偶然而聚令命之權絀義而伸其上耶大都世有治亂士有窮達要歸于義則定又譬之乎水往來井井則汲來之坎坎則止上於天則需焉耳矣爾諸士毋以余今日之言爲儒者常譚它日庶各抱義相質不虛也

江右鄉貢齒錄序

戊午夏歲當貢十三郡士獻于廷則已拔十四人如額諸生各以齒序錄謂余職在貢士應有言弁其首而會制科文武士閭中之役不得間少間乃得爲

寓水集

卷之一

二四

序序之按貢之途與鄉舉會舉並重天子至臨軒而策之以次受官于選人卽周命鄉論秀曰選士漢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之選亦曰明經蓋取明經宿學歷寒暑之變經升沈之故而不易所操者故貢士胥蒼毛髮強項背不晦經書之義不悖童年學一先生之旨而乃與茲選其衰老頽廢荒蕪不治者罷弗錄然則朝廷之重明經無以異于鄉舉會舉也而士亦有所自重亾論赴赴武夫不事詩書者不敢厲行卽公車士間亦有佞倂倂侮浮薄之習氣而貢士

則否蹶蹶尺寸開進退而稟繩墨自可觀也才豐者
猶得奮身石渠之間而儉亦不落猥瑣奔走之流上
可爲州縣長吏漸而進六曹次亦不失爲學人經師
程行能課文秬爲朝廷育才儲用不可謂不重也
重而自輕之其故有三老則衰氣暮則倒行卑貧則
事用無所展遂至奄奄處後而究與科甲之勳名不
能相頡頏于世無恠已夫吾儒誦法孔子老于道途
者莫孔子若卑貧爲委吏乘田者莫孔子若而以救
時行道之心拙身以伸用繇詩人素餐之譏與孟氏

寓林集

卷之一

五

所爲立本朝而道不行之恥則爾諸生之以明經進
卽以寒官止也其能自抗道德磨礪風教猶在赫赫
而竊盛位巖巖而刺具瞻者上也顧不重哉諸生勉
矣胡安定薛文清彼初未嘗尊顯食大官俸也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諸生勉矣若夫以齒序鴈行敦
世好不僭不偷爾諸生在庠序久已熟習之何俟余
言

江西武舉錄後序

今年戊午歲當大比士汝亨拙以文以老書生之長

稟繩墨衡量江右之文士合四千餘人而獲雋者百
人閱一月御史臺簡武士需國家緩急之用益處
乃事而不以汝亨爲不武從二三大夫後授衡焉合
千六百人三試之舉四十人以上司馬屬不佞亨應
序簡末以易諸武士因憶唐人詩有寧爲百夫長勝
作一書生之句似右武而左文蓋文士志有所約結
則憤而從戎慕說請纓投筆之雄顧其微者亦何能
越老書生之上不佞序諸文士之獲雋而鴈行者既
稱引孔孟提義命以厲其特操冀爲國肩荷豈以

寓林集

卷之一

三六

若曹武人不嫻于文舍孔孟而羣舉之顧所謂微者
何也七書自三略六韜十三篇而下其論兵法甚具
而出萬死一生爲戰勝攻取之計總不出吾孔孟之
微言孔之言曰無求生以害仁孟之言曰舍生而取
義此二者古今賢聖英雄之符節也而於武人尤
爲刺刻何者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蹈凶履危而出
乎逆則死道也道死而求不死之路非舍生其何以
取之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怯夫而死孟責烏獲
之勇焉而死等耳而鴻毛丘山不同量俗人以

爲諱居戶牖之內呼吸喘息左顧妻孥右盼醫藥前
慮世業後憂子孫慷慨忽忽以至于盡則孰與夫一
劍之任百萬之師叱咤而變風雲動作而搖山嶽抽
腸瀝血徇公家之急功樹于疆場名流于史冊爲千
古大快也哉故兵者死道也不死者其法而敢死者
其心也老子言凶事尚右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以
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智者以死處兵而生
門啓焉夫夫業已被甲胄誦說韜鈴悍然爲百夫之
特而諱言死此兒女子態壯士之所羞也而况乎悖

寓林集

卷之一

三十七

義以求生者乎故願爾曹自今日始辦一片敢死之
心以爲 國家而講不死之法以將其心假令有其
法而無其心今者即能介馬而馳挽強而擊岸然裂
皆若然破的即能侈言孫吳高譚韜略筆借雷侯之
箸紙陳營平之策亦僅謂之法耳僅謂之說法耳而
它日援枹鼓臨戰陣岐生灰之路懷狐疑之心瞻前
却後莫必其命雖有驍騎強弩奇書祕法必不爲之
用則亦慷慨忽忽等泉下人而已何當國事哉昔者
田單攻狄不下懼而見魯仲子魯仲子曰將軍有死

之心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者黃金橫帶馳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繇斯以觀
求生者不生舍生者不死微乎微乎故願爾輩之辦
死心自今日始也爾亦記夫臨場而持弓擗管之日
平當其時死生未臨乎前也然吾等從壇上觀之其
併力合氣心與手器與馬致一而務精其能勝者十
九也不亦無敗氣也其耳目亂營心與手器與馬分
顧而不相攝負者十九也即勝焉亦幸也况夫殺人
臨敵無敢死之心而能神不死之法者乎古之英雄

寓林集

卷之一

三十八

莫過于漢諸葛宋岳忠武諸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忠武有言武臣不惜死斯天下太平斯爾武士之鵠
而成仁取義之符也故曰兵道莫過乎一孔孟之言
張弛文武貞夫一者也兵道也釋此而浮慕詩書裘
帶之俊謂勇者不必死亦可以求生而無害此其始
念已在全軀保妻子安所當于 國家緩急之用非
惟爾負七尺自慙即我等從御史臺與二三大夫立
拈壇而閱爾輩之挾弓馬鼓刀操筆亦直狙猿弄之
矣

宋西事案序

宋西事案者何吾友祁爾光氏輯宋徽宗元昊始末事而爲之案也所以案者何今人輒輕宋人弱又謂今且有宋弱不振之憂不知以今東事之壞較宋明道慶曆間能控西夏而制其命則宋甚盛也今卽爾光所案事四十五則而展覽諸奏疏相提而論夫奴酋之黠不黠于元昊 聖主寵任諸大臣篤于宋仁乃宋之君臣廟筭先定所任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淹龐公籍經畧諸路簡將帥實訓練能戰能守并力制勝而今經撫相左戰守不畫一不相爲用韓公主戰偶以任福違節制敗暨范公主西事得力者在招撫熟羌速築城堡以斷夏人右臂而今不能構西虜爲吾翼宋利在夏與遼互攻以敝而今不能策諸虜與酋爲難宋所任將如种世衡之智畧出奇如神秋青王吉輩武勇絕倫目無勍敵而今或以白徒廢弁領不素習之衆不能得一士之力宋卽失張元吳昊西走夏尚爲范公所羈縻不敢窺延鄜而今悉驅奸人爲首用龐之威令能馭戍卒十萬人散處無敢犯法

寓林集

卷之一

三十九

而今聽其獸逸莫制至聞敵先奔不接刃而潰又宋之用兵皆取辦度支就近租稅不聞加派民間而今請帑外增餉溢額愁耗海內半以飽貪婪之腹而不能究蓋 朝廷輕予權而寬行法將卒輕視法而重畏敵故以元昊之黠不能馳戎馬窺宋西藩而奴酋小醜顧能摧城陷衆而入我遼陽之左腹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誠相提而論成敗立觀矣是爾光所以抱苦心而案宋事意也頃幸 上俞輔臣請挺身出關以裴晉公討賊自任謀臣武將輔用命計必有壯猷石畫更前事之誤而爾光以職方入政當其時借箸而籌不必遠引韜鈴陰秘之書卽以是案參驗而神明之彼种仲平狄襄武輩惟所縱指奴滅不旋踵而韓范之勲名可翹足待異日者又必有蕩平東事案出矣

西江校士錄序

人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靈也而士稱人中之秀苞孕靈心從事乎問學身在奧濶無可以自見則見之乎文章文者言語之華而政事之先故其人之貞邪

寓林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學之醇疵關乎天下之理亂處者智者觀乎人文而得之不必問著蔡而占符應孟氏推究政事生心之害欲正人心而汲汲乎放淫辭息邪說如洪水猛獸之不可一日容于人世豈好爲引繩批根之論哉國朝取士以制義所謂論定而官論官而爵用世之儒皆出乎此故其理亂爲尤著今舉洪永之文與成弘之文隆萬以後之文較量而參驗之可知也譬取古初之渾噩三代之典則秦漢人之鑄篆與六朝之靡宋末之弱較量而參驗之可知也夫辟召選舉之

宮林集

卷之一

三十一

法不行而顯以文徵士文所關乎世至重正文體端士習之 詔亦無歲不下而文漸以敝而靡而弱風會之流漸下士之心亦漸跳盪奔逸若有所驅而不自知爲程爲墨爲俗爲雅體幾不可辨識名而去者沾沾然自以爲得而未學小生相與效顰而學之步失今不制洪水猛獸之害恐有不可令孟軻氏見者此識者之憂也某學術固陋文章不成服而憂危一念所爲人心慮者不敢後于古人今謬承 簡命提衡江以西十三郡之士江以西理窟才藪也學問有

宗名儒輩出證性命而譚經濟者狎主齊盟海內莫敢望士耳濡目染于其際室不至漂沒晦塞以爲心憂而或亦不然大都標旨于縉紳先生而旗鼓相向泥璫璞伏之士居多或用伸而隱于道或道誦而託之言諸生介向用未用之間以文爲諸世應科名之技謂此迂濶不必急之務而不知文字之從心體出也余歷閱十三郡而窺其凡其腐敗乳臭括帖套俗者以論即能文之士雲蒸霞蔚未嘆乏才顧有沉滯經籍而積爲蕪累或放浪志意雕刻屑瑋以呈其智

宮林集

卷之一

三十二

巧故實則有學究之悔虛則有才士不遜之習兩者皆心病也其偶而中性命之微合當世之務者非盡實據也夫士臨用而覓體當政事而遡其害則何如板本塞源提名責實即從所自出而愼之余故不自揣于校閱諸生時先理法而後才情約題于格循格于意原意于旨使學者之心有所歸攝與古聖經賢傳之心天地之心即執文一途有合無齟可以立天下之本通天下之故不必當官應用之日而吾方寸有耿耿而不磨井井而不可亂者可以山林可以廟

堂可以爲處士而不盜虛聲可以爲名臣而不苟富
貴卽斤斤中人亦不失爲規矩繩墨之士倘亦國
家興文育才之雅意而明詔所諄切者在茲乎是
編也不敢謂力副其心遠而有起衰變體之効庶幾
無戾乎文章家指而不至開末學小生淫詖之漸願
從有道先生停策而問津焉

寓林集卷之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鴻苞序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嶽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塵一漚一沫自漚沫微塵浸淖而至天地不可以數計形模也而總爲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者之爲物孰與妙合偶對哉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

寓林集

卷之二

函虛踰實參兩天地而稱三才世人往往桎梏束之波流汨之故子與氏有不能盡其才之嘆世有才子而後能殫列虛空籠絡宇宙堅豎之爲功而精溢之則爲言屠長卿先生所著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進士爲青浦令時與馮開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頡頏風雲睥睨當世入爲儀曹郎志業不遂仍以豪罷歸而益注其才情于著作之林幾與弇州新都輩爭流兢爽晚乃棲心于禪玄二氏又欲綜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時出而爲竺乾

爲柱下爲涿泗霏霏乎落筆爲花流沫爲珠玄黃闢

敵其辭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緯萬

類漁獵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謠浪之

譚凡書之所有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

之于筆蓋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游

徙其塊磊歷落之氣不竟于名位而眺覽山川揮灑

詞賦猶不足以滿其清湛浩蕩之胸讀是篇也不可

謂長卿非才子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者已雖

然神明往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執猶爲陳

寓林集

卷之二

二

筌玄釋不過傳響此編卽稱博雅功臣而謂爲長卿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茅生元儀爲吾友水部薦卿之子博文嗜奇爰付剞劂屬予序之以資同好者流覽兼愛全書未加詮擇然予聞之長卿辭世偈云生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則長卿之爲長卿覩矣

敬由編序

敬由編者觀察竇公爲司寇郎時所緝自唐虞訖宋千載以來刑書也傳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刑非聖世所諱也曰清之已耳而迂儒煦煦爲仁以爲是申韓名法家慘礪少恩而輦不忍置口然則尼父能不誅少正卯而治魯舜不誅四凶而治唐虞之世乎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而齊國大治此其意未可語于純白然以比于世之末造奸良混殺賢不肖倒置而委轡頌策以長邪人之氣銷鑠善類則何啻天壤也故以生而殺謂之王以殺而殺謂之霸不生不殺謂之昏殺生生殺謂之亂子產衆人之母孔子所稱惠人也而鑄刑書刑烏可已聖人亦曰明慎用

集

卷之二

三

焉以清之清者刑期無刑五帝三王之化性命之理也此敬由編所以作也竇公性精嚴簡易博學通道明經術大諛所敷歷表著皆儒者之業非以爲刑而已在刑言刑不得已而由之予觀公自觀察吾浙其振綱持紀之大者以論卽如晨起披堂帷三尺之監田野之匹夫亦得直前控額遇可剖決卽爲勅法申理各厭其意去其繁重者下有司覆之大豪猾望之意消若霜霰之見日小民安枕無恙若嬰兒見慈母士大夫相嘆服以爲威明若神不可犯而不知公衷

所蓄積匪一日儻亦敬由斯編諸先哲所已行安性命之理而幾雅化者乎周茂叔陸子靜宋之有道儒者也其訊分寧之獄申荆門之訴卽神君老吏以爲不如而何疑于公謂道德之外有法將使張湯杜周來俊臣輩與咎繇爭理乎此非治世之言也汝亨不佞讀公斯編而謾序之申言其大指以復公且以告諸當世賢智之士學古入官者不可一日無此書也

蘇長公文選集註序

集

卷之二

四

余嘗謂天地萬物之用惟虛以動者爲至妙是故水流花開鱗游翼飛雲霞蒸而草木蕃衆籟之作羣動之宣莫不皆然文章之妙猶是也六經之文不可與才子文人論而虛動之宗冒道盡神惟易爲至千載而下傳其妙者蒙莊子瞻兩人而已子瞻之文風行波屬秦漢以來作者第一而嚶嚶尊古者以其宋而卑之摹繪事而斷生氣亦不知文妙甚矣然而虛以實爲母動以靜爲君佛印師有言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氣夫惟以萬卷之貯而行無一點塵氣之筆故無者可有有者可無多者能少少者能

多隨性効靈驅役千古如淮陰之將兵鄧林之伐材
恣其所取而從橫左右無所不宐故按於事而後知
使事之妙解于書而後知用書之妙覽天地知圖方
歷山川知紆曲學者誦習子瞻而不知其學問所貯
神智所繇益與搏虛躡影何異豈惟不解實事併其
所謂虛動之妙亦未解也子瞻之文異代同實至今
日而彌盛其爲全集爲外紀種種諸刻並傳行于世
獨未見有選註如昭明之六臣蒙莊之郭象余門人
王復之負雋自喜靜泊無它嗜好而以六季功課篇
寓林集 卷之二 五
爲之註間有所得綴以評論臚列指陳虛實雙詣其
亦博古之元功眉山之上座矣昔人謂郭氏之旨玄
於莊生似以漆園註子玄者復之庶乎否耶請與海
內共鑒賞之

儒林全傳序

儒者之道自孔子而來數千載盛稱宋代尤推尊周
程紫陽氏之學漢唐諸儒有表章疏註之功俱在所
略不知論大儒之宗其微心相印繇堯舜文至孔而
顏顏子語言最簡少曾孟已不能加其上其它賢聖

尤難同域猶之嫡祖血胤絲毫不相貸如以羽翼紹
明而已流支譜族無一人可芟如董仲舒孔安國鄭
玄杜預王通韓愈孔穎達諸人卓然燦然發明而嗣
續之以逮于今何可謂遂出程朱下宋以前微此數
人輩譬渡叵楫木叵枝此道必至稿落斷滅而不可
起倘沿流牽募則影響之與支離訓詁之與詞章等
敝也又何當乎頃見周海門先生有聖學宗傳一書
凡先儒之言關係學者具在亦詳宋而略漢唐愚以
宗之爲旨猶禪家之稱宗門所云微心相印則此書
猶嫌其多至以楊雄之玄荀卿之敢爲高論而可以
陳列吾儒之堂則猶嫌其少嘗欲于其多者裁之統
於一真則寥寥無幾人人亦無幾言踈淺之衷未易
下筆舉其少者而益之凡人幾於言言幾乎道皆當
蒐而彙之此爲力易而爲功博余亦未之暇而近得
西江門人魏生維藩持其大父古渠先生所纂儒林
全傳讀之則古今儒者德行文學語言之妙同堂一
室並有開承族譜家珍俱堪世守孔子之道當藉是
以傳不至稿落斷滅而不可振是編也亦吾道之雲

臺尼山之麟閣矣嗟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以遷史之才傳儒林寥落無文不能與刺客游俠同工中有所見卽楊雄荀卿奇謬之言亦可以到今不廢學人聞大道缺漏身心依稀腐生之常譚而自謂窺儒人之林此則饗者魏先生所羞也魏生雋而奮于學勤劬是編繩厥祖武子故喜而序之

詩故序

莊生曰詩以道性情而予以爲其事則書也其美刺則春秋也其變則易也皆性情之流天理之則也按

詩本集

卷之二

七

實則事爲據通靈則變爲神要之繇事以通變繇變以證性情則美刺之義陳而經緯之教立矣仲尼述六經刪詩三百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申公去古未遠義存闕疑毛韓齊魯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晦翁訓註大略纂集舊聞據理循跡其言于雅頌多合于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夫惟靈心與實事合而後可與言詩詩之難言久矣鬱儀胸蟠千古神明在心隨時觀變其所爲詩故大都本原小

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千載作者至意真足稱風雅鼓吹經學司南矣鬱儀著述甚富易簡理得當代所寶而易象通先出嗣有此編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謂今之游夏可也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重刻來子易註序

代

吾夫子老而學易韋編三絕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夫

詩本集

卷之二

八

天命之所以不已者何也易也易也者何也象也象立而相推焉變生矣變者象之變也象言象者也爻言變者也有象有變而後有辭占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詞動則觀變而玩占居安其序而樂玩其辭亦惟是變之所適妙陰陽行鬼神顯日用畢能事而世儒以卜筮決吉凶以義理解詞占不知夫義理吉凶從何而生象立而變通焉已矣然象何以立變何以通環循轂轉以生無窮是遵何法與則錯綜其數之法也錯綜之數吾夫子已言之矣而讀易者不解

經煩複愚者入其縛莫之勝脫明者中有所不安乃
思跳而更定之明暗半者度吾所明與所收不相當
亦忽自疑其非是于是巧偽相冒務晉鼠其辭以俾
一售于世而世卒莫究真儒者經術之用余嘗妄論
範世者不提人所明會通諸家壹稟于孔子之道而
第功令朱氏糾繩六藝之科以束天下恢宏淵湛之
士是玩蝶堂奧而徂廊廡涉百川衆壑而不適于滄
溟岱嶽之區也豈不陋哉然後生浮薄之徒喜新釣
異中實亡所見而附羣吠輕詆儒先識者所痛則安

易本義

卷之二

十一

所得通經博古者共訂斯義吾友陳錫玄氏蓋先之
矣錫玄徘徊大雅研心四籍上邇兩漢中證趙宋荀
蒐百氏一義一字參伍以編命曰經言枝指爲種凡
五曰纂以循本苑以集流釋以合軌概以知人攷以
博物總之不薄宋人而荒穢其徑不隘宋人而闕其
四通九達之達推明孔子之道披示三賢所欲廣者
而已顧孔子之道神其言權中而應妙所掩映苞舉
往往在文字象跡之外不可一量曾得其實思得其
微子輿得其大口所及舉不過一隅而止通明之彥

儻爲參會不忒則千古上下百家衆辨皆孔門剖符
司契之佐是編羽翼爲用實宏不卽以孔子一人之
言按跡相覆亦有似同似異恍惚前後而不可定者
又况廣肆其言逸紫陽而綴羣籍世之俗儒有不駢
拇視之者乎敢以是言爲錫玄先驅

易義古象通序

希乎微哉目不可得而見耳不可得而聞手不可得
而指口不可得而稱其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者乎
凡可得而聞見指稱之者皆象也盈天地間皆是也

易本義

卷之二

十二

而聖人縣而示之于易故曰立象以盡意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曰德無名曰情無形曰意無言
而類之通之盡之是謂無名之名無形之形無言之
言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譬若寫生然而生者
不待寫也寫之而生傳焉其初一畫耳矣掛之爲卦
效之爲爻交之爲變繫之爲辭決之爲占措之爲事
象之微而著也是寫生而生生者也天文地理鳥獸
草木高卑遠近之間確然噴然象之先也一生兩兩
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引伸觸類以至乎無窮象

之立也吉凶大業象之成也所謂太極者吾終不可得而名聖人先後天而默成之百姓用而不知智仁者各取一焉以理以數以氣以運以玄以虛諸子之易紛如也燦如也義無所不可通總之象焉而已故通乎象可以了義明乎義可以觀象末學從訓詁執文辭而衆人以吉凶之患滯共用于占決不知夫象也者微上徹下者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載道者也象之謂也蒼水魏子之爲易義古象通也挈爲八則析爲六十四漱群言之液印列聖人之旨先象以標義釋義以歸象可靜玩而動俱焉其庶幾乎余嘗言相人者脫落衣冠而識皮骨銷剝皮骨而識性靈斯已神矣而孰知衣冠皮骨之卽爲性靈也嗚呼微矣

論語商序

子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四書語惟論語語上之書也語上無上者也下學而上達也學庸得語之微而上者也孟氏著矣論語如空中月實實照地而空不可捉又如摩尼珠色色現前而色亦不可捉

汝亨常於山中與諸生演說至于說不可盡每嘆曰諸書可以字求惟閱論語書圈空白處皆妙義也亦曾妄作詮旨未敢出乃于豫章忽得周明府季侯所寄論語商而讀之商也者語也語語語上者也而爲諸生摘發于荅問中作解所謂下學也知下之爲上商之爲無語之語其庶乎願覽者莫作文字禪空影之談季侯命予序試以是序之

山中寤言序

儒者讀書譚道必考信於尼山尼山之言曰我無知無能忽於無之中舉一焉而世罔知一之函乎三也蓋終夜不寢以思寤而語顏寤而呼參而賜猶昧昧然也喟焉嘆息不可得而聞繇斯以觀言以詮寤而寤之非言審矣夫子不得已而舉一以啓寤後之儒者執一以爲寤而言者若夢矣然亦各言其所入曰主靜曰居敬曰慎獨曰致知蓋濂洛關閩之風庶幾乎燭之代月而九之代珠亦一寤也末世學敝廣侈聞見四目三耳一者莫窺而蔓衍以窮年天牖明德吾明有陽明先生出而揭良知之符以救之救寒以

火救熱以水救聞見以知斯亦天下之大寤大覺也而爲之徒者執其一而不變若王汝中錢洪甫楊波廟流標赤幟于吳越間特著非其說者比於邪辭外道而詎知一啓寤者寤也寤而執一則迷也傳記所載仁聖賢哲之論如敬恕忠信誠正脩齊標其一皆足以立名字號名天下之學人烏足以定堯桀之是非要以參伍浸潤磨琢繩約卽里言巷議風聲鳥語皆恍然足以見吾之故我而爛煬于云爲喧寂之間奚待樹幟標夫

漢代平而世儒不察往往各持其本

卷之二

十五

其所入而不相下蓋予讀寤言而得之張鄧西先生云先生東廊鄒先生之門人也而鄒先生固陽明子之最上弟子也彼其尊良知迪來茲真如明珠寶炬而王錢扇之於越不啻燎原蔽天先生弗是也曰陽明子以知救聞見而吾舉真常之所聞見以救知亦若水救熱火救寒相胥以溺相引以焚以爲也宦轍之暇退而山居耳目所覩記人倫日一若服食若行住臥起若山川風俗草木禽獸苟可以諭志通訓醒愚破暗辨不必非馬辭不必雕龍言不必東魯玄

筌不必西竺皆可以得之心而筆之書使後生小子知所循習而歸宿焉此亦知之羽翼而道之舟楫也生有之有大夢而後有大覺予今者或其寤也于是題之寤言藏之山學者莫得而覩焉先生身沒之二年而寤言出先生有子成叔博通學道而不忍埋其旨又懼世之淺儒馳高明之論而軼其上以爲盤陽明者也屬予序而刻之嗟乎人亦有言善學下惠者莫若魯男子而趙括者以父書取敗夫應時設教隨權顯實信妻子關神明則藹蕤猥瑣之譚與虞夏精一之命皆寤也聞斯行之之一言於求則趨而捷于由則趨而蹶夫知之爲言亦若是而已然則卽謂先生畫一陽明子之法而俎尼山焉可矣

楊氏塾訓序

凡人意有所蘊結天性自至與傳記所載兩不相期然豪傑之士卽挺然自豎立必有所觸焉而起而激發神智通微御變不有所證驗固非一智所能獨裁凡夫稚子溺情結習背理礙義有父師所不能誨刀鋸所不能斷者偶見所省覽至于惕心汗顏油然而

集本

卷之二

十六

不自已是故提性不如規理規理不如證事事觸理
理觸性卽凡愚可以憬然有作而豪傑之士于以通
神明之德益志氣之用古之人著書垂訓脩道立教
之意如是爲至非苟爲侈而已吾讀蘇門先生楊氏
墓訓而知之夫古之尊經獵史著書立名字者多矣
往往博而失實尊而至于畔乃如說苑世說雋而遺
俗齊諧虞初怪而不經抑或不該不徧不要諸雅馴
則孰與夫關倫常通日用磨礪身心經緯世務鉅之
忠孝節義機智才略細之單辭隻行間巷房閨之事

凡古人所已行今人所不逮者靡不臚列而標揭之
若是編者之深切著明也蓋令讀者于天性事理交
觸互證之間其中若有所開而所謂油然而不自已
者于是乎出豈非豪傑之戶牖而庸愚之津梁乎先
生者學博古篤行好脩身隱而不自用以其所爲用
世覺人者託之書寄之其子仲堅侍御而令吾黨小
子尊所聞行所知是編者亦其一班也

寶藏論序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於逝水莊周

妙契於藏山不有有力之負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
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
象持璧虛歸是佛所憐非僧不渡粵惟長安釋肇宏
宣不二法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
觀故廣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纏微
了一義故離微品第二涅槃無礙自性虛通一念起
迷本際永隔故本際品第三列三品以諦觀攝一宗
而互現徵文參伍散花雨於諸天妙旨昭融廓陰沉
於大地恍入維摩室藏無可藏如遇波斯王寶得其
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祕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
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索創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
窺大乘持寶藏之筌蹄捨等布金刻非災木斯亦負
之夜半比於日新者也嗚呼書非言表言豈意宗叅
之則披沙得金執之則列石非玉有如詭辨詎曰神
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重刻華嚴會玄記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絕名相證性義融宗教以攝無
邊澄觀國師所云交映千門融治萬有廣大悉備之

書晉唐遞今爲疏爲鈔爲談爲議爲辨爲錄廣通蔓
衍扶疎枝葉不可以數計而論窮滇蒼山再光法師
普瑞懼學者多而滋惑于是撮諸師談議而編摩之
爲十五卷曰華嚴會玄記而賢晉一宗朗然大暢永
樂棲巖旣實其傳成正間有普泰師者與諸門人爲
壇以講復謀板而刻之以布于世而書摹不精不無
魯魚虎帝之舛於是平密有慧安者重新其刻于普
曇寺而瑪瑙山居祖心上人成之刻成而同弟子某
某請葦航法師登壇嗣振普泰之響而從葦航師以
屬寓庸子爲序寓庸子曰玄之時義大矣哉一真如
如而吹萬互悅三玄並詰而孤宗獨朗語無則山川
木石毛羽涕唾皆足以現十身通三昧語有則彌天
匝地盤上古累當今不足以當虛空之一闢語文卽
海墨書而不盡語悟則半偈隻字揚眉瞬目之照可
以破長夜而耀光明執玄之文以爲義如藥鼓毒樹
有聞皆歿執玄之義以爲心如金泥玉屑入眼卽迷
夫曰玄者妄也曰有玄可會者妄也旣已會之而復
記之旣已記之而復序之妄之妄也雖然嘗試矣觀

之堪輿家不歷山川覽圖方不足以辨陰陽之域而
定龍穴之歸馬援不遨遊二帝間不足以識帝王之
有真蕭相不收秦圖籍以知天下戶口多寡形勝要
害之處不足以佐漢高三尺而奏混一區宇之烈故
有玄卽有經有經卽有疏鈔談議辨錄迦疏鈔談議
辨錄而之經而之玄則有會有記至于一會之後衆
理皆捐而吾亦喪我思議文字猶旄賁也巴昔者禹
之治水也鑿龍門排伊闕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
乘橈泥行乘橈至于股無脛股無毛以疏九河導四
瀆引百川而會之海會之海而禹無事矣玄圭告成
而舟車橈橈皆長物也故夫華嚴之有經經之有玄
而可會可記可序可板也是禹之舟車橈橈無事之
事也不然者沈濡以溺而已不佞請以是語證于我
佛而俟諸師玄圭之錫

宗鏡廣刪序

原夫妙心正覺凡聖同宗圓覺普明昏昭並鏡衆生
慧命卽諸佛之湛源萬籟和聲總無言之祕法自妙
覺背而心宗昏塵言紛而靈鏡翳惟大慈氏興並向

無說處說法闡發宗之密流傳三藏之文自隋唐
法敝至性教門分如於本宗而別分支族就明鏡而
埃設像形畫疆盼於虛空起羣爭於淨寂專惟吳越
永明壽禪師以應現身觀無盡意揮霜毫於法海探
赤水之玄珠舉一心爲宗高懸法鏡照萬法如鏡直
顯心宗詎惟外道小乘之罷黜永祛魔軍卽令性相
宗教而互融頓銷爐雪妙矣百卷靈文何能一字增
損柰利鈍之根不等聞見之困難開樂簡則病其繁
多苦繁卽艱於竟讀于是黃龍晦堂禪師撮其妙微
名曰冥樞會要相傳頌者百年洵永明之嫡胤而未
學小智未涉全文焉知妙旨譬堪輿不歷豈識龍沙
病略不詳與繁同病而略節節要諸刻迭陳然扼要
卽繁可澄心逗玄而略亦障眼匪詳匪略會通實難
惟我歇庵陶居士土木形骸妙明心性宗鏡百卷磨
勘十年約束三章略融片念恢略節以衍續卽冥樞
而廣刪析教闡宗神理無毫髮之憾說詳還約脉絡
若元氣之周且復從旁點抹如數髮而抽絲擇要標
題似洞筋而吸血使凡夫豁眼智者開胃自己銷歸

匪竊玄虛之目老婆心切寧爲文字之禪於黃龍爲
開疆拓土之功臣在永明則續緒傳家之嫡嗣萬法
之鏡將萬古以常明一心之宗紹一真而不晦者已
歇庵之弟君夷氏諒切天親道同佛子爰出斯卷不
吝法施汝亨不敏因文覓性如病目之炫空華卽性
披文等啞人之噉漿酪友人宋化卿氏從維摩榻上
字櫛句磨吳德聚氏於子墨林中鏤文繡梓各依心
願同耀光明計宇宙之有窮邇斯文而無盡者也如
謂西來不立語言妙解亦同眼屑孽破虛空摧碎古
鏡將永明而長夜撒智海于黑洋苟非其人莫造斯
孽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備解序

今夫浪遊子行盡九州而不思家還家而不見母見
母而不見母之音容語言溫涼歡慘之意世必唾爲
背逆之子沙門生長佛世稱佛弟子入靈山而不見
天竺大士見大士而不能誦普門品誦普門品而不
能解其慈悲普度圓通妙應之義則亦浪名浮搭之
僧而已余少不識佛事第見先慈嚴晨朝禮拜慈悲

觀世音則必焚香合掌稱念觀世音普門品經余從
耳入以至從口而出頗能成誦無異誦習吾師孔孟
齊魯之篇已而讀書靈鷲山與天竺密鄰又見夫十
方萬衆填山谷蹈湖海而禮拜稱念觀世音者無算
乃知佛子之皈依大士猶遊子之必還見母其情孔
亟而慈意悲體不可以不解承歡囑受必非張祿易
姓陳勝盜名者流可以冒替舛襲何者子母一體而
衆生一切與慈悲觀世音無二體故也而况於僧乎
覺海慧上人根器穎拔自儒家入佛門自靈鷲移上
富林集 卷之二 三十三

天竺寺其於觀世音普門品即見成誦即誦成解即
解抒文而詮次倘解出焉一時三竺諸山僧宿僧難
因所講解灑然浣濯其舊而問法覓宗者強半酒肉
化爲沉檀煤慢變而律戒思脩之力從聞斯啓十方
觀者漸成讚嘆即大士弘渡之願見於一隅而慧上
人導引之師所攝入三摩者功亦不細也余故樂而
序之若夫無音之音超解之解存乎神明不涉思議
其或受持是解而復以口舌聲響浮浪其習者則本
經不云乎即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

成唯識論俗詮序

原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
絲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即識
付心無著囑于彌勒因心開識頌宣論衍成立無殊
相現性摹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等執筌不
知三昧惟心識同逐影識殺則匪論不彰論晦而匪
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併識而俱墮此法師
昱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分于衆識如寶燭
之出明諸識闔于羣論如通衢之然燭而真論剖于
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衢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朗玄
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頗超三界釣天合
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觀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
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真而摹相善乎無著之語其
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
讚歎大乘故知讚嘆等于毀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
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即九大焉依說性
如淨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昱師
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法通序

唐武后朝吉頊與諸武陵厲不協坐貶安固尉陸辭願陳一言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爭兩不得安矣予讀史至是嘗喟然而嘆以爲天下之動兩相遇而兩不相下未有不爭者也儒釋之論亦猶是夫合則爲泥而當其合時世眼未見分半則儒爲一尊釋氏又爲一尊其徒又從而和之有不爭者

鮮矣然則鬚髮之與剃削爭具也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之與毗盧袈裟爭器也禮樂刑政與淨虛寂滅之

教爭門也子含赤嬰方孩父母未生時與血肉皮骨腐朽以後有能判而析之是爲儒是爲釋吾始嘆服

三

其人在儒釋二尊之上不然者同此水土耳合爲泥散亦爲泥吾以吉頊之說爲至論矣吾友張成叔氏作儒釋法通爲廣其意而引之

重刻體仁彙編序

代

兵書殺人之書也善用之而有以生醫書生人者也

誤用之而往往至于殺以生之者而之殺仁者不爲

此非書之爲誤所以用書者未全也天地間吉凶悔

吝生乎動動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與天地通

而物性之爲溫涼生尅殺于二變化于五其精即與

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無叔和之用而精叔和者方

可與言太素人之有脉與藥之有性一也俱所謂生

乎動者動之得失而吉凶以證于是乎爲方爲圖說

寫其意以模範後人而所謂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將

不知兵與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歸其喪亾同世人

言醫而不通太素與質質乎藥性者何以異李廣號

稱名將不擊刁斗不擇水草不必按古法律往往迷

失道以敗而高譚者乃嘆息于數奇庸詎知夫營平

之上方略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動動必吉則治病

者果不可以無方書也通脉訣識藥性證之于方微

而與壽命符于以神醫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

世無秦越人安能遺方循性飲上池而見五臟癥結

哉是道也莫備于體仁彙編一書昔者御史中丞印

臺傳公刻之江藩爲德滋廣而歲久編殘多至剝落

參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旁暢方術爲補亡訂訛授之剗剗李公殆後中丞而有功于叔和東垣以生活人稱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懲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嫖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者非名將也耶

重刻畱青日札序

田子藝先生嗜奇博古聞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先生六橋花樹下擁兩歌婢永絳衣揚謳進酒觀者如堵而先生傲然若旁亾人以爲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

畱青日札

卷之二

先生條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而驩飲娛我魂魄而以平昔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棺有吳梓材歸去來之意則先生始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而託之書與酒者蓋讀其畱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撫時悼俗或微或譴或經或怪或質已聞或標獨解如列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非沾沾文士噉名者所能辦也嗟乎虞卿著書子雲草玄夫亦中有所不自聊而發憤于作述就有涉書而行其意玩日將月滿瀝

去來如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人而知先生所以畱者非書矣歲久字渝其板復爲蜀好事者攜去令人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舉稱先生家倩風雅不媿婦翁而再爲畱青以畱之謂田先生不亾可也

儼思錄序

儼思錄者吾年友侍御傅子思厥先祖父母而不得見見之夢而神爲告之圖厥像惟肖六十年後之亾者儼而生也諸君子爲頌美其事故錄之錄之以著思也思則儼若矣思神哉寓生曰子不語怪神謂神

畱青日札

卷之二

序

道遠怪非常也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問死曰未知生然則知人之爲神生之爲死則知怪之爲常而常非怪也傅子不見王考妣于生而以生見鬼弗靈而人靈焉生之死人之鬼孫之祖也一本故也夫思人道也通乎晝夜鬼神則天之道也思之路萬而致乎一嫻嫻以來栩栩以化爲哭泣爲田獵爲周公之東爲版築之朋其中有精焉而馮有動焉而應萬物之類情氣之屬莫不皆然而况孝子慈孫乎千古上下之與六十載猶旦暮也生而戾焉等死矣死而

思焉之生矣傳于亦猶行人之道也豈真有少君巫咸之術蕉鹿之幻而輿馬之妄乎哉李密生而陳情甄恬歿而有見思之極也記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優然而見肅然愾然而聞若然者探微不能寫道子不能筆而何疑於傳于乎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讀是錄也以知傳子矣知傳子以知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之孝子慈孫矣爲人子爲人孫者其亦可以油然而興也已

永言集序

富本集

卷之二

三

永言集者吳中翰德聚思其尊公伯實先生而集也先生惟孝友于懷仁蹈義晚而投好泉石皈清淨之業德聚既爲丐諸名公有誌有表有傳有誄乃復圖先生像而廣爲之集論贊何也思無所託而永言之也嘗讀傳記慕說古之仁聖賢人則必想其脩短豐儉美好魁梧何狀而逢丹青家所貌美好魁梧之人又必退而考諸傳記其生平行事奚若故不知其人有如臨摹不知其貌有如盲史合而雙美神是以傳故圖像之不足又從而歌詠贊歎之魏文有言體貌

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斯永言所以集也嗟乎典刑既謝寄慨虎賁衣冠云邈抵掌優孟見似猶亦况其真者乎覽斯集者望其像知先生之貌而讀諸公所論贊卽知先生之心不必遐想古人慕說風流而眉宇襟期晤言千載謂伯實不亾可矣雖然子肖父謂之肖象賢謂之像而以丹青文墨也與哉伯實先生之有德聚也是稱不亾者也

黃九石公傳序

富本集

卷之二

三

孟子尚論聖人百世之師曰夷清而惠和兩聖人者固各有所至俱足以風世而不相兼乃東漢之黃叔度當時群然目之爲顏子比于汪汪千頃之陂曰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豈其人含清動和在夷惠上耶吾年友九石黃公世所稱賢者與余莫逆沒而悲思其人不知於古人誰比而讀諸公所傳公舉群然方之于叔度夫叔度行事史不具載以其消鄙去吝與世無競遂以顏子當之九石公行事列諸傳中亾論它言論風旨文詞翰墨其孝友惠愛公忠廉讓之美自諸生而宮庶居鄉立朝動而淳儻殆不勝書矣而士

大夫獨方之于叔度不知叔度之爲顏子與公之爲叔度安在也蓋當東漢之末諸賢皆以虛名盛氣相激射嘒嘒皦皦犯小人所怒卒以危國而叔度獨以汪洋容與妙乎不清不濁之用噴然處順游而不礙識者寧無以顏子相推許公爲四明公門下士而李文節公之素交當四明公柄用時南北水火之形甚兢公不隨不激履道坦坦超然評論之外及文節公爰立猜文節者交章嗾去之不遺餘力卽以故所稱門人知己亦反面相詬詈文節乞去不得僻處荒廟

寓林集

卷之二

三十一

而公朝夕相起居毫不爲嫌至飛語中公公置勿辨第上疏乞歸飄然就道而已此其心正而氣和非惟恥與世同濁併其矜名兢節之意而俱銷釋之不謂之汪洋之叔度不可也迨公論定上以右春坊右庶子起公藉公不歿入而柄用出素所湛定者于以調御物情斟酌元氣融偏黨歸大道豈不稱太平名相之業哉奈何天不憖遺而人之云亡也然公之高風懿行足以師世範俗者卽不爲宰相以傳千秋有餘而易簣數語所云叅和委運默運造化不憂不懼

順受其正友人蔡元履所謂得之學力者又非若天資合道自異流俗而已也余故序論之以附於諸公使當世爲楷而百世之下聞風者興起焉

四書字考序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民教國子先以六書漢興學僅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古人之重字學如此字學之精核復古者莫核於許慎說文而徐鉉氏闡明之曰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旨哉言也蓋不習六書難語字義不通字義無以與於經藝

寓林集

卷之二

三十二

之文文義舛錯授之以政不達王政之缺也今之學庸語孟四書學者自爲童蒙時低首習之尤爲經藝之首而俗師村學口耳沿襲漫不加考國家洪武正韻同文宣教可謂明備矣而童子科不以試士如周漢之制於是訛以傳訛半讀旁竊手畫心述少成若習况於羣書之浩萬物之廣乎門人郭無虞氏讀書討義每爲之廢寢食窮日夜蒐攷古籍取正聞人大都以洪武正韻成均定本爲據比勘而校讎之命曰字攷其於形聲點畫母子孳乳所以浸多詳爲註

釋學子童年詞章未汨時先於此從入引而伸之凡
經傳子史之書篆隸真草之文聲音切轉之變徐可
會通譬之入林實矩涉海慈筏不至失路迷津追邇
無從者已予又憶昔者吾友陳錫玄氏有四書經言
枝指一編不專爲字學說而於古今載籍人物本末
一字一義無不窮討初學者得此字考合而觀之亦
庶幾乎博文通道之士矣若夫以意逆志不害文辭
神明之士無拘章句亦必先識字而後悟入之母徒
高談玄虛冥而索之倉皇雨粟以前也

寓林集卷之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 歌菴集序 ·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爲靈靈通而爲道
道演而爲經經散而爲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
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籥也文不明道不
發乎虛靈之源卽鑄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
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幟擅才斯霸波

· 宋之三 ·

流所扇徧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
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輩也
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
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
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
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難吾於漢得董
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
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卽經詠卽雅然而董
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子之悟於

道皆殆庶而出入於虛與靈無滑也自陽明子歿文
士輩出近亦有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爲
才矜理爲理掩二者皆譏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
子於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其譚道證性略
物綜事炯如也於詩爲陶爲柈間爲長吉而品置泉
石嘯唳煙雲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
而取理出新不爲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爲辨說
得禪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
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
乎爲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
瘦如山澤臞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簪笏
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爲標經緯當世而密其緒臨歿
無散亂亦無奇特啓手足而脩然已矣嗟乎此所以
爲陶子也所以爲陶子之文也

快雪堂集序

秦漢以來作者惟韓歐學本經術追蹤遷向桺有沈
力王有偏識曾有樸質而才不逮獨蘇子瞻之才貫
串馳驟而又得之禪悟頽然天放白香山次之後世

學蘇本原相師小慧於韓歐必當則動稱蘇白以文其陋蘇白天爲徒又焉可刻畫求之也近世作者蔚起崆峒殆庶如唐應德之淹通歸熙甫之簡核卽才非絕代未盡古始蓋王曾流亞他文人燁然盈篇如蘇子外廓間有其人而性地少似何也注地靈則可以銘萬有而無可以提萬無而有又若不盡係乎學術之鴻殺而吾獨於馮開之先生深有富焉何也開之記序碑志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無近世藻績襃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游三昧而戲六通澹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詩七言與長歌或不能並舉古人選詩及五言近體得趣山水琴尊間觸物賦咏出入頗謝今亦不多見也別有日紀若干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有意表之辭物空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充足珍焉余獲交先生廿餘年其道俗環應若與物諧而具體澄冽不受涅緇佳惡貴賤曠然無繫於懷放似莊慢似長卿澹遠似彭澤而於蘇白全領其神故其

文真性地之文與天爲徒以眎近世藻績襃積之流豈非所謂一龍一豬者哉先生衣冠作止笑語諧諠俱妙有天解惜其人俱往而可見者僅此編余乃邇韓歐而上下於文人之間噫嘻乎先生有知亦歎曰文而已矣

姚元素掖垣疏草序

昔歐陽永叔言士學古懷道者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之行至與宰相等而其失職也取細於君子貽譏於百世然則諫臣所關天下安危埋亂之數詎不重哉居是官者代不乏人頗有有其識而無其心者有有其心而無其識者有有其心與識而無其筆又或無其膽者有如忠激於心義形於筆若怒髮媿汗精氣衝射不知其然而然吾以是讀所爲掖垣疏草而歎服元素不已也元素天性樸直平居訥訥不喜爲縱橫擊刺之談而動關朝廷義所不可輸衷奮筆卽雷霆在上淵谷在下指陳利害根究終始有壯夫之所却而巧人之所避者元素弗顧也元素自館職出爲諫官歷兵吏

戶三垣十餘年疏凡若干上其草具在循職而言言無不盡有一爲其身謀而臆逞者乎彼其識副心膽副識筆副膽矢口而出出與寡會無論其他當東事之紛和戰兩端而元素專委任以責成功一疏主於必戰及中路損師舉朝錯愕幾至撤兵而元素抗言此兵決不可罷卒以蕩平島夷保全屬國釋天子東顧之憂礦稅使者貂冠狼攫騷動徧海內秦楚閩越淮右遼左之間民不堪命而秦楚爲甚元素隨事諤諤摧鋒滅焰不遺餘力聖主憬然而寤卽未盡

見施行顧已收秦楚之役園豹檻虎餘亦重足屏息而不敢動則其言已行矣若是而謂元素爲諫官下負所學上負主知不可也卽不知元素者讀其疏按其時與事而虛已平衡以論其人此其人於國家何如哉嗟乎古直言敢諫之士不少而與時枘鑿黜逐摧抑之患亦往往而是故長孺不容於漢武子方見斥於宋仁主上於元素言輒見聽數力請外補而不得氣求精論中固有所合謂元素不遇主不可也自今以往元素樹鴻流駿蒼殊常之知垂不朽之業

固不盡於是草而是草亦足以不朽元素矣

南州草序

天下不患無能議論人而患不任非獨才識短淺厄言以當設心不誠也曾子責士以弘毅而曰仁以爲已任伊尹任而聖不難引天下之重肩荷七尺一夫不獲恥同內溝夫能恥能仁斯之謂誠而後可以任重道遠引天下於吾身無以異而後議論皆文章樹立皆志業卒之議論可以省而天下無不辦之事予嘗持此論低回於當世之士察之交游儕儕中十不失二三乃今讀吾同年徐德夫南州草而益信之德夫自太湖移溧水兩爲令其大利大害與纖微隱痛條列興除殆盡至今兩邑賢令無以加詳在公移中迨以邑高等徵入爲南吏部郎司考功所澄汰貪濁拔奸去倖皆當時所稱聞望與憑藉氣力之人卽二三賢者與同軸當事亦挽救之而不得而乙巳南北察典至今推服徐考功爲百年以來所僅見已擢光祿寺寺丞轉少卿人咸謂優游京秩養望無事之地而德夫不耐也其於倉庫之耗出衙門之蠹積貢夷

之繁費至減上供帑中璫如剗其膚肉而護其腹心
列在封事可覆也猶云其職掌使然察典既竣而條
上南京各衙門事應宜裁割者請裁白糧解戶諸煩
苦爲清務簡並者大江以南幾萬戶沈抑之痛無可
控訴而德夫出身叫關總總萬言不去不已詎非設
心誠而仁爲任身荷天下之重而區區以文墨議論
得之乎哉余每謂朝廷官吏盡若德夫能議論能幹
濟天下何慮多事愁苦萬民爲也他爲序爲傳爲誌
爲議卽與文移奏疏不同體其發於忠實誠心知之

王侍御疏稿序

卷之三

八

必言言之必行而無雕鐫緣飾之習一也古今文章
家惟歐陽永叔王介甫蘇氏兄弟能條達義理敷之
政事而介甫稍執拘不可行如德夫所建白以樸直
紆婉曲於事理稱達而無荆公之拘海內人所以望
德夫不淺非以文章一斑云爾已矣

王侍御疏稿序

余於古人每慕汲長孺冠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輩
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邇得吾
年友工固王子王子性忠饒赤心鐵面自徵拜爲雷

王侍御疏稿序

卷之三

八

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畫之所爲無念不以除殃席
善錫好匡正安社稷保生靈爲汲汲論縞斧所
指有埋輪破柱欽手避驄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
其戴之朝至於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
嚙口庸者岐足巧者如簧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歎
如飄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
所回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視爲輕重王子一
言出人人以不降色輪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
千首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
胸中足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
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憤盈過
激而其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於心卽一切
非譽禍福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
者已識者謂王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
中朝益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流輩存令此人歟也王
子在雷都婦人小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
龍圖老子其殷也悲痛歎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
出山口歿之前一日猶據座批牘皆地方要切事既

破吾輩入哭於時寒風臘雪猶以飯蕉爲帷所覆布
被陳絮而已橐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殮同官周汪兩
公檢其贖銀餘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冷買
穀貯庾備賑濟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
言豈肯尸位肥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
賣聲名於時而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
子殆以汲冠趙包諸公之直節而據賈生蘇明允之
文采所謂千載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歟矣
王子兩爲令有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
彙在別集不具論云

越鐫序

明興北地信陽崛起弘正之際文必史漢詩必建安
而下大曆而上嗣七子而振之寢明寢昌然以踰
東吳而王弇州先生雁行起婁東其著也元美淹博
恢奇無所不備體而敬美雅情深秀藻致偏勝而力
稍怯然二王千秋之聲不減三陸自弇州兄弟歿此
道寢微或以頽齡掩銍或以短取屈筭或以壯心謝
巧而王氏風雅嘉徵乎虞淵之薄迫今而得明初王

公公才如王將識如琉璃光胃中貯有今古而力足
以挺之予卽淺黠頃幸從公遊復披讀其越鐫六編
所爲詩若文大都本之東得傳以情事觸物際境而
直抒其才約繩循規絕無緩散而鞭風馭霆之氣自
行其語畫然其致洞然其音琅琅然而不爲刻羽雕
葉蕪靡治柔之習試與馳驟乎東西京開元大曆之
間而起弇州兄弟相旗鼓上下東吳之師吞雲夢而
蕩具區以睥睨中原明初先生不稱琅琊太原後勁
者哉且語有之予齒去角末俗椰檮檮文人以當於用
以予所親公敷歷楚越間文衡武略惟其所用頃兄
諸道缺一切吏民兵賦劇繁事俱倚辦公不啻庖刀
條九轉肩睫而游四虛而其落筆吐詞類古橫槊倚
馬之流則公且左挈鐘鼎右提細素所爲千秋之業
又不徒以文而已嗟乎天地生才實難何獨饒於東
吳之王氏而偏注之公弇州兄弟疑亦妬之矣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人多
矣而竟以稱何也古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知當世

如暴民悅唐伯虎盧次樞與山陰之徐文長其著者也唐盧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按其生平即不免偏宕以狀偏乃不廣皆從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江濤政復不可遏滅其詩文與書畫法傳之而行者也畫予不多見詩如長吉文幅發無媚骨書似米顛而稜稜散散過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此予所爲異也然文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被讒收文長亦以牢騷困厄然而其詩文與書畫法與胡公之勲伐至今照鑠不與其人俱往當時鄢趙諸人安在哉世安可無異人如文長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書常三復其集因得中郎帳中本遂喜而校刻之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自郭青螺先生推舉來先生於朝而海內知先生有易註與日錄兩書直指仲衡張公重授之梓流布於世而汝亨因得澄覽其所稱述蓋先生易義中悟錯綜其數一語而所註明通簡切不爲浮蔓足與蔡虛齋先生蒙引相伯仲日錄一書又先生歲時所歷閱身心所磨鍊非若俗儒文字之解與氣鬼擔荷之能

也先生抱朴故不凡自鄉舉之京師得薛敬軒先生語錄而有所開悟以壹力問學余細展其弄圓格物諸圖則淵源於周茂叔之無欲主靜而瀟灑脫落於仰堯夫之堂室所云三欲迷五性證格物於克己而省事省覺息息不放在在勤行斷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即謂濂洛以後一人可也然道同太虛而教者所指與學者之各有所入譬之月月光本無全虧而隨眼力所到歸之見日月而止先生指宋儒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與靜生默認及象山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以爲涉於禪宗而竊竊然辨之余不敢謂然也即如佛老之教與吾儒軌物黑白相反而其微而至者可以相證不可以言傳先生以形爲俗流氣爲仙佛神爲吾儒又詆訶佛氏比之夷狄禽獸此杜祁公未讀楞嚴時語也夫儒者之道修身見世時措之宜先生慨今世制科法敝遠邇三代養士之意欲去科目而僅存貢之一途將舉末法而結繩之令先生而用於世未必其盡合矣嗟乎道無奇亦無無奇近世卓吾老人欲以怪破天下之常而竟以怪殺其身來

先生欲以平常滅天下怪異之習而不免執常而岐其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孟氏有言君子反經而已則吾寧從來先生焉

重刻羅文莊存稿序

羅文莊公因知記八卷明道閑邪壹稟於程朱之訓其嚴闢佛氏比於昌黎不在孟氏闢楊墨之下然昌黎闢佛特破世俗禍福之惑與滅絕倫法之概而於心性之微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未之及公乃按三乘五怪之微渺與吾儒之辨若獄究繩批不遺餘

力自言二十年研極之功晚而證悟斯於修道之教

可謂勤已而此記之外別有稿二十卷爲記序疏文

十之三傳表銘贊十之二詩咏十之四自題之曰存

稿其意固曰是僅存而不得廢云爾而所謂道術人心關切本原之地不在是也舊鐫者沿而至今亦遂不免朽蠹漶漫而不可讀爾孫珽仕繩祖紹文既已繕刻其因知記乃併是稿而重鐫之來問序余作而歎曰善乎羅生之爲是刻也夫道一而已則心一而已謂所知者之非所存而所存者之不出乎所知無

是理也孔子循循誘人博學於文而乃約之以禮顏閔之徒卓冠諸賢而記稱其善言德行故以德爲言本末共貫天下豈有心性外之文詞哉然生未及以是稿寄余未能詳其擬議何似而繇所得因知記推見其指其文之必爲布粟詩之必爲天籟一切著作之必爲立誠修詞而不爲雕繪邪詭之說無疑也譬則人身然有精髓則必有指爪毛髮譬則草木然有根幹則必有柯條枝葉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故幻卽所知亦幻也真則所存皆真也夫孝子慈孫者之於其先人也事亡如存過墟墓則哀見衣冠則著而況於其所存者心精之流托不朽而垂在茲者乎其亡之也善乎羅生之爲是刻也存公之存亦存天下後世所共欲存公者非以文已也讀者以是稿合證於其因知記而公之神全矣

唐侍御史荒政紀事序

今人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古人已饑已溺之心以異也然當其時臨其事心非木石喟不憫然而武識有所封聞見有不及事勢有所難處至不能自申其

心今人遂逼美古人而古人推納溝中之恥遂稱任
稱聖卓然千載余以爲心真則力達而事必愜禹伊
尹之心亦至今在蓋覽吾年友唐侍御美承所紀荒
政而慨然歎服無已也往者江以北淮徐鳳泗之閭
漂水曠旱繼以蝗蝻三災集而方數千里赤地如掃
饑餓殍流移者相載於道土著者已不堪命而山
以東災民又復索索牽曳至縊溺者歟骨相枕存者
生肉相割食鬻身鬻妻鬻兒女者不可勝數其稍壯
者聚而劫掠剽殺有司莫能禁見者聞者莫不摧心

流涕而輒歎以爲無策郡州縣積貯有限設賑設粥
而苦無米有仰屋垂首已耳侍御弗寧也曰江以北
山以東蔡人吾人等命也爲焦心竭智廢寢臥飲食
日與道府州縣吏總總以計請蠲請折發積賑稻五
萬餘石未已也請截留漕糧十萬石不得請動支庫
貯馬價漕折及其四稅溢銀出糴六萬兩有奇設粥
廠分食數百萬饑餓之衆藉以延旦夕命又爲之醫
藥以救其疾病編蓬爲廬以蔽風雨藉草爲褥以遠
溼濕而又爲之興河工城工以資少壯俛不爲劫掠

迨聖主捐同金發粟遣御史東行賑而流民稍稍
散去淮徐鳳泗之民相保聚荷更生之樂而侍御之
肝腎已枯矣鬚眉已稿矣此其心與古人由已之痛
納諫之恥何異向使侍御避好名之嫌恤人言短長
經營封以內而秦越他省稍稍盡其力之可爲而所
不可爲者付之無可奈何民之歟相枕藉更不知
如何也讀侍御疏牒披其圖說蓋人人流涕焉善乎
富鄭公全活青州流民四十八萬戶亦自快曰吾此
舉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矣而韓韶一麻長擅開倉
賑流民萬餘戶亦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可以
含笑入地矣古賢者之真心救民類如此豈惟侍御
哉抑予所居冷曹當是時流民集甯都者萬計嘗不
自量與二三同志請當塗諸公亦相聚謀賑濟諸公
所怵惕同幾得萬餘金而老成却顧者曰分土分民
奈何代爲憂又曰萬一賑不繼聚而不散且爲地方
患相顧咨嗟歎息而罷嗚呼國家任事者之難又如
此余故具論之非敢諛吾美承以告世之君子當其
任者有是心期於必達勿令入寶山而空回遠邇古

人也

樊侯荒政批言序

今夫慈父而當病之子則必求醫檢藥若其身病醫王而逢厄羸垂歿人則必荷囊挾匕循方調劑亦若其身病何者悲體相觸妙法斯起非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也而病者一旦霍然痛定思痛則必悲喜婉轉於慈父之膝歸德醫王追頌其妙藥所生活而思傳其方以普救衆病嗟乎此荒政批言之不可以無述也吾邑自行可吳公以治行高第徵已如失恃

水長

卷之三

十七

之見而水災流行重之以病政當疾痛呼父之時自非我致虛樊公從麗水來撫摩之爲之勤宣上澤身歷部屋議賑議糴若設方劑藥而家至人恤若按骨切脈是病必藥而無妄投則此百數十里五萬餘口饑餓垂絕之生靈已稜稜乎白骨而索索乎荒丘矣讀斯錄者烏得不婉轉悲喜而追遘夫生活所自豈其爲名而市德乎哉雖然汲長孺匡主扶民不止發粟而富鄭公名業亦不止青州之救卽以荒政見樊公而公所爲政者已見矣

聶侯錢塘政紀序

古之君子得民而民忘之若鳥忘於林麓而魚忘於江河而其有所不能忘者則謳吟而歌謠之歌詠之不足則相與祠之而碑之若畏壘若桐鄉峴山民亦有所自致而非以爲報云爾雖然未數數也晚近人情好諛而名爲市上之人甘而臨其下下之人喜而媚其上前後相蒙新故相摧幾乎人尸祝而戶貞珉矣豈其人盡有所相照而成要之文然而情不然情然而事不必然也論其荒址而仆石當其祠而碑之

水長

卷之三

十八

日已如灞上戲矣賈生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余故以祠之不如其碑之也碑之不如其紀之也何者以紀厥事也故錢塘之有政紀也紀聶侯之治錢塘者也侯治錢塘六年而民忘之去錢塘一年餘而民不能忘也日以甚士相與紀於庠農相與紀於野商賈相與紀於市薦紳先生相與紀於簡編山陬之老浮屠氏者流相與紀於香火之宮今其編犁然在也有一非侯事而有一事非民懷者哉侯去而事留事留而精神之與治澤留也前

亭而後師卽後有損益焉而前爲因然乎然可乎可夫孰非侯之遺而民忘之哉桐鄉峴山而後代謝古今不可勝慨而傳循良者金石無敝則紀惡可以已紀成士若民板而傳之以永甘棠之思屬余序余謝不敏且近於阿所好而避之客有從臾之者曰古之師弟窮而言志出而言事以治賦以爲邦以俎豆禮樂可以自許亦可以告人顧其事實否謂何耳何避之有余不能答遂書以弁其端

吳侯輿頌錄序

頌者何美盛德敘成功也輿頌者何衆人公言之也田疇子弟之歌歸美於公孫僑僑衆人之母也凡親民之長未至其國邑其君子實玄黃小人捧壺漿以迎幾幾望德焉一缺望而謗作聃聃胥譏弗可弭矣逮夫潤澤豐美之際則君子相與誦述於堂小人相與謳吟於野驩欣舞蹈頌之不可以已此非能奪其心而浮之筆舌也吾邑侯亦臨吳公幾是乎侯之治海寧兩年耳邑瀕海而民沃苦於上浚削亦復險悍而上苦不易馴自侯之來平停生息之而沃者不瘠

簡法以輔德而悍者馴險者易士服習膠庠而民恬安獄市侯且臥理矣而乃爲吾仁和之民移而載焉此歌來暮而彼之民於是乎深去思矣若詩若文繼繼乎風沚乎與人之頌所以作也儻亦玄黃壺漿之初邪政成而美非市也美而傳非調也以比於衆母不亦宜乎於是海寧諸生某某輩錄而布之而屬汝亨爲之序

吳使君權政錄序

水部青芝吳使君以己未夏初來權吾浙之南關期年得代去政成所爲德於商民甚厚商民碑頌之士大夫相與敘述歌詠其事曰權政錄而門人閭生光世輩以序見屬以余之知吳君也然而君固非能以其政異也關之有政舉山川林麓之殖阜之民而商貿焉輸其餘佐國家之急諸使君所同而吳君獨異者何也凡政之道宜於陽闕於陰而權政主利利主陰者也賢者良多自愛其或陰而陰用之上以陰索下以陰匿而猾胥徂僧恐嚇吹求以陰爲奸網密而智多人各攫其利而利去於商商阻而材滯則賦

謂而上與下胥病故治陰之道莫若以陽陽則明明則簡簡則寬寬則衆附而材集吳君豁達洞朗陽明君子也其所爲樞政大都因材於地因賦於材因所參驗短長大小輕重而畫一徵之無寄訪無苛罰無苟耗以寬予商無以隙予胥會上無庸索下無庸匿中無庸奸明白條達而布之皆陽道也故山川林麓之材盡出而商賈之至如流水舟載擔負人人奉法而贈所欲不加筭而國賦足商民所碑頌而士大夫所稱述歌詠其以是夫會北關樞使者缺借君之重其布陽道而予寬政亦如之甫兩月而頌聲溢猶之乎南也嗟乎天下事以陰晦蝕而以陽明理若吳君樞政可以則已豈惟樞政哉今國家徵兵轉餉度支苦不給而邊方之歛散至不可筭諸識者歎陰之爲蠹則安得顯白平易如吳君者持籌而臨之吳君往矣當事者且虛左而待經國救民之臣吳君不免矣

五嶽遊選序

余嘗言向子平必婚嫁畢遊五嶽名山天道不可知

儻先自畢餘生置山屐何地然則路過名山矯首縱覽者宜莫如余而余僅得五嶽之一所稱巖壑煙霞之勝自吳越齊楚燕趙而外不一錯趾小品小勝飲河滿腹覽王恒叔五嶽遊選真如扶餘國王之海角公孫子陽之井底蛙殊自啞然失笑且余有遊紀如老農話晴雨童子搏黍而恒叔茲編淹雅綜錯聲金礪石儻非契神明而適天放其工拙亦大有筵極矣新安鮑生元則酷耽此趣重爲訂刻五嶽有靈當拜恒叔爲長元則亦應班坐廡下俟余遍遊後提所拾歷披圖而證之

茅薦卿楚遊詩序

薦卿少年不爲詩楚遊百篇自其從侍御史出爲浙川令作也論者曰楚音哀激薦卿爲遷吏意有所鬱結而舒寫於茲茲其際境固然而詩豈待境有哉薦卿爲人沉厲致用苦而得堅苦故思浚堅故骨強沈厲致用故窮其物之所至以畢其氣慮而不爲柔粹靡蕩之習此老詞人所以白首研精而琢盡合薦卿傑然於百篇也篇中如老婦詞卽事詠懷諸什卽真

之古樂府魏漢間人不復可辨短律多蘇州襄陽坦率之致今薦卿以詩模詩漁侵山伐其技未遂至是薦卿釋褐今章丘後謫浙川兩爲令皆畢慮循理多可紀頃念鹿門先生老乞繕部身以歸嗟乎授之以政則達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薦卿卽亾百篇固知其能爲詩人也而薦卿方彊有力詩固未可盡材卽詩可以盡材亦期緩急國家抗鴻駿之烈宣之雅頌詎止與詞人墨子爭雄長乎

錦硯齋次草序

余友鄭應尼自爲南工部有工部詩有錦硯齋近詩又有次草諸稱應尼者不一辭李本寧先生按考工記題之以國工高孩之論古今詩遞變定之以麗顧太初邇本於士衡緣情綺靡之一語俱得應尼之似而余獨得應尼所以似者應尼自未第時余卽與交好其才清上與雲霄俱薄其潔然不停者蟬蛻於埃風塵埃之外其博物劉覽取腴中之雋而揚芬啓秀若棲梧飲露不與凡鳥同其剝啄其於澹遠之旨日涉日深而展筆落紙自得其婉婉夷暢之致蓋體質

元亮而衣被徐庾者孩之舉似方之乎湘君翠袖李夫人步憚余謂應尼自是苧羅美人未入吳宮時與五湖煙水以後不粉黛而豔絕代者已應尼必當以余言爲知己徒曰工麗云爾余固知應尼送之秣陵花草中不復返矣

金玄朗於謠序

世所稱快士脂韋罄折能爲佞士大夫間瀾翻頰舌不且箕踞嫚罵先彊貴而藉口灌將軍令賢者辟色不肖者辟席嗟乎灌夫寧易爲也孔子曰惡似而非

寫本集

卷之三

三四

者始吾不知玄朗以爲流俗人耳旣目攝玄朗亦以爲夫夫使氣卽才高不可近迨余困公車歸從書上茅薦卿讀書而習玄朗者日久觴詠之暇間握手譚生平快心事與千古豪舉廢興得失之槩或呼可兒命童子進巨觥或髮上指語咄咄不休四座爲之爽然及余再過吳門覽玄朗所爲結游一編生平交契具在皆當世風流廓落雄駿之士乃知玄朗鍾情之嗜不啻菖茝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昔者王太史季孺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結襪乃絕意於榮通灌

將軍之罵坐終見志於去就嗟乎季孺歿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詩似漫不經意而雄快剴麗放志成象懷慨筆墨之外酷似其爲人不知其人視其詩不知其詩咏其人以此兩言作金生鍾期可也夫灌夫有氣而無文玄朗直鞭筆使之矣

吳子野楚游草序

壬辰之歲余過薦卿練水讀易獲與子野共事是時又有吳門金玄朗玄朗快士語多爽爽縱酒氣薄人而子野沈絲澁理每遇關情事餐臥都廢或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作詩亦然其麗物近其裁法嚴其語廉其氣注寧卽而完母離而缺蓋程不識刀斗之兵也酒後煙眊調笑亦時時出滿散之韻然不盡爾亡何薦卿以侍御史左遷浙川令強子野與俱浙川楚地薦卿以遷官嘯詠其間多牢騷之氣而子野亦相和爲楚聲旁亡人矣而子野復無事併力而赴之其法律不減於昔而注思彌篤境之所際語忽有神如所謂飄然凌絕頂松下却逢僧據石看流水巖花落澗香及下馬空堦見故人之句漸近自然矣然子野

頗倦游好慕說閒居余讀其行路難十首愴然心感焉薦卿茲以親老乞身子野亦俱歸而吳門玄朗已客歿子野行從農家野老較晴量雨以送日月因卽襄陽語題其楣曰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儻所云酒後滿散之韻於是在矣雖然今昔時也去住境也不有行邁孰知考槃之寬哉遂索子野楚游稿同薦卿百篇刻之

昔謏草序

豫章多才宗侯能詩文者往往而有以余所見淹雅如鬱儀疏通明快如元吉卽才者讓席元吉又余十年前讀書靈鷲山相逢松下者也是時有余宗漢袁履善兩先生俱過從宗漢越在閩海寒暄都絕袁先生已作隔世人獨元吉有緣一再把臂豫章因得讀其近詩疏快如昨而率真與懷倣性而立抑有進焉若廬居草又從支牀臥塊間發其烏烏之聲卽流連花鳥總總朋侶亦其悲酸之內作真所謂長歌甚於痛哭非以詞而已嗟夫天實生才以爲國禎惟宗室才子弟束於制無從奮身功名以展其結約之氣索

歎之對自詠之文自古而歎之而壹託之於詩歌況夫摧心嘔血以寫其哀怨如元吉者焉可泯也余故不醉而序之

陶孝若南北游草序

孝若往荆楚來西湖上余未及班荆授塵入長安余適留滯旅處往往逢之袁中郎劉元定曾退如坐上詩筒酒杯數過從亾間也孝若才致瀟爽與物昭晰而曾貯武庫足以副給讀其詩如駿馬下坂雕弓飛射情至筆俱無鉅釘詰曲之態此宜置金門玉堂雄富木集 卷之三 三七

長詞林而青瑣一片薄游新都何邪然道在則尊孝若詩固已峙白嶽摩青雲豈問官哉卽如前三君獨退如負公輔之望而元定驥伏中郎蝶化余亦棲遲靈峰湖畔嘯侶猿鶴孝若名業政難涯量余蓋覽孝若韻而深去住寥落之感也

十齋堂文集序

余每論古文詞六經爲奧突史漢爲堂皇而唐宋數大家則門戶托焉不由門戶而遽可躋堂以入於室者唯鬼魅盜賊耳士大夫窮年兀兀志古人之學爲

古人之文而不悟與鬼魅盜賊等真可長歎而痛哭也夫空虛悠謬高語玄微以逃於形埒迹象之表非鬼魅歟聲摹字襲竊往飾今以自解其窮敗非盜賊歟此無異故不得其門而務虛聲喝人出此下策耳若吾門人茅孝若氏可謂得其門者矣孝若天挺異才而世鹿門先生業於唐宋大家書旣已咀英吐華又侵淫於三史沿沂六經故其爲文俊韻朗氣湛識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時昔人有言老夫須讓此人一頭地余於孝若亦云雖然不獨文也孝若經營幹濟之略填膺滿腹好奇策知大計如三上許司馬書及去春與余論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奮發語多要害非書生也嗟乎使吾孝若簪筆立朝以文章經世務其建立可量也哉

綺詠小序

綺詠者何友人汪然明從紅妝紫陌間作也陸士衡有云詩緣情而綺靡綺自情生者也萬物之色豔冶心目無之非綺惟名花名姝二者來香國呈媚姿令人飄飄搖搖而不自禁則情爲之縈然明有情人也

今展其詩大都吳姬魏娃長干桃葉之美人及梅林菊圃蘭畹柳堤與高賢韻士相遭而觴詠之趣超而語雋所云情生者也作者謂綺傷大雅濫觴六朝不知應物稱體斯二者爲宜何厭綺乎況乎芳菲易謝美麗不常古人逢落花而興悲歎佳人之難得然明有心諒同之也豈以我輩鍾情目之爲感國風好色比之於淫乎哉覽斯詠者可以羣矣

朱進父飲酒禱詩序

古今人酒德不同如嗣宗放其簡易元亮率乎澹漠

富水集

卷之三

二十九

太白揮之豪達而詩亦因之少陵離愁感憤爲悲壯沈鬱之詩而酒亦因之政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彼意不在酒與詩而酒與詩無非意者所以爲詩酒人之雄以此讀進父飲酒詩所與少陵子倡汝和者卽千載下可見也矧余當其時覽其辭旨者乎因以此想陳思自試之表中山聞樂之對不能不令豪傑歎歎涕淚也

南太史飲酒集杜小序

朱進父用杜子淺把涓涓酒二句作飲酒詩十六首

而南太史子與竟集杜句爲之得三十首兩公俱稱絕調而爲太史更難何者我與我周旋易而我與人相代而竟作我非諧情合體倣性紆才不能也昔莊惠游濠梁之上惠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請以此下一轉語曰子與非少陵者安能集衆少陵之爲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然則古今才子非詩非酒而有所以爲詩酒人之雄者覽斯集可三歎焉

秀野堂集序

富水集

卷之三

三十

始余未讀楊泠然使君詩而見其人瀟灑卓朗煙霧俱豁固知其詩必超已讀其游靈隱味官梅詩靈機爽氣有如其人心甚快之意其猶待境而適者也已得其秀野堂集詩十種盡讀之彼自家園歷宦遊十餘年以來落拓一官境地屢遷而隨境所遭淋漓腸肺風疎雲逸山高水流卽塵埃爲芬香澤畔亦逍遙蓋胷中饒有勝情而瀉之筆端佳句自集不必對湖山友梅竹踞芙蓉石坐古香亭而乃叫號奔踣以赴者也殷璠所云神來情來嚴滄浪謂盛唐諸人惟在

興趣觀乎冷然豈不然哉是知彭澤清遠開宗江右
青蓮豪宕流聲夜郎冷然自江右徙夜郎率澹之致
得豪之興妙有斯集其作祖荒微中興西楚衆共推
之矣或曰時事多艱冷然大業經營方始詎惟詩豪
余謂同此冷然耳有如謝公之忘懷任運捨鼻顧盼
皆寢處山澤間儀則卽詩以見冷然而觀於詩之外
亦可也

震澤詠小序

友人李伯遠常言相人法寧有俗中之雅母容雅中

寓林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之俗每歎服以爲名言詩亦然高僧名衲其至者原
不在詩委巷間人往往誇觚翰嘯歌以爲雅圖窮而
七首見似雅之俗恐亦不免乃其至者自聲而爲詩
如松濤竹籟灑落人間摩詰之爲禪皎然靈一之爲
詩兩者固並行而互映也吳楚間詩僧惟雪浪聲最
噪其詞亮而澤近地所見秋潭有詩骨詢法師有詩
質流澁標霞研情拔俗得詩之姿者不得不歸之壑
公潘景升每稱壑公才秀如青蓮華當令惠休避座
賈島以下何敢進而爭席非但不俗而已

小山六逸序

余與莫公遠山人游最久山人於詞壇稱雄長其詩
蒼鬱孤勁不作諧時語其爲人亦落落穆穆雅不可
一世顧獨向余亟稱其門人葛生一龍年少負儁家
世能詩占洞庭東武山中而葛生復爲壇與其伯氏
一夔結中山之彥若孔君某陸君某萬君某相嘯味
其間稱小山六逸云吳越間薦紳先生聞而高之爲
賦詩咏歎其事而且欲得余一言弁之首嗟乎夫逸
何容易哉蚊蚋終日經營不越階序展騏驎之足一
夕而千里樊籠之鳥飲啄伺人鴻漸鵬舉翔乎垂
天而游冥冥之表彼其中有所授非苟焉而已孔子
標逸民之目至乎餓夫下士辱身放言之行鄉曲所
不道然倫慮清權澤於道德老聃莊列挾玄微之言
遜於天放成毀禍福不得而及後世奇曠之士聞而
宗之故七賢標軌於竹林四友矜名於山澤安仁放
閒居之賦太冲託招隱之篇其他巖棲川觀投紱浮
杯之流不可勝數卽其爲逸微彰殊致均之蟬脫穢
污脩然塵埃之外庶幾仲尼浮雲之想故其人可得

寓林集

卷之三

三十二

而稱也吾不知公遠所稱六逸與此奚若山林之下
行且與公遠爲政夸者以權衆庶爲生自古而太息
從有七賢四友不得而廢然則卽推六逸而進之可
也余老矣不能奮袂鼓枻過從六逸躋躋洞庭震澤
之間儻以余言藏之小山寄語無恙尚及臥而遊之
華嚴徑遺草小序

詢法師與余遊處幾三十年其氣韻沈樸無浮動綺
語爲蓮池師高足苦行不怠已從雪浪師得慧解研
證經義學人皈依之如雲尤精說法華經細林尊稱

寫本集

卷之三

三

之爲明法華間與道侶涉佳山水意到則有詩詩務
深思而骨輕冷任自然亦如其言動不作浮綺態今
世詩僧其才美者往往如詞人豔夸不則枯澁俳俚
以爲家常本色如師挹禪之意而出唐人音蓋少也
余與師相怡悅庶幾支許之好去年訪余白下歸而
病作遺蛻以去嗟乎牙琴悽絕山水清音幸有遺草
琅琅可誦何異拄杖天目延覽洞壑式嘯且歌之日
哉余偶後師未往應爲作序其孫知臨年少亦津津
於詩持師詩卷俟余刪次如墓如泣移日夜不去其

弟子真非輩謀合刻之以不亾師師門風未墜可喜
也

山游草自序

客秋作西山游六日卽屐齒未偏而勝情小愜歸而
憶之又如隔世事抵京於笥中得所舊草游記又如
把臂故人情境依然乃知筆墨之際有功泉石政不
在紀述之佳惡也盤嶧兩山偶以涉足附紀襍味有
談五嶽名勝十洲靈秘而大域中之觀我自嗤夏蟲
矣已亥閏月題

寫本集

卷之三

三

白門草自序

余生平懶作詩尤懶於慶弔泛應之作又不能雕繪
其語及舛異幽墨之思逢山水佳處二三勝侶有以
悅性或有所感慨放其胃懷隨筆行止不復研極吾
見吾拙亦見吾交好寥寥如此而已官白門五年所
作詩汰其汎汎僅得五言古廿二首七言古六首五
言近體四十七首七言律十四首五言排律八首五
言絕七首七言絕八首官下無事無所可見短長卽
此謂之小草可也

東臯子集序

東臯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其酒德詩妙晉魏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歿之際澹遠真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標置名教之跡而意諒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譏昔樵由掛瓢於堯代曾點希瑟於孔席東臯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臯子集宜與淵明集並傳顧陶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余與余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余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吾輩淨眼讀一過其爲爽然勝讀鵬鳥賦遠矣

卷之三

三十五

世說新語補袖珍小序

世說史家者流而清辭玄致似閨秀林逸風流獨擅自二劉披英王何集勝解文之士莫不心賞或苦帙重不便攜舉山陰張肅之鳴琴小暇束而鐫之握不盈掌而名流雋語挾之懷袖當夫閑房縱披朋儕雜嘯卽從橫可觀未專厥美而行路風塵惟幕障面左右眇歎孤悶自撥單車襍被動相追隨纔一挑目而樂衛殷劉穆然如對方寸之間霏霏千古不知身之

在遠斯編之刻爲功亦鉅豈徒云瑯琊之倩妝臨川之小隊已也肅之作令卓異江表而操刀游藝亦復有餘則清談何妨於晉代乎且爲江左諸公一洒之矣

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往余令鍾陵曾過東林寺渡虎谿遠公社竟作牛馬走騷驛之場爲之慨然去今十餘年乃得東林十八高賢傳讀之諸公皆糞壤富貴膏肓泉石心超淨穢之區境接人天之勝令人脈脈心動樞從無階況親承接引妙契因依豈必入淨土而極樂上蓮座而興瞻哉此刻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於棲賢山中尋授梓人余故喜而序之使信奉此傳人人見遠公人人會廬山也余謂樂愚當宜索龍眠十八賢圖附之以傳千載何羨蘭亭輞川哉昔宗少文對衡陽王有言祿如秋草時過卽腐試問學道人此片白蓮花有腐敗不不也

畛茶別論序

古人如陸經蔡譜於茶事茶理甚精具盧仝七碗皮

日休十詠不啻劉阮之嗜酒然未嘗專頌吟德余向
從馮開之祭酒周叔宗山人游津津乎羅吟之賞謂
其澄冽冲漠較諸茶特異開之至手自滌器望氣候
色入眼似雪水入口鼻喉舌清芳莫喻斯稱第一流
兩公栩栩化去而幽人韻士好飲吟茶者亦漸多然
未有特爲論著如箬溪周慶叔者每慶叔餉余吟他
友人所貽似不能敵蓋讀其論而後知慶叔精心吟
妙自其外家天目先生有聞少而壯壯而艾非逐衆
好漫然嘗試使然也夫酒人於酒類有所寄託酣放
符本集 卷之三 三二

而茶直沁肌徹理冷然與之會而已非疑神致一惡
能窮其妙乎慶叔不以余爲候每歲新夏請摘洞山
數十片醉我亦以驗慶叔於所論消長離合如何也

寓林集卷之四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金華守周公考績序

嘗觀漢史所記黃潁川之寬和尹扶風之明察龔渤海趙京兆之嚴毅卓然絕倫顧未嘗耳目其人以爲史氏溢美之言乃若上世遠古行無爲之事神不言之教淳悶淵靜上守其樸下安其俗去漢吏不啻玄水之於醴醴繇今之道將斷然希闊而不可見吾獨見吾友孚卿周公之守婺州也婺負山險其民氣直而悍又半兵子多逋賦之衆弛之則慢束之則易爲亂卽龔黃尹趙安所措其才術始吾未至於婺聞之若縣度焉已而以游三洞遡潑水而上入其境瑟如也其桑麻田野井如也入其庭無輭朴之聲無金矢之入民熾然而進穆然而退閑如也其于諸生若子弟而邑長吏若臂指不繩督而馴不撓布而喻不怒而威不教而化吾若以其身遊赫胥野鹿之世與遠古人接焉吾非至于婺則亦爲今之人而已矣匹何

杭郡缺守御史中丞請于上移婺守守吾郡報可吾杭之民若農望雨赤子望慈母而婺之民萬衆之口啼號之聲上徹于天又若不雨之農失乳之兒御史中丞於是復請之上還婺州嗟乎孚卿何脩而得此于東越之民哉其才謂使然耶學術致然耶抑所謂誠極而動者耶今且以三年奏最考功氏矣上深靜宸居不屑屑爲漢宣之綜覈臨軒問吏事卽一旦勤清問問公何狀治婺孚卿亦不能自言其至考功氏亦何以勞勞列勞績而陳之雖然考功氏不勝課而公之誠可以治下則可以獲上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是爲無功之功功莫最焉上必且召入爲公卿不且吾脩仍倣婺民之心啼號上前徵公之重爲藩臬長海而之開府建牙秉鉞以鎮撫吾浙猶其治婺也浙之民偕婺民長爲上世遠古之民予卽老且朽退歸田間亦終遊于古初而效康衢之歌以進可乎

鄭應尼出守真定序

往予令鍾陵時應尼已舉於鄉詩詞甚俊麗威容與

服甚都予一見心折以爲天下之才美人也及應尼
成進士爲南司空郎又二年予來同官應尼職在城
隍陶冶報政之日金湯增固而埏埴鼓鑄之工精良
不竄銖兩之姦莫敢作則以爲天下之能幹理人也
已而筦庫權蕪關令約風清身無潤膏商賈大悅則
又以爲古之惠人廉吏也予因自笑與應尼游十餘
年知應尼不盡而應尼積其才望果爲當事者所重
出守真定連城數十以壯我北門之勢應尼可謂得
其官矣夫真定古中山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專以

馬水集

卷之四

三

略此淮陰侯信鼓行出井陘口則舉代破齊如燎毛
拾芥唐之強鎮多矣亦未有悍于成德者其形勢然
也國家今爲畿輔重地倒馬一關倚恒山而阻漳水
使守土非其人雖宿兵百萬置將千員天子能無西
顧之憂哉今應尼以其增城浚渥者保障緣邊耕戰
之萌以其司閫守藏者簡稽將士而飲食搔爬之將
必有農狎于野士戲于伍馬騰于槽者豈憂匈奴哉
抑予聞之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其定實禹貢冀州之域太守亦冀州牧也今天子

神靈震疊威加窮髮誠無所冀治與疆者然齊魯燕
趙宋衛之郊飛蝗蔽天民生耗促甚矣天下事漸多
可慮非我應尼誰冀焉若夫行邊乘障之暇悲歌感
慨作爲詩詞以倡將士之氣與昔人從軍出塞諸什
爭雄競麗特文人小技耳我應尼不屑矣應尼之行
故事大司空率諸司有贈言而不佞於應尼在同舍
中親暱獨久遂僭序之

南昌司理朱公奏績序

橋李朱公廣原淑問南昌之三年吏畏民懷犴獄以

馬水集

卷之四

四

空兩臺大吏爲報政天子宜治行第一于是豫章公
卿大夫士莫不作爲文章以頌公之績而門人余生
敬中公壬子闈中所薦士也以予知公深走白下乞
俚辭爲贈出所述祥刑之略與其他慈惠廉潔之概
娓娓數百言予三讀喟然而嘆曰嗟乎世之稱皋陶
者不精求詩書之文微云執法何其過論也夫舜所
以命陶陶所以告舜其諄諄然議獄緩死載于尚書
史記者可謂變通之極矣彼執法者後世疆幹能臣
之事非聖人所宜有又曰皋陶直臣夫皋陶所言九

德直而溫其一耳而并其溫去之尚可謂聖人之德乎聖人之德如此而論聖人者如彼何惑乎慘酷斷擊蒼鷹乳虎之臣自以爲伉直而強附之執法也嗚呼此呂刑所稱佞折獄發聞惟腥者今天下治獄之吏惟貨惟來者多故談者亦嘖嘖以爲奇予不貴也南昌爲東南大都會訟由衆起民瘠而悍介江湖間易爲盜又多彊宗咸聽於李又十三郡文武將吏之品目出焉縉紳先生月旦嚴天下爲吏者往往惴惴求整齊蕩滌之術以自解免疑非擊斷不可而公獨

卷之四

卷之四

五

以哀敬之心奏明清之績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朱君近之矣古今折獄未有精于靜之一言者也而孔壁訛以爲恤則亦漸失乎聖人之情矣公寬而栗直而溫簡而廉亂而敬於皋陶九德克有其四芟除奸慝之外一以長育寧一爲事真惟刑之靜者天子璽書之褒儻卽虞書時乃功者乎昔楊賜拜廷尉以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爲嫌今國家內外迭處伯夷禹稷之任率郡邑高等吏出入居之朱君勉乎哉余生遂巡再拜曰朱先生治行累牘不能載辭刀筆筐篋而

處權衡簪筆之地旦暮間耳先生語焉而不詳何也予笑曰子所述者迹也吾所窺者意也且吾聞朱先生學道愛人深于尚書因與言聖人之道而又何竇以世俗之文爲

湖州守吳公考績序

白雪吳公守明州幾三年政成而以母夫人憂去服闋主爵者念吳興郡難其人移公來守三月大治而合明州之績以奏于考功氏士大夫敬愛公者各有贈言而汝亨公同籍兄弟也其爲氓處吳越間所耳

卷之四

卷之四

六

目濡染公至熟也公材敏異遇事能遊刃以解神識炯炯能鏡別天下黑白陰陽之人而公廉不私有以信乎部之人其在東越東越治移而西吳西吳亦治此已成事諸公能言之余頃從明州得覽所爲公去思撫戎諸碑記公之爲古循吏亾疑也然公在明州幾三年其條教漸較著其興除一切有惠利吏民已見德其稱治平固當獨怪公之來吳興三月耳前此治湖者殊不易或剗斷擊豪強爲聲訖訖若噬脂毒或用長者言稍稍寬韋帶已而改絃急張而卒不得

調倏賢倏否翕翕者之口此不佞所目見公甫治湖而吏若民如明州何也嗚呼我知之矣夫吳越民之姝方不待言也其爲剛柔樸雕蠶靜之習與縉紳操方圓之論所在有之未易繩律也大都俗之汚隆政之醇疵上下相待以成而壹本源于意意操于下則蠶操于上則靜上出于有意之意則紛而蠶出于無意之意則壹而靜必然之符也意生法法立政政象成所從來矣吳公之在明州意行于事後其治吳興也意行于事前何者公所以觀吳興者審矣其所以

高林集

卷之四

七

治明州則意已見矣方公初至湖湖之人怖畏公如雷電鬼神之不可嫖視居頃之公簡敎令布胸懷按錢穀簿以紀之按獄簿以清之聽民訟牒所入而辨白休息之遇士大夫如長老率寮屬如臂指訓諸生如子弟而舞文之吏翫法之胥悶悶屏息如木偶人堂皇之上藹家人而肅朝典金矢不入藏造請不入堂勾呼捕詰之令不行于鄉荏苒嘯聚之聲不聞于野而湖已治矣吏若民相瞿然顧穆然嘆曰吳公之意如此而已矣此所謂不言之化無意之意上古書

衣冠而民不犯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想固然耳夫豈必得斷之爲威而張絃更轍之爲理乎譬之秦越人飲上池之水見垣一方入雒陽爲老人醫入咸陽爲兒醫以診脉爲名不以湯液醴灑而病者霍然矣有觀於病先者矣故曰醫者意也有爲爲之而無以爲上古之化神聖之理也公豈真雷電鬼神也哉計九州之視吳越杯水也移吳越之治治九州崑崙之爲黃河也余請執筆以觀吳公先傳循吏後爲公卿表

高林集

卷之四

八

方子及先生守寧州滿秩序

方子及先生遷守寧州之六年秩一再報滿司銓者請以督學秉憲還先生而上顧若有所遲以重用先生者吾屬南昌二三令謀所以贈先生而無以侈先生明德則汝亨不佞實當寸管之役亨既不文而又以稱說先生未嘗不爲之閤筆三太息也嗟乎方先生何必不卿相亦何必卿相哉先生博物方聞自戊辰起家名進士才望蓋一世諸攀龍附鳳而起者上者宰職次九卿長貳次亦不失爲藩臬大夫而先

生獨浮湛中外兩起爲郎一晉漢中督學使者兩遷
爲州郡守今守寧且六年所海內咸知稱說方先生
則不切轉石積薪之嘆以爲朝家寵新進而略名
碩先生必且牢騷不平傳舍其官而蟬蛻其名先生
不然也不則亦體常而用偶闕目而簡應疎淡自喜
以露賢有負者一班爲孔北海顏平原而已先生又
不然汝亭等仰而視先生之問學則弟子也其後起
而景附則子弟行也且論于先生墓茲所爲標的詞
人卓執循吏者業已二十年往卽自託縞帶以來所

卷之四

九

觀記先生治寧州狀決訟公平徵賦賦額作士士服
習核戶口土田則戶口土田若鱗次而髮數又以其
餘閒品題山川嘯詠觴政俗吏所仇而不能親才士
所狎而不能辦者先生兼之居嘗從先生以吏牘謁
上官某等參差紕漏時有之先生既已談笑辦而又
徐出片語相指點無失也先生之才大而神完如此
卽提挈宇宙操縱方以內事何難乃獨私一寧州久
借寇君哉夫先生以治行卓絕勞苦而功高入爲三
公九列于治寧州無加卽不爲三公九列於先生無

損自有任其咎者耳嗟乎昔人四至九卿甘之如飴
自以爲闢捷一世人之良史題以巧宦之目子文三
任令尹子政十年不調而其殉君報國博文邁俗之
韻千古而不泯由此觀之先生之于寧州出處淹速
何足介介也雖先生望傾朝野主上一旦轉圜念
積榦國家珍惜老成人秉憲持節鉞且旦暮至然某
等二三小子惡敢以末俗所豔矜詡有道之前吾知
稱說吾子及先生而已

仁和令樊公考績序

儒林集

卷之四

十

吏治之難以予所耳目及所身歷則無如作令而吾
郡首邑彌難何者其財賦獄訟案牘所填委與它劇
邑不甚遠而兩臺諸司所臨轄四方賓禮所往來不
不挾情以來挈事而投者若責負然風雨注而髮絲
勞也令七尺幾何左右有午應之而晨光夕陰已移
矣鄉里小民抱痛負疴而集於庭者已如林矣當是
時非手揮目送則膠柱而鼓非流金貫石則泛泛如
水鳬媚乎上而下咨軫乎下而上歟列邑諸侯且望
而若的也美不敢擅而疵先受焉詎不難哉詎不難

哉先是涖吾邑多賢者不能指數近若行可吳公之治仁和精而洽上愚朱公之治錢塘捷而神而聶侯純中則醇而練以達純中業奏最需 名而朱公已入佐銓吳公擢司空郎以去所報功有盡有未盡而皆易於其所難則皆所稱難乎爲繼者迨致虛樊公從麗水移以繼吳公之躅而吏民歡呼擁戴無異前三公抑何神明卓卓踵相接也蓋公才高自天授而衷赤內託精氣副之方爲麗水時公加意田里倉社戶口水利民胥匡以生而推所得與諸生講學論文

富本集

卷之四

十一

士彬彬興起科名未艾麗水古括蒼靈巖僊秘在焉公於中嘯歌賦頌不輟麗水土民方恨得公晚會吳公徵入朝當事者計麗水簡而樊公有餘函牛之鼎以烹小鮮弗稱於是推轂公移而治仁和仁和劇邑如予前所稱十倍麗水人或爲公橫眉而公恢如也取吳公之精而簡易用之其神凝注而不務爲捷凡純中所夙練公披衷懷悉與揚摧而戴星出入者無勅色朝起視事揖見諸上官午出酬客歸卽清案剔蠹理堂下曲直丙夜不少休至達曙爲常輿到與諸

生論文與客嘯歌于西湖山水間不廢也故士服習雅化而吏民相驚詫以爲神無異在麗水時會天降割吾邑歲兩災公裕衣單騎行阡陌問餓者按籍發粟手自批署胥里不能爲奸公宅事可知已公今彙兩邑書三載績於考功氏 天子卽深閤垂拱而考功氏且以最特聞意必下 璽書增秩賜金而終惠吾邑抑或以勞苦功高爲循吏最不次之擢以待非常風勵有位吾邑又不能終惠公未可知也某辱公知頗深邑諸大夫自純中聶侯而下所爲望的而赴

富本集

卷之四

十二

者咸以所難稽昔讓公於是屬于序而贈之
仁和令吳公考績序

聶侯純中幸臨錢塘而撫吾民往者道鍾陵過而問政焉予正襟對曰以純中之沉精密理去某之疎徑遠甚錢塘所居都會鈴轄劇且繁十倍鍾陵也曷問焉凡物無定裁化無常域行吾真畢吾事萬物一體而各有體物將自化曷問焉純中曰不然古者今之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古之爲吏者其無師乎余曰吏何師術二而已循者德掩能而非無能者能

行德而非詘德頴川之和文翁之教西門廣漢之擄
挽其民而除其毒類是也兩者不相師而相映公孫
僑非乏才而管子非寡惠也雖然舍能而問不能者
拙居今而嚶嚶古人者迂惟人有鑑惟德有鄰奈何
遠交而近略前令朱公從錢塘卓異人握銓者也絕
中行繼焉其知朱公所以爲錢塘者必深於余余勿
復言余聞諸父老吳公治平之最其爲德於我仁和
也兼二術而方駕古之人其卓乎純中曰何居余曰
吳公明中而彪外其才水斷陸剗其意淵沉而嶽厚

吳公集

卷之四

十三

其戶口錢穀若干而訟獄月率數百計又倍錢塘也
吳公無畱訟無逋賦無黠吏無滑民無停滯之事無
嘆息愁苦之聲鄉縉紳先生公折節爲謹而平持之
不敢以私再三瀆也士脩文有行者公進而加諸膝
匪其人勿比也蓋英英醇醇有頴川之意而厲趙京
兆之風其卓乎純中曰不敏率不敏而行何益將蕭
規而曹隨豈惟舊令尹之政有吳公在焉而鑑不遠
於是純中行治錢塘不期年大治而余幸釋鍾陵之
肩轉小儀郎歸里中則純中欣然造予而稱曰吳公

吾鄰也寅也師也先生向所稱之鍾陵者非欺我而
更進焉公今且仁浸而法簡矣不敏退而規舊令尹
而爽然失出而矩吳公之治而瞠乎後率不敏而行
其意又若有會焉公今者所陶鑄諸生而輝煌夫子
之宮牆嚴保甲法禁諸間巷之豪叀賴游手六博之
奸民勿有幾乎人君子而戶禮樂且三年有成以鴻
績聞矣主上卽靜攝無延見綜覈之聲然而無德
不酬無實不著近所覩徵天下郡縣入列諸部曹郎
皆民譽也會時而動逢諸銓司缺則必以最著者聞

吳公集

卷之四

十四

舍吳公誰繼吾舊令尹而入者漢吳公治平第一與
朱邑之爲桐鄉千載下亦安得軒輊置也不敏不文
敢以煩先生副墨之子子笑曰向也匪欺則今也匪
諛前朱而後吳且及純中今之視古後之視前一也
班范遙而傳所聞孰與親見行事而載之筆卽不文
何辭乃次第其語質諸純中以進公附里父老子第
謠誦之末

江西叅政沈公考績序

某奉簡書視學江右則沈叔敷氏叅湖以東諸郡國

云叔敷以辛卯舉北京兆第一人余時亦舉於鄉稱同年友自是數往來荅雪間稱莫逆也叔敷故澹于進趣歷中外起家食以蒞茲官保釐東土百度惟貞底可績往拜表入賀則率天下述職諸侯抗疏請寬累臣劉御史光復以恢弘聖度天下壯之復條素所部疲苦如興安崇邑諸轉運便空事議即寢未行而所扶救意已浸淫湖東人之肌髓會巡撫王公以工部侍郎名報政天子舉叔敷治行第一謂本原學識儲廊廟之器有味乎其言之也余竊惟易俗興

寫本集

卷之四

十五

化誠非俗吏所能爲然才之宏纖視乎學學之淺深視乎器漢董仲舒博深天人爲一代儒宗乃推測設張徒聞縱閉陰陽諸務未究厥施以取詆譏至所稱社稷臣如汲長孺守城堅深奉使假便空數引大體慷慨烏在其不學無術也今天下承平久厝火積薪徂于燕安郡國多所縱弛未可以臥而理四方灾疲屢見告滌煩綜理猶治絲而益棼之非沈沈凝遠有識度通達國體安足倚辦爲治乎余固習叔敷爲人恂恂靜墨如處女俱原本家學湛於經術泊如也至

剖晰疑義究論國家大計動中肯綮如指諸掌自起南北曹閉戶遠覽練習典要精于決牘若其天性然所稱量天下人卽臧否不形而淵湛獨至天下莫窺其際予亦間有所否臧相視莫逆惟幾也成天下之務叔敷有焉其在湖東寧惟是興安崇邑疇瘵乃身諸所與輕徭膏用進父老課諸子弟一切善政未易更僕數茲三載考績天子褒公治狀其自大父司空公而下寵綸綍晉階有差猶曰故事有如平臺召對問曩者入賀時所請釋直臣條郡國灾民便空商天下利病曰湖東使者沈某安在寧以置對意仲舒之精而輔以術長孺之重而達以幾吾叔敷兼之天子必灑然易慮措諸海以內何虞官府而釜鬲之絲斯以談叔敷之勳名未艾也余有味乎王公之言矣二三寮友比德以贊事樂觀厥成謂余筆墨之吏不能事而能言屬爲敘其大都如此噫叔敷其亦有相視而莫逆者歟

長興令熊公考績序

古之傳吏治詳矣要以靜奸植民俗革教行而止然

寫本集

卷之四

十六

而一察亦稱明一利亦稱惠不必其兼由百世之後
舉古所傳循良吏上下而等之論者不易定如詩家
之有青蓮少陵俱千古雄霸而良工上首少陵哲匠
椎轂青蓮余嘗妄論之必左禮李而右杜何者人之
不勝天久矣仲尼好學而上生知劉劭志人物而貴
聰明非知與聰明之去學問行事也天而攝人者通
也人而恃天者艱也繇斯以觀神道雅化固非人之
所得幾也整絲絜石何如干莫駕馬致遠何如騏驎
遲捷之異技則人之不勝天久矣予以是窺壇石熊

寓林集

卷之四

十七

侯之爲長興也予非能窺壇石蓋遠以窺古傳記近
以窺諸郡邑還以自窺五年間所以治鍾陵者而乃
嘆服侯之爲長興也鍾陵侯梓里予所治信心而疎
理術是侯所親見古人遠不勝論乃近之爲郡邑長
者一察一利易易耳捷者不必遠遠者不必捷強弩
之末與整絲之勞等矣慧而捷捷而遠則孰與熊侯
也予所交游多苦雪間人往在鍾陵友人朱君采侍
御輩每書及予必誦侯高才惠政不置口予笑曰夫
夫豈部民而諛之人也旣而詢諸道路歸而歷詢諸

鄉之人則無不人人誦說如書所稱也者問賦則牛
車而擔負恐後矣問盜賊幾乎門不扃道不拾遺矣
問訟獄則庭無留牘圖無宿冤奸民重犯法而輸款
赤矣問士且彬彬興文學而脩檢押矣而規漕兌定
徭役建書院百年之利永世之澤無所不盡飾而革
當然而侯未嘗聲着以歛縱智以舒市名而急上知
矯情而獵下譽也其朗如鑑其發如機其止如匣劍
其行如建瓴之水三年而化有成其神道之爲乎聞
侯且以餘閑勞來阡陌課農導俗畫溪三箬山水之

寓林集

卷之四

十八

間結勝嘯侶鳴琴奏雅若無所事事然者嗚呼豈人
力也哉千吏則古中牟單父也其於詩家猶青蓮也
天授之矣人不勝天世所稱神明卓異而有越侯上
者乎昔光武詔褒密令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侯治行固當其時然名與賞非豪傑之所覩心也今
國家議論朋興而民愁苦天災地異所在而聞似非
泰和清寧之象 聖主儻傑然開悟願得天授之才
調御當世駕馬輩烏乎先之壇石勉矣始不得久借
畫溪三箬間矣

江西左布政王公考績序

古今辦天下大事匡世長民未有不以才者也孔子俯仰虞周之際咨嗟才難而其夢寐不忘周公之才春秋衰季及七雄之代王教殘缺士各以權術智略相凌軋於是聖門標小器偏霸之譏而後世腐儒因之未徹誠正之用而國事士氣至於委弱而不振管子天下才也孔子亟從而仁之今其書具在其內外安攘之略三代以下謀臣智士未能遠過也國家多事之秋需才甚急如洪流之仗舟楫傾履之倚梁棟焉本集

卷之四

十九

儉歲之望倉穀而議者猶以簿書期會進退唯諾東天下豪傑之用其能濟乎左方伯崑雲王公當世所稱為天下才者也公天性警敏而學術淹博通古今經世之略其衷皓素曠朗而先物觀理逆事觀歸無所不被其肯綮起家中秘轉水部郎以清操聞啟歷閩南荆楚之間所在除戎治賦江清海宴督全楚學政文士興於雅化有振衰之功閩楚士大夫至今誦之已參政吾浙備兵杭嚴進而臬長又進而藩伯前後凡七年中間大議大獄大災患公所仔肩不愛

肢體所興除幹濟不遺餘力而卒未嘗有補綴生割之勞與苟且調停之術手揮目送水斷陸剝無之而不底厥績康兆庶此汝亨所目擊者也今移而江以西又兩年矣公論宅屑瑟諸務應手而給江右賦役繁重而地寒儉所需惟力作粟米戊申以來又歲歲憂瘼諸郡縣漂沒流離之苦無日不見報救荒之策束手以措而大司農催餉之檄紛下如雨最難鉅者尤莫甚于宗藩祿米之不給公隨方議恤民無此饑讀公傳書所為積貯興發精覈之具甚備所謂上宗

鶴林集

卷之四

三

藩八議其澄綜汰覈無餘法又請畱贖稅之半以濟未編祿米之窮真所謂良工苦心巧婦炊飯洵如所言設誠而行不加賦而用足旱魃水潦不能為害三楚之民可安枕臥可以銷奸萌享百世之利此又汝亨所目擊者也世所稱天下才何以踰公今中外多事遼藪危急天子宵旰靡寧大司馬憂公兵大司農憂公餉徵輸不前智勇坐困襟肘已見彼機愚私憂何益成敗藉令即推轂公入而借箸出而建牙移所以備兵閩楚者施之將帥移所以積貯江湖者施

之糧餉移所以裁酌宗祿者施之軍需之緩急事核其可人量其器信賞必罰斷而敢行其于安懷之略宗社生民之計樹當世而耀來茲卽管敬仲而在疑亦何以加公公之爲方伯三年考成於太宰政當其事會則非汝亨之私言恐 廟堂之上蒿目時艱屈指天下之才辦天下事亦必無有能舍公者矣二三寮友於公之報績例有贈言以屬汝亨文詞蕪累足重輕公竊感時興懷而計數天下之人以爲必出乎此也于是乎書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郡守王公考績序

郡守提封千里比古者列國之君位望甚尊而環郡民奉而戴之相與號爲公祖則舉郡億萬人而孫子之又甚親也 天子置守意固曰予之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云爾而能者挾其尊以威稜其衆民鷹虎視之弗親也其或務煦沫託於長者觀顰屑屑而甘臨之類慈母之畜敗子又何賴焉善乎漢宣之稱良二千石也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曰平與理則何驚衆立威名

爲平者有不平理者有不理則嘆息愁恨之心作而親者已疎矣吾杭固海以內大郡振吳越之會爲十一諸侯長不可謂不尊所承宣教澤自中丞御史臺暨藩臬諸司遞而注之于羣縣吏勿溢列郡其歡愁詠嘆之相關亦甚親已而爲之守者殆甚難自昔李鄴侯白刺史蘇學士諸公卓絕千載不具論以予初爲諸生時所見韞庵吳公其溫良恭儉若穆風甘雨士民至今懷來詠歌勿絕庶幾乎平理之効而他賢者清惠嚴毅亦各行其所至集而紹之則公如吾同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年暮夢王公公慈祥懇惻而介然不移自性生所從經術問學濬長其天性非一日而於世務民情如此之爲歡欣歌頌如彼之爲愁恨嘆息不啻若疴痒之在躬而水鏡之在物故其爲吾郡三年細者毛髮隱者肌理不可勝指其於訟也勸令休息不則詳爲推見以輸其心各頓顙去而已不爲金矢入也郡民多荏柔易使偶值豪大猾數輩公凜凜奉三尺持之古威名吏不逮而論者欲加之法以上公又屹不動也于文學諸生不過爲疏數教之以禮義迪之以稅文

子弟畜之耳念水旱之後民無蓄積而習靡泰綜財賦恤農桑惟謹而躬飲水已矣若然者非所謂政平訟理居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者耶且非獨親民也衛指揮使輩爵萬戶與郡幾埒而所爲軍政若屯糧操運兵器捕緝之屬俱自郡守列上狀始報可則若仰息焉往郡公或落落遇之甚則隨所憑藉爲上下而公壹遇以禮讓逢所任使稱量材品而上奏狀不苟校也以故諸衛帥人人自以爲得公歡而不萌倖於所不可得則公之親什伍猶編氓而俞胄猶寓林集

卷之四

主

縉紳也豈非明德之盛而平理之極歟今上卽深居不召見問吏民疾苦而綜覈之課不減漢宣公親民政理若此銓曹業推公副外臺未得旨而考功氏復以其最聞公故嘗爲邊郎有聲上詎能僅僅增秩賜金如常使若漢郡守卽以異等人拜公卿以風厲在位不爲過也指揮使趙君某朱君輩俱受公知而右衛張子震尤以新進深荷公鑒拔乃從于乞言爲贈予亦何能私公夫亦虞吾郡不能久借公而實書所見以備他日傳循吏者毋墓古而卑今公其

昔焉

仁和令亦臨吳公考績序

今區宇郡縣吏奉國家考功氏法三年列治狀聞而上下之其最者入筦銓衡錯列省臺懸然有公卿之望然不踰循良卓異兩端余以爲吏亦無它殊異夔絕其循之最者其卓者也太史公有言奉法循理足以爲治班掾所稱引多廩廩德讓君子之風夫曰循曰讓皆聰明自喜務僞聲奇跡者之所不屑而談吏治者卒不能軼其上以余觀我亦臨吳公豈不然哉

寓林集

卷之四

主

侯以進士高等出令海寧海寧大治已調我仁和仁和亦大治侯非能事事洞察人人霆擊之也大略侯抱冲而宣慈褻密而外寬卽事觀理卽理立法而事固已理矣邑固已治矣其興除條規之小者以論海寧之貢賦錢穀系十餘萬吏胥習爲奸而地濱海民刁悍後法棄禮義出沒海洋羣不逞往往而是侯曰非嚴法重罰不足以爲治而重罰之爲害甚於嚴法者爲銀米便民之法而南糧裕爲專責糧長皆名之法而漕兌清覈徵收追侵隱而吏胥洗手訪惡慰懲

訟師汰衙蠹而良民安枕暫巡緝而鹽盜戢足嚴議
汎而通番汎洋之大豪猾屏氣而不敢動於是乎輕
刑簡訟與民休息日進父老而教諭之一切背理傷
化者有禁進諸生而課督之文章之理性命之談津
津嚮往而不劬濱海之民若怙慈母凜嚴師樂恬熙
之軌遷於禮義而重犯法侯坐而治之晏如也會吾
邑周侯以 內召行民皇皇若失中丞御史臺使者
固知侯賢以爲非吳侯不足嗣周令慰吏民心乃調
侯至侯固習知仁和士民以爲民心等耳其理與法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等耳邑居省會爲紀綱教化晉被之地善良之民比
戶不減卽有滑吏奸民舞文狎官府亦不加於海寧
其同者吾移所以治海寧者治之其異而同者吾幸
承賢者後業已事爲之理奈何博創建名而紛更之
爲惟稍稍異者習久而狎爲之約法申飭俾民無數
而已故自下車來錢穀之清理獄訟之衰少善良之
恬宴而才悍豪猾之姦斂手奉法無以異也其父老
之教諭諸生之論文談道彬彬興起亦無以異也雖
所居輪蹄之繁事會之衝十倍於海寧侯則徐而應

之若簡若僻無厭弃勞苦之態以侯所治二邑狀比
長絜美吾不知視古者文翁之雅化次公之寬和仲
卿之愛利何若寧不庶幾史氏所稱奉法循理康康
德讓者哉頃者邊疆多事徵調四出民不安其處士
大夫多上殿之爭考功氏行奏侯績設 天子有徵
召偕周侯入補銓衡省臺之缺倡導有位以其循者
安利民生而以讓者銷士大夫耿特兢勝之氣天下
之事固不難爲也侯得無意乎哉亨非能爲諛雅習
侯之深而鄉進士某某君輩與兩邑之士民皆服習
侯知某之不能爲侯也相與次第其事屬爲文以投
之掌記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郡司理孫公奏最序

今國家所稱法司內則司寇大理都御史外則巡按
御史觀察使與郡司理而司理綦重何者凡郡國大
訟大獄有所平反惟御史得與 天子爭之惟司理
得與御史爭之而後以其成質之內庭無不報可且
非獨法而已凡郡國有司所以奉三尺糾萬民其清
濁賢不肖如涇渭黑白至以等御史得以辨論激揚

之而無不履案于司理以爲衡司理所持御史不能奪是司理不獨與御史埒且與司銓大吏相表裏故曰重也司理一溺職卽郡有司重足而下民受其敝此凶論贖贖汶汶伺上官意旨脂韋世故卽淵察繩糾以擊斷爲威又不然以直清抗厲爲名高若建鼓而求凶子於中必有所不衷於法必有所倚亦有幸而以最聞考功氏所高等有道弗貴也予蓋深有意乎子齋孫公之司理吾郡夫所稱郡司理之重列郡莫不爾而吾郡居都會凡有司所讞決十一郡之寃

富林集

卷之四

三

苦樂利皆仰息焉自中丞御史觀察使諸道無不下之理重之重矣而公當之屹如也坦坦如也凜如也以予所耳目何論一閱之市一夫之辜卽豪大姓觸忌諱自擇法網上所欲縱而公操焉上所欲苛而公弛焉上所欲調停上下而公平焉郡有大役大利公以爲肩若水旱錢穀山川土田公以爲籌量臻厥成而宴如也郡吏多賢者公開心胃與之膠漆小不便則茹而含之甚者乃案之有奸蔽智窟公不難鏡燭而又未嘗以一切桎梏之也有餘閒卽進諸高才生

講稅論古今而道德光華之彥至乎是邦間與之委蛇湖山以蕩滌其塵氛屑瑟之氣三年以來政平事理民懷而吏畏之始乎穆穆繼乎醇醇自昔之稱賢司理者無以逮也以公今日理郡刑稱法考功氏項以最聞異日者殊格超拜闕下有大議進而與天子爭卽今日之與御史爭者是進而爲天子司銓進退百官黜幽陟明卽今日之辨論閭郡九邑官材者是公名業詎止今日之爲理冠冕列郡已哉前有千公不寃之稱後有裴王清通之譽此理之常公所

富林集

卷之四

三

自有子烏得以託好于公爲導諛之民哉諸邑侯相率徵言以爲公頌敬據耳目所覩與胷懷所欲吐者率略其語而投之諸邑侯以爲足當公遂欣然載其語去

江西叅政劉公考績序

天下材能中庸之人觸眼而是公問與波上下卽其雄者顧盼如意相持乎手揮目送之捷爲中人之所驚或沈沈者流外設其鋒以與世周旋物至而應無忤逢能者抑其氣悶然莫與之爭顧其中有柴樞焉

有時乎露即悍健者亦莫之改攫若是者皆余所俯仰恍惚一以爲高山一以爲深淵竊附孟氏姑舍之指惟夫靜而正動而方確然不易而天下事付之淡漠以理而未嘗有一物焉柴立其中中央余游於天下士大夫多矣而共人不數見乃今見吾友乾陽劉公公吾鄉越人也西湖之去鑑湖盈盈一衣帶水相慕而不相識迨公參藩江右余始識之始以公爲嚴冷人也繼知其爲端人久而與之洽公於人肅然而不可親亦復煖然而不可疎其於事也循理而守之不可

富林集

卷之四

五十九

絃而直不韋而柔所治四方輶軒郵傳之使公毫不以徇而無昔賢苛察之名應過卽無所事事而公亦不覓事逮方伯王明初入而述職公代爲理其持牒而投與按賦而索者如棼絲公一一有以給之有不可者爲之論不可望其容益如登其堂穆如也荀子有言欲觀千萬當知一二夫一二之爲千萬也審矣公之官東粵官東魯官南閩可模索而知之奚待問哉余與寮友魏禹欽談及公禹欽云余亦知公之一二公督學山東後幾十年東之士紳有未識公面者

誦其朗鑑絕私謁不去口其分參吾閩建寧間有白蓮教聚數千人幾爲亂公偵得之談笑而解散其黨戮其尤民用以輯僉人不便者反指以擲檢公而幸其還去公絕口不言也公豈非庶幾古之有道者所謂靜而正動而方者與余性喜動而樂公之靜余作止似圓徙世或狎予而徇範公之方相視而莫逆吾以爲可親而不可疎者莫公若也公頃以大參奏三年績報於朝考功氏按國典稽乃績得封公三代如其官而公之節鉞樞筦之日亦不遠顧余不以

富林集

卷之四

三十

羨公而羨公所以致此非世榮之籍而聲援之資也余每言賢者之服官有外炫赫而中慚負俗之所疵而吾泰然有無不得者此非考功氏所得而及也然則此舉何足重劉公哉昔胡文定嘗稱李文靖澹然寡欲王沂公凝然不動吾合之以誦公可乎二三寮友聞余言相顧嘆曰吾輩知公莫能知公之微如子言試書之屏以俟異日者如覲公于鑑湖之上

廣東左布政潘公之任序

鵬江潘公自江藩右方伯擢東粵左轄以行二三寅

長應有贈遺故事備言學使者執筆札之役以委某
某公能辨又夙敬事公知公深匪敢以諛辭飾說進
也某嘗輯古廉吏傳以爲三代而上人功穆淳悶悶
然無解降而未世遭混濁之末流標尚清節而廉士
乃接武起代有聞者間常有所評論謂廉而弘道匡
世補民益主者上也能職者次之束身又次之然有
清凜而詘功業者矣未聞濁流而烈士君子之林樹
立鴻駿者也某記爲孝廉時公權關武林畱萬金藩
司絕不以自潤世僅曰此近矣矣束身者云爾已以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司空郎推銓曹長所著十議皆曰禁饋遺嚴請託歷
司勳考功郎惟賢不肖是視剔奸蠹始盡乃知公貞
廉以治身即以風厲當世澄羣吏之流品功上行矣
已不難以考功郎堅請外遷于是有豫章郵傳之命
官郵傳者第曰遽廬過之而公所爲奉簡書節裔裁
約期于蘇民困肅冠紳之體而止繼以憂奪公何吾
潮幸甚起公觀察潮以西備兵嘉湖嘉湖賦役繁重
之區小民困生產而奸豪肆出卒未易禁公殫心力
爬搔之所興除不可縷而尤莫鉅于行通派之法蘇

勞民清積蠹貽百世之利讀其所調上劑下諸規畫
真咯咯乎嘔肺肝而出之也居頃之按察粵西所撫
摩黔首簡靖調劑之法一如吾潮而豫章人幸甚又
復終借公爲右藩公之清風惠政儼然如昨吏民見
之不寒而慄不溫而煦不聲色而諭是弱兒之怙慈
母也未數月復以轄東粵行矣諸吏民卽欲攀呼借
之而不得二三寅友於是舉杯酒祝公而因相顧咨
嗟嘆曰甚矣士君子真心濟世無所之而不願以爲
長譬之江海之流沃土瘠土皆分之以爲腴東粵之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民之仰沫公與潮西粵江西之民等也夫粵以東
邊南海古百越五嶺之地海舶鱗集山隩多姦充隋
唐五代以來史稱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愁叛妙選清
吏以鎮撫之今其遺風未殄而山海間鯨波蛇窟多
伏可憂主上南顧以簡畀公以公之廉幹出經濟
於以蘇疲瘠汰貪墨不難以身爲表率羣吏奉法
謹安枕徭夷凶奸萌五嶺以南載德雅化徭獫之西
潮今之西江也則而效之無有窮紀保釐之澤豈惟
楚粵公所爲弘道匡世補民益主之業豈有極焉是

役也公不將與山巨源吳處默縣絲酌泉之風相干載乎哉公行矣諸寅長授某筆札之役次第之以投公如此

贈路府長史鑑溪李公序

古諸侯置吏悉如天子而獨無公孤師傅之官蓋其嚴也漢爲置丞相黃金印自七國反乃去丞相曰相或稱傳後世有長史又有上佐典籤權與相等而長史之名相沿至今明興稽古建國分王諸子割裂戎馬之地祿萬石得發兵征伐雖有貴彊相莫得而彌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縫焉後乃漸割諸侯王惴惴唯謹食租稅冠遠遊王而已矣故長史之職易稱號爲冗散若夫梁孝之親東海東平之重雖旌旗警蹕平臺複道莫敢踰越而志崇意廣等之諸藩懸矣故長史之職莫難於親王路簡王 天子介弟 慈聖大皇后愛子享國長久無纖介過上聞雖簡王之賢非梁孝比而長史李公凝丞輔弼之動有不可誣者及王蒙世子幼在襁緥妃以內主攝國事主少國疑古人所難而李公獨端笏而鎮之官府內外安於覆盂上以慰 天子而

聖母賢王之靈亦怡然於地下此豈聲音笑貌挾數任術之可致乎吾聞古諸侯吏田叔韓安國王吉諸人爲最李公之忠靖豈媿也哉特幸遇賢王遭逢盛世無事以見其奇耳昔周文襄公起家長史致身台鼎爲一代名臣而近世疎遠骨肉一遊藩邸終身不錄此亦奉法者之過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特從廷臣奏許隨才拔用賈生之名宜自李公始李公勉乎哉吾見前席之日不遠矣予友鄒君鼎元以府僚獲佐下風感恩報德索一言爲贈而疇昔鍾陵仰止高

寓林集

卷之四

三

獨於是乎言

贈順昌令李公序

悟初李公振鐸鍾陵將彌年而予以墨綬至又三年而公以才行高等推闡之順昌令去予與公周旋久不忍別會促促從計吏後不及爲公脂車秣馬歌驪駒而爲諸士歌青莪之章以祖之相饗嗚咽若黯然無語者旣而曰公行矣何以教我公曰必今之是而公之非必古之是而公焉用問予逡巡謝不敢則公復嗚咽顧不佞何以教我不佞曰必古之是而又焉

用間者公是也夫網罟多而魚亂於下網弋多而鳥亂於上權使智術多而人民亂其間率性爲直任直爲質質實爲真慈母之於嬰兒也而有二三乎民愚也神也三代所以行今爲烈矣蓋予日聆公之咳唾析肝剖心罔有貌焉進反作止惟意所循是則是象二三子以有以飾情浮文應者入而事吾先師之廟燦乎其宮牆也肅乎其俎豆簠簋牲帛彝樽也必誠必信惟寅夙夜羣子弟馮馮翼翼罔不率俾有司者存亦罔有攸斂皆予所習公者也夫無貌言則質言

雲林集

卷之四

三十五

無浮文則質行畏聖人則質事質則真真則行今之民古之民也鍾陵順昌一也公往矣毋貳爾心而民將是馴而政將自平又焉用詹詹者網罟繒弋之智以與魚鳥爭哉公聞而解頤曰是近余者也雖然請益之不佞曰子與氏不云乎至誠而不動者未有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所仗信矣貫金石蹈水火皆是物也質常則立質變則通膠柱守株壹以是窮焉貴質公於是頽而去甫下車而順昌之民見公如嬰兒之見母士大夫見公者謂畫畫然見古之人也居於何

草野之間有橫目者以白蓮爲市實繁有徒官攫之不得將赤其眉而黃其中閩幾弗靖將聚而兵之公蹙額曰吾質窮矣黃子有言抑仗信之日而通變之會也於是乃挺身入其營若子儀之單騎推心腹論利害而是羣不逞者相顧投竿解劍稽顙就縛而諸見脅者若脫釜之魚解樊之鳥翩然以往公乃輟然曰是誠無用網罟繒弋者爲也閩之股恬然不波士民咸誦公忠信以爲冑俎豆以爲折衝賢者相驚服嘆不測則僉曰余以李公之於鍾陵爲文翁之蜀也

雲林集

卷之四

三十六

而智慮其於閩之治爲龔公之渤海乎哉黃子聞而喜曰公質徵矣公治且成矣誠則動動則變三代之行也而今爲烈矣以余之有徑性偏心無能於世俗之法也將以公爲著蔡於是書其言遣隸子弟寄贈公

澗江叅政蕭公晉按察使序

今之仕宦逐逐而營詹詹而察者皆是也亦何所救於世顧亦有彊察捷給之材深若淵悍若鷲舉天下盤錯紛囂之故以足爲難世推爲千人之雄然名爲

尸躁爲君則其中不恬今夫黃老者流儒者之所黜也其言無爲自正清靜自定未始不與吾師居敬行簡之旨相參合而世有小材察智欲強而返之游於其津譬猶驅末法而還結繩之代何者中不恬也中恬則靜爲君而事自正而物自定吾僅見吾九生蕭公公天下之才美人也當其爲中翰猶曰處無事之地而鎮之以樸已而給事黃門一切議論正言與天子爭是非海內瞻望風采峻於泰嶽余時入長安時挹公眉宇公毫不以名諫議自爲崖異久之掌銓者從朝望且推轂公列京卿羽儀巖廊一時功名之士執故事論內外補者若聚訟而公三四自請外補恬如也縉紳先生咸服公量有寵辱不驚之風於是獲借公重叅澗藩臨金衢之間三年公才高而不矜經綸盈腹笥而出之以恬大者如軒永康之亂民息東義之盜藪清浦江之帑藏馴太末之青衿皆察吏才士之所難者公不動聲色舉紛囂盤錯而措之覆盂頃余赴乎卿周守三洞之約入婺州見公之民熙熙如也小大之吏稟法貞紀凜於嚴師而披衷欵輸肝

膽以相煦猶睦友也則余若遊化國焉俄而與公探水壺上朝眞盤桓於羊石鹿田之間公舉杯韻詩灑墨花而撲霞氣則余又若從仙侶而逢至人焉無他故一恬則無所不恬案吏牘之與遊仙源等也亾何而觀察吾澗之命下公官加崇地加廣中恬而靜爲君則猶是蕭公也則吾全澗之萬靈在公春風化日中無異其爲發衢之民也又何疑乎今天下士競名心乘人而鬪其捷朝市之間爲豕牙爲鹿角爲陰崖棧道識者不勝江河之嘆有如公之靜恬入秉朝憲而佐國鈞寧一天下之氣而瞻其欲儻所云事自正而物自定豈惟吾澗之士民游於公風日之清霽乎哉公今去婺州乎卿率其僚屬某某徵不腆之文爲公觀察賀余推言公始末附於知公之深者如此豈其先黃老而後名法抑無整吾師居敬行簡之旨不與世之小材察智同趣舍庶幾它日信余言之不佞也

江西布政王公擢巡撫山東序

帖雲王公以江西左布政使奏三載績二三寮友以

序言見委某慚無文偶舉所明上引周公中稱述管子天下之才以方公謂匡時救民之業必出乎才大而後濟友人從傍謂才之爲言似偏以誦公余曰非也才者天地之大美也夫虛僑莽宕非才也抱經硜子子之義無關於興亡成敗之數以補民益主非才也且孔明何如人而隆中自比管樂才何容易亡何王公述職歸 天子眷然東顧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山以東山東齊魯之域管子之所治也余因笑顧友人聞作詩有詩識余文雖鄙拙亦似有文識

寓林集

卷之四

三十九

焉雖然非識也地有所宜才有所通嘗讀管子書而知之夫當管子時諸侯多沈亂不服於 天子中夏弱而四夷憑陵已而大功十二兵車不以伸威夷狄賓服諸侯一匡之烈流聲千古然而管子非求之外也其言以愛民爲主以用人爲務以勤農桑爲業煮鹽鑄錢爲佐而嚴法令以畫守除戎器以待戰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出乎境自處其富厚強固而乃可以得志於天下故曰事有所隱政有所寓作內政以寄軍令斯管子之妙用令天下莫吾窺而坐握其勝也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

今之山東故號齊魯世以爲主上神聖威爽四海其臣六服承辟無諸侯沈亂之事可以世世亡恙亦烏所用管子爲而邇者建酋內叛西北諸虜殊騷動不靖山以東地隣遼左登萊通倭奴時有波臣之警而東南漕粟百萬扼咽喉之要又當郡國大荒旱人民流移之後彼不靖者不減南楚之悍而北狄之強廟堂之上推擇計安信非才若管子不勝也於是舉以畀公公之作用與管子同不同未可概顧其遠識瑰才所敷歷荆楚閩粵之郊與某所親奉綱紀於吾瀾於江右間者大略焦勞萬姓炯炯乎燭事於未形而鯁鯁乎若救焚拯溺不少置其愛民意同也所部文武將吏犁然量其材器而置之用彼鄒魯之儒行可表而淄青臨濟間椎標探丸鬪雞走馬之俠可駕而策豪傑之士必有應者人固不乏用也東土止樹菽麥大半耗於荏蘆蕭艾無復疆祿度公所拊循其民必勤農桑之業可次第植也鑄山煮海之法卽不盡恃第毋使白徒奸魁得盜爲利今之保甲什五隸各郡縣卽航里連鄉之制而內政軍令者之選可守

可戰不難飭而振也以公之才按管氏之法而輕重
布之山海之間屹然據天下之重而壯遼左中堅之
勢將吏用命而兵不煩募天津之戈船似堵江淮之
漕輓如雲而餉不虞匱郡國旱荒流移之衆莫不樂
生而殉公家之急何憂乎西夷何憚乎北虜何虞於
東倭哉今夫紆紳緩帶從容談論而張風紀式羣司
之政療目前之急中材之所驚也慶民下士固內安
外破習俗之文法堅牖戶之完策非識時匡世之傑
吾知其必不勝也昔人言善用周公之法而鎮安全

萬曆集

卷之四

四十一

齊制天下者無如管子子以爲善用管子之法而鎮
安山以東戰勝廟堂之上者宜莫如王公然則公安
能搗手而讓當世之賢謂保釐東土有出公右者乎
詩言四方爰發文武維憲吾黨二三子所引領望公
以榮施於天下文武憲之世倚治安天子所托重
中樞外筦豈惟東哉敢再以不腆之辭附於識卜之
小術以爲公券

仁和令樊公權司寇郎序

致虛樊公治麗水歲餘大治麗人德之相與尸祝公

於括蒼之峰已司銓者謂括邑簡不足當樊公移而
治吾仁和仁和士若民怙恃公四年深於麗水之人
也而司銓者謂太勞苦公徵拜司寇郎以行士若民
攀臥而呼號之不能得則以謠以訟以詩賦文詞進
而贈公者衆余若自致其長歌之悲云爾而姻家鴻
臚顧君某出公門謂某知公深則何得無言某曰固
也不知而言謂之調知而言違於衆謂之謔同于衆
謂之比周父母之怙其子與子之依然黯然於父母
之懷也不言而已至矣顧君曰不然情深於不言而

萬曆集

卷之四

四十二

文載於有言吾子號能文者也史遷班范不傳循吏
乎哉且子言公與古之人行事奚若某曰古之爲吏
者不必其同也循若桐鄉能若鄞異若中牟今之人
皆豔稱之要以折衷於聖門則昔父無能聲而武城
無殊績惟是學道愛人而文章之華潤澤吏治溢於
絃誦後世人莫及公當東南之衝兩值水旱災上官
所倚下民所盼撫摩稱循裁決如流水稱能不爲赫
赫惻惻之聲而士胥誨民胥匡不異而已見異然吾
不以稱公蓋公才高而性樸真篤信學道類游夏故

其愛人之澤流於其不得已而博雅多文游泳於張弛寬猛之間若讀齊魯曹魏之風而節宣之爲教令吾邑卽繁邑乎公所爲絃東魯而範西河者意津津然未易與世之俗吏語也顧君愕然驚起曰然則司銓者何以不超拜御史臺給事關下而司寇郎爲余笑曰君重臺省而薄司寇郎耶丙午之役與某同徵拜御史臺給事黃門者若而人能者任巧者辨拙者避而國事紛如也嗣而起者濡軌金馬門兩歲不得展而玄黃之戰未有已時天下有道幸主上明

爲本集

卷之四

四三

聖懷然覺悟公卿輔弼之臣主持正論而迴元氣如樊公者從司寇轉而司銓佐冢宰進退天下之人其愛人造士無異於今之治吾邑未爲晚也卽不然唐虞之世亦有孔壬讒殄官府朝野之間萬一有大議大獄起不測公卿未能決求所謂學道多聞經術明大誼如于廷尉雋京兆其人者行當屬公公名業當鼎盛於世而謂司寇郎之出御史給事中下耶顧君歛容起謝曰某也淺闇未聞道知公之爲吾仁仁父而未知公所以重司寇郎者也請書之以爲公贈

又

致虛樊公以進士高第出治括蒼之麗水已移而宰吾仁和益大治後先若而年政成以治行高等徵入爲比部郎士民悲其去如失慈父母諸薦紳大夫都人士二三父老相率上書願借寇君一年不然亦乞稍須臾爲編氓平停役永十年利不得則相與謳吟贊頌以寄其控額無聊之思而丞簿尉某君某輩亦以稟公明德深厚無以報稱以予之辱公知深也聯袂造子微一言贈公子不佞遂巡避席日以樊公之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四

不勝稱也則無所事佞以稱樊公者之難爲辭也則無所事不佞且樊公親民而先民而親公者誰朝發一檄夕考一政耳而目之孰與諸君令捷於風雨而奉之如著蔡憑而信之又孰與諸君若奈何無言而令不佞者溢言之某君輩却且前曰駑馬之鈍也御者策焉寸株之朽也匠者材焉某等日馳驅於樊公之方內且不給惟相與嘆服公才敏若天授博學精思若淵沉燭奸剗事若神明之不測而又惡能爲言雖然抑嘗側君子之下風聞諸鄉長老先生有言

清慎勤居官服政者之三字符也以是日磨勵其身而爲觀於公則夫緩不及庭幣不及門部鼎不及境飲水餐雪者公之清也無逢上官無憫下民無憑已無借交小大以情準情以法度慎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若錢穀訟獄盜賊水旱事事而綜之不帖席不甘味如是爲常勤也公清而某等其敢以潤脂公慎而某等其敢以泛駕公勤而某等其敢以玩日吾儕小吏無長材遠志其稍稍自效於當官而追明罰各舉其職能其功則所謂御者策而匠者材樊公以耳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五

不佞某起對曰是乃諸君所耳目著蔡焉以贈樊公者也夫世衰道術微渺太樸之風散士不忠無趨忽之才浮沈之情深文捷舉之術乘人以闢惟是三字符者斤斤繩尺似老生常談而高才弘略所不受誠若諸君信樊公所以樹生平而爲明德於吾民者厚矣遠矣古之蜚循聲而標卓軌者以以踰矣抑諸君得無疑公之不卽青瑣烏府而白雲是司爲不足酬也乎夫令一邑之平也而比部天下之平也平一邑者平天下者也正身率屬爲諸君表者百官之表也

老氏有言雖高必以下爲基公他日爲名公卿以視爲令何加焉且公冲然灑然游道術遠寵榮歲月淹而不以爲倦常格遷而不以爲薄公所以自觀者深乎是或予所以附知公者之深也諸君於是喜而戴之筆以投公

巡撫江西王公六載考績序

代

書道政事者也曰三載黜陟幽明九載績用久乃徵矣國家考功氏之法壹稟於此而某以爲闡政事之神理者莫精於易傳有之咸速也恒久也夫速之妙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六

至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乃久於其道而化成然則久非余銖積寸而衍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則無爲而成矣蓋聖人致理之妙如此晚世才者欲速其功多事而邀名高或託遲重而延歲月若市人然寄物而責償此謂之久於官非久於道夫惟和平而久於道浸淫人心綿亘不絕若四時不停而序成功彼迅赴捷給者踴乎其後則吾僅見吾中丞太蒙王公公之繇虞衡守南昌也在癸巳已而督江右學政已爲藩右使辛亥天子從廷推仍命公秉節撫之中借

而爲粵藩者三年耳而爲德於江右甚厚夫江以右
寒儉之地賦役繁重之區也公心氣靜學術通理本
原愛人而行綜理之法民所不便弗予也所便弗奪
也爲之平停其徭役爬搔其疾痛澄汰興除不遺餘
力士服習教化而大小長吏若錐畫而繩準之自爲
守至於今自南昌而拊十三郡廿餘年一日也其最
勞苦而功高者五六年間馮夷橫而旱魃爲虐方數
千里如焚如溺餒骨相枕藉公帑如埽公焦然不恤
肢體爲民乞命請蠲請改漕折出餒發倉廩以生活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八

之士大夫誦公煙寒突而華枯蔑前此未有也又其
甚則狐鼠之奸飛而食人者眈眈三江兩湖間公爲
之殫其牙翦其翼牧人者獲行其惠心不至作滇楚
淮閩之厲此誰賜也然則行威於恒廿餘年以來令
江以右億萬赤子蕩滌繁苛之苦游泳和平之理夫
孰與公量深揭淺哉公最撫臣考又六年所矣頃者
廷推公少宰又推公少司空天下所急公不獨江右
天子若以江右億萬姓私公而不奪之去公恬然處
之顧所以報公者自在也抑考之國家撫臣而久任

者無若于忠肅周文襄公于十八年周二十有一年
至王文成起廬陵令撫虔至削平僭亂始撫江右晉
大司馬剖符新建公鄉先輩也然則天下無事而休
息有事而平定非有道先生弗勝總歸之巨世烏可
以淹速論乎某持斧亾狀卽抱區區憂時之懷時幸
奉公周旋不至隕厥問負此方民而因得以窺公之
深有考功氏所不能紀者爰次第其語授之掌記如
此

巡撫江西夏公考績序

代

寓林集

卷之四

四十八

御史中丞仁寰夏公撫江右之三年以績用聞江右
之士若民億萬姓惟恐一日去公頃 天子憫焉下
溫辭借之某邀天幸謬承乏直指使者從公周旋竊
嘆公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其鴻龐淳固也某居常
念今國家所綱紀薦紳繕兵賦實閭閻流注人主之
恩澤而四維區宇者獨撫臣是賴撫臣第令建牙蠡
開幕走羣吏控制黔首莫敢爲難則撫臣至尊倨抑
緣一切法循故事邀坐鎮靜簡之名則撫臣至逸或
者亦遭時無故地豐美民安居樂業所遇惟衣冠介

胄之倫中庸之材且獲直行其意而峻行其法卽撫臣又至易如是則何足重公某蓋以江右重公而又竊以今之時重公於江右夫今之時有羣吏不奉約束黔首衡命爲幕府憂者乎一切之法有不行而冠帶介胄之倫有相齟齬踈齟者庫世共知其不然今時之患莫患於山海之不靖夷酋相繼爲亂兵興賦繁民不安其生而其甚者則貂璫之使銜主命四出彌天括地搜金采木罄府庫之藏所在震動蓋吳楚清源晉魏百粵之間騷然矣而江以右乃得保廬

寓林集

卷之四

四九

聚帖席而安者何也且其地瘠而土确民寒儉無生產作業往往遊食四方非有吳楚清源晉魏閩越之饒而益之以天潢生齒之繁日仰食縣官不給卽不礦不稅且不能無重足而竑者小民若不知有中貴人銜天子命窮搜其蓋藏江海間亦絕無訛言嘯聚之警十三郡州縣之吏約已奉法稍稍得陳力於所司無至獲戾隕名實者此其故可知也某嘗妄論士大夫擔人爵載人患以地方衛卽負氣矜色骯髒其骨何所藉於成敗之數甚者且借調停之說委蛇

其用用未必行而事已靡不靡則折而身與天下並受其敝公獨不然性嚴而用和節峻而治簡所焦心鏡腎肝無刻不爲百萬生命興利除疾而不喜爲事端其精氣所攝大自藩臬下至郡邑長吏丞尉及閫大帥千夫長百夫長無所不磨濯而絕無所私憎愛貴至宗室之康祿賤至商賈市農之錢貨粟帛髮櫛絲理期于濟時而不自以爲細其體總之正已肅物循物之理而不與物爲競固吾圉令彼無可乘而不與彼相齟齬卽如中貴人所議稅議礦議采木議動

寓林集

卷之四

五

支無礙官錢士大夫多悶悶不樂公以爲是固銜天子命爲國家名積貯者何得一切抗絕然而稅減其十之五無礙官錢半畱郡縣備警俱得旨報可礦量行開採停罷者若干處木令材於山毋令變價而騷民間卽中貴人亦絀於其理而輸誠瀉意以爲公下而無敢齟齬公蓋確然石畫而驍然刃解十三郡州縣之吏不見其發聲勃色若憑嶽而立而阪壤小民若嬰兒之寘於懷公之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其鴻龐醇固也嗟乎世且多事士大夫抱杞憂仰屋

而嘆者且不能無漢末季唐中葉相錮相靡之處而私以幸江右藉公而安主上神聖儼然動思得老成不二心之臣坐廟廊鎮撫中外所憫焉用恤待公帖席者將不獨大江以西江右人即德公借公不能一日去公公固不能終私此一方矣

巡按江西侍御方公還朝序

代

御史所稱代天子巡狩者也方寸之印按天下所部董威宣德而計安之大都察吏勤民鋤豪扶弱芟惡掖善俾安樂其生士服習教化而已故御史重有天

言本集

卷之四

十一

子所不能致而必致之天子所必欲致之而若弗爲致之第問可以計安海內云耳則御史益重重者天子之所借而實御史所自爲也彼徒以杜後惠文選爪牙之吏搏擊爲威有所不勝擊焉而褻不且煦煦然投甘怡好以媚於天下有所不勝甘焉而竭如是則御史輕又况乎江以西其土磽瘠無豐美珍貴之產其民識膏忿悍易去其鄉縉紳先生好譚道立節操繩墨之論士不必豪有才稍一擲寸管而青其袷即傲睨其上泰易服習夫令士服習民安生樂業此

皆天子所不能致者而御史或勿能致之又其甚者中涓之使銜天憲橫行山海穴金採木括地之令無日不下饒廣之間幾爲亂有司幾見困主上不即報罷又其所必欲致之者而御史設必爲致之如是則御史又輕某材驚下撫循茲土總總焉饒心腎爲食不甘味臥不帖席百方計安之無所可效乃獲方公奉命至與之周旋壹力胥匡而大江以西安於覆孟大都公才爽豁斷蛟剽犀無所不快而衷正大其用意一歸於忠厚爽故人無所疑正大故人不取阿以私厚故人易爲善而不卑其醜當於法凜凜三尺即豪猾強有力者毫不相假當於情朝過而夕功尺瑜而寸瑕毫不相掩當夫廷斷風厲屹如不可回已而與之俱化以故大小文武吏奉法惟謹奸胥猾吏惴惴脅息而不敢肆閭閻之豪搖手戰股毋敢動而良者有所恃以無恐即如中貴紛紜礦稅之務脂竭膏浚所謂民幾爲亂有司幾見困者公束之俾不吾抗柔之俾不吾疾相與苦心調御其間期於無齟齬上令而又無剝琢其德意以故十三郡之民瘡

言本集

卷之四

十一

而不傷悍而不爲亂薦紳先生稱說誦服無所施其
繩墨之論而公尤所注心者謂士四民之晉文章教
化之務也繡斧所嚮命郡國州縣長博士官達士之
雋者進而校其藝探珠搜玉無虛美無畱賞士喁喁
慕誼奮於大雅之途又前御史所未有也然則天子
所宵旰不能致者公悉爲致之而天子所津津不置
必欲力致之者公以其身砥焉而若弗爲致如是故
御史重非御史能重公公固有以重之也公事竣且
還報天子矣 聖主方憬然輪臺卽有所不卽罷而

富本集

卷之四

王手

中亦有所不寧有如軒臨前席公問所以按江右狀
公具陳礪土瘠民脂竭膏浚之態無隱其所能致者
如此而力言其所弗爲致者如彼 主上當爲灑然
動容盡去其敝政與天下更始移公所以按江右者
勅天下直指使者皆若方公稱真御史然則公所董
威布德流暢王澤豈惟三楚九江嶺巖阪壤之間已
哉公行矣某悵悵焉如有所失而皇皇然規隨焉而
若無所倚又非特以一時聚散之感然者遂不厭繁
蕪書所欲言以投之掌記

賀斗垣周公晉浙江左布政序

斗垣周公始以民部郎高第出守婺州政靜而民和
以卓異聞晉督浙學政風厲諸士士無愚俊咸大有
造焉已晉叅藩督鹽法水利事商民俱戴之而會山
公日盼盼望公來不已 上幸惠吾浙晉公承宣布
政使司右布政至而值左轄缺公卽署其事以何卽
韓公左矣于是浙士民萬億歡呼相慶而公門下士
諸生 某者受公知特深相率詣予乞一言爲賀余

富本集

卷之四

王十四

曰此非賀公也今日爲吾浙藩政賀而他日爲 國
家得大臣平章政事賀也夫今布政卽古方伯岳牧
之長內與六卿敵體官以承宣爲名蓋宣 上德澤
條教率群吏精白以承保釐萬民匪屑屑言財賦顧
財賦貢自民應 上供給軍國之需所浚民膏髓關
利病非細也而又會軍旅繁興時大司農苦常額不
給歲餉有加民益病浚則宜布孰急焉有如察者務
箕歛而不問民瘠抑過用其長厚之意爲無所事振
刷則於國罔濟而民胥病公水雪自持準繩群吏有

司以敢不浣濯以應按所需緩急而節宜之有輪則
先期下令次第至民不病催科迫也當其輪委所
司累而上奸民滑胥無容相表裏攬納爲奸恣蠹食
也關支時躬自按則徵發主藏吏抱牘紀出納已耳
無容影射紛籍涸耳目上下其手一切員役屏足門
以外無闖入也幕官領解公自爲封識印緘卽有不
肖之吏不得私發陰爲竊抵入而獻內府往往多羨
緡度支嘆服前此未有也它德澤條教興利除害所
以宣而布之諸郡邑其宏博精密類若此蓋公抱眞

富本集

卷之四

五十五

實心經國子民靡所不殫而才識通朗足以運之是
所爲吾浙萬生靈賀者也今 國家首庸不靖寇亂
四起徵兵增餉愁民竭澤罄內帑外府之入未足果
腹而貪殘將吏日以賄聞至不可窮詰士大夫切飄
搖風雨之嘆豈惟其政譴用非其人耳藉令實心通
才如公者中外推轂由方伯入而列六卿之席出秉
節鉞移其藩屏浙者經營當世之務提衡清白以泮
厲文武之士使賢與奸不相蔽出納財賦節宜緩急
按籍參驗而不令其蠹食貪殘之吏無所容其窟穴

所以嚴綜覈畫一條教而需德澤無以異於浙計自
浙以推之區宇猶之乎自發而推之東西浙若握樞
轉轂然吾知無難也昔者成化之余肅敏弘治之劉
忠宣德望勲業錄在名臣俱自浙旬宣著以公揆之
又何讓哉于是諸生輾然起而對曰二三子以衿紳
之末日庇公宇下第知公憐才造士宜德專政漸被
吾浙若江海沃而雨露滋而不知公所以平章政事
助勦一世具是也異日者詩人之詠甘棠史氏之表
列卿詩率先生言以先鍾鼎而持符券可乎余曰諾

富本集

卷之四

五十六

遂書之投公掌記

嘉善康侯三載奏績序

康侯日頹以進士高第令瑞安踰年邑大治會大計
吏都御史御史臺從邑人請謂邑當海徼令賢乞免
親特以安亾何司銓者知其賢以瑞安不足展侯用
移而令嘉善半歲餘邑亦大治今四月以兩邑治行
奏三載績於考功氏士大夫父老咸誦頌之其簿在
吳君廷鑑徵於民式於堂以予之知侯來乞贈言余
作而嘆曰觀吾日頹而知吏績之所以不同術也夫

考功氏課吏之法第稽三載而績之云耳彼俗吏飾簿書案日月塗耳目使仰上下若僮人計時以冒功巧者優爲之固已足算其或鈎致者以察搏擊者以苛好文者遺事持廉者戾物矜名者遠實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卽赫然功能非有道者所貴乃吾日頌之爲瑞安也身廉靖爲表而先教化壹法度平賦役簡獄訟興賢作士俾奮於文學申鄉約遵 高皇帝六諭以諭之揚忠貞節孝以風厲之胥史隸卒以敢侮法四民樂業知所向方雖僻在海陬外寇不至覽邑

寄本集

卷之四

五

所紀四歌十謠幾乎康衢之世矣已移而之嘉善也其田賦徭役訟獄視瑞安倍其矜紳文學之士倍又錯壤它邑號法舞文之奸亦往往而是稱刁繁不易理而侯以爲地易民民不易心吾亦不易我稍稍典除其小不便者而一切風教法度惟貞惟肅平停其賦役以式而士民循之乎瑞安也而嘉善之士若訓民從父奸人奉法屏息若覩之消雪亦猶之乎瑞安也豈惟與世之俗吏俛仰緣飾者不同類卽所稱才吏一察之智一至之理亦惡能與之校功程能此無

它侯負絕世才而通經學古自其爲孝秀時已然余嘗提江西學侯適爲蕭江博士時過從上下論講氣味甚決蓋深醇宏遠之器也吾夫子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王荆公曰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侯所以治平兩邑具是矣今天下多事財殫民愁寇亂四起矜能喜事之人不學無術往往始銳而末弱議論紛出無所歸一有如考功氏以侯異績聞被 聖主殊尤之拜入司銓衡高列臺垣參帷幄之謀審安危之數吾知天下之人情世務與兩邑不甚相遠而侯所爲愛

寄本集

卷之四

五十八

人經世之略本原學術亦豈能舍治平兩邑者而更操之其爲名卿鴻鉅之業卽其爲循吏者而在而謂東甌武水之績不足爲侯頌乎哉遂足竟侯乎哉吳君聞余言再拜起謝曰廷鑑小吏也式於堂以邑知邑而已未知邑之通於天下若是請書之冊它日執左券以合右券

寓林集卷之四終

寓林集卷之五

序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稽叔夜論神僊家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嘗疑其言若爾則世傳薰染練脩之術何異塵飯不可服食又少時習腐生言稱宣尼動樂靜壽之論往往卜年于靜不悟夫形靜而氣動動育而靜行故金石有時而敝陵谷有時而遷而寒暑之息綿連如

寓林集

卷之五

環無有窮期則是氣爲動篇動爲壽樞其理居擅其勝而論者偶未發也王喬羨門其人世不目見無可爲信壽命之士去神僊家不遠有足以證斯說可以無爽則鹿門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幾七十時汝亨與憲寵得昆弟薦卿父事先生而拜堂下逮于今又廿餘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鴻審虎視馳驟當世之氣雖不盡覩然讀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蕩譬則河漢也自起家名進士令雲陽以至搗夷西粵倘兵北趙其卓異之勲慷慨雄宕之略又譬則川瀆

溉而山嶽撼也今其賦閑居老若霄上且垂睇尚父柏肩鬻熊氏之日將無勗勗而抑情念強涉希靜之塗先生不然也不史漢莊老則陸博棋奕不賦詩校稅則持籌課業不賓客談詠則林園徜徉不多飲飲輒醉不耽臥臥輒安其嬉咲怒罵或煖然如風無停陰而轟然如霆無墜陽其精氣無片晷駐不告匱乏其耳目肢骸筋肉無一日放廢而不勞任性所赴與萬物作外不束事形內不留機械暖霽之念醇白之腸日詡日嘔日用日不竭其猶戶樞流水耶一闢一

寓林集

卷之五

七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肅皇帝四十一年壬戌臨軒額俊帝賚少師申公擢第一明年癸亥今皇帝生甲館畫室又十年卽位

又三年爰立作相遂宅百揆又十有四年謝政歸又
十年遣京朝官存問 賜養牛上尊酒故事大臣八
十存問時公年未及格蓋 天子思公擁護定策功
報成事也又三年公七十自禁庭節鎮簪筆秉鉞臣
下暨山林耆艾魁壘之士咸雕繪文詞以介公三壽
猗歟休哉今又十年所八月望後一日爲公嶽降之
辰蓋公之解相印爲香山洛社之遊已二十三年矣
而永壽難老朝野注望今古未有也先期閭臣疏請
曰舊輔申歷事三朝學爲 帝師功著社稷夙夜黃
龍林集 卷之五 三

閣十有四年優游綠野又二十有三年今耄矣天祚
我 皇篤此耆老謹按先朝太傅文正謝太保文貞
徐皆以八十蒙恩存問臣等謹奏故事 皇帝曰俞
我少師耄哉朕懷典刑其賜大紅蟒衣一襲并白鏤
文錦羊酒以問朕舊學之臣其遣官敬致朕意於是
在位咸勸天下公卿大夫士復作爲文詞以祝公無
疆之壽而小子汝亨與太僕君孝廉君有夙好曾再
拜望公顏色與賓筵敢自附門下士之末上獻蕪詞
仰祈大斗恭惟少師勲滿天地道叶神人冲氣靜理

穆穆近衡沈幾嘿定佐萬層無疆之休暢和沃醇錫
四海平康之福信如陸文定王文肅所稱業已輝煌
金石爛場千古至矣不可益矣小子汝亨敢贊一二
大者焉當江陵之斷擊也朝廷忠諫士咸卷舌去公
執政首擢餘姚趙端肅爲御史大夫而前此忤相君
見中者始彈冠至矣他如瓊山海忠介峭直被廢公
遽授少宰尋長御史臺今兒童婦女盡知忠介名臣
而不知公所推轂也當是時起用舊人賢者始盡朝
廷清明邊陲寧謐上自士人準夫下及綴衣趣馬庶

常亞旅阪尹之屬人人有以自效百官得其職萬民
安其理而天下已治矣顧惟元良未貞 天子深居
法宮未臻上理而公獨膺元旦召對煖閣驩洽無間
今 太子而下摩娑膝前公稽首嘆頌吾君有子于
是溫文岐嶷默啓帝意宗社無疆之計于是遂定公
因謂自此天下長無事而老臣亦可乞身強健以遊
泳聖明之世矣當是時一二聒聒起信險膚譏公不
能招綺季伏青蒲歌黃瓜臺公笑受之不啻不敢含
怒而孰知十有餘年之後 天子特思煖閣對下詔

雖建不忘報成事于公也哉嗟乎金滕路而短
顧明溫旨宣而我公之忠著于載一轍矣今使諸卿
命在途公擁護定策之功當更厪 天語且伺公神
氣飲食 詔大行奉帛加璧安車軟輪迎公平章軍
國重事且詔大常肄湛露彤弓以遲公之至公雖欲
以香山洛社相羊自娛豈忍曰厥基永孚與遇佚前
人光皆君王自爲老臣在家不知哉昔太公望七十
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女邑姜生子誦是爲成王九十
始封齊文潞公年九十名爲平章時唱進士名侍立

歸林集

卷之五

五

終日仁宗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不去蓋星辰
河嶽之氣是降是篤其壽考福祿有不可以恒理論
者我公報答 天子益道揚 肅皇帝丕顯休命當
如兩公矣其他如裴晉公度呂文穆公蒙正韓忠獻
公琦李文正公昉雖皆以盛德偉功再入中書而有
乘平格小子汝亨未敢槩引以介公三壽也

壽都南皋先生七十序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 先皇帝麻冕黼裳由賓階降
榮 神宗末命已出在應門之內容羣臣旁求舊德

於是南皋先生起家卿大理上自公孤百執事下及
海隅蒼生僉曰休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則又曰先
生家食三十四載一旦膺皋陶之命象刑其明蠻夷
率服哉則又曰 天子無遺壽考稽古哉稽謀自天
哉天其命哲哉於是前吉安守祁君承燦謂汝亨宜
爲先生賀汝亨曰先生奪山林之樂經營天下克艱
伊始宜賀 聖主得賢臣宜賀萬邦百姓得霖雨宜
賀社稷有熊羆不二心之臣宜賀群公卿士考德問
業者有所依歸不空爲先生賀雖然先生以懸車之

歸林集

卷之五

六

年安車甫迎是天將錫先生以難老而盡登斯世於
仁壽也請爲先生壽詩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非私
之也蓋君子有豈弟之德非壽考則無以究厥施而
承天意故周公論殷家保乂之臣有若保衡及其子
陟臣扈二巫甘盤而歸之天壽平格以此哉召公畢
公俱從文王起西伯然亦逮事康王故康王稱畢公
弼亮四世而召公當康王之世以太保率群臣受同
秉璋登降再拜稽首蓋天方篤周故二公之神明精
氣有非尋常老人所可及者求之今日則先生其人

也。何先皇帝相繼賓天未及展先生之用論者
嘆先生遇猶未遇不知明良之合與天人精氣之感
其機甚微妙而不易識今天子冲齡訪落海海內
外方拭目神聖舉動以翹首太平之業而先生遂翻
然入朝與二三元老弼遠將美領袖群賢爲安社稷
綏四方之計而貽無疆之休然則先生一身天篤之
皇祖神宗老之而先皇帝特形求于野以付今
上格人元龜謂股家之保又六臣與畢公之弼亮四
世先生與之揖讓千載上可也彼世之腐生影響性
命之理與方士所托喬松偃仰之術何足爲先生誦
乎哉祁君曰善請書以爲先生壽

壽李本寧先生七十序

萬曆丙辰九月京山李先生開七帙春秋海內名公
碩卿下及巖穴綴文之士莫不工琬琰敷麗藻旣已
窮文章之理而極頌禱之情矣於時舊史守焦弱侯
氏謂予曰李先生子之所嚴也而子之文又先生所
愛重也其圖焉予因而追數自爲諸生時聞天下有
李先生者今之太史公也及按察吾鄉得拜先生於

堂下又十餘年爲郎南曹而先生思穎之志適成自
楚來卜居予得奉杖屨與古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遊
茲以雕蟲小伎遊鸞龍門之趾予將托先生以不朽
矣嘗試論之明興二百五十年已來其間以文章鼓
吹一時者西有北地東則濟南是皆參秦駕漢鞭笞
八代者也然後之作有謂北地古而疎濟南古
而棘夫人之年壽福澤未有不如其文者也以兩公
之才而不免於疎與棘雖未敢據爲定論而高不已
或涉於疎疎不已或人於棘理亦有然者且其蘄絕
庸異不可一世之意挺爲風節振起爲文章旣已享

大名踴厲當世造物不忌完乎今之尊先生者以爲
百年三李代興鼎立不知先生之文貫串馳驟浩瀚
淹博編明珠而綴羣玉略無折腰齟齬之態指胃擢
腎之苦有非兩公所同者此正期頤之符而說者徒
見遐齡中算齊驅異至特以爲有幸有不幸豈探本
之論也哉且謂先生弱冠登朝翱翔中外者幾五十
年而官不登於鼎鼐才未展其絲綸以爲幸中之不
幸是又不然夫年壽福澤猶物也而載之者車也載

勝於物故克模速而徹至物勝於載輪匡轂蔽而敗耳今先生之車不媿國工矣而不極其載此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者而奚取捐捐焉以身爲天下役也予嘗攷先生筮仕之籍矣起翰苑而登黃閣者凡七人彼皆極其載者也然而思慮焚其中謫譽刪其外既已盡化爲古人而社稷之功亦少概見獨山陰矯矯有玉立鳳翔之慨然孰與先生之述作爲千秋大業也哉弱侯氏曰子之言信而有徵足以爲先生壽矣若夫蘭臺駿烈棠樹休風

書本集

卷之五

九

愛人養士道大德充海內文墨之彥洵必有能繼舉以觴先生者子又奚贅乎於是相與造先生之館下再拜而奏之

沈觀願先生六十壽序

觀願先生邁鴻漸之翼爲海內名賢大夫某固願一望見承下風而又竊疑先生且宏濶高邈未易當也蓋在己丑偕二三子幽棲西山而先生棹小艇率其仲子受書而儼然辱焉于是某得逡巡而進先生先生退然如不勝衣言斤斤不出口冲然嶽立而風舉

若令人人可卽而親也者而某遂時時過從先生亦謬收余狂簡呼小友相往還飛來泉石間而竊有意矚先生先生恒宴如一室中闕若無人抑時出而婆娑丘壑微詠風雅而間與域外之士高談名理靡靡玉屑或祇園禪伯持金剛楞嚴圓覺祕密之旨偏禮問訊先生或不語或出片語令得心醉去而絕不以辱世之俗士之駕然世亦莫之跡也夫世之縉紳先生其賢者翱翔王路稍有所表見歸而高自標譽令人不可近或意有所鬱結不得行其志非恣睢詩酒則托而逃之玄禪以自詭而所至車跡馬塵仍蟬而集先生既出其餘以爲當世用而卽翩然歸來乎其精自用冲然退然深其藏於泉石之間而不以蒙世之塵埃世竟莫之跡如某所耳而目之者始杜德機焉茲其於神也全矣夫方士談神僊黃冶變化近貪癡之術不可信所稱至者練氣槁形爲長生久駐而已然氣有時息形有時敝惟神也清淨恬愉與造物游其中不緇其外不疲無涯之域結爲春秋其爲年也不可以數計而籌算此有道者之所自致某所

書本集

卷之五

十

爲先生詠考槃而頌岡陵也行年六十其猶嬰兒乎
若夫官跡所嚮勁節鴻猷出入於海內士大夫之口
者彙彙而在而孝弟廉潔長者之行其族黨閭巷能
稱之則先生之所謂小知小年也某無庸緩頰矣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起諫職爲翰林學士遂登二府然思穎之
志未嘗一日少怠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
迫有志于強健之時而未遂于衰老之後蓋是時年
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之前優游琴酒上下

集本集

卷之三

十一

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十倍于歸政之日者
矣此子瞻所謂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
得保身之全也華容孫先生鵬初氏以館職知諫院
爲時名臣忤政府意一時被放者三十餘人而先生
獨蕭然自得以著書爲樂將二紀于茲矣秉銓者思
得社稷臣往往搜遺逸求故舊先生之名旣以聞于
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卽用過論者以爲道之
將廢孰知消息之數治亂之候固自有所待而達人
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爲諫官也海

內多故元良未貞黃河以南大旱而島夷蹢躅張求貢
有窺中國意先生諍甚力先生之功名已著顯于社
稷而始忤宰相以去雖經綸多所未竟而貞白之念
自許以許國固已無憾矣方今朝堂紛爭玄黃血戰
凡居銓衡臺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祿榮名所以
多禍患而漸失養壽命之原也夫紛華馳騁爲性之
孽怙愉安靜得壽之理先生優游林壑高吟著書有
閒居之樂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淺而天機深古之
真人所以恬神養年也今先生甲子一週期願無算
富林集

卷之三

十二

始基之矣公子武選君轂沉毅有大略畱心世務與
予敦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大節爲詳山中曝書
晝偶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讀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
然于爵祿榮名之外者故敢以子瞻之所以賀歐陽
少師者賀焉

從心篇爲太僕吳先生七袞壽序

蓋聞天有生德人抱靈器自少而壯而老自昏旦而
百年而萬古凡夫之所詮羣聖之所證疇非心之爲
契哉是心非血非肉非氣魄智慮謀略虛明沕漠與

孩同赤與天同體吾人之從心也從天也如子從父
臣從君無之非是途之人皆然奚俟孔子人生而巳
然又奚俟七十而以孔子大聖自十五志學而至七
十始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嗟乎微哉彼凡夫以血肉
當之追欲逐嗜薰灼聲色攻取名利不足深恠即當
世號爲奇傑卓朗之士而挾理以爲尊倚見以拒物
以一切氣魄智慮謀略睨萬物而籠宇宙則猶有霸
之心焉世路之不平也聖學之不明也久矣又何言
乎某不敏未聞至道獨以是觀當世賢者則未有如

吾本集

卷之五

十三

吾安節先生者矣先生少壯時某恨不及見獨先生
持繡斧按江以西時時得承開霽奉指授所提衡風
教膏沐三楚之吏民醇如也藹如也先生故從高豐
二邑高等入拜御史臺按部之口去高豐若而年孔
邇之懷猶新也已還 朝歷臺事會大計京朝官先
生掌之若鑑虛而準直除奸剔墨不遺餘力而所錄
瑜瑕瑕若海谷凡前後所條奏皆 社稷至計端人
正士之標的與學術理衡得失與公之源其疏具在
非以爲名也先生頃陟同卿晉冢卿且不遠其所爲

社稷端人與學術理道本源之慮無日不穆然咨嗟
從中主持而幹旋之人微窺先生之任而又非以爲
任也蓋先生從事學問而澄懷證道非一日矣某不
敏獲侍宮牆窺先生淵源所由誦法孔子而以脩悟
雙詣爲聖功以王陸爲明牖以程朱濂洛爲實地當
世則以鄒爾瞻顧叔時諸名公爲規家庭則之矩允
執父子爲師友其道自身而家國自酢酬而助勦隨
念所至應物而作氣平而智恬情親而慮澹行年七
十猶未孩之赤也以是而遽擬先生於孔子何敢先
言林集

卷之五

十四

生試自觀其心我從乎從我乎必有默然而投恍然
而不自却者已夫從我者與人爲徒也我從者與天
爲徒也天人之間非小子某所能測識抑眎夫當世
奇傑卓朗之士欲以氣魄智略睨萬物而籠宇宙豈
不有逕庭焉則 朝廷之粹德天下之和氣士君子
之大道所藉先生之鼎爨而衡平之者遠矣鉅矣先
生之爲千秋無窮矣

少司徒采山方翁八十壽序

某聞易之道乾坤合德則體天地通神明而老氏書

獨致采芻靜曰靜勝熱柔弱勝剛者生之徒若割易之半而食德于坤不知夫用九之不爲首即用六之永貞大盈若冲而用不窮至道之真天地之大常而世人不喻也汝亨竊幸從友人汪長康遊而得稱述其舅氏司徒方翁其古之有道至人耶夫才士急名而務進趣卽羞言脂韋有貴人倒屣虛左謬爲恭亦不難樞衣赴之如流水方翁起家庚戌時才名藉甚會分宜柄國百方引致之金門石渠可坐而得翁恬自若曰吾不能因人熱以是遂見忤出知東平州東平劇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五

州車馬驛驛最苦翁進士高第無外補法又素厄羸不勝冠蓋困翁也而當事者才翁洞其故撤州倅代辦事翁寂鍵澹慮臥治之已而霍然起翁自言生平骨強固神王倍往日則東平之以也乚何轉南計部識者已謂翁官不酬品而李公某起太宰時道出東平供具輿諫不稱意怒不憚部使者望風捕無影事覆按之太宰卽別銓計部郎代翁翁默不言飄然歸家食者兩年亦恬自若迨太宰若部使者交敗事白復除計部郎于是翁峻望嶽立當世里翁如松風霄

鶴表表埃壚之外無不人人推轂翁者歷藩臬司開府郎陽晉南戶部侍郎總督漕政所過厚貯德而不爲德廣樹功而不爲功當世無不倚重翁而翁特冲如也卽今行年八十矣以瑋溪當泌水以耆園當香山洛社冠纓若委蛻郡邑城市若客旅而翁恬自若者如一日乚問它塵俗事以翁嗜讀古人書爛文辭天才所至與太函弇州比絜作者之場詎非不朽盛事哉而翁且不以是敝敝焉雕性而滑其神則翁所靜翁而冲用之者何如也夫宇宙至大富貴而堙沒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六

者何限假令當時採藻立節之士得翁一班已足表當世而著春秋翁挾何術而兼用之用乃不盈哉要以病得柔以柔得靜以靜得強易之用老氏之旨翁之所退藏深矣長康又爲余言方翁居長安年少骨立時偕同籍諸君逢相人問年相人不以年于壯者獨曰之人也可以耄可以期願是福壽無算者也然則唐舉許負之術固有與道合者耶今翁神彌王主上下曆永永顧問元老袒割而乞言翁其能以所退藏者自餘而不推以爲治世壽羣生之用則翁所

爲大年者尚未艾也長康戰然喜曰子之肯于道近於吾舅氏不溢請書之爲舅氏頌

知命篇爲祭酒劉幼安先生五十壽

夫天人之分形也久矣天靜墨淵寂何求人知凡人有生以至有佗芸芸擾擾習氣紛起則胡以應天合體與相諧契而聖人之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自十有五志於學而馴之五十乃自信以爲知天命繇斯以觀天固日行乎人之中如水之行魚魚自莫喻人亦無息無處不惟天是命若臣稟君子從寓林集

卷之五

十七

父東西南北無之而非是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見天之所爲不可以人涉也凡人違天而從人人非其人而去天逾遠豈惟妄庸愚癡五濁沈之七情徒之千路萬徑以岐之卽有蓋世之才彫落天地之智苞絡萬古之學而有所謂才智與學橫乎中而踞物之上此皆以人役者也甚哉知之難也然而歷人之不盡則所謂天者不可見自性之不立與命終隔究亦恍惚影響而不相入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非周之忠臣今之橫視高譚者往往而似春秋所以大

一統而戡五霸也聖人當志學時所學何物而必待五十乃云知命夫命豈本初所不載而聰明學力之可以驟至者哉不佞亨蓋所謂妄庸愚癡者也少年以書生之業窺其旨于文字間已稍有所奮發從事乎學士先生之所服習而當世所謂才人智士間亦與之相周旋旋後知天之無所不受自愚智巧拙淨穢喧寂俱在而人乃執之爲人而與天判體卽上智大賢不免也學士先生予所服習而敬事之者無如劉幼安先生十五年以前讀書靈鷲山與先生乍晤之僧舍時先生學行才名滿天下而氣意堅挺中虛而表直微言細動毫不萎而徇諸人固知先生之學有所本始而恨服習之不盡已而折腰鍾陵去先生玄關僅一舍凡不佞所治鍾陵多過少瑜先生無不燭數先生家居所爲味道守貞孝事太夫人嚴一介洞千古權輿人倫消息盈虛乎天下之事屹然盡然嶽立而不可動予亦具聞之間嘗期晤之林間竹下微言繼詞移日不勌然後知先生之學卽天以植人立乎性而統乎一未嘗黜才智與學而非挾以踞物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八

之上者比也先生所居所接無一不以道引人頃爲
南大司成秉鐸貞範以陶冶天下傑秀之士士無不
瞿然顧化而介乎其有立醇凝而精應庶幾乎孔孟
所謂不動不惑之域而先生之學未厭其所謂調御
一世經綸宇宙之手當不止于表俗造士之一班久
之使我忘其伎倆而天下之人無聲色崖略之可指
性之與命合而人之與天徒無疑也蓋不佞有淺露
之病先生每規之媿不能奉教周旋而先生已行年
五十矣遽子之知非不足爲先生誦抑亦以知命之

南本集

卷之五

十九

中丞金公七十壽序

典論有言日月運于上體貌衰于下斯亦志士之大
痛而嗣宗詠懷詩亦有人非王子晉焉得常美好之
嘆然則美好者精氣之符也而日月者體貌之藉也
有所痛于彼乃始有所託於此于是以長算延其短
馭游心太上顧慮功言以自寄于不朽之業山林遼

榮之士熊鳥視息金石形軀豈不詭辭於神僊而宇
宙之間漠漠無聲卽年亦烏能爲有二者不可得而
兼也兼之誠難吾鄉中丞省吾金公詎非稟異數而
擅全昌者庠公天才宏敏起家名進士權稅荆湘以
清白特聞歷藩臬貴筑豫章閩粵之墟數有宏施于
楚而乃秉中丞節撫有八閩予自通籍獲交于楚之
名材鉅公大半屬公所鱸剛之士稱公文學至軼昌
黎氏而上其德澤所植蔭於楚者甚厚間亦逢客從
閩來者具言公賑災傷撫流移簡兵餉戰礦稅固海
防爲全閩保障前此爲閩撫者功無能踰公則公之
所爲勒功言託不朽者固已綿綿乎有長算矣海內
方瞻注公入登三事爲國家仔肩樹鴻烈無窮而公
之歸來乎西湖滿如也公素沈湛于道術所與故從
游諸生日霏霏高性天之譚尤內扇于坎離玄牝之
祕而于閭里利病賓朋觴咏未嘗遺而不問公今行
年七十矣顏如凝脂口如縣河步履如飛鬚眉風舉
飄飄然疑于神僊嘗從公書院論及于淵卓爾服膺
之旨公咲謂予茲言妙哉卓爾是實有物可服而守

南本集

卷之五

二十

之彼浮游者自失耳然則繇前觀之公固以糝糠樹
不朽託身宇宙而無伊鬱乎志士之所痛繇後觀之
公道氣足以腴骨精華足以粦榮而不爲山林稿寂
人又無子晉美好之美卽公之妙非予淺聞所得而
窺其在人間世爲百年以上人稱吾里之香山洛英
可券而符也公之孫某爲余門人羅玄父倩玄父靜
深體道者知於公必有合而徵予文爲公稱觴予非
知道者謬附于知公而已遂不避蕪語以授副墨

壽衡洲張公六表序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予落拓于素臣之業雅不諧里人聞張氏有衡洲公
賢長者而未習其人心搖搖趨之已爲長女擇室館
者而客復過予亟稱衡洲張公賢且材其長公子懋
官曰是童年負奇者兒室館也則私與客約旦日過
張塾眎此兒誠門下勿通公旦日趨客至遂與其長
公子會楚楚玉立間引易書義舉其凡相晰應聲而
出琅然恭嗣茂遠之韻也遂語客爲我報張公曰佳
卽謬而託陵萃之好于公因得數習公公恂恂淵停
似不勝衣帶者辭旨清儉又似不能緩其頰與深坐

乃穆然風舉蓋習而知其爲朴茂長者也公故嘗爲
州守婁東婁東隸吳金閶郡吳人驕汰婁東又際海
陸繡錯之交士大夫自琅邪王倡風雅才者蔚起而
亦無少貸于月旦然予每過婁東王氏兄弟輩殷殷
向余言自予過眎吾州牧伯凡幾亾若公郡張衡洲
先生者其人如水而陶然飲人者盡醇也乃公不念
蘇白烟霞之嗜微惠處士慨然謝婁東歸歸而閩門
遺俗客勿與通時時啓一徑從二三知己泛青雀舫
引觴賦詩觴不欲沉謂沉令人狂詩不欲出唐以後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語憂憂乎將侵牟大曆而上者而又弗馳名高閒則
檢古醫卜方家之書間引膝下兒輟然撫之曰是足
老矣竊思之江以南非無負雋之士白晉六藉而或
不得出綰一州郡出矣或碌碌無可舉卽可舉或鉞
視五斗去腰間綬若曳未必能寢泉石間處也處亦
未必且觴且詠而無遺慮于其子弟之佳惡乃今並
集之公公衍衍飲醇于出處之間而且充然有餘潤
于其後也則昔人所豔九州伯五湖長公不難得之
身而王謝之彥公不難得之子弟公之引日將月詎

可量哉公頃僅六十春秋貌澤而童子後公生三十餘年而家大人鶴洲公且望耄天幸無恙因舉千秋觴與公約異日者請得引狄公事附洛社之末公母予拒而復挈一卮授其長公子曰勉之爲大人壽母令裴叔道損璧潤之稱作後世咲端也

楊先生雙壽榮封序

蘇門先生負海內名宏覽博物落筆妙天下獨遭回于一第而以鄉貢明庭居常不自快而有子仲堅成進士爲安福令三年績成天子推所自出封如其官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三

親朋將筐文繡壺酒漿爲賀先生慨然曰焉有丈夫負七尺讀天下書而以其子貴重者乎門人黃某蹠而前曰不然龍躍雙屈物之情也此細彼信數之恒也且先生以仲堅奮跡當世爲仲堅能耶夫河泉有源山木有根太丘稱重羔鴈成行太傅累功芝蘭森秀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出處父子也仲堅文而挹先生之餘藻仲堅廉而挹先生之餘清仲堅愷悌父母而挹先生之餘潤仲堅且大有榮施於世而先生與之施無窮且先生不嘗自言

乎試取萬戶侯韓金印如斗而易左馬班揚之業壯夫不爲然則先生之自處厚矣先生以名山自予而以經世之事予仲堅仲堅自予經世而深根清源於先生則豈必變龍自己出而丘壑非名高哉且天下有有名而亾年有年而亾名者先生兼之而師母陳夫人又偕而壽偕而被天子簪笏佩霞之賜此天所以祐先生而申之錫也且水部在前安福在後而先生以其間飲酒賦詩以老則孰與愉快先生者乎九月既望天子下封章于其門小子某於是書所欲言爲先生頌以紓孝子顯揚之懷以對揚朝廷之寵光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元配蕭夫人七袞雙壽序
聞之穆叔品不朽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此三立者分擅之俱足以享大年耀千秋然而一函三稱太上者獨歸之德何也蓋德者神明之妙而靈通之府也其勲庸謂之功其英華謂之言德有至不至爲功爲言各從所近以立未得與于兼三之位必論往古三代而下若有道師表人倫名冠當世而不必功汾

陽位極人臣功蓋天下而不必言宋之韓范功勝言而歐蘇言勝功太上之域苞孕三立即賢者若斯之難也汝亨不佞觀于吾師大司馬青螺郭公其近之公起家名進士授建寧李歷潮守督蜀學政洊歷浙藩晉臬楚閩左右轄所至有利澤于士民甚厚播首作難西南大震動天子特起公田間督黔中軍事播平郡縣其土宇諸苗以次定又抗疏爲黔却稅瑞黔人歌舞于道上嘉乃績晉公大司馬蔭子孫世世金吾勿絕斯之謂功公名山之藏甚富宦轍所至

舊本集

卷之五

二十五

慧靜貞順所以體公意孝養太翁自公爲寒士歷大司馬貴倨一日也詎惟治泉麻酒漿及他宦遊相周旋播之役夫人亦必請從公秉燭視事徹曙不就寢夫人必以身爲衛暇則端坐持禪誦且曰婦人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願以慧力左右夫子臣道也妻道也公四丈夫子長君舉孝廉仲叔季俱有駿才未售公一迪以家學而延明師哲友佐義方所不及夫人任之精持五戒戒子婦母殺生皈依清淨之業蓋脩持以爲身綱常以爲家國幾與公動靜心氣之間

舊本集

卷之五

二十六

相參證然則公所以善出處致忠孝談笑成功揮灑成文擅不朽以立于兼三之位豈偶然哉公今年冬七十春秋夫人亦七十設帨之辰而公之道力精神政未艾又值上萬曆大衍維祺之歲天下之名碩元老寥寥如辰星不久當卽還公于朝以大司馬晉冢宰秉國鈞躋一世仁壽公庶幾若名公畢公瞻瞻國老獨亮文武成康之業公所爲樹不朽而兼三立流景曜于千秋者且不啻升恒也而夫人所爲瑯瑯象服之貴與公白首案眉相鮮映汝亨不佞微天

幸無恙願稱老門人從諸公子後起爲壽歌武公抑之詩以進公而詠采蘋采芣之章以歸夫人予以代岡陵之頌而後古今盛事焉可乎

太僕韓公偕沈淑人八十壽序

今上御極三十八年吾友韓求仲氏以貢舉第一人陞見上嘉其對策賜及第是時求仲尊人太僕先生春秋七十有五而沈淑人亦康寧偕老一旦視其子起書生登館閣之選名動天下賀者曰先生休哉既於五福略備矣而卿尹以爲爵求仲以爲子五福

外集

卷之三

三

之外衛加以兩一時朝紳國老下及巖穴耆艾之士無不望見先生如神僊中人也越五年而先生與淑人俱八十新安汪子某某與求仲最暱且久以求仲夙有交於子乞鄙文爲壽予曰子知韓先生之克有求仲者乎汪子曰生也晚不盡知也抑聞之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昔梁統爲東漢名臣獨以增重法律一語天報之尤慘先生歷官三十年未嘗杖下斃人但令寧德而申免陷海糧二千石備兵府江而關山通道四百里隄防江漢而捕釋掠

賣子女數百口吾又聞之活千人人子孫有封先生之德如是其以此哉予曰唯唯否否先生自言給事刑垣時未嘗輕言一事輕論一人寧以不稱職外轉果若所云自霆擊風發者觀之幾失諫諍體不知翹翹以沽名詰人以賣直錚錚皎皎以相角勝如一閭之市固君子所甚惡而道家所深忌先生知白守黑無近名譽實善膏用同符黃老沃本而深源慶餘而流遠固宜永錫難老既備五福而衛加求仲以爲之子也然求仲挺才績學遭逢聖明簡拔之奇出自天眷

外集

卷之三

三

卒不免垂翼以歸論者疑求仲之心必有鬱然不樂者乎予竊以爲不然求仲兩尊人年已八十矣縱使廷臣推轂甚力天子津津鄉用披心而前膝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吾意爲求仲者懷我二人亦必抗表陳情或自効歸養其不以槐棘之榮易桑榆之暮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功名出處之際多不可以肩睫致論昔解公緡以抗直坐深文罪不測高皇帝召對便殿慰而遣之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帶來庭後卒叅贊機務內閣之名自此始今天子雖放

免求仲安知非卽 高皇之所以教解公者乎天下之書無盡卽聰明問學之人亦未必盡讀也今海內實多事國家安危之計搖搖未定求仲年尚壯靜貯而厚發又安知不有伊呂之略出解公上者乎雖然人情每不自足既見其子登玉堂旋欲其子登黃閣作黑頭宰相則二老人之私容有或然者求仲其以我言進使先生願瞻八十年之內優優百祿亦可謂極備靡闕而茲復邀恩君上暫免朝參以曲盡天倫之樂今日移忠而孝他日移孝而忠大知勝小知大年勝小年則尤足爲先生壽者也汪子輩於是喜余說而筆載之去

光祿少卿劉柳之兄七十壽序

蓋天下人之老壽人同而老壽所以因不同有因于降命者生以前者也有因于吉祥善事而延年益算者生以後者也而又有神仙家導引吐納以期長生則其術也予以爲有生俱來而無邇其先與生俱習而無邇其後則莫踰于人之性行夫性感於物而有濃淡行出乎性而有妄真濃則多欲而焚和妄則多

智而雕樸惟淡故恬惟真故常天地之道人之道也嘗以是觀之世人而獨有契乎吾兄劉柳之余兄事柳之四十年餘矣自柳之爲諸生時余挹之於聖水松月之下曠懷道氣超如也凡何柳之登賢書已成進士官吉安理已擢工曹轉儀曹卽已拜光祿寺少卿未幾賦遂初歸至於今所經歲月不爲不久中所歷得失悲愉不知凡幾彼其行固然而聽自至處而談道授書出而顯名立業不邀其來不留其往得不以欣喜失不以慍戚悲不以隕志愉不以溢分其瀟然泊然之致猶之乎諸生時也此非所謂淡者與凡人境遷則情遷情遷則性遷性遷則行遷而柳之於兩尊人篤孝於伯兄篤友推而之親戚朋友敦好篤誼無初終一也入政三十年赤心白意以奉公上爲司理衷於法爲儀曹秉于禮爲清卿正已而勤所事凝然卓然以獨行其所欲爲無攀附亦無崖異不飾善亦不掩過與物偕處不可得而親疎非所謂真者歟真故常淡故恬抑之有之而不見夫山乎凝然而峙而風霜寒暑不能爲之剝真也不見夫水平凜然

獨微而辛酸甘苦諸味不能爲之汨澹也常流常時
無旦暮無今古而並存于天地之間又奚論夫生之
先與後而生生者之何述乎哉故曰澹漠者性之淵
也真常者德之宅也天地之道入之道也而何疑于
抑之乎抑之頃過予較之十年以前神愈王色愈澤
吾輩嘗慮其舉子艱今行年七十矣且前生辰而得
之計已虎子跳而麟趾振抑之千秋固已裕矣卽自
九列而躋公輔無加也余故舉以頌抑之挹東海而
進大斗願抑之飲滿且願抑之長有百歲攜我于吳
書本集 卷之三 三二

越林泉之間以無忘聖水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敦臨蔡封翁

七十壽序

昔王介甫送胡叔才歸銅陵圖所以壽其父母其言
曰祿與位庸者待爲榮也賢者道彌于中而祿之以
藝雖無祿位其父母亦喜無量予嘗疑之祿與位聖
人之所貴叔才以進士試有司不得志而歸介甫特
高其論以紓解其親不得不云爾有如彌中禔外矣
復邀太宰之榮與大常之勲以介其肩壽父母之喜

又宜何如也吾同年蔡伯達司馬始其入歟伯達稟
氣清上當官廉潔有大略不與末俗同趣舍嘗爲蒲
令以循良著聲又移爲香山令威名清節服其壤鬼
民男女沒夷中爲奴者前後數萬賴伯達以出舉一
隅真可謂彌中而禔外者矣雖祿與位未甚高而中
朝亦漸知伯達侵尋有公卿之望今年秋拜 天子
恩澤其尊人敦臨先生封武庫郎如其官適當先生
七袞春秋而伯達乞假歸賀嗟乎伯達之所以榮其
親者比叔才爲全矣此二三兄弟屬予文以善頌先
生而非徒脩七十之故事也先生生平以孝友聞又
慷慨任事卽食好施予其攻苦好學老而彌篤博覽
群書爲稅文有先正典刑里中學者誦法之而艱有
司一遇古人服官政之日始遊鄉校亦旣高揖博士
謝去爲閒人而朱紱紫綬忽自天來卒慰其志夫世
固有束髮爲諸生讀書脩行篤老而不沾一命視先
生又何如也然伯達出過庭餘論遂以奮揚王庭而
先生窮年屹屹終不合有司之程度何歟豈造物者
膏之於少壯特欲豐其暮老歟伯達道愈高祿與位

書本集

卷之三

三三

將日隳其昆四人亦皆經明才茂非家食之器先生
第咏歌彈琴與故舊飲酒爲笑樂以靜享無窮之恩
澤今日之觴每十年而一進爲鄉祭酒爲國老受執
爵乞言之典正未有艾也昔吳隱之刺廣州正伯達
割雞之地飲水賦詩投香亭外與伯達千載相望然
隱之少孤天倫之樂有不可同日語者今先生既積
有福德而香山男女無不祝伯達以頌禱先生詩曰
豈弟君子胡不百年某所以壽先生者與介甫異矣
二三兄弟以爲然遂書以侑千秋之觴

富本集

卷之五

三十一

武陵楊翁七十壽序

今世人有三患少壯時患不富貴富貴矣患不老壽
又患無賢子孫繩繩奕奕以貽無窮此三者憧憧日
夜內滑和外受侵於物一不得則邑鬱不自愉快即
得之而日月所煎鍊不足以償其失之十一雖有老
壽之年不爲我適以予觀武陵楊翁可亭先生有三
樂無三患富貴其所自有而子若孫若樹之自玉種
之自龍不知老之至而優游年壽若子之以爲適者
乎翁之子爲侍御史修齡孫爲國子博士文弱子向

未之見也而先獲見翁於西湖兩山間翁豐頤駘背
眉目踈秀舉趾甚重而登眺如健鵠步履若翔其精
氣能讀古人書博學方聞富貴於天子拜博士官
而以子孫才且貴去之如脫敝衣乃品藻風雅若匣
鏡之瀉照遇才子弟能文者若獲球琳琅玕玩賞不
倦得山水佳處卽危巔幽壑陰雨昏暮探歷必至與
韻士嘯歌酬和無虛夕予固知先生之飲和養恬具
壽者相矣已而見其孫文弱擁書談道登高賦詩振
鐸吾郡諸弟子尊師之其蘊藉淹雅居然翁也已而

富本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侍御公持繡斧來按吾浙予恨官白下未獲把臂然
而知公所激揚諸吏士濁清之流興除饕政利益諸
商民而以餘閒涉巖壑訪逸民蒐千古之秘其蘊藉
淹雅居然翁也侍御公於余形踈氣親先後貽書十
餘通其意念未嘗不在匡主救世而寤寐輾轉未嘗
不在天下之豪傑俊人而文弱絳之將益致其能弘
其道則翁之未竟之業未啗之懷子若孫若躡泰岱
而注溟渤所式穀無非翁者而翁不與也彼之三患
不遣而自消此之三樂不招而自集然則年壽者天

蓋子之以適翁而翁不待之以爲適莊生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觀於翁安得以爲洗洋無當之談而於彭聃松喬較修短也哉予嘗論漢晉以來公卿世家萬石有醇謹而無文采王謝饒文采而宕禮法聞翁之父子祖孫間行嚴於朝典而嘻咲酣暢和以天倪則天爲徒者也天爲徒者世數所不能量榮衰所不能閼翁之爲百歲以上人又何疑乎秋八月翁七十縣弧之辰侍御公以繡衣爲萊舞文弱行且翩翩乎歸而奉觴矣汝亨卽老郎吏不能過從

富本集

卷之五

三

爲壽乃盼翁則子弟行也諸辱翁世講者授簡不佞不佞不敢辭無文爰次第其語寄汪生孟樸授之副墨以大江爲厄而酌翁千秋焉

趙翁八十壽序

語有之藩籬之鷄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尺澤之鰥豈能與量江海之大誠哉是言古之人中有所負非進而獵華寵則退而扣寂寞故儒以詩書起家介士奮於韜鈴俱欲附雲龍之會流竹帛之聲不則稿項黃面逐形丘澤自蟻伏而已然而經營方內者不見外

洗洋方外者不見內兩者皆譏乃若側身而微榮榮不得而色沮抗志以企高高不至而神晝又爲兩人者所擲掄也悲夫豹傷外殺傷內兩忌而化其人有幾世倘有其人乎則千秋百歲何疑乎吾聞之甬東趙太公殊庭先生先生公卿子垂髫學爲儒伊吾膺下非其好也出遊輦轂下除司隸員無從自豎見而以註誤謫上郡微馳驅燧燧之間學劍學騎射發略亦無從自豎見會赦還歷雲中上谷遼陽邊塞外其將帥舉鹿鹿保妻子者流不足與共功名亦復無從

富本集

卷之五

三

自豎見於是歌行路而吟遠遊周環乎河洛秦晉梁齊燕趙之墟登名勝之區託煙霞之好而自以爲歸也則爲之習玄牝家爲之入禪寂門又若恍惚焉而亾窮而乃喟然嘆昨者之非也嗟乎傷於外者反其家涉滄茫者自喟而返儻余所謂豹傷外殺傷內世人之所患先生一洗而空之若棄敝屣遺唾餘無所可用兩忌而化非其人與先生行年七十矣居嘗自言吾第就巖壑止閒曠去智去故無親無疎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夏黃公賀

幸真吾之友也玄而無功禪而無苦儒服而無禮法
信若此先生非古所稱散聖逸民者之徒歟試與之
料天地之高量江海之大豈區區流俗之人所能同
區域而齊年算哉千秋百歲先生之所自有而不自
計者也某等爲令子當世友先生且孩視之而以卮
言謗說爲先生壽先生得無以爲尺澤之鯢藩籬之
鷄也乎一映置焉可也

楊參軍六十序 律初今名弘備

慈水劉儀部抑之嗜文精人倫鑒其司理吉安時分

高林集

卷之五

三

校江以右鄉才雋而從予亟稱其所薦士趙君輩尤
雅珍律初楊君子恨未逢其人已而上公車長安間
把臂諸君則律初時過從律初以余爲儀部執友在
班坐相盤辟惟謹其文則沉心賦理趨舉之格也其
氣毅而勁言論動必準式古人而若不以聲華軒
冕高也策蹇躡屣蕭然長安卽紉而去金門玉墀不
屑也則余益心器律初而嘆儀部不失舉以爲交律
初晚則又私恠律初以彼脩辭樹倬而高其氣則胡
所自穀會余微天緣折腰南昌郡令鍾陵復得時時

過南昌與諸君握麈尾杯酒相鄉坐論文道往昔加
于居長安時而因得訊律初有尊人文躍先生棄參
軍歸田間文躍行年六十矣趙君輩所高先生生平
不去口予爲輟然問趙君曰固也則何狀趙君輩具
言文躍才故穎氣骯髒不屑爲小謹亦不耐操不律
作儒生吟吾聲則從而爲椽史謁選得陝之臨洮河
州衛參軍衛數苦虜寧夏莊浪間虜數闖入爲寇備
兵使者北地暴公材楊參軍一以屬之文躍爲振袂
起列屯詔餉上便空十餘事擬于趙營平俱報可而
會縣令遷去則復借文躍攝篆凡一年而事治橐可
噉噉覆也則又稱參軍廉卽儒生不啻及得代歸虜
復大入寇河州幾沒百姓皇皇走死地如鳥獸散文
躍奮不顧爲諸將冒矢石親督行間可十日夜不休
虜竟不得飽遞去是時律初甫十歲穎見婆娑膝下
而文躍乃喟然嘆曰有兒矣人生何必定遠樓一官
樹功名萬里外皓白鬚眉爲力請于暴公歸于是乎
日督律初下帷發憤爲文辭家徒四壁立勿問律初
文日精有雋聲丁酉之役于是乎登鄉書稱劉儀部

高林集

卷之五

三

門人而文躍還相戒曰而勿豪舉爲也而無忘而父河州之矢石而無忘而父之垂官橐歸而無忘而父之負骸骸骨而侈靡其氣律初唯唯曰兒亦不忌其初予于是盡得楊參軍之爲人而因以得律初夫參軍才而不以文顯也其冒矢石圖上方略之不盡功名也壯而從戎未老而解組蕭然四壁以自傲睨而不少挫其生平也一以啓律初而大其世夫如律初之文學而勵節砥行奮身功名寧有量乎則諸君所以壽參軍者又寧有量哉夫綺季夏黃諸公鬚眉衣冠有千秋名不聞其子姓何若班氏書紀于公爲小吏多陰德高其門後人乃以廷尉著拜丞相封侯繇斯以言于其身于其子孫其小年大年如何也趙君某某輩乃相顧引觴曰藉子之片言以爲千秋而爲參軍壽且以聞于吾師儀部抑之先生

壽西川胡翁九十序

吾友胡玉呂貌古而氣沉其於文有奇骨遠心灑然自得於言表而不爲世俗排偶綺靡之習其爲諸生名日高遇日益蹇忽浮忽沈而玉呂所自得不爲人

所浮沈其好爲濬愉簡宕日益甚我輩爲玉呂驢屑不平以爲世之小才浮豔鵲起蹇牖者無算而天獨絀玉呂乃玉呂之傲睨而不屑者自若居嘗怪玉呂所不受絀于世而灑然自得者非偶蓋必有所自授予與玉呂交幾廿年餘氣親而跡疎亦不能盡得其所以晚而知玉呂之適得之西川先生者深蓋世之畸人而先生之肖子也先生業儒而偏行於博士家多所著述而不嘵嘵然以鳴於人性孝友尤加意於孤兒寡婦而不以見德終其身巖棲藿食不能有求於人門生故人欲以濕沫相吻濡者皆所過而弗問而人亦能忘之然則先生蓋古之博聞篤行商歌清嘯之士玉呂所灑然自得浮沈於人而不爲人浮沈其澹宕不屑之韻得之先生庭闈間者固深也予嘗怪古之才人智士不勝困躓而亂心於功名非必其身之急或亦不能不爲其親屈而古之賢者如靖節之高逸梁公之勳名不能必諸其後之人乃先生博負而玉呂奇服先生篤行無求而玉呂亦能灑然澹愉於世俗浮湛之外玉呂遇則爲茂先之豐城良樂

之冀野陸離斗牛而蹠蹠千里卽不遇而其家庭父子絃詩誦書飫黎藿而友古人世有三公萬石亦不樂遽與之易固知先生於玉呂遇亦適不遇亦適不必擊鐘鼎食以爲華安車蒲輪以爲榮其享有百年弟太公而兄彭聃無疑也予與玉呂隔歲不相見頃乃會之京師京師去越四千里外先生于九月四之日九十春秋矣而玉呂能去之游以所束縛之入貽養先生其亦快然信先生之健七箸以婆娑几杖而懼固不勝其喜夫玉呂所歸而壽先生與先生所適

寄本集

卷之五

四二

爲雲海馬翁預壽八十序

雲海馬翁少而受書于予父鶴洲先生既而以醫顯習仲景東垣之術能起人死而以其精自衛與方外玄子道流相往還行年七十有六矣予邇自有知而翁弟畜子幾四十年自弱冠把弄柔翰客游四方爲予兩尊人周旋幾三十年予顛毛亦種種矣自諸生起家鍾陵至于今逆而邇生平親朋之契其前翁而老後翁而壯及與翁鴈行齊齒者榮華彫落與滄桑

俱變者不知凡幾人其能駐金石侶喬松有美好而無老醜者幾人而鏤鏤哉猶是翁也而目炯然而聽瑩然而聲琅琅然醉後耳熱仰天嘯歌奏滄浪之曲詠行樂之詞卽少年豪有致者舌舉不下而翁朗暢自若也其醫理方術老而稱精吳越人有叩卽應有應卽妙而無以爲家卽大佛瑪瑙山而居出則湖畔入卽僧寮婆娑林泉者已廿餘年而翁固未艾也叩所爲玄同丹秘之傳翁咲不荅然四時之序陰陽水火之患豪傑不免而翁胡以臻斯神理耶蓋翁無子而謝去其家於人間世之福不盡用而歛以自潤以藥餌爲長生以泉石爲道侶以活人利物爲功行以朝歌夕嘯爲大年翁之去耄耋無幾時其矯矯乎爲百年之人無疑也翁於辛丑爲七十春秋索予文子勞苦鍾陵未有以應頃釋肩小僕歸里中而翁以予爲通人且許之百年爲文而翁咲以爲賒舉其近而可前爲壽者八十之期也憶翁送予從公車北征至今凡三過京口精氣不少衰減它日子從京師歸卽以百歲之章償翁翁抑何能不以所爲玄同丹秘者

寄本集

卷之五

四二

僕我耶翁頷之遂令副墨之子書此言投之青囊

元敬胡翁六十壽序

布衣處士之行甘一節豎一奇沈冥山澤豪舉間巷而希千秋名抑或羨永生耽黃白玄牝之術究之亦不過如世壽量算而止未見招喬松而下羨門何故其人好名卽銷于名企壽卽銷于壽靜本不立道行踈漏未脩人理而冀天年不可得而幾也以予所服習胡元敬先生其靜醇有道人與予既交先生之子休仲有年家情張生懋官又北面休仲而詳其行

舊本集

卷之五

四十三

事先生條達冲穆在市不喧其天性也顧備有至行甚難世有愛其母不如它人者矣先生之母鄰母丁孺人終其生色養不勌令母忘非其子也又營丁塚之未鬣者四一難凶年饑歲餽塵壘恥先生傲然無求于人微於陵匍匐之色二難俗人貧必驅而賈賈必廢書先生以丁母命從而賈卽賈人乎絃誦吟嘯之聲不絕三難年三十餘卽亡其元配閨然孤坐無嬰童幼女之好四難已緩急生成人若里中某某矣無田仲朱家俠烈之氣深深如處女五難里中人敬

畏胡先生比于畏王君見短而先生尋常夷猶不處

銘刻六難爲中丞公弟不避也而屏其貴稱許敬庵先生門人多所商確而不礪礪堅白異同也七難俗人不識丁而望榮名子才有名可立致青雲卽汲汲焉如農之望歲先生于其子休仲獨淡然如子之非休仲也者八難人皆弱于病而先生强于病行藥名山采真道侶登臨泛眺彌月忘歸九難夫此九難非俗之所難而志士才人之所難也醇而不澆靜而寡嗜緣日用之經脩人倫之樂有所受而無所銷豈

舊本集

卷之五

四十四

非儒者所稱篤行有道術脩乎人而凝其天者乎脩則無壞凝則有常六十猶始孩也哉嵇康言神仙稟異氣不事學習任天而不任人抑薰習而有望心焉讀摩詰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之句愴然悲之又况乎以無盡殫有盡勞生馬牛耗精蕉鹿者乎烏可與先生同日語也張倩以爲然誦是語也從我酌大斗倩先生之千秋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鶴亭先生今年秋九月七十春秋矣居嘗善病坐不

離几行不離杖食飲不離湯藥諸丈夫子焦然有不寧之色什一滋喜十九滋懼季子大儒從余遊爲大儒友者謀所以壽先生而無能解于其懼維季子某亦欲得諸君壽庶幾一日之養而不能自解于懼諸君前而啓于奈何哉則汝亨爲解曰季子之不能自解于懼也以情掩者也二三子之爲季子分懼也以形掩者也抑知夫先生病病者之未病乎先生有壽術三吐內陰陽之術不與焉機事不構機心不作廉取壽于游賈人而仁義存室壽一惟孝友于致柔和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五

心大丘長者之風作式閭里室壽一田荆在前謝樹在後森森郁郁無憂于身無憂于子孫其寢不悶其覺不驚室壽一旦廣成子不言乎母搖爾精母勞爾形此兩言者生人不能惟老與病天實佚之能者養之以福備純白抱精衛而佐之以藥餌于是乎耄耋期頤自枕上得之此所謂病病者未病者也二三子乃驩然雀躍而起曰有是哉先生之言也向者觀季子之色上縣層崖下臨虞淵今而後知羅翁之壽也坐不離几安于泰山行不離杖適于康莊食飲不離

湯藥呼喬松而友軒黃然則先生之有大年也其猶扶桑之日也諸丈夫子獲先生言溢喜捐懼當不啻獲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于是乎割鮮治酒漿吹笙鼓簧進而稱千秋焉

祝翁七十壽序

吾里有繼山祝翁今仲冬廿有六日爲七十春秋而子華封者余門人也願爲其親壽而無以自致諸士紳爲祝生友及從之遊者相與起爲祝翁壽而無以致翁于是徵翁生平乞予言以爲信覽既竟瞿然起

寄本集

卷之五

四十六

曰異哉天與善人何其厚而所以予翁又何其宛轉深穆而不可以肩睫見也夫天地大矣有生而食肉富貴優游歲年衍衍然樂者幾何人是天之所私也山澤之叟不涉朝市不營名利漠漠然以居者幾何人是天之所逸也而閭里間挾子母操三五熙熙攘攘而生者又幾何人亦天之所恒給也而翁俱不能得何也夫以翁之孝于親友伯兄義不負人慈不害物直不藏機械和不傷喜慍抱樸累善天卽挈富厚福澤而畀之亦不爲過而似若有所靳抑翁之有遺

災歟則翁之自少而壯而老楮于山漁鹽于江湖旅于吳楚肆于廛市其於生產作業亦既燁矣而乃日徙日躋以就于挫而未也所遭島夷之寇虎口之危波濤之驚饑荒疾疫之苦與夫一切憂戚患難之事無所不備嘗卽至家徒四壁且災於火幸逃烈焰而立瓦礫之場則幾無以自存矣而乃有子如華封者以攻苦誦讀薦賢書而漸起青雲之上翁于是稍稍伸眉戶牖之下而里之知祝翁者以爲有天然天之予翁抑何其宛轉深穆而不可以眉睫見也予竊以

留本集

卷之五

四十五

爲天之所私者鄙也其所逸者稿也所恒給者庸庸也凡物之情不鬱不暢不困不亨不重有所窘則所享者爲無味而不可久不于其先于其後不于其身于其子古之賢豪自困厄而奮發者多矣豈惟翁而祝生方博文砥行旦日廷對于金門石渠之業不遠翁所爲鼎食之榮封君之奉以娛樂于千秋百歲者自在譬之耕而穫者良田也苦而甘者蔗境也天所以厚翁固非尋常負販之夫所規規而計也老氏不云乎禍兮福所倚易之有損益益虛而子輿氏亦云

生于憂患天道也則何疑于翁乎諸爲祝翁壽者聞而領之曰善請書之升翁堂酌大斗以起爲翁壽以佐吾友萊舞之懽

汪長公孟樸六十壽序

吾友人汪長公孟樸有母方孺人以天啓元年八月高八十春秋不佞爲一再致祝辭孟樸以母在不稱老而其肌理瑩澤鬚眉秀朗奕奕人表望之以爲年僅強且艾已耳余與孟樸篤交好亦忘其年不知今三月九日爲六十縣弧之辰矣六十壽之常也是奚

留本集

卷之五

四十六

足以重孟樸而孟樸所以重於世非其年之謂也夫長而無述四五十而無聞吾聖人所輕鄙令其人文質無底名行不稱於有道卽鶴髮鯢齒躋耄耄之期與櫟木塊石何異而吾以是知孟樸所以重於世者非年也孟樸內貞而外和篤人倫負義氣而條達于事理其尊人孝廉公蚤世益砥行而振其業事母夫人以善養志以甘溫養體依依然孺子戀也昆季四人居無異室室無異烟歡愛與共而不私名一錢輯睦其宗族而表正其閭里子弟輩彬彬奮起文學

而檢束于名義生平不妄交游而海內之雅流名士卿大夫賢者樂與之披肝膽上下其論愛人之憂樂人之樂而不侵爲然諾身不出巖穴而關當世之慮能勞晝利害前事而中十之六七也然則如孟樸者豈惟修古布衣處士之行敦倫範族有王彥方陳太丘之風令如漢代應賢良茂材之徵其圖事籌策亦必有所効於時卽以汪氏名族其挾貲而號素封僭爵而顯仕版者不乏人恐亦未易加于孟樸之上就孟樸之今日動可稱述而有聞于當世也審矣故曰

寓林集

卷之五

四九

太上壽名其次壽身壽身者槩百歲以爲量壽名者貞無窮以爲千秋六十其始基焉孟樸卽以母夫人在不言老實未可以老言也故知孟樸所以重於世者非其年之謂也諸爲孟樸友者以余不佞之言似孟樸請載其言歌春酒眉壽之章以侑康爵孟樸且入獻母夫人出而酬客加爵無算

寓林集卷之六

序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壽鮑翁八十序

予始來白門鮑生良思以弟子見甚得也久之生言父松亭翁雖起家服賈好與賢長者游願望見先生予倒屣迎之意其年七十上下耳而目光炯炯射人衣冠甚偉登降有度儼然儒紳也問其官則隆慶改元之歲以貲爲郎將五十年矣予戲以爲莫非王臣

寓林集

卷之六

一

而翁尤舊德真我願從遊於是過翁飲酒宴笑爲賦松亭之什而翁父子亦甚宜予之樂易也問翁年則明年七月翁已開第八袞矣良思之友某某輩欲得予文爲壽而又慮予官滿將去遂預以請予曰固也微諸君請予亦願有言也夫松亭翁其先窶人子耳擔囊握筭服牛駟馬奔走吳楚揚粵之郊不十年富埒封君身膺王爵訓子孫而潤色之而又能治其威儀以自達於公卿翁豈猶夫人者哉嘗取所謂松亭集者而披之自相國家宰而下其間秉旄仗鉞之吏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下逮山林孝秀莫不爭爲詞章以頌翁之德此豈一人之私而又豈每人而悅之者蓋翁之行諒足以資文林之藻績而翁之精神固能決驩於士大夫間也頃翁復爲予置酒賓主相對時默察翁見其骨稜稜而神奕奕目光炯炯如昨酒闌樂撤予有倦色而翁復手觴獻酬因敘少年遊歷及今時食飲起居狀蓋牙籌不休而室有姬侍予大笑引滿嗟乎此非期頤之徵也歟譬之松馬有蹠於足者有拔於手者有斤斧於拱握者有幽崖絕谷而終

寓林集

卷之六

二

其天年者亦有名山孔道車馬之所蔭蔽鶴鶴之所棲鳴高人韻客盤桓嘯咏其下殆無虛晷而蒼然玉立卒莫有害蓋千尋之榦其非手足斤斧之能侵也明矣敢以爲翁壽若夫翁之好行其德與其他大節已略見於諸公長者之文而予於翁父子游最習翁伯仲子已五六十長者兄弟輩稱觴怡顏樂當無涯而尤喜翁少子良思之能友于以聚順也遂以所觀記者頌焉

黃翁七十壽序

太史公有言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世之所謂富人者我知之矣蘭膏明燭酣歌恒舞呼盧呼梟役貧使氣務快意而止而孝友以爲政慈儉不先以爲寶一切漫漶不問及觀計研之徒范少伯三致千金悉散與貧交疏屬太史公傳之爲貨殖首而他書稱二人仙去不灰嗟乎此非適力行德之分歟光祿寺署丞黃公新安門人如鶴父而吳懷謙元益之姻家翁也九歲而孤稍長孝養其母念儒効薄無以供七箸與其伯仲迭出治鹽於真真江淮都會豪

寓林集

卷之六

三

猾萃淵藪日肝睢孺子公慙而肅待以誠壹母敢動比冠析著居巢間審時善任人業愈起一日歸爲母壽曰兒不孝有四方役不長娛膝下今菽水幸給願推其贏使羣從鄉閭溉母澤母喜曰卽此是孝矣於是自親罽疎或饔飧以養其老或衣食以俟其壯賈者假貸之讀者資給之谿爲之成津梁溝爲之掩齒豁人有頌公者輒曰此老母志也旣而母夫人以壽考終堂冬月雪蔽途不辯牛馬臨祖候零人以爲行德報而公益鼓舞不倦浸漬濃郁邦君聞其風而

高之請賓鄉蜡謝不敢當邦君益重公固請以往頃以恩例得官曰我孤兒也而黃髮我庶人也而銀青涯分以踰不可更自豐殖盡謝其事而日攜諸孫婆娑亭園彊飯養恬已矣夫公固素封力足以自適而問所奉養則室無季女厨無衆殺施無絲縞然則公之自幼至老爭時鬪智以坐收廉賈之美者凡以爲行德地而非他貨殖私其身者比其計研范蠡之流歟公今十月七十春秋矣且有子如鶴廩學宮貯學績文他日必脫穎出而內外曾孫凡三十餘人必多滋蘭樹玉之秀以貽翁百年者又翁爲魏郡太守香之裔香九歲失恃性至孝而香子瓊瓊孫琬相繼馳聲漢世翁餘慶或當與之類乎故併論次之以授吳君元益進而頌岡陵俯壽牟焉

壽詢法師五表序

某不慧無文則未敢輕談道妙亦自幸夙有微緣少時見先慈嚴老而敬事佛齋誦不輟呱呱有動年十九與劉抑之讀書聖水寺偶與葦航法師會宣說楞嚴雅好之又好靜息默坐坐起卽清談丙夜不休廿

餘年來流墮諸趣浮沉于書生俗吏之務聖水之意
幾不爲我有詢禪師有華嚴徑去余家不遠亦少良
晤曾一面之語溪經席則心識之迨予自鍾陵還家
課兒讀書其林而乃旦夕與師周旋聖水之意恍惚
復來乃知師性妙樸質見地沉朗不與今之法師馳
騁于語言文字而悍然于捧喝侮智欺癡愚者此庶
幾乎吾儒闇然之光佛子真實之義矣師今行年五
十修證不倦固其根器自來抑何所受授而臻斯境
問之乃系出山陰任氏之族十九從雲棲大師受記

寓林集

卷之六

王

荆落二十外卽遺形骸歷寒暑涉牛山少室諸名勝
遍訪知識探正法眼而歸復從雪浪師日究羣經夜
參禪寂嗟乎本雲棲之真修通之以雪浪之實解宏
其沈朗映徹能澄然照人卽以予之不慧而能提予
聖水之初意津津乎可會而不可竟他可知也師學
行詣實不欲以名號動人爲海內傾渴者所仰迫而
應之年三十六方振揚宗風自吳門訖今所歷道場
已饒三十餘會每一設席幾千餘人飫智海而潤玄
津者無算總之皆從心開義語無妄發發無倦施故

也衆義俱曉于法華楞嚴尤得衣中之珠學者罕得
而窺焉獨涉獵佳山水境與意會必有題咏有如嘆
蔗必入佳處人或疑其務外師笑曰正謂本心除妄
耳何外之有嗚呼斯之爲妙果不可以華實內外判
也非師亦惡能臻斯境也哉易有之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以師之實修實證五十以後其所詣真實玄妙
不知當何所止息某卽不慧倘謝塵鞅而歸休乎林
間老不厭學華嚴徑中與聖水參會師是時當必有
笑而領我者卽以斯文爲印而與師諸弟子宣讚無
量壽從前講解又當付之恒沙億萬也師弟子大琳
廣嘗等聞斯語俱合掌前請曰此時且乞明公施此
語爲吾師無量之初祝

寓林集

卷之六

六

壽劉母羅太夫人七十序

宮諭劉雲嶠先生起金門玉管之業文學侍從稱天
子私人日就隆貴其爲凝鼎阿衡之日不遠天下固
以爲先生必以天子之私私所親日飫于大官之珍
秘法醞而霞帔雲冠需用于五章之服以極寵一世
者爲尊養而先生之于母夫人獨不然當其入中秘

擁板輿而俱也。珥筆之暇，左右晨昏，固曰以母夫人也。壬辰之春，坐未暖席，請于上擁板輿而歸。則又曰以母夫人也。已一再強起，副主上眷注出簡八閩之村，以棟宇清廟入雍容，儲邸論說經幄，沃乃心納誨，稱至近重臣，人以爲先生固安之，而某時上春官趨京師，得以故人見，因見先生朝天子出而攢眉，若且誦天王聖明也者，而不能無軫當世之慮。朝太夫人出而解頤，若幸然曰有母氏之聖善在，于是乎抗疏論天下事，未幾又復請于上擁板輿而歸。

寓林集

卷之六

七

則又曰以母夫人也。先生抵家無幾時，某以鍾陵令至鍾陵，去先生家數十里，而近先生固嚴重，不輕與郡縣吏通。某亦不敢以鍾陵令見，顧猶得微故人驩晤于玉嶺山之館，坐語移日，因敬問太夫人無恙則先生爲輟然笑曰：幸甚健。七是季夏七之日，爲七十春秋矣。某亦爲輟然引觴者三，問何以爲太夫人壽？則先生笑不答。某于是離席前，先生言曰：人情固有割大官餉去，尚方之珍饈法饌，而甘園疏野，菽若飴者，乎充珈重珮，鶴繡象服，不以爲適，而適布被襟袖。

者乎進而朝堂三公九列以下，置牛酒，相勞吹竽擊鐘，萃海內能言詞之士，詠南山歌，未央不以窮人世之極榮而欣然與宗族子姓閭里之衣冠杯棬而相盤辟周旋爲愉快者乎？若此者，丈夫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主上方嚮用師傅之臣，曰惟鹽梅舟楫是賴，無金幣堂陛之嫌，朝紳綵萊衣，鼎食參養，無靡鹽尸饗之嘆，而先生若有所愴然以去而愉然以返，未嘗斯須釋治世明主之戴，而恒以戀戀膝下爲驩。若此者，丈夫子之所難也，而先生易之，然則先生所以壽太夫人者，易言哉？古之爲人母者，若嚴雋陶三母之著其子于名也，不兼節也，其爲人子者，捧檄而喜，以養其外，介山之攜而俱隱，以養其內也，似也。烏有進而匡主退而將母，中有所獨至而母子之間融融泄泄兩相恬愉于志意之表，而不以告人者？若先生所以事太夫人與太夫人所安于先生，其引日將身寧有量乎？異日者，卽鼎鉉阿衡以爲大業，而光祿親膳尚璽視寶中秘視詞以爲太夫人千秋，彼太夫人所以爲千秋者，不在也。先生于是輟然起謝曰：以

寓林集

卷之六

八

子之善頌也而不敢當亦以子之善頌也庶幾解予田間之適以代五鼎某于是忘其俗吏之賤退而授之副墨登之太史之堂申頌禱焉太夫人他懿行及讀書曉大義通古女史有謝王夫人之風其誼感有道之者不具論

許母吳恭人七十壽序

今人子所致於親與親朋之爲人母也莫不有文辭玄黃之飾稱觴上壽動相矜詡以爲固然然婦德不外著考其所稱述惟米鹽絲菜莞簞之能或督臧獲

寓林集

卷之六

九

婢媵拮据晝夜而已其上則戒矜榮修腰臘俎豆燕饗而已乃若道義隆推讓智略經世務廉節敦風範則鬚眉丈夫之所難而余得之許恭人恭人許中丞華峰公之繼配也中丞之封翁觀峰公家素饒恭人以中丞公業已祿食安得復議析著請悉捐其貲推之伯季不有一錢中丞公初令閩時海寇猖獗屢勦師徒沿海諸邑波濤不靖各造戰艘而閩首事匠圖艘形以進恭人見而驚曰此艘底淺簷深於法當敗乃出新意改其式後各邑艘果皆備而閩獨完昔韓

寓本集

卷之六

十

夫人登襄陽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於鸛斜築新城襄陽賴此得完人以爲夫人城此亦可名夫人舟也中丞以治軍旅歿於貴陽左右具言例得檄所屬貯嘉肺之人爲橐中裝恭人按籍計可三千金而義立却之遂棄朋送三司以成中丞之廉諸縉紳聞見者相傳頌以爲美此與李審諸母不受御史臺所贍祿米及還腳車錢者何異然則米鹽拮据與閨閫中饋之能世人所兢稱以爲壽者恭人不與之爭也而鬚眉丈夫所高義讓智略風節之事恭人勿遜也然則烹鮮割肥吹竽鼓鐘珈珮尊榮之飾不足以增恭人之德色而人世所稱壽類迂豔其辭希心不可有之事非金母之桃則佛母之蓮年則長生壽則無量孰與吾恭人皈依佛而不至梵剎通佛理而不佞佛事如閩邑之艘全閩生靈是長生之術也却金以成中丞公廉而燕翼其子彊學力行登孝廉之船名位未艾是無量壽也以此而稱不朽觴千秋比世所羨耄耋期願者不猶朝槿夕菌之與喬松大椿乎哉恭人七十縣悅之辰爲冬十月恭人之子孝廉君將以秋

深上公車予子茂榛爲孝廉君子壻於禮當爲大母
壽而不敢以世俗之文進也以此正語實義登孝廉
君之堂孝廉君再拜引爵誦予文以爲恭人侑

壽方母鄭孺人八表序

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人鄙夫之所恃以爲榮也賢
者道彌於中而裸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榮而
父母亦喜無量夫父母之欲其子之貴也甚於其身
之壽故顯親揚名仲尼亟取焉而論大孝者亦有徵
於祿位聖人之經炳若丹青介甫曾不聞乎聞之而

富林集

卷之六

十一

故爲高論以舛馳相背亂介甫雖拘當不敢也豈經
所論以易孝子而介甫之言則賢父母之心若此乎
吾友職方氏方君孟旋道彌而藝裸海內莫不聞老
子書生者三十年而其母鄭太夫人忘乎貧且賤也
及孟旋成進士登朝蒞官分司雷鑰之重太夫人春
秋八十疊服象帔以就大官共養而澹然泊然視其
子猶書生而自視猶書生之母也夫書生之母與太
夫人相去遠矣而太夫人一之是不以貴賤貳也不
以貴賤貳者不以夭壽貳者也然則過此以往雖聞

期願歷千秋其自視也與嬰稚何貳而況今日者八
表之始開乎嗟夫此孟旋之所謂人貌天行無懷葛
天之民者矣壽莫壽于無懷葛天孟旋之所以願其
母至矣哉夫賢父母固不以祿位易子之道藝然以

孟旋之道藝而祿與位又借壽母之春秋以方來如
日升而川至吾又以知孟旋之言不勝乞學士大夫
頌禱之辭不勝摘殆將腕脫筆禿而莫殫其形容也
予與孟旋同臭味先後起貧賤羨孟旋板輿之樂而
竊深陟屺之思故反覆于祿位以褒孝子而娛壽母

富林集

卷之六

十二

且喜孟旋能以聖人之道孝其親而不徒退托于介
甫之言以自安也聞太夫人神明清湛年雖高猶日
率羣婢妾作女紅至篝火不已或隱間穿繡針此其
壽徵真未可量者無俟予言乃若神之凝而德之至
卽以孟旋視無形聽無聲求其髣髴者不可謂不微
猶自謂若醉若飢而旨與味終名言之而莫克舉而
鄙人又何足以窺之

羅母馮孺人六表壽序

予與玄父周旋久卽一日別亦未嘗去于懷是役也

予微天幸而玄父乃微衰以歸予固刺刺不能已而玄父故湛靜庶幾聞道者亦若有抑鬱不展之色問老則又不獨以去予左右也曰大冠之母及今而六十春秋矣不以此時竊升斗而以絲衣歸舞也問母縣悅之日則爲孟夏三之日趣行猶可及千秋而觴也于是玄父爲洒然色愉而予亦爲玄父喜且自悲也曰與第而嘆不逮與逮而以遲一第易孰愉者乎于是玄父喜而躍馬若忘其去我者而予卽促促不能文不可無以爲母壽且以予之壽母也而文也與

寫林集

卷之六

七

哉蓋習聞母之賢彤管不勝書方母偕野亭公事翁仲山公也家故貧仲山公善飲母恒減半菽以給五斗蓋竟翁世而靡所不承其驩心仲山翁老而呼孝婦非吾婦吾女也野亭公治家嚴母承以寬野亭公起家人務裔母承以施野亭公氣岸疎宕母承以密蓋帷簿之內有莊師友焉長君重卿及玄父服儒而儒行玄父且以儒售仲叔服賈而賈貯且以賈之門而仁義存母顧復教訓無儒賈一也絲是以觀孝莊慈母三善備矣卽諸子敝衣而疏食母之所爲大年

與日月遠者固在而且玄父積學力行懷忠信待舉其爲豐年在也夫逮而以遲一第易玄父且愉況第而猶速有此日月也融融洩洩寧有既乎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予固不能不干玄父之別索歎太息而羨玄父之有此歸也豐多故親寡旅予卽幸而第不知所遭際建堅與玄父奚若玄父行矣余卽不文請爲頌南山崗陵之章以遙爲母祝而予所食母德未報者亦不勝書焉

吳母程孺人七十壽序

寫林集

卷之六

十四

中翰吳子敬之母程孺人以甲寅七十春秋吳子預徵言于黃子皇皇焉惟是一命之未將而將片言代五鼎黃子謝不敏以語吳子曰夫年壽亦生人所時有也要期于至貴至貴國爵屏焉壽莫上焉夫簪纓冠佩之爲貴也國爵也道德有于身仁義腴于聞教化行于子孫而型范世世此所謂至貴士君子之所服也冷婦人而服士君子之行閨閣而立型范斯其爲貴也至矣爲年也大矣奚一命之榮而片言之侈吳子聞之爲避席頓首曰此吾母之素也小子敬固

于所見斬以世貴貴吾母聞子之言而爽然失也母實有所自貴敬不敢隱爲吾子誦言之母望南公之最愛女也慧而莊有遠識當望南公收雲間息而里居盜燬其廬公不憚母年尚少百方以義命爲解公益奇之長而歸家大人相敬如賓所以事大父龍泉公大母黃孺人極恭順亦會有盜夜分至家人但踰賒匿貲重走母曰委之惟兩尊人是護家幸比素封之入母益躬爲節齋勞苦中饋女紅皆手出口曰爲吳家母實難不如是無以爲諸婦鑒至賑窮急宏利益

書本集

卷之六

一五

事仁施義予往往輔家大人行一無所拂親黨貧而待以舉火者若干家視一姊四姑最周而尤憐恤其寡婦待庶子如已出遇臧獲輩咸有恩紀晚年禮佛然跡不越閭以外不近六姑喜布施不標姓氏居嘗語不肯兄弟輩曰先世好學爾母情先世好客爾母慢先世好施爾母悛不肖輩守茲三好日廩廩母氏之訓罔敢失墜而隱約閭巷無顯融之業以邀一命爲是惡然而懼今吾子所稱躬道德腴仁義教化行子孫而型范在閭閻至貴而屏國爵吾母似庶幾近

之雖然人子而腴其親不信也信而無當世文人之筆以徵美來茲不傳也吾子其幸許之黃子聞而色喜乃改容起拜曰有是哉母之能有可貴而自爲壽也吳子之能以至貴貴其母也抑有感于古先王之養其老也饋漿而醕爵割牲而總于皆其天子昆而親之厥禮至隆備惟婦人不得蒙其澤計古之賢人君子而爲婦人女子者嘗十一于男子而禮數爲限先王弗能強也是以聖賢筆削之權重于天下筆其命于天者以申王命之弗逮故立言君子能貴其德行而耀其幽潛惟夫世之文人以諛言溢美而交失焉洵若吾子之母予卽薦蕪辭而侑卮竿後之君子考誌林于千古庶幾徵文考信而曰是吳子之母也母之有吳子也斯其爲母壽也又奚俟簪纓冠佩爲貴然後侈當世而永千秋哉

吳母程節婦五十壽序

節之名不知始何代若耳目所覩記莫先於文王之係詞其詞曰節亨苦節不可貞何哉及孔子出讀之韋絀三絕而始曉其故喟然嘆曰武王時也蓋孔子

書本集

卷之六

一六

芝意物不可終窮臣節窮而九廟之靈教歸節窮而
三姓之澤枯其道固如此也是故伯魚歿當是時其
妻之年不減四十矣又有汲爲之子孔子爲之屬
無饑寒之憂卒嫁於衛孔子不禁也然則聖人未嘗
以節強其家而敢以苦節訓萬世乎故其刪詩至
商契下迄陳靈公千有餘載又合十五國之風而所
取一人相舟之詩是也孔子以爲如是足矣及世
衰惟恐不信於人始好爲奇危激烈之行嗟乎譬之
松與栢焉使剗削于萌芽尺寸之時則所謂永霜之
操參天地之勢孰從而驗之吾是以有取於吳母程
孺人也孺人生長富貴父祖俱鄉進士歸吉甫君甫
四歲而寡年僅二十有一今年五十耳稱未亡者已
二十九年於茲長齋事佛兼通佛理以自淑其性行
而勉旃二子曰昌祚曰昌齡綴文修行漸有聞於時
使二十九年之前不勝惓惓以窮其道吾意此呱呱
者生歟且其保而況於卓有成立也哉夫道窮則無
所復之不至於窮何往而不可吾見自今以往子嬌
翰翮而母榮翟輩寒暑晝夜數變易乎前而松與栢

卷之六

十七

方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蒼然未有艾安之亨甘之吉其道固如此也昔孔子
不輕譽人然莒人之妻泰山之老婦一言一行爲弟
子誦說之不倦又况弟子之母乎今孺人二子皆從
予遊而孺人膏沐永捐眉壽方始深有合於相舟之
靡愿予固自孔氏者安能嘿嘿乎季春二日爲孺人
五十初度於是論序之以貽二子使附頌禱之末焉
古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然深衣素衣執爵執醕王
制詳言之未有及婦人者至魯僖公而壽母之頌始
見于詩豈女子之年壽固不及男子歟抑善懷無極
所以戕賊其天和者至歟含德弘慈永有令範吾獨
得之方母鄭孺人孺人出洪橋鄭氏爲新安名族大
參公羣從之子性俊慧精研女紅孝經列女傳諸書
亾不通曉年十四歸方君世叔爲能備色養奉尊嫜
督閭內之政旁及家人產佐夫子所不及而最難者
世叔廓落好施予敦族賑窮孺人翼而行世叔善交
遊天下士解佩盡替孺人無所惜世叔沒而縞帶食
蔬家政儉肅斯其爲懿美已非世俗所有而其子如

卷之六

十八

駢以孺人六十五春秋來乞文侑觴猶以爲非其至者
其言曰母孺人如駢之嫡也兄如駢母所出也少之
時水火燥濕無不均也菓餌嬉戲之物無不均也疾
病而呵護至束髮從師弱冠婚娶無不均也其子七
今其儀一兮吾母之謂也吾鄉俗靡而易蕩母患之
曰聞大江以西朴茂有淳古風盍往觀焉則兄先而
弟亦從也二子篝火夜讀母必坐側問所讀何書策
以令名不論兄與弟也吾兄知母不如如駢之深如
駢敢再拜以請予聞之喟然而嘆曰是樛木鳴鳩之
寓集集 卷之六 一

匹也可以頌壽母矣雖然文王十子皆太姒所出而
鳴鳩之所咏亦未聞有嫡庶之別雖古之聖善未易
比絮而以予眉睫之論孺人爲又難矣後漢明德舍
鉛弄孫彼無子而能子人之子史策已爲美談又况
已實有子而能一視者乎葛藟荒之而福履不將吾
不信也二子俱美秀能文令名方來壽母之頌將有
繼魯偕而歌詠其事者予唯論著其大者以侑萬年
之觴焉

注母方孺人七十壽序

新安有叢睦汪氏巖鎮方氏兩家稱鼎族多衣冠禮
樂之彥余嘗覽汪司馬所爲孝廉公傳其人敦說道
義明經修行稱長者竊謂必有閨閣賢者爲之佐已
從孝廉公子穆溟昆季輩論交已叔子元禮與其孫
若士從余游湖山俱金相玉質斌斌好修振箕裘之
業又意其必有賢母義方以代有終乃今而稔孝廉
公之高與諸子之嗣服好修果方孺人以也孝廉公
少失恃且會家艱母胡嚙嚙在堂未易事孺人自笄
歸卽能食茶茹辛以相孝廉公奮筆下帷而入以事
姑惟謹愉愉如也孺人舉四丈夫子與一女而五俱
躬自提抱偶翁嫜同時臥病牀第問孺人日夜不解
帶爲稱水量藥而以間竊身視子若女不告德也丙
子孝廉公射策而遺意憤惋無復入試望又以貧安
所得道里費孺人陰以簪裾易貲迫促就道而孝廉
公遂舉矣孝廉公斤斤自閑自言如處子之秘公宮
而性喜客則孺人薦羞好行有義事贍宗族交游不
給則孺人脫簪珥佐之性方嚴繩諸子婦自幼而長
凜于朝典里婦有違言得孺人片語不啻著蔡而比

寓集集

卷之六

三

閭多豐豪統緒之室魚軒鱗次孺人至則肅然同母
第四人俱任俠仗義聲四方事孺人如母公敢以雁
行狎者生平爲善不佞佛晚而皈依齋素磨礪身意
非爲福田利益也孺人行年七十矣諸爲孺人之子
友者謀所以壽孺人不得某竊謂千古侈言鮑宜有
妻而孝廉公得之侈言子與士行有母而穆溟諸昆
季得之卽內言不出于閭名域房闈乃孝廉公與諸
昆季之賢問有其千古而壹歸于孺人卽此爲孺人
之名壽寧有算哉夫麻姑上元列僊長生之稱秘術
也公卿冠珮珈服之飾浮榮也布幣酌斗吹笙鼓瑟
之歡俗情也則孰與婦人而丈夫者之聲施俾叢睦
嚴鎮之間稱東海之法京陵之範與白嶽峙而青雲
垂者庠招搖之山有叢桂爲百藥之長長生家所服
而孺人懸悅爲中秋之夕適當其時則人天符也請
書此語侑壽竿而進之

汪母方孺人八十壽序

昔在辛亥汪母方孺人七十春秋諸爲母之子孟樸
諸昆友者徵蕪辭爲壽今去十年所爲天啓元年中

寓林集

卷之六

主

秋之月母登大耋矣諸友人復從某徵一言某理前
語而覆之所稱母事翁嫜佐孝廉君成名訓諸丈夫
子佩服儒雅多名賢遊而文孫日彬彬起開諸子婦
與閭黨閭闔之倫比于鮑宣之妻陶士行之母與京
陵東海之範備至矣某安能溢前語而加焉雖然無
以加者母德也親交輩所稔聞也而母之德之福天
所以私予母在俗論之外卽母與諸丈夫子受而不
知也何者凡爲人子者疇不願母賢且壽而賢亦有
不必壽或壽矣而僅僅具官骸給飲噉已耳或精內
損而神明之用衰將無愛日而虞其旻爲人母亦疇
不願多男子愉快其所奉而不必盡賢卽賢矣而或
挾貴以經營四方或挾策鞅掌王事則母有倚閭之
嘆子有靡盬之嗟此皆天之所靳孝子所不能冀慈
母所不能愜者也乃今聞之汪母行年八十而等強
壯亾論令德作儀周行不殆而目辨色耳審聲縫不
失道行不倚杖旦而起燭三版而寢如是者爲常抑
何其精氣充而神明茂也而孟樸諸子怡怡旣翁和
樂且耽其才能生產作業而不營營於利以馳四方

寓林集

卷之六

主

其智略文采可以班冠紳建當世之畫而恬然家修不汲汲于名以執掌王事母居新安去武林不五日而起居狀可以時相聞非其兄歸則弟待母無倚間之望而有舞綵弄雛之歡則天之所以私予母者非徒以官骸飲噉如常人而已其神清而骨強奕奕如僊而諸子所以事母承歡聚順依依如孩赤之有懷者無而將母之憾是孝子所不能冀慈母所不能慼者而孟樸母若子若爲天所私而交得之其子與氏所云樂豫其心不違其志者耶其尹焞母所願以善

富春集

卷之六

三

養不以祿養者耶則豈待子若孫凌雲而上拾青紫進量珈奉龍章鳳詔之日而後歡樂哉浸假而九十浸假而百年諸子無方之養與母無涯之年相引于未已詩不云乎如月之恒則汪母悅辰豈惟天啓中秋之月鄭玄謂仲秋月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新安斗分野發女所躔故女多壽則天之所私于母自生而固然矣其八表也其始開也盛德所符某又曷能加焉于是書以授諸友人從諸友人後旅玄黃之篋起爲母酌大斗母亦安能辭

壽沈母姚孺人七十序

古之人結交先論行必推論其所自始今之君子略內而炫外務華而背本一時聲名氣魄之相藉而古道浸薄遂謬託於禮泉無源芝草無根之說身據其芳聲而掩前美此甚不然予蓋得之吾友沈無回氏無回之好古博羣書精研道術之旨落筆成文采此猶世所有而行已準於名義嶽嶽卓卓峰危壁立必不爲今之人則今人所不恒見向亦私恠無回師承何地何修而得此於是推論所自乃始得其尊公烟

富春集

卷之六

三

江君以任俠好義稱所交棲水呂公需石門王公天成皆負奇行於天下不侵爲然諾者也已又得其嫡母孫孺人能宜烟江君恭事其姑顧陸兩孺人而相勸而成其名行者也然禮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於梱又壓於所尊雖有美舍之弗敢成也自烟江君僊去而孫孺人之賢問著自孫孺人以老壽謝人世而姚孺人之爲匹妃爲賢母乃益著姚無回所自生也蓋無回之言曰姚母之事顧陸兩大母也猶孫母也其事吾嫡母孫猶兩大母也吾長姊孫所出而母依之

亦猶去孫母也方先君子好冲舉之術屏內幽居而母與孫母同臥起者幾三十餘年孫母持家秉嚴母不弛孫母御內外戚疎人有恩紀母不遺孫母晚得末疾而母手爲調劑哺糜以進者無朝夕孫母老而病不絕腥母亦腥孫母革之日乃母齋素禮誦佛如來之始是母之與孫母形骸二母也孝義之相得以成一母也閨閣之內具有雍熙豈惟詩人所詠樛木小星之美而已乎絲斯以觀木固有源而木有根也沈氏之吉祥善事發端於顧陸兩孺人而孫母承之厚種於孫孺人而姚母成之天道好還挹彼而注此耕前而獲後則三母之所未盡食必合而萃之姚母而榮華福澤之報非生有無回之言成文采行準名義則疇與昭式穀而康老壽乎哉天下事真有不可知而可必者姚母是也夫烟江君好冲舉之術不盡享其天年而三母以賢婦人得之顧孺人九十陸孺人九十有五乃猶祝其婦曰無似我早折而孫孺人八十有四矣顧姚母曰願母百年見兒子榮華亦無似我然則母之壽術不必問靈秘於麻姑上元乞大

業於西王母惟孝義名行兼三母而食有福豈惟百年卽無回奉瑯珞進大斗之日亦瞻瞻國老未可知也母今年甫七十耳無回之門人丁洪夏錢弘業輩請予言爲母壽予交無回深推論行訟因邇無回所自始而爲母初祝如此亦今後世知無回之交予不臧若翁之呂公王公也

太宰曾公七十壽序

代

今上曠然日月告成三大禮定國本新天下之政而用人惟舊簡在一二元老則大司空曾公再起南太宰而春二月值公弧矢之辰公卿冠帶之倫郡國大小吏瞻山斗宣譟誦者不可勝數某故辱國士遇之者也知公特深嶺北守巡使者某某竝荷知公於是謀一言壽公以屬某竊惟人主養壽命保世滋大錫極億萬姓則必有端亮碩大之臣清湛其鑑而厚施其澤大臣受天子倚毗在知人在安民亦必持所爲惇龐博裕者慰天下之望以休鬯諸福蓋積貯之以爲身而浸灌之以爲國家其於葆護元氣育神導和之理一也俗士急功名巧用之陰易人主與時上下

才者未聞道好持其矯矯曉曉之習以自標其概而
雅不可一世彼夫生民之肥瘠與天下人之賢不肖
漠然若秦越無關於心此猶缶卮勺水耳其中固可
量其勲名福澤亦可決而測乃今得之曾公公少年
成進士授刑曹郎改儀部轉而司銓敷歷四署有裴
王之譽一再轉京兆開府貴易當是時柄臣操一切
之法擊斷天下天下困於束濕直若誦白若辱唯唯
無所不可適而公以其渾厚者持之以石介遂飄然
拂衣去已 上春秋鼎盛務總攬天下之局變士仰

寓永集

卷之六

二十七

首伸眉各展生平所鬱勃磊砢之氣公起家南太常
尋晉大廷尉少司空提督壽官再晉司空加太子少
保人度公且嶽嶽難犯剗割惟意而公以其特立者
含之以淵靜 聖主方殷殷嚮用而公銳意陳情龍
見者且退而野伏蓋公自振鴻漸之翼晉陟崇臚者
逾四十年其間縣車委蛇者逾十年而某幸辱公知
又幸承乏茲土以窺公之深大都公鑑清而度和中
介然不惑又溫然無所不可容其精神莫急於知天
下之人俾賢愚大小各得其理期於悅人主之恩澤

而不以私愛私憎與無論進而巖廊與退而徘徊桐
皋山水間海內之薦紳士大夫賢不肖若燭照諸郡
國蔀屋之爲利爲益爲顯害爲隱憂咸進之几席而
撤肝鬬大小吏靡不奉之爲著蔡而尊之爲指南公
之神識力度實天所縱以安國家鎮社稷爲主上封
殖天下之元氣以錫極億萬人保世滋大者也頃者
宦豎從橫緹騎絡繹於道四方重足所在騷然世方
慮聖主不測無所措其轉圜自牖之術而猶不念元
老若公者終不以桑孔奪稷契之佐真千載一時某

寓永集

卷之六

二十八

猶憶往者公爲大司空以曹郎事公時大司空與大
內貂璫事多表裏扼之則齟齬媚之則屑越而不可
問而公調御其間可親而不可昵諸錢穀費屬冬官
者若營繕內外大小土木若虞衡若山陵若梓人匠
人輪人若陶冶諸人若木屑瓦礫公悉手爲畫一成
書卽權璫不得以意增司官不得以私請濫出入莫
不嘆服公之矢心爲國計久遠類如此夫人情不甚
相遠公行卽秉衡坐廟堂進退百官以其曩所調御
者回聖主之慮廓清宵人之氣俾天下賢者有所秉

成不肖者有所攝而無所憤激導一世泰和而海內復見醇龐博裕之化公之大年且與周召爭烈卽錢鏐喬松不足侈公公固衍衍俟之矣

壽封尚寶少卿徐翁八十序

代

人有言吾所不知者壽而天地間亦不乏壽之人也然而能有其壽以自縱暢其所適甚難夫山林稿寂之士吐内存注積貯而獲天年亦何與人世有無間巷愚夫婦豈無麗眉皓髮之人或未旦而憂夕脯未秋而怯寒縞絕不知有生人快事而古之賢者八

萬壽集

卷之六

二十九

十而載車九十而蒲輪已榮矣而匍匐道路以答世主之一盼終身逸樂奪之頃刻若此者即賢愚貴賤不埒等皆天地之所束也夫有其壽而自縱暢其所適爲天地私予則莫若吳之徐翁吾聞之徐翁美鬚長大瑰璋丈夫也家故鼎盛甲郡中壯而稍落羣從昆弟多文弱不任門戶事而翁不少爲輦感扼塞態也其精心足以析事而強骨副之家內外政不煩麾指籌算而業已隆隆起矣其嗣君某起家司理出爲名御史爲天子持繡斧巡行諸郡國所至有鴻駿聲

而翁自六旬餘以予官受章服者再則已儼然貴顯而翁不以貴顯自矜重也縱履于山縱舫于水縱杯酒于聲伎嘯歌簫鼓之間遇良辰美景未嘗不先諸游客至也宜髮鯢齒飲噉自如其飲而酤酤而歸又時時後諸少年諸少年豪者不敵也繇斯以觀凡人間世貧愚之所窘與賢貴之所矜而翁一切不受縛也生平負有俠腸能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親交有憤厄不伸者請于翁無不立應以解而又不以爲德豈與夫稿寂自封而弗與世同憂喜者倫乎哉今上

萬壽集

卷之六

三十

亡孝治天下備極尊養而侍御君且晉擢公卿間推翁所與世同憂喜者日樹鴻茂之烈翁日衍衍于泉石觴咏以縱暢所甚適有橫金披繡之榮而無蒲伏登對之煩以餘付侍御君而以神自快足翁陶陶乎爲百歲以上人無疑古所稱千金壽而萬年酬未足爲翁侈者某衰老至矣強掖而爲主上仔肩當世而不得自己因于某某諸君之故爲侍御君屬者述翁行事索蕪文爲壽美翁所爲縱暢自適者而綴之言見人間世之壽亦自有可知而必之者翁也

吳翁七十壽序

古之所謂鄉先生者其爵祿非必有詔於朝其功名非必有著於國而言爲鄉人模行爲鄉人楷夫亦曰一鄉之望云爾故陳太丘黃綬小吏而望出廷臣之右庚桑子避居畏壘而俎豆賢人之間彼未嘗爲離奇怪瑋之事炫燿閭巷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必有所深服乎鄉之人者而今獨以簪笏冠纓之士當之陋矣如我雲麓吳翁其庶乎翁天性樸實事父母以孝聞待其弟微章君極友愛所居耕桑自資不爲牙

壽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壽刻核之計號稱素封而處澆能醇在豐用儉既教其子子往登賢書矣而謹廩自若無世俗揚詡得意之色邑有里甲之役掉身而赴之不少避至錢穀之出入杪撮而上必清以覈曰吾庶人受若役義當如是論者不難翁之廉幹而難翁之往役蓋三吳間稍馮藉氣力此斤斤赴義之風邈矣抑予又有感焉所稱孝廉者昔漢帝所以淑民心廣教化美風俗詔二千石長吏與孝舉廉與計吏偕又有力田孝弟明經文學賢良茂材之科各不相冒而今之歌鹿鳴舉於

鄉者或以當明經文學之目其可耳而世亦相率孝

廉之何居予以爲必若吳生子往讀書而學道飭躬而砥行乃名真孝廉必我雲麓公之孝友恭儉乃真孝廉父也嗟乎亦難矣然則翁之盛德有合於古太丘庚桑子之爲者矣必其爲公卿大夫以冠簪之澤榮夸耀閭巷人爲哉邑大夫尊翁行誼禮請爲鄉飲賓亦古者力田孝弟之遺而予往今且上公車致身霄漢不遠翁今年政七十耳異日者翁自耄耋而期頤又以子子往貴朝廷行憲老乞言之禮吾知吾鄉人中舍翁無人也翁之姊爲予伉儷故知翁莫若予予立朝四十年廩廩奉法罔敢失墜未嘗不以翁之處鄉爲師故直述翁生平起爲壽而以是解翁願酌翁大斗可乎

壽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張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大率克雋張公之生母夫人曰劉太恭人以天啟二年月日爲七十縣悅之旦克雋以賀上萬壽行還爲其母壽海內士大夫與所親交矢歌詠奉千秋觴汝亨不佞忝同籍託於氣誼甚深猶子行也缺焉壽

母之頌而嘉湖兵使者聯伯方公與克雋同官篤好亦念未有以將乃貽書不佞亨曰張母吾母也吾子安得無一言稱之汝亨不能辭則竊念以爲世之人子未有不顧壽其親者也顧士當約結糟糠不厭不得致其歡而士大夫宦於朝者恃祿與位以爲榮而行業碌碌無可稱榮其身而辱其名蒙王介甫鄙夫庸人之誚則賢父母所不樂故言孝者謂顯親揚名必先之乎立身行道則人子與賢父母之心兩相得而無憾此千秋之樂聖人之定論也而無憾實難乃

書本集

卷之六

三

得之克雋所以事劉太恭人云太恭人之間政令德不易悉數卽克雋奉母氏訓亦不能一一刻畫其似舉其大者太恭人自縱笄事養訥公迨公老年恭謹勿替其佐萬太恭人居卑執順不敢踰而克雋視之篤孝友康廩退讓不以學術才智先人太恭人和允畫荻勉之誦讀而克雋沈湛經史博極羣書能文章通天人古今之略卽繼身級組披吟不輟太恭人綜理家務操作不勑而克雋敬歷官下從兩爲令入爲郎出爲守至治兵我越東勵精舉職竭在公之勤太

富林集

卷之六

三十四

恭人衣芻緇飯脫粟用物貴齋而克雋所在清約飲水餐藥砥素絲之操太恭人長齋繡佛聞寂好脩不以爲善市名而克雋棲心澹泊含章致用沉幾御物卽今敢悍卒馴橫民綏靖之勲枕席東南亦絕無功能之色蓋克雋行醇而學邃才高而器宏其載位食祿皆立身行道之藉旣入而奉太恭人七箸無約結不展之歡而出而爲明主牧民禦衆勵襄當世非若鄙夫庸人榮其身而辱其名者爲賢父母之所不樂從此而位愈高則道愈達其名業表豎政未可量

程母黃孺人八十序

凡稱壽必本於德而稱閭德比鬚眉男子爲難記言
內言不出於閭易曰无攸遂亾論女子束身閨帷之
內無所表見卽爲人婦人母巾幗笄珥之流斤斤井
臼亦安所表見古傳記所載爲女而慧爲婦而哲爲
母而賢擅一美亦足以表流俗著春秋未必兼也卽
賢而能母亦自其所估本宗子姓而止不外及也兼
備之而能表見自內而浸外德積載而宜享有長壽
則無如新安之程母黃孺人程母蓋太學吳長孺祚
之外王母而張君幼裁斐之外母也中秋之月母八

寓林集

卷之六

三十五

十縣旣之辰吳生從予游最狎借幼裁來徵余言爲
壽余故具聞之母未笄而父黃翁歿無子諸爭嗣者
紛不決母以一女子侃侃申大義定當嗣者而孝事
母洪不衰此女而慧也旣歸程君敬甫所以承尊章
甚驩敬甫爲諸生時日夕女紅佐之讀遂成孝廉之
名孝廉見背承歡尊章如初俾忘其老忘其子之捐
子舍以訖於終事無憾而操家乘業日昌可不謂哲
婦乎所舉三丈夫子食而能教伯常戶命服賈仲若
季負穎命服儒仲被青衿有聲季嗣振而子之子亦

振振起此其爲母爲王母抑何賢也且非獨爲程氏
母而已女之適吳情寧甫者中寡鼎之立節撫孤長
孺兄弟於是乎以砥行克家聞適張倩幼裁者命以
置貳廣嗣得甥九人森秀階庭兩姓子所爲外家成
宅相者方來則母豈惟昌程氏後無隕孝廉之間所
爲黃氏延血胤而永宗祏兩女家庇葛藟而衍螽斯
者疇非母耶則亦豈惟程之百世木本本源願長怙
之以爲母而挹此注彼彼三姓之裔亦疇不願長怙
之以爲母而天所以鵠母與人所以頌母壽母豈有

寓林集

卷之六

三十六

量哉昔有女僊黃靈微者年邁八十貌類嬰孺今母
亦生於黃母洪夢李靈飛佩護遊於庭而生是固僊
種也而又備如是之閭德合內外子孫數十百人之
頌禱以爲母壽而何疑於大年母今者亦猶嬰孺之
日也夫以是復吳生歸告其母從張君幼裁書其語
於策叅鞞鞞進頌之以侑母康爵

寓林集卷之六終

寓林集卷之七

序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策衡序

策之雄者亾過於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然皆偶機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粹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管平刻覈若晁大夫輩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則而極其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而乘其時又彼問此對響答象設以事成文而非以文撫事故爛焉足述也 明興制科得人最盛而終之以策直欲網羅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之以經義爲排偶章句之文書生執理卽遺事聘辭卽迷務喜僞儻非常卽卑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天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以施於用亾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孕衆智與億萬之變庶幾可施於用者亾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錄

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卽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

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

章施於當世亦成用如弘治山東之澤道德而藹仁

義至矣其次如新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悍瑯琊

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

騷雅之作他名公鉅人靈珠隋壁雲蒸霞變不可勝

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托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

疵腐儒之所拘叅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

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辯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

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俱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

可不讀也孝若夙有妙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當

世黜然未究於用而露一斑之識衡鑒茲編領袖未

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孟無術亦足以辦事而馬服君

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市推舟於陸而用與時

不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

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論衡序

萬曆乙巳孝若刻策衡余實爲之序讀者曰我輩得

此可以策當世取高名矣而論表闕而不宣未厭也
又十年而論衡表衡成余又序之夫論之作雄始過
秦曹同六代學而爲之也奇始非有先生王褒四子
講德學而爲之也賈生東方生創作此體故雄奇變
化不可測識王與曹因人成事已不足貴又況聲無
哀樂宅無吉凶屢難屢答聚訟不決豈復有論乎至
韓愈諍臣柳宗元封建則不然亦創而爲之非學而
爲之者也故其盛名與賈誼東方兩生等至若科舉
之論又不然朝各有體文各有時苟其違時而乖體

舊本集

卷之二

三

雖雄奇如兩生無所用之故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終
其身求一制科而不可得以其違時也今制舉首經
義與策表論皆試而用之皆時文也然風簷之中有
時未必有體有體未必盡有學術辭章以瞻之獨程
論兼三長綜異代而運以已筆庶乎隨時見奇而燦
然可讀此孝若有論衡之刻也嘗攷後漢王充所著
書八十五篇名論衡其言淹貫今古而不免蕪穢之
誦蔡邕目爲譚助且爲帳中之秘孝若茲繁令人人
共咀且嚼於其中而不忍秘其益廣矣乃有去取而

無品題孝若以爲此衡也則銖之兩之鈞之石之在
善用權者哉

表衡序

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 祖宗所以教事君也蓋論
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草野倨侮者未嘗無焉試之
以表而君臣之體絕廊廟之文嚴雖猖狂無忌亦必
諧宮商肅仗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然此 祖
宗之意而不料後之日赴於浮淫也表者裏之反猶
云明耳太史公表三代則世表六國則年表秦楚之

舊本集

卷之七

四

際則月取其明耳班固表古今人物則分爲九等取
其明耳孔文舉薦士曹子建通親親其稍用俳也凡
文盡然不獨表也前後出師俱家人常語而後之君
子比於伊訓說命則表之爲表可知矣及唐之世柏
黃對白相錯如繡其俳麗極矣亦凡文盡然不獨表
也韓文公潮州謝上及諫佛骨諸篇俱不爾也宋之
表莫過歐蘇王介甫輩此 祖宗取以爲訓者今其
書盡在何嘗不光明宣朗了然於口而必雕繪爲精
新裝積爲有學浮淫附贅何其陋歟雖然此亦時之

所爲論與策俱不免何獨疑於表孝若存其最善者以佐教事君者而已矣嗟乎論表策具而衡爲全衡全而權乃可用是書也雖謂孝若之權書可也

靈鷲山素業序

古者父兄之詔子弟師之訓士惟孝弟力行通道略物束於廉恥雍容禮節亾堙其本始墮其所有事而獨後於藝文今則不然父兄之於子弟自童年乳臭玄黃初剖學一先生而授詩書輒以科名相豔文辭相矜委蛇世資遷徙如園屈志滅質移才鶩俗背畔

寓林集

卷之七

五

先生之道而有所不恥師以之教弟子以之學道喪世俗溺心若投珠於淵沉金於沙輾轉相屬倖成而驕敗亦亾悔若毒藥之疊鼓百餘年後且聞其氣以死悲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非人師之可廢而浮文蕩心與俗趣舍者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某家貧嗜僻聞見寡眇闇於道術卑行亾度豈其偃然臬比挾素王之道以令羣材獨唯士之始業藝文一途違其所趨而糾繩墨之論放諸玄眇力誠不任人亦不附語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沿流遡源窮末返本倣

性而立修辭居業其庶乎方內挾策之士聞其風而謬尊之爲壇靈鷲之山某於是忘其固陋從吾所好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凡人有材短長靜躁受成於天億變爲形惟虛與明若合符節在心爲神在題爲旨在文爲體函三爲一同出異名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已意毋適人意而後披質綴文諧聲合采各成其至毋亂於得失毋弛於中道毋悔於白首出則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乃瞿然立肅然正襟而對曰謹受教朝於斯夕於斯應求於斯矜者抑鈍者奮歷一寒暑而揣摩之編成爲總其大凡絜長量短喟然而歎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先王之道不離藝文而得本始惟浮文殉名惟浮名蕩心生心害政生政害事一時受之百餘年而不化投珠沉金吾爲此患以無解於有道先生之刑其免也勉旃哉崑崙無極滄溟無涯保而持之知險知阻而乃可以立於四通之衢爲汝災木以鑒於人而匪爲人鑒題之曰素業業言習也素者質也以言其本始也大輅肇於椎輪醴酒造於玄水黼黻備於純白去俗遠去道近

寓林集

卷之七

六

誦文伸志受成者不移吾與二三子之所守也雖然
是是非非相尋無窮才者不乏遞爲雄伯二三子誠
有所不足者而吾乃妄諛之嗒然慕古而卑俗得無
有太息流涕還以悲予者乎

素業二編序

昔在癸巳爲壇靈鷲山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夫
文在心爲宗在題爲旨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已意毋
適人意毋亂於失得毋廢於中道毋隳於白首出則
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過而聽余追嗜逐好

寓林集

卷之七

七

不相捨去者有年四方之雋踰河蹈江跋涉山海而
至者疊疊不已則汝亨有懼心焉夫衣布被褐不足
以耀黼黻之目飯粟茹藿不足以爽飽膾之口小言
庸論不足以望才士之腹某將棄夙昔捐舊好更求
所以豔耳目愉心慮之說而竟不得也二三子高者
若墜卑者若登中者若跛相與聚而謀亦欲更求所
謂玄妙之法矯捷之徑而亦不得某於是據席而呼
曰二三子來二三子來余與汝登山而臨泉於斯久
矣寒空雨霽日麗晴翠其幻千變山故如昨也澄泓

寓林集

卷之七

八

莽蕩爲濤爲雪爲風霆爲游絲其幻千變泉故如昨
也文章猶是山雲川月峰峙水流起滅毫緒間其幻
千變亦不可得而盡吾與二三子覲面而親握指而
授藉令去故而喪我又寧能相識虐哉余嘗懼夫庸
師之誤人甚於庸醫之殺人無他其所謂庸者不庸
而故者非故也先聖有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余
則安能釋昔者之法而詭遇二三子夫亦相與尋三
章而討之心胡以立宗題胡以立指信者安據疑者
安伏適者安往亂者廢者隳者之念安起一者安在
譬猶抱病之人各自索其病所自受而醫者亦密察
其所受循脈按方以融通其意相與歸於無病而後
已二三子於是遽然霍然離座而起曰有是哉子之
引人也吾乃知新之非故而故之推新也法證心心
證題題證文衣被乎布褐而滋味乎藜藿凡夫無所
關才士不得馳天下之神奇果無有越臭腐而得之
者精動而變蒸蒸然不自止矣雖然醫者疇病爲病
醫者亦病則又轉而望救於他師吾懼夫庸之誤二
三子而殺人之爲禍烈也於是衰次其文嗣刻之以

證於有道曰素業二編

壇石山素業序

余生不聞道又賦材拙未讀天下之書往者偶以師心之技棲息靈鷲山二三子有謬而問字者與之互證於是有靈山素業之編今不自意折腰爲鍾陵令書生之長徙而芻牧衝方愁民扶匡不暇懶不能爲嵇生勤不能爲巫馬子期退而自惟未嘗不拊心汗面恍恍自失而諸生虛影相逐不知吾之非故間有抱文而過者鍾陵故有書院集士余不敢廢時期而寓林集

卷之七

九

奔焉自放此墨翟所以悲絲楊朱所以臨岐而泣也要以卽心爲習緣習見故所業不同今曩可覆無違心之事必無違心之言亦各言其素也已矣豫章材藪士矜重好修邑多子羽之節奇服者不盡見見或不盡奇抑或有所見而不在譚經課稅之座不敢載也縣所居壇石山之阜故繫之壇石乃文之佳惡識者自定之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

寓林集

卷之七

十

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業則今世所爲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不能爲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復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何爲也水以造波波還爲水性率爲習習亦成性修詞立誠爲業妄言綺語亦爲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而服官設於吏流於物其

爲妄且綺不可勝窮如素塵岳如雲毒鼓百千年而不化則豈惟口有業而身爲苗可畏哉余亦嘗自觀省思維自余爲令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殃積悔隨消隨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子一業猶爲流塵輕霰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會或未甚墮妄綺之辟宜乎諸生之謬而習余於壇石山與習余於靈鷲山無異也壇石之山月有會向從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笈所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一

干篇題曰壇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於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爲妄且綺也

素業五編序

余自壬子秋來白門至今幾六百日除劾官下之日非眺覽山水則四方人士執經問字之日居多余非能挾所長先人亦似有結習在覺與諸生譚可自率曾懷先後所課文及得自遠寄者幾二千餘篇亦隨手答去存其佳者得百餘篇仍名素業嗣四編而五嗟乎文之難言久矣法度之論非所以繩末世至法

匹而趨利捷效輟學步以套爲法令覽者欲嘔余甚厭之今文亦不必盡如古文然讀古人書多時而吞吐於筆卽尋常字句自與凡語迥絕至於靈心通道無古人句而有古人之神卽作者不自知抑又難矣余不敢盡持此論相士然沿襲可嘔之句必不令其竄入筆端善用古人書與能行古人之神者卽一字一句必爲之歡喜讚歎以拔其頽落腐朽之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簡乎狂者進取茲編近之矣至於士遇合有數存於其間不盡屬之文卽不遇而文自在余持論如此而已不知天下人之心同乎余否也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二

素業六編序

素業初刻起余讀書靈隱山寺時遞刻至六編則余寄官白門三年內四方從游之人以文質者也升沉不同途先後不同輩吾第以文論在循本題理格以盡其法據自己心性以盡其才而又能湔洗剝換以盡其變要於不改其素而止庚戌十門人癸丑五門人別爲刻丙辰亦五人所寄來篇帙少又偶值刻六

編時遂附焉至於俗習惡套亦有用之買名聲者恐
後生效之以自爲能不得不詳列於篇除惡務盡我
不敢不討此刻中亦有字句犯者其全體自佳則璜
之考珠之類吾不能廢也吾亦有近作五篇附之未
必極佳儻用商君反坐之法或可遜也

王逸季墨卷選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風雅寢薄荆公亦自有
驅進士而學究之悔 高皇帝創垂不改其制士奮
筆起厲意一術樹鴻鉅者不絕而雄雋之材往往內
窮林集

卷之七

十三

厭而思遜去以爲快曰是 高皇所以欺英雄而挫
其銳磨厲其流宕不屑之氣塞於大道嗟乎豈其然
也六經四子精微之言詎減詩賦庸者汎涉無歸寧
如一尊而博通之儒兼總條貫矣不可者厭生玩玩
生逸逸生淫於是浮華相標虛氣相夸淪忠信裂繩
墨生心害政流於無窮上標之爲軌下蕩之爲風文
章之變可勝悼也端其範移其風如響斯應如倡斯
隨神而化之使士不厭則亾如程墨程範人嚴墨入
人易程所以爲軌也墨風之漸也然程居方墨行園

程儲精多收物博積思長裁文斷墨儲精少收物簡
思窘寸晷文束尺幅程上潔道下博名高有是非而
無得失墨不盡斷合道斷遇主不盡爲名高慮不成
名內櫻於是非外亂於得失是故墨之難爲工也有
用短而成用長而敗有律而負有浪而勝有奇而之
庸有庸而之奇其儵忽如風雨千百億變巧歷不能
盡其凡大都行其思之所際以與氣符而溢之乎詞
而寡特操故鑒程者不偏貴格貴冲夷自理如風行
水雲行空鑒墨者不偏貴氣貴精醇自完如金在鎔
窮林集

卷之七

十四

珠媚淵程以立常墨以盡變常統於一變散爲萬蓋
至於今多文少質奇詭橫厲常變麗維吾不能辨其
程墨之體矣嗚呼歌者苦而知音稀自非澄清虛以
爲鑒通倫類族開於道術之旨烏能別涇渭於末流
哉某不自量每欲附宣尼竊取之義舉應制業次第
其品毋令耳食之夫以虛名誤而有所不遑吾友逸
季先爲之太上拓基神理妙於自然其次出奇無窮
各恣所之從厥攸好其次句字之間流響錯采小道
可觀傷其湮沒文章之變人心之符道有升降俗絲

習草璨然於篇若職方氏貢九州而吳公子觀十二國之樂決決乎風風乎可以風矣乃若闡幽微顯摘覈見瑜勸百諷一覽於精微以破世俗浮沉之論又逸季玄鑒所欲爲政几席之上範軌來茲者也海內與於斯文者論世知變然於其然則經義亦足盡士士必不至以虛名誤卽荆公所謂驟進士而學究之悔逸季且爲一灑之矣

王逸季門人稿序

昔者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五

行諸曰聞斯行之余嘗讀歎此二義者總攝天下之義有兩而敵應有一而互操古之名將往往以之提挈百萬出生入死而不悔其虛實奇正增減多少之用不可勝紀執文之士莫能解也今之執文未必遜於古之道術其動如生其靜如死爲之師者提挈天下之材雋亦宜不遜於古之名將而亦莫能解者何也夫亦各膠其師說而不相下抑其師之說有工拙利鈍邪夫拙而鈍者莫若余其語二三子循繩守墨奉法稟道若曹相國之斤斤畫一於三章然而讀吾

友逸季之文橫行妙合取精集美舉天下之文士若無能操勝筭而出其上未嘗不爲之低首折心也逸季文名滿東南東南之雋者多登其門其文有玄有微有巧有俊有煙高有霞舉有劒戟有機弩有飛舞奔蹕大都得逸季之意各縱其才情之所極以凌軼天下之茂雋若韓白之兵上天下地無非生門斯亦天下之奇觀快論也逸季訪余靈鷲山余因得窺其武庫歎服而已而吾門有腐生且私相詫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意者先生始欺我也不知世有湯武則精銳節制皆華山桃林偃息之具夫旣不得已而兵之則三章之法豈所加於井陘淝水之上哉客有聞而解嘲者曰兩君狎盟齊晉號令天下不亦可乎余曰正或不能譎則不敢夫夫有霸之心也不可以訓二三子吾守吾之拙鈍以遇婁東之師二三子有能爲公西華之惑者則渙然解矣是時余有素業二編之刻而逸季亦刻其門人稿行世因書而爲之序

正始編序

寓林集

卷之七

十六

余少年酷嗜成弘間作者之文卽才華學術不同各根本所學而致其才俱以理爲宗格爲律氣爲御詞爲經緯精如絲髮之不相亂而天然自在如睂目頂踵之不易位無論已至者之妙卽漫漶敗筆而先輩氣格自見譬猶商周彝鼎王謝衣冠自是人間清貴之具凌遲至今無論敗筆不足觀覽其佳者已如貧兒富扮市門喬妝中無所見而名相流浪於傲僻之聲舛襲於近似之理追維成弘如以戰爭六國馳想揖讓之代可爲人情世道流涕太息江河之流誰爲

寓林集

卷之七

七

砥柱而豪舉之士以細過失之又可慨已竊謂欲制科得士莫如正心術士正心術則自少年之習爲文字始少年習文字必不可令合成弘間作者而爲之詭遇何者成弘間作者非但文章典刑而治世之氣象亦隱隱隆隆可想見也嘗記爲童子時有復古錄從先錄繼而有明文品彙繼而有原始錄先輩名法家具在今多散逸於諸生鉛槧中不謂吾友元素與余同嗜而爲正始一編剝碩果不食而魯靈光尚存卽元素所評隲彼讀一過如隔世而見故人移身而

獲其心其欣暢歡喜真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余與元素有子皆初學爲文而吾兄猶草昧未理因爲元素題是編而命之少年信服此法卽未遂成文必不至流壞心術爲無家蕩子余亦附元素作業舉功臣耳雖然少年嗜酒者喜讀太史公淳于髡傳所爲堂上燭滅男女錯坐以爲傳神而畏苦鄉飲酒之禮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昭代文通序

先是丙午歲元素在長安歸院之暇攬成弘以來業

寓林集

卷之七

十

舉作者彙一編授帷中生題曰正始余草草題數語大都慨末流之濫而歎先輩名法家之不可及凡何元素拂衣湖上則復取隆萬以來業舉文蒐獵之拔其旨不背作者而格不謬成弘者合焉命之曰昭代文通屬余序而流傳之余旣披覽竟作而歎曰嗟乎文不在茲乎人亦有言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而文章與時高下閱世觀變良有然者乃命世者獨不謂然何者不同之心機智徂詐之心也與時高下之文寒暑之遷而榮瘁之態也若夫本始之心含具靈妙條

達義理爲物不遷與時偕行古聖賢以之作經立傳而昭代定以爲制文士稟以爲程傳辭宜意隨題賦形鳬鶴之脛不容斷續山水之音互有寂喧若川會海若血周身隆萬以前成弘而後皆是物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禮豈通之所岐而通豈變之所礙哉明昧信疑存乎學者耳矣學者不識本始之心而逐時耦變則唐虞之代而有巧言孔壬識其心得其通即黍離之衰可以見文武禮樂之器元素之所寓林集 卷之七 十九

稱文通是也至於削除之嚴有同郢斤采取之廣不遺漁罟而篇章句法指示前津幾乎室燈眼鏡則元素之有功末學偉矣

陳孟常本經草序

宜尼有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儒者以經爲衡道王之道罷黜百氏煥乎其有文章也周衰微言息從橫交作孟軻凜然而懼曰反經而已矣是以宋人雖推於文猶得依經立訓俎豆素臣之例其精可用也後生學士以文紉宋而忘其爲孔孟之功臣故淺經

術而膚引百氏讀其言相詭而靡又百氏之所不錄也居嘗與孟常言衡文者奈何弗凜然而懼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哉將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孟常笑不答蓋明詔下而士霍然起而或卽之而或離之則又顧孟常語曰陳生語有之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夫誠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不愈失以詭遇罷者哉士卽湛深而博負豈其不爲名使而膚引百氏以與經術抗不然必且霍然而處乎卽與離之間夫本經立訓用宋人之精而俎豆之是集義所生者矣孟常於是欣然出一編題曰本經草屬余序而刻之嗚呼世或攻異而叛經則孟常可廢也

范光父程文選序

文者心之精微也人心之靈千百億變出奇無窮而古今取材者壹稟於法夫法非繇天降地出也標旨於古初證歸於神明猶匠氏之有規矩準繩而聲律家之有要歸於不可易士得之赴於主司者之儀酌命之曰宋式主司者拔士之雋者以爲式以貢

於天子命之曰程式之與程皆法也是制義之三尺聰明奇詭者不得逞自古卽三代盛王之御世不能以法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已秦不師古燒詩書坑豪雋彼亦自有秦法而凜凜於商君如戰國之六王唐之五季互以其智巧相攫攫而凌夷崩壞甚矣文章與時高下按本朝之變成弘之間三王也隆萬以來厲氣而取精先秦也至於今橫意之所出自二氏百家以及裨官里諺之眇論皆可肆而獵之以希遇合而先民之三尺若弁髦儻亦有

寫林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戰國末季之憂乎夫人心不甚相遠也救亡法以法救法之苛以三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各有所自起其故微眇不可得而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之淫也操於上則行操於下則明某草莽之臣無所攬其太阿而光父氏之選出矣光父於書亡所不窺而精心於經義特深其言挾微按律中獨有所證期無晦乎良匠之攻苦操先民之三尺以救世而已光父令商城法行自近客有自商城來者誦光父之政甚良卽制舉義士幾爲之瞿然而化然則光父所爲式於人

羣者非空文也

皇明會元全集序

韓淮陰未登壇時人人自負不知其爲天下名將販築飯牛之朋與霸佐王爛焉今古世無高穆則其人亦雜之市販傭保而止此科第之所以重冠軍也海內博負奇崛之士讀書通道略物廣心稱天下才子者有之或未必長於制義長於制義而亦未必盡爲文士之冠士固有遇不遇要以不尊不信定本朝之所統壹隨時導化應機赴節則各有所尊以重於世亦春秋重一元之義震澤渾矣大矣無所不有唐以理嚴瞿以辭溫田以神恬鄧以氣厚孫以質朴馮以骨秀李以體約陶以格練吳以力剛羣公分道而幟鼓吹當代青黃玄醴遞窮遞變邈不知所自始厚薄虛實可得而觀方其始出未遽能厭天下才子之心按圖而索則世之有目者皆能賞其神駿卽羣公不自知其所至而各以其至鳴豈非天人之符有使然而固然者哉若略其一致參論異同卽以一人之手二日之試相提而覆互有短長惟夫固然者天授而

寫林集

卷之七

三十二

戒之人鄉會憲試俱可徵才譬猶美入朱山閣時與
結襦以後聲容色澤密移微變其爲顰眉疾首煙視
倩笑嫣然而媚人者神理自在讀元集者不可不知
其全也嗟乎士伸於知已淮陰不遇鄼侯大將之壇
肝目而不敢望聲應氣求則主試之文亦不可不並
觀然世有英雄之識能識天下士於風塵之表元者
知其才而才者不必元此所謂相馬者不以肥余嘗
謂漢高鼓舞一世鄼侯元功之冠而其識乃後於婦
人之一飯可笑也德玄魯卿余未獲深交其人讀是
寓林集
卷之七
三三
集也而知其才因爲之序以告世之閑將略者固不
必登壇而後見也

馬生伏櫪篇序

昔人有言陛下愛少而臣已老余讀之未嘗不流涕
已而讀處仲伏櫪千里之語則歎志士患無志不患
老至馬生某爲先處士門人少年負奇逮爲諸生奇
最著躋諸生遂去而學劬學劬而歷九邊要害三爲
大將軍捍客卒不成功名退而發憤復討故吾而事
諸生技嗟乎豈非壯心不已哉顧恨所遭時爲文法

章句之時藉令當渭濱菑川不載而鷹揚則策而賢
良馬生何愁不逢年也馬生行年七十其文精深蒼
勁獨邁流輩而抒中所敢言卽英銳少年高雲冠而
上朱輪其言未必有合如馬生者馬生近著文最富
不盡存存其著者得十首仲尼有言不知老之將至
馬生曾捉筆爲草中語慶年短而愛道長一語已足
千古韓非非說難無以自見吁壯矣哉世有處仲必
引之爲牙期之好子故題其篇爲伏櫪而刻之後生
母老馬生而忽其言馬生可忽則自鄧禹蚤樹功名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四
後尚父無顏色矣

西戍墨卷選序

朝家日以正文體爲事而正之甚難提名心而引之
正墨卷其目也自文士以淪落憎命而作者之心與
主司之眼若有司焉而不得自主賈人以文爲市又
從而潤之魚目夜光雜陳莫辨迨夫時過情定循題
按理虛中而品置之則文章之權伸矣余山居無事
朋來爲樂間有問近科某某佳者余不能答因命兒
子收坊刻汎濫閱之隨手評騭然見者不必不佳而

佳者不必盡見天下人各有心眼又不必盡同要以不失其正俾攻文之士以道誦命千百什一或有取焉

王季木制義小序

余里居靈鷲與移而爲壇石長所講席過從多東南之美齊魯以北絕少朋侶近以羅玄父得王季木以季木得周子寅徐孟明三君俱齊士所落筆俱洞筋擢隨不屑爲時人語子寅骨俊孟明氣贍而季木之思按之彌深其力又時如萬石之弩應手而赴理有

舊林集

卷之七

二十五

舊沒者出之說有已陳者掃而更張之每觀其臨文時幽討遐注真若不自知亡矢衣冠泊乎神來出奇無窮卽東南諸雋何能駕季木而先之也子寅近已空北羣嗣季木起獨孟明以病格非戰之罪登公車而奏凌雲三子並驅天下之賀戰勝者誰往季木勉旃哉

丘毛伯制義小序

天地間善萬物之用者莫妙於動文動物也至應世之文靈機耦變出奇無窮令作者神躍覽者心開動

實爲之先輩爲文如唐荆川子濯孺子諸理齋父母之年一作可謂動之至極者次則胡思泉桂北海恣

其筆之所至往往有域外之見意表之辭而拘儒小生畏視之浮者效顰而失其步所以爲動者亦甚難矣余覽毛伯近義十餘篇意之所命勢與俱至板者能活有者能無如古之舞劍弄丸者流搏萬象而擘遠空斯亦妙文章之用而致其動者已毛伯自言鄉舉時覽者閱初場幾以縱橫太甚落之然則能爲毛伯之文者効其動焉可矣

舊林集

卷之七

二十六

胡休仲稿小引

近世文士喜新說狎侮晦翁伊川諸儒先語至撮禪玄二家之似以爲勝遂橫被時名叩其中絕不曉此新故二端從何而起令尼山正法眼藏寥乎絕矣先輩每稱唐荆川諸理齋之文綽有意義然終淪落理徑中持以壓今之文士不服也吾近於友生中雅愛休仲休仲亦謬而尊余向吾刻寓庸集小創理法休仲已終夕不去且今更不知心許何似世或病余兩太愛而不知其惡然休仲文具在其卓然於心而畫

然於言則澤敏豔據勝名理若書家之李北海顏魯公挺挺風氣卽欲令余不愛不可得也不圖今日復見尼山禮樂之器試推休仲以爲前茅乙未歲晏七日書於五雲敝廬

章孟仲制義序

庚子余獲効拙目闕中得士九人章生甫仲卷深沉蒼簡以爲必林間名宿不意乃後來之雋又虞其人或睥睨自喜目中虛以人不謂恂恂處子也癸卯以臭乳兒屈座壇石甫仲又似蒲團上人自瞬目揚眉

富本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外足不越階庭五步而文益深婉自超其兄亦孟因得時時挾文過從深秀與甫仲埒而琢玉礪金矯矯直上又似以孟之勁敵仲之婉其爲人亦如其文今俱翩翩上公車矣兄弟二人相雄霸士林亦各相推讓不及余笑謂章生伯夷叔齊能讓國而不能讓名睂山兩蘇入京師逢歐陽子歎賞而聲價並重壇石三拳石何敢標文學之科於是爲之序而刻之

孟方孟旋全稿序

文士有三疵研性理則堙藻繪放才情則隔幽遐騁

形勢則違節制然而性理爲基才情掩之形勢壯之

微此三美卽來三疵今也或是之公又安得入乎無

疵者與之論文乎吾友孟旋二十年前吾已賞定

其文是時所云理爲基者也墨守蕭規未之易也浸

假而情來矣浸假而勢成矣理生情故幽遐微焉情

生文故藻繪渙焉勢生高生下生中故節制行焉作

者不知其至是也蓋孟旋之貽余書曰二十餘年性

命所殉節度之所以淺深寡會之所以得失心幾及

之而不能了之於手與口藉吾子知我勝我自知庶

富本集

卷之七

二十八

幾定吾文天下人有可考信耳嗟乎至乎性命殉之而何理不研何才不達何文章之不立孟旋之晚而就功名也孟旋之窮而文章之達也後生小子欲速其功殖學薄而貯思淺譬之野狐禪妄希棒喝之捷而不知齋誦戒律之勤苦此惡足與觀孟旋之文哉嗟乎如此而獵名以去者多矣吾言不驗天下其誰信之

孟方孟旋全稿序

余嘗謂書家大小事無二體文章家古今亦無二法

惟俗世不務通經學古務媚時人眼而媚時者往往得意其於是好古者輒變以殉人如商君于秦三說而巧啻嗟乎文之破壞甚矣孝若負異才自舞象時雖能作魏晉人詩而下筆爲文已不凡冉冉至今亦漸種種矣於詩古文竟擅作者之場而於應試今文亦頗揣時人意爲鮮色瑋詞乃微言正法卽古文之體若松青筠綠摩風霜而出如鍾王書不問大小皆可模也孝若亦云古今文無二法蓋悟後語耳然乙卯之役已遇矣而復落命也於文何損孝若耐之卽

富春集

卷之七

二十九

吳伯霖稿序

伯霖妙才過余而以臭味謬推余四方推執文之長

及伯霖亦謬而及余然余技止矣而伯霖日進往謂伯霖更如傾國佳人直以致勝今不幸伏幽憂之中棲息聖求遲伯霖而第顧發憤索羣書而討之湛深真思而紆之篇以授方內學者其諱理如尊宿登壇終言岸至而尊宿無其秀其鑪錘古人而挽強於一奇微巧於一學如發銅牙士而才士無其深乃知文

章之妙而良工之苦于將莫邪出而水陸斷風雨至而當其躍身治中不避陰陽之患而取精以出者世太不見也嗟乎此豈可與偏材小生卮言游辭以博名高者同年語哉雖然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精用之而有道者以爲枝葉吾願與伯霖閉戶而下其鍵相守於無名之樸可也

單發之制義小序

單生發之以麟經冠關西第五人名甚盛已未上公車偶蹶不快意時余以祝釐入長安而發之冲然過

富春集

卷之七

三十

余低首屈一座且云生平於余有嗜痴之僻願相與商略余觀發之貌偉長而落穆非凡士也披其文理則如開門洞見氣則如決河下注語則如飛箭迅發廢千人而破萬里者何以蹶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盡入之才亦尺有所短發之無自爲量請證之精微以詰其室行之曲折以翻其濶益之風藻以吐其華第五之名不足爲發之雄三年之後吾當占子以杜德機其爲木鷄也其神龍也吾道且西矣

王岷生三言小序

楚王岷生別余三年餘頃在廬居而挾所刻陳言憂
言授言曰三言者索余題而序之余展覽其略三言
一言也謝疊山論文有小心文放膽文心無大小而
小之則針芥微茫皆足以爲固至於膽則浩瀚奮決
無所不可極書生爲文臨戰而虞勝負未陣而亂非
譽制於人而不能制人膽怯耳吾觀岷生落筆無之
非膽題以問短長以問理學以問花草律度而橫膽
而出灑然成篇篇幾千言譬之江河怒濤排山震嶽
又譬之鉅鹿之戰以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肥水之陳

官林集

卷之十

三十一

香樹林文小序

余自維拙樸以奇而門人中多負奇者如陳生則梁
唐生宜之特甚陳生乃盛推梅里之錢彥林而宜之
亦序其文橫行長安然三生皆歷落不偶人也夫世
之以奇而偶於時者多矣彥林寧不偶不能不奇余

覽其香樹林之文蓋畫然有所據於中而恢然肆乎
其外精英之所出從天橫地而旁無人且恥失世之
慧人蹈輕襲虛微一時之利而獨處其實者任其重
且遠者以甘爲鈍而號天下之愚人至以文章之技
而比於禹之治水周公之居東其自許不亦甚奇矣
哉老子云不笑之不足以爲道昌黎子亦言余爲文
小稱意則人必小惟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惟之矣夫
笑與惟庸人之所避也而古之人甘焉以自信其必
傳此可以知彥林矣

官林集

卷之七

三十二

沈無回十八房文定序

余偶閱墨選行於世余實不自愜意謂未足盡人之
美而人謬信而傳之於是以十八房稿請閱者踵至
然塵勞作苦心目有窮卷帙浩繁覽不及竟而坊刻
肆出玄黃襍陳又有贗託姓字者余心不無技養無
奈日之不給也一日過友人沈無回山齋乃得其所
評文定者覽之爽然若自獲其心目而與之共臨水
鏡余心始歇而坊刻亦幾乎駢拇矣又問無回何以
作定法無回曰據吾之眼行吾之意是諸作者有高

奇有夷暢有短而雋有長而博皆吾愛所不能割吾
眼所不入而心所痛絕者俗之一字而已快哉此論
是余所爲夷然而獲者也雖然人之多方而文之流
俗也搖搖乎以敗絮落葉衝風波之間其誰與定之
秦越人見垣知卽日生死吳公子聞樂并後世存亡
而知之物有所起有所止吾學有所以定於文之先
者不可以告人矣無回以爲然請書此語弁其首與
海內共證之

白社草序

萬林集

卷之七

三十三

自來經書稅與策論不同體先輩於此循題立格不
越繩尺而近世高才輩出變化無窮不復可以此概
量天下然令弱才眇識爲之文未成調而去題已遠
夫惟負奇博古之傑能盡變於所不同而歸於同如
吾同年軫南張公所攜郎君與諸社友白社草是也
諸君之才旣受異於天而胷中所苞羅探快能獨關
戶牖往往緣題起意駕乎題之上而不爲題縛緣意
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爲格囿翔寥廓而標英靈豈
繩趨尺步之流所能望涯而至哉夫款段下駟百里

而驟士駕不及而穆王之駿馳千里遊西極鸞鴻決
起槍榆不阻而控於地鵬之怒飛激水三千搏風九
萬以此而當諸君之文又何讓焉余故序而歸之非
敢毀繩削墨爲中庸之人誤也

萬孟陽近義序

萬林集

卷之七

三十四

往余令鍾陵於童子試時才孟陽而拔之相別廿餘
年孟陽成進士相見款款凡余所歎賞與稍有商略
語孟陽俱能誦述無遺自言於先生踪跡闊疎而心
神之契合筆研所揣摩千里一席也三復其所製義
淵然其思稜然其骨畫然其力潑潑然其機穎一切
理套俗豔與奇詭之談絕不涉其筆端以爲似之有
余想所不及以爲弗似而孟陽之爲余亦自現其座
歸錢太史亦云萬生之文有貞父也妙哉神劍之合
雌雄而清音之諧山水乎孟陽謝庶常之選亦屈首
爲琴笑語之曰爲令切勿似余落落人後而偃室所
造召取士文或有似孟陽者由此爲天快耳韓文公
吾友無回亦高而意明所負肝膽學術往來于古人

不謂禁世天下事逢所欲言吐露不諱絕無依傍回
面之氣其爲文如是也夫蘇門之嘯聲振窮谷梁甫
逢吟悲歌宋運古之人精英所寄託而凡夫俗耳聞
之不解若刀調之過而鐘鼓之駭今人閱無回文有
憂憂乎不相入者如是也無回凡四上公車報罷而
不悔吾輩亦相勸堅無回之意必毋悔世有阮嗣宗
司馬德操其人何愁僂僂不傳人間壯吟不作宏業
哉獲薪草所刻深秀高亮足以徵無回筆墨之表矣
嗟乎小東歌獲薪而令文人歎積薪則世眼所青黃
富林集 卷之五 三五

呂爾搏易義小序
飽師爲易次宗進門壯甘有死入洛有所撰著不盡
現而於闕見張子環呂爾搏子環之於易也深而用
其奇於理無所不詣而悍勁有餘若挽強弩奮長戟
而奪千軍之陣爾搏疑靜自天性而筆無虛發其精
而不可移也雕龍也喻馮也其整而不可亂也周條
張之細柳而程將軍之刀斗地某居嘗謂聖人孫辭
以盡言不知所欲盡者何在而末世文士且濫用之

以獵於名場昔也病腐而今也病詭病浮病放安望
存什一於千百令如爾搏精整而肅典常與子環之
深勁並承師門世卽不乏文士何敢越閭而稱典易
功臣矣

方晦伯四明門人稿序

四明枕山而襟海其巖嶽磊奇之槩與震蕩浩瀚之
氣鬱滯而爲人文其爲詩古文往往多名家卓絕當
代而先輩應制之文其恢奇淹博亦有可得而傳迨
乎末流庸庸者拾殘瀋剩馥以爲雋而小才浮藻相
率爲倣詭輕佻之習而不自覺郡邑大夫賦訟之爲
役而刀筆筐篋之不給或亦好畫龍而特建鼓其誰
與正之汝南方晦伯先生來守四明治理餘暇閩郡
之子弟日課而月程之篇爲之摘而句爲之摹今覽
其所彙門人稿大都令人人盡吐其故而納其新若
煥旌旗而變營壘也標重以爲質而挾精以爲華若
鑄九鼎而索層嶽也若百鍊之金而五色之石也理
所必有者出之心所獨喻者嘔之若剖璞於懷探珠
於領而山珍海錯無所不獻也始昌黎所云取之心

而注之手憂憂乎陳言之務去者過此以往追渾灑而詣神化與古之作者掩映千載又何徑庭焉然則四明之士輩出而登稅文之壇者當不乏而晦伯所以陶冶之者豈其微哉夫俗吏驚名法迂教化而漢列循良必以文翁爲首吳公所舉士止洛陽賈誼一人耳而稱治平第一何也則晦伯可知已

見後齋近草序

壬子余寄官雷都延陵張生葵與其仲蕙以母氏墓中之石來乞銘其容深墨其言嗚咽而有餘痛余敬之曰此情至之人必能文者也已而抱文以贄且泣然泣曰此母氏之教也於是覽其文沈沈乎其入之深也顙乎其伺也創之而有奇也放之而成也余曰此非其文之云也張生有據於中而爲之言哀樂不貸於人執則猶矣疏則達矣知其然而然與不知其然自情至者也椎輪之爲輅積水之爲冰素絲之爲組繪其皆以情基者與張生兄弟三人伯且隱而不爲文仲能文而讓諸其弟是葵也亦直以文自見而嗚嗚然歸德於母其文也其皋魚之淚歟又兩年生

且禪彈之而成聲乃猶抱其近草乞余序余喜而序之其文卽不盡能至然有其至者矣非無情者也生

孫子齋稿序

文之必以法猶匠氏之必以規矩然而庸者局之所法非法薰習成俗猶窻之人見甕牖不見天地而高才之士又破法而逃之狂象逸猿駭不存之地去面目而索其人人亾有也吾蓋讀子齋文而異之吾以法求子齋子齋弗繫也以心取識以識取意以意取篇而詞傳焉其入於微者遠而致乎力者鉅俗士之所膠子齋之所去也吾以非法求子齋而子齋之意之力之所至相剝相擊相虛實散合率其中所欲出畫然古之制也古之制子齋之匠也子齋行而司理吾郡郡之才未必遜十室而習氣沉人非法之法與破法之法悉行久矣得子齋文讀之將破俗而呈爲法求諸意之匠古之制其猶方矩圓規乎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者理也節文之之謂也有恥且格以士爲齊民首舍文安之吾以是觀子齋矣

傅子京制義小序子京原名元範今名冠

傅生子京自髫髻時余得選鍾陵里中士而識之子京名家子而負雋異不屑爲里人語於文清迅快利游筆皆解也稍慕爲結束簡貴之篇余笑語之曰長戟而銳短兵而悍皆勝具也鶴頸而斷鳬頸而續以人傷天悲也子京額之去遂操筆踞勝丙午得雋第二人而陳生仲容居第三夫陳生吾虞其才縱而泛駕子京吾虞其思約而審幅而二生俱善用其短長以橫行江表百里而比肩鍾陵之獲有聲於三楚非

卷之十

三十九

二子之以哉上公車二子又俱北過而別余余復笑語之曰兩生各負所短長而無斷續之患勝具自在也進而古之人通道妙理以忘所服又孰能盡之於是子京檢舊所作文請余題而刻之曰元範願使世之人盡攻吾短而吾所長乃見

志遠齋會課序

今日之文自庸謗腐爛至駭奇喜僻之士莫不有套試取其習用者而驟禁之將人人自廢矣而解之者曰此時也夫趨時莫如易周流六虛未聞膠膠焉

縛而不脫也貨殖者窺時之所必窮而預爲之導故

因爭時若鷺鳥之發有如人棄亦棄人取亦取吾見其終身負擔不休耳時賢之作何以異是夫秋霖夏潦蛙蚓雜鳴當是時使朝暾杲杲有不體輕而色笑者哉吾門人周京夫近之京夫乙卯戰罷以來日與其同心友六七人下帷精討余近覽其文數篇能以湛深之思寫粹精之理寧刻而入毋醴而浮杲杲日出天朗氣清非復時賢氣象然則善爭時者舍我京夫其誰哉六七君子之文雖不盡見不知其人視其友殆必力掃庸謗而并絕怪奇之習如我京夫無疑矣余故喜而序之

卷之十

四十

庚戌斗門人稿選序

余不佞道術浮淺非有洙泗典刑河汾風範而謬以文章之癖所至得士庚戌榜所嘗從問字者凡十人其人兩吳荆楚西江東魯不同域也其交遠者十餘年近者數月而楚有朱子上以書問代北面文字往來無虛歲不接膝而情彌親則猶行古之道也其文短長廣約奇正正奇不同調各著於篇而吾壹以吾

眼行梁才君之尺幅間則十君所以稟先民之程而
獲國能者狀較覩矣雖然十君亦何必以余之選重
也夫亦曰未世師道之不立其弟子所學習具以浮
文相高聲名相援引其附也如踵其畔而去也如徒
乃浮淺若余所居林壑而十君名成矣偶以一日之
知直從長安寄吾文余亦僭定其文以程於當世亦
謬相稱許庶幾乎河汾之流風吾輩所尚可知已夫
以余之僭成十君之高寧文也與哉

西湖課稅序

蘇林集

卷之七

四十一

今之君子入官致用莫不願爲令何者以其親民也
然而於士不必親親士矣於文不必親蓋其精氣紛
於應接耳目亂於案牘欲親之而固已疎矣異哉致
虛樊公之爲邑也余託公好間一過見公於他客有
然有不然而於士若加諸膝他事有不可卽不難片
言決而論文譚道卽津津乎不去口或挑燈據座或
退食散衙吮筆潑墨非詞入賦草卽諸生稅文披若
鏡光斷如獄案公非獨親士夫亦有所自親耳矣言
雅之愛入本原學道公孫僑之教子弟溢於博物公

其似之乎凡公所品題皆佳士士號能文者以不汲
出公門爲恥茲編可知也余不佞兩年湖濱四方之
輩亦有抱文過質者余酬答亦未有倦然以煙霞開
身饒爲之以方吾致虛劇中出服當爲之矍然避席
矣

重刻二仲制義序

蘇林集

卷之七

四十二

二仲者鍾陵陳仲來李仲章也余爲鍾陵長時仲來
方弱冠已俊爽絕倫如汗血之馬仲章猶髮覆蒼冷
冷出片語如清泉之墮危峰峭壁下也嗣是時時寄
余所作蓋絕塵而奔浩浩蕩蕩無際涯矣二仲今日
乃始齊驅並駕幾使天下繩墨之人驚怖其言而奇
服者辟易而不敢當然世之嚴繩墨之論者無如余
而文之真奇者彼自有無方之方不行之行無師之
師如出空之雲倒峽之泉其形模勢至不可圍不可
狀而必有所歸受世之人未見也而不可以爲訓不
可以訓者彼有所天授而此學步彼陶鑄於古之人
而此猶在繩樞甕牖間也以是而觀二仲之文其必
名於世而亦必自今日始齊驅並駕而世猶矍然

驚之何疑乎善乎舒先生之評仲來曰奇而正正而
其許仲章曰朗韻清機如曙星之導旭日清淮之
貫張河然則歸不於正源不於清即奇焉浪花蕩子
焉而已余以是告世之奇人能觀二仲文者而毋以
耳食誤哉

丙辰房稿選序

今日制舉之文求如先輩之爾雅渾厚不易復矣清
深雄秀亦不多矣簡淡平夷益復少矣余之爲此選
也有三種上出蒼天下入黃泉題旨不相盪而意無

書林集

卷之七

四十三

近習者一種也鎔鑄古人之書掀翻才人之調憂憂
乎陳言之去者一種也即清而不必深秀而不必法
者一種也辟之五行之取偏殺相法之取古惟時之
所爲使人固無如何也吾所深厭有四惡曰俗套曰
杜撰曰辟理曰裂法非惟不文也且爲文作俑焉總
謂述劣而也士遇合有幸不幸文之乘時良未可定
而理則理法則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夫古之名
將未有浪戰而勝者也韓信李廣亦自有法諸君不
審其勝法乎

聶侯校士錄序

昔宓子賤不下堂而單父治記所友事者若而人不
知其人所爲奚若子游絃歌武城所得人一非公不
至之子羽已耳當是時無文字之習與抱質私謁之
禮古人所尚可知已而未流不然士子以文爲徑已
向其爲利邑大夫以興才好文爲市而縣之應玄黃
之觀未洞而上下相矜飾以幾於古人不亦遠乎乃
純中聶侯之羣諸生而課之稅也亦猶行古之道也
錢塘五衢三劇之衝車馬如鶩案牘如壘上下紛應
不啻行山陰道中衽帷汗雨不休也而純中於諸生
月不廢課課不廢校校不廢品臧否否臧鼓舞其名
心而折衷之於道諸生無問所臧否各厭其意去已
敢以他狎者今其文具在或研思而沈或抱才而揚
奮然石立飄然雲飛汨汨然而泉涌爲品不同其爲
才之所適而純中精神之所交應一也豈其爲名而
名焉往當世賢者從文學而窺古治理庶幾於單父
絃誦之意無相飾有相生其茲編也夫

鍾山集序

今夫焦尾之桐非中郎不賞，崩岸之鼓非茂先不解。常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況夫世之經生家，識迷訓詁，心搖得失，眼障玄黃，而賈人以文爲市，又秦火所不能燼，當爾時，欲探幽奇，戛渺之致，總浩蕩之言，標繩墨之格，非好學深思，高才夙慧者，不能而世有幾人？吾自束髮降心，此道今種種矣。其先輩典刑，後來雋異，所目挑心賞，不爲不多，亦未遂居蔡張之後，乃門人唐室之卓左車所彙鍾山一編，上下二百餘年，原本千餘首而得之，爲六百分之爲五集，不特

萬林集

卷之七

四十五

世眼所希見，其爲吾心目之所未歷者，亦什之二三。抑何其鉅麗而特奇也？吾師不云乎：斯焉取斯？兩生負才故絕倫，而年來以鑿枘時人退，而居巉巖幽壑之中，非奇文不賞，非微言不投，爲此選也。如唐詩品彙十二家之外，有極玄國秀英靈之集，其中有所獨至，非苟而已也。覽者慎勿易視之，兩生近所居鍾山深處，遂以名篇。

癸丑門人稿選序

昔在庚戌門士中第者十人，今僅得五。此五君者，遇

冷淹速不同時，而均以文章結余知。章生余庚子所舉士也。陳生金生，問字壇石者也。西湖經席乃得周郎白門講帷，始來方子前，喁後于翩翩。一時世若以五君重余，而五君所以重於世，則何必盡此具也？雖然，爲才士前導，爲吾破寥寂，五君之文亦不可以無刻。五月得其所寄各若干首，遂選付梓人，妄有評隲，附於盍各之義。

易準序

往余與門人輩說經譚道，接塵論文，慮無虛晷，而獨

萬林集

卷之七

四十六

玄父周旋最長，其人靈骨玄心，渾中朴外，諸人望之蔑如也。而諸人之業亦無能爲右。今夏得其所選易義一一皆準於法，其爲余所已歷者，七所未經者，三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玄父具有深心哉！夫文之有準，猶奕之有譜，匠之有繩，而射之有鵠也。不按則不名，爲工不游神，不名爲化。夫有神化而廢準者矣，未有廢準而神化者也。余敢謂習者之門，而今天下盡失智巧哉！老僧以毀戒印宗法吏以破案舞律，余與玄父將不免多事之誚，所甘心焉矣。

式微清音篇小序
左太冲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明解
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余嘗戲論令昭明
不在山水間其音安往余於靈鷲山阿之小閣題曰
清音亦名其似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
知者韶邪非韶邪暇日偶與二三了酬此義不可了
會素業二編成刻者併索余近草先之卽以清音題
篇聊付之山水而已

近稿自序

黃汝亨曰孔子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
心之謂與夫文者心之精微也心通於神神動於氣
氣發於聲故精微出而文章以成可以鏤塵吹息質
往俟來父不能傳之子而凡可以證於聖聖人復起
不能更易故曰辭達而已凡辭聖賢所以傳神者也
學庸論孟皆是也聰明之士以爲職業而略焉不且
挾才摹古意相擬測其言愈高而去神愈遠況乎綠
飾聲色以爲工而其流也并其工而離之嗚然以爲
大雅者在茲乎汝亨每以是自按其舊所爲稿在

秋水編者宜得之在寓庸集者五得之然世之所不
貴於寓庸者甚於秋水也又安知嗣是而得者之不
爲失乎夫神明之道精微之域苟得焉可以死不恨
吾懼夫失以爲得而祇以戾於世也檢之笥中得近
稿二十首以煩匠氏而取證焉昔在戊子孟冬之月

西江巨觀錄序

代

居嘗覽賈生政事書慨然太息謂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心竊怪之夫吏束
身奉三尺守文凶害而斤斤乎刀筆筐篋可謂曰能

書林集

卷之七

四

而題之以俗斯不亦少年狂論哉已而深維之人非
生而吏也吏亦非生而受之俗俗者道之反也試則
吏不試則士吏習士士習文蓋有所漸靡非一日而
然積冰層冰變而加厲而水不與夫當其士有吏之
質當其文有士之質當其道有文之質失道而後俗
俗以靡士士以靡文言乎含章不成服施於當世之
務猶石裏華續而無可貴於用醇疵之化於是焉作
而後歎賈生所慨然而太息者未爲過也大江以西
有道定鄉弘文砥節拔俗之彥往往而出某以狀不

自意奉_上旨按茲郡國吏問俗美惡而布廣厲學
官之功令山川所歷以觀人文間嘗遊十三郡諸生
之傳而衡校之而瞿然還顧於太息之譚以爲察吏
於士自今日俗士而襲陳言媚有司必俗吏而務刀
筆筐篋與其佞俗而得也寧迂道而失三覆三射以
覈於有司而取量於徑寸不敢以故事應也浮者汰
蕪者汰冗長者汰虛矯而放浪者汰淺而飾之艱庸
而獵_竺乾柱下之似以爲玄妙者汰本於性暢於情
各極其才之所至上稟六藝下綜百家短長不同體

寓林集

卷之七

四九

奇正不同變淺深不同致繁簡清濁不同調要歸於
道藁質質成文文成用俾天下無俗士之目而已合
而題之曰巨觀而觀止矣嗟乎人生而俛首牖下游
闌闌不知丘壑之美一丘一壑勝矣烏知夫西鄉望
而有匡廬五老之崔嵬幽絕與九江彭蠡洸洋莽蕩
浩渺之概又烏知夫五嶽十洲瀛海三神山之屬天
下之觀焉有極也

兩浙觀風錄序

代

三代養士之法設爲庠序學校而訓之以德藝申之

以孝弟含醇渙藻耀於休明後世不然自制策而遽
變爲經義之選重在乎科名其文之至者固亦可以
通道而浮者特爲比偶色澤之工以媚有司非靈心
有殊而至道闊遠不可致上所觀下所習漸靡使然
也 朝廷憂之令督學使者歲一校士擇京朝官博
雅負物望者典試事總總乎文體經術之爲訓而未
也御史奉 上命巡行郡國察郡吏安氓庶而亦委
以興賢育才之事所至得校士品貌而觀風行焉非
以爲文而已夫亦曰士者四民之首而他日良吏所

行林集

卷之八

五一

繇顯文固士之先資而靈心呈抑於世變俗流大有
窳繁云爾浙山川韶秀鬱爲人文薄海不敢望余不
佞樸遯少文奉 上寵靈亦得以巡方之役所至下
有司試諸士文次第以上而因爲一澄覽焉所云至
而通于道者有之未易一二言大較以氣之靈隨方
域所習漸靡爲文浙以東其士剛其文英傑而浩衍
若大江之流而失也草野而推鄙浙以西其土柔其
文深秀而逸俊若卿雲之燦而失也僂巧而浮涉相
輔以行而折衷之於道皆國器也浙人文冠冕海內

而風颯乎大國之風足以觀矣抑余因是而證其旨於易夫易之與風也其性爲入入而後說之爲兌爲朋友之講習說而散之行乎水上則渙爲沿廻曲折波瀾蕩漾稱天下之至文然則六經之爲文固未有無所入以爲說而能渙以散之者也入乎道則醇入乎才情則雅入乎詞藻聲華則麗而駁而他日之人品功業徵是矣故曰下之所習上之所觀也易亦有之風行地上曰觀而其行乎水曰渙觀以觀其所渙者也故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富林集

卷之七

五十一

矣余卽樸遯少文不敢謂古者庠序學校所以爲觀之具盡屬於此然教先士士先文舍是將何觀焉因錄之與諸士爲質士誠繇之以講習端所從入舉末世而三代之勿謂非此具也

素業四編序

山居無事自品置泉石酬應朋從而外惟是漱蕘論文爲帶來宿疾二子亦謬而尊予予亦不自避匿謂文章之權冷蘊所私世人之所不爭凡三年集四方之士計得文如千首仍名曰素業而次之爲四編

以授梓客有愛予者曰子是編可無出先是酉戌諸卷之刻嗜文者或奉之爲祭酒而薦紳家不以爲噉名則以爲旁亾人且坊刻之託子以贗真者俱坐子以不赦予笑應之曰文非爭器也惟名自外來卽欲求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庶幾從文以核名從博學明道者以核文稍有不與俗同而紹先民之法以存聖賢旨歸之百一予亦幸可以無罪矣乃若出而垂名竹帛處而勒微言爲名山之藏此非予今日所及以讓當世之銳心不朽者

富林集

卷之七

五十二

易義分編序

易義無方而商瞿而下伊洛以來解不一門吾友張維誠精研名理尤深於易嘗涉歷百氏解而以理象數三家詮證所指隨以所指緒餘涉歷制舉義千有餘篇而分之爲三曰奇編曰新編曰廣編而文備矣義悉矣道妙之精變心靈之苞符人代之高華若挹潤於河采寶於山汪洋陸離何所不有然猶記余弱冠時所酷嗜無如易明文品乘與統粹二編自歸崑山董會稽而外遠如施璉川諸理齋孫正峰沈青霞

近如陳露嚴許見魯方衆甫輩或大帥獨登或銳師
偏指皆昭晰羣品鼓吹一時今已淪落散佚千百而
什一向微維誠斯編出則魯靈光無存餽羊不供不
知此後浩浩蕩蕩何底止也雖然道一而已正出奇
故催新約致廣文寧有紀從無紀窺一從文窺道從
制舉義窺文學者因以知代因以知維誠可矣維誠
有子曰竟則有倩曰陸生位時俱俊穎絕倫共訂一
室疑於老泉之有子瞻晦翁之有仲默它日不止以
斯編嚙矢秣林而已

舊本集

卷之七

五十三

羅玄父稿選序

余廿餘年來及門之士獨玄父周旋久海內人始猶
以余知玄父而後乃以玄父知余玄父自謂師予而
予之心師玄父世不知也然予既得玄父而道若尊
而言若徵卽及門之士藉玄父靈液玄津以冲舉者
無限而玄父獨艱于一第屈原天問之作尼父命也
之嘆豈不悲哉乃玄父制義具在正者可以翼六經
微者可以苴二氏不令人驚喜者如衣布茹粟才士
所不遜而令人推遠者則似腐之神理似恣之力量

湛一眞而揮八極章句之儒所不解也昔之才子如
邵北虞桂北海輩至今猶傳頌其文而魏文靖陳檢
討且抗聲名臣之列嗟玄父詎以一時科名定千古
哉然則玄父所重有在而卽稅文以論玄父則如此

墨史小序

劉穆之言書雖小事宜被四遠結繩而後草玄圖妙
不可謂非墨卿之勲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墨卿卽
有勲伐當其詣微孔靜幽渺亦烏能自宜其致具代
有汗隆製有因創品有俗雅烏得而無史史筆自馬

舊本集

卷之七

五十四

遷其爲紀表世家列傳甚具後代閱世觀變者亡以
加尚方氏立卿準之作墨史稱玄圖之龍門若伯倫
傾酒掃憚品某昌黎傳頌天生神物託于人行於世
斯亦千古翰墨得失之林也然史載墨卿邇韋仲將
李廷珪而下逮乎邵方汪程精而燥者出新都居多
而韋李舊物烟銷水沉與其人邈矣難接或戲石昌
言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寧無發達者一慨然則存而
不磨爲墨卿立功者惟史而已

鷺湖草序

往予視學江右舉指意格三言與諸生論文衆以爲
然而臨筆落紙時有不盡然者非不然也未流蕩人
而曲士拘而多畏其高濶自喜者委轡泛駕未肯俯
首羈縻之內操必然之論而強之合是爲難耳獨試
鉛山生得李倩玉文而快心賞之彼其才固天授胸
中空明若鎔羣書之液而契三言之妙嘗題其牘曰
有見解而非渺有膽魄而不浪有機械而不佻蓋能
然而非使之然幾乎養由基之射秦豆氏之御矣辛
酉遂舉於鄉第一人而典試者爲周玉繩中允玉繩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五

嘗從予問業西湖之上昨自江右還語及李生相視
大笑乃知文章有神其契合如此而有然有不然者
非文之至也頃倩玉刻鵲湖草還而問序於予予亦
安能舍夙昔所許而稱引之抑聞之昔者楊文襄督
學秦中稱李獻吉爲冠獻吉舉第一人而卒以古文
辭卓絕當代其氣節亦嶽嶽古人則予所期於倩玉
豈僅以制舉藝冠一時已也

墨卷選序

文章之理萬世不能易惟是氣格與時升降中人後

時以趨智者先之而當其時拔幟標勝以移世俗之
觀者以如中式之墨顧其中稱合作者亦無幾人其
淳澆高卑作者不能自定也太史湯嘉賓張世調兩
先生登壇自命爲世導師其於歷科諸墨擇其佳者
篇爲之評句爲之摘如堪輿家之指山川起伏迴合
瞭然在目而予亦嘗爲二三子酬對不能默然自宣
德至萬曆之卯辰多所品隲附于老馬之識途然二
公有奇賞而予稍嚴於格又如老吏覆案不害其爲
大同也吳生采于讀書湖上研心此道乃彙兩太史
所評合以予評而槩題之曰三先生墨選參而伍之
心理相準於時徵變於文徵巧其亦可以無遜情矣
豪傑命世之士於此諒有獨觀而趨時者亦不能廢
局而賄勝若夫末學狂生恣習臆而簒典刑以倖其
技之一售吾末如之何也已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六

寓林集卷之七終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記

常山縣儒學文昌臺暨頻池碑記

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遊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道而信其友是故師嚴道尊莫如孔子亦嘗婆娑杏壇盤桓舞雩之下而泮水之頌載歌魯侯之色笑以爲美談然則斤斤謏謏皮弁祭菜鼓篋多訊非學官之精義可知矣夫學者終日挹

寓林集

卷之八

衣趨隅坐尸立齋掬澗播灑而卒無遊息之物清夷曠遠之具以清煩滌滯又必九年而大成吾見息者將無法以收其威而號稱秀俊者亦且罷憊而耗亂此學者所以易疾其師而古所謂藏修之地一變而闕無其人也吾友錢長人之教常山不然長人經術湛深衍諄標潔教常期年學徒浸漬于是作而言曰我教事略具唯不可缺遊息之所學舊祠文昌盍擇地新焉于是大夫先生咸勸良幹堅璧不日而集週垣崇階明宮齋館不月而就因山築臺俯瞰橫眺

邑之勝侯焉舉獻廢換廣力以瀟泮水所屬雲施乳

泉激瀉纖鱗游泳燭燭霞錦于是考德問業之暇相

與登臺而嘯臨池而哦生徒欣欣或越班而赴或樂

而忘歸蓋庶幾環橋之觀聽矣嗟乎人知常山之土

親其師而信其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有思樂之風

而孰知潛挽默化之功在臺池間也使盈盈之水僅

以修故事義義之臺僅以妥神靈此時師報政之恒

規小儒微福之大感豈先生之心也哉說者謂太史

公書言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有上將次將之名而

泮水獻猷猷囚觚弓洩矢正與之合盍援經證史以

率常山之人雖然豈若在泮飲酒爲詩人深意也哉

是役也郡大夫葉修白姚貞吾縣大夫龔茹溪陳夢

維文學掌故江遷殷詹從沂詹在邦徐光祚等所謂

咸勸而效夫版築糗糒者也法得附書

藏書樓記

虎林未有書院有之洎中丞甘公始而邑聶侯純中

督成之開以內爲六館爲孝廉館進爲明賢堂又進

爲友仁堂羣郡邑諸士紳與海內名賢相切磨講習

其間最後則爲藏書樓以貯載籍而屬寓庸黃子爲記寓庸子曰噫多乎哉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繁表之辭文字弗逮也象外之旨神明所貴也故惠子五車中郎萬卷左史能讀中壘博極沈酣糟粕漁獵淵藪將以侈富而驚愚也非所以凝道而統性也故莊生貽譏于斲輪程子垂誠于玩物浸于書謂之淫癩于書謂之癖二三君子尊聞而行知考德而問業可矣爲者有常知者不言奚書之事而多藏爲聶子進而請曰不然書不盡言故繇辭以宣言不

寓林集

卷之人

主

盡意故模象而示道以弘人文以載道書以載文義盡既闢乃有六藝諸史代陳百家攸萃是故以道陰陽以考政事以理性情以肅名義以攝威儀以宣律呂三才之精萬物之類皇帝王霸之乘賢否得失之林元會世運消息理亂之遞更不有書也其何以識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寡見尠聞學者所陋舍問學而性奚尊焉離博文而禮安措焉故孔壁畱而經存周藏遺而道顯天之未喪文不在茲益神智貴化成所從來矣惡得而廢諸寓庸子曰辨哉辨哉去彼取此

其以明哉雖然張毅內熱單豹外傷爲害敵也挾策以遊博塞而逐以羊等也有陰陽而後易有情性而後詩有卑高而後禮六經百氏莫不皆然故克已復禮者博文之歸也寬居仁行者聚學之旨也悟則書爲筌蹄迷卽書爲蔀屋以道通書謂之蓄德以書博道謂之喪志斯不多之秘奧神理之津筏乎藏珠于淵藏舟于山藏天下于天下聖人之所洗心于密賢者之所望喟而反也知乎此者藏幾乎聶子正襟拂席而起曰吾師乎吾師乎道一而已書實無紀可得而聞一唯斯啓湯也不敏願書爲記黃子瞿然避座曰惡何敢當何敢當抑師蟻以水師馬以途物微而旨喻爰以授之副墨證有道焉

寓林集

卷之人

四

緯文館記

古者天子寄軍政于六卿無文武之號自晉作三軍或將上軍或將中軍或將下軍始有所謂將軍者亦無文武之別周衰霸國更相吞噬其一時名將莫如孫武穰苴之徒皆論著兵法奇詞奧旨燿燦千古則文武之合可知矣孫討虜自言少歷詩書禮記左傳

國語惟未讀周易治事已來日省三史大有所益然則文事之有武備豈特橫槊賦詩下馬作露布而已哉近代文武道分而二者之用俱淺陋可笑文鮮折衝武慚克壯予居恒扼腕幾謂文武具備者不可復覩而適今得之波武杜公公西河將種年十六爲前部督披白獸鎧出入虜陳如戲虜中呼白彪將軍後夢餐赤城霞益嗜學歲遣健兒挾精金善馬購異書吳中自經史內外典山經地志以及詩賦雜品靡不精究尤喜孫氏左氏書料敵出奇盡得其法時東虜

書本集

卷之人

五

淪盟寇上郡公自朔方提兵以援大破名王於定西沙汧斬賊酋獲降附皆過當天子大悅卽軍中拜鎮西將軍移鎮上郡公且戰且徙三勝之虜益震駭乞款邊陲宴然公亦止戈休士整軍持重而已因取整軍經武之句構堂府第日與淪裨及軍諮從事輩雅歌投壺其中堂之後又闢館以爲敦詩說禮之所是名緯文而藏書齋揆藻洞散帙臺洗墨池向背出焉旣迄工馳書來命記予竊念生平未嘗識公其所謂緯文館者山石之嵯峨林壑之幽勝與眺望之形

勢俱不可得狀而獨有感任經武緯文之論足以追古人而教後世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矢其文德以洽四國夫日月之師江漢之役其武烈矣而皆有取于文如此然則斯館之作又惡能已予不自量竊附詩人之旨以爲公記使後之覽者恍若遇公子吉甫召虎之列而非徒與戰國之將較勇競智焉已也

南京工部屯田司題名記

書本集

卷之人

六

儒者識名法家稍稍滴於道德之意然名以檢事事以舉職嚴功能修廢墜名亦至重已國家建官設六部工部尚書卽古司空掌邦土之職以釐百工以康兆民四司贊之其職可得而稱然營繕虞衡都水三司官各舉其職副其名而屯田司獨不盡稱何居蓋司以屯爲名凡屯田腹邊公田閒田沒田就衛所所在分爲屯堡給其牛具農器劑其地力而徵其子粒贍官軍省餽餉且耕且守有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其法至良自漢唐來諸葛亮羊祜杜祐之流名業最著聞至今遵其法不變有司者安有世守之而益漸

不然某幸列屯曹官考屯司所舉惟是抽分蕪關蘆政龍江瓦屑之屬薪炭機房板枋竹木之轉運宗室勲戚文武官之墳塋夫役之催募以及一切官吏任使考課各部院諸司文移上下領其事而已而屯之事不問也昔者高皇帝懼法之弗行吏習惰窳各道設御史一員以提督其怠而監察其不及今御史勢偏重漸移而顯其柄凡親倖之陳乞勢豪之侵牟與衛所官之減沒荒蕪御史不盡能問即問焉本司篋聞也其於高皇帝設官舉職之意浸遠矣而其

寓林集

卷之人

七

名猶存孔子嘆觚不觚觚哉觚哉必也正名乎則存其名其事可得而理也檢其事其職可得而舉也今其人不乏各竭歷於他事而屯不舉非智盡能殫無所計謀之耳而司猶名屯田則猶有題名記錄三司各有記屯不得獨廢也然自正德十四年已卯戴君祥爲記至于今九十五年間凡百四十九人石且盡後來者併名亦罔所麗於是同官胡君一鴻陶君朗先屬予續爲記雖然慶禮存羊名也庖人治庖實也天下有有其名以其實者未有以其名而有其實者

此百四十九人其人不盡詳而名猶可考以予所知功伐如李少傅化龍理學如周尚璽汝登皆海內主大夫所稱述則後之視今今之嗣昔等也又烏可以無記予故不以不文辭而載筆焉

棲賢書院記

棲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八十里踞濶陂司之右按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上地鄰東汝于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倦則望崖而返余初至亦跡之不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石

寓林集

卷之人

八

繡錯蓋睽意其間有異人靈秘在焉客秋按志而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院遺址不盈半畝而溪山繞集不減輞川圖畫詢山僧里父老俱稱有戴翁棲隱仙去亦不詳所自而門人金孝廉延壁及諸生萬年祝金曜斗五六輩家濶陂市因與之嘆息搜討乃知卽戴刺史叔倫書院荒于林麓荆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爲故中丞張公伯川所有冷歸之季典史斌斌亦家其傍卽爲余督羅溪橋畝有津梁功者也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冷泉陂卽今

平金陂已遷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湖復移隱此山棲遲三十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賢遂稱棲賢山而公故潤州人字其溪曰潤陂蓋不忘戴公也按唐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袁江越溪村居諸詩即其地云余因與金生輩箕踞其上召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碧溪九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者其實錄也前時而遠睽者名學堂峰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一名福神岡係周仙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峰表潤陂市通干

舊本集

卷之八

九

越之龍津焉右挾而峙者一名雄嵐峰係浮丘伯修煉處又一名五彩峰漢高祖功臣長沙王吳芮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海崇洞隱士臧嘉猷讀書處又南華觀有羅必元書屋遺址皆此山德鄰也而山之後松檜千餘株山石綴青點碧爲蹲爲臥硯磊而英多不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湖入于江蓋地不踰數畝兼撮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遁臨溪枕石詎無意乎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畱勝跡我輩復登臨戴

公去今幾千載安可遇我輩而冷名山高隱湮滅不傳乎哉金生輩躍然領其事謀復棲賢書院之勝季典史栻亦慨然捐其山曰願還戴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愈華等及里居好事者咸各醵金爲佐所費三百金而院成矣徑從潤市傷木石而入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畱勝歷磴尋尺上面所謂學堂峰者而爲堂三間榜于簷之前曰清流碧山閣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戴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書屋各帶以短廡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

舊本集

卷之八

十

百尺上余曰此舉本爲戴公毋令余輟附作千古笑瑞命之曰寓閣古今皆寓也今求祈謂戴公者安在哉閣之下即題置戴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二楹與明經堂相綰亦以短牆匝之仍其舊稱題曰小天台王起萬曆甲辰閏九月竣于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木峰石禁勿得侵伐侵伐者即本業主亦坐以毀滅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即潤陂之遺亦里父老子弟意也戴公字幻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唐德宗貞元年進士仕至容管經略使加金紫贈譙縣男

山院四至列碑陰壇石山長武林黃貞父記

紫薇署記

鍾陵當五路衝車轍馬蹄日夜不停而東西兩門爲甚文明次之田治又次之惟城南門稍折而僻則邑城隍廟貌在焉廟右故設布政司臨駐所車馬過者稱不便卽曳之弗前歲久日就圯前令更爲鍾陵書院諸生抱文擔書過者亦絕少堂皇廊舍垣壁俱朽敗欲墮屋幾爲墟當客鱗集或御史臺按部藩臬諸侯伯郡州縣牧擊轂至則又苦無以爲館舍往往問

富林集

卷之八

十一

之民間民賦額以應計更創之費不貲時詘不可以有舉不敢以請計莫若以是司敗屋料存十之一移置他所是空基地官爲市之城南民得其價可易土木石諸工匠費于是有居民何姓者出金四十有兆兩請爲合族饗食處稍備工十之三會省允倉成縣故有水次三陽潤安諸廢倉木植磚瓦可移以相佐則又得十之二而豪民有輕犯法罪溢束矢更令出穀贖得四十金羨則又備十之二不足則以報鍍金餘者益之而工成矣于是更顏其門曰紫薇署從西

間入折而右居舊院左令亦更其顏曰觀察臺兩相

翼而臨焉是署也爲門者二耳以兩廊爲堂爲廳爲

軒爲室爲書吏舍爲厨爲厠備具無煩官帑無騷騷

民間越三月事竣而宏厥堅淨勝他館上官重客過

臨者令亦得率諸僕馬折腰從事無兩馳不可以無

記督工者尉沈卿晨昏勞匠作出入檢諸木屑瓦鏤

爲潤陂巡檢司廬洪懷空竝書

南昌府義倉義田記

代

江以西土瘠而民勞苦無刀錐之利用務膏以耕稼

富林集

卷之八

十二

爲命歲饑需倉廩給賑所在郡縣有常豐常平之屬而南昌郡首江西省無置者軍民蟻聚蠶食數萬倍輒嗷嗷然各仰咽於諸郡縣之庾設有急郡縣貯不足立稿耳竊計是宜有積貯備緩急甚於他郡縣而度支無所出令天子租稅大司農所莞若虞衡山澤以布逎供皆額征不可動惟是院有解部鍍金之羨及南昌郡列縣曠兵工食扣以存庫者非額也撫臣得以捐由法得議通且與積而移他經費則孰與倉庫急是舉之所易粟兩年間可積貳萬石而

羨亦足以少佐司庾者所不贍乃小地爲倉貯之倉之版六十有二每版可貯穀三百五十石合可得二萬有千石爲建土穀祠及廳堂廂屋門柵籬壁墻垣道路之屬以及諸器用若干具計木石工料價七百六十兩有三工竣條爲約法曰是倉也以備他郡縣不足大饑始發小饑賑母輕發不發母貸取息其事則郡太守領之遇賑糴比市價減十之一示恤母校常母令市商衙役冒領糴冒糴者罪秋成仍以時糴補母貯銀于庫糴必稔地一切道里負載費出于

寓林集

卷之人

上

官母界牙行母簽累富戶以倉簿印記年月日收發字號某版穀若干委廉官吏司之可循環核年數約三年一量晒晾每擔准除耗二升爲例母數盤盤數虞耗春以月驗夏秋冬以季驗浥漏損壞于內議修葺母別科倉吏滿一年役間指版掣查工食于南昌府庫濠租銀內支給爲例母支費總之母漏入母汨出以官爲民母以民病民盡矣又計倉所貯卽數萬石可粒數設年大凶闔省待哺人且萬一賑發則立涸矣立涸與凶倉同夫以錢易粟幾何以田生

粟可不貸于是復檢緩餉之餘下南昌郡行縣而得部民徐忠田一百六十六畝有奇吳浩田五十七畝六分有奇爲價六百四十九兩而羨通置田一百七十四畝五分命之曰義田一歲可徵穀三百九石九斗八升七合天幸無大凶歉各郡縣所貯獲有備積年多可得數千石以續食穀萬石之窮所糴糴收支一如法而與義倉相輔車或者亦古人貴粟積貯之遺策乎雖然勺水耳烏足以塞漏卮沃焦爛之衆夫勤節愛撫摩其民俾貯于不涸則在後之君子與良有司已矣是役也創于某年月成於某月日某官共協襄之得並書

寓林集

卷之人

十四

尊聞堂記

吳子德聚醇質而秀文襲素封不爲侈寄官中翰非其好也恂恂好修喜讀書被服儒者澤于道義之腴乃顏其所居堂曰尊聞而屬寓庸子爲記寓庸子曰嘻美哉斯堂吾子允蹈以視履無改其步無懷其構善矣則何以務聞吳子曰吾聞諸君子夫人靈無不通而形有所圍神無不啟而方有所域是故局閤闔

者不知其外踰闔閭者不知國都踉跂于里不知四海偃仰而世不知萬古故仲尼篤好古而學士羞渺聞爰居之駭鐘鼓而瓦缶之競雷鳴也何故聞者有不聞而響者易爲響也客曰不然至大無垠宇宙廓落寥寥古今孰窺其宅聞而困之斤斤乎如株兔焉聞而馳之茫茫乎如涉海濤而汎汎乎如蕩室廬焉是以溺于所聞學者所戒玩物喪志於道弗載奚其聞奚其聞吳子曰不然如客所云是逐聞之聞非尊聞之聞也吾聞諸君子尊性以問學博物以通道心

富春集

卷之人

十五

有所合聞斯啟焉聲有所入智斯開焉是故爲子聞孝爲臣聞忠聞義則輕利聞勇則輕生聞詩書者鄙流俗聞名譽者恥腐朽聞大方者小里聞聞千古者卑當今弗聞胡獲弗尊胡聞是故擇而從之爲范爲型凜而式之如履如臨是賢智之所鏡衡而衆庶之所師保也董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敬也不敏請事斯語寓蒲子曰善哉吳子尊之斯聞之矣聞之斯聞之矣聞爲智聞尊爲聞君若涉海得所若客遊自室廬高明而光大之宇宙有涯而予所至將無涯號

子以遠符其幾矣吳子世載其德父伯實先生叔仲虛氏俱恂恂好修喜讀書聞所自來其堂構也後視今今視昔其聞無數于是乎記

重修漢高士徐孺子墓記

漢高士徐孺子墓在豫章城南自進賢門出里許僻棲一坏予向爲鍾陵令一瞻謁迨今得拜墓下因得竟讀諸公所爲墓碣碑記詩文之類高士風清道妙意在匡扶漢室微辟皆不苟就陳太守爲之縣榻事詳本傳中千載慕說予獨喜唐曲江張公九齡碣其

富春集

卷之人

十六

言高士含道傑出動適玄妙廢中權行中慮不與夷齊顏闔接輿遜世者同倫可爲傳神嘉靖中北地李夢陽來督學文章號稱西京而不別爲論著第書曲江墓碣而已萬曆十五年丁亥范太守涑重修其墓萬侍郎恭本曲江之說爲之碑其論益暢丁亥至今僅三十有正年其表寢路繕土垣廊三楹亭一楹補石墓之缺者歸然而特今復頽敗不理予慨然曰高士墓圯此司風教者責也因爲之卜度費不過數十金而墓鄰爲熊給諫明遇歐陽太守燦厥後有徐侍

縣作閘而相勸于是次第整理之墓門故北向改而南建屋一楹增以級基臺增而高三尺堂一亭二圍垣四十丈俱爲之繕築而於後隙地一軒二房創爲之軒名臥榻卽千秋縣榻之遺也記稱墓址戴離履坎表二百四十尺如初而墓旁仍令種松栢竹數行相映帶然墓向無守者故易傾壞而墓之右有官塚三段問之係衛轄民爲輪租都閫袁君大寧捐他塚租等者與衛易而捐此塚于高士墓給帖守者歲可得六金贍食餘尚可備小葺合予所捐與熊徐諸公

寓林集

卷之八

七

上舍張歐輩近七十金而堅好似倍昔時茲塚栽蓮養魚听旁令植芙蓉苑柳若增而秀領其事者卽張上舍兆胤之勲居多矣余檄有司禁環墓居民此後毋私開塾毀畫其居毋蓄猪犬躡入守者募僧能焚香掃除者護之令有姑害敗類者議更後之守茲土者過而焉亦時爲加飭無令就圯而後無憾嗟乎高士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彼其跡公卿辟召若土苴意固有所重其三尺之墳七尺之骸揚芳流馥古今不朽豈以吾輩表著而吾輩之重

風教景行名賢應若此墓上詩有羅一峰倫陳白沙獻章李崧峒夢陽湛甘泉若水諸公作具在與張曲江碣石萬侍郎記足以垂來禩云工竣爲萬曆己未春正月

侍御張公潼關生祠記

古鄉先生賢而祀于其鄉者有之未有生而祠之者也生而祠于其鄉自潼關張侍御覺巷公始則潼之博士弟子員也先是潼博士弟子員三百有奇額廩二十起貢三年與縣制等衛學廩額三十貢額歲一

寓本集

卷之八

十八

升與州等項上如兩臺請潼都養弟子員歲增廣餼廩升于司徒視州郡額無差則張公以也于是潼諸生僉謀祠祀公萬里走一介抵江以西乞余言記其事卽唐之御額利市州之祝頌何加焉蓋諸生之言曰今上壽考作人四十有六年恢世宗皇帝之天網而光大之吾分陝以西周召之流澤在焉亦邀福于先穆孝其東井白時之瑞雲蒸龍變之氣庶幾乎鄒魯之風潼之士各矜奮于文學日異而月不同而士不敢自言造士者束于制如故事亦毋敢言

溢額惟吾張公慨然以簡書請增歲額于兩臺爲會
題 上制曰可其以潼都養弟子廩額貢額視于州
公又別損數百緡置學田若干畝倡言當事津梁潼
水之橫波臣者去漂沒磊塞之患而通于康莊此非
蕪堤召埭哉皆張公以也先生提衡名教視西秦何
殊西楚上與公綰帶同被 徵召諡至高謚生引領
南望庶幾我乎而能無惠之言予覽其書歛襟而起
曰異乎張公之爲德于其鄉也有三善焉夫古先王
建學廣儲之意至深辟諸草木必因其材而篤焉今
富林集 卷之八 十九
四海俊茂之士彬彬蔚起秀可餐而鋒可淬者不乏
然推言文章越兩漢而上低首先秦秦風湯湯秦誓
肅肅敢謂秦無人而又奚擇于潼彼鄙小之州不足
當漢一大縣而奈何遜潼于州是其儲材善也常人
溺于所見俗吏牽帷于文墨之論至不能越一步式
廓其宇張公奮然建議舉潼百年以來餽貢故格而
破之惟其才不惟其例俾士益興于文學而昭家國
家廣厲作人之意宏域外之觀其更制善也且非獨
以文也秦國之西陲而潼關古之要害扼塞處也奴

酋薄內地而套房采顏輩乘間騷動士首四民先禮
義以爲甲冑于櫓豈無子桑塞視之倫賢百萬而倚
長城則樹士也而亦以樹衛又其善也此三善者於
心公於澤長於士致德產于國廣風厲是祠也士亦
因人情所共祝以拜公之賜以比于梓里之良壘不
則 朝廷亦行周官之法歲貢士于 天子公固不
自功以要譽于鄉黨朋友諸生亦具以是爲先生功
而阿私所好侈百世之談哉蓋公真醇直亮饒于幹
濟自起家巫山直指吳越所至有功德于民吏民懷
富林集 卷之八 十九
而祠之今按河以南依依于公猶吳越也公視吳越
河洛如其鄉而鄉之人其里頌仁士佩德不能加于
吳越河洛之間殆古之范文正司馬君實其流與詩
不云乎豈第君子遐不作人至于兄弟御于家邦以
頌張公何佞焉于是次其語爲記以應關中諸生之
請而碑諸祠公諱惟任字某覺菴其號也萬曆某年
以卓異徵拜某道侍御史

憲副姚舉庭先生祠記

臬庭姚先生歿之若干年學使者采輿論下所司祀

玉卿又數年而其子元素抗直不容於時以同卿請告歸則就先生故所棲遲湖山處而奉祠焉廉訪本如吳公雅慕重先生題之曰明憲副姚臬庭先生祠而元素屬予爲記某自少年爲諸生時已服膺先生已與元素同鄉舉則先生逝矣先生至性醇靜絕少世營惟孝友于老而彌篤釋褐授南比部歷丁內外艱哀送如禮起補楚岳州恬靖廉察岳人德之顧以謫謫河東鹽運使同知諸郡縣難決事悉以移所司決三月河東稱平擢知惠州三年惠州大治善政種

寓林集

卷之八

五

種惠人永賴之乃晉滇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時益州東川二土酋相仇殺先生議可無兵單騎往諭嶺東以寧先生賢聲甚藉空大用而會柄臣子索賂不得遂掛冠歸蕭蕭然壁立如貧士二十年一日身歿未幾至不能贍妻子保其室廬詳在史傳中不具論竊惟吾鄉名賢大夫沒而祀於鄉與歸然祠且碑于松檟之間者不乏人顧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祠當岳武穆陸宣公林處士之間宣公披赤殫慮匡定唐室武穆竭忠致命恢復宋社而和靖以一處士之

標參立千古先生達不侔岳陸而澤流二郡化輯兩酋垂有百世之烈處不爲林逋而屢空晏如貽世清白幾與老梅瘦鶴流映孤峰之上卽比鄰三公模楷千載又何慙矣元素所建白上不負主卽與末俗抵牾而清寒如洗世先生之風亦足述也故爲之記今後世知其人瞻其祠而式焉先生諱良弼字某臬庭其號中嘉靖乙未科進士元素諱文蔚登萬曆壬辰進士

釋林園記

寓林集

卷之八

五

平原之西有負郭而園者翕然而深林香鳥韻迎人百武之外中開小隱堂堂之前問月亭峙焉流水過其趾芙蓉出其上亭南隔垣爲釣磯引竿潑刺鷗鷺驚起折而西爲攬輝臺謾謾長松盤桓可撫臺之北倚簾爲棟張蘿爲幄曲水潺湲悠然修禊之地其亭名亦蘭北出爲錦雲窩徑皆薔薇淺紅深紫遊者如入錦步障其背白衣庵庵左爲藏書之室室左小隱堂也堂左爲寄傲之所軒名容膝軒之東巋然出者白雲樓朝暉夕霞交映互呈樓南結栢而棲者歲寒

亭又過而南葺茅而屋者聞籟亭園之南面場而軒者曰不如軒則几平瞻遠野之勝畜鷄種黍之風荷鋤擊缶之樂踞牀憑几盡在目中焉而總題之曰緯幕園蓋司寇宋公所卜築也予雖未嘗至公圖而告之如此且曰吾隱此二十年而上強起我作小草每眷然念之今驅車入賀便道過里門作終焉之計矣子爲我記予謂公古之大人山林朝市初無異觀故謝癖東山裴耽綠野卒亦振衣理笏經營廟廊至若伊耕呂釣開殷造周俱越懸車之年矣非其隱不

高林集 卷之八 三

終時行則行道固然也 天子方需用公而必曰吾將老焉何哉韓子有言山林者士之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也嘗讀公疏稿及觀公掌邦禁以來其側心議論固不能不憂天下者而猶未忘家園想耶昔王安石銳行新法士大夫紛紛乞去程子獨曰此賢者所當致力之時公之鄉災民流離有析骸而爨易于而齧者公今入奏 天子盡發內帑惠此東土詔天下有司勸農積粟使斯民有生之樂而無水旱饑荒之憂其賢于面場圖而話桑麻獨適其適

者遠矣公默然不答者久之且曰子姑爲我記吾倘不能行子之言則吾不如軒中且待我也于是乎記

還青亭記

還青亭者侍御中含方公先大父東谷翁所構亭也亭名還青者何取杜陵松竹遠還青之句也夫既亭而名之必屬以記者何不忘其先也人生天壤之間功名緣偶富貴浮物此不可不忘而先世之所蔭後人之所憑藉有豐水幽風之遺焉此不可忘者也蓋方於皖爲名族自侍御公而大而代有隱德自起莘

高林集 卷之八 二十四

封公邇而上曰東谷翁曰野航公而亭則始東谷翁菟裘老焉翁積仁系行稱長者少孤遭家難先世之田廬半廢惟是百畝之園千章之木所稱蒼松翠栢紅葉綠筠葱蒨鬱干雲霄而被風日者爲築室其間前後五楹後又踞而亭之於是焉游于是焉嘯歌于是焉歲時伏臘中之俯仰焉而曠然愜然者不知其幾迨易簣而猶眷眷然豈惟是園林松竹之好東谷翁固有所不忘也今亭荒而址存園林幾爲榛莽而干霄凌風者且不免有斧斤之患無亭是無東谷

翁也無記是無亭也侍御公所爲記意也抑薛公有言孫之孫不可知故中丞柱野趙公與東谷翁相友善者嘗遊斯亭而樂之爲賦六言五章末之什曰古來一丘一壑能有幾客幾亭今昔盛衰存亡之感大略如此乃東谷翁既歿然無忘斯亭而侍御公無忘翁所不忘以是聿追其初倘所謂豐水幽風周之盛德耶侍御公方樹當世鴻駿之業而子弟森秀王立與松栢山亭相掩映崢嶸者未艾則豈惟還青而光大之古之醉白綠野亦始基焉是不可忘者不忘而

齊林集

卷之八

五

重建永明壽禪師塔院記

永明壽禪師生于唐昭宗天祐元年甲子長耳證爲應身彌陀天台號爲下生阿逸夙稟異才長歸佛乘吳越文穆王時嘗爲庫吏以盜帑放生坐歲臨刑神色不動王異而釋之遂落髮翠巖念佛誘化尋叅禮韶師承玄授密本以禪定大宗勤修西方淨業建隆

二年忠懿王贈號智覺迎入本寺爲第一代住持日課一百八事證虛躋實不墮本體而輟功行著宗鏡錄一百卷心賦四卷萬善同歸集三卷又詩偈賦詠雜著共一百九十七卷宣心導衆非落要眇而絕語言緇白得戒者萬餘人入室弟子二千餘人自度度他普覺弘道若夫天樂傳聲寶樹現色普賢授以妙華觀音灌之甘露抵伏講席鷄巢定永異國則高麗供珍冥司則閭羅禮像精至而應神化斯通洵人天之大師慈覺之共主載諸傳紀不可思議者已宋開

萬林集

卷之八

五

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跌逝茶毘舍利鱗砌于身九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太宗皇帝賜額壽寧禪院追謚宗照大師闡揚大乘焜耀萬古羣靈所託誰得而磨焉滄桑密移不變乘變皇明萬曆二十年郡醫錢氏定母徙師骨于舊穴之東數武浮土覆之嗟乎靈心不晦道骨將堙在師寂矣于汝安乎天啓長夜青烏吳生得之以告郡人吏部主事虞公淳熙虞公聞之以轉語其淨慈嗣法孫大壑壑乃悲憤交集財法並施潛收舍利十一粒如芥如黍

骨一孟爲金爲碧丁未冬虞公復偕整往開其舊坎收骨一孟若披重雲宿霧觀日月光如於沉海淤沙湧摩尼寶于是雲棲大師殊宏祭酒陶公望齡與汝亨及諸宰官居士輩瞻禮讚嘆觀未曾有如獲自心而巡按鹽法侍御左公宗郢水利副使王公道顯錢塘令聶公心湯首先施金倡諸善信復營塔於宗鏡堂後爲高者級五爲堵者圍三而按察使吳公用先謀竟未了之緒覆塔爲亭莊嚴佛土恢弘祖法無遺憾焉工起於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落成萬曆三

富林集

卷之八

三

十七年己酉十二月佛成道日大整以汝亭從諸善信親炙隨喜而屬爲之記某竊以萬物有遷道不與遷一靈不毀形俱無毀是故孝子慈孫嗣父繩祖卽其屋廬丘墳衣冠典籍罔不愛護何況膚髮指爪心神骨髓滴滴相承其忍屑越觀自身已普觀萬類薪火嗣續舉無差別佛子奉佛當復如是是故應知靈蛻遺骨舍利寶珠非壽師有此罕睹波莊嚴堅固非整公有諸宰官居士隨喜捐助塔者亭者讚嘆恭敬者非諸善信有不遷爲宗日新同德彼夫野雉與靈

雞齊觀蛇蚓與龍象鈞體育王七寶古佛一錫莖草寸檀瓦礫珠玉皆妙明之共證而佛祖之分應也不然大整一孱弱僧耳安能於壽師七百餘年後揮魯戈揭重光灑法眼嫡孫之血契韶國真子之宗哉大整合掌稽首曰如居士言願授之記者垂示來茲而重宣以偈

我觀世人往生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

惟師化去幾千年

舍利曇鬘赤巖右

如大圓鏡照十方

如明月光現羣有

富林集

卷之八

三

應知一切含靈生

如鏡在堂珠在手

勸汝瞻禮塔院時

勿作師靈我無受

未添香前一著眼

古佛摩尼端然否

三摩庵記

鍾陵西門外故無觀寺羅孝廉文燧有隙地生平嗜善願捨之爲庵推擇僧有戒行者俾守之而問名于余且堂房湫隘甚不堪容膝此地故通會城劇路車騎聲晝夜不絕淨攝好修者未必樂居此里人又多不解佛理余曰卽喧處寂作不解之解以衆教爲導

師政不可以無庵乃題之爲三摩蓋取楞嚴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語也何以故有法未聞譬如聾人立鐘鼓下無有鳴處聞而不思如膏梁子不問菽麥思而不修如說食畫餅終不得飽三者無一盡日行毒霧中不見日月是故此庵名爲三摩三摩之地車塵馬足之地當無二觀聞不聞思不思修不修之間而已孝廉君與諸父老皆曰善請書所題以導居鍾陵城而不知由西門出者命僧普慶居之慶稍稍解佛事有戒行焚茶政鵬甫劉學士幼安夙稱其人與之游

寓林集

卷之八

三

不虛也庵前爲山門門以內爲觀音大士堂旁兩廂一爲香積廚一爲學徒焚誦所又兩廂可待客僧廚下宿者歷堂而入爲佛殿殿旁爲僧舍二其後捲一楹爲準提堂旁二廂亦可容僧衆飯庵三面皆曠野茂樹高與高宗嶺相望而右一徑與玉版通亦城西勝地也工起于庚子秋七月廿六日以乙巳春而竣凡事成難而毀易予行矣故不可以無記

永興寺記

西溪有名刹曰永興寺當雲鷲之陰唐貞觀中悟明

尊者開山宋鐵牛印禪師重建濟顛復壘石爲安樂橋不數武而當水嘴處嵌碕欲墮乃夏漲秋灌勢甚衝決而歸然獨存真聖蹟也郊民將食螺螄已斷其尾顛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皆無尾寺中廢嘉靖間復興失其東偏爲萬氏祠而祠又屬趙氏焉祭酒開之倡緣以七十緡贖還于是永興東境始復僧真隣居禪堂舊址焚修不懈禪房三間在池左高榆修竹間碧琅綠雪脩然可人池右種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祭酒因屬隣上人并佛宇一新之數往來此

寓林集

卷之八

三

寺嘗嘆曰此寺非惟地境幽絕僧朴真無綺妄非諸山等即十八里梅花春時山家焙茶香聞十餘里亦清勝冠諸叢林矣因題曰二雪堂永興有緣不減蘓學士三過矣寺後有方丈名安樂松軒是予所書厨下井名聖泉雲間陸尚書樹聲有淨界莊嚴題莫方伯如忠所書俱名筆足與寺千載空記

香嚴社記

西湖兩山無地不佳秀獨湖南淨慈寺最勝淨慈亦有精舍然多爲游僧行脚酒客坐沸之場所稱萬峰

舍西隱慈雲南枕慧日東望蓮洞北接藕洲湖光在案巖石作供爲南屏最勝處而隱於寺林之西衆目不盡觀然咸淳志載永明壽禪師就此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嘗感四天花雨故名雨花臺本朝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亦在焉余嘗過淨慈訪壑法師顧而樂之嘆此名流勝境不應荒蔓林叢中壑公頃又應法華講席於勝果山嚴立懺期期於悟入三昧則何不就此勝地創爲堂曰法華懺堂晝夜修持接壽師雨花之派而以堂後構軒三楹軒之南起一閣供

寓林集

卷之八

三十一

白衣大士閣以下有淨室三兩間與雨花巖對周遭竹木之勝吾輩同調人於焉結社於焉偃息嗣太初高士之風彼凡僧俗士不與焉豈非西湖南山千載盛事耶友人汪孟樸然明輩聞斯語欣然以聚材締構爲已任方伯本如吳公大叅帖雲王公理子喬孫公咸捐俸來助友人項危虛黃長吉汪季玄李玄白門人方若淵方美徵俱歡喜相勸而成於是起工於庚戌春從萬峰房之西開一徑入上數十步築短牆爲門顏其處曰香巖社而爲懺堂爲軒爲閣爲室

如前語皆具軒名媚清取謝靈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句閣仍雨華則吳公所題也從社逕而入逶迤長廊林風山月時來拂人臺旁故有亭塊然作湖光峰色之障吳公亟命立去之遂曠然殊觀覽者無不讚歎而俗士不辨所自以爲寺僧私舍一切闕踐當途諸公或乘酒興至作松間之喝因與吳公立爲約法三章曰不殺生不演戲不借人寓期與修士寂人共保任之使無墮壞於不韻之手吾輩與寺僧俱不得遽廬視之而又不得私爲己有也社成半年

寓林集

卷之八

三十二

餘而寓庸居士爲之記

澹石谷重建法華庵記

休寧白嶽之勝與黃山並稱海內惟玄武道官最著而佛刹罕儼按縣志所載寺庵甚具亦多缺略其從商山遡流十餘里爲九龍山道場有龍華寺則後漢乾佑二年圓通師所建而九龍山之足曰澹石谷寺僧雄上人建法華庵爲九龍山別院則自宋景德三年訖於今凡六百二十有八年矣嘉靖以來寺漸圯僧徒星散卽九龍山香火僅存殘碑而法華庵者竟

爲荆榛虎豹之區勝地法因湮滅不稱可嘆也太學
吳君芝以英年遠志皈心慧業慨然卽其處披荆薙
草經營木石重鼎建焉宏構新規振景德之舊觀而
庵以後爲大悲閣供大士閣之下供西方三聖莊嚴
淨土旁置房若干楹居僧寮庵若干畝爲山門旁設
鐘鼓爲朝梵暮禪之節前爲石橋又爲放生池池左
側爲澗又爲石橋爲蓮花池爲軒爲竹林林之右平
夷蒼鬱綠石澗小關則入澹石谷口徑也谷有五庵
踞其中而第一谷二谷在左衆泉瀉流深池淺澗飛

富林集

卷之八

三

瀑如布構草堂臨之爲太學靜息處第四五谷在右
亦有泉瀉小池名法雨泉其上有石巖嵯岬如虎名
虎巖太學爲構祠奉其先人依法資冥皆佛慈所攝
受也庵四週若干里太學發自獨願捐貲若干緡三
載告成而屬余爲記余竊惟法華之義夫妙法卽心
凡聖同體在垢不染如青蓮華泥而不滓衆生具足
何必覓佛盡虛空界大千國土墻壁瓦礫無非是法
何必澹石是法常淨離垢歷劫本無存滅豈以菴院
而作興廢然而五濁迷心非法不宣法無形似非境

不現境亦窈寂非像不贍故億萬比丘隨便說法塵
塵剎剎安立道場則不可謂是菴爲幻境而妙法爲
虛縣澹石爲方隅而三千大千爲廣浩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皆所以傳諸佛之秘要而植衆生之慧命也
嗟乎後之視今今之視昔景德以後茲爲嗣興自茲
以還心心相續法法相禪亦豈可以堙滅不稱乎哉
余故爲之記以示來者而系以偈

無上微妙法 無量妙明心 居垢而常淨

有如青蓮華 喻茲妙法因 廣爲說方便

富林集

卷之八

三

塵剎無不現 何況澹石谷 大千諸衆生
所願證佛智 是名法華庵 儼然靈山會

重修崇真觀記

江右自張許兩真人華山玄元之教行而老氏之宮
十居六七釋氏不敵也鍾陵寺與觀亦稱魯衛之政
邑民人多儉而盡于理俗好神其鬼而解禳祈禱之
事無日不有道教亦差勝城以內惟白雲海智寺稍
稍弘厥其宮而聚潤市巷庶幾出文明門迤而東有
所謂崇真觀者踞山麓之僻其高則香爐紫霄三台

文筆諸峰相睥睨可眺其下則三江九曲之水所環而帶也其中則林木蒼鬱而蔚蒼去市不遠大饒玄暢之致客每顧而樂之按志創自漢元鼎而山則先賢臧嘉猷所施也有攸游井一白玉蟾煉丹于此王郭諸仙飄笠杖屨而至者代亦不乏宋乾道有戴道士登已丑進士累官尚璽卿勅重建有碑有製我朝自嘉靖甲辰燬而後新三清祖師二殿道衆廊房可三十餘舍今且剝苔蘚而頽風雨矣山田或沒于豪而閭巷俗子弟饑則寄生飽即颺去教益以陵夷矣

寓林集

卷之八

三

觀與學宮相邇予每釋奠先師與諸生論文之暇時過而憇焉因爲之慨然太息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乎哉名山仙跡耳目所未歷而荒落于兵燹荆榛之間者何可勝道昌黎氏爲火其書廬其居之說益以尙俗士而沉錮其疾無賴子且以爲是託宿蓬廬地則真人清淨之居鍾陵遂不得而有之乎于是召坊里父老討其故而一新之汰其道而淫者清其產之轉徙而乾沒者殿宇廊舍加庀焉還舊觀而止山前峙大樹爲門而榜之曰只尺玄門月下小坐蒼翠

四落則予所創也予捐俸餒十之一而丞胡君來貢向道有幹濟才所捐助十之三四工竣爲已巳仲夏不可無記以託日月

崇德文壁山記

崇德於構李稱名邑綰帶而游學宮者多彬彬藻文之士學宮之東南偏不下數十武有魁父之丘曰文壁山創自國初迄於武廟載在邑乘嘉靖間納言呂公益廣崇之修竹嘉木扶疎掩映鬱乎郁郁而增膠人之觀而役人徐珊者輒以狐鼠營窟其中日侵月

寓林集

卷之八

三

削割東北之隅以爲層樓復屋木堙之跡僅完西南邑諸生無不蒿目扼腕者故嘗鳴於邑侯王公司憲蔡公檄治之不竟侵據如故會毅軒陳侯下車興益除損與士民更始諸生抱前憤發其事以聞侯爲之慨然太息曰嗟乎儒不勝奸至是哉夫蠹食書蠹食稼不剔不完不芟不生且令親民育士條教導化卽不能恢弘文學之緒耀于光明奈何使夫子之宮墻諸儒生冠帶之地而一細人得爲蠹爲蠹以爲營窟則烏所貴令于是乎赫然震怒與廣文先生台陽陳

公率諸子弟登山覽勝按故址而討之撤廬毀室壘土以封一丘之山巋然而映于修竹嘉樹之間者令如舊觀而止奸人之窟還爲文囿諸生相與徜徉瞻眺其上咸咨嗟嘆息以爲幸甚斯文爲微寵于陳父諸弟子式恢欲墜之業圖書魁壁于是焉在何得無文以垂不朽而予適以使事過語溪於是廣文先生陳公不以予不文率諸生登舟相勞屬爲記某謝不敏既讀其所次第作而嘆曰嗚呼道弘文弘世隆則隆污則污豈非以人哉而迂儒膠于道德之旨謂

寓林集

卷之人

手七

三代學校之設其藝禮樂射御書數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教詩書易春秋安所事假靈于天苞司契于地符章句小生謂是雕蟲篆刻之技足噴風薄雲有餘此塊然一坏者不啻弁髦庸詎知夫天文地理人事之紀精氣相盪幻即大塊幻也不即一坏之上一微之塵其干廢興消長之數影傳形聲傳響不爽也且吾宣尼不啻愛餼羊乎以爲一坏一微已耳是山之巋然而峙東南陞者豈其爲傲游嘯詠覽觀之具固官師所爲崇之士儲靈而士所自踐也

士而還其所自踐則士貴聚于斯歌誦於斯而乃得相與陳藝明倫稟先王之教爲四民首則道尊數十年之靈臺一朝而除之岡陵如昨而以翼士而以扶教山川不毀則法行由初邇之爲紹緒由後規之爲開美一物而五善備陳侯者雍容而修宓子之政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廣文先生羣二三冠帶之士託茲山之勝執經陳俎起于人文茲山雖小不可謂非魯見鄒嶧河文洛誦之符構李之士崇爲冠冕則陳侯所以弘人雅化顧不鉅哉是宜記矣

寓林集

卷之人

三八

重造羅溪橋修路記

鍾陵境西二十里爲羅溪自章江東注滙于彭蠡湖環溪臨山漾碧千潯二水橫集渡者胥苦正統間前令張公冲創石橋築隄延袤二里而遠自義兵討逆濠虞其自湖而東斷爲兩橋圯至今易以板板且速朽厥隄衝波蕩浸亦日以塌敗秋冬水涸淺震泥壅石磊砢如棧道不可走自春而夏風雨大壯撫水壅輟水奔會橋堤澎湃無辨行者矍矍即人馬俱墮上官過客令每驅十余舟待舟子停楫候望無以爲食

愁歎竟晨夜不去口驚風犯濤覆墜沉汨者歲歲有之蓋某目擊茲苦三年大息向父老計則輟歎是浩大功非五六千金經幾歲月不就民且瘠而愁衡官帑無所出誰濟此者某曰不然不一勞不永逸萬事心造耳即張令作者豈真有鞭石超海力哉于是檢司藏馬薪與報金矢入而羨者百餘金丞簿尉各輸俸幾五十金首事而士大夫鄉三老庶民及往來行旅客之好施者各從願所捨自毫釐升斗而上至什百先後踴躍赴者可千金無財施効血汗荷鋤者亾

寓林集

卷之八

手九

算廼禮致鄉州判樊灼選委鄉典史宋壻季栻召木石匠計工力日夜董其事不休尉沈卿時時勞來之橋凡六甃路二百七十五丈凡用大小石一萬七千九百塊椿木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五株竹二千九百有五十堤亂石填砌疊數萬不勝數諸匠作及舟載擔負搬運諸土木工凡四千九百三十工有奇虞岸衝汨將復圯椿以外夾堤植長短柳捍之可二千餘株蓋小閣一座上可臨溪流看山下可矚舟車牛馬走東故有架橋西故有托固橋俱崩圯以其餘修

築之溢百金是役也經始于壬寅冬十月落祭卯夏之五月凡靡金一千二百三十兩而羨惟是賢士大夫二三善信諸父老子弟矢願相成某豈其敢貪天之功會當載過從計吏入聊記其事勒之溪畔而平治覆護俾勿壞以告後來令此邑者

靈兔塚記

先癸丑四年客有見白兔于天台山者守三年而得之珍重寶愛歷遊諸王侯公卿間未遇也迨癸丑秋八月攜之白門門下士汪生輩捧以歸余予龍以金

寓林集

卷之八

四

鑲題以玉衡偃仰一室曠若林麓與之周旋者凡三年其體瑩皓月眼含赤霞水姿絕倫雪態橫逸若蹲若臥名狀千變客或見其一班予日摩娑愛玩之未窮也今年春三月元一夕夢有黑衣童子雙眸下駢眈以赤文若書辭者予驚而寤起視之作欠伸態踴躍者三矣予愴然若喪者久之豈記所謂五百年而白一百年而黑者其變徵乎夫遷無超有理之大常含表異物有至貴每見徑山標靈雞之塚河東記鸚鵡之塔斯皆資始遺傳託體山阿余

之斯兔豈不同然遂裹以文車封之靈鷲山腰韜光庵下識曰靈兔塚卽委蛻一時流耀千載詎忍堙沒不稱草木俱腐哉明萬曆乙卯孟夏朔日玉衡主人書石

藏書閣記

天地之間號物有萬紛紜並貯以瞻人之欲而聽其自取人之情亦各有所喜悅而託之乎物於其中取一焉愛重好樂則莫不寶而藏之若貪若秘而日挾以爲翫然互有通蔽不可以相喻是故金刀泉貝象

萬林集

卷之八

四十二

犀珠玉好貨者之所藏也然俗而不韻天球國琛夏璜商彝周鼎秦鐘晉璧楚珩以至孔履漢劔之屬好古者之所藏也然貴而不適龍胎之醴鳳文之羅木公金母之術補屨賣香之符或絳樹而青實或封砂飛火好異者之所藏也然怪而不經然則常而不怪貴而能適韻而通俗天下之當喜悅愛重可法可傳而寶而藏之者宜莫如書是故混沌既剖義畫箕疇挾三才之奧開六經之原則神理之宗也宣陰陽調喜怒開蒙牖明益智辨物複而不厭會而能通則性

萬林集

卷之八

四十二

情之統也兵農禮樂吉凶消長治亂興亡之藉若寒之褐饑之穀手足之杖心服之鏡無之則克克如有窮而貿貿乎無所之則萬事之紀也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賢識其大不賢識小三教稟尊九流駢技百家之詞衆口之辨明明相續汶汶相耀則古今智愚之府也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掌內則延閣廣內秘冊之府名山之副屋壁之留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帝王衆庶之聞也象盡意辭盡言形下爲器形上爲道造化不能私糟粕不能滓則天人之符也是故書契以來丘索墳典之餘浩瀚繁委山嶽淵海簡牘姓字巧歷莫紀故王修百卷林宗千帙中郎萬軸二酉五車張乘鄴架取類博撰物雜有之可抗萬古邈百城無之則憎面目溢語言是故爲淫爲癖爲筭爲倉爲傭爲市爲借爲鬻帶鈕扣角然犀照營或十七年而不窺門或八十餘而不釋手古之志士通人勞生怡老漱潤擷華披羣林勒一家至死而不休豈惟左馬班楊仲舒劉向王克蔡邕之流哉縣日月以不刊垂宇宙而逾明亦各言其好也已矣今之訾者其端有

四拾斲輪之餘唾謂粗而不神鑒公羊之同病謂翫而喪志崇虛之眇說謂勞而罔功傷龐氏之劫灰嗟陶胤之不好謂聚而終散庸知夫精粗一器博約同條有無共域有秦灰必有漢詔有蠹蝕必有流傳欣未喪之在茲振木鐸于長夜昔者吾師勤三絕之編設四科之目垂文章之統緒闡性道之玄微吾安能舍七十子而爲之徒離博文而見卓爾哉門人吳生德聚少負慧質蚤謝浮名滄癯悅之途屏塵縉之累孜孜窮年志於是道作藏書閣屬予爲記予故廣修

書本集

卷之八

四二

其說與是閣並垂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信而好古必有傳焉閣起于某年成于某年踞某山水之勝書自昔貯至今凡若干萬卷例得並載

重修南水部郎督理蘆政斗墟劉公生祠記

斗墟劉公爲蜀合州守會採木之役抗監司爲州民請命監司詆誣被逮蜀民聚衆走萬里扣闕下事白遷楚黃安令以循良徵拜南都水司主事督蘆政戊戌最聞庚子以播之亂推公守貴陽公去而商民王家賓胡子良游龍翔輩思公而立之祠播平公晉

臬副使有威德貴陽以安甲辰請告歸迨今十五年祠漸圯而惡監家據而占之與橫弁合得其值百餘金且毀焉故商民胡游輩憤憤鳴之御史臺郭公下江寧令艾訊其事祠復出重爲之葺而立像以祀永永尸祝之諸生林士章汪孺希輩率商人來額予屬爲記予因獲覽諸士大夫所贈公言而被讀公所督蘆政時拾餘疏伏而歎曰嗟乎劉公蓋所稱節士才臣合而一人其爲國家課賦理財功甚鉅而有德于江以南北之億萬民甚厚不可無祠也孔子云其人存則其政舉誠哉是言今國家動稱乏財至罄縣畧恥計臣無可奈何輒歎生亡人畱都根本重地蘆政所供上用陵垣諸費繁鉅萬計每見告匱頃余在水曹所聞見諸部務大都上下以文法格式相繩守遵故事攸行而已長者輒云貴靜不貴動貴因不貴更靜而因之其論甚美然奸人得侵牟公家之利吏舞文相朋爲漏爲占弁人奄人合而掣官之肘郡縣亦無可奈何甚者緣以爲貨于是貪洲民斃而流亡過半豪民剖公腴肥私家而國課至不可

書本集

卷之八

四二

詰安得如劉公其人精白乃心爲 國家任勞愆令
豪猾歛手舉小民而生聚之也亡論細者如勲臣劉
某橫占二洲紫千金莫能問有豪王屢極據洲焚劫
至名其處曰殺人洲而公一一奏劾勘理如法盡出
其乾沒逋負者於官每歲額課可四萬餘而它追入
羨贏計四千餘金會大工興歲費金錢亡算中璫巧
爲侵漁至臺使者不能持公持之獨堅以其身歷江
上下荻葦莽蒼間不避寒暑而二百年蘆政爲之一
清所條陳曰明經制曰正疆界曰時清丈曰嚴徵解
曰重事權大司空聞於 上輒報可此五者百世行
之可也假令公分念爲身圖見利害惕息當合州被
逮時已亡公又安能戢強黜芟逋寇爲公家晝生息
長養之計孔子所稱其人信其人哉余嘗妄言今天
下吏治純盜虛聲州縣遠道于譽以媚所司輒碑之
祠之而可毀可仆者甚衆部官威令不能侔兩臺而
親民不及州縣之吏非真才實惠浸江皋而沃萬衆
安得比于庚桑之民至創之十五年以前而又新之
十五年以後如祠劉公者也羊公之峴山朱邑之祠

鄉公方之何訛焉公諱冠南字文光斗墟其號舉癸
酉鄉進士爲廬陵文信國里人祠之趾在聚寶門長
千里侍御郭公顏其祠曰清節遺思載儀部誌中守
祠僧名真穆得並書

寓林集卷之八 終

寓林集

卷之八

寓林集卷之九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記

三游記

癸巳秋九月余以過唁少司寇韞菴吳師之金陵金陵固多佳麗而棲霞牛首燕磯稱最勝處遠菴吳公兄弟乃以是月望作棲霞主人偕何星房文學楚僧止菴邀余及徐生仲和往而會京兆沈觀願公與余善遣車馬至道出太平門數步卽爲後湖湖蕩蕩一

寓林集

卷之九

片如鏡塔砌空濶兩听列松栢而下令人有西湖蘇公堤之想行久之爲中山王徐岐陽王李兩公墓中山墓道偶除得入拜王像皙白而厚面目不甚雄悍而英氣內藉遂爲開國功臣之冠碑文乃

高皇帝御製爲讀一過意耿耿不得已墓封樹無他異惟一松旁結大毬如瓜最奇絕行五十里至棲霞寺寺前環兩峰如抱曰師山象山山無門壘石爲之散步從松徑入爲天王殿殿有荷池又數步爲大雄殿殿皆新飭朱門畫棟燁燁宏麗殿故梁武帝所

斲沈檀香木具七寶粧者已不可復得矣嘆息者入之日已斜欲飯退方丈僧舍飯僧曰蒼麓亦解人事飯已遂相與躡嶠看千佛巖巖在方丈左形嶺峯如立鐫大小佛像甚具雕刻似吾山飛來寶石間余笑曰彼何人斯亦唐突西子如是是人當作羅剎厲人備諸醜惡歷百千劫乃快巖下爲蓮花池池中作一石蓮高二三尺水從房中四分湧沸如噴然皆人工也巖前有石墪云是隋文帝所造塔柱列欵題者二筆法遒勁似顏魯公書其下曲水蜿蜒卽引流入石

寓林集

卷之九

蓮池者循巖而上數百武爲白鹿庵蓋晉高士明僧紹父子習靜誦法萃其處渴無泉忽游白鹿至泉遂出故名白鹿泉泉冽而淡噴爲小金山亦可出菴復數百武上爲白乳泉唐陸羽試茶處故名試茶亭時泉涸不得嘗興小敗復折而上千佛巖巖有巨石兀起廣可坐數百人傍數石如冠如臥爲箕踞四望亦自快人意時落日斜曳垂虹百丈而月色燦燦從松上起命攜榼酌石上而僕夫苦不便攀援遂下酌方丈前之平臺對月飛籌高歌極歡而止菴蒼麓兩僧

以弗得酒又不可耐急呼天池囉吟來敵之復連袂
出山門外峰樹寥遠竹陰月色松濤梵響雜落襟袖
之際余因執遠菴手太息曰是時若司寇公在者吾
輩可醉歟矣遂相對欬歔罷還方丈宿次日朝發從
方丈右下數級折而南上爲珠泉泉在鹿乳二泉間
遂不佳再上爲般若臺臺砌石刻經章四十二皆明
時鉅公如王元美司寇汪伯玉司馬莫中江方伯及
周公瑕張伯起諸吳中雅流筆又上爲觀音庵庵爲
素菴老僧所創禪堂佛閣種種新而然絕不見烟霞

寄木集

卷之九

三

色庵下爲施石臺右遠而進半里許爲天開巖巖夾
立如削中開石磴層層百級盤曲而上天光眇眇墮
一線下峰壁對映即神丁鬼斧不至於是穿巖而上
即攝山之麓有樵徑陡峻望其巔遠可五六里許沙
石峻厲頗不便躑躅而天風西來吼松樹間咆哮四
集身搖搖欲墜遠庵兄弟止庵和尚殊怯濟勝之具
足縮縮不得上遂止余奮身先登而何星房徐仲和
獨攝衣從相與披草捫蘿而上每數十步一回顧恍
恍相接若分人天吟遂陟其巔有僧結茅數椽名娑

婆四聖庵庵側片石如埽據而坐俯視長江浩渺如
帶田連阡綴黃翳綠如五色衲衣諸大小峰出其下
若蹲若伏盡成培塿而丹萼旁落松響互憂真令人
蕭蕭有遺世之想先是名攝山者謂山自攝至如俗
傳武林峰飛來者非而住僧復言此山多產藥草可
攝生長年名攝山余獨謂此山視羣峰獨高若總攝
諸巖岫者近是惜無金陵志作證耳當是時余與星
房仲和低回不能去而遠庵旣以不能從意敗又復
不自已乃仰視余輩據樹高唱大江東一闌余笑謂

寓林集

卷之九

四

仲和吳公此具不足濟勝差足濟負耳因大笑拍手
仍相與捫蘿下復經千佛巖巖忽有小岡脊稜稜起
左右顧皆幽壑深十餘丈惟石嵯嶭其旁不勝指且
突滑不可度皆脫衣相曳蛇行蒲伏而進此不減天
台石梁矣然客無有稱之者而余三經此巖乃嘗之
固知山靈秘勝處尚多也過此皆逶迤從石磴下爲
蟒蛇洞余笑謂止庵豈梁武帝夫人化身處耶僧入
探其中不甚深會日午欲飯還飯方丈遂治輿馬尋
舊徑歸經蔣公廟公以蜂陳助

高皇帝克僞漢得祀廟據小阜上門內雜松柏橡櫟樹掩映里許僧謂此徑差讓靈谷寺松徑一籌他莫能敵是日天日晴麗如春行小渴道士進苦茗數大甌啜盡亟歸四聖宮道士復爲具酌月下微酣臥爲治次日游具入牛首

牛首踞西南勝游者每涉牛首宿經祖堂上獻花巖而輿人告余從巖而下登牛首歸亦佳遂聽之是時促叔穀沈水部作東道主不得余獨與仲和擁襖被往出城南門三十里至芙蓉山夾徑俱茂樹修竹清

富林集

卷之九

五

陰可人近岨路稍峻皆疊石爲磴馬蹢躅不得上下馬緩步盤折約二里許爲花巖寺寺荒隘無足覽右爲小星槎槎敞朗政與牛首相對殿閣廊宇歷歷可指槎前爲歲寒軒竹樹太作障不快意出軒從殿門左折而上右崛曲磴近一里許爲芙蓉閣下閣復右折上依山穿石爲聳翠亭亭廢而地差勝亦足覽江山之槩再上爲芙蓉山頂東望鍾嶺二山雙峙天際衆山俱下伏其後爲龍山勢如奔如攬左爲方山赤山右爲三山而遙峰眇眇出雲外而白鷺洲隱隱

分泊其下李白所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

鷺洲者是也下山循舊徑而左半里許爲歸雲亭亭中峙據小勝左一竅通獻花巖巖如縣磬幽邃可容百餘人名獻花者晉懶融禪師結跏趺於此百鳥爲之啣花以獻師像金範骨峻削如生巖前金書獻花巖三字會暮歸小星槎宿日西垂從竹樹下茫射于頃山僧爲治脫粟飯作供是夜月滿瑩雪如鏡而松陰竹景沈漾從軒中舉亦復不厭其繁興盡而寢次早飯已別此軒僧去過芙蓉山左度西風嶺嶺逼山

富林集

卷之九

六

而峻與馬曳不得騁徐于而東三里許是爲祖堂祖堂者故四祖來度融禪師卓錫處也堂前爲無梁殿殿淨朗有僧寘筆研書華嚴其中上數十級爲天王殿復上爲大雄殿殿右爲懺室室左爲華嚴閣爲海天和尚手創宏鉅清美無所不有旁曲房二間曰貝葉軒塵氣如洗卽几榻杖屨淨勝絕倫令人裴回不忍去因顧仲和讚嘆曰此何必郭有道宿處耶出復上西風嶺望朝陽洞綠崖倚壑輿步相間負險折行可五七里爲牛首山山故名牛頭又名天闕前兩山

犄角而立亦師象山也入門夾徑俱長杉高數丈森鬱可挹歷石磴數十級爲金剛殿次天王殿從左別上爲臥佛閣作如來涅槃像從天王殿更上石磴百級以朱楯夾兩堵圮勢亭亭逼霄漢而近爲白雲梯又上爲大雄殿殿前爲高臺有銀杏大四圍許枝垂如蓋好事者石鐫四大字曰秀蔭古今云殿左有浮屠十三級右爲禪堂亦敞朗堂之右別有一軒供世尊像而門與浮圖遙相對門左扉穴小竅如豆雙閉則塔影從竅內吸入佛卓白帷上倒垂而下搖搖層

寓林集

卷之九

七

級聯瀉如畫觀未曾有從禪堂左進亦爲華嚴閣宏麗有之然不及祖堂閣之淨閣前爲香積廚廚頭有神仙竈竈與地平二鑊相連鑊前一穴如瓮下濬可五尺穴旁又一小穴濶徑三四寸橫入與鑊通凡炊納薪瓮穴中風自地轉不鼓而熾其焰悉從旁穴收入鑊下沸鼎易熟咄咄可辦思之殊不可解真神工也出禪堂從後殿右上石磴百級一閣兀起閣後爲辟支洞卽於洞中鑲辟支佛像洞巖故深奇而以閣掩可恨閣前一石塼方而赤色云是辟支瘞骨處出

閣東仄徑盤薄層磴爲祖師堂折堂側上復數百步卽牛首之巔馮高下瞰江山綿邈出几席上與據花巖芙蓉石所得相似折上而下又上歷層石爲文殊洞裝掩如辟支亦復可恨下洞南行數百步復上石磴數十級爲兜率院院後左轉攀石壁而上壁陡峻相逼中開一竇僅足容一人曳身往以次貫魚真如入蠶叢鳥道中其上一石臺函丈許縣塔百尺爲捨身臺壁立幾千仞凌虛盤空削奇錯位上視蒼谷下視兀兀此身如介天際可謂險絕大抵棲霞遠而牛

寓林集

卷之九

八

首曠棲霞僻而牛首大樓霞令人欲餒英枕谷以老而牛首令人矯首振衣有凌厲一世之氣此臺又冠絕牛首者耳其下爲龍王泉開峭壁間泉脈微出亦冽然不足敵白鹿爲之酌一匕而起歸僧舍午餐餐甚糲此足當滹沱河麥飯矣遂飭輿馬歸便道上雨花臺臺去城南門近游者肩摩差有五色石可弄然絕不及清涼寺後一片山延袤廣長寥寥據江峰間爲勝臺旁入高座寺晉高座道人與王司徒導卞將軍壺揮塵處少進爲報恩寺寺廣大牛已燬惟殿

後浮屠十三級燒石爲之作青黃金碧琉璃色鏤刻綺采鑠日月光可謂極人工之巧日莫不及登以明日揚帆而東作燕子磯游

是時遠庵兄弟沈觀願京兆馮開之宮諭固畱母東余與已動遂謝客夕行而同年姚允初度不可強攜一尊祖於山庄出水西門三十里乃至月微朗有小閣四牕楞楞射江山色與月華俱入微酣罷次早命僕夫買江舟順流而下是日風氣晴暖令人意爽揚颿二十里隱隱絳絳色者弘濟寺殿閣也與允初

寓林集

卷之九

九

仲和舍津筏登殿宇不甚偉惟大士閣緣壁而立下垂江流帆檣波浪出沒沸騰其際登者心搖搖不得久駐眎即去余往臨之甚囑出寺緣石壁右俯大江而進萬桺夾岍行數百武皆似擘奇峭石作徑木樹岍曲盤錯奇恠百狀過此沿小河度板橋折而南北上石磴百餘級爲磯之後漢壽亭侯殿殿後爲水雲亭右折而上爲俯江亭西眺荆楚東望海門洵是浩蕩無際登臨賦詩者往往而是至有以游金陵者多俯仰悲酸語故翻案作壯麗語以壓之真委巷間人

耳亭之前一崇岡脊而起嶮峭恠石直垂長江隆隆縣百尺下睇之欲墜蓋際境似弘濟大士閣收覽形勝不減金山寺而危險奇峭則絕過之卽燕子磯也此時恨無驚風怒濤排空撼谷而平波遙布沈漾萬里臨之自覺心遠余因噉童子進巨觥者三爲歌昔人王濬樓船下益州之詩允初仲和亦相和起爲壽半酣隱隱作離色正苦而會貧兒有被破褐望磯上投者余曰此豈爲江山來耶語未已而江嶽然作聲若崩崖下墜者則此兒已掉頭下作三閭大夫矣倉

寓林集

卷之九

十

皇不及抹爲之惻然左右皆錯愕莫敢俯視因命童子灑杯酒酌之遂相顧太息曰六尺浮漚千古幻奇歎等耳鴻毛泰山豈非以人哉俛仰江山豈可勝道復命童子酌巨觥者三遂起別允初放舟去是役也計六七旦夕覽勝者三卽搜秘未極而江山宮闕大槩在眼歸而語客差可不俗入毘陵聊復記憶援筆記之

游西山記

八月山海之役馬走小困聊寄城西掖門外大覺庵

忽忽不快意西山爽氣殊佳念往者不得一著屐齒
爲恨因從王水部遵考乞車策蹇驅數頭僕夫四人
會吾鄉沈五陵客此攜與俱廿一朝自高梁橋行晴
日疎柳沿溪夾岍依依有江南之色過此入大真覺
寺有金剛座上置五小座藏如來金身永樂間西域
中印土僧所獻規製前此未有也午飯萬壽山寺爲
今上代修僧梵處殿閣極宏麗有山亭可結趺坐
云十六年上曾于此尚食不敢啓視折青龍橋爲
慈恩寺爲功德廢寺寺以世宗駐蹕廢惟松栢兩

寓林集

卷之九

二

行蒼翠無恙過此爲玉泉山玉泉池亦名西湖滄洲
白石青蘋碧草尋厓漱流衝沙雪竇不能無吾家西
湖之想所少者紫衣霓裳青雀舫歌白苧詞一弄耳
上爲金山寺亦有望湖亭一座可覽下有華嚴七真
洞有夏閣老桂州詩亭有呂公洞俱平平晚至碧雲
寺宿寺山如帷陰森從槐徑入初不見寺登之乃見
弘殿旁一亭細竹數百竿流泉爲觴琢石爲屋大都
欲似蘭亭之遺此亦可置小坐煮茶俟月下終是泉
勝耳方丈花木廊房大饒富貴氣恐與林間本來相

失蓋中官意匠也殿前有魚池石橋憑橋觀魚長短
千餘頭上下五色殊可觀廿二朝自碧雲過弘法禮
臥佛寺寺亦泉勝層巖夾道而下木石散置可游可
坐亦勝地也寺內有娑羅大樹二株可數圍其子如
橡栗僧云不但與菩提幻子可作念佛珠碎之下酒
可療心痛諸山皆無余命童子拾升許去因笑曰恨
不從過去佛追送西家村耳坐此下午飯過香山躡
嶠披磴流泉茂樹一著屐卽有軒軒曰雲之氣半似
吾山九里三竺間於西山中當據上座登來青軒羣

寓林集

卷之九

二

峰皆下蒼翠盤鬱大撮山河之勝有扁書世宗先
年題此山獨有些翠色真睿賞也餐臥彌日獨不忍
去上有流憩亭不及來青甚寒泉亭更可無坐次日
午自香山折弘光寺磴凡九曲歷十八盤而上級級
樹松栢一行如列屏障諸山所無徑盡則興止矣內
圓殿一座乃高麗僧所進規式亦奇又過爲佛光寺
爲弘教寺寺有石橋魚池不及碧雲寺前有流泉亭
亦似碧雲蘭亭意而攝境開山面過之會晉州趙孝
廉飲此與之浮三大白而別弘教之旁有巖俗稱晏

公祠余偶入視其內皆石室琢三皇五帝列聖名賢像自吾師宣尼而下及宋朱紫陽李延平諸公兩壁又刻畫忠臣孝子如王祥顏杲卿之屬又有小石室題函五經書史訊之乃武廟時中貴晏公造也余因嗟嘆自吾入西山所見金碧殿閣皆浮屠氏之宮大都皆中人自營其身後香火藏而此室獨及吾儒門一宗何類無賢有老僧年九十一名正林言之甚具僧自言住此已八十年指山間合圍樹皆手栽也具壽者相度可引百歲不止晚至嘉禧寺宿朝發清涼寺清涼古刹無奇惟古佛阿難伽葉三象乃唐天寶製甚有生氣已過證果寺前有青龍池下七尺寺甚蕭索後有秘魔巖于此山巖洞中最勝云是秘魔祖師所居不知何代今一八十老僧臥其中推牕皆白雲青靄也午至大悲寺飯有老僧號樂愚可與譚飯罷入平坡寺寺亦古刹然荒涼後殿有藤胎大士像亦唐製佳寺後躡山而上可里許爲寶珠洞內住山西僧賸公翻經粗解文理洞亦不及秘魔巖幽窈可喜頃之過承恩寺宿廿五日朝發即歸徑矣過隆

恩寺飯殿後有唐時大士像有古漆金佛三尊有山軒疎竹流泉亦與碧雲似有大臘梅一枝卽江南所少飯後小僧解文墨乞書對與詩一紙余亟書付之僧又云最上有中峰佳倦不及登自是走平沙二十餘里僕夫指皇姑寺是女道士焚修處余到門遇優婆姨一輩卽止不入日夕宿摩訶庵有僧非幻能詩能書法遇同年劉完白讀書于此夜譚甚暢菴旁爲慈壽寺爲代李太后焚修處莊嚴如萬壽而宏麗過之次早過法藏菴爲摩訶別院僧無絃所創也無絃善琴其徒卓然指下亦佳爲撫莊周一曲甚疎宕有致寫詩一紙贈之再過爲慈慧寺有法師愚菴講華嚴經疏抄及五卷空行鳥跡處余坐聽一過偶畱一偈別不二里卽宮人斜矣宮人斜者牆陰皆斜宮人歎卽曳出火葬其處爲之慘然卽促車從天寧寺白雲觀歸寺有埦十三級綴千餘鈴風動聲急如萬馬奔驟可聽方丈小僧名濟普眉宇甚雅問之無字余書可航歸之白雲觀多玄門結圓室十餘所于松下看道人棋一局卽還大覺菴日亦夕矣是游也凡

六日得泉樹十七得山十三而禪宮梵剎居半第他山多先代古剎廢興可覽而此山自我明標置間有唐金元一二之遺故多宏麗少寂寞又皆爲中貴人瘞骨處香林佛地實多聚湊亦此山所遭也過此爲混河爲戒壇皇陵神靈之所棲託以興盡不及一瞻覽爲靈跡所掩者亦或不免聊識所耳目作他日一未了公案

玉版居記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地可眺

寓林集

卷之九

十五

覽獨城南山寺名福勝者去城里許徑宵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廠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稗而寺以後方丈地有修竹幾百竿古樹十數株爲松爲樅爲樟爲樸爲蠟爲柞爲楓及芭蕉細草間之四面墻不盈尺野林山翠葱蒨蒼靄可鬱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風白月秋聲夜色搖搖墮竹樹下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爲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餒命工築小屋一座圍

樞廳四周廳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闌干薙草砌石

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

巢樹鑿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勝卽榜竹爲徑題之

以小洪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

集高客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遠間覓閑孤往亦復自

勝不佞令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袈裟地足居爲政林

下者云爾已矣昔蘓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

則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

寺僧一二每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

寓林集

卷之九

十六

嗟乎情境曠眎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別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毀墻壁籬落砍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爲壬寅秋九月

遊麻姑諸山記

乙巳夏五余得釋肩鍾陵以行從臨汝入建武辭直指徐公余友湯若士在臨汝嘗恨不得造其門亦夙有姑山之興未償十九朝乃得抵臨汝諸同年袁滄

儒而後造若士是晚滄孺邀予觴擬峴臺云唐裴晉公題臺甚廠朗前谿山屏列羣白鶴上下樹杪漁火點點浮遠岸佳甚爲若士迫而去觴于玉茗堂月色如畫若士寧馨見大耋開遠及帥生廷鎮平昌門人葉幹俱在座歌者王郎聲琅琅似笙簧中出暢飲幾夜分與若士別去若士黠結不已次旦肩輿追躡予十五里及東館予大喜把臂曰靈山又一會也是時予以在鍾陵有未了筆墨債謝若士今以前君且去日暮卽促膝縱譚如是者兩竟夕南城門人黃元在

寓林集

卷之九

十七

公桃陶西之仁慶遲予東館已三日相聚快甚廿二日雞始鳴別若士若士見囑曰歛精神愛日余不能答登車去是晚抵建武南城令葛君予同鄉邀集東湖館中黃陶兩生趣迎曰姑山仙人待先生久矣予笑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于是手板謁謝諸上官余公方公及御史臺徐公方余兩公席間盛稱仙巖龜峰之勝心識之遂辭以行余同年朱惺復來守建武華君別駕吳君司李並相邀遊中州以一夕了之州出東湖三里許修竹數萬竿清陰可三五畝因

與諸公婆娑其下自喜曰處處參玉版也孝廉鄭豹先風流逸羣所撰有旗亭芍藥記並清綽同將軍張扶輿邀予過飲益世子仙源及華山王心源並折節爲梁園之招亦以一夕了之兩生趣遊曰與麻姑期何後也于是廿五旦從華公索車輿藤榻擔茶鐺出城南行黃陶兩生乘小兜子從門人王青蓮王叔彝俱至相挽車歷石磴上十里有亭一座爲盤薄其上又五里爲半山亭見兩玉虬從半嶺下奔淙淙可三百餘尺則瀑布泉也又半里許爲三峽橋橋可置坐

寓林集

卷之九

十八

不見瀑其下有投龍潭記載天寶五載投金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其處也會日方午岑岑不耐暑竟造麻姑殿再拜轉道舍同黃陶兩生飯雨忽如注氤氲從四面集飯罷雨止日向脯涼颼爽氣颯颯似秋予顧兩生而樂之曰姑仙有靈爲我輩濟勝因相與步出觀門平眺四際山巖峰頂前後平田可數百畝此他山所絕少覓所謂碧蓮池者盡阡陌矣因憶記稱紅蓮變碧碧化爲白今日且化爲青禾麻姑向方平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則青碧紅白

詎有常乎可發一慨復循阡而出幾半里許有巖石
下尺許兩生指言神功泉在焉會雨盈掩泉口不及
嘗乃小坐三峽橋上下可聽泉窺潭左右山峯色俱
集爲命酌十餘杯仍令王郎發清唱渺渺出泉響上
各不相好令鍾子期在爲絕倒矣微酣起下視則已
臨雙瀑上瀑故崩奔益以新雨勢益橫兩峰竝噴薄
下夜雪秋濤銀河素練纍纍散爲珠濛濛拂拂爲霧
爲烟泛青碧百餘尺可望不可即真令人應接不暇
爲呼大觥者三分高字韻之薄暮返觀中山門左有

寓本集

卷之九

十九

古松可合園唐所封爲大夫松者可班三竺九里中
有詩僧墓不載姓字可惜四生乃邀予麻姑殿前露
坐山靄間松風謾快人意索麻姑泉酒嚼之不可
得佳者笑謂諸生不如竟飲泉于是退就枕早起辭
麻姑出西之爲言此殿結構非唐時物其小法身經
火不壞亦靈應也指其山絕頂有齊雲亭已圯不復
登殿傍瞻忠祠爲顏魯公李忠定文信國三公壇側
有紫陽墓開元真人鄧紫陽瘞骨處也自是道故徑
出臨神功泉水稍減泉口始出口不盈一小盂而深

寓本集

卷之九

三

深不竭味飲而重卽葛稚川丹井也好事者取以釀
酒稱真姑酒四旁卽本山泉與較稱每兩卽輕減錢
餘真神矣過此卽三峽而雙瀑瀑比昨夕新雨後勢
稍平而雪光錯落晶晶與朝日相耀亦自奇絕橋之
下爲避秦洞又昔稱壇傍杉松曰七星杉松皆偃蓋
時聞步虛鐘磬之音不可復接惟玳瑁石踞此壑中
無恙耳以下所涉皆故谿谷也于是作從姑之遊
陶生輩爲言從姑山去城僅五里許此去易竟耳從
此折而西北紆迴數里有雲門寺再上爲華子岡卽
謝靈運所詠稱麻源第三谷是也又轉爲靈谷遊者
往往失之不可以不往是日天日初朗愁不耐暑頂
之微陰曖曖似有雨氣兩肘習習亦似秋爽時予欣
顧四生曰緣與情會矣何得不往仍命輕車迤西北
行上下山坂不甚峻而田阡間之往往於深巖峭壁
中開平爲田綠野之色與碧山青澗相錯他山未有
也行未午而陰愈重漸近雲門里許澗水澄瀉而奔
注巖岫峰壁爲躡爲踞爲立爲臥若列幕縣帷大半
似盤山第盤山無草木爲衣此山時有樹盤山一長

石橫臥如虹亘此山澗灘凡數折皆綠漪可挹石文舊題識處皆殘剝模糊苔蘚中不可讀近時無佳筆惟卷石巖爲曾子固題尚在書法莊整如其文乃知品巖亦自難事隔澗一林望之破屋敗垣殘門荒樹則雲門寺也澗水獨湧甚又無木棧石橋可過予得五六輿人肩而過涉王生輩四人皆振衣解襪跣而下數尺以渡衣帶半墮流水間相顧而笑會寺門虛無僧僧不耐寂俱謝去惟雲封苔鎖鳥跡鼠踪草樹數株而已而境絕佳後來者定興起之與諸生席地

寓林集

卷之九

三

藉草坐提小榼飲山酒十餘杯甚暢頃之片雲黑茫從直北起予曰雨至矣趣行急越澗則雨已淋漓下著體澗前有野店可就坐僕夫衣屨俱揮雨如汗苦未得炊予笑曰饑與雨是人苦事惟游山時一一入佳境僕夫聞之亦爲解頤待炊而食頃之微雨不止卽共衝雨行問所謂華子岡者無標識處寺前人北指最高頂近是雨甚亦無徑不便登因誦靈運銅陵朕臨澗石磴瀉紅泉遂登羣峰首邁若升雲烟之句似之獨泉稱瀉紅不然耳解者謂水自丹砂出非耶

顏魯公記稱西北有麻源謝詩題入華子岡恐其處也則亦髣髴之辭耳再北入靈谷徑其石岫一片似吾西湖寶石山帶以石欄杆又數武則石巖垂爲屋昔希陽范公令此邑顏其巖然僅可當飛來峰一竇耳又三轉石磴上道士樓居在焉四面巉巖石俱蔽遮不令見香火客座俱窄窄在重圍中悶甚有境不可以無人如此卽驅車出而黃陶諸生後至余曰可以已止不入復披寒雨行十里許臨河渡從姑山從從姑山後上爲踟躕石可坐數百人落級而左兩

寓林集

卷之九

三

巖隙深千尺有天下墮渺渺飛一道光名一線天其上爲天柱峰爲步天橋遠眺則江城野郭烟樹萬家縹渺在望從一線而度爲雙玉樓黃生云羅近溪先生講道其間于此山偶得一記前身夙有緣故名雙玉迤而右爲飛鰲峰乃從姑擅場處緣崖爲堂卽羅先生所共四方人揮麈談性命之地亦似吾南山石屋之一俯檻則林木掩映蒼翠在眼終以石勝復轉而左爲仰影庵爲讀書巖皆先生所品置諸生曰風雅之士謂之雅稱予曰道無雅俗山寧有俗雅仙則

仙儒則儒此姑山惟諸君判案耳從讀書巖步下級
日已夕仍還飛鰲峰而別駕華公設精饌名茶令人
見待王生輩復爲具快飲峰前似非寒餒本色然亦
何必減方平美膳辨麟脯也晚倦歸卽宿此山次旦
門人吳世卿君章亦至諸生各出紙扇索予書予急
揮毫應之書訖卽行矣往予未至姑山時客多稱從
姑奇絕而以麻姑本山爲少致已而覽之則從姑見
稱有故一去城近縉紳先生與閭巷人過覽便一峰
石磊塊多幻奇覽者目易挑一羅先生標置聚徒衆

宮本集

卷之九

三

爲此山擅行而麻源入山深歧高測險泉石幽曠無
色聲奇豔闕其無人松響雲光映徹林表據予所見
金陵棲霞霄川圓證吾家靈峰寺並擅幽勝而三峽
雙瀑神功仙跡尤他山所無此湖東第一山也從建
武別諸生而下爲仙巖之游

仙巖在貴溪城南七十里余去建武從金谿入折而
東北行十五里乃至湖洲棹小艇乃得渡巖下巖高
數十仞多奇石壘門削壁嵌空縣虛歷石九層而上
自巖脚登觀音閣級凡三清波丹洞蕩漾几案一老

道人進苦茗一杯卽旁引踰梯以升凡八歷級高可
百餘丈而剏然一竇人掉頭從此中出如出井中憑
崖仰掛棟不啻踵二分在外搖搖凌雲氣起星辰可
手摘而蒼茫一水在下盼如帶危哉慄慄乎題閣者
曰淮雲曰飛雲曰空中樓閣曰仙崔危巢曰濯纓浸
月無問其標置雅俗而此巖翠嶺奇幻宛然有畫余
命童子進巨觥者五乃緣崖傍梯而下如蛇行仍棹
小艇東北行日半落水際巖光爲飛若畢獻于前道
人隨之稱此巖有二十四巖多仙跡手新志一冊指

宮本集

卷之九

三十四

點其處多俚俗語如幞頭紗帽屐屨巖之類余多置不
問目之所招如仙桃蓮花藥巖仙牀佛巖獅子俱酷
肖疑神工所琢近于自然自此入貴溪一路山石綿
亘俱佳水澄於碧卽道龍虎山經張真人宅宿上清
宮宮前後殿俱圯左右廊俱宵邃竹樹蒼鬱其香火
熾盛則不及

世廟時遠甚是夕小真人過盼予燈下冠玉鳴珞飄
飄似神仙中人予似夢中失之越旦是六月一之日
貴溪令公命汪生汝極同二子過從作龜峰遊龜峰

又名圭峰似雅未及覓縣志核之其大石山與西湖寶石山半相似巖內開方廣坐四面峰巖其狀爲爐爲瓶爲芝爲旗爲獅象爲劍皆歷歷可指庵居頽壞不堪臥卽下而泊葛陽宿已日沒崦嵫而門人弋陽汪孝廉秉卿鉛山費子嗣宗至矣于是作朝發岑山之策

岑山在興安境境之左曳輿轉級而上可三五里周遭皆小山林木薜蘿與衣裳相鈎帶登山時日落山隈烟浮樹杪如置身青靄中乘餘光急探山中之勝

宿林集

卷之九

三

中一洞如佛獅子座洞口昂首軒鼻卷文如螺似天爲之左爲龍乳泉瑩色如玉微微滴瀝下如乳味不澹而濃重又似美人微汗浸浸不收其右爲魚峰斑文片片如黃竹葉所居窈窕卽白日必秉燭入之乃見俗亦名仙巖旁有剏修碑以木爲之係天順七年其聲樸樸如古琴其文斑駁斷連亦如老桐琴文予月中所未見又轉最上峰爲禪堂堂踞岑之頂信州山水可攬取盡惜山僧不能指其處惟龜峰近一矚目卽至前堂僧焚香宣梵儀律清肅是西江叢林所

少次早下山入信州矣夫岑雖小山然境近而踞幽勝其巔可攬衆山則亦足方仙巖可作姑山兩廡舊配也計姑山之視匡山匡山之視五嶽五嶽之在大部州也不猶岑之培塿乎一拳耶不侯第願此生在在見山山在在見勝猶勝磬折轅趨作苦官下耳故併記之自臨汝入岑下信州爲程十有六日六月三之日記竣

宿林集

卷之九

三

予以乙巳六月三日作游姑山記竣潦草入笥中自抵家人都門跋涉應接每提筆整齊之輒見阻廢丁未覓餘閒坐般若僧舍始爲出笥中結局此草亦六月三之日山緣筆緣兩歷暑而巧合如此聊識之亦以見吾拙遲作覽者笑端

天目遊記

天目稱吾浙名山不佞生平作廿餘年天目想未遂今夏偶得從鍾陵釋肩歸居西湖月餘人事亦復如結此興勃不能已秋山固佳聞天目過九月寒甚不可登遂以是月二之日夕發燃炬行野間如迅鳥赴林十餘里赴佛慧寺賦公之約時已過晚鐘三刻

石林兄弟僧持燈候山門矣明宗詢禪師夙有同遊之期家姪茂材此興不淺次旦俱邀至佛慧從錢塘聶純中明府假輿馬是午至卽從西溪行石徑中竹樹溪蕩所過饒野趣便與市喧迥絕晚至禹杭程明府以報滿出次旦丞成君促輿馬至卽出城西門間所謂大滌洞霄者而登焉徑亦自野間行八九里許有竹十餘林俱密陰濃翠日影不得下漸近山漸佳左右俱巖岫曲折幽絕溪流齒齒從洞中下聲砰磕從屐齒間出稍進而小橋泉石更清澄可弄旁多白

留本集

卷之九

二十七

泥初視之如堆玉積雪似可觀聞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爲市人琢之入溪搗爲粉取重貲爲此山聚穢又恨無力掃除之耳未幾老道士周尚文出迂至洞霄殘碑下文字剝蝕不可讀書法近晉唐人筆甚佳又上則洞霄宮殿宇也按志茲山爲大滌玄蓋洞天漢武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歷今千五百餘年唐建天柱觀歷宋及我明俱遣使崇奉之甚盛今半頽殘矣獨玉皇殿係宋舊物木皆用栢無塵三清殿係郭真君結茅處已非故木方丈有晦翁提舉洞

霄宮像在一扁金書洞天福地四字骨力清剛則朱理宗筆也是日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滌洞洞深窅卽漢武投龍簡之所持火炬迺得入行里許有唐宋人畱題滅沒不易辨石色如蒼黑玉中縱橫白文如盼又似飛雲片片志稱中有白鼠玉芝未得見也洞口橫石如鼓擊之有填填聲又上則天柱峰千仞壁立名山記稱五嶽之外天有八柱見于中國者三此其一也其上有棲真洞暮不及登又亭有飛玉空霜泉有鏡潭無骨簪名字俱佳已煙沒未得獨撫掌泉

留本集

卷之九

二十八

在宮殿下昔人撫掌湧泉處今已混濁佳者已入子瞻品題所稱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是也自洞霄而下溪山荒落居多晚入臨安則樊明府已縣榻僧寺矣是晚樊致虛進士再悟公署有別詩宿化成寺五之日從化成寺驅車出城南門從瑯山鳳岫而上爲玲瓏山石磴蜿蜒長巖幽壑凡九折似霧縹緲光山徑徑中書九折嶮三字乃蘇子瞻筆其上有石亘丈許如長榻石下泉淙淙似枕間過題醉眠石三字亦坡

公筆微酣高臥據石枕流大快事也石上羅漢松一株蒼葉老幹可合抱定千年物又爲三休亭殆取摩詰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之句再上爲辛夷亭有辛夷一株枝幹疎勁洪先生古本有飛來辛夷花句浮玉生爲識其孫枝云亭旁與折巖對有石流泉珠如乳甚佳峻上可里許爲石佛殿殿旁鑄東坡山谷佛印三像前邑令爲之甚鄙俗稍左而峙殿角者荒山殘松埋青塚一坵爲琴操墓許太胤爲之碑其下有岍芙蓉數株掩映秋色甚都予因嘆世間紅顏白骨而墮埃塵者何可勝道琴操一妓流獨歸然此山人貴附青雲哉與明宗師共題一絕而下迤東行可三十餘里迴合皆山樹中東天目可望而招夫力憊甚各嘯呼山谷人爲助至昭明庵宿時鐘漏下一鼓風聲行樹大似秋雨同年汪孝廉餉杯榼至與家姪飲三大觥而臥六日朝自昭明庵飯上東目行望數里有片石時蒸雲氣人呼爲白衣石又躋燈里許經亂石峰又上爲石壁橫數丈許僧言入冬寒則縣瀟成冰如廉幕下垂風石相擊作鐘磬聲日耀之作金

竹杖集

卷之九

三九

碧色大奇余欲書水岵二字歸之又上爲觀瀑亭山陰張陽和先生題前邑令有可階亭三字甚俗可削去又里許爲垂虹亭泉自峰頂布瀑如白虹下垂流雲浪雪泚漾水壺坐聽之令人形神俱汰其前萬山合嶂空濛間纖烟浮碧與虹光雪瀑相映射他山未有真勝境也轉而上則昭明禪寺矣此山爲梁昭明太子翻經處兩目皆以擅勝殿左有寶誌公像又有昭明像朗秀絕倫旁爲千佛閣從東目頂下視羣峰在烟雲中回互昂伏如海水浪文大爽人意寺後爲昭明洗眼池一名迴光庵卽陽和所題謂昭明分經時一眼受障以此池水得浣去云從池而上爲白雲窩舊名西寺竹色亦佳又自松徑上爲分經臺卽昭明分金剛經三十二分處四面無竹樹皆沙磧草蔓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存其二俱枯立樹畱一線如畫臺亦殘夷已盡余笑謂明宗師當由大佛力爲昭明刊落文字障與霜葉雲根俱墮耳臺有靜室少坐爲題一偈而下臺旁爲葛稚川煉丹池池水小澗不及洗眼池甚遂從此折而東下爲黑驢庵世稱希

竹杖集

卷之九

三九

都祖師於此得道時以黑驢往來後爲虎所食師受
囑此山至今無虎山前後密陰竹色頗佳又折而下
二里許砂石險仄不能駐屐過此寬坦如布又四圍
列嶂如屏飛泉漱石大如霽隱山之迴龍澗澗色如
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明祖師靜修所是爲平溪庵
逆而上仍趣昭明寺時夕照既下初月燁燁出松頂
上又寺前有大杉數樹高廣可垂蔭千步清冷之氣
相逼而來與明宗師酬送片語遂笑而起宿作西行
之策

七之朝自東日折而下天日清和如春晴山葉地所
履皆坦還經昭明庵日未午僧手苦茗以待飲之別
去行十餘里則潛陽在望矣山腰壘石爲門是臨潛
界又數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籠罩碧翠色不減水
崖少頃則山容慘白烟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
待秋至余訝問山行人皆攢眉答云是開采使穴礦
處也無何至西目山脚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
眼之意僧房烟湊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
亦爲煮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

劫灰無論千年之樹摧枝折幹卽僧人聞而毒歎者
若干衆 聖主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
徙而上千步爲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
感詩一首次早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峰
西爲紫微峰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水
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峰中
峙四面翠薇俱落故名倚翠峰又睨而望一峰石孔
攢叢千億計似蜂窠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
峰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峰也又上爲響水崖片石
甯水集 卷之九 三十一
丈許作障澗水勿激匆匆碎泝鼎沸磬戛隔石喧響
若答亦奇聞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巖內
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
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坐僧云禱雨輒應又左轉爲
上觀音巖巖西有鶯歌石酷肖巖有數松皆清特四
面險絕無磴食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峰
開山時聞牛聲趣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
云據此則攢玉峰立玉亭可眺而望稍上爲真際亭
高麗國王與中峰祖師奉會說法處方在半山時雲

霧幾噴將有雨厄至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甚平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爲著衣亭向緣寺僧會衆祝天壽於此更著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爲振衣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卽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巖菴爲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是高峰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顏其堂曰坐斷千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如擎臂從斷巖塔而上十餘里爲金僊絕頂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卽就山石磊砌而成僧

寫林集

卷之九

三三

云是語溪呂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于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仙人解石幾廿餘扇鉅石如屏橫可三十餘丈高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佞顧謂明宗就此可作雲嶠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磊磊散立者如瑤如削如蹲踞如甲冑不可勝狀至頂則爲四仙人解石處石板薄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神工鬼斧所不及也四仙人曰寶華曰洞玄曰含清曰歸一僅存二

像坐小石屋中吾不知爲誰僧云所踞金仙小池冬夏俱不涸旱禱立應真見未曾有從者皆歡呼欲狂乃折而下頂時月初起可俯與落日光漸相迫下視雲氣橫絕半空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蒼雪敬亭白岳巖灘富渚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澹雲去來卷幔虛無中坐譚天際似鴻濛之世乃信淵明羲皇上人不虛也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首藉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

寫林集

卷之九

三四

左對玉柱峰者爲玉立亭是高峰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五色錯繡不佞每言秋色澹而豔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見雷洞如橋門僧云每雷奮烟霧紛起從上聽之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木稱大嶮絕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一滇南僧悟靈居之氣宇靜秀定可作兩峰白足自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庵旁上有石壚亦絕磴級中可結小茄瓢余與家姪奮登橫倚相脫性

石靈木攢聚獻狀明宗師怯不及登余偶向悟需僧
言公氣稿矣而眼太活答曰也須活轉予隨應曰且
歎著遂笑而起步爲悟道亭是中峰得悟處矣中峰
塔院有像具清滿相高麗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
布薄于紙而色香褐近世未有稍西爲真氣洞僧云
冬煥夏涼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峰峰峻立十餘丈
廣幾二畝許險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插甚奇頂五松
俱高不可攀行頃之得松徑危三五里許皆松可數
萬頭香氣非非襲人郁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

石林集

卷之九

三十五

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峰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
卽獅子巖內像甚蒼嶮予謂明宗是此老枯木寒水
意味也塔西覆孟卽中峰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
傍爲象鼻峰巖上有飛雲閣閣下爲千丈巖巖大陡
絕燥慄不敢垂視其下卽此老布軟梯度接人處吾
友虞長孺題其塔前曰獅吼一聲壁立千仞甚足傳
神而俗子易以他對可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
古大漆盂三蓋高麗作中峰師供者轉以供師云其
右入爲活埋庵蓋高麗晤中峰處云吾師活埋於此

乎是地馮開之司成俱有詩與明宗次韻題之而活
埋庵之前爲香爐峰是時日方移午晴輝翠色自峰
際落上參雲漢下俯羣岫爭妍競秀秋爽都集剛逢
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醉把茱萸之句因與明宗撫
掌狂叫曰我輩百年有幾坐天目峰頭登高賦詩如
此會亦復有幾遂相與賦一絕而下明宗師一絕更
清曠可人也是日已夕仍還雙清竹院宿覺霞氣山
光尚拂拂襟袖間次早計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石林集

卷之九

三十六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通山之徑也九日
晚宿化城寺次日卽欲朝發而同年汪孝廉至引裾
畱醉予笑曰固勝孟公投轄雅情邪遂畱飲是日午
前因便登錢武肅王墓墓在縣治右出城西有山名
石鏡巉巖片石甚秀俗傳武肅徵時過之照見冕旒
此不可考有像藏開化寺兩眉豁豎如箭面赭色似
武安寺又有婆畱井鎖井夾道有舊宮門磚砌亦勝
蹟也次朝至普淨寺飯發足明宗師曰記昨日過溪
流清淺遊魚如髮似鳥行虛空此意云何予鼓掌唯
唯行六七里許從西北磴道上十餘里曲折盤薄大

都以竹居勝綠陰翠靄時時拂披襟帶鳥語頗清多
不似兩天目頂寥絕無鳥聲日未夕投中峰南院宿
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穠林林干立天光從
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地幽暢也因以剩夕問萬
松塔及月亭于松塔爲傳衣庵是陸太宰沈中丞碑
記蛻骨處也塔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俱饒蒼翠色
而紅葉燁燁出秋林中更覺豔絕仍歸院長臥樓上
爲十三朝矣早起飯院僧引看妙喜庵爲大慧杲禪
師塔杲師有像清美無倫庵名蓋宋孝宗所題也又

寓林集

卷之九

三二

迤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禪師塔有
至正間論祭文前有放生大圓池中深三四丈許亦
竹翠所繞又上爲夕照庵則達觀和尚從長安歸瘞
處因記予往者逢此公於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
遂成異世生平雄心霸氣究竟此寂寂中不可謂無
因世間一切法何處可住爲之太息起仍右轉竹叢
中有靈雞塚在焉此雞不食生類唐國一欽禪師會
衆說法時時竚聽因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信
一切衆生具佛靈也志尚載靈兔塚今不知其處雞

塚下爲喝石庵石碎爲三屏張笏立上下可十丈餘
乃巾子山人持呪立喝神通現示此非擬議可及開
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超秀而長耳似法相信茲山
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泉澹可嚼仍歸南院飯即
從徑山東南下入禹杭東南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巖
岫澗泉相錯落間以竹色不似西徑竹樹居勝晚仍
禹杭公署宿十四旦丞成君促集與馬行入西溪一
帶烟雨微濕翠竹林叢不甚減徑山西境小憩永興
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顛和尚無尾螺靈跡

寓林集

卷之九

三八

頃之仍投佛慧賦公移竹室下榻二日聊記此遊草
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索書尚健如虎
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如此人生不五嶽遊
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俟婚嫁畢游名山語亦貪
天幸令婚嫁未畢卒然不可知此身不當俗歟耶明
宗聞之大笑促予疾草此紀而各得詩如干首是遊
也幸而得三緣前後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
雨有天緣靈巖名刹秋林石骨所在獻勝有山緣得
明宗禪侶而家姪載筆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應無

倦色有人緣卽予生平好遊亦何能數數得此投之
名山作入林佳話耳九月秋紀成爲十六日

高林集卷之九終

舊林集

卷之九

三九

寓林集卷之十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記

游雲門紀

余昔游山陰覽蘭亭禹穴南鎮之勝而雲門秦望未一著屐今廿年所矣念之每爲神往頃過慈水訪劉抑之光祿經山陰訪張肅之司馬錢仲美大叅會稽弔陶大司成周望因晤其弟君奭而肅之諸郎爾韜葆生爾含爾襲皆余門人相留爲旬日名山游余不

寓林集

卷之十

能辭約自慈水還了之迨還則臘月朔矣肅之與諸郎邀余宿陔萼樓上次日擬作雲門游而天露甚似釀雨余同游門人羅珍卿體微病遂止肅之謂予先了城以內諸山可乎乃命舟之蕺山蕺山占城北從小石橋入是王右軍故宅捨爲寺曰戒珠與蘭亭分勝山不甚峻而登其上則溪流野色相縈回鈎帶昔人謂萬壑爭流之狀始驗爲快飲亭上山後吐片石踞溪口余謂此地可作一漁磯而寺前望右軍當之如韋馱倘移而小築置此庶不減此老風流也肅之

深領之過午下山寺覓所謂墨池鵞池則已涸爲

沼還經大小能仁寺是許玄度故宅皆蕭蕭矣復登惟山閣劇飲而還三之日始作雲門遊是日霧氣四塞憂且雨奈何爾韜言周望先生爲師敘天目游記曰勇者決此時也遂鼓棹出南水門溪流處處不勝指禹陵南鎮以舊游地不再登過渡東橋經樵風涇涇爲漢鄭巨君徵時負薪逢仙得遺箭處巨君云願朝南風暮北風迄今猶然從此卽入若耶溪溪水湛碧不減蘭澱聖湖色而曲折沿洄過之卽西子采蓮

寓林集

卷之十一

歐冶鑄劍處也頃之入平水水受秦望雲門諸溪下接鏡湖卽流波迅駛而平廣容與可載可弄林木秀繞觸目都佳因思山陰如蘭亭勝處儘多偶以諸賢觴詠獨擅場耳自平水登岸從野徑入爲顯聖寺卽雲門六寺之一榛蕪久矣陶司成爲重新之寺在玉笥峰下巖岫環向似東林虎谿有僧湛然司成亦嘗稱之余不得晤寺後有王子敬筆倉今爲一皆井可慨也復舟行少頃又登岸肩小輿行平野中山靄竹色互映交加令人失其遠近所過村舍俱幽有陶詩

大吠深巷鷄鳴樹巔之景小進則雲門矣榜曰雲門
古刹是宮諭陽和先生所題也蓋晉義熙中王大令
所居有五色雲見詔建雲門寺其前有盤古社木大
數圍遮映天日記云是晉唐間物又進爲辯才塔辨
才爲智永和尚弟子藏蘭亭真蹟唐太宗遣蕭御史
翼計取之而厚齊師師卽以所賜建塔今就頽敗余
謂繡之曰亟新之母又抹殺辯老也又半里許至寺
門左轉爲石橋自秦望而下諸山泉竝注于此流淙
活活至冬不涸當水盛時飛瀉噴薄足與吾山靈隱

寓林集

卷之十

迴龍橋相敵唐蘇舜欽有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
風洒面寒之句舊有麗句亭聽泉閣俱廢後宮諭爲
建溪風閣亦廢惟溪橋無恙耳進爲宋高宗御書傳
忠廣孝之寺六字碑書用硃筆法遒勁僧云每雨則
硃流滴滴如紅汗下硃不加益而紅不加減真奇事
也又上爲正殿枕秦望山右爲金字山環抱林木疎
秀可挹禪房齋閣俱楚楚亦陶司成倡緣所重新僧
慧彬習靜其中殿故有司成題額司成成易以他顏
予笑曰不重司成額不重周望耶爲之一慨復起步

出殿右則初月一灣出松際矣退而就僧舍小飲爲
看竹樓宮諭故讀書處樓下題漱石枕流四字是徐
天池筆做黃米意而稍恣右爲蕭然樓亦宮諭題樓
後有石刻題咏惟西涼少谷書絕佳肅之云住僧向
頗饒富家翁色自家宮諭居此稍稍知禪誦有蕭然
意今復苦蕭然起獵心矣相與大噱遂酣飲宿此樓
中越夕作秦望遊

寓林集

卷之十一

四

小輿同遊珍卿張衆之及爾韜兄弟陳清長俱騎行
是日亦微霧行數百步有白乳泉志稱冽而甘埋沒
沙草中予披得之令僕夫汰穢不可嘗此亦少一題
識作護耳又三里許爲秦望山足石磴陡峻而磊塊
不便輿馬俱舍而步又數百武不便長袖各解去衣
短衣相扶掖行遙睇山頂如在天際緣地迴多風無
高木惟黃茅茂草相踐介時荒蕪亦盡而當其半忽
有峰壁立露青芙蓉相傳爲望秦山其下有松孤峙
亭亭雲表遂相與坐松下肅之云此昔者錢八山子

棄妻子焚衣冠處也嘆羨久之循此而上竝樵踪溪
澗所成徑益險益窄石益危卽扶掖不及施相攀茅
附葛猿引而升寺僧亦怯登命山童攜茶鑪前各小
坐潑茗以進呼嘯動山谷或倚或伏或跳或踞亦各
勃勃不得已日午乃得至頂頂狹可支布十數人坐
是時濛濛漸豁口氣加朗四面曠絕俛視萬山滌以
川流繡錯羅列不可枚指東則宛委香爐諸峰南則
雲門若耶諸勝西則鷲鼻茅峴而東北則海門浩渺
臥龍飛來纍纍而是大觀哉逍遙乎汗漫乎古來賢

萬本集

卷之一

五

達如王謝陶許諸公自有此山相嘯歌觴咏不知其
幾吾輩此游同不同未可知于富貴何有哉因相與
藉草趺坐舉杯小酌而從者恥嚮遂大笑挽手起循
故術而下時爾韜不能上從山半見遲余輩笑其怯
爾韜亦復相笑曰吾在山半仰睨蛇行漸上漸低若
水杪草衣及挽而下則垂垂如覆盂伏蒲此景諸公
不自知也復相與大噱下仍就雲門飯而陳生清長
忽後則已飄忽墮馬矣幸飲噉無恙浮大白益復矯
矯仍各從輿騎抵平水下舟時清泉修竹蒼翠互獻

不可名狀而隴頭一枝早已破臘遂命童子折作酒

籌催花鼓痛飲盡歡而罷日已夕纖舟水次予帶醉
作別肅之與諸郎仍相推擁去就陔萼樓寢次早乃
得別去肅之諸君仍載酒見送循鏡湖而西曰不妨
公西陵歸舟也湖光清遠竟昨游所未歷較兩雙溪
更曠遙指水中一阜塊立山骨稜稜出水涯則賀季
真幽棲處俗稱道士庄是也又行數頃肅之指爲沈
釀川昔巨君赴洛餞者酒盡命以錢投水依價量水
各醉而去至今傍川者半爲酒塚余嘆曰異哉昔人

萬本集

卷之十

六

亦何必荷鍤營丘爲于是引觴鼓楫忽至柯亭則云
漢蔡中郎避難亭下鑒賞椽竹取以作簫處又前則
柯山一石佛高數丈餘吾鄉大佛頭幾爲侏儒相傳
一高僧幻化三世身鑿成者願力深至如此一僉道
人作層屋障之可恨從石佛而右一石洞是匠石採
鑿處空洞如淵下視百丈側身而入如螺盤石工置
炬數十盞如繁星下墜洪聲如雷從者股戰流汗如
雨復相與抵掌曰昨登秦望而高今俛石壑而深升
沈何常其爲吾醉資勝具則一耳隨把臂過七星巖

坐石屋劇歎臨舟次黯然薄暮烟光翳湖水間始成別矣是游也得水什九得山什七廿年未償之願稍爲欣暢昔王子敬語人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初以爲文人僞語歷境乃知其勝情所到妙與景會也惟是宛委藏書陽明洞天五洩剡溪東山諸勝未及攬取而從西陵過未及游湘湖從慈水止不及爲補陀招寶海上之游以人則門人張葆生留滯淮海陶君爽在墨色不及同遊諸名流閨秀鸞樓巖谷間聞其名

寓林集

卷之十

七

不獲見其人然勝事難窮情緣政不空太盡以俟來日子無椽筆如摩詰畫生平所寄興久之恐其脫落歸卽避華嚴徑中紀之是萬曆己酉臘月八之日也書成寄肅之投雲門山中得詩二十首附左

游黃山記

往與友人吳仲虛期有黃山定有黃生緣之句仲虛歿彈指三十年矣而先君白嶽願未了自余爲諸生時已廿年蹉跎久之客秋卽與仲虛諸子德聚淳之約至是意決以又三月九日晨起戒僕夫行先是期

同游者玄津介如兩禪友俱不至惟家倩張生懋官俱薄暮入禹杭止官署中少選蒼頭來云見逆旅有客似郭生凝之余不信已令偵之則凝之果以禮白嶽偕一友往相見喜甚拉與俱抵臨安宿化城寺卽余游天目時舊徑次日抵潛陽宿綠筠軒是蘇子瞻品題處次抵唐昌會目肯作楚所至邑令君龍寬我禮數輒假息余得屏居養看山之目八日乃抵新安是月之十六日也劉明府出迓余止城署余辭之出憩城西如意寺友人汪長康門人程子潢汪守冲來

寓林集

卷之十

八

會寺前山樹俱佳有僧善撾鼓音響洪亮馳驟中節余爲痛飲目自是小差行三十里道巖鎮過訪潘景升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譚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玄秋此日太侵暑聞山君方負嶠又蟲隱樹間客過輒下垂嘴臂獮猿復羣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泓曄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潘生請爲當熊因大噉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畱者以行入溪南則吳太學充符已掃曲

水園下余榻矣蓋充符尊公中翰余得交長安而郎君昇安曾問業有夙約故也是晚酌池上樓景升來且辭去吳無奇學憲來視余云近與余同年徐玄伏登黃山每到奇絕處不能出口但曰豈有此理余與勃勃苦雨阻次日舊門人戴景明襍被來作從游計興益動廿四日充符爲余部署入山事偕行由曲水行十里許登佛子嶺山氣已佳蓋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揚子寺得一亭樵者踞其下云前有髯

留林集

卷之十

九

客蓬蓬然衝風而待移時不去者余笑曰此必景升也至則果然相笑入寺寺僧以香茗進遂啜盡去又十里爲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相傳有容成臺今圯矣徑緣壁轉溪迴繞山望之且迷前後石粼粼出水上點綴如荷帶可覽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隔竹看山十里一色地名栗村橫舟而渡爲石壁山茂樹臨谿濃翠欲滴不里許爲洽嶺嶺傍青松架壑行綠蔭中下嶺則分緣而出再上爲山口嶺望黃山烟靄中未及辨下數里折而右入篁中是汪司馬伯玉所

管菟裘處也長堤清湍亦自可人宿西枝室明發啟後扉登山越石磴嶺更度一嶺飯芳村黔山精舍庭中杜鵑盛開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爲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即見天都蓮華峰出霄漢上又里許見雲門峰若天關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壁盡處題薌石字亦汪司馬筆未幾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矣寺前爲湯池人浮一白以次解衣浴湯池中湯氣滌痾梳理浴者都奏謝武林馮開之兩公尤稱而余從盤山湯泉中浴來澄泓香冽

留林集

卷之十

一

尚勝之耳浴已亟攜臥具投蓮花庵徑從石竇中宛轉類下天竺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聞投石輒致雷雨以驚龍眠也伏亂石間爲丹井汪司馬所題又出洗藥溪觀藥銚卽軒皇洗藥處上卽蓮花庵庵前羣峰簇列僧印我爲數峰名若爲通介然余手指奇花問僧僧曰此石蓮也此紫蘭也亦多不可辨者僧持律食淡建新庵爲茲山勝地遂止宿焉是夕充符叔氏五溪行百餘里追而至大快遂各分韻刻燭爲詩次日印我戴笠杖錫導余

前每至勝處大叫幾乎喝石欲起由虎巖從最高石崖遞而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笙篴聲是爲鳴絃泉坐久之據石作飯分曹而食若師行然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蓋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巖度磧崎嶇互值十里更涉一谿至白雲庵飯則仙人峰若招游者躡而進一石屏迤出有松偃臥其上甚奇僧云此稱三天門一隘伏不稱次稍開最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

高林集

卷之十

十一

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後溜沙磧而下更橫身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筇錯趾單入行者戰股而郭生蹕厲獨上尚以餘勇接人衆爲驚嘆時天且暮風霧忽起手不見掌余與郭生相提行景升德懋允符五溪從別徑攀躋上只尺不辨遙呼始集是爲海子又曰黃海蓋雲極天矚上下四方杳茫無辨似浮身海上稱黃山最勝處矣有小茆庵傍月塔而立遂題其庵曰指月時余目以經霧復小青天釀霧成雨三日不解余因而養目庵中笑曰此昭明洗眼池

也少頃目亮天亦漸開余尚怯視張郭兩生同游者先余登煉丹臺見玉柱峰峭拔獨上日再上雲氣大奇諸君不忍私合聲招余余亦不能禁奮而登則煉丹峰挺立雲際前繞爲紫玉屏石骨如洗巒岫畢現又頃之則落照弄晴白雲海中爲翠爲黛爲巨浪爲積雪爲采霞片片爲金紫光爲錦繡文百道千花幻出空界不可名狀因思陶周望宮諭嘗傲我天目看雲此際當舌舉不下也歸而作看雲歌就枕庵凡三宿晨起乃別去登光明頂問五老峰仙人掌俱隱約

高林集

卷之十

十二

霧中循徑而北鋤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竝至矣天忽雨乍淋乍歇而霧已歛峰色俱從雨氣中洗出一轉一複神秀迭見纖若指銳若戟森若林環列若屏若蹲踞若冠佩若翔若垂若舞短者徑寸長者千尺若斧劈劒削每一奇峰必有一怪松覆之如蓋目眩心驚舉似無似余顧張郭兩生舉昨海子所看雲奇幻相敵然雲動形而變峰靜時而神動靜殊姿造物同幻因想吳無奇豈有此理一語真足當此山知已也緣崖涉澗行二十里至松谷庵但有噴賞無可

言說次日大雨卽住庵中課詩俄而霖水暴漲咽石
騰空轟聲如雷飛濤百丈殆不減八月廣陵也晚晴
渡澗觀青龍潭潭沉碧以新雨沆瀣臨之洸洸歸庵
入暝僕夫從十里外貰村釀至與景升及諸生飲甚
適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由松谷上石筍卽峰尋
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堂奧自
閭闔而仙仗中之曲房複道亦整亦散亦幽亦奇展
玩間比昨觀彌新惜充符五溪自石筍止不及入松
谷景升出松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俱還石筍亦緣

寓林集

卷之十

十三

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叅時天表肩
垂天都踵垂丹臺三十六峰森羅混茫中楚江蘆嶽
渺渺在覽大觀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僧印我
仍翼余下指蓮華峰腰有猿如雪踞石上皚皚不動
同游僕夫輩俱駭之僧曰此間尚有二玄猿長鬚曳
山與此猿狎人人亦狎之久矣少頃止一小茆庵飯
轉徑得海螺石看海濤峰過此則望所謂雲梯者登
焉梯緣峻壁上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姿甚奇巉
巖絕巖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

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
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
索震流沙而下殆不可測乃募山中得壯夫數人以
白布爲縑束身下縣僕夫以次及予笑曰此山無瀑
布而有縣布非此險不足償此奇也極暮投蓮花洞
洞前有石似玉柱峰蜀僧居之狀似獼猴夜喃喃能
禪誦予卽宿此中聞雨聲潺潺如簷溜下將阻游屐
旦起晴朗甚乃截壁迸流山空夜寂自來枕上也洞
陰寒天幸戴生挈瓶酒從崎嶇中護來各擁被浮一

寓林集

卷之十

十四

罇不啻醍醐吳無奇曾云受此洞寒作瘡非此我輩
幾不免也自此升嶺而右三里許爲法海庵於時暑
微蒸而林木幽翳漸轉漸夷朱砂洞如仰盂聞泉漲
時有丹砂出焉故俗名硃砂庵午至庵則充符命客
攜酒具至隨飯飯已就蒲團小歇近暮仍投蓮花庵
宿次早作歸計則景升方自松谷至景升書屋火吾
輩爲之攢眉而景升且盛稱五龍潭與三海門之勝
可謂一往有深情乃握手偕至祥符寺挾黃山烟霞
以歸則四月三日之役也往還十日兩三日以

七日侵齒而黃山之勝攬取幾盡最快者海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峰岫生平視未曾有丞相原從平天虹望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武林自丞相原游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覩石筍下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每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嶽則魁梧壘壘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整肅環峙磊磊若培不則頽然而已計白嶽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刀斗而比淮陰以明妃夷光而

留水集

卷之十一

十五

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迷返急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游白岳記

自黃山下谿南五日爲四月七之日是日微雨停午門人舒德先已迂之西門橋左憩胡氏館中汪君見于以德先來晤款洽甚至次日從署邑秉別駕戒輿馬西張郭兩生及舒生戴生俱是日晴霽可喜行五里小憩陽山寺又二十有五里及白岳趾臨登封橋橋亘大谿水石映發殊佳自此而上層層石磴曲折

高峻然修廣可展無崎嶇躋攀之苦每里許一亭每亭有顏如曰中和曰凌風不勝指亦不甚快目至望仙亭而林泉縈帶奇石砢砢與塵界迥隔始覺冷冷爽人爲小坐啜茗從真氣亭折而下復上一峰橫砥似絕再轉則左右壁削立數十仞石梁橫亘盡然而開空洞可出入若造物爲玄武設司關者所稱天門也奇哉當天門有大楠樹一株枝幹扶疎可蔭百人青翠滿眼香林所少不知幾千年物亦一奇也由天門循崖而行爲小觀音崖爲羅漢洞分門標勝者不

留林集

卷之十

十六

一不足畱覽少進則截壁瀉流縣注百丈累索貫珠滴瀝數十行下是爲珍珠簾亦一奇也羽士導而西過榔梅庵更衣盥沐可數百武謁真武宮規制莊麗云世廟所增廓瞻之肅然宮枕紫玉屏鐘鼓峰雙翼之其前縹緲孤峙者爲香爐峰時夕陽在山餘彩未沒復命羽人導游退思諸巖石徑巖紆數轉至捨身巖巖垂視可百丈余笑顧兩生言凡情難於一捨捨各有故亦應一叅不然誤落枉灰城也諸生皆笑而起捨身巖之傍有一線泉道士取之供茗甘冽可

餐云是真帝上昇處也旋至空男宮噉茗下松欄其岡可陟上有古松一株蒼鬱甚政與香爐峰對可玩會已晚退而宿榔梅次旦齋沐謁帝還朝餐從西徑行有巨嵯岬起者曰紫霄其下深穴可避風雨橫臥一石如牀相傳有龍居之再北則警而立者曰三姑比肩而來者曰五老峰餘石不足奇也意景升在黃山時常言從雲巖而下有橋巖傳巖五井之勝欲往收之而會天微雨行者次且余決意奮袂往則雨氣大開峰出雲際如洗從者俱快從西天門緣磴而下

寓林集

卷之十

六

山約二十里皆平平無奇越澗有石嶙峋而蹲踞者九虎山石也循澗泝流漸有幽韻更五里則石橋巖矣初望之一巖竇耳漸近則洞中有天如規月至則飛虹縣亘天成石梁比天門橫而高廣倍之登橋則林麓四合蒼翠萬重真奇觀也羽士星嶽攜樽疊進坐其下數十酌微醺而起石上有汪司馬題大龍井碁盤石之勝卽道士不知所往偶逢一童子作向導從山場中行行皆閒寂真所謂空山不見人者每每陟小欄欄多環繞穿射而出欄旁石壁多橫覆水上

時與水親間有嶺峻然以登黃山足登之猶康莊耳又轉徑涉巔踏積翠而東約三五里得碁盤石石如茵之下窄上敞可坐數十人與諸生共坐石上道士復以樽疊進共浮白浸醉縱觀諸山則傳巖前峙而後踞者爲觀音巖坐此則神超氣靜塵囂俱絕又成一境界矣石傍有文殊庵僧來供茗問其勝處悶然不解想未逢生公說法也自此又越一小嶺遵澗行清溪不斷可七八里許中有五色石石理多奇無泥沙作滓回互容與水石相得其穴爲螺爲孟小者若

寓林集

卷之十

六

谷大者爲淵一石有龍泉字所投不測卽司馬所紀大龍井也羽士云欄有二十四井此中投金簡禱雨往往靈應雲巖幽賞此際最勝潘髯豈欺我哉循巖背而歸道文昌閣小坐峰巖俱可挹取而五老峰正當其前儼然矜莊見董儀部伯念詩碑讀之不能不黯然也歸榔梅已極暮時汪方兩門人至爲痛飲就枕次早循故術下雲巖歷歷巖洞皆不能加睨觀矣夫雲巖固自勝然爲香火之宮不無喧聚墨客游人又多刻畫掩之不若石橋巖以後一帶谿山所居僻

寂俗賞不至剝蝕不加故得全其本色登雲巖不歷此境幾覩面失之矣然以視黃山神理殊絕如何哉還海陽舒生汪生邀醉落石臺和與譚說而援筆記之以告後游者先白嶽而後黃山可也

浮梅檻記

客夏遊黃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四披之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冷冷如也按地里志云有梅湖者昔人

富水集

卷之一

一九

以梅爲筏沈于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曰浮梅檻古今人意同不同未可知也書聯者二一曰湍迴急沫上纔錦維華浮一曰指烟霞以問鄉窺林嶼而放泊每花月夜及澄雪山陰予時與韵人禪衲尚羊六橋觀者如堵俱嘆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譚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仙人爭奇哉聊述所自以貽觀者

三洞游記

金華洞天稱第三十六洞天之勝客秋婺州守周公孚卿卽招余作三洞游數趣我蛟以事阻余興勃勃因憶陶周望宮諭所云游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決此千古游人導師今決矣遂招秦冰玉山人俱而詢禪師偶從語谿說法歸聞之亦欣然共載是月二之日也時天微雨度慈雲嶺而下林叢流綠亦自可覽晚泊江岸了酬答一切書次早發舟則日氣開霽江峰盡出吾三人作初游詩以快之晚宿漁浦詠謝靈運宵發漁浦潭之句微飲而臥自漁浦發午經富春江風濤甚壯晚泊月下月痕從叢樹中漏出清光照人爲長歌酣飲方就枕次午過桐溪歷七里瀨驚風怒濤與沙石摩擊較昨夕更厲屋落磊塞只尺太行孟門也瞻嚴先生祠不得上因嘆先生不鴻冥鳳舉不過作雲臺功臣一輩人而止而我猶作此寂寂真令鄧禹笑人哉爲沿歌一章次日抵嚴州郡守爲同年呂蘭谷不值宿水樹下月色復佳以清吹佐之越宿過蘭谿其水平廣而回互其波縈而旋其色碧若水綃錦織故謂之澱水各賦一律是日立夏微

富水集

卷之二

二

雨點潑紋中亦各賦一詩初八午抵婺州矣訪蕭參
岳損之時周孚卿太守迎予入東城門轉城闔宿戚
氏園林九之日天氣晴好遍覽戚園之水石竹木花
草佳處亦自爽然夕赴周公及劉郡丞經別駕洪司
理諸公飲次日便作游三洞之策蕭公已折東至興
甚濃朝起枕上望雲端有雨氣危之頃之色霽而蕭
公促行已載酒去復邀予同年倪世卿俱余遂與秦
山人詢禪師驅車出蘭溪門逶迤而北可五里許人
村稀少林綠麥秀大饒田野之趣從野徑繞而上漸

富木集

卷之十

三

涉漸佳澗水淙淙夾谿崖下注作金石聲松風亦復
謾謾來撲人中有一峰削立秀特踞羣岫間若當先
迎予者是名芙蓉峰志稱郡之主山發名賢鉅人皆
毓秀于此不偶也去洞近易小兜子相曳捫藤蘿而
上則蕭公已張樂洞口待矣洞據紫微巖今名講堂
洞蓋梁劉孝標棲隱聚生徒講誦處也臨洞殿而豁
便如涼秋玉宇與塵界迥絕其中一片石如堂屏如
長幅畫有額虎頭滿壁滄洲之意其色蒼碧作秦漢
間彝鼎色他山所無惜以大士座半掩之四傍如垂

雲倒浪又如花旛古幢五色班布不可名狀中亘一
青蒼小石踞而蹲又若甚靜余笑指之曰此似吾輩
講座前叅立案也覽之大快時秦山人詢師以蕭公
當途貴人匿不肯見則蕭公已偵得之向予云方外
高人在洞壑間無一會不令劉阮笑人于是彊而出
合坐爲設伊蒲供余笑顧二公卽山中人初見不可
以無贊出袖中東來詩草相示蕭公欣然披一過大
加獎許相談笑杯酒而詢公則汲泉烹洞茶敬之余
因有詩云襟期自合諧支許禮法何曾爲阮劉亦佳

富木集

卷之十一

三

話也微醺起坐余還顧蕭公云臨洞門一石窩甚深
恰可作龕請移大士座現身于此而全現石屏身之
妙以快遊目如何公許可隨作雙龍洞之游 雙龍
去講堂二里許復折而下南行臨洞洞有大石巖色
蒼黑蜿蜒而上雙垂其口如龍蟠故名雙龍有三五
疎樹覆之亦甚秀其中亦大厰豁頂覆垂如蜃雲海
浪莽蕩一片比講堂洞又逞一奇色左一帶爲淺瀨
澄泓不竭可十許丈不知從何處液出或曰進此而
上卽水壺儼漁郎迷津處也于是呼洞傍老人提小

躬至躬小如梭僅可容一人仰而偃臥令人曳一繩如線迎而入洞穴僅尺許進遊時人準與石而幾相摩擊不能以髮倏忽則登岸矣主賓次第入從者襍進下滑如潤籍草駐足相鉤帶前列炬如繁星炬光四燭則若劈鬼斧若掛玉虬若蹲獅象若垂霞帔平縣者爲牀半縣者爲鐘擊之鏗鉤有聲有若編蓬有若鬚戟有若蛤房珠藪光移景奪不可凝視真非人間世所有世傳瑤島貝闕非浪傳也蕭公急呼酒至予急呼童子歌一闕競取大白浮之再入則宵遠不

富林集

卷之二

三

知所往矣仍次第曳小躬出出則天日光霽如夢得寤張樂進酒狂叫絕倒又一境界也飲間覽蕭公舊題詩及張慎吾屠緯真諸公詩碑碑西睨一巖中挂名玉柱水涓涓下溜受滴處僅牛蹠列如沁雪各挹取洗眼又勝昭明洗眼池矣蕭公復命青衣以小注挹出煮新松蘿品之兩腋習習風舉遂乘輿問所謂朝真洞者而探之僕夫謬云道遠不可陟蕭公與頗銳叱馭行吾輩亦奮袂從之于是從左上極其巔路窄迫不可肩輿各令蒼頭掖而行又苦迷失徑得一

老樵者前指捫蘿踏草而上又幾里許則朝真洞在眼矣甫入洞少許巨石橫亘若闢又升而上則石四垂下礫沓踳踳可摘可臥右睨有石如屏可見天甚奇絕其面不甚寬廣而峰巒錯列若拱若侍少佇則寒飈激射若高秋朔風侵人肌骨于焉相牽曳入深處崎嶇上下仰視覆垂亦若蜃雲海浪其中流石十數如來羣仙旁一石被瓔珞之飾又忽有坼蕭公率余輩側身半窺涓涓然有泉一泓其聲琅然又上則垂蓋如蓮花浩茫寥泲似不可竟我輩恨無冲舉之

富林集

卷之二

四

翻乘鸞鶴而上以扣太清然下視塵世已飄飄乎三千九萬矣志稱此洞通四明天台洞庭諸山或然也躍而出日尚未脯因相顧大笑幾爲僕夫所誤然勝情勝緣亦自難得聞昔吳師道游三洞七日而雨連作不能上朝真蘇紫溪先生已入雙龍而望水壺中稱君子不寶却立不進烟霞氣中襟頭巾如此復相與大笑折而問鹿田之勝鹿田者劉宋時有玉女修真于此馴鹿耕雲以充糗糧跡久堙沒海州張公守婺有惠政復新其寺寺不甚宏壯而寺前一片石

森然林立青蒼瑰瑋恭置珍錯玲瓏穿合類靈壁太湖其樹木參差綠繞秀朗之色與石骨交映他山所少與蕭公輩入寺坐張公祠下以不見山不快卽振衣上登望西亭此山一名白望峰相傳耕鹿入市不返玉女西向望之云其亭孤立雲表左右峰巒變峙而中闕延眺縹緲晶瑩瞰雙溪俯琳宮收婺州江山之勝幾盡酷似吾家山韜光菴高縣處亦可歌海日江濤之句也蕭公大以爲然再命歌者進清音與林響互答各頽然醉日已崦嵫余襍被作一宿計請蕭

寓林集

卷之十

三

公廻車公曰山間無明月乎月上公乃行余四人仍小飲飲罷仍散步寺門趁月下重尋木石之勝林光石色在月光中更覺嫵媚此一段幽絕之致入婺以來未有也呼寺僧至扣所謂玉女墳馴鹿石已付之樵收入斷烟荒草矣豈方平所云滄桑之變耶抑仙靈勝蹟有待而興也太息久之遂就寢次日朝餐畢緣崖驅策又進而東行松陰數里度石梁澗泉如雨飛瀑作雪似向游黃山時自石橋崖轉白嶽五老峰一段氣色更有峰嶙峋插秀若陵谷而奇幻及松虬

覆陰處遜之又五里則長松修竹清陰滿徑有老道士導而入爲赤松宮是黃初平兄弟叱石爲羊處是山卽名赤松山傳記漢畱侯所從赤松子安期羨門時往來其間初平得仙亦仍號赤松其事甚幻而臥羊石煉丹山至今在大都金華自黃帝鼎湖飛丹于山爲華金婺二星覆而得之今居婺城人時時見山頭飛黃金色仙靈窟宅所從來不虛也又十餘里亦行松陰中廣野平林疎疎有致殘僧新構歸然數椽則智者寺也蓋齊梁間靈燦法師道場師與沈休文投契道行高爲梁武受戒殿有陸放翁碑碑陰又載翁與師往還尺牘筆法蒼勁逸宕不減晉人亦法寶也寺傍有飯僧田及師淨居荒落蔓草間與漚瓶俱墮可爲太息然此山多神仙丹秘而師獨以禪宗表化攝受羣真非偶然也徘徊久之天似欲雨驅車返戚園周乎卿與劉少府載酒過酌天已雨矣因談兩日所快遊亦往往徼天緣而讚嘆智者寺碑記之妙乎矧言此碑近從郡經廳墻壁間爲劉少府搜而出之乃知勝因法寶鬼神所呵護人靈道妙非言思所

及因語孚卿公輩勿虛此付託使隱侯獨擅千載也
十二日蕭公邀予登郡中玄暢樓卽沈休文八詠樓
也樓在寶婺觀是夕月佳憑欄遠眺溪山曠絕不減
滕王閣一帶江山志傳隱侯爲東陽守時往往從井
中出入倏忽徧他邑驚以爲仙因笑孚卿下鍵閱諸
生卷便不能從我洞壑何也自是郡邑諸公日日爲
予更翻治具歷諸小勝余才非馬卿廉槐仲叔不敢
爲諸公煩乃辭孚卿洪司理飲余王氏園亭而別蘭
谿劉明府曾爲余言蘭亦有三洞奇絕不甚遜朝真

寫本集

卷之一

三七

水壺余不能禁十八朝發雙溪驛早似雨頃之大霽
秦山人大叫天亦有情人也行桑田麥隴間大有耕
鑿開暢之色從此紆迴青山盤礴秀美環溪瀉澗清
澄交映知爲此郡山靈之冠頃之有人村三五家引
而過小橋卽臨洞則劉明府已命導者前洞口泉下
瀉亦如噴薄雪雨石色大片綠間點翠羽長短亂垂
爲瓔珞爲雲旒炬扶烟壁而進炬光中見大白石旁
亘如海岸亦奇大都最勝者在洞門吾欲字之以綠
雲後乃知其名湧雪也惜爲燒灰者所殘削如往者

寫本集

卷之一

三八

見天目之嶺烟大爲悶悶寄語諸公空嚴禁之作此
山大功德從湧雪折而上數百步爲紫霞洞有朱篆
文甚古洞中忽障一大片石如屏左右開二大方延
天光入若戶若牕縹緲似仙真往來處旁小井似丹
竈中多紫絳色班布一蜿蜒如玉虬他洞壑所少又
折而上谿林俱韶秀亦不加昨觀再一轉徑入卽知
其佳下車散步可三里許漸高漸佳左右環列長松
一帶彌天匝地無非綠雲衣裾僕馬與峰岫夾映俱
作翠微色因遡夙昔游屐所到徑山路有其夷曠而
無其翠西山弘光寺有其翠而無其廣長中復綴以
文石一石倚松根昂立似神駿遍石體亂點花文青
翠滴滴他山綠嶠未見儔匹真似五花散作雲滿身
也卽以五花巖題之有半山亭可小憩又里許則棲
真寺棲真寺者故趙潑陽相公讀書處也戴孝廉純
甫命僧治脫粟以待梵宇藏經閣俱宏壯似失林下
本色惟藏閣之旁一石高秀如龍井一片雲又如南
樵關官衙內芙蓉石而大倍之亦一奇也飯罷僧言
白雲洞佳俱曳短衣策筇杖奮登而秦山人七十餘

老人天矯類飛幾二里許跨高岡旁折下卽臨洞亦
然炬直入惟深滑幽墨無他奇足不得住目無所見
不知此洞何狀遂當白雲之目虛名誤人如此可嘆
也又轉一岡俗稱觀音洞無謂洞口有雙綠樹夾映
橫亘一小石梁亦作碧翠色從石梁蛇伏而下見諸
石錯置盤互從橫長短七竇三花不可指數似鑲嵌
文具然炬愈進愈佳有平如砥險側如棧道寬廠如
堂委折如曲房仰視如烟霄又極里許似窮而去去
無窮非耳目所際不減永壺朝真也覽之大快仍歸
棲真寺劉明府已治酒于趙氏園之天池亭水從雲
根下注卽不盈盆盎而清澹可嚙呼之爲小玉泉亦
可醉後枕漱仍從松徑中出時夕陽斜映紫烟翠岫
更益濃郁又多松風作清吹我輩且酌且畱盤桓于
五花峯下不能別去此時恨無魯陽之戈可以回薄
而游三洞之後復饒此賞昔釋皎然詩云少日不見
山便覺無奇趣此日覺奇趣太溢也大抵金華以洞
天勝蘭谿亦稱靈洞山兼三而六各自顯其奇秀當
無相妬余生平多山水緣而眼飽洞壑之勝自此始

咄咄周郎稱我鮑子非知我貧蓋知我山水清音也
歸舟爲廿有二日恐抵家爲塵累失却勝境卽泊江
干之月輪山半日憶而紀之且藉手報蕭岳伯暨郡
邑諸公黃生此行非倦游馬卿或可作赤松山一段
供案也

重游棲霞記

華山

雪浪附

昔余作三游紀爲牛首燕子磯與棲霞寺而三爲萬
曆癸巳九月彈指已廿有二年偶復寄官此間每欲
覓餘閒一往不可得夏四月且乞假歸西湖卽憤發
寄水集
宋之一

此行與山人王太古期不至遂偕門人馬翼父以春
杪廿六日行先一日雨次早天氣爽朗出太平岡玄
武湖經中山岐陽廟皆如舊觀惟舊紀所稱蔣山廟
者蓋東漢末蔣子文爲秣陵尉逐盜歿山下封蔣侯
卽鍾山也國初神數陰助有勲歲祠弗絕其夾道松
栢蕭森可喜然不及靈谷寺遠甚久之近棲霞十里
許望田中有石馬五六二碑屹立又里許復有二碑
著土高二丈餘俱剝落無字中有圓穴疑古人葬施
緇綽處土人云是梁武陵王不謂然及考圖冊出城

三十八里地名清風鄉廿家巷者有石麒麟二石柱一碑二蓋安成康王秀墓也富貴塵土可發一慨未幾至寺問蒼麓僧居投之蒼麓即舊紀所稱吾輩痛飲方丈時弗能酒者時已頽然稱八十老衲矣過午飯罷令住持僧導尋舊游地經方丈左上爲千佛巖向余恨其彫傷山骨與毀佛同罪惟巖西石壁鐫無量壽佛高可四丈俯鐫觀音勢至菩薩像各三丈餘其衣褶形模有吳道子顓凱之筆法即明徵君子仲璋與度法師所造龕頂時時放光現靈而千像則太

寓水集

卷之十

三

子諸王依樣加琢共爲敬供功大銷過佛當無嘆耳從巖而上數百步有茅庵頽側出其背得小石壁壁下有水穴盈尺清冷殊絕即所稱白鹿泉者前爲頽簷所遮僧復聚溷游者輒嘆恨去倘移庵而左數十步其前稍闢爲軒亭即不負此泉矣從巖而下又有品外泉者蓋陸羽所未及嘗欄砌甚工其泉出中峰伏道引入砌甘美澄徹山人盡取給近偶有僧於泉所時竹掘地得金諸貪兒爭以斤剗從事中貴又以琢砌加工泉脉遂絕今自中峰而下峰石英奇可

喜可怪徑路幽曠稍似靈隱韜光上下而清泉斷流無咽石礪齒之爽真大恨事也從此折而右又上爲天開巖巖石若擘陵嶒崩削不盡如舊觀巖左刻大禹鳥跡文四扇鐫注是范長白筆又左有迎賢石三字石房二字皆勁峭似虞世南筆意又下數百步爲霞心庵中貴邨公所建宇舍新麗大都似西山墳庵規制不甚都惟庵前平臺開敞盡得左右羣山之勝大快心眼緣他庵爲牆壁所障令覽者悶悶遂少遜耳其右爲疊浪巖萬石亂出蹲沓樹下吳父笑云此

寓水集

卷之一

三

吳兄鑲嵌一大文具頗似而排蕩錯落翳以烟雲蒙以草叢斜睨之不減浪文亦一勝也浪巖左爲故淨業堂葛祠部易之爲清歡堂以爲游客憩息之所共十有四楹庭廡高爽庖湍具備祠部去堂日就圯寺僧教授者聚徒其中早晚鳥徒遊客至此無主者灑掃之役索然清歡矣浪巖下有奇石跨澗可布小橋可構淨室而寺僧壘以溷廁遊屐却進殊敗人意選清歡堂主僧令滌石除穢以便衣冠巢許之流此祠部餘事也因語與父云歸時當與羅玄父諸君言此

事不做爲此山紗帽峰所笑吳父亦大笑起會日晚
不及登山巔次早招住持來竟此遊從白乳泉而上
三里許爲太虛亭萬松離立秋濤落響已足俯視大
江松盡路出望山巔如繖半張漸上松漸少路漸陡
有小庵危據松濤濶從山腰起俯視松色如水積
藻而千佛巖與中峰便與平地等卽攝山最高頂也
茲山三面瞰江西爲燕磯東爲龍潭對岸爲瓜阜魏
太武佛狸侵宋時所駐馬處游目所得不能加昔觀
獨記舊記所稱奇險絕倫似天台石梁一帶尚未經

寓林集

卷之十

三十三

眼間之山僧搖手必有憮然久之乃從山巔下過太
虛亭有山脊橫峙樹瘦石奇欹寄歷落綿亘里許巒
折蒲伏乃始得渡予詩所謂短筇斜倚立若眠長鬚
遙曳行如揖者是名中峰卽其處也予呼山僧質証
僧笑答云日見諸貴人貴足賤山貧道怯難趨易向
者胡遮幸勿見怪予與吳父復大噱行見峰面有突
然而起者是名紗帽峰也松籟蕭瑟不能加太虛亭
所得而有白雲庵隱其下志言此庵卽齊徵君明僧
紹宅址有宋王安國碑記已堙沒無聞矣予謂此山

全寺俱僧紹所捨不應專屬此庵當是別舍耳白雲
庵而下爲翠微庵亦老僧蒼麓分住處前臨幽澗後
倚絕壁曲房小閣翠色交加雲林風壑盡供几案所
謂紫盆峰明月臺俱在諸庵之中結幽集美當推爲
冠或小不耐炎蒸之夕耳小憩久之復從碧巖畔得
古佛庵入坐是佛色黝如漆衣摺之妙不減京師鶯
峰寺旃檀香佛近亦是齊梁間物對庵有遠峰亦佳
予詩云庵前何所有片石數竿竹是也此游竟二日
於棲霞之勝庶乎全收惟念明徵君捨宅爲寺揚佛

寓林集

卷之十

三十四

祖之門風擅江山之盛美玄心道韻我輩千古瞻企
而茲寺不得一壑半榻之棲比於高座真是缺典計
清歡堂後廡白雲庵前軒或本山峰頭設爲木主命
僧焚修其中隨佛作禮報功倡善此亦祠部不可已
之舉勝送酒肉僧撒漫香火也紀之以告來者廿八
朝起作華山游

華山

華山稱寶華山寶誌公道場也周廣二百餘里雪浪
庵亦在此山部中棲霞僧亟稱雪浪庵都雅謂華山

特殿閣新構餘不足觀予笑不應遊棲霞之次朝從攝山左折而東廿餘里遠望羣岫崢嶸攢合隱見若畫一峰摩空插漢突兀而起者即華山頂也又行十餘里所望羣岫漸沒傷一峰亦失所在已而路漸高山亦漸出四面環列回顧攝山頂如高髻半出俯瞰則大地皆山幾不復有世界比之吾鄉幽僻如十八澗而曠過之廻合如虎跑而巉折過之遊人屐齒所不及也其中多土田樵牧雜處麥秀被畝清泉迸流而以巒嶂爲城郭儘堪避世去寺里許白石磊磊澗

寓本集

卷之十

三十五

左如門闕狀有一夫當關之勢土人口是名石門疑昔人用武守隘處也又數十步過歡喜嶺寺僧等偏袒出迎曰望公久矣予下車偕行入叢林大殿傑閣巍然登觀榜曰勅建護國聖化隆昌禪寺今

上勅也蓋茲山爲寶公遺剎千餘年來荆棘之所叢豺虎之所窟寺圯久矣茲爲中興云殿三楹左右起閣五十三楹準五十三參圓應深廣幾二百尺上下俱迴廊通引則今

上及

聖母中官所賜三大藏在焉他剎未有也予瞻禮畢住僧天空請入方丈小憩隨從後殿轉三折上數百武則銅殿在焉高可三丈四面周廣可六丈面俱八扉扉有八十一佛椶櫚梁柱盡佛也像爲白衣化身白金塗沁閃爍曜目冶鑄奇巧不施鐫鑿詢所緣起是妙峰禪師暨法侶南宗願力深重上感

至尊冥通神化官僚宮嬪莫不施助非偶然也僧云同時鎔造有三殿一爲文殊一爲普賢一爲觀世音原擬分建五臺峨嵋落伽三山而落伽在東海鄰島

寓本集

卷之十一

三十六

夷恐生東南憂遂請建茲山然鑄自西川移來秣陵江山萬里呼吸剎那荆榛所聚闢爲佛國莊嚴璀璨宇宙希遶豈非菩薩之威神誌公之靈應三寶圓成千載符合者哉瞻仰久之轉銅殿傍左右各砌石臺翼之左爲文殊殿右爲普賢殿俱礪磚琢石甃疊爲之無寸木焉車騎僕夫莫不歡喜讚嘆又小坐酌新茗數杯起偕衆僧自銅殿東下迤邐山墻折而南每百步大石離立小石盤辟於中誅茆結庵可十餘處余曰何不如誌公神通幻出十二面觀音基置之爲

茲殿營列僧稽首曰此亦妙峰師意尚欲蓋四十八
小楹應四十八願以容薰修之衆力未贍耳此下又
行里許爲黃花洞開廣可數尺高與人齊老僧云內
可坐百餘人然無燭不能入僧云每夏時黃花滿山
故名又一僧云黃花道人所闢未知孰是洞下可百
武有石穴二尺許寒泉芳冽寒暑不涸據地注視甯
若無際僧云亦名寶公井也時有神龍遊泳其上鉅
細尺寸見非一狀絲黃花洞循崖而右披榛欬行連
獲三洞大者如門小者如竇然皆西向爲落日光所
寓林集 卷之十 三二

注射僧請顏其處余以正當西者名夕照反而深者
名玄珠伏而蒸者爲流雲其它塊磊不能遍歷僧衆
雜指大江云此金焦二山此真州與瓜步此六合諸
山是日風霾如晦予亦不能辯也俄而鹿麋觸林石
起從者驚爲山君會日暮亟跨驢返仰視華山孤挺
雲際銅殿高踞華頂烟嵐裊裊如青螺黝冠抵寺則
僧儀肅規經聲奏梵清虛妙勝非下界所有計吾遊
目所及叢林殿閣不可勝指如報恩之塔幢天界之
林阜靈谷之岡麓棲霞之巖壁皆殊勝道場而茲寺

幽遐廣邃金碧瑰璋之觀與四刹並峙予幸得隨緣
寓目不可不生難遭想也早起爲書洞名書方丈接
塵處書亭爲畱雲書寺門井泉爲法應泉緣寺泉洞
妙峰師誦法華經匝月應禱而出書訖別天空主僧
下雪浪從行者爲眞楚二僧人亦能詩則月之廿有
九立夏日也

雪浪

自華山東下近廿里爲雪浪庵綠野翠林所在等觀
是日立夏日近午稍渴熱投林中柳下地名漫塘者
寓林集 卷之十 三八

小憩僧人持食榼茗枕相餉據林而飲有無懷之致
頃之卽近庵山峰齒列白石疊起可當雪浪之目訖
委戶外掩映戶內可稱雪浪山之庵蓋三懷法師曰
洪恩者所新也庵亦爲梁寶公別院堙滅入人家久
之自恩公師無極和尚與陸平泉宗伯協願得買此
山歸然無林樹池竹之屬自恩法師蚤慧通理藻翰
講說稱海內名宿學者尊師之稍爲開擴其宇爲堂
爲樓爲廊爲屋燦然具備所未完者佛殿五楹耳最
勝者爲樓居三面皆山雲林花鳥皆入几席而雪浪

當其中左修竹百竿葱菁森立屋前方廣地有栝子松一株亭亭相向散置小石雜以名花香草予坐其中草棲霞華山二紀甚適也從庵門右有山泉一泓清澄互映臨以石壁華山中單稱一丘一壑之美恐不能加再上數百武山泉如乳冷冷不竭趙太史定宇題曰無極泉卽雪浪師之師勤公號也名僧小小結勝自與凡夫位置差別予所交禪宗勝侶亦不少獨與師緣淺未及把臂坐臥其庵竟日覽殿疏塔銘庶足當晤語云華山雪浪俱屬句曲金陵梵志所不

萬林集

卷之十

三十九

載余特據所見紀之

自雪浪歸可八九里有大碑臥山麓遠望如孤城橫峙長不減二十丈今臥未起須仰面乃見其脊如負以巖巖當直入雲漢矣傷巖巖高亦四丈許從秦漢典籍來所未見工已八九獨一面未斷土人言是高皇所伐念勞苦千人悔而止因思

聖祖英雄氣魄不難鞭撻獨此役不竟亦能仁一事也

衡陽寺爲棲霞下院去寺可四里許居山之足梁時

有荆楚一朗師說法茲山無從得泉座下大眾渴甚一女子忽入叅訊曰我衡陽女子也聞師急泉是以來獻言訖不見已泠然一泓矣衆僧吸之如獲甘露今其井在殿門外左方予酌之果然因念棲霞寺僅一珠泉供衆寺僧無慧力感化併風稱鹿乳二名泉亦俱消敗可嘆梵志僅載衡陽寺名他未詳余故附及之

萬林集卷之十終

萬林集

卷之十

四

寓林集卷之十一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傳

茅鹿門先生傳

先生諱坤字順甫吳興華谿人其先有千三公者元末爲池州路總管慷慨多大節棄官而隱邑之埭谿以治篋爲業道華谿飯而沉其盤曰天命之遂徙家華谿歿爲鄉社神茅氏于是乎稱神明之胄代有隱德再傳而爲高祖得閒公孟麟者好客善詩歌而偶寓林集

卷之十一

儻負氣略力農起家以任俠嗣千三公而興是爲南谿公南谿公丈夫子三伯乾南寧府別駕季昆大寧都司叅軍伯宕不事詩書亦以俠聞季裔有心計亦以農桑起家而文章之業創自先生乃先生所名世不獨文也先生生而白晢清楊秀目美鬚髯頭顱如覆孟方李孺人舉先生時南谿公若耳霹靂聲驚投牀識者卜其名滿天下矣稍長從塾師爲儷語應聲而出性穎異殊儷自喜讀書務大旨不屑爲句讀而好湛深之思思至或不自知亡衣冠鄰媼有失蔬

者疑公呼而嘗先生抱膝伊吾弗聞也年十六以尚書補博士弟子員令戚公奇愛之爲之引座上加冠名蔚起與里中吳公一儒深相結益發憤帷中而調高絕辛卯試罷歸南谿公怒不懌先生惶恐伏謝曰兒師心未師人悞也乃去蒼雪負笈涉錢塘師事來公汝賢憬然寤曰是矣是矣文務檢押其氣而裁于法縱其聲令轉于法外益好讀古人書而是時元配姚孺人又不難脫簪珥佐之市書業成甲午舉于鄉時年二十三初直指張公大詫異先生才會有齟之

卷之十一

者抑置第十一乙未試春官罷歸大肆力古文辭戊戌舉進士是時經房李中允亦輒大詫異先生才主者覽對策多譏切時政語抑置第十三而先生才名則益噪長安諸公卿間忌者格不得前殿廷試中吉士之選會肅皇帝好禱祠才人以清詞幸執政貴溪公意且私先生先生昂不就恨之抑而授青陽令青陽民桀鷁健鬪逆車下訟者纍纍及諸臺使所下公慮千餘章先生一切報罷惟廉其豪喜訟嗾民者立斃數人民大悅蓋兩月而播神君之聲坐南谿公

憂去母李孺人復相繼病卒先生相繼孺子啼無晝
夜遂患症忡而解者曰亾者所爲不亾子在耳先生
于是強起服闋會分宜執政又雅習先生才將屬之
而客具以茅令強項爲言乃止補丹徒丹徒旱大饑
鄰境稍登者下遏糴令嚴穀騰貴諸枕山田饑人骨
相籍先生乃爲微力爭之請罷閉糴令出庫金遠市
穀平其價民稍稍便仰食又從度支請折課畱粟民
間于是議賑而虞里胥爲奸單車走封內爲諸餓夫
跋涉山巖谿谷累旬月所全活萬八千戶而以所獨

高林集

卷之二

三

與折而羨之額盡歸之枕山瘠田爲薄其稅江淮吳
越諸州郡亾數千里赤旱得先生議輒下有司著爲
令俱得亾苦饑詳姜尚書寶荒政碑中已召爲儀曹
郎未幾改司勳海內人推轂文學吏治無能加先生
上而忌者亦遂投袂起是時華亭徐公爲少宰徐公
向以詞臣視學兩浙每叩先生從衆中漫然稱門下
士不恭會廬居聞先生且過弔大喜盛張具召客先
生偶中道病不至益大慙恚之而談者遂伺其意中
先生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多悲歌感慨氣而先生

以遷客從事相感憤益讀生平所未竟書至披衣挑
燈讀焚燼達曙光不休爲文益沉雄未幾遷南車駕
郎尋轉儀部郎會同年給事萬公滇人發華亭陰事
書上慮禍叵測以老母幼子屬先生而譏者謂先生
修前卻喉給事華亭益憾入骨會粵府江部諸夷亂
據鬼子等寨出剽掠殺陽朔令 朝廷方議大征難
其人竟徙先生往人爲先生不平且難之先生慨然
曰夫憾我者且文弱我而計死我哉丈夫身許人何
避爲竟伏劔往時督府應公聞先生至大喜曰茅公

高林集

卷之二

四

來何憂百蠻夷竟檄先生署其部先生乃前借箸曰
大征非十萬卒不可必羽檄諸道兵形情張彼且得
爲備伏走險持我計亾如用鵬舉法若鵬之匿無形
倏出戰若擊雉兔然願假便宜不煩束矢斗粟可得
當報督府大稱善于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什伍
簡練之復時時椎牛饗士縱出獵狡兔飛鳥諸夷習
押之不爲戒則又募死士入盡圖其山川扼塞險隘
狀乃部署諸戍兵分七道出校符約刻日次第發或
邀或遏或脅或突或背或遊繞亂之獨勁兵當賊衝

卒發且備榜之日朝廷十萬兵誅鬼子若之殺朔陽
令六他無動諸夷酋相顧瞻落我師竟按圖進連破
十七砦明日克鬼子擒其穴斬俘數百計還所侵掠
田廬男婦牛馬十餘萬捷聞 天子嘉其功加應公
大司馬晉公爵二級吏民並祠兩公陽朔語具王尚
書宗沐碑中于是備兵大名使者之命及矣大名北
抗虜西衛畿輔朝論藉重知兵者屬先生先生以故
所簡練粵兵法簡練之而身不難虛已延納壯士于
時河北諸豪及草野亡命亡不延頸願隸茅使君麾
下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五

下効成力而先生盛名日翔起忘者益思所以中之
御史按粵者故華亭客乃蒐軍興時毛瓊上章竟報
罷中外文武士莫不扼腕嘆謂茅公有大造于粵不
損餉遺鐵揚威千里而反以獲罪冤哉然先生初弭
節大名夢黃冠羽衣相招搖歌白雲響答山谷間寤
而語姚孺人追歸夢驗先生爲之爽然遂退而作島
人傳三益先生以自遣有終焉之志矣顧其博負奇
略時亦有所約結不得吐四方諸賢豪亦時時就先
生論國事先生立書數千百言應之會海夷內訌東

南大騷動新安胡公宗憲從直指超拜御史大夫來
視師與先生氣類胡公多將略威焰熠撲人見者屏
息獨嚴事茅先生多所擘畫竟以是蕩巨寇成東南
功亡何胡公獲罪下詔獄諸與游者多蓄縮去先生
獨出所著徐海本末發憤上書累萬言盛訟胡公功
其過特杯酒醉飽事不足錄海內以此習知胡公今
東事急 朝廷追胡公功世爵其子孫先生之力也
先生舍中兒向以胡公故橫里中先生故豪宕略細
謹弗問臺使者麗公收三人置之法而先生始登然

寓林集

卷之十一

六

曰奴負我中亦無所憾先生之伯子翁積有絕世才
又元配姚孺人所驕也數以不得意游于酒人博徒
劍客間放浪聲伎時時擊筑拔劍爲豪吟竟以豪被
收先生爲仰天嘆息流涕不自己曰才而見殺安用
才于是日夜勉旃仲子國綰叔子國綬于學叔醇無
競而仲子饒心腎膏膽臥薪銳意修文勤古人之道
壬午薦鄉書祭未成進士爲章丘令以循吏著不減
乃公之丹徒而季子維後起天才雋異頡頏古作者
先生慨然曰吾失之身償之子失之伯償之仲若季

可以適矣爲園宅之東距百武栽花莪竹穿池築山
偕二三朋好婆娑其中賦詩圍棋遞相進丙夜不休
客倦聽其去性不善飲數酌輒頽然晚年興更佳頗
狎歌者飄裾趾屣彈琴鼓曲輒調笑忘日書法不必
盡按古恣筆所授頗適宕如其人持練與箋乞者立
刻飛灑盡爲之掀髯而起西湖六橋花事勝歲一再
過三五游冶紫驪絳衣飛舞芳樹下而先生以箴冠
鳩杖雜沓其間望者疑其爲神仙中人也自仲子入
西臺先生意彌適已聞先生病瘍急乞歸忌者輒掇

寓休集

卷之十一

七

浮語中且移官先生亦復無所愠顧自視神王不足
縈仲子懷抱促仲子及壯年早自鞭策樹鍾鼎之業
竟乃公所未爲不空久家食且曰兒遂老矣我哉仲
子自維退則傷翁意進則傷人子意徘徊輾轉且進
且退者十年而乃起得水部南都去荅雪不甚遠可
以時定省而先生猶慮仲子懷歸乃鼓擢過白下尋
壯年所涉覽牛首燕磯諸勝顧瞻陵寢宮闕慨焉嘯
歌有疇昔之感一時公卿攜尊疊抱牘扶策相慰勞
山中上下議論者無虛夕無不人人厭所欲去返丹

徒故吏民子孫多斑白僂僂者皆驚詫相聚觀昔者
仁明父茅公仙人耶何至此先生一一與酬對無倦
歸而九十春秋矣仲子輩請爲壽四方親朋稱觴噉
頌者鱗次雲集極千秋之快而先生尚嗚咽涕淚痛
其先子之不及一日祿養也冬十一月辛卯對客奕
棋罷忽忽不快越夕兩室微暗先生猶呼仲子語曰
昔嘉靖某年雲南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難今者
晦國殆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而去無一語及私云
嗚呼先生真可謂異人矣某自弱冠從先生游兄事

寓休集

卷之十一

八

仲弟畜叔若季所以事先生非一日先生所以國士
我者不淺至嘆息不過爲揮淚泣數行下顧竟莫能
一端名先生也天下人讀其白華玉芝集所推本六
經刻畫史漢下及歐蘇諸大家以爲當世文人江淮
燕趙間稱說其治丹徒則爲循吏提十萬兵搗百粵
呼吸神鬼而猶以其餘佐胡中丞靖海夷則以爲名
將廉于官而豐於家也索巨萬子孫食租衣帛銖銖
而積之則以爲有陶朱計然之術所師業師來公公
車師錢公李公及故交吳公與里中穉生李生錢培

之青門山人吳之寒泉子諸故人雅流不可枚舉近者于身遠者其子孫爲買田宅丘壠破千金無倦色則以爲諠士其至者南谿公之去幾百年矣饗祀讌會春秋霜露之感語及未嘗不泣下而宗之人千指爲之輸租賦緩急生歿兄若弟白首無間言曩所云始祖千三公者爲捐千金建祠以終南谿公之志又不失爲仁人孝子迨婆婆名園嘯詠物外則又庶幾乎古之達生者已蓋先生所得天全其博大磊落之氣不爲小材纖智而實未竟其用隨所感觸直達其

萬林集

卷之十一

九

故無回互隱伏故激而爲文如怒濤洪流不可止其當官居家奉先教子孫皆此類居嘗觀先生所裂眚解頤搖唇抵掌若雷霆擊而風雨至其過也則已矣世人不知疑于魁听踞侮又甚者以爲其中捭闔不測而不知先生所磅礴浩衍與天爲徒者也真所謂特稟異氣者哉

黃汝亨曰先生蓋晚年號髯翁敬事醒神子不知何許人世皆傳爲威寧伯服神仙藥不歿者狂者又詆爲社公而醒神子衣冠鬚眉皆奇中深深如也所挾

養生靜秘之術先生皆一切不問第曰吾事醒神子而已歸之日值雨晦猶不忘憂國瞿然于嘉靖庚戌之難唐司諫順之所稱千三公者仕元多慷慨大節棄官而隱以遷于華谿蓋水木所源本爲茅氏古公遠矣先生之諸孫元禎而下翩翩多才者不具論云

吳叔良先生夫婦孝節傳

往予讀書吳興之璉水與吳用修相莫逆時見用修忽忽不樂無故而眉攢于睫淚交于頤怪而問所以用修仰天泣曰天下豈有父母之人哉則又仰天泣

萬林集

卷之十一

十

曰天下豈有父母之人哉予怪問之子匪父何以子而母夫人在也稱父母者何用修泣答曰念祖蓋四月之腹遺孤也吾父歿于孝四十年往矣而淹在淺土吾母老于節七十年往矣而堙滅閭巷間弗彰也孤非人子耶有子而無父豈吾父母即千載存而子則亡之是以泣乎蓋驚訊其事用修泣不能答友人茅薦解從旁代用修言用修之父爲叔良先生諱人感而大父太平公某也太平公以清特聞歿官下其家固壁立而太平公故嘗發里中盜置於法盜父子

爲魁恨入骨乃集羣盜睨月下排戶入而獲吳大母叔良倉惶奮身越垣墻赴救爲同匿者環抱掙不得前乃升屋大號賊怒發流矢中左右股又中偏頂墜地叔良被血鏃匍匐抵母所賊皆露刃立叔良忍死前捍母令罄搜篋中替珥奉賊不能得百金無以飽賊賊益怒其餘黨復自外發動矢中右脇會救者至賊去母幸無恙越三日竟病創歿是嘉靖之庚申十月十五日也叔垂絕無他語若謂以身易母固當第顧其伯仲曰訓吾子時年二十有七其配談孺人見

卷之一

叔歿慘痛甚願以身從者數矣解之者曰而忘姑耶而夫歿捍之而生背之可乎且不聞而夫垂絕訓吾子語乎兩孤在抱一孤在娠不有撫也其焉用訓于是孺人忍弗歿仰以極甘溫之奉事姑令忘其老而俯以攜襁褓兩孤居頃之所稱四月娠者兒生即用修也乃日夜撫三孤于成而督誨之俾若伯仲父之訓淺瘞夫君于太平公墓傍而未有以墓也曰俟諸孤成立令視其父入三尺土無憾而三孤者各次第壯有室伯與用修後先爲諸生用修砥名行博學方

聞聞于海內海內賢士大夫莫不折心延頸願與之交而尚樓遲紉一第吾里中人則莫不哆言以叔之孝母之節卽一歿一生而慷慨于四十年前以前堅忍于四十年以後其相成相立若挺松柏而揭日月卽微有子庸可沒乎而況有子若用修者乎奈何用修旣窮愁不能展所欲爲而吳公夫婦且堙沒閭巷間也用修所以仰天泣也黃子曰吳公夫婦旣有其孝節于浮名何有哉用修以四月腹孤砥名行聲施文學抑何忝吳公夫婦子也故事民間有孝子節婦自三十內及五十外者疏聞天子爲旌其廬而異之則是振風紀磨礪世教者之事于吳公又何重輕焉雖然流俗人附聲利而論者率文法吳公孝節事核矣謂年遠家貧沉淪者久之賴郡太守陳公持其論乃聞予所目覩居節婦茅氏少年歿殉其夫又以其家富厚遲弗決嗟乎民之秉彝于富貧何涉焉予故其論之

祭酒陶先生傳

先生諱望齡字周望別號石簣人稱石簣先生系出

潯陽先生徙越之會稽郡自宗陽公始詳具家乘中
自宗陽公累傳而爲先生父曰泗橋公諱承學由丁
未進士歷官南大宗伯致政歸母王太夫人宗伯公
備兵九江時王夫人夢雙鶴唳于庭覺而婉遂舉尊
子長者爲先生云先生生而岐嶷卽在穉年作止儼
成人五歲人試以句曰中舉中進士應聲對曰希賢
希聖人其不凡如此既就外傳問所親曰吾欲爲聖
人如何則可所親湯應之曰學聖人必危坐危坐者
跪坐也乃跪坐竟日不敢起宗伯以右方伯之官河

家本集

卷之十一

一

南族寡母陳貧而貞攜與俱陳道病欲歸太夫人憐
陳與俱歸試問先生若從父耶從我先生拱而答曰
男子從父時甫七歲耳遂與仲子益齡行益齡亦止
九歲共昇坐索日相酬答皆世外語聞者不解自後
從宗伯公官舍蓋鹽不厭與其兄讀書譚道怡如也
十七補邑弟子員于時七才子名橫一時先生與姨
子謝開美友遂相與窮討百氏思擅場古文詞十九
贊于商入長安徧交諸名公諸名公以不非常目之
會宗伯解官歸益齡且下世先生退悲傷其兄進而

侍宗伯公百方慰解壬午罷試復之長安甲申復自
長安歸時閭傲庸林公視學兩浙見先生蹟大奇之
乃檄冠其先所試士予廩明年以第二人舉于鄉時
伯子與齡亦舉于畱郡世人爭豔慕之先生泊如也
公車報罷還隱几土城山絕足公府臨流蔭竹嘯詠
竟日內足于懷時歲滂甚大風偃禾又多虎患先生
作悲哉行猛虎行以見志愀然有痼疾乃身之痛焉
己丑以第一人舉于南宮 廷對舉第三人授翰林
院編修與焦弱侯修撰讀書中秘朝暮相激勵于是

家本集

卷之十一

二

薄文人習頹力聖賢之學與其弟與齡書曰向時迷
陋視一科名爲究竟地政如海蜷矣認魚背謂是洲
所真可痛也弟聰明應早悟此勿似而兄辛卯伯子
與齡復下世宗伯公悲且病先生亟請 告歸慰解
老親退與其弟與齡論學研幾析義惟恐或墮常曰
吾輩依文解義固亦了然然遂可謂聞道乎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未得終非聞也每相對欬歔
恐遂波過此生臨期熟亂于是兄弟朝夕相徵論不
倦間微中則宗伯公亦爲解頤不知病之去體甲午

奉宗伯公命詣闕補原官同修國史乙未分校禮
閣得湯宮允嘉賓輩十九人皆一時知名士與公安
袁宮論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事研討大有詣入
乃與弟夷齡書言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聞見
自塞自碍耳小說中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
不許上前是參究妙訣又云吾近與伯修輩遊銷釋
拘累受益不淺然尚有不疑之疑頂于虛空中大踏
一步方始淨盡耳是年考滿上推恩所親復請告
歸定省宗伯公宗伯公疾瘡間出游問道至吳與吳

富林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令袁中郎語三日游洞庭以歸上剡溪謁海門周子
質疑送難所往復書繁數百言不具載然每自撫膺
嘆曰吾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新論手足忤舞
曰吾從前真自生退屈矣戊戌宗伯公辭世先生率
弟夷齡祖齡共寢聖室中讀禮之餘靜默相對而已
服闋奉太夫人攜幼弟祖齡入京師復補原官
何轉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時東宮覃恩廣被庶
官繪綵填委如山先生體羸苦不勝急思解去未
果會黃平倩及王大道安五六公皆先生至友斯

夕過從道韻標舉學者以目因他有所攻以憾之先
生曰見幾而作茲時乎月餘平倩以疾去先生請命
于太夫人不可于是謀改徐爲引身計而當事者苦
不相舍不數月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
試留京事竣夷齡亦舉于浙歸報命拜太夫人于
堂喜可知也時王道安復以使去先生居長安塊然
無徒日夜念會稽山水太夫人又宿病火苦煤食歸
計遂決甲辰之月充廷試受卷官頃之上疏言病狀
乞骸骨不允再上乃得請既抵家太夫人病甚居期

富林集

卷之十一

十六

年詔起國子監祭酒先生慨然上疏言臣母年已
望七痰火沉綿臣爬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
驚嚙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
使臣棄病母牀第趨簡書千里外不孝之尤陛下
方以孝作人安用臣爲疏聞詔以新銜在籍先生
欣然奉母嗜學有加焉故所慕豫章李櫛山子授龍
溪子風旨先生子弟輩志學者爲社而事之先生嘗
貽書開解云所謂歿後活絕後甦乃是真活又欲寫
中峰錄中數篇相印云與今人硬差排者同否卽此

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破也楮山子聞而善之至是
遇武林湖上先生迫以歸小築曹山餐臥一室共研
此道而中丞紫亭甘公來撫浙迫主天真講席既治
虎林書院復來聘先生爲謝不往戊申太夫人病亟
先生焦心醫禱顏色爲枯已酉二月竟不起先生號
痛幾絕先是朝論鼎沸槩逐浙產波及先生先生不
爲動惟仰天泣然曰使吾母能百年者望齡卽沒齒
捐弃亦復何恨自是與弟爽齡輩伏塊寢苦痛稍定
間亦閱書祖齡從問老莊滯義先生隨筆疏釋竟叅

寓本集

卷之十一

七

諸因曰讀書在神會無徒爬搔華膚之間卽如莊
生言儒者所不道要其旨歸不大謬于孔氏執芻狗
遽廬之說而攻之渠亦未肯心折也何何違疾疾未
幾遂奄然而逝距太夫人終堂之期僅百日于時士
廢書賈廢市里族遠近人舉皇皇如弱喪先生可知
已先生寂心冲氣精采內歟余歛自證不求人知豈
惟科名功利不入其胸卽古今文詞學者所尊尚先
生弗驚也生平所服膺文成教最篤大指在動賢祠
及文成碑記中于宋悅慈湖手輯慈湖金鉅近世說

龍溪子近溪子輯肝江語要龍溪書輯未就也未及
前數日讀王奉常塘南楊宗伯復所書猶手自節略
曰是可爲學鵠又雅稱晦翁醇至曰此誠足范來學
防末流猖狂之習 高皇帝功高百王獨是繩訓多
士旨淵哉以故先生叅證本心通悟徹底可與近溪
入室而孝友醇篤未嘗高縣解而遺實踐也所得師
表人有餘而常退居學地有片善卽凡流單士披襟
下之自奉寒儉居仍三楹俸入奉二親餘以及族里
交知歿之日囊無銀金篋無尺帛門人山陰令余君

寓本集

卷之十一

八

孝廉王生太學生輩爲之購襚乃及歿焉月餘郡人
列其行上督學使者豫章陳公陳公重風教廣厲學
官遂檄下郡邑祀諸鄉賢併陪文成祀且疏請易名
比于魯文恪鄭文莊五六公此非私先生要之蓋棺
論乃定矣先生居嘗與弟爽齡輩聯牀共被未嘗數
入內以損至愛亦竟以是無子而子爽齡子履平所
著有制草若干卷功臣傳若干卷未竟晚若淬心問
學榜所居曰歇庵以休之學者亦稱爲歇庵先生得
年僅四十有八有歇庵集數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文成致良知三字符上接周程以邇孔門明德之宗及門之士龍谿子妙入其解而近谿子獨見赤子本體慈湖活潑言下先生聞而知之矣先生氣寂用舍而機力甚迅使當世任重豈不恢恢乎哉志業未竟而嗣以傳模楷來茲亦非不幸也

憲副黃公傳

翼庵黃公吾鄉先進之清恬簡樸人也公爲禮部司務時予見公京師心儀之已出守汀州余友唐美承侍御爲公屬曾亟稱公長者多惠政迨公翩然林中

書本集

卷之一

十九

簡出不數數見公何公逝矣公子伯仲余夙交持公倩錢國維銓部狀來徵傳國維又予莊友也彼生平不妄許可人而以私婦翁哉受而傳之公諱應奎字文煥別號翼庵歷官汀州太守稱憲副者閩兩臺重公以太守賦歸來題加公銜風遠尚也公先世從蕭山徙錢唐詳志狀中不具論贈中憲公鎮谿達多行義配葉恭人次取王恭人是生公公生而端穎贈公早知其不凡最憐愛之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起俊聲里中石橋蔡公亦心識公不凡許以女卽元配蔡恭

書本集

卷之一

十

人也未幾贈公歿公哀傷甚痛不早自奮身慰翁于是委家政蔡恭人而以田宅美者予諸昆弟瘠自予發憤入靈鷲山研經析義旁及諸子史公所不悉覽公輟寒暑如是者三年坐榻爲之穿丁卯督學震唯楊公大奇公文置第一是秋試遂得雋親朋爲公加額稱喜而公哀傷泣下若贈公初歿時謂不及見也繼王恭人逝公車再報罷葉恭人年已七十公浩嘆曰母老矣向所追悔吾翁不及視而貽再悔乎庚辰謁選爲安州學正公何葉恭人復下世公既而奔哭泣服喪終未除補廣德州學正人皆惜公遇絀其道而公勿以官冷自菲薄州諸生才行高等者公賞識之輒薦之州刺史後多成進士去干是擢南國子學正六館之士不戒而肅大司成定宇趙公天下所宗仰獨心重公戊子轉禮部司務公明習掌故大宗伯與諸曹郎有否可需公議乃定于是陞比部員外郎人謂公長者於法或小貸而公吃如也中官郭某以捷馬卒被誣奏匿故馮監賊巨萬人懼不測郭自分死矣公廉得狀出之竟坐矣奏者郭介塾師馮奉干

金爲壽馮素憚公終日不敢發口郭大慙服去第金鑄公像焚香日夕拜而已中官李時以恚怒致燬成匪內庭拒不出公抗疏請出訊之上遣小黃門偵公諸貴人亦多爲時緩頰庭記時環而睨公者數千人公厲色曰臣法官也法自貴近始竟論如律大猾常驚隸優伶籍交通權璫虎而翼嘗拉殺良家子數人埋後園莫敢問公發其罪狀下之獄驚載珠寶相餉爲解公怒麾去竟論成一時豪貴爲之歛手然至矜宥小胥每熱審時原而出者數十人生德所至卽

官本集

卷之十一

三

使者交章薦公治行比召父文翁清白比楊公四知司銓者方不次擢公業推憲臬者三而公意不屑也自維祿仕爲親敬事爲君徼天子寵靈吾親兩被封而吾稍稍矢力官下兩念仰矣何官爲遂決計移疾當路再三勸畱之公竟不待報歸汀父老子弟攀臥遮道若弱妻呼慈父而公飄然自引去兩臺仍會題請加公副使銜以風世謂鴻飛之與羶戀致回縣哉公歸而行李蕭然攜一椽于初陽臺之巔湖光江色時在襟帶或著屐登歷或焚香宴坐于世紛外玩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

徽墨赭衣人爲感泣焉丁酉擢知汀州府汀僻閩西民多依山菁爲盜諸胥緣爲奸民亦有悍舞文者公視身貞白輒先諸案屬問民疾苦若其身病而不忍以督責先如保甲鄉約法世卒迂腐眎之公實意舉行旌良鋤猾不遺餘力而謂士民表也捐俸飭郡學廣厲博士率弟子員課業其中而上下之士燦然復興又討軍實清汰尺籍而賞罰加焉凡城雉橋梁社學泮稅醫藥局囹圄義塚與旱潦禱祈一切關民痛癢事公精誠行之而有碑功頌德者又嚴謝之直指

泊如也居恒手一編乃許旌陽忠孝集而人見公老而神王疑其好神仙丹藥術公笑曰生歿晝夜任天乘化而已起貪生一念畱形人間世卽落陰趣矣達者聞其言益高之公生平無回行無綺飾語不喜聞人過失人盡可親而涇渭澄徹不可溷有司素高公品會舉鄉飲禮郡守聚吾李公造門敦請必致公爲重公尤廉取予一介不妄入位至二千石而蔬布廬屋不異寒士顧篤于人倫昆弟四人歿者爲葬存者爲養寡嫂及姻黨之窮無歸者推解與共之時時存

濟人心每稱羨范文正朱晦翁義田社倉事不能倣
行臨歿猶以遺澤囑諸子令力行勝事廣吾意無忘
吾言吾目瞑矣公以戊申十一月十有六日脩然而
逝神氣不亂先是公伯子達夢緋衣戴冠者數投刺
謁車馬填溢云十六日迂公行至是驗云嗟異哉神
明之德生歿同歸者乎公舉丈夫子四伯某仲某邑
庠生孫男五婚嫁皆名族得年七十有七

寓庸子曰黃先生真所謂清恬簡樸人也處不急名
出不競位當其爲師靜正士模如無事人至入法曹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

卽權璫歛手貴育不能奪乃爲守又廩廩布德似寬
和次公何也其學道愛人者耶世疑公好神仙丹家
言余疎接公未及窺其深然遺官如屣歸來乎西湖
養恬穆修以視浮沉五濁人翩翩乎仙矣

茅薦卿傳

薦卿茅姓諱國縉吳興歸安人鹿門先生仲子也余
交薦卿而兄事之者三十年哭薦卿又一年以傳薦
卿輟泣然廢也弗傳弗能已也薦卿事親孝兄弟友
與朋儕交披衷蹈信服官惠而勤爲德于族里與故

人子弟甚博所著詩文有菽園草刪漢晉史行世俱

簡琢有骨幹近古作者諸公碑誌傳記詳哉言之矣

余不具論論其遺者薦卿身不盈六尺面滿目秀而

背威鬚疎疎數行下施于胸飄如也生而機慧又堅

決精悍嗇于用物而好奮發名義不隨人寒燠擘畫

匡濟事求可功求成不喜爲浮言夸論戊寅邀予下

帷茗城時鹿門先生課稅嚴薦卿晨朝伊吾不絕而

間一持籌問家人產輟卽握管當其握管纔思瀝血

精如抽絲爽若流雲若不經塵務然者其心清氣壹

寓林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吾弗及也鹿門先生故以文章雄視一世亦多財爲
累而伯子曰翁積者又豪於詩酒不屑爲檢押家聲
幾落薦卿惕躬嗜學以攻苦振起之屹如也伯子所
以畜薦卿甚易而薦卿嚴事伯子幾于事父當伯子
爲外家厄難時薦卿急無從解免褻衣帽入公府持
外家袖號哭挽之出左右爲雪涕卽伯子亦幾愴動
事鹿門先生惟意所往輒先迎之有不可又隱救之
先生微病卽晝夜侍病疽壅不得出醫家爲搖手掩
鼻去薦卿盥口親吮其穢毒盡而先生霍然起揮淚

向親朋曰仲兒真孝子也薦卿十七補弟子員廿歲入國學鄉試凡兩絀益刻勵爲文不襲人一語余與對壘稍以拙速勝之精英弗逮也幸已乃得從予交劉抑之憲寵壬午共筆研璉水柳之下筆精沈高亮而持身真卓不屑爲文士習薦卿恨交劉晚于是三人篤昆弟誼動以古人相砥礪予稍病懶慢而薦卿文學操履日益進茹苦歷艱當其所必往妻子不以告予嘗謂薦卿堅忍不拔可以當大事樹鴻鉅之業爲國名臣抑之亦云而薦卿自癸未成進士拜章丘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二十五

令召入爲御史僅歲餘載調浙川令擢南水部已補北水部治河司夏鎮而以勞瘁卒矣俱未足竟薦卿之用然薦卿兩爲令多惠政俱歷荒歲所救活民以億萬計兩邑尸祝之爲御史三上疏俱讜言而爲南北水部主事壹意節齋裁浮費佐縣官之急中貴人不得爲奸利最後晉郎中秋司夏鎮會議疏黃加三河役日夜焦勞建三閘蓄水廣渠以濟漕漕濟而身病竟不起客過鎮父老至今有流涕者斯可謂以勞殉國者已顧宦達之士急功名而後其親者有之不

得志則佗條無聊余觀薦卿以御史被讒歸也惟日侍鹿門先生爲愉快築園舍傍曰菽園愛其弟維負俊性延予講易其中與二三詞客相嘯咏移日有終焉之志已以鹿門先生迫起官南都亦時時歸省及先生九十春秋時擊鮮稱觴萃海內名流歌誦千秋更不知人間世有何樂可以易此已又迫往又歸則及先生大漸進湯藥視含殮哭泣躃極人子所自致生養夙哀畢世無憾人以爲薦卿誠孝之感與其時會豈不然乎嗟除薦卿以司空郎報最當贈以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先生故中飛語落職格于令抗章明父功請移封復故官凡七上竟不得薦卿大失望號哭數日夜書抵予長安時血淚猶漬漬下其至性如何也則何必論薦卿文采吏事與他行義似古人可以不朽君親之間卓卓若此此亦足傳來世矣流俗之人亦有不盡愜薦卿者蓋薦卿爲人質毅不汎交游不能爲咄咄熟語相向吾友吳允兆所目嚴冷似之賢者誠知其入卽肝膽生灰以之矣欽不恒醉逢知己一醉卽慷慨發論多繩墨道義之規亦欲自見其生平嘗願得

一大郡芟繁汰奢歸之雅化或一當疆場伏義樹非常不盡酬而生平名業亦竟不違其所言悲夫薦卿歿則孰有如吾薦卿者也

贈侍御石門吳公傳

粵南海石門吳公以文學行誼重于時沒三十餘年而有子侍御君用潛以年甫十二見背營公墓僅識歲月日未及著公生平昭來世以爲痛乃日奉母黃孺人嗚咽耳語與里族人所稱述手自次爲狀以誌若表徵諸兩史氏而屬不佞汝亨爲傳且曰知吾子

富林集

卷之十一

三

之能不泯先君也亦惟先君不屑子之筆汝亨謝不敏弗敢辭也按狀吳出延陵系其繇南雄珠璣里徙而家南海之河村自始祖某公始村環河水而秀形家指其地當有異人出世隱于農八傳而至敦素公某魁梧喜讀書薄俗之爲火葬者而卜三世藏于名山是生竹廬公璉起家進士後先令含山進賢二邑有惠政邑俱祠祀之如桐鄉子告終養以子某公貴進封戶部員外郎祠郡鄉賢竹廬公舉四丈夫子而季爲別駕少嘯公曰允祿者配周孺人則公父也公

富林集

卷之十一

三

諱可鎮更維鎮字元圭別號石門生而夙慧七八歲卽嶽嶽矜重異常兒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員能文章砥礪名行每督學使者至舉以冠諸生超等遇之性至孝少巖公早歲攻苦下帷至損明迨舉孝廉益甚公奉杖履几榻間十年不懈時時搏頤顙而呼曰天平安所得肘後方以賜吾父明一夕少巖公夢神人來鍼其兩眸子血淫淫下授之方覺而起輒能見榻下履如其方服之明如初論者謂少巖公盛德致然抑亦公孝感也而少巖公遂復能作宦遊之燕之越之楚已官四明別駕公俱從而司四明理高公士雲間人少巖公與同寅雅重之令公北面日相與論文析義公往往標名理解人願高公乃推席避曰吾非若師若吾友也壬子趣省闈試幾列賢書而主者以部溢額汰去士論惜之復定省四明則有母周孺人之喪公痛哭匍匐扶襯歸葬祭如禮亾何少巖公以夙疾賦逐初寄傲林間者十餘年公進而萊舞婆娑膝下承餘懽退而與諸生過從者揮塵談易怡如也亾何少巖竟捐館公所以哭泣哀毀如喪周孺人時

伯仲子先逝而季與諸姪在公獨以身襄大事不以煩季若姪曰此吾所自致蓋公篤內行孝友敦睦其天性也故與伯仲季共一室隘不能展膝公自購鄰地拓爲園迨析箸仍應得原居而安之置園不問族人某者有急難挾田爲質公亦窘無以應則寧鬻已業以殉曰吾不忍其當厄而昆季輩田壤相錯至有越畔而取以益者公悉置勿較也豈惟諸昆少嚴公故嘗輸金於官得瘠田一區既腴而獲一孝廉某者利其腴瞰公素不詣公府計攫之郡公持不可猶耽

富林集

卷之十一

三十九

耽不已公慨然曰是餓虎也不啗以肉而與之爭耶且爭與讓孰多竟予之田人噴噴稱長者公所爲推讓多類此而至關大義則屹然如山不可動少嚴公有勝人子二人綴吳姓輒卵翼之成立及請入宗祀公峻不許曰吾不市一時恩亂百世宗法也嗟乎公操履如是令得致身青雲展行義豈不亦卓然有聲哉顧自爲諸生九射策當壬子僉得之而失歷辛酉丁卯俱登乙榜不第逮以廩儒次應郡貢稱選士而獨格于例古所嘆七十說而不過立談而封侯豈非

命乎然公不以是少隕其志家卽落時時召賓客放懷詩酒爲娛已復太息曰吾身可晦吾家世千秋奈何晦之乃取先系以來宗族譜按昭穆倫次幽顯手自詮訂寒暑不移幾卒業而忽奄然逝矣悲夫公得年五十有四舉子二長某次卽侍御君光龍沒之日侍御君方童年已嶄然見頭角公遣就外傳課之嚴時時顧而樂之嘗謂黃孺人曰吾以諸生老勿用而潛是兒穎名之曰龍其以潛用乎能躍能見能霖雨其馴之勿逸而亢也而侍御君竟用公之潛以顯公

富林集

卷之十一

四十

其以永豐令秩滿則贈公文林郎如其官今上覃恩復有贈是稱贈御史寓生曰士君子所不朽于世豈必以潛見卽潛見豈必以身易不云時乘乎哉夫以石門公之負才績學歷九試其以孝友推讓著長者行于德里令朝家不以制科束天下士如漢詔郡國舉茂才賢良以聞則公且兼之於顯融何有而竟老諸生間時也公沒三十餘年而侍御君出匡朝濟時茂公卿之烈繩繩者方來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蘇夫曩形家所指

村河之秀有異人出當不虛也

蔡中憲公暨郁恭人傳

封中憲大夫蔡公暨配贈恭人郁氏者余同籍伯達氏之父若母也伯達傷恭人之蚤世而弗逮祿養中憲公捐館而弗及視含歛也其遭奇窮而高行碩德堙沒不稱也于是乎含哀追慕流涕泚筆手自爲狀以請銘于元輔葉公而屬不佞亨爲傳中憲公者諱化龍字子懷別號敦臨生而魁梧倜儻有大志甫二齡而父臨川公不幸以溺歿賴母徐王母嚴撫教之

富林集

卷之十一

三

稍長卽奮發讀父書爲文務本原經術遠則韓柳近則王唐諸大家以爲法文成輒琅琅豪自吟睨視流輩流輩謝弗如竊餘靈得雋去者索索而公試數見誦其矻矻誦讀自若時從唐一菴杜靜臺兩先生遊精研性命之學二十三娶郁恭人恭人故大司徒郁公莘裔高隱樂耕公女也年僅十四端靜嫻內則輒體公意事姑徐王姑嚴奉甘旨適嗜欲于徐所愛女嚴所愛孫委曲承之各得其歡兩姑皆稱孝婦公何母徐病亟公偕恭人籲天乞減算益其壽竟不起

踊幾絕大母嚴復相繼逝拮据喪葬如禮而公父尚

藁葬乃殯母于五父之衢上漏下漏公夫婦相與日

夜馮棺哭甚哀聞者莫不雪涕會公伯兄慕川公有

仇公出身誓必報而同學者貴人子反爲仇居間計

殺公公發憤條列其素豪橫魚肉人侵占人田廬百

千諸不法狀上于郡郡按之皆實坐貴人子城旦而

盡追還其所侵占者鄉閭大快貴人子愈怨恨公陰

中公以他事逮繫獄伯達年僅十二貸母家脫粟爲

飯豆園扉而入跪奉公公分餘飯噉囚之餓者而諭

富林集

卷之十一

三

伯達曰兒母數來吾此中依臯陶而友西伯吾已恙

歸語而母非久歸矣伯達哭失聲豆園扉而出還白

恭人母子復相抱呼天而問之淚淫淫雨下也踰年

釋歸公居室嚴而恭人劑以婉順或怒批其頰亦笑

受之族或有睚眦公者往往以恭人內解公用感悟

相愛敬彌篤是宜偕公難老而竟以公蒙難時憂悸

百成一生心脾交損萬曆壬午冬病痢沒僅三十歲

云是時伯達年十三公內傷恭人而計幼男女不可

無母更娶張孺人然而貧窘甚矣人謂公遭大難後

數受窘氣挫必廢書而公手所錄古文詞先正制義
矻矻誦讀如初因日以課伯達讀不成誦不已每拈
一題父子自相師友落筆不驚人不休甲午大試督
學伍公奇公文而拔之曰此海底珊瑚枝也以高等
補諸生伯達先三年辛卯舉于鄉后七年辛丑成進
士而公猶困諸生中輒嘆曰老驥困鹽車而汗血者
千里乎抑命也益奮發下帷遇主司試亦必奮筆往
冀得一當識公者相慰勞曰公不見四時之序乎將
來者進有子矣公且休矣于是公擲不注而從伯達
歸放林壑之致與里中沈方伯叔粵吳布衣允兆輩
結淨社放生種流水長者因得伯達寄俸爲創義倉
如陸莊簡故事戊申郡大浸伯達自缺城還囊錢甚
澁公悉出之易粟分賑諸空乏者不給公嘆曰兄爲
廉吏固也使我爲德不卒公天性好施又念身歷窘
難人以緩急告者不忍拒必傾困倒囊而付之甚有
持田廬券質子錢者往往轉貸應之久且遺其券不
問也宗戚交遊待公舉火者數十家嘗買百金之宅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

居其兄捐田四十畝贍二姪二十畝祀曾叔祖妣歲
割膳具延塾師教授里中兒尤喜獎掖後進手自點
定其文不倦襟度爽豁客常滿座而折人過不少恕
排難解紛惟恐其後而恩怨向背不介于懷有古俠
烈之風嗟乎令公命達身致青雲竟其所欲爲而郁
恭人將順其美所以樹功布義于世寧有既乎哉公
拜南武庫郎晉中憲大夫泉州府知府皆以伯達秩
滿封如其官配郁贈安人再贈恭人賀者在門公太
息曰吾兩人則藉兒微寵而置吾父吾母何地乎泣
然父之間一冠帶謁客卽笥藏焉已未伯達以闕觀
察入賀便道稱公觴請急畱侍公佛然曰豈其遽
老吾邪兒不之官吾且不食伯達勉赴建州未半載
而公沒矣公神素矯健無他嗜好獨僻六博戲每當
局自朝至丙夜不輟諸老人不能當沒之前猶與客
呼盧爭道暮稍不豫進湯劑寢臥無他亦無私語詰
旦吉祥而逝庚申秋也蓋公自甲寅病疽夢大士授
記而瘥既願西方晚年益深瞿曇氏之旨故胸中能
掃除一切而儵然獨往如此得年七十有七公別號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

敦臨而以繼述名伯謙。弟義取易臨之上六神德，自居而俟二陽之進，于後且不忘臨川公也。其先做于周蔡仲逮宋有秘書郎源者，扈蹕居臨安，生三子：長維孟，徙吳洞庭之西山十六傳而生林屋公羽官翰林院孔目幼承孟，徙清溪之小山十七傳而生白石公汝南官至少司馬，次繼孟徙荇溪蔡塔，又徙嗣庄，越數世爲筠軒公琳琳生季子恂恂生喬喬生用章，是爲臨川公。生丈夫子四人，長善繼福建按察司副使，卽字伯達者也。次善述善治善養，述治爲烏程。

寓林集

卷之一

三

諸生孫男亦四人，俱森秀玉立。蓋蔡之三宗代有聞人，伯達爲後勁而嗣伯達起者，未艾公嘗摩弄諸孫，置膝上曰：吾食報者，其在子孫乎？

寓生曰：以余觀敦臨公行事，豈非古之特達丈夫哉？要亦有天授元輔葉公所以銘公者曰：儒行曰：俠節曰：禪悟各以時表見，余以爲此三者異名而同出敦臨公性至堅磨于世砥于學而不受挫，故歷貧賤患難訖厥生之際，其氣皆有以自勝，非曰爲儒爲俠爲禪而已。儻孔子所云剛毅近仁者耶？恭人視公不事

年而齊德俱以觀察顯，成而不公等耳。彭殤勿問也。

贈給事中何公傳

贈給事何公者，予同年給諫何十晉父也。諱其孝字惟達，別號養心。其先越定海人，宋丞相執中之裔。遠祖諱仲昇者，明醫術，隨其子官常州會大疫，投以鍼石，立起。於是土人曰：神人也。是生我爭卜築迎養，仲昇亦樂陽羨山水，遂畱不去，因爲義興人十餘傳而及溥溥者，公祖也。性慷慨，施與舍傍有大溪，病涉捐貲橋焉。里人德之，呼爲何石橋。生子樞，志不敢讓，遂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

以石橋爲號。石橋公醇謹，特閒偶一醉，失容三月不庭。子三人，季爲贈公。生于橋成日，里人以爲異，少習舉子業，不售。慨然曰：吾翁老矣，而家漸落，三子爭爲儒，售不售未可知。誰爲吾翁執耒耜者？於是躬課僮奴，耨鋤機杼，無遺力。家復起而石橋翁歿，兄弟三人出分公，請曰：其孝習勤苦，能生產作業，兩兄不能願處其瘠，於是庭宇取湫隘者，場畝取礪鹵者，臧獲取老羸下劣者，兩兄甚宜之。未幾，伯兄歿，產亦盡。公葬埋已所事嫂孀，字姪孤，養殯婚娶爲備，至且非獨如

此也族弟其才業賈而折閱貧無貸以告公公有質錢二伯千悉以委之後不果償公不問也狄甥同炳亦賈其人專恩每賈必敗敗必請復貨皆公出公終其身無厭色故人王懷東喪家無歸公收而承食之者三十年隣人王四貧請爲奴公笑曰若吾隣也而奴之可乎予十金令販粥自立逾年而其人復能娶婦日焚香祝公也至于環公而居者東西數十里凡兩陽災種畜器具缺葬埋醫藥不給公貸資之前後無慮千鍾有負者公亦不問也蓋公長者慷慨好義有父風所振窮扶急爲德于親戚鄉里甚厚天道

書林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與善識者謂公食福報空如取諸寄而孰知事固有不可知者公年四十矣始娶于黃黃早卒無子族凶悍子某竟奇貨視公挾所有田宅迫之售即售迫益價輒益價甚則竟奪去又甚則轉而售之他人公悉忍不較也凶子且曰是子者產固吾產而彼以爲予吾耶未幾公繼娶孺人錢所佐公行德好義不港于是給諫生某甲大失望恨恨不已外連凶黨謀公益急挾諸惡少伺公上丘壠所過官塘山麓開

驚鳥伏突擊之公幾殆天幸得不灰而錢孺人竟以是憂悸成疾遂不起公益心動娶吳孺人以撫有諫給諫纔六齡耳吳孺人愛護之甚于錢公甚喜而謀公者益轉急借族人偵他事夥黨數十餘人伺公入城過松塢撲擊如山行時折脇拉髀血淋淋被衣袂昇歸天幸扶以奇藥又得不灰而某固謂公已灰佯咆哮言言代孤兒赴告陰實謀害之孺人覺從間道攜兒行外家匿免于是奸人計失而心度寬種在不能已乃詭某奸人捏爲公首盜狀狀無賊縣坐公

書林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誣招成公方呻吟床第間隸人乘以逮公下之獄輸鬼薪公昏昏不知所謂吳孺人聞之急洗橐贖公還公病創甚不能起大呼給諫曰我灰也爾不能報吾仇毋埋吾骨遂灰而凶子輒自快得計嗚呼豈所謂天道也哉當是時給諫纔九歲孺人憤痛立求灰給諫持母號曰兒不能獨活奈殺父者何孺人泣曰兒不忘父仇我寧舍兒乃忍不灰是時殺公者併陽言殺兒孺人日夜驚悸計抱兒遠匿朱公所而昕夕持刀自衛然公之遺產倉庚牛羊僮婢盡爲羣凶有矣

孺人無衣食至傭隣婦家自生活且給兒讀如是數年而給諫漸長就試孺人手成二縑曰一縑以資汝一待汝試有名青之以爲汝衿已而此二縑復被竊去孺人不得已復貸于族得二鉢以往其人曰趣倍償我嗟乎當公夫婦爲德時宗族人周渥以免于饑寒不啻千萬齷齪子假二鉢忍弗能予且刺刺不休彼固以爲我不爲虎以噬若母子則三代之民矣人之善惡相去爾乎初公大父時租入歲數千斛出入止一斗及公沒不改里人稱何家三世斗而是時孺

寓林集

卷之十一

三九

人母子絕粒未聞有升勺之報人情大可觀矣給諫之始爲諸生也孺人出公歛時血衣給諫問此何等衣孺人語之故給諫哭孺人亦哭母子相向且織且讀悲哀聲徹戶外聞者不流涕自後每祭奠曝衣庭樹樹爲之枯一夕夢老人手紫芝告曰而家寬三七乃雪給諫雖悲喜集不解所謂萬曆甲午給諫舉于鄉孺人復出血衣相抱持大哭仆地未幾歿又三年而庭樹產芝色紫給諫且喜且泣曰夢不誣我天爲我報仇不遠矣明年戊戌成進士給諫抱痛乞差

歸囚服詣直指流涕被面嗚咽具言狀直指憐而寬之盡執內外諸囚人抵于法蓋自公之亡三七二十一年而仇始克報吳越間爭傳之以爲人倫中一大奇快事給諫通藉寃事白始爲寧波府推官贈公官如子三母皆孺人已選入爲工科給事中天子加恩近臣又贈公官如子俞所請歸始克葬嗚呼殺公者咸以飽野犬狐狸之腹汁流于渠骨暴于野而公夫婦哀然綸賁光于宅廬布衣之老驟膺天子耳目喉舌之寵幽與明一也九歲孤兒朝不保暮者今且

寓林集

卷之十一

四

鳴珂執簡得抗顏人主之前可否天下事亦榮矣孰謂天道果遠而爲善者無益也予與給諫同舉進士初亦略聞公寃不甚悉及給諫有陳情疏語甚惻怛上憐其意付史館士大夫聞而悲之以爲前有趙武子今有何子士晉可以警世助流教化非爲給諫也然給諫所以報國家空何如哉吾年友李振之有何贈公別傳語更具

黃子曰予覽給諫陳情疏及李子所爲別傳爲之髮豎異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方給諫舉于鄉仇者

賜置酒謝伏刺客叢莽將起爲二虎所搏幾歿乃已及後上春官禱于忠肅祠中仇者亦與夜半忽狂呼鬼卒縛我逾年暴歿子女竝絕其黨或斃杖下或自經疫疾疫者見緋衣人榜訊殊酷屍俱靡爛無可收或爲豺犬攫噬立盡造物者何不相忘于無事故生凶人以肆其毒貫滿而又詠之徒使雷霆斧鉞日相尋于天下而史臣文士得續畫爲文章紆所憤快以別用其誅奸旌善之權抑人性惡非此無以驚悟憤憤耶予幾不能寬其際昔田蚡殺魏其侯蚡病將歿見魏其又見灌夫袁絲潛殺晁大夫亦有怪卒歿于刃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其盛矣乎

沈慈母孫孺人傳

沈慈母者余友孝廉沈無回嫡母也誰無母氏而獨稱慈母母之孝義才略俱當世閭第所僅見而以慈特稱稱其至也余蓋讀無回所涕泣述母者而悲之母孫姓父後山公母章孺人次女孫沈兩氏世以素封著而母年十九歸烟江公則烟江公父醴源公已辭世去值家數燬於火中落烟江公尚嬰舉子業

仲季甫勝衣未立兩姑在堂曰顧曰陸稱寡而母以新婦當室晨起執炊次第上兩姑食退哺仲若季又具饗餼飼烟江公於華津洞中而已腹嘗後時枵也凡爲婦七年而顧姑謝世又二十九年陸姑謝世兩姑皆篤老母爲朝夕治滌澣以進病則浣滌中裙廁不委諸諸獲六十年一日也姑氏每仰天讚嘆曰微孝婦而吾怡吾老寡乎烟江公中歲棄書能計算以時生息如鷺鳥發家駸駸復起母內佐烟江公醇鮮饗客慷慨好施予赴人之急惟恐不及有義士之

蕭林集

卷之十一

四

概焉已公慕冲舉厭棄家政又薦歲儉寡人復中落迨烟江公謝世益落而母終始當戶拮据不倦無異其爲新婦時也於是乎有子孝廉君母故空子年二十九卽爲烟江公進姚孺人是爲孝廉生母姚事母良謹母之逮之幾無餘思食同牢坐同席少而耦俱白首而不衰世未有也當姚初進時嘗語烟江公曰吾惟恐其不怡致損精氣弗子也孝廉甫辭乳母卽攜與共臥起就婚之夕始免於懷七歲遣就外傳少却母正色訶之未踰閭母還顧泣數行下曰少而失

學勞苦而病皆吾所憂也母所自出愛女爲孝廉長姊最慧當歸邵時嘗市二珍瑱母卽選其最珍者貯之語人曰吾將爲乳臭兒聘婦吾女盍可不須此也嗚呼至矣哉無回天授逸才窮冠爲諸生有聲於鄉舉孝廉嶽嶽自立嗜學砥節有古人風非母氏深恬侍兼義方其孰成之而竟不能需一日祿養此無回所爲拊心泣血而有餘痛也所以稱慈母者也母三

年八十有四孝廉名守正無回其字云

寓生曰世不乏才婦人乃婦德難言之矣詩所詠葛

母本

卷之十一

四

藟服儉蘋蘩修祀猶恒也卽樛木之能逮下江沱之感後悔孰與沈母之篤至毛裏而以弁風首何哉古所稱孝子若曾閔而下大都皆於前後母氏嫡庶間極其酸楚乃稱無回得賢母享上壽而猶悲痛不已此益以知母矣

徐長公暨吳孺人傳

徐長公諱世璠字子靜兩松其別號也爲唐欽州別駕景公後至宋世昌公主休寧學政因家焉元有誠四公隱休之城南市生道聰公逢異人授幼科秘書

徐氏始以醫特聞歷四傳皆名醫而永全公稱春谷

先生者醫益著配吳孺人是生公公生而魁梧不類

凡兒六歲失母春谷公繼吳孺人母之少治舉子業

數詢于有司仍習爲醫而神獨警悟奕奕出祖父上

所按治輒効有孝廉子以雷驚病悸不卽寢諸醫其

知所爲公至曰是心血佚也灌以乳扶之立甦朱氏

兒暴病時時作馬鳴諸醫亦莫知所爲公偵其家有

馬曰是必入廐中馬毒者也投匕亦立起其術奇中

多類此所全活人不可勝計然未嘗責報遇貧兒病

爲

卷之十一

四

竟予之藥傾郡國人爭相迎致以爲秦越人復出薦

紳先生咸禮重之以是餽貽之入事春谷公與繼母

吳甘鮮輕溫之奉俱極驩而繼所出一弟二女弟推

解與共稍長爲治婚嫁甚具不以隔膜視也居頃之

春谷公繼母吳相繼下世公哀泣襄事戚易備至而

弟與女弟亦皆先卒公痛甚爲之厚其殯歛而撫其

子女如已出蓋孝友篤摯其天性也又好義施能緩

急人某某者娶無資告公公傾橐以應不給又爲之

轉貸三從子資公百緡逐什一之策及折閱則坐舊

所貸於人者半以償已而化爲烏有公置不問凡負公者度不能償即焚其券可千金以是閭里人誦公義無窮有不平得公片言即釋有隱惡公隱論之其人即愧悔不復作喜賓客與飲必盡歡乃已而性方嚴不爲非禮所動尤不可亂以色年踰壯未有子元配吳孺人以四廢進亦不立子而孺人晚乃舉二子則以所置廢送之家聽其所歸二子稍長負才穎公命之治舉子業所親謂公曰儒効遲孰與醫捷曷兩分之公感其言而終以儒者之道所及宏遠不與易

富林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五

于是二子咸奮勵於學能文章後先補博士弟子員試於闈科第可拾芥人言公長者厚樹德固宜食子之報然亦吳孺人成之孺人吳名族清偉公女也母潘夢彩雲夾日墜於懷而生以爲異徵不輕字人知公之魁梧非常遂許諾年十六于歸解家婦性淑順執婦道而通於大體一切視公所爲朝夕勞苦公伺服食起處無後時其小者于舅春谷公繼姑吳孺人自生事至死喪無所不罄力視公孝也與叔奴偕羅愛無間三女姑處則爲治女紅嫁則出囊中治裝煖

而痛憐之撫其子女視公友也凡公所施予輒從中慫恿之惟恐不當其厄視公義也公艱于嗣然年未四十卽進以四廢尤婦人所難而天竟祚孺人有其二子公津津期爲儒則孺人佐脩脯討而訓之嚴于公壬辰公以天年終二子過毀則飲泣論之曰而毀而名無成與生而成名孰孝乎二子寤稍稍損哀奮勵如初文日益有聲孺人以也孺人後公八年般臨般諸子婦跪請後言徐曰惟願和氣長在家庭和之爲訓孺人所以內佐長公啓後人而恢徐氏之業者

富林集 卷之十一 四十六

弘矣公得年七十有五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二子長文虹郡諸生文龍邑諸生入北雍所謂科第可芥拾者也而孫男四人振振起詳汪民部胡比部狀中文龍爲余門人數過從是以得具論云

寓生曰人亦有言活千人者子孫必侯徐長公醫名冠當世所全活詎惟千人哉而躬孝義之行開于儒術孺人綱德耦年和氣致祥無成而代有終二子蔚起文學飄飄乎有凌雲之氣太史公所傳盧扁第以方技顯耳公垂裕遠矣

卷之十一 終

封中翰見洲黃公傳

公諱勳字克敏思父東洲翁不置自號見洲云其先江夏人東晉時有元集者爲新安守政淳民和遂畱歙之黃墩後子孫蕃衍或在祁或在休而在休者又有五城溪口龍灣之別新安之黃公慮數千人而龍灣最著可得而譜始祖曰太紹太紹生徵君仲濟三徵不起潛修孝行五傳至真璽真璽生金東洲翁也東洲翁娶商山吳氏實生二子伯曰勉東洲翁客歙於嘉凶問至公隨母號踊不休時年八齡其至性已

雲林集

卷之十一

四七

然矣稍長愛博士家言露頭角而王父老母寡急生計遂棄其所學而從兄游吳越間專心計然策時年十有四公知人善任使人亦樂爲之用不三十年貴用大阜公雖遊於賈人而至性天植其居恒娛養或身遠而繫心寡母靡不自竭然要之厥生之際其至德乃益見一夕家人弗戒于火公所寢處與母隔公驚夢躍起奔其母母體肥重又戀索中裝不遽去公叩頭哀請強曳置背上突烟而出回顧櫺檻烈烈盡圯當是時公頭焦額爛鎔錫激射膠衣燦若披鎧使

公怯疾不赴與灰母何異卽赴矣少逡巡不勇決母子適益之膏耳烏覩必出者乎當是時龍灣黃氏子赴火出母一日而傳萬口新安之黃人人以爲榮後又數十年母乃殂落公哀毀骨立時祭必慟哭讀祝烏烏不成句其終身之慕又如此公念王父母父母四喪未舉究心形家盡獲吉壤一日慨然曰吾祖吾父唯以後事付後人故久不克葬吾哀痛在心目人生會須歿盍訪吾真宅乃去家二里許預築生藏而構亭左右日與宗老故人曳杖逍遙飲奕其間曰吾聞昔人置酒殯中呼朋樂飲曰寧暫遊此中耶吾取之已而宗老卒葬公生藏右山之麓公礎石題欄柯處曰儻魂魄有知以志吾二老人奕此甚歡生歿不忘也公既事兄如父及母沒生齒益繁始分居異財爭相讓於是兄弟各構堂三楹榜曰立愛立敬以見其意白頭無間言今上三十年覃恩公以子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龍章赫然天語嚴重有以父事兄出母于火之句蓋公之孝弟自鄉國聞朝廷如此公喜曰吾幼孤不得遂志于學問教子不獲大就今

雲林集

卷之十一

四八

年七十三幸沐天恩被綸綍旦暮見先人地下無憾矣又諭諸孫曰讀書須苦志吾家以仁孝相傳儻博一第以大吾門者老人不更慰乎以故諸孫各自勵相率遊頴宮辟雍者若干人駸駸起家矣公配吳氏側室沈氏俱贈孺人又芮氏子四人道明道章道充道貫唯仲以太學生蚤世餘俱得官道明光祿寺署丞道充文華殿中書舍人道貫武英殿中書舍人公享年八十六登山嘯詠未嘗有龍鍾態忽病瘳于姪孫曾輩數十人繞膝問所苦曰無苦幢節羽葆導我耳又張目徐言曰吾眼前五世和氣所致汝等勗之遂瞑時萬曆乙卯十二月十八日也公性磊落慷慨抗直不能容人過至寒素在已下者則折節事之生平談言解紛杯酒釋憾者不可悉數蓋公德感有素而剛腸直道又有以奪之也公輕財好施周人之急每誕日必以數百金散宗戚之貧者公又博古善鑑別畜古器法書名畫甚富性不善飲而客至必引滿相辭不稍解末年又喜禪學洞達經典殆夙因也予猶記往年遊黃山黃山之人爲予述公事甚悉儀刑

書本集

卷之一

四九

且久而公之孫增沐學生吳芝又予通家兄弟子侍公子光祿君所撰次來乞傳遂不克辭竊以爲公之膺寵錫躋眉壽多子孫之祥皆孝弟所召輒詳著於篇以俟後世之君子若夫橋梁道路之工不足以爲公義仁祠講院之構不足以爲公功鄉飲必賓鄉約必長不足以爲公重官府之褒嘉薦紳之頌禱姻婭之貴盛不足以爲公榮此皆他人之山岳而在公則爲毫末不具論論其大者

書本集

卷之一

五

寓生曰當黃公入烈燭負母時固自矢必出母亦自必必歟豈料不灰而八九十也哉豈料子孫振振鸞臺鳳閣之階恩榮十有六年也哉正唯不料故誠至而動自天佑之富壽多男齒德而爵爲善之報不虛矣

寓林集卷之十一

終

寓林集卷之十二

傳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莫山人傳

山人名叔明字公遠小字劉郎長洲人少貧家於學宮稱小師即好歌詠爲詩不絕吟嘗游古寺題五言其壁佳絕吳郡太守金公濟南人故爲諸生時見之喜懷莫生姓字不忘已爲太守嚴重所過皆辟除而山人寄居市廛所暴醫詭犯太守行車命收之見山

寓林集

卷之十二

人姓字驚起曰非故某寺中題五言壁間者耶遂見客爲治垣屋解衣束薪給之山人不能辭亦絕無所干請太守舉郡高才生有行者以山人聞督學使者下檄補諸生山人性喜危節澹詞不耐爲諸生遂謝去已與余鄉周通政與叔馬納言松里輩相善移家武林北郭外佃故廢社址構一椽居焉所居多脩竹茂樹詩翰四壁皆當世名人四方縉紳先生聞山人名爲式其廬門巷湫隘至下車徒步入山人亦多客游所歷覽匡廬泰山三湘七澤諸名勝皆有詩成編

諸王孫貴人期一當山人許可不屑也山人詩務蒼簡上欲據建安下不失韋陶以骨幹勝然韻小窘不能爲放歌曼聲後生才者多易之山人於座中高自標譽傲然物表諸長老夙望如王司寇元美汪司馬伯玉獨見信重曰莫山人詩之幽燕老將也年七十餘從王司寇乞生志曰歟即葬我武林敝廬中後十三年山人歿山人故骯髒不諧俗及老病故所交游皆闕疏不見昵或先山人歿而予遂入室稱小友友人茅薦卿侍御重其誼歲遺山人粟山人亦不屑辭去歿之前三月過余欷歔泣爲別與之酒微酣慷慨嘯曰歸矣予何恨攜所乞司寇志若銘授余曰歟願與俱埋我庶幾從揚王孫地下有子穎已遠去即歸勿易遁公治命也頃之據小石危坐竹林下水漿不入口旬日求速化去不得輒就枕余適過跡之山人猶喁喁吟七言絕一音聲低微不可辯隱隱從枕上落遂瞑山人生平澹蕩無橫眉態獨語及其先墳墓及故吳門守金公國士之感涕淫淫千行下莫能禁也山人談論有亮節琅琅可聽骨相癯峻生而隆準

寓林集

卷之十二

晚年又自稱大鼻老子其詳見司寇志中

馬生傳

生諱天開字某別號雲崑錢塘人生而昂藏深目隆準敏穎好讀書十行俱下不屑爲堅儒倜儻任俠其天性也少好武精騎射學劍習孫吳書已從先處士鶴洲先生受易已徙治詩爲郡諸生目不可一世冠不注衣大袖青布單衣行里中里中人目爲狂生會潮陽石洲林公督學吾浙豪負才詩文書法自號三絕諸生以敢以詞翰進是時王元美先生才名初橫

寓本集

卷之一二

三

與林公往還貽秋夢詩二首索荅林公亦得二首意未暢適按部三學諸儒生旅而進者溢千人林公舉以相訊誰能如此題成詩者語未竟生從衆中躍出應聲曰生天開假三日可得百晉報林公且喜且愕曰狂哉是生誕也越三日詩成果得百篇以進其詞瑋富瀏爽在唐宋音之間生又解書法繕寫精好林公爲驚起把臂入揖曰異哉吾幾當吾世失之于是相狎好如平生授簡問奇字雄談快飲以爲常他青衫側目不敢望林公既以才自喜所得才士奇古文

輒標置異等相獎進士灑然爲之一變亦好以奇發難撮書經意爲題如春秋合題體庸士輒苦之又好外得才士文輒相對睨而飲俗議藉甚而公不問生扼腕嘆曰公國士遇我奈何衆人報之而忍嘈嘈者爲于是列其事爲書數千言上林公多切直不諱林公霍然起持馬生手入坐曰微生吾安從得此言爾竟日驩飲罷聞者兩高之會忌林公才者欲中以事而生亦豪縱不密所上書多外泄給事某于是毛舉林公割裂經傳爲題破壞大雅昵男寵不可爲師表

寓林集

卷之一二

四

大都本生諫書語也林公罷督學歸初無所銜生臺使者及諸林公意氣交遯事追往以爲非生書不至此遂同聲銜生入骨御史某乃發檄索馬生急欲置之理生喟然曰嗟乎吾乃以忠信得臯爲刀筆吏所侮顧獨不念林公國士我意哉吾聞之也大杖則走毋傷林公心乃流道湖山間夜行晝伏一夕行湖畔逢一人持屠刀從戶竄入且進且卻如是者三生以爲賊厲聲呼之是人搖手捧刀長跼泣謝曰吾非賊今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髮怒

皆裂不能已已生慨然曰果爾爲汝除此左手持其刀以右手闔戶入兩人方酣臥竟斬其頭付是人肩而去問姓不荅生匿山澤月餘而直指怒稍解第行學除狂生名生曰安事詩書吾家老伏波非耶而踞踏歔下乎于是仗劍拔弓矢奮身走燕趙爲戚大將軍上客雅歌投壺多所擘畫帳下兒莫得而開焉會遼左開武科生談笑應之得雋第一人人爭睨生如市以何上公車報罷再試再得雋亦復罷是時戚大將軍沒而李大將軍成梁有威名公卿皆倒屣

寓林集

卷之十二

五

下之結納天下賓客有田竇之風延生入幕尊禮之授以官不應會大將軍譙集生仍冠仄注錯席公卿間坐客或呬辟囁嚅爲謹生傲睨如常語語輒稱大將軍無遜大將軍色不憚生起坐上曰吾聞大將軍位諸侯王上李公豈少我哉不聞大將軍以揖客重耶諸公卿半是生言半不應大將軍意稍解而實不能其亢爽氣推送其子左將軍某幕中左將軍謬爲敬不敢以鴈行進盡日賦詩飲酒無虛夕亦欲強官之生昂不就嘆曰丈夫子而屈首下介胄拜哉于是

大將軍遣總戎符一通請發太僕金數萬金命行邊餉軍士生依然冠仄注出長安門乃弁而行至則百千夫長率諸軍士例有餉遺可千金生攢眉曰生家故健兒方爲書生時爲債師所吮血吸骨髓幾盡而復吮人耶悉麾去不納諸軍士皆羅拜獨所貯麋糧士馬及諸幕生才餉遺者可數百金買胡姬二人製統綺錦繡衣且醉且歌以歸駐長安門外依然冠仄注擁姬躍馬而入悉以所受符節弁帶納大將軍所不拜公卿咸高之顧人多忌生才卽數見推轂不究

寓林集

卷之十二

六

于用生不能無南冠故鄉之想乃以所買二胡姬立贈客悉挈諸統綺易金錢爲客裝還家而生老矣鬚眉如霜而頭顱骯髒不減昔時里中人復相聚揄揄此老狂生歸休乎而生浩然不屑也會郡邑令召諸儒生試生亦挾策皓鬚眉往士無識不識皆嫵笑之令亦錯訝問先輩從何方來而戀戀一青衿如是生慷慨歷階上張目語曰六十老人學劍學書犯尚書座作大將軍揖客令少自屈折仰鼻息孔道此時爵通侯佩金印如斗尚從明府前與少年爭技哉吾所

就此凡以魏天下武人奴虜而得功名者且夫六十對策九十鷹揚者何人明府老我耶令語塞笑而收之試以三義俱蒼鬱有古幹置高等薦於二千石亦列之高等而學使者不能賞生太息曰兒輩皮相耳尋常溝瀆烏足容吞舟之魚於是復解衣入質庫爲貴肩行李走長安中故所交公卿貴人多浮沈獨焦太史竑在翰苑江中丞鐸備兵易水與生善生下帷發憤爲文辭不讓諸少年冀一得當待詔金馬門以展生平磊砢之氣步履趨迅亦不減諸少年亾何病

書本集

卷之十二

七

作不可起呼兒子撫牀語曰丈夫生不人玉堂歟嘗從玉皇案前掌書不亦作來生黑頭公耳決不向介冑子仰鼻息乞升斗活也語畢而逝年六十九所著自秋夢集而外有詩易武經解唾壺篇若干卷藏於家子某以遼左功授百戶有父風

寓庸子曰馬生譚說詩書輟鈴家言白首不厭所歷吳楚燕蘭列侯將相間不少自抑降就功名文心俠骨斯已壯已彼其盛氣荆卿田先生之流也令垂老遇主公孫子丞相封侯何足讓焉有其一亦足以擅

千秋而竟客歎悲夫

高先生傳

高先生者攜李人諱某字某號文江隆準美鬚髯紫頰丹唇皓齒以文學處閭閻間恬如也衣冠棣棣爲德不厭世以是稱文江先生長者先生少孤則父事其伯兄半江公半江公籍博士名春秋家先生從之受春秋半江公嚴課稅策難一不愜必譙讓先生長踞奉教斤斤如也居數年半江公歿先生哭之哀半江公當疾篤時則以配與弱女屬先生曰累汝先生

書本集

卷之十二

八

涕泣唯唯于是母事嫂而誠細君宐姑事夫婦兩人日伺其食甘羹蕭葶燥濕至垂白不倦所女弱女絕憐愛之猶女家爲壻館而壻又蚤夭女自是廩于先生家終身蓋不忍亾半江公也先生既脩左氏之業不能操刀錐半江公見背年又少而里中猾遂曹起狎先生爲搆役于縣官貯可百金役竣人告先生是某子甲作祟先生謝弗問猾聞之大慚肉袒謝其大度如此嘗以役事偕友人之武林友人貧不檢乃陰祛其篋中金窮日夜歸先生私念友實急也我不能

振爲此忍暴之乎終身杜口不復言戊子饑斗米貴可三百錢有侍子伺先生出爲盜困中粟幾盡先生微得之侍子面發赤惶恐走匿先生好謂之是或有鼠雀耗卒不問島夷之難郭外廬舍大半入焚劫城中一室千緡諸故人親昵扶老將幼踉蹌走先生家先主亟爲虛中堂延入之且置大釜朝饗夕飧累累聚百指各厭其意如歸先生無幾微見顏色有所貽悉却不受曰我豈貴之人哉先生大都寬仁坦夷好爲德范元琰張士簡之流也先生既好爲德周旋諸

齊本集

卷之二十三

九

親友歲時伏臘禮必居膳又抱寒素業不妄取人人憂先生將無急貧而先生性簡樸無少年統綺蹴踘之好務爲節齋所居環堵凝塵滿室人或謂先生稍新之先生笑謝曰此寄耳且不親東西鄰某者皆雕楹文檻之門也滄桑凡幾易而吾獨以一榻存而務侈者乎以是先生恒蕭然嘯詠內暢于懷性好飲飲可至斗許其以屬客亦須酩酊乃休諸故人好會不得先生往亦不驩聞人過輒掩耳走所推轂名賢士大夫津津不已與項叅議最善喜手談與叅議壘相

對兩家時時過從閉閣下鍵子聲丁丁聞戶外項叅議者世所稱少溪先生長者也叅議謝官高隱以先生老友與俱又有子永仁起博士有聲能百方爲驩娛先生先生遂慨然棄青衿去日與諸故人長老飲酒奕棋爲事方先生七十春秋永仁怏怏嘆雖伏無可展則悉徵諸郡邑名公詞人詩文前起爲壽先生顧而樂之慨然曰是何必食五鼎佩黃金肘後稱千秋百歲哉而永仁今且成進士司理黃州先生衍衍何極矣

齊本集

卷之二十三

十

黃子曰世稱鍾季明人位不足天爵有餘以當高先生爲德不厭稱長者豈不然哉又况其兼之者乎所式穀司理君焉可量矣項叅議者有子庭堅備兵雲中負時名與永仁亦稱莫逆云太史公之傳萬石君家有以耳

凌元禮傳

錢塘凌氏有張太安人爲贈承德公節婦老被旌而生建昌守立立舉丈夫子四長登名國子學錄仲登瀛以禮科給事中蚤世叔登第太學生俱以文學氣

意高十時而登嘉字元禮者則建昌公官比部時恭人舉於京邸其季也元禮白晳丹脣美威儀而性端謹不狎自爲兒時不好弄或拜跪庭下爲娛卽獄獄如巨人旣就外傳晝出誦詩讀書暮入室起居三尊人進止不失尺寸所依必朱恭人恭人督閫以內雜治米鹽瑣屑如勞而元禮手一編錯坐其間吟誦自若迨垂髫而受易于姚江明齋先生子因得與元禮同席結筆研之好子時媿多浮心溢氣而元禮旣就伊吾討義先歸丙夜不輟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寓林集

卷之十二

十一

永冠督學使者滕公有人倫鑒拔元禮爲郡博士弟子每見必稱凌生佳士非止少年秘文之雋而嗣滕公來者如晉川劉公紫溪蘇公晴原李公皆當代宗匠每試輒高等于是元禮之聲日起遠近方聞卓行之士咸樂昵元禮爲歡而元禮益自淬礪脩文貯學無虛晷非經術經世之書不觀非先民之軌不師非微詞奧理不發一切綺語奇服爲當世後生所鑒附元禮心薄之夾成元禮亦雅自負琅琅成誦有金石之聲當世亦咸推遜元禮以爲不及冷力田而達

年奮鴻漸之翮模楷天下何難而奈何有天厄自丙子而丁酉數以雋入比數見細元禮遂悒悒不自得而其好學湛思日益甚以此得內損疾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二嗟乎痛哉元禮天性孝友于三尊人生順歿哀無移慕以予所覩父子兄弟之間雍雍穆穆秩如也其褻身矜重左繩右規不妄交游而內實無城府卽褒然稱名士乎未嘗一輕錯趾於郡邑大夫之庭學使者李公高其行檄旌之元禮謝不受曰士以行市賞謂士哉若嘗閉戶滌覽訓諸子弟不爲廣

寓林集

卷之十二

十二

侈而爲諸門人所強講業三衢之定陽道尊而說行有西河之風所著有管子治略塔山譚易沁雪草玄豹齋制義行于世他未竟之書不具論嗟乎令元禮進而行其道卽退而假之天年以究其所至何可量也元禮有二嗣曰嗣憲嗣熙嗣慈彬彬有父風而憲爲邑諸生

黃生曰予以公車之役別元禮去入淮陽得丁酉賢書展之無元禮姓氏爲歎歎太息者累日而猶謂有元禮不患無功名何而元禮訃至京師矣子與其

長公元季相齋鳴咽淚淫淫下不止寧詎爲元禮哭也者續文瀝行如此而中道絕天之報施善士何堪哉然世才士負傷偃蹇或牖下者不可勝數士大夫闕元禮殷獨爲之嘆息其所以爲元禮可知也蔡中郎謂生平作墓文多媿色而獨無媿于有道之碑于不文而傳元禮者或似之矣

王孝廉傳

王思默孝廉以貧勉就長興廣文未之官而困頓病以歿故仍孝廉稱也孝廉王姓諱道得字思默先世

富林集

卷之十二

十三

欄李人大父守泉公徙而武林父小橋公某舉三子思默其長也生而敦龐僕質無辨言自幼摩礪舉子業卽疏理循格不爲華誕語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邁等絕類辛卯李梅雨先生典吾浙試所收必精切雅馴之士浮薄者落而思默遂薦于鄉余亦附鵲起人謂思默逢年不難掇一第數奇七上公車俱報罷思默自爲孝廉恥有求于人卽有欲語亦訥訥不出無以富縱橫閉戶自守泊如也以是人多稱思默長者然無能爲助貧固富耳又不以貧故薄俗人倫事外

富林集

卷之十二

十四

橋公最歡居母張孺人喪不減海冲事繼母范如事所生束縛之入罄以供啜菽不以累諸弟而先世遺產又俱攜讓無所取二十年寒儉一日其爲孝廉無異其爲諸生也自小橋公母范相繼逝殫力大事食乃日甚思默益無意世事晚而皈依雲棲師脩梵業余嘗逢思默山寺從緇衲頂禮焚誦及飯蔬噉菜津津若素每向人嘆服而所知謂思默未展世用強之北征思默謝出無車復贖金勸駕思默不得已驅車北謁選人得署吳長興諭冀以首蓐代耕而疾作矣同年吳仁仲輩爲之資行李輿而歸顧已不可起得年若干嗟乎天固不可知令思默猶是諸生牖下無出入風露之勞尚可以老日月又使其壹意學道堅雲棲之棲蟬蛻一切而游於寂寞其於生歿之際當何如哉如此而歿是稱孝廉者也寓生曰貧者士之常而貧固能重士者仲山戢身於新野史雲伸眉于萊蕪卽思默居官下不屑不潔其何救于貧哉歸而一丘稱貧孝廉以終賢于五鼎食遠矣

黃徵君傳

黃徵君者雒城聚川黃公故嘗爲閩清令賦歸來者也公名可教字某父閩峰公娶于陳而生公仲也公生有俊性閩峰公絕憐愛之母陳孺人閑靜通經史三歲口授公唐詩卽成誦八歲卽能解講經書義里人神童目之年十一卽遊膠序膠人爲咋舌避此見是徐孺終軍者流非久當冲舉去公亦雅自負初試浙不第公變產爲國子生發憤下帷一切戶外事勿問謂可芥拾一第不偶而會閩峰公中年遭家難族

寄林集

卷之一

一五

西粵粵去吳萬里許音問僅歲一通公泫然泣下向母氏曰男兒讀父書不成名無以大復仇之義父越在萬里外而兒安然飽妻孥戶牖下稱人哉東裝趨行間關山箐林莽間病幾瘵抵賓州與閩峰公會而悲喜可知也自手一編不釋往來萬里以爲常經歲餘乃歸凡七試南闈七不利三上公車三報罷名在乙榜公慨然嘆曰命也夫白頭在堂祿養之謂何從選人授閩清令是時閩峰公已八十春秋公強與俱閩峰公弗許曰兒以吾視在西越時悲愉何若而僕

寄林集

卷之一

一六

僕老人山海間爲公泣辭去旣至縣屬意清白下教去文網與民更始閩清人積習爭輒食斷腸草以相屠公百方開諭之數月風革次年清人饑公設法糴賑寬逋輕徭以問金矢入卽官俸亦悉捐以活民四境爲之恬然不三年政成當事者以循良特聞將移治惠安而閩峰公訃聞公哭泣蓬跣奔不知有他行李蕭然閩清人相與號曰公哭失灰父而我等乃失生父也乃相聚尸祝公至今勿絕服閩政起赴選人而公長公子郊舉戊子鄉薦公輟然曰吾有子矣人若不知足此苦雪間何減箕山潁水而垂老風塵吏耶遂慨焉有終焉之志甲辰長公成進士授息令歸而迎養公公曰兒視我令閩清何狀我視汝大父可以爲子吾願畢矣公何長公隨以循良聲畱部已拜司寇郎而公訃音聞矣長公之哭泣踈而奔也猶公之奔閩峰公也公孝友自天性方閩峰公失元配陳孺人繼娶吳而公事如所生母吳亦視如所生與大交敦悅道義吐內誠惻無少長咸有恩紀歟之日俱痛悼悲傷之公得年七十有二次子于闕俊頴能文

章後長公而起者子門人也是以得具論云
寓庸生曰平津子垂老而得功名不難曲學媚人公
七射策三上公車僅得一令卓乎施喪壘之聲志業
未竟而以比部君貴慨然賦歸來乎苦雪之間三徑
未荒五柳可植昔有彭澤今爲聚川以稱徵君豈虛
也哉至萬里急父難事繼母如所生仰視曾閔何汗
此焉

汪存硯封翁傳

汪太公者歙人也字仁先號存硯以子貴稱封翁云

附本系

卷之二

一

汪爲郡右族姓源于周魯盛于晉唐不具述至處士
宗公始遷潁川里名叢睦以郡主賜坊稱叢睦坊郡
馬公秉西山之節而歿省元公高粟里之操而稱友
陶八傳至硯丘公即公父也夢瞻然峩冠者導三貴
人至寢門而公生以爲貴徵命曰可託髻而岐嶷秀
出群弟父鏡意引翼俾其蚤成方舞象而硯丘公見
倍志學之年遂謝儒業從伯兄服賈公善心計明萬
貨之情與伯兄分路揚鑣家日益起內外皆倚辦母
閔孺人貞而莊嗃嗃居庭似難乎爲下獨公得其性

心嘗服斑爛從胡姬歌舞爲壽以方老萊母雖莊時
爲解頤母病垂殆刀圭者袖手公密剖股和藥以進
母賴以瘥及仲兄可忠與計偕公自念少年謝明經
遊于賈人先志謂何遂不問家人產日以督四子學
爲事人各一經經各一師于是仲元功季有功次第
成進士始盱衡矣尋被恩命閭里驚視以軒冕爲榮
而翁自視以不得推致父母爲恨泣數行下也仲季
爲令江楚間交迎之邸舍不就惟時時廉得其治狀
以爲喜不難移橐中養老者爲之養廉公何以治行
高徵仲故在拾遺補闕之選逢整者抑爲地官郎
出守吉州季晉南御史臺公卷卷以憂國奉公爲最
母分念老人故守吉者甫三月有惠政御史諤諤上
封事忠讜聞于朝野公之教也公每言孝弟爲人之
本忠義廉惠從此出不孝弟不可以爲人故友于兩
兄白晉無間有古分甘易衣之風而以次務義施無
勑色宗黨有女誤落風塵中者贖嫁之姻黨有女爲
人婢者贖歸鞠如已女隣人宋氏有配其業而誣其
篡者爲扶植之海陽族人爲豪橫者誣爲奴爲賂洗

附本系

卷之二

一

之歲凶路有棄子出糶使收乳之遇邊路給糶使瘞之偶拾遺金于路俟失者歸之治道塗以利行旅建公塾以興士類郡邑誦義無窮而自奉清素如昨環堵故居不增一椽晏如也公形質清癯昂昂若雞群之鶴神情爽爽飲人以和逢好友良朋花晨月夕浮白歡歌丙夜不休無形骸之閤而獨伉直尚義不阿所好相見陳說道義討先民故實質以當世之務辯論稍僻卽拂衣去鄉有曲直多所質成至有兩造不能平而平于公者語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王君所

雷林集

卷之二

二十九

短公爲世所重亦如此生平強無疾中秋之夕與宗族知已連宵醉月下先一日覺少異閉目而坐忽索曆視之日期至矣凌晨遂瞑無散亂無痛楚嗚呼翁豈常人也哉時年八十四

黃生曰往余爲黃山白嶽遊訪公仲子長康于家拜公堂下見公僂僂乎有乘雲御風之氣公穎悟過人料與公善敗多奇中于百家衆技無所不窺而獨精于形家治先世塚皆自定宅厝然而出三公致天子問知有在也地以人勝自昔士族之盛號通德甲衣

冠者無如頴川荀陳八龍二難千秋豔稱公家亦退自頴川豈苟然哉仲季與余稱石交肝膽才略不多讓古人數名方來翁亦謬許余鴈行進余慚負公知然不敢謂不知公也

馬山人傳

山人諱然字子德其先以從軍籍金華有保公者得秦越人之術顯名錢唐因家焉凡八世世以醫顯山人少故穎異謂醫特一方業不足擅肆力儒人書授易于先君年二十不成名因頓足自誓曰夫將相

雷林集

卷之二

三十

有種乎縉紳甲冑在所務之顧獨念家貧無以自活而以身俯仰于世吾窘矣于是以其什之三習先世之業讀岐黃倉扁東垣仲景諸家書治一切五臟百骸之病靡所不効而稍稍饒生計以其什之七舉古兵書百將傳心摩而手畫之顧尤長騎射每閉戶絕客奮然有揮戈躍馬之氣晝則騎射夜則隱几讀兵書而數奇卒無用山人者山人氣愈壯居嘗與予以杯酒往來西湖間酒酣放詡則攘臂裂眦大呼黃生黃生謂予五十老人已焉哉生不能負一矢一石血

汗而戰樹尺寸之業年已至此矣而猶然按方術爲世勞形非夫也予且無子孫念將掛一瓢一劍東西南北而之焉訪異人不死之藥吾願足矣予笑而不應一日忽過予而言曰吾偶從山中遇相者不知其名獨以手點指謂吾身不滿四尺鼻隆然起多堅骨不封侯也而近于異人幾是乎歸而喜令善書者圖之子爲我作傳

黃貞父曰圖以圖形傳以傳志山人故書生翻言兵家事不驗而以醫托其身以混于世晚獨慕異人求

醫林集

卷之一二

三二

不死其述誠幻然其志亦可悲矣親山人圖者不察山人之志而以皮相山人卒亦醫家者流哉

錢翁傳

錢武肅王之二十一世孫曰濂號鳳泉以季子貴稱封公封公配孫空人舉五丈夫子翁其叔子也諱起鰲字震宗別號竹樓仲夢鰲鄉進士爲通許令季士鰲舉進士繇六安守遷比部俱以儒術顯翁與伯雲鰲次冲鰲俱受賈而翁獨爲賈雄抗封公之烈以翼進士君翁生而仁質脩人倫其爲賢雖亦會有天授

自見時不耐受書塾師以獻歲所錄姻黨錢獻爲賈輒操其勝封公夫婦遂不強之書令從賈封公所居負郭南爲楮藪以楮起家值中落自翁弱冠受賈心計乘時而賈輒勝嘉靖乙卯倭奴倖至焚掠我州郡諸楮客虞且俱燼而翁獨伺其間收之寇去諸積楮者挾而扼其乏價涌甚而翁乃推其直曰廉賈三之已耳以是賈人子爭附公封公之業浸起而翁市義不勸有客已售之直矣後從翁索烏有翁輒予之叵何持前直還媿謝翁客有持籌繆饒子翁者翁又推

寓林集

卷之一二

三二

還之曰方客競誦翁長者歸之如家不敢以市心接翁家益隆隆起而翁故不以是自膏潤也蓋藉而脩人倫之樂生事封公與母孫空人極驩封公性絃急易怒翁長跼竟日不解不起封公逝躬拮据大事一切無所委已而以病創阿閭稍容與其間必肖封公像晨昏禮焉兄弟怡怡如也伯子爲王贊十年翁食之必迎以歸與同賈會窘翁輒推橐中分共之及伯逝會暑酷亟移已所歲月制者爲飲之哭盡哀仲季儒者誦生計方爲諸生發憤讀書山中翁輒佐之薪

水曰令吾兄若第爲名士已而起進士後先爲州縣吏翁又佐遷之曰令吾兄若第爲廉吏絕不以非義事相溷也已丑奉宣人之季子六安州六大猾被逮暮令人進金請居間翁唆却之曰若不聞楊公四知乎令吾第知者若斃矣卒勿言其名隨之許詎許令仲子會歲祿官舍四壁立顧仲重德第平居分甘無所恤奈何以爲壽罄牀頭得五十金子之翁悉謝弗受曰焉有肱廉吏餽爲吏而且兄者乎僅受其什之一歸許令無子爲捐百金置一婢遺之繼以疾歿

附錄集 卷之二 三

掛冠歸處無可老則又慨然貽書慰藉曰第薄田微廬無恙可其也顧已心動則趣其子兆元兼程往往且逝矣元故佩仲父訓又體翁意爲哭泣扶視還許令俸餘及諸當途佐令喪者若干緡翁悉令償仲曩所私貸諸親朋而以其羨嗣次公冲釐子京爲仲後曰母負貸者而辱吾兄母負吾兄而斬吾兄祀嗟乎可謂第矣兆元負才雋甲午春翁趣之北行遊成均交天下知名士風氣日上遂獲偶而翁喜可知也兆元文弱又饒刻誦習故善病也未幾卒車以病歸

出亦若心動翁遂起歸歸三日諸親朋具牛酒兢起爲翁賀翁喜輒淋漓呼大觥竟醉亦病矣翁壯時雄于賈與客交驩每被酒病脾已又病下血凡十四年及是而劇遂不起得年五十八悲夫聞翁常病瘡危夢異人授以藥醒而遇方士袁如夢中人問所生年月日盡與翁同出禁方授之立起翁歲時爲俎豆不絕翁信非常人悲夫奈何其竟夢也翁大都富而勤行義以論推恩三族爲子弟庠序羔鴈成行卽以所脫會稽叟子于獄與釋盜金者贖誣于盜者所緩急救解若而人不勝德皆藉口不言翁殆賈而士行者哉翁不灰矣

附錄集 卷之二 三

黃生曰余蓋讀錢季子狀而穆然嗟嘆者久之世俗流失兄弟閱于庸不足道亦有貌友于名謬爲謹而衷無異市人如翁所處伯仲季卽古推居共被之風何讓焉語有之第五何必減驃騎以翁義問耶仲季豈不然耶翁子孝廉骨立有氣決而嫺文辭所云儻術顯者固未可量天道也

陸生烏程人少時荷鋤秉耒作田間兒狀意所不可輒棄鋤鍤去手一編伊吾不絕口儕類笑之陸生喟然曰夫古之倚牛角而歌者非人乎竟棄去田間業坐環堵之室時時手一編伊吾亦復弄三寸管意若有會繇是盡取古法書以不類肖而神摹之三年而揣摩成士大夫屏几間爭交構陸生挾片紙爲重而陸生意又似有所不屑也生平不善媚人鬚眉目睫磊磊浮木彊之氣獨吾黨意中事會緩急輒不言而辦居嘗拊髀太息曰士爲知己者歟耳家貧不快

寄本集

卷之十二

二十五

意結客實慕古平原孟嘗君之爲人謂生不得五鼎食卽著犢鼻褌貰酒長安中一當海以內賢豪長者足矣顧實不能酒強之飲一再杯卽頽然止又善啞笑當狂論橫發時遇微中口輒吃吃動有氣而無韻一座爲之絕倒余每笑謂座間客此政可當陸平原旗鼓耳生貧僅可事母而無以爲家又恥因人熱於是以前筆墨爲寄而好讀古素問難經岐軒東垣家書慕方以外事時年三十五

寓生曰陸生身不滿五尺起田間手一編精古法書

杜太宜人傳

知名而中復留意秦越人言可謂善徙然其意遠矣杜太宜人者民嘗杜以興母也姓孫氏生而莊靜且慧稱閨中之秀垂髫卽不窺室外女紅巧絕書史一過目輒不忘父母絕憐愛之擇壻得奉政君旣歸罹舅氏變太宜人以新婦哭盡哀佐奉政公襄大事如禮家故貧至是益拓落姑曹與祖姑李俱老賴太宜人攻苦以給每食脫簪珥具甘膳上膳而躬麤糲不厭以何兩姑先後病床褥太宜人昏旦侍側浣溺廁

寄本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踰無難色兩姑臨歿皆相目以謝謂必有後蓋賢之也奉政公以哀傷其母成危疾太宜人虔禱勿獲遂卒時民部兄弟藐然孤也太宜人撫而大慟曰數年中哭吾舅再哭吾姑今哭而父血淚竭矣何生爲絕水漿不入將殉奉政君地下嫂氏及外母防之得不灰會有侮孤弱語侵太宜人者太宜人勿問第發奉政君遺書提誨民部輩且曰吾而未以汝輩在慰以者耳吾不忍二三子轉溝壑卽無轉于壑而少所自樹於世等以耳於是民部輩益發憤下帷太宜人

佐篝燈焚燄卽風雨淒其與呬嗟聲相雜出戶聞者
悲之民部君尋廩食學官壬辰選貢遊成均甲午應
郡舉戊戌第進士以需選人假差還里中時兩仲子
皆籍甚諸生長孫亦青其矜矣乃偕二仲諸孫稱觴
上壽太宜人泣然泣下曰吾生而慰疚者以二三子
今日也使我獨見二三子今日也且二三子易至今
日耶相對欷歔罷未幾太宜人以民部貴膺翟冠諸
子或進新服輒斥不御曰吾素寒儉不願以此累汝
其簡約類此然姻黨族戚以婚喪告急不周之民
部迎養上谷署中或稍備脩隨以過分誠之居恒
謂民部曰吾幸爾等俱成立有辭地下儻一夕奄逝
不呻吟牀第足矣民部爲之怛怛心動果遂病隨呼
民部屬以所鞠母舅氏遯孤謂孫氏一綫幸善撫之
他日一語越五日卒于官舍嗟乎讀民部所爲太宜人
行略竊嘆太宜人之以有以母也方奉政君歿太宜人
以荼苦之身拮据食指不暇而授諸孤以讀卒底於
成長君方起當世之譽仲季諸孫翩翩鳳舉未已也
力田逢年曩兩姑所臨歿顧太宜人前後持券豈

幸也哉太宜人勤儉秉則長君奉之唯謹廉吏之母
謹氏爲足述爾洵難哉太宜人真不亡矣

丁母沈孺人傳

沈孺人者奉新令梅汀丁公元配也昔在庚辰余過
漳水與公兄弟同研席則已聞孺人賢逮庚子余季
女歸公叔子汝驤日夕事孺人賢益稔而今孺人往
矣公手自次其懿行屬余傳言質而覈有足傳者孺
人沈氏吾邑望族父霞川公仝州刺史母錢氏中丞
某公孫女也梅汀公少孺人四歲尊人念石公與刺
史善遂媒而匹之方孺人髫時霞川公遠宦蜀母錢
忽見背孺人一處子哀毀如成人迨于歸僅僅以母
氏遺爲裝遣孺人勿問也其至性有過人者事念石
公與姑邵孺人最孝謹勤渠帥家人甚閑得兩尊人
驩心未幾念石公爲長垣廣文卒於官梅汀公跪而
奔孺人日依依姑側相慰解襄大事丁丑刺史公復
捐館舍兩子吳吾公方上公車至川公亦卒業南成
均未歸獨孺人匍匐往身經紀其喪如禮人嘖嘖稱
生女何必生男子諒哉是秋邵孺人復病脾甚孺人

晝夜侍藥梳不効則籲天請以身贖竟不効爾謂之
夕執孺人手曰它日願爾婦事若如若事我吾報若
矣其孝感如此梅汀公少清嚴攻苦舉子業孺人篝
燈相向佐之讀而家內外事無纖鉅悉倚辦不以爲
煩壬午梅汀舉於鄉孺人稍稍解頤而兒女婚嫁堂
構經營種種繼至孺人從中拮据無寧歲不告勞也
梅汀公復數奇困頓公車業孺人徐爲解曰人生豈
必卿相得一命展所負足矣于是公勉而謁選人得
江右之會昌後二年改奉新二邑俱囑僻訟簡而民

悍多逋賦公既飲水受事性平易愛人竟歲坐堂上
溫諭無鞭笞聲當事者以拙催科督趣微峻公愀然
不樂曰吾奈何以輟朴易名爵孺人亦領其言贊決
拂衣歸歸而理田園松菊之業菰羹相對陶陶然適
也乃以暇日討諸子而訓督之諸子曰從師友奮于
學戊午叔子汝驥接武舉南都少徵機杼之効餘子
益磨勵以須孺人願益解梅汀公冀與麗眉皓首共
百年食餘福未艾而奈何其先公往也公又稱孺人
性慈好施予以論敦睦姻族恩諸婢僕卽里黨有貧

乏者予無依者孺人身自節膏澣衣糲食歲儲升斗
之蓄相贈遺數十年如一日晚而皈心羅曇氏一切
飯僧禮懺脩刹築庵種種諸善事隨喜而作復時以
與義學置義田爲公言此真閨閣中所不及也孺人
故無疾忽嗒焉長往目光靜注諸環侍而哭者皆失
聲神氣不亂儻所稱吉祥逝者非耶春秋六十有九
丈夫子四人曰汝駟汝驥汝驥汝馮俱才美士而驥
爲余倩余所繇稔知孺人賢者也諸孫振振及子女
婚嫁皆名族詳志中不具論

李節婦傳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寓生曰易稱家人正位乎內无攸遂傳云坤爲母爲
吝書孺人自處子而爲婦爲母皆務孝謹有淑行近
正位無遂之義而明達佐家政植善廣施好行其德
斯已除舊去吝溢美相內矣至決奉新出處之際適
情尊鑪貽謀誦讀尤丈夫所難卽梁孟賓友之恭王
謝雍熙之軌何加焉年幾古稀吉祥善終非倖也余
故詳著之俟紀彤管者采焉

李節婦傳

孔子曰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大

哉聖人之言乎魯公父文伯母所謂季氏之婦不淫者不歿東漢曹世叔之妻通古今著女訓爲彤管宗師亦不歿蔚宗傳列女共十有七人其中歿者五六人而已皇甫規陰瑜妻歿最烈然皆迫于凶頑無恥之徒非歿將不免計無復之耳有如麗不吠而雀鼠無訟何必自經乃見恒五之吉哉寡婦之以節自著者莫著衛共姜然其言不過曰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歿矢靡他而已彼見迫者而猶若是但爲苦辭以論母非必歿也嗟乎如共姜者使不幸而生今世必

書本集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以爲無勇而孔子獨著之六經以垂教萬世若與關雎之貞靜比烈然則聖人之情可見矣此予之所以有取于節婦也節婦者錢塘烏山徐氏女諸生李隆春之妻而余門人李茂孝母也十五而孀越四年而孀節婦故儒家女習聞割耳斷臂之說也必欲歿之葬埋其夫已向穴哀號亟赴水幾歿矣姑救之得出逆解之曰新婦何乃爾新婦欲從吾見甚烈然孰若從吾見母吾見更慰地亦節婦爲感動自是不言歿矣專以孝養舅姑爲未亡人職業已而姑病變腹內

以進姑竟起鄉里爭奇之其夫兄李陽春者水曹郡官也念第天無子而憐節婦孝曰吾弟與節婦不可餒從弟富春有幼子已露頭角空爲嗣是空名茂孝因徧請于族人告于宗祏而立以爲節婦子也

寓生曰夫婦之倫與君臣父子等未聞君父歿而臣子必殉者也臨其穴惻惻其慄孔子奚取哉婦誠善自完耆老彌見其節使松柏也而天于斤斧烏觀冰霜之操耶寡婦如共姜取節如孔子亦可以止矣而論者似欲求多何歟乃李節婦十八稱未亡人今六十有一矣撫嗣子以成立夫賴以不餒斯之謂節子願學孔子故喜而傳之以俟夫採風之大吏雖然當節婦痛毒自溺時非姑手援幾不免匹婦之諒悲未

書本集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二

卓母徐節婦傳

徐節婦者予同研席友卓季彥卿之妻門人卓爾藏之母仁和泉溪徐氏女歸于卓卓季喜讀書負氣任俠所交多知名士車轍滿戶外又好爲德至傾筐倒庋以投贈賓客慕義爭趨之節婦內助功居後節婦柔玉德詳于禮飲食必豐以潔庭宇必肅以清時解

脫簪珥以佐燕饗費以故尊中不得空季艱于子節

婦廣飾姬侍以進卒無子有女一人未幾季捐賓客

節婦哀號不欲生已念季遺編纍纍付託無主而女

稚特甚不可死乃遵季治命子猶子爾臧而有閨牆

而貪狠者季亡僅七日質寡婦于公庭婦日夜抱孤

泣于時尚在諸生中間之變色抗論得解然爲所魚

肉者過半矣節婦生十五年而嫁嫁十年而寡中更

家難筑筑惴惴卒能訓撫其孤以迄于成立衣冠之

澤賴以不衰節婦亦賢矣哉會于有豫章之役過卓

氏里別其長老登堂感慨少時嘯咏伊吾處宛然如

昨而昔者吾友之精英氣焰亦皎皎心目予爲低徊

久之因問節婦春秋已開第六表蓋去吾友之沒三

十五年矣夫存寡振孤聞幽宜美以無忘吾友後死

者責也作卓母徐節婦傳

寓庸子曰予讀功令民間節婦年五六十者例得旌

而又職在學臣豈非男女之際王化之原也哉大江

以西子行且蒐焉而忍堙吾黨所嫂事者乎又聞其

女奴感主母之風寡而不嫁者二人願依主母同啓

處奇矣哉

王母傳

閩有奇服之子王相如曰若者所過從半天下知名

士余以唐美承識其人相如意倜儻自喜豁如也友

人曹能始向余稱亦云而余因知王子有母稱母矣

母爲大田曾廣文女十三而歸王處士承家承家有

母徐及生母張俱蚤寡母俱媚事之歸十年而承家

下世母年纔二十四耳馮棺大慟哭數絕幾以身從

已聞解者言瞿然曰易耳姑寡且老焉依而呱呱

者若又有遺腹者不可知也而吾以死斬王氏乎哉

則何以見吾夫地下于是彊起水漿仰事姑退而撫

孤若與遺腹者子顯蓋母稱未亡人而王氏不亡矣

亡何姑徐氏與所生姑張氏相繼沒母之哭姑猶哭

夫也而徐有無賴子且欲乘其急挈篋提篋以去家

入弗耐也母收淚止之曰姑死之謂何而因以菟利

乃悉檢篋篋中徧分之徐氏子大悅處士故有姊寡

依一女贅婦某奉養亡狀母請與同居食兄事之二

十年無間歿爲捐金置祀田俾勿鬼而餒其篤誼類

此王之先素封子姓稍汰以凌夷自相如祖父蚤背而母卑寡持戶惟謹家乃幸無落族人且兢兢睨之母謂相如曰睦族與守財孰多歲時伏臘上塚墓燕享必腆時時有所推予又置有田租備蒸嘗族人咸稱說相如少年不忘本歸母德云相如又豪喜客願得當天下士性任俠急誼好施慕魯連田先生之爲人俗人子多擲掄母獨是也曰古有截髮挫薦以成其子于名者非婦人乎于是相如之名不脛而走四方而少子顓頊數令治生產作業曰爲客膏爲均亦各稱其志氣耳矣相如又稱其母自處士年少結紵時卽爲置膝廣嗣胤有樛木小屋之風處士歿計各歸之不以已所易難人嗟乎此豈徒誓栢舟歌黃鵠皦皦千秋乎哉

寓庸子曰相如好奇服任俠有海內名斯與少年裴馬之習大異仲尼進取狂者近是乎乃體貞而用宏有所輕以成其子令名如母者又崩城揮涕者所不得兼也范達有言非此母不生此子諒夫

徐貞烈傳

貞烈程氏新安徐孝廉文龍之冢子文學鍾泰婦也父曰憲時古塘里人母范婦生而穎其世父太學生新周愛而女之授以女孝經輒成誦凜凜佩三從之訓年十七歸鍾泰鍾泰自六齡失母汪孝廉繼配金與王母吳撫之長孝廉與兄文虹義不析箸當婦歸時孝廉游北雍則其兄備六禮逆之婦入門能承姑歡與姑之娣及諸姊姒婉而恭性樸真不喜飾鍾泰生平亦寡言笑夫婦相對儼如也婦又曉大義鍾泰欲助其師胡喪亡貲卽爲脫簪珥佐之母喪哭甚哀然自母葬後卽念其父未嘗一歸寧也丙午孝廉舉于鄉丁未還里婦肅笄祿拜翁已有子嘉士抱而見欣有孫矣姑婦相得驩甚卽饒口不能問孝廉計復上春官鍾泰且從伯氏就試白下而會其家羣從子有倖福侵先世丘墓者爲崇泰遂先受病次伯之兩子次泰母與弟翰俱相繼病而泰病類勞瘁婦憂甚聞人乳可扶羸願斷子乳乳之泰弗許何伯兩子與泰母病得起泰病幸亦渝隨補邑諸生已酉往應南都試詘而歸病復作居頃之泰弟翰復病以歿子

嘉士後六日亦殤而泰病于是乎不可爲矣婦抱痛
籲天以身代不得諸醫藥百方救之不得比泰病彌
留而婦先一日已絕食迨歿勺水不入口姑勸之娣
妹諸娣姒及其父母娣弟俱慰解強食之俱不聽凡
五日馮棺啼不絕聲擗踊無數已入室吞聲臥姑往
視之不能起泣以謝七日幾絕姆強灌杯水延之九
日僵仆咽而啼淚下如雨目眊眊然矣十日聲漸失
腸如車輪憂憂鳴聞姑夜泣呼侍兒問上食否止母
慟明日恍惚自語有婦人持白玉蓮花盃盛水與飲

日本集

卷之十二

三二

促之歿者中夜忽起如見其夫又明日衆婦環視張
口云願吾翁若姑多壽多男子他日吾夫不至爲餒
鬼又視其姒若年十八耳第稱未亾人善事尊章俟
有嗣者已言不能待翁歸奈何又明日自結衾衣勅
治棺衾母厚踰其夫又云吾去時勿驚報怖吾姑又
呼侍媵若長畱待耦勿他適掃除吾夫婦墓也頃之
欲扶坐氣絕蓋庚戌四月二十一日距其生已丑十
一月得年二十有二絕食十五日後夫十四日是日
天地晦冥婦之貞心烈氣所感也遠近聞者異其事

讚嘆悲悼不自已爭門入弔謀列其事上諸臺表章
之

外史氏曰臣歿忠子歿孝婦歿節理之貞也而聖人
于詩載共姜以明節不必盡責人以歿苦其所難亦
豈輕其歿目匹婦之諒哉小諒云者視關宗社大計
若程嬰之立趙孤可以無歿耳然歿亦甚難世之婦
人或一時以情歿或無可恃有所奪而迫之以歿乃
若慷慨而許之從容而就之有可恃無所迫而粒食
勺水之不入口婉轉十有五日而從夫地下如徐氏

日本集

卷之十二

三八

婦者何可得也不與晉陽餓夫爭烈矣乎婦弟又泣
言其母夢送丹鳳至而婦生何至此嗟乎鳳孕異采
表表貞烈羽儀百世非人中鳳耶予故傳之俟采風
者表焉

萬世集卷之十二 終

寓林集卷之十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碑

語溪崇福寺碑

代

萬曆乙未某釋褐成進士初試爲語溪令語溪當南北孔道上官艦鷁使者車四方士大夫騷騁不絕其地水鄉其民鄙其產田桑泉麻絲緝其俗簡仄無名山大麓玄宮峻宇青黃錯繡之觀治之西歸然而隆者爲崇福寺士大夫臨辱下邑問俗興替探小勝輒

寄木集

卷之十三

一

停舫過之令樞衣爲恭雍容論議其間而寺僧有明曠者清容玉立有風旨能弄翰能詩蓋支道林惠休之流也令輟絃誦周旋士大夫暇輒與之譚甚適間從曠徵寺碑記志錄多凋缺爲之慨然按故牘崇福寺創梁天監二年額曰常樂唐出聖僧文喜祝髮其處爲語兒鄉人姓朱氏性朗徹有悟後詣清涼山親承文殊入道賜號無著宋祥符元年改悟空天禧二年還今名以元兵火廢重建于國朝永樂元年以上萬壽歲旦慶賀俱習儀于此前殿書額爲吳興趙承旨

寄木集

卷之十三

二

筆寺有立浮屠二其西晉者傳有舍利函其中遠近居民時觀紫光熠熠浮赤霄上宋淳熙間教授陸垓有田記錄事叅軍蔡開有藏記歲久堙圯不可考迨隆慶寺僧曰德完惠恩者一請大藏一構經閣稍稍式廓其教而萬曆十二年僧宗仁勤薰脩之業仍于閣旁構禪房數楹朝梵暮誦往來叅學得少憩焉然四方薦紳先生及諸詞客名流所過必不停舫投袂而境內二三善信長老時時脩檀波種淨勝緣卽令亦不能無煩而過從實以曠曠因乘閒言幸甚明公之撫摩此方嘉與士大夫以寵靈我三世釋尊俾乞士曠獲遼巡承下風而不碑不記無以爲茲寺鎮乃慨然追裴相蘇學士千載上人乎爲袒肩稽首請不已某始難之退惟令奉天子命綰墨綬薄割一邑空勸農桑簡徭役省獄詞百姓膏沃督孝弟力田之訓馴擾其子弟絃詩誦書奉先王之教獎善掖敗其不當從緇素逸流有所稱說于浮屠氏之宮明甚已而邑長老善信與士大夫辱臨于茲者時時爲曠言因復退而深惟人生含靈函三惟一古之君子苟可以雅

化不易其俗順流疏源不一其方毀慈敗德隳善無功設權顯實大道所貴夫令邑之哲士學一先生之言膠柱章縫兢躁名徑而闇湛寂淨妙之旨卽腐餘何當嗤嗤之氓師友所不能誨父兄親戚所不能柔甚者有司三尺不能搏緝其心志而奔走匍伏于浮屠氏之前善惡福禍若電若淵惕息懺禮之不暇則釋尊之功未必左于尼山茲寺固不能爲邑重而亦不當以令廢且有曠在而梁以來歷唐宋迄今其教代興可述也因爲志其顛末而繫之以辭

辭曰東南澤國其區西浸滙爲語溪民生其間力田職貢粟米麻絲有閒淨因乃睠茲土文殊來儀拓基崇福歷梁唐宋翼化宏慈慧業不堙依日月光中典素縑於鑠舍利耀大法藏勝幡攸垂給園檀波靈心同種濯磨來思我令茲邑設權導化貞石豐碑

浙江監兌主事陳公去思碑

國家漕江南數百萬之粟次水導流出京口絕江渡淮沿濟汴潞以實京師而浙東西當其半所關民生佐司農之計至鉅也大都民任輸軍任運以爲常任

輸者旣胼胝而耕之罄室廬之藏以急上供而悍軍動挾衆以糜之于是郡邑大吏愁肝流涕爲民請命而重懲其軍夫軍也旣以爲民肩運涉數千里驚濤怒風犯不測之險民乃恃邑吏驕子投所不堪而追授之有鬱蒸紅腐潰耗之患于是什伍之衆咆哮叫噪以與編戶角衛使領漕者重足紵紱至敗官傾室家以償而不免于罪 聖主穆然深念歲遣司農使者奉 璽書監兌江南而平停之若曰出入俱國儲而軍民皆毛裏蒼赤母相病也顧爲使者亦有所甚難自非賢者且汎汎然傳過舍之聊且如故事已耳其賢者有先入而觴重之心于其中不無左右袒而滑者乘之卒之旗衛與編氓兩俱敝而國家卒不得庾廩之實某嘗爲鍾陵長三當漕之役歸而得井里所聞見則孰與吾監浙江兌者欄雲陳公也公才略敏妙士大夫所推轂而忠實惻心自天校歲乙巳受簡命來視浙兌事軍民咸相慶加額侯公至公至又相與抱痛載愁而赴愬公公慨然曰母苦也國家赤子軍民等耳豈其魚肉民而草菅其軍乃先兌之

期下檄邑大吏傳諭里編戶曰夫爾所輸國庾也軍
爲爾負載不爲負痛所輸粟毋纖碎毋濕毋桶和糠
糝毋減折各如量而入違者法邑里父老躍然稽首
曰惟命及兌下檄總衛使千百夫長傳諭什伍人曰
爾爲國役非役于民也剝民以腴爾吾不忍爾自今
毋挾衆毋索例毋踴毋淋毋勒候如量而受違者法
什伍人亦躍然稽首曰惟命于是終兌之役民無匱
軍無譁軸轆相銜帶數千里無鬱蒸紅腐潰耗之患
以會于大農大江以南軍民兩見德國家收倉廩之
實而下無頓足愁恨之聲無如東西浙者則孰能踰
陳使君而功焉易不云乎兌說也說之大民勸矣哉
司農奉 璽書出者人人陳君若國計何重慮也于
是陳公廉幹聲徹中外士大夫又無不推轂公而浙
之總衛使以下感公德思公之去而芳規歲澤留于
江以南者不忍沒相與碑而頌之謂某辱公知屬爲
文竊嘗感慨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勝氣敗而以平心
濟者也豈惟漕哉論陳公汎視漕而傳舍其官令
有觴重心而挾勝以相爲軍與民必有一受其敝者

又烏能當時被澤去見思也陳公輒自退讓以吾所
爲平平無奇夫周官理財無出于大學絜矩章平之
一言唐劉晏李泌古今漕臣中無能出其右者以陳
公之平視之又奚加焉以漕視陳公而天下事公又
何所不辦豈惟漕也公名某字某號礪雲常州宜興
人甲辰進士

錢唐聶侯重脩苦溪化灣閘碑

聶侯治錢唐之五年士服教民載德吏不敢爲奸下
令流水沃焦潤稿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苦溪居邑
之西偏通雲溪太湖注於海沿袤百五十里爲閘有
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
焉水溢則閘早魁則關以漕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
三郡邑利病所窳繫重矣創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
自洪武而永樂間數橫決閘圯至淹沒郡國人民流
散 天子乃勅大司農夏公原古繼納言趙公岳會
同三司詣勘脩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圯
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衡申請事聞 上勅少司空
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

分厥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蓋
百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霖
雨爲災決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復圯苦水縣注如
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爲海下民具魚屋廬蕩折
種具啼號流散徧於四海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
徐生懋升率父老某某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應
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善也
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
車出郭門擊小艇行赤曝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

舊集

卷之一

上

理

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何以
施築于是用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筴千餘實之以
石下柱水爲兩股中填土而壘之高若干發公帑可
百緡庾粟百石不期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
壑也而登之場圃父母哉雖然無塘患水亡閘亡以
輸水則患旱焦爛之禍與淪胥等閘何可已侯乃復
與父老輩議閘工必千餘金乃瞻顧災民不堪再浚
而賦出帑藏且告置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
血法乎小損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閘

舊集

卷之一

下

理

者凡八十里畝派五釐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
恐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
伐石繕工費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爲
勞來將佐負畚者靡勸爲巨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
五丈閘而疏其兌若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閘成矣
父老子弟又舉伏地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
虞焦以潴以洩可桑可田非侯疇其又焉于是徐生
懋升率邑父老某某紀其事而屬余以文予覽而嘆
曰惠哉懋哉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
者往 天子病瘵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屢
畝興築而侯隻身肩之往經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權
木三千而侯半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勘議者再而
侯捷成之侯利俸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
其才敏達其夙昔人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
甚博侯其爲衆甫甫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
以規百世民也碑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
活饑民瘞死人骨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
他紀中又奚綴焉爲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某字純

中別號銘源豫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
苦水之灣衝以雙流匪決則膏水早爲憂以塘以開
天惠我侯身先子來溝壑田疇昔在 列祖拯溺救
然勞苦重臣動經歲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
倍侯若易焉惟天降割惟 帝迪哲百年同功二賢
合轍昔也有葉今也有聶鄭渠邵埭千載爭烈澤國
名山永不煙滅

勅建華山護國聖化隆昌寺碑

金陵卽脂那之王舍城南朝受曆之主莫不崇宣梵

富林集

卷之三

七

碑

敘式建伽藍以鎮皇服寺宇基盛 高皇帝開闢大
業君臨萬寓一洗南朝之陋金陵其豐鎬之地所在
建刹助流教化壯鉅麗之觀最著者如靈谷之松蘿
弘濟之江峰棲霞之巘壁天盼之林阜而華山去金
陵城七十里隸句曲爲梁神僧寶誌公道場于中誅
茆結庵無筭卽無林木蒼鬱蔽虧點綴之趣然山峻
路窄白石磊塊星隕基置歷興而衍浮埃斷滅巒嶂
爲城羣峭摩天夔絕人封斯亦淨名勝境不讓諸刹
而岍谷歲磨庵廢僧彫樵牧雜處實公之業幾煙嘉

靖間有僧普照做跡尋址搆廬而居纂修其緒萬曆
初其徒明律稍張拓之歲在己巳厥運斯新乃有妙
峰登師液銅爲殿駐錫金陵師爲峨嵋清涼補陀三
山發願造三銅殿以往有士大夫謂補陀薄南海出
沒島夷侈名啓寇不可于是畱其一金陵諸大刹皆
願選地以奉師總其地而卜之曰歸華山三卜三吉
于是普照徙子明慧率諸眷屬以庵基山場約百餘
畝獻請師置殿聿建梵刹供衆叢林南內諸監同爲
證明于佛誕日安置茲殿是夜遠近居民皆見此山
放大光明炬如連珠若華嚴之帝網先是山鳴若獅
子吼者累月至是而止諸種種禪祥殊異之瑞不可
勝紀師念建刹功德匪渺思得精進幢粥諸勝業乃
自峨嵋白水寺請南宗深公來深公許諾俱詣京師
奏請上施 制曰可施造寺金一千兩資經一藏漆
金毘盧佛一尊幢幡二首 賜額曰護國聖化隆昌
寺御馬監太監張公然實銜 上命 慈聖皇太后
施金二千兩資經一藏及幢幡漆金寶塔觀音大士
像奉御監太監閻公鸞實銜 太后命二師皆蒙

賜紫復請慈壽寺天空祿公爲隆昌總持當十方雲
水緇素之歸亦蒙 慈聖賜紫中宮皇貴妃而下六
宮嬪媛下及采女檀施有差 勅南內守備劉公朝
用董其事遂有布金長者獻蓋童子諸檀輻輳深公
綜理營造歲星十周而佛剎告成大雄紺殿鉅麗弘
敞巍巍端臨左右起閣五十三楹準五十三參圓應
深廣幾二百尺其他若天王無梁水陸鐘鼓毘盧爲
樓爲閣爲室爲堂爲方丈爲養老爲檢藏庖湍茶寮
廊廡廚廡之屬凡所宜有靡不備具數百武而上則
寓林集 卷之十三 十一
銅殿在焉精光煜燄並映霞日翼以石臺左文殊而
右普賢礪磚琢石矩駢繩盼淨不容唾煌乎備哉于
以上祝 至尊萬億斯年 聖母天禧饗保無數皇
儲前星睿業光曜海宇熙皞滋濡萬類 高皇帝豐
鎬之地若增而勝焉以方靈谷弘濟天畛棲霞俱足
恢廓淨名鼎峙江山寶公之業千載彌振然則妙峰
之弘肇南宗之匡弼天空之執持皆寶華之宗臣法
輪之佐運先後樹功與山不朽者已然道存形幻妙
峰南宗相次順世天空念零落無常名跡易墜乃以

山莊若干請李太史碑銅殿請焦太史碑而以隆昌
因緣詣予乞文以示能嗣三師法者紹明來葉予故
不敢以鄙儒名教之縛軫域神理掩遏聖化而埋大
乘名勝之蹟紀述如左而系之銘
銘曰金陵之山曰帝鎬京名利淨業翼化以行乃有
寶華聖僧所營衆山環合衛基如城高岸荒塗幾爲
榛荆中興千載道以人闕范金西來紺殿維新疑地
湧出似佛化成佗獅子吼放大光明祇靈景祚僧恢
法紘帝寶檀越滋膏含生千巖雲氣萬壑鐘聲式隆
且昌懋實鴻名 寓林集 卷之十三 十二
督理抽分劉公德政碑
國家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實京師而漕艘領于司
空之經費歲糜金錢不貲於是增設抽分竹木廠楚
沙市吳蕪陰與杭而三以庀艘材然沙市控上游滇
樊巴黔之產蔽江而下蕪陰楚之東境爲吳西門凡
九疑蒼梧之所伐彭蠡洞庭之所浮無日不敏闢而
請故永無負額憂其使者少勵清標沾其仁歌舞
載途矣唯杭僻處東偏所受竹木之輸嚴歛數州而

止不幸水旱凶札則江流乾溢固濟桑孔無策抗權之難萬倍于二者者如此自非真心惻惻隨時計算以務脩救將漕與商有通病者焉萬曆甲寅三月劉公某奉勅而來時適淫潦繼絕筏解漂木沉商萬口嗷嗷擁輿而泣公爲文誓神與群商約法簡驕騎汰冗役弛關察寬額賦戢胥吏禁牙保嚴私賣杜賒欠商人少甦公曰未也於時承訛襲舛非法無藝者無如以解部餘銀改屬織造府而更其名曰料銀定爲四千七百餘兩不得隨時盈縮而往年以大工故

寓林集

卷之十三

十三

又加稅一千九百有奇公因敕書三分減一奮袂曰爭之此其時矣遂奏記大司空歷叙春潦冬枯民貧商絕而又上章援璽書力爭謂餘銀宜解部不空飽中涓加稅室盡燭不空量減一又謂封關兩月寸木不通雖欲不免勢不可得第德意當渙自朝廷耳其詞危激聳聽而天子方躊躇革言膏屯未下然公奮不顧身爲山澤請命其忠實心疾痛同體之誠有終不可諱者矣此商民某某總公如慈母既去而謳吟思慕相與伐石昭德願垂示無窮者也予因矣

論水衡錢穀之使其卑者以筐篋營囊橐其高者忽簿書爲芻狗其能者彌縫補塞以自託中庸之行苟可充司空經費還報天子無傷賓旅心是稱良使君矣孰有理官如家護商如子有蠹必剔有利必陳瓜期已及而猶痛哭流涕于天子之前者乎若夫處膏不潤供具惟鹽豉行李惟囊書此廉吏之常又不足爲公頌已公于鄆于歛兩爲令俱著水槩聲有惠政而移之南樞其深仁遠慮拯濟時艱有終不可諱如此者予辱公安深目覩其行事稍爲序次勒之石

寓林集

卷之十三

十四

見此方樞事難于吳楚而公惠澤有加以示後之君子瞿然顧化焉公諱仲字某登丁未科進士江西廣昌縣人

水部冷然楊公樞關水次碑

武林有南北樞關使者北樞萬貨之入而南則樞林麓之稅上歲擇水部尚書郎董其事浙以東諸商木蔽江而下輸稅水衡以佐將作歲額萬九千有奇頃以軍興益羨緡三千有奇唯樞使君是督而勅兼治河渠自北墅之河干源于江方二十里可九

百艘凡行旅之稠載而需于舟與舟之需載者奉約束焉顧使君所急惟國賦卽賢者勵素絲不至以身爲壑或一意務操切吹毛而密其網究也狙僨胥因緣爲奸計商且趑趄不進且焦然虞賦縮而國旋受其詘何暇問河渠之政哉善乎冷然楊公之爲關也公識洞而才敏廉自予而寬予商商之以材木報者應時以驗材度材以清則按則以徵賦凡鈎索詭匿刁計之術不行狙僨胥無從亂耳目而舞文法法清而賦平以故木至如風雨集而商之來如赴家

宵林集

卷之十三

十五

相與愛戴而碑頌之至所稱自河渚江方二十里間旅人趾相錯以需舟者其算緡不權于南則亦泛泛然塗之人耳而公爲之計利涉嚴分壩埠水次之禁使舟不與舟犄舟亦不與旅犄出其塗者亦人人愛戴焉而畏壘于江之潛矣夫旅見德意舟必以爲厲而今者河上之三老率其曹數百人詣余又願頌公德而碑之何也余惟而問其故則相與搏頤請曰我使君之惠旅也固也亦知所以利吾儕小人者耶夫河禮之區分以六月輪以六上下下上無相擾攘自

昔而固然惟是強者爲利弱者重困昂其直以扼旅而旅滯則必虛其舟以遲載而舟亦滯奉我使君之法旅不畱行舟不虛往餘艫之與舳舻等也豪有力之與單弱等也彼埠之與此埠等也旅各從其適而吾儕小人之腹亦羣飲于河而莫不果然是烏能忘公而付之流水余聞之不覺拊手嘆曰異哉公之爲關也感至是乎夫桑孔之法盡利而籠之國饒矣人未德也公孫僑之惠人悅之德未徧也公之關政能使國賦給而商樂其寬施于河渠能使行旅悅而舟

宵林集

卷之十三

十六

人樂其平政如中衛之尊人盡酌焉亦烏能禁若商若旅若舟子之尸祝而碑泐也哉政平則利均利均則愛均而頌聲作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管子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公之謂矣方今遼左告急赤白之丸遍天下供億煩而奸人没于利人心騷然有不均之嘆當事者誠推轂公托軍國之重而借前箸公出其權林麓者綜覈天下之財賦以其悅商旅舟子者撫安天下之氓隸將何衆不附何事不辦也昔者公之鄉人周文襄以少司空撫江南匡濟之略不可勝紀

卽如立收糧之法而漕糧餘蓄清裏河之運而軍民兼利 國家至今賴之以公之精敏於關政視文襄奚多讓焉余故因舟子請而舉似公俟他日並書名臣錄中詎止勒水濱一片石已哉公諱師孔字願之別號冷然貴州衛籍江西廬陵人

重建定光古寺碑

南山有法相寺是長耳和尚委蛻處在龍井玉岑間部洲士女入山拜天竺入海朝補陀者以不瞻法相而禮焉歲以千萬計春正月佛誕日又倍之祈男女

留本集

卷之一

十七

禱福應如響而不知其先從吾里之有定光始也按志之初名福慶庵梁天成二年有長耳和尚得法于雪峰存公自天台來錢塘卓錫茲地吳越王賓禮之後居南山法相寺王以誕日飯僧問永明壽禪師此會有聖僧否永明日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化身也既而長耳來取永明華履覆而去明日遂跌逝其真身存焉故名法相而吾里之福慶庵更名定光禪寺云自梁歷晉宋元代有興廢我朝洪武初再建景泰重新之翰林侍講蔣公書其額萬曆初予猶記垂

簪時讀書其中所云士女香供禮拜者紛如雨集不減南山僧寮梵宇甚盛自予綰墨授鍾陵歸僅三十餘年而雄殿叢林踐爲豐草殘僧幾衆敗屋一椽古佛道場惟荒臺舊井與古柏兩行依然而已予爲之慨嘆發願倡遠近善信人捐助累千餘金凡若干年而爲前殿一供三世佛後殿一供定光佛左爲方丈五楹僧厨香案次第告成寺僧薰修有加朝梵夜誦灑然一新而猶以鐘樓頽仆禪房荒落無以擊悟迷方掛搭繼衆四天王伽藍祖堂俱失棲託予乃重倡

留本集

卷之一

十八

諸緣結茲勝果於是鐘聲佛號響答雷應法師宣法僧衆歸僧遠近士女相摩擊於路古佛宜蹟巋然靈光之舊見者聞者莫不讚嘆悲仰與南山法相林宇相耀予復因而嘆佛力之宏深而靈心之不滅也夫古皇至聖應物呈形妙理玄風隨方遷化自性之靈證爲定光定光之神現爲法相北郊之錫南山之蛻在梁非選在茲非近虛空出有像教顯無同條互通是一非二夫不修自性而覓定光不悟定光而崇法相瞻南山之蛻而遺北郊之錫是搏沙捕影之見于

瞻所謂長安在東向西笑者也豈不惑哉然佛性不
二佛果有緣此一定光也自梁以來七百年而中興
就予之身三十年而再建大哉洋洋待人而行詎不
信夫予故具述始末勒之貞珉使寺僧之薰脩禪誦
者千年旦莫而後之善信人恭敬護持共相羽翼倍
勝我等信受佛記咸登干岸于以冥延福祚助流法
教豈有量焉是役也起自乙巳成于庚戌督工善信
爲王機陳五教勤苦任勞爲寺僧方理法當並書一
切檀施姓名列之碑陰

寓林集卷之十四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誌銘

上饒令李君墓誌銘

上饒令爲谿李君中萬曆戊子順天鄉試七年而成進士明年授江西上饒令又六年落職爲民又五年卒又九年葬鄧尉山下又四年其子繩芳介其舅父申太僕兄弟來乞銘予自君孝廉時定交又同官西江君文章志業磊落非今人予所最知也詎忍辭君

寓林集

卷之十四

諱鴻字漸卿一字儀羽通籍後有味乎知雄守雌之旨別號爲谿云李氏系出平江元季諱茂實者遷吳葑門四傳而爲玉山訓導鏞再傳爲吳溪公庭樟與太常卿謚恭簡魏莊渠先生爲從昆弟則君之曾祖恭簡少依姨母從其夫姓曰魏庭樟生燦燦生坦號水谷邑諸生以君貴贈文林郎君父也娶趙氏生君君生而雋穎童子時從袁生某受書三四過卽成誦必百遍爲率不滿不休終身不復忘稍長習博士家言務爲奇不襲人一語尤嗜古文史詩賦旁及卜筮

寓林集

卷之十四

醫藥星曜之書旣而就試有司不利君志不少挫而水谷翁故與少師申文定公共爲諸生同研席相善也因約爲婚姻君生十七年迫水谷翁命就婚京邸而會趙孺人病歿君痛毀甚奔喪有禮服闋復迫水谷翁命如京以宗人涿州籍補諸生遂游成均與文定公二子太僕兄弟同學相切劘所師友皆天下名士師故晉江李文節公及梁溪顧涇陽太常而尤嚴事鄉貢進士方生某與橋李今內閣朱公某中丞黃公某兵憲項公某袁稅相頤頤咸推轂君已而所師友悉先後取高第去君獨懷蹇抑鬱徙倚文定邸又念其翁千里外也文定公爲迎翁就養朝罷相與道故舊笑樂以紓君之懷而翁忽以疾疾暴歿君痛毀扶喪歸合趙孺人葬之興福山復如京君旣邑邑不得志申孺人復相對泣益發憤窮日夜力覆卮不食酒者三年丁亥申孺人又病歿君悲悼不自勝扶以歸公何申所遺男又錫君不得已復娶徐孺人卽治裝北上而乃始登戊子賢書第十一人君年三十矣當是時人方賀君逢年而嘆其晚而座師爲蔡陽黃

公有忌之者因嗾禮部郎中高某攻君以文定公壻
及解晉王文肅公子衡甚力謂考官學士黃某阿政
府意子若壻得濫選文定公與文肅連章請下禮部
覆試仍委高郎中監督自辰至午高郎中輒再更其
題凡四義君援筆立就高媿悔甚覆奏有 旨明年
試春官君不應竟拂衣歸壬辰復上公車已竣第一
場而御史某復撫前事疏論君弗竟試顧其卷已
爲復所楊公所嘗拔相傳都門忌者爲之奪氣其年
六月得 旨再覆試午門時炎曦如炙君蒲伏疾書

寄木集

卷之一四

三

志

語氣激烈文益奇諸公見治河疏准策稱不容口明
日疏上復得 旨如前而君名益大振群喙遂息君
馳歸忽病流火夢授神方服之良已甲午冬復上公
車乙未豫章洪陽張公典試事遂識拔君釋褐成進
士時高郎中猶在事遣人通意君辭曰若通謁者誰
爲先施不妨公堂一相見聞者稱君正而不激已從
大司馬請得輪鐵高平差事竣歸里門上祖壠拜兩
尊人墓隨謁文定公過橋李謁葵陽黃公至玉峰拜
恭簡公祠下因贖其旁丙舍之質外姓者祖塋在貞

義里者復飭治其封樹俎豆與諸親知握手談往昔
稍稍展其偃蹇抑鬱之氣丙申謁選人授爲令乃得
江西之上饒邑當閩浙衝依山險多盜吏舞文民健
訟難治君至則榜二語于庭曰三尺矢諸天地方寸
留與子孫諸老吏未信也其尤黠者輒以事嘗君知
不可乃搖手相戒先是差役虎而冠其吏胥匿訟謀
以與訟者市君命悉書所勾之符一付之里屬且聽
息訟以衰少俗奸誣人命被誣者比得白產盡矣君
趣駕立時驗其真偽旁郡邑有大獄必移君訊訊立
竊林集

卷之十四

四

志

決決立報諸老吏無所上下彌年不得衣食費或叩
頭求罷君喻以若輩幸遇我文無害不久當得官食
祿矣又人人喜自寬豪鄭氏武斷橫里中君取置重
法罰令築埭駕梁以利涉者豪請權要居間者百計
終不許豪寢或以豪貨緣走吳中得文定公書宥解
君料豪必出此先期報大吏檄旋下不可改矣豪抱
書哭不敢上君才智操持吏民皆此類也民苦盜盜
耕牛者尤黠不可制一日呼求盜伍伯私與語探袖
中劄記謬批指謂曰盜賊所在竊發吾密使廉問盡

得其主名而若輩利其委輸不以時擒治積取日多適足以葬矣吾且貸若其自爲計于是部中錐埋鉢兩之奸一時皆就縛鄉民以安至此徵有法絲毫不得欺民樂輸恐後日課諸生稅文又手自選擇唐宋而上以及秦漢子史五經正文令之通今學古士彬彬興起焉君爲令凡兩上計未嘗餉京貴庚子以秩滿奏最被 璽書馳封其父母及妻君既廉直慷慨任事愛民嫉惡一時大吏皆重君君亦安其職益益舒不自嫌以爲自此可鳴琴臥治無他慮而是時

省本集

卷之一四

五

先皇帝以朔方樂浪相繼用師栢梁災建章且興少府金錢不給諸貂璫啣 命遍天下略倣古筭緡權酷之意而御馬監少監潘相當西江一路奸徒陸泰等助其攫噬君奮袂抵几曰吾不忍豪猾吏書魚肉吾民矧此曹子乎雖然君命也吾一人不能抗于是力言之大吏謂縣地產少行賈錐刀之末甚細不足稅願多方補轄廉其額委官類解不以煩璫璫及奸徒計窮土言開探指出土青銀礦處輒行錐鑿又請自備資本器具不費官帑等語以獎感璫璫聽之君

奉令姑不與爭一切蓬厥祭旅牢具惴惴不敢後第令諸原報人照所自認備工本指引鑛處任其冶鍊包煎如額諸奸徒實得不償失不便也以故形格勢禁自爲解散自雲霧山至砂鉢潭凡格其所欲開者六而銅塘者地連閩浙三省之阻其中不知幾百里多豫章梗柟銅鐵之饒流民易嘯聚爲亂自宣德以來幾二百年禁不得窺足而泰等慙璫必欲違禁側開人諸道府狐疑相仗莫敢先發君獨昌言不可狀謂必欲違禁者必三省撫按詳議會題每省添兵萬人以隄防不測設有變地方官不獨任其責璫意不能無動遷延不至者累月而終以諸奸相扇稱奉有新 旨會同撫按不可罷君乃請璫勿遽先按行其璫自會城行縣時予令進賢與之抗禮璫大不懌他縣令有望塵拜者至饒君亦長揖與敵禮璫語未半拂衣起君弗顧也及會議道府躬自祭山閱視君密令人偵山之童者路險陜不可輿者先飽食而攜璫步行璫素驕恣不任勞行數里憊不能前且餒甚坐地求返君好語曰貴監不信令疑此山多異材故

行縣至此令未嘗阻撓一語不深入令無以自白貴
監勉之璫又不得已起行行數十步蹣跚不能進思
飲又不得固乞歸忿甚慚其從官至爲泣下遂踉蹌
奔景德鎮封禁採木之議遂寢自是欲甘心矣而陸
泰等尚群聚不散日恣其挖掘掠淫占之毒人人
無不思傳刃其腹壬寅四月有 旨停稅四境驢呼
如雷君舉手曰天賜也時不可失遂擒泰等三十餘
人悉寘獄且有立斃杖下者而急大索其寓得諸凶
器反具及招集亡命約劑傾有司奏揭十餘通逐

寓林集

卷之一四

上

研審獄具報督撫夏公夏公且喜且愕念璫必以阻
撓誣奏激 上怒且不測乃急條上陸泰等擅開歷
代封禁山名變地方狀及君先計發摘保安功君恬
不介意第輯封禁山本末與一切文移招案束以待
訊而已幸 上憐察卽入璫言僅奪君俸六月君自
是益感憤矢捐糜以報璫亦閉口不敢復言銅塘而
中所恨君未已也已過建昌值諸儒生聚試行道上
赤棒卒輒提擊且及爵宗諸儒生噪而起爵宗從之
逐璫璫窘遯去而私自喜我乃得嫁禍報李令矣遂

上疏誣君噉鄰郡狂生辱近侍且致亡賴攘劫稅餉
等語當事者與臺省諸公文章申救明其不然而
天子惑璫言震怒有旨落君職爲庶人君卽日解印
綬就道一時諸縉紳父老子弟絡繹攀臥至江潯
不低回泣下者君旣歸文定公迎之門相勞苦握手
曰若爲令不足爲我重爲庶人不媿老夫壻矣君亦
自笑曰三徑未荒猶不廢我嘯歌因顏其齋曰閒情
館蓋以彭澤自況云君素喜讀書研摩史編晚更置
神數學精勾股法至針經脉法星學卜筮不通曉

寓林集

卷之一四

八

性豁達往往面折人過恥纖趨者與亢爽廓落之士
相莫逆日暢飲高論爲快逢後輩負才者獎許不去
口語及宦遊事掉頭弗應也人謂以君識略僅僅樹
德一邑異日者宜大見擢用展匡世之業享有上壽
而丙午忽病痰及丁未而甚竟不起距其生某年月
日得年五十耳天之報君如何哉嗟乎禍福相倚得
喪相乘除又何可勝道也夫以書生起隴畝爲名進
士幸矣而以壻政府故來讒口一再試闕下及爲
天子命吏縮墨綬裁割劇邑未爲不幸而以礦稅忤

貴璫幾罹不測卒以廢免何也然君以一再試才名益震動而以一官易饒民百千之命于虎狼血牙鋸齒之間垂澤無窮視庸庸無所短長充大位者何似君可謂剛毅近仁者矣自君之亡饒民既祠君比桐鄉而君孝弟敦睦慷慨義施在里族者甚備學官弟子上其事督學御史得從恭簡公後春秋祀于鄉君不朽有餘又何憾焉予不暇具論論其學問出處之大者誌君所著書有寶笏堂集 卷病中間開語一卷禹貢互釋一卷尺牘二卷所輯九章算法 卷脉

附錄
卷之一四
九

法指要一卷子平玄理一卷講義會編 卷賦苑
卷本草纂要四卷嗜蔗編 卷國憲識略四卷始娶
申孺人生女一適某丈夫子二繼室徐孺人出繩芳
娶同年韞所沈公女毓芳即娶舅氏申某公女孺人
某寺少卿古石公女也法當並書以某年月日啓申
孺人兆合葬鄧尉山之麓而系以銘
銘曰惟馬之駿歷九折惟器之利別錯節惟人之傑
試磨涅題玉爲石讓夫舌剖珍闕庭氣彌烈權璫魚
依吮民血挺身摧鋒禍永滅敵屣一官名曠曠爲桐

鄉朱西門鄴何必三公與九列宦績鄉賢祀勿絕千秋百歲視茲碣

郁生君武墓誌銘

余惟下士少年而負雋者曰郁生繩祖同舍羅生大儒以才致決稱友友而語溪倪生師皋參焉郁生以壬辰夏薦弟子籍越三年甲午以病天余哭之慟又三年丙申郁生且就墓羅生傳其生平與倪生泣而請曰郁生亡矣所不亡者在先生且知子之慟郁生也非夫人之爲誌而誰爲余不能辭泫然涕而誌之

附錄
卷之一四
一

繩祖者郁生名君武其字也郁姓著於仁和世其家其先有郁梅者以孝廉歷州伯祖爲聚川公諱文元亦以辛酉舉孝廉病渴未彊仕而卒文元之子名世是爲郁生父生而俊穎天性超悟體癯而煦氣韻清揚目煙眇而高居恒恥流俗人母張外大父太倉州牧衡州公夫婦絕憐愛之自懷抱攜之歸所至輒與俱五六歲卽詔令具常見脫客圍棋數過便通曉後遂時時私與人奕亦時勝每屬對輒奇絕一老醫命之曰門外一溪流水卽應聲曰堤邊幾樹垂楊一老

廣文命之曰碧山紅樹映清流卽應聲曰綠酒銀燈
明翠幙其夙慧如此嘗隨衡州公游普陀江行有僧
譚般若妙義同舟人不解生臥別榻響對清辨僧大
奇之曰是乳臭者誰氏兒真上根也八歲出就外傳
讀孝經語孟諸書一目五六行下卽成誦先受詩十
二父命更受易日讀十二父期月而一經成後從時
師聽講經說文義腐蔓往往不厭其意便臥去十五
督學紫溪蘇公偶拔生置儒士高等補郡博弟子員
生文日好深渺後蘇公來視學者俱落落無所知十

當本集

卷之十四

七

八從子友許令慈游令慈稱譚執尊宿後生才者多
出其門獨時時稱郁生居上而是時羅生大儒亦往
從許許先生每言郁少挹其俊秀羅宜範其清深兩
人遂深相結俯仰嘯歌竟日夜若苟無人辛卯令慈
偕予上公車明年罷歸生笑謂羅曰子夏之門人問
交于子張可乎遂低首事余靈鷲山余經術淺陋無
所發明顧獨不能俛仰同時俗人語時俗人多不解
以語生生輒冥然收之如木疆人發爲文綿邈清超
深深漠漠若橫煙布雲至不能收或終日構思齧指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七

閉目竟不得成一字或淋漓走筆作數百言不休羅
生每言陸平原謂文家籠天地于形內君武窮其形
外豈不然哉生雅嗜山水令慈爲壇吳山有青霞紫
陽長江聖水之勝余所居飛來三竺松濤泉韻雲鳥
水石生每罷坐廢書未嘗不與羅生登覽吟嘯其間
亦時時聽生吟襄陽摩詰之詩其詩雖未成然每憶
其據聖水石上二語云泉依危石冷日倚亂蕪紅蓋
冷冷如也嗟乎安在哉生體素清羸不任禮數余設
範嚴或倖見尊者勉爲之理衣整冠鞅掌千狀予笑
謂生禮不爲若輩設若輩天放之民也生平惡聲利
人遇不平事時裂眦怒髮有少年英英色以是俗人
多嫉仇之顧不失爲郁生生家產貧不問二十娶婦
爲孝廉梅汀丁公女所居有無夷然不屑于懷甲午
之役以親故奮意制舉顧猶孑操其技從五經騷選
史漢淹通爲高一夕誦禮經十八葉又兼他書三鼓
乃就寢以爲常凡月餘而病作亦成消渴疾遂不可
起始病臥外大父衡州公家病革之三日命徙家
殯于正寢亦無恐怖迷惑語時羅生過跡之顧謂羅

曰生或俱常境非所苦獨父母生未報妻幼爲浮世
未了想耳家人呼號于傍生揮手曰去無亂人意吾
真身已行矣語畢遂逝生享年廿二生萬曆癸酉八
月十二日歿萬曆甲午四月廿三日嗟乎使天引郁
生以年漱潤六藝窮妙百家卽進未必垂竹帛之業
退而與二三子雍容泉石譚先王之風所至寧有量
哉而卒蚤夭不嗣悲夫顧余嘗謂二三子自嵇阮逝
晉人衣冠不可復見見其似晉人者而喜今自郁生
逝見其似郁生衣冠者亦不可得無已之慟托銘片
寓林集 卷之十四 十三

石而已
銘曰長卿消渴而子同其病顏淵夭折而子減其年
吾且挹子之韻于絳宵紫煙而藏子之魄于白石清
泉而冥而聽諸不可知之天

處士鳳池倪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語溪倪生師皋以癸巳從子靈鷲山受易每退而有
憂色問之曰母瘁矣始將病也云胡不歸則曰臬之
從先生游也母命勿返也問其尊公則曰先君子之
棄孤以爲母瘁若干年往矣以何其母吳孺人以乙

巳歿屈指倪生來靈鷲又十有三年倪生謀啓處士
之窆而合葬焉會子以小儀郎歸里中于是衰經造
子涕泣而請曰生也師乎事歿也師乎銘皋不歿而
歿皋之父若母無以託不朽于地下等歿耳先生忍
乎哉予泫然無以應乃按生所手狀二尊人行而志
之公諱曉字明夫別號鳳池世爲語溪人其先祖諱
俊者依外氏陸徙而馬溪俊生景文公配嚴氏力田
奉親以孝聞執喪幾毀服闋猶置神主帳中出人必
以告暮歸舉日所治田幾畦桑幾條向帳中語絮絮
不休倪氏之載明德自景文公始也文生樂耕公秀
秀生守耕公乾娶于吳舉六丈夫子公蓋居長云公
生而穎守耕公絕憐愛之家本農也時特抱置風簷
下風射左足遂病蹇不能矯舉母又蚤世家人輩廢
棄視之公曰吾廢人形廢人理耶于是側身危慮所
以媚二尊人備至其奉後母彌謹所拊摩諸昆弟煦
沫滅獲輩靡不至家人化之人以爲近曾閔之遺焉
年十八娶吳孺人孺人故心郊公最愛女或短公于
吳倪郎病廢人也吳公笑謝之曰夫夫皮相耳古之

摺脅折齒者非人雋哉竟字之守耕公性故豪不受
羈繼居嘗慕灌夫郭解之風郡邑長吏亦時時目攝
之縉紳先生多長者遇公因爲其翁周旋遂釋而公
日好行其德無倦邑有貧病人不得藥者施之藥途
泥水不可走者公爲捐緡錢累土甃石而隄之凡若
千里戊子饑施粥冬寒施衣鄉鄰有疾無棺者施棺
諸所爲善事檀施未易更僕邑人咸德公稱焉然亦
藉有賢耦吳孺人孺人少有至性自未出閣時已代
其母完綸一一中程以是入佐倪公家政若素無論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七

志

大者內甘溫事翁與奉後姑孝謹匪懈外誌祀肅賓
稱夫君指卽如茶鑪酒卮奴耕婢織諸米鹽鎖屑事
事從孺人畫授麾千指如一指晨五鼓起昏篝燈以
爲常鳳池公勿問也嗚呼難哉已丑鳳池公捐館舍
孺人不難以身從獨以子牽衣哀叫得少須臾而號
號者已環睨于室曰是一藐孤嫠婦何能爲當是時
爲孺人者甚危而孺人弗怯也晨昏操家秉如昨而
日訓督其子敬事賢師傳交四方俊快之士卽千里
不憚視倪公在日有加士有執子弟禮拜堂下者孺

人擊鮮治酒爲兒收切靡之効或從屏後聽緒論
斷其終身品目瀉溜不爽以是倪生聲藉甚諸生間
然孺人病矣于是晚而好佛擇比丘尼優婆之勤脩
者與脩西方之業而以餘閒理家務若毫不經意而
事俱集性急捷而有忍德如所稱平心橫逆之來理
遣鬱拂之會又丈夫所難也蓋鳳池公嘗語其子師
臯曰予幼而病廢卽思以才振廢不欲爲世間殘棄
人壯而立家稍稍勵幹父之志又思以德化才不欲
爲鄉黨矜治人小子識之孺人始終始誦習云孺人

寓林集

卷之十四

十六

志

臨歿無怛化卽令比丘尼誦金剛般若往生咒一意
西向自言見紅白二蓮花繞足起遂瞑歿之日無戚
疎遠近皆哭失聲孺人向所爲夫君置側室若李與
陳者卽李陳之父母亦痛哭不減子女孺人他所爲
德可知已以嬌鳳池公不稱賢耦乎哉公生云得
年若干孺人生云得年若干子姓婚嫁具于左師
臯謀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

銘曰孝弟力田自其祖然而公不刊繩祖貽孫自其
夫然而婦彌堅惟孝爲政惟力田逢年以昌子若孫

松檟之間穹表而廣隧者是爲馬溪倪公夫婦之阡

醫隱壚峰舒先生墓誌銘

門人舒生慎從不佞靈鷲山有年樸實能文章予愛重之時時得聞其乃公壚峰先生藏名于醫能全活人而好行其德舒生貧有聲諸生間累試不第知交助之游成均丙午秋入順天試覽其文輕雋可得當予過長安東禪寺相慰勞而生蓬首仆地大號慟幾絕則以先生七月之訃至也予亦相持泣數行下生復泣伏地請曰不孝慎不能榮生父以邀不可知者

寓林集

卷之一

十二

浮名數千里外而竟不及視歿父也稱人哉獨不歿吾父者有墓中之石在以累先生子嗚咽應之不忍辭越丁未二月生寄所手狀先生者請曰月日將藉以先人藏陽山之陽矣按狀先生諱某字汝義別號壚峰以名醫活人多人遂稱爲壚峰先生先世封舒國後易廬江郡舒州遂以舒著姓唐有德與公者避亂徙黟之屏山家焉至宋叔寶公彥中公後先起家進士凡七人六世爲佛六公稱素封八世爲據德公生永文永文生瑗瑗生景煜景煜生三友公配吳孺

人舉丈夫子三先生其最少云三友公與休之汪翁

稱貧交甚善汪故艱嗣一日走屏山見先生見時負薪歸貌瑰瑋吐詞秩秩類老成人心喜之願得以爲子吳孺人憐弗予三友公慨然曰吾兩人所不同者姓耳奈何視伯道無兄哉遂許諾偕之休時先生甫八齡卽穎見向未受句讀汪翁家亦中落遂低首從賈人游而私心輒刺謬不屑居嘗自負吾而從賈人市則孰與以義市者乎于是日挾書數笑逢識者輒拱揖問字亦輒應如響十五手一編竟自句讀之矣

寓林集

卷之一

一八

天性孝友事三友公母吳甘脆輕煖無所不畢驩沒而周身周棺一切葬祭如禮輒獨肩之而汪翁夫婦亦相繼沒翁所以報汪不減舒也且爲經紀其中落之產家稍稍起可千金羨汪翁晚亦得二幼孤臨終遺命三分之先生應頰謝曰丈夫子不自立而乘人之孤以爲利可乎且所爲報翁匪以翁報遂洗身出而先生故嘗好讀書通曉道理于是以其暇習長桑越人之術凡素問內經方書一覽卽洞晰闕奧精以衛生餘以爲小兒醫診脉導氣于陰陽寒煥升降之

際不啻飲上池見垣而于痘疹尤妙察微眇即示標
見決密疎逆順如指掌嘗從九叔轉一生所全活嬰
赤無筭世稱神人云然先生諒至高貧不厭施富不
責報卽道行無以爲家而赴義恐後有所入輒應手
出如汪翁二孤復貧失業先生不難割肉飼之爲多
方貸借畢婚娶不啻已子曰吾今日乃得報若父吾
父矣伯仲兄歿厄于嗣先生悉以身治喪具如禮又
兩從子少孤失業先生一授之醫一授之賈爲卯翼
幾二十年先生元配朱孺人舉慎甫八閱月卽見背

寓林集

卷之十四

十九

志

寓林集
居久之繼潘孺人而潘外翁卒旅舍僅一孫稚不得
歸先生厚遺恤之時其婚娶卵而翼亦若干年夫先
生一壁立之身自承兩姓尊人而下中翼諸昆外敦
親姪所值皆人倫艱楚之會嘔心罄力斯不亦篤行
君子哉有子二長曰慎頗稱能文挾策入京師四方
之士相推許以爲一第無難而竟齟齬報罷仲子某
邑諸生亦能文未得售先生卽以壽終而不能無愛
子成名之想天卽有所以報先生者亦晚矣狀又稱
先生生平多奇違一夕里中火夢有老人促救者起

呼無燬舒氏屋已及屋而風反火滅又一山鄉人迎
先生診視先生許之往忽轉山坡陡絕處心動亟趨
與人過而山崩矣返又逢負嶠虎眈眈向人與者俱
戰股欲仆先生仰天口祝竟搖尾去嗚呼此豈可謂
無天也先生行年幾耄累長者行邑大夫陳公祝公
魯公俱高布衣之諡倒屣銜杯不以部民醫士遇之
先生亦昂昂物表不肯干以私郡丞凌公署邑事欲
借以爲賓筵重先生謝不往凌公亦成其志弗屈第
以恩例授先生官顏其黨曰仁者佇錫又爲作隱士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二十

志

傳中有云五穀大夫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
先生惟無所藉于世故世卒藉之識者稱爲實錄云
歿之日自薦紳先生傭販夫以至山谷間婦人女子
莫不痛而呼噓峰先生者夫世有席貴寵滅歿無聞
甚有唾去不屑置嘗煩以視先生如何哉先生得年
七十有七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元配某氏舒生
慎卜以某月日葬陽山之陽子悲舒生不遇哭其父
過傷而重先生故爲誌而銘之

銘曰藏名名歸韓康伯婦人女子號山谷有子能文

爾式穀高門廣陞昌舒國陽山之陽永禔福

處士平麓吳公墓誌銘

萬曆丁巳夏六月予時有豫章之役一切應酬文字謝不佞而門人吳可嗣載其兄苑所述平麓公行狀再拜請銘予素與公交知公長者蓋隱于賈非賈人也遂不復辭公諱正朋字某別號平麓某縣某里人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某原配某氏子二人父見田翁諱某不屑家人生產蕭然窮巷咏歌不休公年尚幼慨然曰吾父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

志

食貧兄弟五人不能養授博士業何爲乃從兄學賈江淮間公心計過人又性廉賈必十倍不十載聚貲累萬會小恙復慨然曰父甘旨幸給奈何以賈自苦於是歸臥林泉呼集勝侶悠然忘返人有緩急告者公必應再告終無倦色內外宗黨沾溉尤渥某壯未室公爲謀婚取某負千金察其貧焚券不責及牀頭金盡公亦澹然忘懷某家難紛紜衆爭左右袒公平心調護難良已公少壯艱子旁無侍姬其高志雅尚皆此類也每論二子曰自立不可不蚤止足不可不

知友于不可少替中韓不可或徇此學士大夫所共

迷而豈賈人之言乎易簣之日二子泣請治命公笑

曰吾生平市義已足若輩無憂雖然五憾未釋過信

形家兩世未葬憾一建小宗祠神靈未妥憾二兄弟

輩不得盡執手訣憾三德有所未報憾四朝聞夕處

永乖前訓憾五嗚呼此豪傑所自寬而又豈賈人之

言乎予少讀貨殖傳見其人起一介或三致千金或

抗禮萬乘顯名天下意貨殖之觀止矣乃今得吳公

行事爲之嘆息嗚呼世無太史公誰當續貨殖傳者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

然世有太史公爲公績逸民高士傳可也是宜銘

銘曰吾聞貨殖善者因其次利道下與爭吳公澹遠

非其倫牀頭屢散千黃金高墳峩峩神骨清長者之

言不再聞

明壽官九十四翁馮公墓誌銘

予同年錢國樞吏部每言其表伯馮翁之篤行曰古人也恨子不與之遊又曰俟其滿百歲乞子文爲壽去年三月國樞閔然曰向所言馮翁者沒矣予爲之嘆息頃歸自南曹有豫章之役翁子諸生善行等以

國蕃狀來請銘時治裝勿遽不暇應又不忍辭因節國蕃語而銘之翁諱暉字子實別號守靜杭州仁和人父詳母王氏生四年王卒嫡母錢憐之撫如已出稍長業儒以父喪明去學賈亾何父卒哀毀特至翁兩兄一姊事伯兄如事父異財之日執手仰屋唏噓久之貲取少產取瘠奴婢取老弱里有閭閻者翁卽謝不與交其篤于兄弟如此伯兄有子二人一天一疾翁百計爲圖嗣續得不絕且昌仲兄老而貧爲卜築居之時嫡老而姊又寡相憐念翁移家與隣

寫本集

卷之十四

三

鑿坏通往來所以求當嫡意者無不至姊子爲翁治息錢若干中奸人計破家念無可償者乃指居屋爲質翁謝不受嫡沒翁哀毀如喪父時每祭奠必流涕翁天性儉慤未嘗服綺麗未嘗有戲言慍色御子孫和而肅雖壯有室終不使衣食外有餘財曰賢損其智愚益其過古人豈欺我哉好稱引孝友事蹟諄諄不倦然未嘗有變色語歲大祲設法以活饑者與貧人通有無不責券尤喜津梁濟人深自檢抑未嘗以齒德傲物連舉鄉飲賓堅謝不敢赴後以大耋宣賜

爵一級里父老爲請章服公謝下服在笥而已翁容貌若愚與人交未嘗有億逆善養生術耳目手足終老不衰嚴坐竟日無欠伸態淡之日呼子孫環立牀下誦說廣成要旨其音琅琅然嗚呼翁可謂有道者歟其古萬石君之流歟史稱萬石君馴行孝謹不言而躬行予于馮翁見之矣翁娶于包又娶于項側室曹氏丈夫子五人某某女子一人適某孫男八人孫女十四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四人婚嫁皆名族詳錢吏部狀中嗚呼萬石諸子皆二千石相繼登朝封侯尊寵而翁之子孫亦漸起庠序始未可量也翁生嘉靖癸未四月卒萬曆丙辰三月以丁巳某月某日葬某山之陽皆宣志而爲之銘銘曰

寫本集

卷之十四

三

九十四翁藏此丘孫子皇皇如有求玄臺寂寞深松楸惟孝友于古人流取精黃老造物遊我爲銘詩刻諸幽陵遷谷變翁千秋

誥封靈璧侯太夫人孫氏墓誌銘

靈璧湯侯國祚母孫太夫人薨再逾年既襄事奉上錫典至渥而墓中之石未銘萬曆四十七年八月

江西參議武林黃汝亨以 祝釐入長安國祚介友人吳孝廉之鯨所狀母徽行來乞銘汝亨謝不敏侯伏地固以請而伯霖且從臾之曰長安中豈乏貴人鉅公足炳耀世眼而以不朽屬吾子其意可念乃不獲辭按狀太夫人姓孫氏故靈璧侯諱之誥之元妃也父諱世忠襲封懷寧侯晉太保母周氏封懷寧侯太夫人靈璧侯父諱世隆謚僖敏兩家侯相善僖敏知太夫人淑而聘之卒用婦德著靈璧侯弱冠領宿衛紹封英英儒將奉 命督門管紅盔將軍分祀陪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宴諸勞績獨懋而尤好士燕嘉賓無虛日皆太夫人夙興奉養之僖敏蚤世姑桺安太夫人而太姑乃在金陵邸侯母子不能安乞南以養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掌前軍都督府事通十年所二母之秩膳士大夫之日過從幕府並煩費而太夫人滋益辦侯雖久不 名意澹如也凡四入朝 賀太夫人皆御姑桺以從最後侯旣 陛辭疾作薨于邸時國祚甫八歲而桺且老太夫人笑然所以綱紀之甚豫兼總內外均節盈詘愈較若畫一朝夕拊國祚而泣曰信國如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六

綫之緒在此幸其生也穎亟擇有學行之人與相師友動必則禮樂語必依忠孝身御大布使國祚若婦視之比卒與國祚訣惟無忝所生隕厥世爲兢兢云國祚仍弱冠嗣侯娶駙馬萬公煒女爲 瑞安長公主薨壻至貴倨矣顧深自抑損恂恂若不足修職禮賢沉毅有志爲縉紳士所推轂而 上亦頗向用之仍管理紅盔將軍得畢方剛之力以無隕信國之間有足爲勲臣重者稽洪武間侯無慮五六十人世者無一二以公遞降除而易封者自懷遠臨淮定威武定及靈璧五而已矣蓋世祿之難如是自弘治中先侯紹宗以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續封靈璧迄今百有餘年猶未數傳僖敏子孫正負荷一時也太夫人之造豈其微哉太夫人生嘉靖丙寅五月二十六日薨萬曆丙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二男子一今侯國祚也女子二長適誠意伯劉蓋臣次適永年伯王明輔 天子考壽典賜太夫人祭葬有加焉銘曰東旣廣胤匪病則徂靈璧再肇實惟慶餘公侯必復貴益以母帝女侯門綢繆嘉耦既稟殊貴亦承

令則產玉琢圭鎮衛王國燁燁湯孫大於億敏再世
象賢傳而益炳佐厥令子育乃文孫伊誰展也懷寧
之媛孝姑及祖從侯于東弗敢寧處四觀攸同淑旂
不返翟弗斯止相彼童烏倏焉劍履 帝命嗣侯婿
於長主歸妹二伯皆 帝肺腑 褒母令節耐侯吉
壤泰山可礪高肝永仰

誥贈蔣安人墓誌銘

蔣安人者銓部春臺周公元配蔣氏也銓部初爲某
令封孺人既 覃恩贈安人云周公甫拜銓曹郎而

省水集

卷之十四

三

安人歿居嘗悵悵悼安人已一日過予涕而泣然
曰痛哉吾有賢妻而壽弗得長弗長命也沒其賢無
聞吾忍乎敢以墓中之石累子子故稔聞安人賢且
亦再悼亡矣同病相憐何能以不文辭按狀安人蔣
姓蔣之先自漢歷唐宋稱世家宋末自義興徙金沙
國初有文賢公以軍功封指揮使三傳而仲子曰梓
者家索萬金娶閨門陳光祿女生少南公云少南蚤
歲補邑弟子員有文學聲已而游成均娶學博雙湖
韓公女而生安人安人成均產也少南公與銓部君

贈公裕齋翁幼同塾長同費序相綰帶甚驩謂銓部

君穎也許字安人安人體氣孱弱而孝謹自天性介
性耿耿又類丈夫少南公故善病行年三十三而天
無子獨安人女家故腴沃有毘陵之田千畝中落又
爲閨門陳氏齠髻之遂盡當安人適周時存僅十之
一母韓孺人亦歿外舅韓議以蔣之田百畝與安人
安人愀然曰蔣氏腴而割其餘猶可今瘠矣奈何割
鶴股飼吾腹竟辭弗受歸銓部君事贈公與王太安
人以孝特聞而太安人尚有姑在也安人轉所欲百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八

方就之周大母每語人曰吾乃得二孝婦忘我老寡
其一指安人也贈公豪喜客卽縣罄一室而北海之
座常滿又多向平婚嫁之累太安人斤斤嗇謹攢眉
苦不給安人時時前箸佐之有所需無不立應急則
脫簪珥爲助不恤也諸婢僕勤情苦窳一一入目中
太安人欲有所廢置未定以咨安人必不稱者其明
達類若此銓部君澹寡營不事家人生產又好讀書
夜分不輟安人進而拮据理家事暇卽紆績夜篝燈
相向手自縫火烹茗進以爲常海內素心之士與銓

部論交者以問所嚴事與所容與安人材量高下稱情肅具有古維佩贈將之遺焉銓部君嘗游學四方或載筆就試安人夙治裝卽米鹽醬豉井井俱辦不煩授指乙酉秋幼子雲孫塲安人誠家童弗聞曰徒亂人意無益也然每以此兒喪後時時憂嗣弗廣向夫君言欲置友子者銓部君不應不知已先爲選其擇吉而聘之一日束襟理髭逡巡却立導而前矣嗟乎難哉銓部君戊子領解南都再上春官不第甲午會大母喪迫公車言別銓部君執安人手泣下曰吾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九

向者其博一第以娛大母及兩尊人而今大母安在兩尊人髮種種矣有如復作蘇季歸者何顏面見父母妻子乎安人從容譬解且言生平爲郎君夢輒奇奇輒驗是行也吉于是銓部躍車行乙未第進士而安人喜可知也謁選得崇德令安人喜溢眉睫或問之安人曰吾非喜君得官喜語溪去金沙近可迎養兩尊人也而贈公故豪宕苦局促環堵中不願從之官安人從銓部君拜別嗚咽泣下不能仰視每蒙報至語溪未啓函安人亟問尊人安否以爲憂喜否則

至廢寢食思念不休丙申報贈公病則安人撫膺呼痛恨湯藥禱祠之不親未幾訃至矣銓部君擗號安人從而擗號幾不欲生奔家人嗷嗷數輩從中途來具言家中所以拆箸狀意不平安人啼止正色曰喪主哀家主讓親戚之謂何身且不有而較身以外長物爲銓部君泣額之歸竟弗問安人匍匐佐喪具如禮而又以身護太安人懼其傷也頃之奉太安人命管贈公窆之事有成期矣而安人愛女之嫁虞郎者俟爾報夭折安人晝夜啼勺飲不食口旬日已忍痛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

佐營贈公葬事而太安人又以感傷疾亟矣安人復勞苦從事醫禱卒不起太安人之喪距女嫁纔一月安人近哀系泣泣盡繼之血從此病怔忡矣居嘗追念兩尊人無復之謀繪一小像置几席日夕上食且曰繼自今東西南北可攜而供事如生也當繪時或從旁問安人似否安人按圖爲一一指點毛髮髮髻有間不似者釋圖而歔噓號慟聲徹中外聞者莫不泣下云安人稟素弱病中復持長齋勸之輩勿輩家人莫曉其故安人曰吾豈好自苦乃爾念兩尊人長

逝無以報吾願薦吾微誠資福冥冥也自是一意茹齋素爲恒已從銓部之任丘二年而曩所娶妾孫舉子錄安人大喜撫掌曰天不負人吾夫婦二十餘年弗子而令此婦舉此子也置掌上摩娑珍惜甚已出妾所出一女愛亦如之卽子若女依安人甚適不知孰爲所生母也亾何又念長子鎬未有子歸視子婦還乙巳夏銓部君轉官復還南奔馳不寧浸有蒸熱疾又爲少子若女行聘至帶病整衣冠躬爲檢發少子患疳安人亦患疳勿復侵寒氣病甚遂不起矣臨歿無散亂語子婦輩環而泣安人了無悲楚第曰吾相從大母兩尊人地下何恨所不能忘者長子弗第與少子女未立耳言訖坐而逝越三日容色如生人言安人生平孝慈載理而往故輕安令終云銓部君又言安人持身儉素垂三十年食麤衣布無精鑿統綺之好卽微寵綸泊如未有體貌廋弱如不勝衣而赴孝義卽男子不及質直無飾語而臨下接人一依于厚卽人負我不恨然少無父母兄弟于歸遵尊卑之際夙興夜寐勤脩人倫艱苦極矣以獲今日顧不

能偕老以食餘祿于子若孫也豈非命哉安人享年若干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子某娶某女女某某子將以某年月日扶安人柩藏于某山之麓是宜銘銘曰弱于身強于德惟孝與慈儀不忒豐于德儉于命日子若孫報未盡厥德綿厥福孔延以儷君子結爲大年

葦航法師塔銘

師諱性月字徹天葦航其別號也金陵人姓王氏幼負穎慧家貧不能讀書端方淡寂自其天性年十八薙髮受業於醴師二十受具因友人激發往伏牛山練魔場備極攻苦有省得輕安小慧自此一切經書佛法無不通解說法三十餘年談經四十餘會據實專義不肯佞一綺語威儀棣棣每登壇揮塵萬衆肅服嚴于朝典單言微動皆可爲律於楞嚴華嚴尤極精析山陰張宮諭陽和西昌鄧文潔定宇構李馮司成開之皆與之諧笑莊事焉昔在已卯予與劉仰之儀部讀書雲居山旦晚相過從所習文士習而于佛理稍有開示皆師力也嗣是相往還以爲常自行鍾

陵與師別幾三年間得微疾乃竟示寂于普寧禪寺
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明年乙巳八月二十有
四日歸骨于錢塘萬松山廣化寺左門人廣隨所捐
地也師生于嘉靖甲辰九月二十四日世壽六十一
僧臘四十三與雪浪師鴈行俱稱報恩無極大師龍
象雪浪天才煥發而實地無蹶莫不推師予偶以小
儀歸里中其曾孫通志來請銘銘曰

於惟師門豎拂道存其人則往其經則尊大海洋洋
一葦而航津渡萬衆于焉蛻藏何者不壞松姿月光

富林集

卷之一

三三

語溪曠禪師塔銘

師名曠字體周別號公朗語溪下都人貌白皙韶秀
如玉姓陸氏嗜潔好脩其天性父母因而捨送邑西
寺曰崇福者爲佛弟子年甫十一時讀書不過四行
卽窮日之力不能記憶每自悔恨流涕忽發願禮清
淨三業叵何忽成誦十行乃至二十行俱下見者怪
而詰之師亦不知其故十四薙髮十五落筆成文章
十九稱詩四明沈勾章吳門王伯穀俱詞林名宿咸
與酬和居恒善病好默塊處而于參師學道津津不

勑在月亭講師座下號稱白足雪浪明宗諸慧解人

咸推許之學士大夫如屠儀部長卿馮司成開之及

子門人李莫勝時把臂入林天假之年進未可量而

師故有茶僻病在脾敗庚子夏六月十一日忽告逝

矣呼其孫海白榻前而囑之曰我歿可塔我于寶函

樓之陰而以銘請諸武林黃貞父氏予與師三年不

覲面而寶函樓故予所爲記樓之上可望臨安臯庭

諸山向嘗與師登臨嘯詠題之爲朗公臺而忽成夢

境追維嘆息不可復得質有其文不墜乃祖風味者

富林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幸而海白在也師生于嘉靖丙辰正月十三日世壽

四十五僧臘三十二海白重繭走京師四千里來請

銘予安能無銘銘曰

語兒林西我識朗公貌癯而皙文辨以通鏗然聲聞

如林擊鐘朗者安之蛻遺其中流雲霽雪而誰與封

我銘其塔捉幻摸空

明處士西余楊公墓誌銘

西余楊公歿二年而公子長君芝與仲蘭手述公行

事乞孫給諫公爲狀而屬余銘其墓余懼不任然公

嘗爲先贈公鶴洲先生門人余亦稱公伯兄蘇門先生之門人自垂髫事公四十餘年矣知公特深非余誰爲志者公諱兆清字思忭別號西余世仁和人五世祖登善公椿椿生恒恕公鏞以季子璵貴贈永平府推官鏞長子松齋公玘玘嗣柳泉公俊贈工部俊生南泉公周第嘉靖辛丑進士官工部主事配張封安人則公父也南泉公舉三丈夫子伯兆坊以博洽聞爲蘇門先生封侍御史兆金以仇爽聞爲杏里公封比部繼贈儀部而公爲季介性獨勵行業有以

寓林集

卷之一四

三三

是受學先贈公繼從伯子蘇門先生發憤下帷學成補邑博士弟子員以何張孺人下世公時悵悵傷失賢內助塊然獨處者且十年而張安人又時時顧公嘆曰兒則悼婦何以娛我公不得已繼娶魏孺人幸魏賢所以共事不減于張而安人喜可知也乃公食貧如昨又見負才績學如伯子者尚艱一第遂翻然太息曰士固有命母老矣與列鼎而不逮則孰與逮而以七箸進者爲歡乎于是決意敝屣舉子業而研白圭計然之策觀時廢舉收利而魏孺人亦善心計

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六

能持籌佐公絲粟無失算自是盡送貧去而橐中漸贏無秩祿之奉而所入與戶侯等朝夕獲具精饌娛張安人以至於老壽而終無遺憾人謂楊季公非獨篤孝也其遠識強力亦大有過人者焉公於伯仲最友愛迨伯仲俱以子貴被命服時遨遊湖山間爲樂公間一過從而厭喧避炎多謝不往子姪輩當窮居時顧恤一體及貴盛絕無所干曰吾惟愛之以德而藉氣力熠間巷人不爲也訓諸子治生治經各因其材惟禮法氣節振振流俗爲兢兢痛張魏兩孺人

不獲偕老述所與歷艱難拮据以有今日狀諸子聞之皆飲泣自奮生平不妄費一錢而當義施無所吝戊子歲殿佐兩兄輟哺餘爲糜活道路殮人無賴子有移殍者屢嫁禍鄰人公陰棺斂之昇之去其人不凡所貸不務焚券市虛聲有貧不能償者直度外置之其後益復疎闊求者無不與與者有不取卽爲人所給亦多不問故終公之身計所收當所捐曾不能以半人亦不知也胸中秉人倫鑑其賢有負者與非其人如別黑白往往能中人之隱交遊無泛涉惟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同調者時與之談讌性不能酒而喜奕其骯髒不平之氣借坐隱以遣四方客以國手至者惟恐不得當楊季公爲恨公亦樂與拂巾彈子決雌雄爲快晚年亦好古彝鼎法書名畫之玩口辨目量若不給曰吾不能爲張茂先博物取適而已大都公耿介自性不受挫於人而迂闊儒効精心生計行不苟飾業不虛立第五之名頡頏伯仲光啓後人而其開情猶足以自愉快彼世之豎儒當因厄則計畫無所之而齷齪錢愚又輒詘其身與世俯仰不獲行其胸懷此何可

今公見也公豈非太史公所稱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者哉公體脩長骨稜神王行類羶鶴彌留前尚善飯期至而脩然返矣生嘉靖己亥二月之七日辛萬曆庚申八月之九日得年八十有二元配張孺人兵部武選三洲公女三洲公故與工部公辛丑同籍兄弟也繼配魏孺人竹溪尉半山公女子三人長廷芝質毅能生業不減公張孺人出次廷蘭次廷憲俱諸生魏孺人出芝娶蔡氏蘭娶徐氏憲娶張氏繼葉氏憲先公五年卒女一適光祿丞林君之芳魏出孫寓林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男五師啓仁和庠生娶吳氏俱蚤卒夢徵聘國博瞻明朱公子文學千仞君女夢偁未聘俱芝出夢惺聘小詹乾沙駱公女蘭出夢覺娶和州守上台俞公女憲出孫女四一適蕭山 菲泉來公孫文學拱壁一適都憲抑亭陳公孫文學紹芑一適州判思峰鏗公孫文學源長一未字俱芝出曾孫一諱生夢覺出芝等將以 年 月 日葬於 山之陽得備志之而系以銘

銘曰列公儒林而貨是殖目公貨殖而行可則鄉淮

祭酒不以爵陟年躋大耋不以服食前人鵠立後人燕翼勒青山弓羨門之石過玄虛者人倫之式

太學生若渝吳君墓誌銘

不佞與吳仲虛三十年交好而太學若渝吳君仲虛長子也若渝方孩仲虛攜出見迨舞象之年而仲虛病若渝趣歸視病及歿臨喪哀持門戶斬斬若成人宗老爲之驚嘆若渝每讀子所爲仲虛狀雪涕不已又十三年彈指幾何時而若渝忽歿矣弟采于哭其兄甚哀乃屬其友金生以寧述其行事乞沈孝廉無

寓林集

卷之一四

三九

回爲狀而泣以向余屬銘其墓嗟乎狀若父忍弗銘若子乎人往而行弗彰後灰者之責也按狀君諱懷真字曰若渝父灼太學生號履素所稱仲虛者吾友也仲虛娶畢孺人生一女孺後從武林置側室三爲仇爲蔣爲孫而君蔣出也蔣孕君夢僧入室而生故君生而慧白皙丹脣眉宇韶秀覺有以過人仲虛志業未遂心屬是兒課之習句讀不令窺戶外君亦不自異暇卽取唐人詩私諷詠之超超有遠志不幸仲虛猝病新安以歿君甫十三耳而家政已萃厥躬矣

牙籌與細素半相營遂荒落舉子業抑而入成均然

至性依于孝友畢孺人在新安故廬餘母居武林君春秋往來如鴈事畢孺人畢孺人驪事三母三母亦驪不知其非已出也居嘗快快以乃父博學好文卒未有成名已又少孤殖學晚所以屬弟采于者最篤至酒後耳熱引坐相勸勉時悵悵泣數行下也君蚤舉五男子其于誦讀嚙笑間嚴束之亦無令窺戶外如仲虛所以課君或請稍寬之君笑曰使兒曹能好紙筆亦安用知馬之幾足嗚呼意慮遠矣君年尚少襲素封顧於世所習少年六博蹴鞠狗馬冠劍狹邪之習一切謝絕之獨嗜書好文學如仲虛又不喜豪舉爲名高縉紳先生有道術者兢兢就之而必從貴游賈客相膾逐其所過山水必討論其佳處至欲剡東坡買田陽羨時尚羊西湖或駕一葉舟臥林處士梅花下或詣南北峰幽絕經宿不返至花堤柳岸聲伎雜沓時不一投足也間爲詩清雋予不盡見有羊編分類唐詩成帙旁通繪事有米顗倪迂意嘗手寫長松飛瀑圖寄采于者無回亟稱之嗟乎作人如此

寓林集

卷之一四

四十

可以不富貴奈何併其年而折之哉大都君慧心修名行而稟氣羸弱遇事務深思默憶算計終始而不以告人恥與世之錚錚者比絮短長故不無內損而夭其天年然蘭摧玉折郁烈未散後世卒不墮脩士之譽以視腐草枯株泯泯者何如哉君又究心內典建怡雲庵於七寶山手錄大藏以尺計輯等慈集行於世咯咯嘔血猶朝夕禮懺不懈君根器如此儻蔣母所夢僧入室而生君向果夢耶今果真耶要之不愧仲虛子矣君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二十傳而至

舊本集

卷之一四

四二

宋文肅公微卜居休之商山又十一傳而爲鯉墩公祿是稱曾大父祿生龍泉公洽洽生二子長伯實次仲虛灼卽君父也君得年僅二十有七生萬曆丁亥七月初十日歿於癸丑六月十二日配程率川

公女子男五人長維城聘坑口孫 公女次維寧

聘汪坑橋金 公女次維屏聘龍灣尤溪令黃如

正公子 公女次維翰聘龍灣太學黃嘉德公女

次維垣未聘女三人未受聘俱程出維城等將以某月某日奉柩厝於某山之陽是宜誌而爲之銘銘曰

晉有叔寶珠明玉潤卒二十七亦有唐李記白玉樓帝載其筆爾文遜李而秀似衛參兩而一有物俱盡朝菌蟪蛄春秋旦夕惟名與行勒之名山千秋斯述處士張寧宇元配呂孺人墓誌銘

余小病却掃門人馬巽甫介江陰張子育芝育蕙育蔡荳杖衰經入以母氏呂孺人墓中之石屬爲誌余謝不敏諸子伏地泣弗起且悲數其母氏孝慈大義涕浪浪不收蕙又出其婦翁郁公狀以請余受而讀之悲乎惟是母有是子可以誌矣誌曰孺人呂姓處

舊本集

卷之一四

四十二

士張寧宇君元配也父曰賜橋翁能世其醫冠江南以隱德聞母曰華孺人孺人自爲女子時聞古賢媛行事輒心識之所以佐其母持家政已井井於時張公信吾與賜橋翁善願得孺人以爲兒子婦呂翁許可年二十于歸則寧宇君已喪其母任孺人十二年所矣寧宇君顚頓甚孺人一見卽相顧歎曰痛哉無母之苦至此乎則又仰天歎曰痛哉夫非人婦而我獨無姑乎於是事舅信吾公甚備至而婉愉以洽諸妯娒下逮媵婢減獲意無不中愜者信吾公老益嘯

嗚呼人飲容色窺所旨進之二十年一日也與寧宇君眉案相向甚莊事亡不相助爲理而張故流殯名族自其曾大父去儒者業以賈起家孺人弗是也從容進曰妾聞之古人耕者荷鋤而食讀者學古而獲未聞以賈賈謀利利疚心盍慎諸寧宇君笑而應之曰吾家世賈也而仁義存何傷猶豫不卽罷會信吾公病幾殆寧宇君遊於賈人不能歸孺人旰夕延醫量藥調膳傾私橐百端扶救不告瘳而信吾公有起色寧宇君乃歸孺人泫然相謂曰夫子以賈術無疚心者耶有如翁前日不諱于卽奉黃金百斤起爲壽得乎於是寧宇君大悟盡罷計然策拓隴畝之業夫婦朝夕相耕饁調甘旨以娛老翁壹意課其子育芝等於誦讀欣欣如也亾何信吾公捐館又會有外難鼠牙虎尾日愬愬靡寧寧宇君勞外孺人支內凡五閱歲無時不如茶膏膳者而至爲其子延師友課讀無一息弛也雞鳴披衣起理盤餐夜分篝燈坐手自織紵令童子窺塾師燭滅乃寢又時問兒所讀所繕寫何書損益何若如是者爲常以是諸子俱刻厲

名行奮文學後先列膠人之序孺人色喜冀一遇卽不遇亦開色相慰勉謂士力田逢年有時也孺人室長有天年享其子一日祿養奈何以勞苦之餘又哭其子若孫瘍病且歿也悲乎孺人孝義自天性亾論嚴事生翁卽其姑死孺人未嫁時十二年前音容笑語不相接然當諸子婦歲時稱觴立不南面病甚呻吟在牀諸子婦繞而撫摩孺人堅以謝數曰吾未及爲媳事姑而姑自爲安乎語畢涕泗交頤家人輩聞之皆相向泣下莫能仰視嗚呼至矣哉孺人遇宗族親疎長幼俱有恩紀無德不報有怨必釋有訟達好義之風躬自菲薄衣食逢師友賓客必豐必腆祭祀必誠信晚而奉西方教延戒僧禮梁皇懺曰吾以消孽不以斬福年踰艾未嘗以佞佛入山今年春爲諸子從臾稍一寓目惠麓虎丘之勝曾遊覽未幾而痰疾作竟從姑任孺人遊白雲鄉也悲乎寧宇君哭於室子若婦哭於帷諸族黨親知咨嗟流涕呼母呼夫者不可指數悲乎是可以知母矣予觀古之爲人母者斷機和膽庶幾稱賢未嘗歷艱難卽傳記所稱

陶母鍾王夫人風氣相漸或以近名或以邀榮如孺人易賈服好儒術孝事未見之死姑危病不輟雖有道賢者未之能逮也天報孺人諸子才必有顯者諸子卽微顯者何貶於孺人之千秋哉孺人生嘉靖丙辰十一月十四日卒萬曆壬子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七丈夫子三育芝育蕙育葵俱邑諸生孫男四樂絃綱蕙出維葵出孫女四以甲寅年四月初三日葬於墳塘之新阡育蕙等又泣言卽孺人生時所自卜及孺人死而孤等又卜之夢寐與形家合亦天也是宜誌以銘

卷之一四

四六

顯教寺明宗詢法師塔銘

余與詢師結淨契幾三十年往從師所止構得聽居意歸老勾當大事畢此願而師竟別余去十年所矣其孫智臨解文字能淨持紹祖風而以瘞師塔來乞銘予許諾又幾一年安忍負之師諱廣詢字明宗山陰任氏母夢黑龍伏檻而生蓋龍象徵也性沈朗身

修長貌古蚤孤屢有方外之志年十九願辭母從雲棲大師爲弟子母許之師居雲棲務操作獨勤課誦之暇卽默然塊處一日忽辭大師曰弟子願參方行大師笑曰爾真廣詢耶詢安歸耶師遂持瓢笠陟牛山少室諸名勝參善知識時有所得嘗厭諸經疏鈔之煩已從雪浪師座下欣聞楞嚴諸經白文解十餘年不捨去聽法華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句恍然有會雪浪師遂印可入室焉歸而證之雲棲大師始登座說法時年三十六四方名利爭延之凡五十二會所

寓林集

卷之一四

四六

笑曰道有二耶斯政爲本心除妄耳余官白門師過
諸忽示微疾告我曰吾從此逝矣余不能畱買舟送
之還踰二月脩然而往是癸丑七月十有四日也距
其生嘉靖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世壽五十七僧臘三
十九師生平於教典講而不註曰有白文在無煩蛇
足所著有華嚴徑遺草塔卽在寺後去得聽居東百
武爰爲之銘

銘曰生也山陰逝也武林稱明法華說妙證心三十
年間如絃鼓琴五十七後如鳥遺音余偶後死爲師

寓林集

卷之十四

四十七

沈吟勒銘於塔千載攸欽

寓林集卷之十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誌銘

鄉進士董君暨配徐碩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冬予以藩臣畢呼 嵩之役便道歸家又哭余長子悲纏羸博謝一切應酬文字不復作而友人比部許君以外兄董君暨其配徐碩人狀來請銘孝廉余同舉士也孤纒緒奉狀乞之哀狀纍纍數百言所敘生死甘苦之誼又惋而愴余安忍辭按狀君

寓林集

卷之十五

一

諱明吉別號念齋夢徵其字世爲杭海寧人滕國以前不具論自鎮徙錢山曰治者逮封侍御賓溪公翼凡八世而侍御史愚齋公學爲君之祖茂才醇宇公儒君父也侍御公夢山陰諸脩撰南明至已而誕君故以明吉名而字夢徵君生而媚好眉目如漆聰穎善解人意家人輩奇之相與號曰聰官七齡就外傳十三歲爲文有異致又二年采芹于泮弱冠有廩食聲籍諸生間又九年辛卯舉於鄉君故穎而能沈詒好湛深之思一時同年甚見推舉謂可芥拾一第而

數奇三上公車輒報罷茂才公性儉而嚴所給君費火費不甚具而君才美意高廣多交游雅好施與周親之貧乏者而身實苦貧欲乞爲學官食苜蓿朝夕格于序不得而持名檢甚厲所佩印章自稱清白吏子孫不肯俯仰人取一錢自潤以故愈窘所需悉稱貸期盡不欲負約復貸以償貸累益重籍而記之曰窮鬼簿而不忍告于其父每披籍佗倅輒呼酒自遣以故病渴不解戊戌罷公車歸益憊已亥遂實志以歿歿之日茂才公始見所籍簿大悲慟曰兒至是耶

寓林集

卷之十五

二

于是乎父茂才公母徐孺人兩老人與所遺十歲孤舉委之君配徐碩人一身矣碩人亦宋以來名族也父孝廉門山石公某母郭氏爲汾源叅知公女十一歲母郭見背能遵姆氏訓年十六歸于董事舅姑性殊致孺人敬戒有婦道善調劑其間甚適性不好飾日坐捆內衣素茹淡帥婢子女紅以佐夫子膏貲自爲諸生及薦賢能之書如一日也自董君歿欲從死而以兩老人與孤在強而生又十七年舅氏茂才公歿明年姑徐孺人亦歿孺人一孀婦率其孤襄大事

豪無長物淚枯血竭又一年而身亦隨之嗚呼碩人之節孝哀苦可亾憾于夫君而夢徵可無憾于九原矣董君生嘉靖丙寅閏十月廿三日卒萬曆己亥八月廿八日得年三十有四碩人生隆慶庚午十一月廿七日卒萬曆戊午六月初六日得年四十有九嗟乎以董君之才能發憤上公車一第何有而卒草不遇之文砥行以死然非碩人能爲君婦成其志此髮亂者亦安可冀其讀父書表見于文學而兩老人亦何以善其生死其亦賢也已子一卽續緒邑庠生所

朱本集

卷之十五

稱十歲孤者也女一字憲副陳與相虛舟公季子邑庠生祖芬祖芬天縱緒將以是年某月日塋其父母于某山之原

高士邵虎庵先生塔銘

先生卽姓名穆生一名重生別號虎庵比部員外郎弘齋公諱經邦仲子也比部有直節疏劾首相張文忠公戍閩所著有弘簡弘道弘異三集行世是生先生先生生而負奇骨相磊落音吐弘亮爲諸生獨立不屑爲科舉比偶之學年三十餘卽屏居靈鷲山之

朱本集

卷之十五

四

呼猿洞手自開鑿巖岫營構軒閣樹藝花木多佳絕所貯自經史外多古文奇字玄筌秘笈之書晨昏披覽凡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花朝月夕出游湖上閒一歸視卽返性嫉仇俗子俗子亦詫遠之冠蓋車騎客過之若浼郡守喻公邦相迫欲見卽踰墻遁去至毀薪拆屋不與一接吾鄉有尚書公偶得披帷入有問聊且荅數語卽揮手不應其孤峭如此惟是道人衲子樵夫野老琅琅與之談或方外韻士酒徒詩客有扣斯應仰天浮白竟日長嘯與猿崔響荅不勑也俗事不屑聞見逢忠孝大節及人間不平事則慷慨起若挺身欲赴者精皇極數多驗不欲泄于人所游名山卽自爲圖畫畫多古法間出王叔和米元章筆偶一應客不多作詩稱唐而不模擬唐句往往自快胸懷類李長吉寒山詩然亦無意也凡先生所尚不但不襲人唾遺亦不逐人情好予讀書靈鷲山與先生往還歷歷紀所見多類此其潛脩默證超然獨詣不可得而見其絕慾跌坐不倒身抱足夜如其晝者則自癸巳四月對天設誓辭仍勒石記之曰某年月日

其人試天劍于此則二十五年一日也丁巳三月忽
側身臥胸突生一骨痛不可忍先生即猛然省跌坐
如昨而痛骨立消于是命速治龕母用木命踰月而
葬于山廬之側冢上置塔塔覆以亭母它易歿之前
三日撤食豪飲水數斗遷居樓下危坐靜存端寂而
逝蓋丁巳四月二十七日未時也歿時禁念佛曰非
吾師吾師伏羲文王孔子也目將瞑一僧欲焚香稱
接引大聲喝曰吾與爾教不同是時頂門熱如火發
四體柔和又三日而掩龕顏色如生焉先生骨力堅

身本長

卷之十五

五

穀學道深入蓋其驗云予嘗言先生似嚴冷而腸熱
似猛厲而意坦似倨野而致文此流俗人不見也先
生不妄交游所交惟雲棲大師虞長孺銓部馮開之
司成吳伯霖孝廉與予輩數人而已所著有武林山
七誌山中甲子詩文數種有獨見多傷時藏之山中
年八十有一其長子文學于巖孫泰來諸生從予遊
奉先生命屬予爲記而銘之予負諾青年餘矣乃得
記其畧而系之銘

銘曰元氣氤氲馮生庶民靈驚之靈乃鍾斯人奇姿

異骨宏域超倫汎濫羣書苞孕天真承義文師作巢
許隣百家二氏或友或臣蟬蛻塵埃四十餘春高臥
青山逍遙玄津巋然一壘身隱道伸我銘爾式千載
若新

亡兒茂梧壙誌

嗟兒茂梧亡矣有志無年無奇文瑰行足以託名筆
而念其實志以歿不忍令後之人無聞于是乎枚泐
以志茂梧余長子元配贈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
母沈見背余抱而啼須隣媼乳活繼乃得專乳越歲

當本長

卷之十五

六

余繼配孺人張氏母依焉六歲而張又見背九歲余
繼配孺人吳氏撫之兒眉目疎秀受書能讀而氣孱
弱不任讀戊戌余舉進士次年授江西進賢令攜之
官受易自是余兩入計往來進賢凡六年兒俱從令
受師訓讀經史左馬秦漢人文俱成誦稍稍能爲文
未成服不遽令赴童子試余以乙巳行取入京師而
兒畱家食丙午十九歲乃赴試爲督學李二溟公見
收補錢唐博士弟子員是年娶婦顧氏家居從師友
下惟戊申復旆予京師是時兒頗銳意向上下筆屹

屹摹先民法未合詞多澁以是初赴督學陳公考失利以何予亦絀而歸西湖三年集二三子講道談稅兒俱從獲與諸雋士奮筆角文戰事揣摩督學幕藁王公兩試俱高等壬子入試列副榜不卽售命也時予官南工部轉儀部兒俱讀書家山苦心揣摩及故所習經史左馬秦漢人文手再錄一過書自警語徹旦不寐期副予望遂嘔血病矣已爲督學斗垣周公所賞識置高等補增廣生丁巳予轉官督學江西兒不能從時時病心胃不解戊午余遺書戒勿就科舉試而兒乃扶病強入試督學虛臺蔡公置高等然僅喘喘望棘院太息不得入病彌甚矣名心未斷乃檢生平所爲文百餘篇取所被鑒賞者將付剞劂而上書乞題一語且曰兒至此非能爭雄秣林第以十五年研苦此道存吾父箕裘之遺以示後人不令嗤兒枯木朽株足矣予憐而許之已未春二月十五日卽長逝痛哉大都兒少失母怙氣竟孱弱不副志負姿亦穎秀不至下劣又時從予得侍賢師高朋之側入耳無猥瑣語爲文恥流俗而心手未卽應年來

稍成文采而以病奪竟伊鬱牀第間悲夫兒虛願多智凡書法詞賦病中涉畧亦時露佳處不竟性膏每事依于寒儉不作華靡習氣自甲寅至今強半病心血日與醫師藥餌爲伍中乃屏醫藥不御學導引法以效嘗從雲棲師聞佛氏西方之業乃併導引不事飯命于佛手書金剛心經二冊及雲棲所選白香山警悟篇置案頭披覽以是卽病劇無怖畏愁苦狀沒之前一日呼予竟日囑婦顧曰生歿夢幻余無它苦惟不得報親恩有未了念善教二幼孤補吾過也語寓林集

贈公崔洲先生誌表不具述

亡女姚仲子婦壙志銘

姚仲子者太僕養谷公之仲子士純也吾女歸仲子七年而天仲子不忍亡吾女泣而手爲狀請吾志嗟痛乎吾忍亡吾女乎哉凡吾先後所舉男女九人而女次爲七繼室封孺人吳生生而淑是名爾淑吾與太僕並爲諸生時相善辛卯並舉于鄉文章氣誼益相得甚歡迨太僕以壬辰登第入庶常改兵垣而戊戌生仲子是吾登第之年吾官江西鍾陵令三年生

寓本集

卷之十五

九

女又三年甲辰以令入計與太僕會京師情好彌篤因出見其仲子甫七歲初授書楚楚文弱以友人陸正伯氏問名吾許諾女甫三歲耳亡何太僕以忠亮亢其忤于時拂衣歸西湖余亦遭時忌謫居兩人相視惋嘆亦相視笑也亡何余偶起南水部假歸以乙卯春正月授女箕箒歸仲子時年十五女貌清而慧居家婉靜自繡紉外聲不出口閤不錯趾迨事太僕與姑高孺人庶姑某益孝謹太僕夫婦甚憐愛之太僕仕宦幾三十年而不問生產類貧士居頃之爲孺

子折箸仲子憂不給女曰無憂貧也余亦貧家女荆

布之餘可稍稍佐君君第力學讀父書而已仲子順稍解女未嘗授書能曉其理坐一室爲仲子澣衣炊米暇即焚香殿名茶以爲適滿如也然終以質弱善病吾自南儀曹視江右學政不獲時視女已未夏吾亦病以叅議責捧歸視女而女病痿滯喀喀跂枕上連晝夜不得臥骨如柴立吾揮淚別去追歸而幸亡恙以爲女生矣不謂病尚在脾膈間庚申春二月太僕忽病咽食不起女哭于帷甚傷吾往哭則牽吾衣

寓本集

卷之十五

一

號不已以是體愈羸強以藥扶之而姑高孺人故善病亦以哭太僕加劇辛酉夏五月復不起是時女政病臥牀聞之撫牀大慟慟無聲竟從姑逝矣嗟乎痛哉臨逝無怛呼仲子呼母呼其子志雲至則不能言目盼意授之耳痛哉女天性依於孝謹又儉讓即吾家所貽衣笥套具幾何啓視之尚有一二未御者遇臧獲輩亦無咄咤聲於法宜壽令與仲子偕老即鮑婦麗耦可企而以天折何哉女生於萬曆辛丑十二月十七日塲於天啓元年辛酉六月初七日得年二

十一母吳氏誥封孺人處士吳傳巖公女吏部尚書
默泉文襄公曾孫女仲子名士純國子生子一卽志
雲甫六歲未聘仲子將以某月日從太僕公高孺人
靈輶厝于葛嶺之宮且卜地藏焉予杖淚志之而系
以銘

銘曰汝何依兮素風汝何歸兮白雲玉則折兮餘輝
蘭則摧兮遺芬身偶盡兮無年子或長兮有聞墳三
尺兮爾說識千秋兮吾文

金虞仲墓誌銘

金虞仲墓誌銘

卷之一五

十一

萬曆辛亥九月文學金君葵其父近川公黃柏之原
予實爲銘章明年君卒又明年九月克葬于瑤山之
陽長子以寧余門人也來乞銘嗚呼予以二年間銘
君父子君又僅逾下壽以歿可哀已君諱汝臯字虞
仲別號見華姓金氏漢車騎將軍沱侯之裔宋建康
中避亂南徙故爲休寧人考諱璿葬黃柏者也君才
識過人喜議論往往奇中然不炫耀取世譽閭閻內
脩衣冠朴古有先民之風孝友其天性也君兄第四
人先是奉客歿錢塘君哭之慟已而伯父戊戌之冬

叔又歿錢塘母黃孺人又歿十餘年而父又歿君至
性過人而天故困苦之至連哭其兄弟父母以是不
能長永年歲悲夫君年十五賈池陽而歸慨然曰人
生會須讀書知古今識道理時來則拾取富貴展所
欲爲爲吾親光榮奈何挫志作賈人子因發故所讀
書讀之曰必如是未幾選爲諸生聲譽凌其老宿俯
視青紫猶掇之也試京兆者再竟不獲雋而賁志以
歿悲夫君好讀毛氏詩左氏傳亦喜莊生寓言所著
有支順集晚乃學佛爲居士嗚呼豈有感于天倫之
痛而將以悟夫歿生去來者之爲浮漚聚沫耶抑重
戚此生而種所謂來世者之因也君又慷慨好施家
不甚富而往往周人之急與人交堅于金石與吾友
吳仲虛善仲虛父子亦莊事之嗚呼觀君父子兄弟
朋友之倫其他大畧可概見矣方叔歿錢塘君畱家
侍孺人疾不知也其姊知之恐其倉卒驚駭不卽以
聞而微見顏色君察知其意忽投幘號曰吾弟歿矣
無惟吾數日食不甘寢不寐仆地號不止良久兩手
據地曰母病甚在牀何可使老母哭壯子因強爲好

顏趨侍白第病宜遣男以寧赴錢塘視疾實經紀其喪君悲痛慘毒而衣冠如故常中夜帷中涕泗而已其孝友兼至類如此君配胡孺人生二子長以寧從予遊補諸生錢塘次以謚歿十有四日而張氏妾又生一子今名以忠君二弟俱夭無子故哭之尤悲君既命以謚爲季後而叔又得君遺腹子以不餒君可瞑目也已予讀以寧所爲述悲其哀痛又嘗辱君知不敢辭遂書其大節而君之家譜世德與夫姻戚孫子既已畧見于前銘矣不復詳其它才藝非關君大節者亦不書

銘曰績學不試非所恥兄第四人三天成君之傷生蓋以此嗚呼惟孝與友垂野史

凌母張孺人墓誌銘

吾友凌元禮諱登嘉以名家子束脩好學高才湛思名聲藉甚諸生間與予同師受易敦研席之好萬曆戊戌元禮以予哭之嗚咽爲立傳記其一二大者又十有三年而其配張孺人歿又三年克葬其子嗣熙嗣慈以其世父太守公元孚狀來乞銘曰吾父捐館

時吾兄第三人俱幼小又同時善病吾兄歿而不肖兄弟厄羸甚吾母百計醫藥不放卒購得異術以生以無墜先人緒業吾母持門戶內外斬斬宗親族黨幾忘其孤寡焉吾母夙通文義每不肖孤讀書輒能搗指得失然則墓中之石非先生銘母氏晦不傳且何以慰吾父地下予悲其意因思元禮讀易山中時如昨日耳迫其以十有六年于此矣嗚呼十有六年之間生生成歿男子不及辨而一寡婦拮据閭閻之裏吾是以賢孺人而樂爲之銘也方長男之殤歿者急飯含疾者仗湯藥醫師匠氏雜然于堂內外姻族下及臧獲罔不遑擾失措孺人灑泣營辦兩不廢亂而二子病日深卽賴異術起然猶奄奄牀簀者數歲孺人如一日也又能以其隙治生產舒無嗇有二子病良已亦必自勞瘁曰吾勞吾身而貸吾兒令體任誦讀昌大吾家快矣或時篝火夜讀聞詩書語便自尋繹或令訓解至闕節義嚴禮法者必令再三吟而問爲品論多合道理孺人孩年失恃縫紉盟饋未嘗學諸母童年作婦燕享賓祭不以煩其夫其天資端

敏有過人者大都靜嘿爲體精勤爲用而本原孝慈諸閭闔之秀斤斤無成者方之茂如也孺人錢塘名族太學泉山公樞之女大中丞澤山先生之孫母楊氏爲女十四年而嫁爲婦二十二年而寡爲母十三年而卒子男三人長嗣憲蚤夭其二熙與慈也女一人適陳肇孺人生長貴富少無香薰之好中更霜雪之慘終堅松柏之操方欲含飴弄孫安享子婦滄澹之奉而竟不得下壽以歿天生孺人若僅以完我元禮未了之局者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萬曆四十有一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合于元禮之藏而司空郎黃汝亨爲之銘

銘曰夫子制義婦一以從孺人實才而代其終匪母何怙諸孤待哺孺人稱寡而兼厥父孱孱者立寒寒者亾死而不亾惟賢且良耦德而藏千秋孔揚

徐母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長洲人盡脩公諱某之女太醫文橋徐公諱某之婦文學振寰公諱某之繼室生十七年而歸歸二十有一年而孀孀二十有四年而卒卒之時

孫曾環而哭者十一人而孺人實未嘗舉子子太學君本仁元配王孺人乳也本仁乳而王孺人暴卒太醫夫婦悼之甚本仁呱呱泣太醫公亦泣曰不得賢母肝燥濕亾婦將不瞑求之期年而得孺人孺人生而端敏工組紉精嬰釐不苟笑語慈愛其天性也所以爲人母之道不學而至當是時太醫公夫婦始識弄孫之樂亟稱新婦賢孺人孝事惟謹佐以勤儉每織達兩夜而文學公亦呶呶不絕以答其意家人稱好學焉時季父少宰公某以館職奉使還聞而立誌

之大喜挈以遊京師學禮趙太史之門三年而盡其說乃歸文學公無色養之憂者知孺人足賴也文學公旣脩身茂學久困諸生間不得志勞瘁中暑病幾絕孺人迫無策羹臂肉以進俄而甦張目謝孺人曰帝鑒汝幸益我一齡明年六月果卒孺人欲殉者數矣是時太醫公尚無恙泣戒孺人曰獨不念舅老無可仗遺孤未立乎孺人悟疆起治事然晝夜哭淚爲之枯家人莫忍仰視已而本仁病窮醫禱不愈孺人嗷然號嗷然起匍匐雨淖中哭于關帝君之廟霍然

已於是戒本仁勿務進取壹以課孫爲職有孫某登
類官者孺人喜稍可願養延天年而二十餘年已來
歷哭舅姑之喪困于役家益落拮据益苦神耗而疾
作矣孺人自知不可起戒迎醫誦佛號安寢待盡泊
然無悲時萬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嗚呼孺
人之爲母爲婦可不謂劬勞者哉先是姑朱孺人病
孺人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卒不起繼朱者側室
王氏生子某今爲少宰後王又蚤歿亦仗孺人慈而
立者也方太醫公大漸時本仁適科試南都而少宰

又卜居陽羨宗人信信孺人多遺急足迎少宰少宰
至而內外人無一敢起爲難於是集宗人堂下悉取
其質約雜燒之更稟給焉而別遣呼本仁亟歸母畢
場屋其見義鎮靜類此孺人雖婦人而通書大義嘗
聽諸孫讀史薄項伯而忠亞父故其遇事有本末不
舛嗚呼使文學公不得孺人以爲之配則此呱呱泣
者將不免于水火又安望其誦讀成諸生而子孫蕃
衍碩大如今日也哉孫男四某孫女四適某
適某字某字某嫁娶皆名族曾孫男一曾孫女二皆

幼卒之踰月本仁將啓文學公之藏而合窆焉乃得
水驚既葬之穴皆水於是卜茶磨山祖塋之旁食遂
以今年某月某日奉遷太醫公文學公及祖母前母
之匱而孺人始克附予與本仁親有連知孺人爲詳
故因其請而許之銘

銘曰前人布穀我耘耔昔始萌芽今薨薨既獲而炊
鉞饌簋所食幾何捐棘七天生令母篤徐祉刻此銘
詩示千祀

太學吳元益配孫孺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夏四月太學吳君元益之配孫孺人卒元

益悼之哀曰天乎何以亾吾婦其子昌國等瞬而號

曰天乎何以亾吾母今年庚申疾有日矣則父子又

相向泣曰何以不亾吾婦與母于是令其子昌國爲
狀而介其弟中翰君德聚來乞銘予與元益通家誼
最深不能辭按狀孺人出休之草市名族父溪亭公
某母程孺人甫七歲而母程見背暱就長嫂如母父
甚驕憐之不輕字人及笄而歸于吳孺人孝婉慈慧
嫺女職恭婦道其天性也事舅省吾公姑程孺人听

夕伺眠起食飲惟恪未嘗以爲勞姑病與元益襲服而侍湯藥虔禱祠無所不至姑病良已未幾省吾公客吳越以病還孺人亦如其視姑病時而省吾公竟不起孺人哀痛從內裏事如禮且謂姑寡居益媚事之而程孺人遂得忘其老寡優游以介眉壽會元益遊武林亦病還里時值炎暑孺人終日夜旁皇攝持不知蚊蠅之嚙噬者閱四十餘日而元益乃霍然舉手屬諸子曰而母實生我孺人故精飮事以問事舅姑必自調燮歲時祭饗致其潔芬至元益喜賓客四

寓林集

卷之十五

上九

座常滿菽脯餽核不飭而具其餽遺戚黨致惻款豐約必中禮與姊姒處和而肅而事姒尤謹恒語元益曰兄第六人二已蚤世君爲家督毋墜翁家風貽母氏憂可令二姒失所耶課諸子寬嚴之間惟是從與元益延名師勝友相薰習以底于成遇廝養輩無譏呵聲而有制凡購物于市必誡曰販夫販婦可念寧貴徵母剋而與爭利性尤喜儉樸至施予收恤當厄振窮獨未嘗有倦色先是孺人從元益武林病幾殆夢一白衣人來撫摩呼善女人蓋大士佑之也病以

是去體三年歸商山疾復作遂不起屬續之夕惟以不克終事程孺人爲恨寬元益以聚散無常毋過傷悼召諸子婦人人慰語無恐怖迷惑態安詳而逝得年四十有五嗚呼若孺人者於元益爲令妻於其尊人爲孝婦于諸子宗黨爲慈母可謂備德也已雖享不酬德年遜下壽命也且世筭黨者流榮華卿佩者累累亦不乏老婦人皓首食息而不能保無俗疵以視孺人之德之備其顯晦壽夭何如哉而孺人且多男子必有昂眉天衢以光泉壤者其不朽又有在矣

寓林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孺人生萬曆乙亥五月初九日卒以己未四月二十有八日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葬箕山之陽丈夫子四昌國昌胤昌倫昌意女二壻某某銘曰鬱葱宵邃箕山陽有善女人于焉藏蘭芬玉瑩德孔良子孫保此世且昌陵遷谷變慶未央

太倉州倅衡洲張公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衡洲張公以太倉州倅賦遂初歸三十餘年而以老壽捐館舍其長子懋官余壻也次子若采亦予門人

相率伏地泣曰先君有言我必踰月葬母後則孤等
忍痛用命其曰我無高行足術勿以誌銘涸鉅公筆
則孤等痛不忍夫先君生平所潛耀砥行生平所知
也而民民腐草木孤等何以爲人且先母氏李之能
匹偶先君也而未有誌也敢以累子予亦泣相視不
能辭受而誌之按狀公諱湘字子南別號衡洲世仁
和人也其先爲文質公彬彬生怡然公獻介然公珍
珍生誠齋公綬以孫吏部尚書恭懿公瀚奏贈兵部
左侍郎誠齋公生四子伯慶山公應祐以子中丞某
封吏部郎仲亭山公應祿恭懿父也封工部
尚書叔與山公應裕順天府醫學正科是生公公生
而慧丰儀楚楚清瑩如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當張
氏全盛時朱輪華轂照映閭巷而公性行恬介無文
袴自喜之氣日下帷手一編尤喜讀漢晉書間習詩
以唐爲宗所嚙侶如青門流山人望雲趙溧陽公俱
名流冢宰公亦蚤器重之已游國學益研心經術有
聲而與山公得公晚憐公體羸不願以身易名遂迫
就部試試卽冠脩偶當佐郡已授太倉州倅非其好

也人或疑公賈介子弟未必能官公到部清約自束
凜凜奉職豪貴不敢干訟滑爲之屏息解帑金入京
師秋毫無所染委治河躬自督率視水道疏濬不半
載河工成州財賦可數十萬公庭寂鞭撻聲如法輸
入三月無逋賦公廉惠得民如此上官逢所署缺輒
以公往吳中長者擬公吳隱之之酌水西門豹之治
渠不虛也時給諫劉公某謫崑山丞署州事劉故相
國王公門人乃往候王問州利病狀王公曰若知州
別駕張君乎曰固知張君冢宰弟也王公愕然曰并
也知州利病莫如州別駕稔也于是劉公交歡公每
事必以咨州民賴焉公既約已奉職勞苦過常帶爲
之減亾何構危病不起州守張公過視病滿然無辦
流涕願僮僕曰無以殮也對曰主人有言吾生不累
吾民而必累吾民已令人持素所飲銀卮入金閨易
木矣守大嘆服揮淚去會天幸無恙公拊心嘆曰吾
幾不見吾父父在也又無子乃勞勞官下耶遂壹意
投檄去撫按諸部使者惜留之不得同聲獎其恬退
聽致仕歸州士大夫爲賦考槃之章焉公既歸娛事

吳山公則開戶危坐讀書檢藥草臨法書瓶花杯酒吟詠以適無外羨刺史方公楊季公東魯暨督學諸使者後先以鄉飲酒禮敦促可二十餘次公俱堅不赴曰吾儕小人老矣貴丘園已幸而以干大禮侵賢者坐哉識者益高之公天性孝友從太倉州歸養凡再易寒暑而吳山公始捐館公哀戚讀喪禮幾毀與澄洲公自髫髻至白首歡愛如一日明洲公內構譏微失歡及明洲公夫婦相繼歿家盡廢諸子不知所往公臨治二喪身荷鍤爲墓葬之恭懿公每舉以承

舊林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三

閻宗曰如衡洲第者至行可師也時恭懿公以耆年解綬歸與公日尋泉石琴酒之樂情好彌篤烟水之間姿姿二白人望之如仙會張公振之以太倉州人來矚杭郡縉紳數十百人往謁賀張公獨西向揖問吾父母張衡洲先生何在客咸目攝公張公歛容曰衡洲先生吾州二百年以來廉吏也世以此益知公清白之標出處一致焉公晚年始舉子懋官辛卯予過視懋官於家塾舉易發難酬對如響予以長女字之自是數與公往還見公敦睦在宗和易在里風雅

在山水琴藥一一如夙昔所聞所居必掃除淨潔似郭有道宿處終歲無雜賓至几塵不飛恭謹有加儼萬石家風神情恬介謂公可百年而不謂公竟倏然逝也公無大病狀寢不甦枕席歿前一日尚起見客神氣爽爽生平不佞佛而於身心間若有透脫無恐怖散亂十年前製木一歲前爲三子立分券一月前制衣半月前畫遺像猶出以眎余欣欣相向臨歿忽起正襟坐以足授履諸子且將掖而行就案嗒焉喪矣視履考終公非善出處善生歟手足無憾者哉元

舊林集

卷之一五

三十四

配李孺人爲玉岑卒公女莊凝嫺內則公孝事親則孺人承其意孟康七肉必手調以進公友兄弟則孺人柔和其妯娌惠碩無倦公既廉於入又不屑屑家人人生產則孺人手筦之巨細無漏而周大體無婦人纖嗇態公爲州倅有尊鱸之思則曰吾不難爲隱妻也公幾艾憂無子孺人則不難爲公寘膝曰曰蔣曰王舉子三人蔣舉懋官王嗣舉懋家懋寵孺人念懋官細弱則挾以同臥起氣息相屬懋官得危疾孺人政病乳癰猶帶病持懋官轉側而不知癰已潰流血

決頸矣所以撫二弟亦皆如懋官後三年竟以癯遺
戚至已所生女則絕不以豪簪見私臨歿盡出所藏
予諸兒而手持姑某孺人所遺釵鈿類以授公曰欲
以遺吾媳亦吾家珠玑也其慈而重本如此恭懿公
夫人集諸世婦及姻戚魚軒如鱗宗祊中外有禮儀
必曰李孺人來座爲之整蓋不減鍾王閭範則豈惟
穆木小星有逮下之德已哉然則張公所以退而棲
巖進而牧守恬介以老至死而不亂豈獨公能也懋
官又言公當四十時一時名流各有投贈青門山人

青木集

卷之一五

三二五

繪一仙人種三芝圖爲壽自題云時七十七歲曰此
吾所爲祝也公每珍玩嘆息今年忽舉眼見所題畫
日期至矣予殆將往矣越旬日果然嗟乎非公心行
無疵乘理達命其能符應若斯乎公它施德活人事
不具論論其大者公生嘉靖甲午三月五日卒萬曆
庚戌九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李孺人生嘉靖

四月四日歿萬曆甲午四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
二女四長適郁名世某邑諸生孺人出次適柴應槐
太學生次適楊廷憲某邑諸生某出懋官既負傳有

聲庠序而三弟亦皆以少年能文章將益大公之門
以無忌恭懿之業于是乎在懋官等以今年十一月
二十有一日遵治命扶公柩暨李孺人啓龍井山之
藏而合窆焉因誌其畧而系以銘

銘曰張氏之族琿琿鵠舉甲第衣冠聿生我公恂恂
長者文脩行端進爲廉吏退若處士巖居川觀宜爾
孺人雞鳴燕翼齊孟匹桓南山之陽興龍濤泉佳氣
鬱盤我銘其幽蘭滋玉潤奕世無刊

吳母畢孺人墓誌銘

青木集

卷之一五

三二六

吾友仲虛太學吳君歿廿有一年而元配畢孺人下
從之又三年而仲子芝且卜葬焉乃乞狀于葛憲副
冰鑑而以墓中之石請曰惟吾子之風好先君也則
稔知母孺人賢夫浮于賢而乞吏于吾子芝也不敢
賢矣而令泯泯泉下無以昭來世詎惟芝弗忍吾子
其忍之予于是謹受爲誌按狀孺人畢姓出閬川名
族父曰畢一山公母曰汪孺人生有令德十八歸仲
虛舅龍泉公姑黃孺人性束濕難稱孺人起居堂上
夔夔惟謹迨龍泉公夫婦相繼歿孺人從仲虛哭之

哀時長公伯實秉家政仲虛敦友于惟兄之共孺人亦惟仲虛之共而仲虛雅秀負文采攻舉子業及嗜古左史兩漢百家之書又多先生長者游孺人治漿酒脯炙之具佐其歡亾弗給者而閫以內事孺人身理之髮櫛繩理井如也以是仲虛無分志得精研硃文稱爾雅云初孺人舉一女未笄而殤仲虛未有孺人請廣置貳于武林曰仇曰蔣曰孫頃之蔣舉伯子懷真孺人歡然喜溢于睫曰蔣之子吾子也已孫又舉仲子懷上孺人則又驩然喜曰孫之子吾子也

寄水集

卷之十五

三二

維二子亦依依慕之如其所自出也孺人與仲虛對眉案時時以有子爲樂然仲虛向以哭兩尊人病嘔血繼哭兄伯實而獨持戶營諸務又手不廢書益勞苦已亥病復作一切醫藥祈禱實從車馬之煩孺人身肩之而仲虛攝它靜室不能數詣問則日夕拊膺泣時兩兒在武林仲僅六齡伯年十三稍長趣之歸時僅一日而仲虛不起孺人相向悲泣不已幾以身殉復念兒弱未立過傷哭泣則益傷地下心乃收淚撫之所珍惜倍曩時第遣就外傳勿令逸及伯長而

寄水集

卷之十五

三二

要婦連舉子而孺人喜可知也逮仲亦歸娶婦拜孺人堂上已又舉子孺人顧兩兒玉立諸孫森繞膝前含飴弄之則益喜溢于睫而黯然傷夫君之不及見也惟諄諄強學勵行無墮先志是訓壬子夏伯子以精心過耗俄而得嘔血病孺人日夕飲泣醫禱如仲虛病時越歲竟不起孺人拊膺呼曰天乎吾往以哭吾夫亾以屬兒而兒又亾乎悲泣殊不已或謂無庸仲與諸孫在也于是豁哀強起視事而仲子卽少年當戶英英特立無流俗人習事無纖鉅入稟命孺人孺人性明決以理束之斬斬如也孺人卽所居素封獨尊尚古質不爲華言飾行無珍麗穠郁之好穆然內處言不出閤旦起肅見諸子婦如嚴君媪尼輩謝勿通諸子婦凜凜則之嗟乎若孺人者可謂順而貞慈而有範庶幾古之賢媛者已生平少疾病戊午秋忽遘寒疾以九月六之日脩然逝矣悲哉距其生嘉靖癸丑四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子二懷真懷上俱太學生懷上今改名芝孫男九人維城維寧維屏維屏更名貢邑庠生維翰維垣懷真出維鏞維綺

維祺維藩懷上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某年某月某日芝帥維城等葬孺人某山之陽是宜誌而系以銘

銘曰爾夫也良含章履道而爾是宜爾之宜之以婦則順以母則慈厥子暨孫森森其枝曰惟爾胎比于風人載詠小星載歌螽斯後百千祀徵吳令儀爰視此辭

恭靖孺人權厝誌

孺人姓孫氏諱孟芝錢塘人予友錢長人之妻年四十有七以萬曆四十年十月初四日卒以其年月日

權厝鳳皇山之亭而長人來請銘予時未暇長人書六七至未嘗不以銘爲言且曰夫人有足傳者不傳有不必傳者傳吾婦非不必傳者也吾婦未嬪而哭其姑勸旣嫁而養其母虔事我太宜人而箴管線績之無闕兩佐我襄大事而飯含帷幕髮笄之必信以誠內外宗黨下及徧僕莫不宜吾婦者此歿而思慕之不已相與私謚爲恭靖者也爲吾家婦三十年而未嘗有私蓄盡弔其嫁時簪奩益市田廬以贄吾賓

祭又時縮其飭以資我辟雍之游吾婦性勤而才敏當先君時食客千指不問而酒漿時具及吾之身日趨于窘而補紉繡屢又一任其勞使我忘屢空之憂以肆力于文章吾婦力也吾自幼情于學自獲吾婦而始知詩書之樂蓋吾婦喜讀書觀史尤嗜毛氏詩悉授諸女閨中舉詩句行酒爲笑六歲學女紅女紅絕八歲學琴琴絕十歲學水墨畫能圖遊魚小蘭晚而學詩詩多見道語吾婦吾之師友也吾四困公車乞爲學官而解宇黨迫又時絕廩餼吾婦前廉笑嚔曰此苜宿家風君無不自得予窮于世久矣出與二三子遊而樂入見吾婦之安貧而益晏如以適也吾年漸邁而無嗣續吾婦爲買妾者三愛之如女吾嘗病吾婦率鼓琴焚香以調吾性或朗讀古人奇文以豁吾志臥聽之而不覺其霍然已決然起也吾婦四哭殤鬱鬱不自樂吾故挈之遊陽羨棲水間又嘗渡江絕淮直走燕趙扶攜數千里之外及不幸以歿則一夕之間五十里之近而不克執手以訣吾之所以悲吟永嘆勤勤懇懇而必欲其傳也予聞而傷之孺

人以女子之微明人倫知道理安貧好書宜家惠下
無險諫傷善之心此士大夫之所深媿而不爲頌述
以傳無窮真我輩責矣古之賢夫婦見于詩書交儼
交愛者無如雞鳴勸其夫早起射戈而婦爲加豆御
琴瑟相與飲酒以期偕老又欲預備玳瑁琉璃之佩
以佐其夫之求友故孔子有取焉載之國家與大姒
並今孺人之賢不讓雞鳴而世無孔子將賴小儒之
文以俟百世此其所以尤可傷也予忍不銘孺人生
三女四男男殤女皆知書與孺人錯舉詩句爲笑者
也某 某 皆名族銘曰

珮玉晏鳴關雎刺也咏古淑女以悼世也繫我孺人
其儀一也汗澣綵絺幼所習也琴瑟靜好彤管煒也
檀水清漪罔怨謫也小星三五惠及下也宜爾子孫
比蜚螽也碩人願順何子予也我爲斯銘中心結也
子嫺國風聊用唁也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德園虞公墓誌銘

吾友司勲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曆癸巳去官歸錢
塘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峰下已遷卒葬之葬儒里松

簞行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玄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
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林者懷刺造廬欲
一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勲
輒曰異人異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
而沒沒後頭顱如蕤支無碑戾或謂尸解去三年三
月某日公子宗政宗瑤如公命葬西溪七十二賢人
峰下公生于嘉靖癸丑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
贈安人黃氏安人婉而失乳目光同同十二時皆不
瞑識者已占其異釋晬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黃安人

某 某

卷之十五

三

油簪染口脂爲授句人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
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誦公不屑岸然去
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奇公補郡諸生
曰虞生天下才盍令王元美李于鱗見之于是移書
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名振江左又
十年已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爲冠
當是時當途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
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名人期已上公車赴同鄉達官
飲生有江陵客倭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

使其得通藉者袖中彈文不敢避客慚慙江陵江陵
不悅于是聞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
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既紬
于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于橋門曰怪誕不
經公嘆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
吾足不堪再刖于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功遂成
進士時萬曆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計至公
哭欲疾奔而歸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
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絀兵朔方畔人戕大帥軍書押

卷之十五

三十三

至公爲大司馬石公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關
白灰期無纖髮夷石顧不能用曾侍郎第某議減軍
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中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
逼近朝門而詬石司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
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
嘗護作 昭陵會昌平戒弛虜千騎直逼紅門駐馬
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問措公徐率
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虜遂遜公神識先
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以何遷主客員外郎

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
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鑑考功郎今左都御史趙公南
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
無卻而公所補司勳呂某缺呂清簡公甥有流言遂
借呂摭拾公謗公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
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道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
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 旨下雷用言官亦內
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
上以爲然請尚書尚書屹不爲動執奏如初于是

卷之十五

三十四

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
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
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白雷淳熙非私
且歸咎政府 上益怒諸曹郎降謫有差公與趙公
俱創籍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三十年公論大
明 天子深念先朝骨鯁魁壘著艾之臣起趙公田
間遂長御史列于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物者遊
嗚呼遇不遇不足爲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以金
錢得官此許由見疑于逆旅而鴛鴦受嚇于鷗鷺也

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臥牀下抱上下危樓凡兩匝月厥而作孺子啼不已事賓門公雖貧必極驩其居廬也叱虎虎去呼獐兔獐兔來就食人謂孝通神明云公既不得志于時而宏護淨業所在經筵法席以身爲導又愛惜名勝卽兩峰六橋三潭間松石花鳥蟲魚之屬咸以公爲天公故貧儒子力不能購書獲有奇秘與第閉門抄寫掃葉煮茶窮晝夜不盡不止以故涵育浸灌汪洋奧衍有武庫行秘書之目詩文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者人

附本集

卷之一

三

人自廢公九嗜道術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道不則斑馬淵雲第囁語蕭曹衛霍向奔中行耳嘗登天目坐斷崕活埋庵處十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四闢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欲爲陸法和第僧孺亦曰吾兄一生多仙靈奇異之感其所由來要不可解予讀其所爲公傳恍忽登聞風從化人焉予識黠淺不足測公百一迹其所至大氏以儒爲行以玄爲功以禪爲歸以山水爲寄託以詞翰爲遊戲以闡述爲經綸古之所謂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子時夢遊

武夷引棧杖擊空見龍沈霍鳴吟曰龍沈海底日鶴鳴松下風嗚呼公出而屯雲雨之澤處而遊塵垢之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勳而老也特借譏人以自踐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訥訥見人輒面發赤而臨事氣決勇于賁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照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卻古庵先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知己周旋竟日忘倦公脩軀瑩膚渥顏飄髯每曳杖嘯長松下不知者殆真以爲仙人也公每多異夢因

附本集

卷之一

三

自號六夢居士又號瞿子烟客學者則稱德園先生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櫟丘子二卷孝經通言一卷孝經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爲千秋絕學奏布學宮 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爲鐫小帙頒焉公先世陳畱人三徙入由奉有祖貞者贅錢塘之黃氏謬籍其軍以逮曾祖壑祖翊是生賓門公舜卿贈兵部職方司主事自公爲職方削牘上大司馬具白所以謬籍黃氏軍狀獲除第僧孺名淳貞與公偕隱者也娶楊

繼室李俱贈安人側室何孺人先公二年卒公年六十有九丈夫子七人有者二宗政府學生娶鴻臚寺署丞裴樹堂公女宗瑤府學生娶憲副莫荆泉公女秀異有父風何出餘俱殤女四幽芳適昆明刺史錢養淳公子萬福清芳適余倩張德懋子岐然開芳適李桂亭子承宗皆士人素芳殤孫男一孫女三瑤出余爲之志而系以銘

銘曰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涵三曰儒釋僊旨同泰彼迷不悟離岐談於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

字本集 卷之一 五

三七

老販瞿曇逍遙野服辭朝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松風龍沈潭七十二賢停雲騷千秋委蛻樂且耽不巖其躬誕奇男我銘其墓文無慚

太學吳仲子喬年墓志銘

太學吳仲子喬年沒之二年其兄長孺悲弟之泯焉以稱乃手述其志行乞予銘諸墓仲子予門人也固知其有可稱者卽微長孺言惡忍泯之仲子名昌齡喬年其字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以來不具述十三傳而爲大父省吾公繼美配程孺人省吾公有

子六人長懷德字寧甫次懷慎字吉甫則仲子父也寧甫君夫婦與吉甫君俱蚤世而寧甫無子吉甫有二子爲長孺祚與仲齡於是省吾公以仲子爲伯也後甫幼釋成服嶄然如成人游於塾日露其穎省吾公喜曰此書種也祚則治生齡則治經以其外大父程春秋起家遂授以春秋仲子能刻厲於稅文顧其體脩長而實厓巖手腕病戰每捉筆卽搖搖不自持以此稍見詘而志不受挫絕不問生產事擁羣書覽誦不綴肘子棲息玉岑山抱文相質殊有英桀弘博之氣不似其巖弱就試仁和令喬公君求首拔之道試卒以病脫拙書罷乃快快挾策入南雍乙卯之役期得一當臨試疽忽發于臂余適官南水部力止之不聽曰母老矣裏痛入竟不得終事仰天嘆曰嗟乎筆無神耶腕有鬼耶而厄我至此仍挾策歸刻厲如故亦不少挫其志惟念無以報母於母誕日誓願終其身齋素復遍謁名山若九子太和普陀大士崎嶇風濤之不避爲母延筭念所後父母若大父若父歲時展祭涕淫淫下事諸父甚謹事兄長孺驩愛一體

字本集 卷之一 五

三八

家政聽之無纖微間於諸舅父外父母無所不用學
於朋友若王宜俾者生而館餐歿爲之經紀其喪瞻
其孤蓋孝友篤人倫其天性也至周貧振急掩骼放
生津梁楚利鑄經飯僧之事有願必赴不可縷指人
謂仲子爲善若此勵志若彼享永生被榮名何疑而
天奈何終厄之戊午應南都試復訕而歸又善病則
時時召客高會行杯揮塵以散其磊塊尋病加巖漸
至不起矣嗟乎豈非命哉病中自忌其病尚以季父
病族人貧病者與婦翁戴旅櫬爲念易費時無迷亂

富林集

卷之一王

三

第二云吾心空湛圓明但本人欲去耳又屈指吾至某
刻當行吳長卿師且至矣已而果然至期正襟向家
人言吾行矣昔者王父憂吾厄而吾以厄人有子女
九人矣惟是吾爲子而不得終養母也吾爲吾父後
而未得安窀穸也兄在遠而不得相訣別也語訖遂
瞑嗚呼痛哉夫世之文上微幸一遇食肉富貴以至
乎老者亦多矣而仲子名不伸志壽不盡年知交爲
之流涕然自少而長行依孝友自病而死性存湛明
刻期知歸啟手告盡大似學問修持之人視夫壯而

行敗老而智昏悠悠忽忽以稿首丘壑者寧同日語
乎哉可以誌矣仲子生萬曆丙戌年十一月十一日
歿泰昌庚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得年僅三十有五配
隆阜戴公存文女子男四聞喜聞樂聞韶聞知女五
字某某今某年月日將舉仲子殯于栗木充之陽予
既誌之而系以銘

銘曰謂爾名無成而爾於文有聞而行有稱何羨乎
科名謂爾壽不長而爾生靡疚而死有後何減於老
壽爾名不湮有誌以傳是爲大年樂哉斯丘佳氣鬱
鬱林集

卷之十三

四

然曰吳仲子之阡

明兵部左侍郎經畧桐岡宋公配顧淑人墓誌

銘

左司馬經畧桐岡宋公歿五年而元配顧淑人歿歿
又十二年所而長公子守一與季公子守敬手撫母
懿行過不依亭泣而請曰傷哉母夫人之未及志以
葬也以先經畧公之尚在淺土也先經畧公有大勲
于國例得予祭葬而會有訖之者未遂請也母
夫人臨歿而呼不孝輩曰爾父功不白吾目不瞑毋

先及我遼巡久之顧念先經畧之功紀在司勳終必
不泯母夫人懿行在閨闈之內及今不圖所以誌者
將泯泯矣敢以累吾子某謝不文而于長公兄弟諒
至篤何業已狀經畧公而何忍於淑人謹受而志之
淑人顧姓父曰武畧將軍柳塘公母沈室人未生時
有青鳥家遇顧氏墓者指曰是當出貴女亡何淑人
生生有奇表稍長靜婉授孝經內則諸書輒能解柳
塘公喜曰是女所爲貴徵者乎吾不子凡兒而以贈
左司馬虎山公與最善因見經畧公亦有奇表語所
寓林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二
知曰此兒足當吾女虎山公請委禽焉越明年姑何
太夫人病劇甚念得一見賢新婦而瞑淑人乃歸年
十八作止凜凜無愆儀太夫人見而喜曰兒有婦矣
遂瞑隨執太夫人喪朝夕哭甚哀而從中經紀其事
如禮虎山公故豪爽不問家人產經畧公束脯之人
不膳而爲文日有聲所過從皆名士淑人拮据女紅
治甘脆承舅歡佐經畧公讀而餘以給客酹不足則
脫簪珥幾盡無愠色也時奴氏秉家政淑人嚴事之
如姑奴亦愛之無幾徵間甲子經畧公舉于鄉兄梧

岡公爲郡公曹坐侵繫於理公願捐坊金贖伯氏而
虎山公顧難之曰而不念而婦脫簪珥盡乎淑人聞
之起對曰金與兄孰重伯氏竟以是得出而親黨噴
噴稱經畧公友于歸賢淑人云乙丑經畧公成進士
念虎山公請假歸踰年應謁選人復不忍離奉而北
忽悟岡公卒于家虎山公不勝西河之慟至隕明服
食起居徵人扶掖之必躡而淑人相周旋益謹虎山
公喜而語人曰俾予老人既盲而視者吾媳也經畧
公謁選得山西絳州守執掌刺州事無遑問室人而
寓林集 卷之十五 四十三
淑人悲傷門以內清澄如水以是政成晉秋官郎行
壬申經畧公改戶科給事中尋轉禮而虎山公忽逝
公哀毀不勝喪淑人朝夕從之哭如哭姑而佐一切
含穉酬應亦如禮不以戚妨易服闋經畧公謁補仍
禮垣淑人以覃恩封孺人制詞比于羔羊采蘋之
詠殆無媿焉未幾經畧奉命視京營所條上邊事
與柄相左遂出守濟南郡經畧意慨然拂衣淑人慰
解之曰君薄濟南耶聞之海內政平訟理無歎息愁
恨之聲者惟良二千石也公於是夷然就道抵濟南

屬意郡事濟南大治而淑人慈傷門以内如居絳州
時公奏最爲天下第一淑人晉封恭人俄而經畧公
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嗣歷河南參政山東按察使遷
江西右布政使轉福建左布政所至著績而淑人嘗
憇於家逮拜開府三齊之命仍偕行經畧公風厲
文武吏撫循百姓牧豎嬉於野士卒肅於伍東人安
利者累年歲淑人笑以語公曰君往者薄濟南而乃
今見休盡東土也壬辰召公入爲大理公語淑人
曰吾一介貧士躋位九列不負而翁水鑑願足矣其
偕鹿門隱乎淑人額之方草乞身疏而會倭陷朝鮮
京師戒嚴中外震動廷議經畧難其人朝臣左顧
右盼無敢前者共相推轂公敦趨百端公奮然曰事
不避難臣之職也遂叱馭行由廷尉三遷爲少司馬
神廟獨倚注公授鉞東征語具經畧狀中淑人卽以
是冬季月還抵家朝夕焚香祝禱曰婦人不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仗佛之慈願夫君功成報主耳癸
巳破平壤露布開而淑人喜可知也甲午經畧公振
旅還朝議且虛中樞席以待而會與當事者論左

舊集

卷之一

四

亟欲賦遂初淑人亦遣次公之京語公曰功成名遂
身退其時也願無忘壬辰之志公遂拂衣歸絕口不
譚東事日與二三門人故舊嘯咏講論不輟淑人庀
酒漿鮮肥之供不告疊恥而公宴然林泉之適若物
外人也時率長公從雲棲師法席證無生之旨作流
水長者因而淑人齋居事佛亦時時歡喜助之人稱
淑人非惟貴匹亦道侶也是歲經畧公以三品考滿
贈三代如制母是以封淑人歲餘神廟念經畧公
勞苦功高晉都察院右都御史與世廕壬寅長公以
謁選入都長公生無媚骨居歲餘垂橐無能行媚卽
故交在事者秦越視之竟寢不行淑人以手書招之
曰盍歸乎來命也姑俟之長公趣歸越三年而經畧
公辭世淑人哭之哀長公以計聞神廟下其疏吏
禮二部議所以恤勞臣司勳朱公某條議如例幾得
請而會有故爲公撫東時屬吏脩郤者忽從它曹郎
出糾參疏至再長公亦疏辯者三三得旨報可而
參疏畱中不下然事亦竟寢長公時對人揮涕言先
經畧手奪六千里殘破之屬國歸之朝廷以視今

舊集

卷之一

四

之遼山遼水覆軍殺將殘兵耗餉而不可收功罪如
何哉而孤獨不能白父功承主恩稱人乎遂絕意
仕進與次公奉淑人膝下茹蔬甘于鼎食衣布榮于
錦綺淑人顧而樂之亦融融如也而奈何其奄然逝
耶臨歿無它語惓惓以白經畧功爲囑已而起坐盥
手喃喃稱西方號而瞑嗟乎淑人之所種者深矣蓋
淑人生平孝慈豈惟事姑若舅生死盡志其母沈疴
人病而湯藥効而喪葬身任之期無憾親屬若女兄
弟若兄若兄之子若孫眷焉矜恤推而之里鄰以迨
省木集 卷之一 五
臧獲勿忍遺也生平儉素諸子孫婦不敢以華腴見
至施予作善事老而彌篤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偃
者棺無虛月冬之湯夏之水無虛歲而飯僧以千計
治津梁道路以十百計活魚鳥以百萬計不可勝紀
也趾不踰戶而明達曉事人莫能欺佐經畧公歟歷
中外三十餘年內政井井而出處大事公每與折衷
尤婦人所難矣長公又稱淑人精誠通天人之應當
長公在襁中偶爲被所蒙咽不能出聲幾殆淑人方
理絃忽聞空中有語以兒急者趣視之乃解乙丑經

畧公上公車得寒疾幾不得入聞淑人聞之爲日夜
哀禱而經畧公於病中恍見天神有捉刀斬魔者驚
悸汗下病遂已居京師嘗念其母南向涕淚卜之神
得筮有直待錦衣公子至語初不解所謂已而淑人
以虎山公喪歸踰年值母病歿得竭力大事語始驗
其精應往往如是故淑人信心脩持皈依淨業垂五
十年一日也然則淑人自女而婦而母而主母淳儻
聖善非它尋常閨闈之秀可比倫者以經畧公之勲
勳諸旂常而有淑人之賢載之彤管稱德媲美昭垂
萬世不亦宜乎淑人生於嘉靖丁酉六月三十日歿
於萬曆辛亥七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五長公其將
以其年月日稱經畧公葬于某山之陽國有常典
褒恤勞臣以及淑人幾幾望焉子孫婚嫁不具詳詳
在經畧公志爰系以銘
銘曰惟臣從王內安外攘勲名孔揚惟婦從夫爾恭
爾淑相得而章生慧以莊長壽且康逝也吉祥帝
念勞臣武薦之俎載錫之壤一德合體于焉偕養于
焉偕藏坤厚無疆慶延世世子孫其昌
卷終

寓林集卷之十六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神道碑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清簡孫公
神道碑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餘姚孫公引疾十疏乞休 天子憐其意知不可奪俾乘傳暫歸明年七月蒙明年某月某日子原任刑部主事謫朝陽縣典史如法太學生今刑部員外郎如洵葬公郡北郭梅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一

山下訃聞 天子若曰嗟是惟予執法守正之臣歷事我 皇祖 皇考弼予一人遂掌邦治黜陟群吏在位咸肅非避遠不義一德不懈不及此其以清簡易名其贈官太子太保其亟遣官錫祭與葬其廕一子入太學四十七年子如洵刑部主事秩滿進光祿大夫又三年爲 今上天啓二年去公之葬已二十有七年矣而墓隧之碑未有銘蓋其慎也如洵持公弟大司馬公狀以屬同鄉後進黃汝亨汝亨懼不稱又不敢辭謹按公諱鑑字文中其先富春人後徙餘

姚子孫因家焉孫氏自五代歷宋迄明官位道術代有聞正德末年忠烈公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罵賊歿子孫益顯融名世而季子陞以南京禮部尚書賜諡文恪其配贈夫人韓氏實生公公年十九中順天府鄉試四試禮部不第發憤下帷夜不就牀丙辰成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嘉靖三十五年也明年提督武學嚴立條教已典會舉一遵令甲視文義去取不以權家子假借公所不可尚書不能奪三十八年遷職方員外郎明年尚書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掌部事聞公志操甚推心焉楊公恢奇多權略而公專在守法公卿交重之丁文恪公憂廬墓三年服闋起補原職楊公猶在部相見甚驩委任彌切改武選郎中是時 上臨御久有意神儒羽化之術齋居決事不視朝於是閹尹方士輩乘間關說而 上意益嚮之又益厲威嚴言事者類蹈不測朝士搖手相戒公慨然曰明主可爲忠言我不能持祿保妻子決矣乃上疏極言時事至引秦始宋徽趙高林靈素等爲戒又盡發左右諸不法時少師徐文貞公當國素知

公聞之愕曰此大事譴責不小奈何而中人亦憚

上旁察恐敗露格不令達公憤懣引疾乞歸後二年

瓊山海忠介公遂極論 宮闈專政 上身下獄濱

死名聞天下實踵公意也隆慶改元召復先朝諸直

臣公起南京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多屹屹

與尚書抵公持平焉三年擢南尚寶卿五年奏績來

京少師高文襄公方以內閣掌吏部欲畱之謂公曰

君家在北身乃南卿公不應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

曆三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遷右通政明年

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父歿不歸 詔奪情畱

書本集 卷之十六

三

輔政言者皆杖 闕下或戍塞垣又以彗星故大計

群吏作威公不忍見此事復引疾歸十二年丁繼母

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時江陵相亦歿召補原職在

光祿前後各一載樽節綜覈減省鉅萬明年遷大理

寺卿評駁中情獄以不寃時御史大夫有疏擅更律

例數條下三法司議司寇將從之公執不可 上是

大理議又明年遷刑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改吏部

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後二年改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未幾代陸莊簡公爲冢宰時年六十八矣

公竊自惟念幸荷 聖明簡注特拔擢在此位又自

忠烈以來世受 國恩靡有報今乃一得當大任苟

不能進賢退不肖以共襄萬曆休明之治老臣歿不

瞑且無以見先臣地下於是悉謝一切請託雖政府

間有囑亦不用然當弘治時吏部推舉慮與內閣齟

齬間令選郎關說至嘉靖末分宐大需爵始暗攬其

柄及江陵當國吏部益失職涉大事尚書或自往卽

平湖陸公極力整部體亦不能改至公到部惟慶慰

書本集 卷之十六

三

事一往還餘絕不往閣權較前頓損諸公俱不快時

三相太倉公歸省蘭溪公唯唯無甚角而新建張公

積不能平乃上疏以定國是振紀綱爲說謂凡大事

與會推諸大臣宐下諸司會議類奏候 上裁意在

攬部權也公按令甲議覆持不可而刑科史給事孟

麟亦抗疏駁之其大略以爲 太祖罷中書省以六

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掌既定又恐其事不專蓋

一官任一事卽專不爲害不效罪有歸今大學士張

欲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諸司以諸司之權合而收

之禁密旨由閣票萬一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誣廷臣誰執其咎於是張公益憤恨公屹不動一意黜私秉公廣咨人倫登用真才爲國家而已明年會大計京朝官諸小人在位者惴惴不自保爭作飛語以相鼓扇而太倉相適至去察期僅十餘日扇者益橫正論幾搖而公持之愈堅考功郎中趙公南星又錚錚自勵以故一時釐刷凡大奸慝及政府私人爲世所指名者無一得免士論稱快政府咸不樂而臺諫有欲爲私人地者既不得請亦以懟考

有本全

卷之十六

五

功而又欲自効以結于政府相與私語曰今年拾遺拾吏部他不足問然是時公甥某在吏部實有繁言計公念之必無動則以爲議端而公甥業已謫無可指於是仍綴前語以引虞淳熙入吏部爲私復及主事袁黃郎中楊于庭然虞本清脩士公雅重之而楊方戮力西夏事平當錄功惟袁稍稍掛物議公乃於虞楊議留袁議降詔下如公議內閣心益憤于是劉給事道隆上疏爭之而專權結黨之旨下矣令回奏公上疏具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

有本全

卷之十六

六

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出本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忽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以欺君臣不能爲亦非勅下議覆之意也疏上嚴旨謂回奏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降三級調外任用淳熙等三人俱閑住公于是上疏求去上不允公謂身去無煩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復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然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懼也又使引嫌畏縮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然伏望特加省察并賜懷骨於是左都御史李世達復疏救南星并

言留淳熙等非私 詔譙讓南星及淳熙等俱削籍
去而食都王汝訓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郎中干
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熾助教
薛敷教俱論救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同疏爭
大都責備政府諸公傷和衷體國之誼而公是益皎
然矣公以不得其職稱病堅乞歸 溫旨屢頒又遣
中官奉養羊上尊慰焉疏凡十上始得請而同邑陳
恭介自南吏部來代公亦以清梗不合罷去自是之
後選郎屢獲罪或一司盡逐會推類奏竟如張公意

寓林集

卷之十六

諸署郎咸無固志部體益輕矣昔范希文坐丞相呂
公貶呂公亦罷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
直希文者皆指爲黨貶逐畧盡及呂公復相希文亦
名用二公雖然戮力天下士雖皆以此多二公然朋
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嗚呼呂公且然而又況不能
爲呂公者乎此世道之憂深識者以爲古今一轍也
公自少勤於學問讀書必以身自驗遇有合則奮迅
喜躍爲人誠篤深厚行動與禮俱性尤孝謹與人交
平恕無苛求淡然若水雖正人君子不強求壓默相

信服而已惟疾惡稍峻嘗言善惡兩途如魚脊然不

善則惡不兩立聞子弟小善必喜居官善政更大喜
公雖世家子儉素自養居官務守職不好興事惟勤
訪故事求吏蹟公每言人臣出身事主宜謹疾愛精
力無使不耐煩劇公外簡內辨難進而易退自郎署
至尚書凡三乞身其毅然不可奪類如此配錢氏累
封一品太夫人侍御史應揚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
太學生同邑管可成如法以建言謫潮陽至歿贈光
祿寺少卿如洵篤孝乞終養母登朝未艾行復厥始
來裔銘曰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八

公兄弟四人惟少弟鏤以諸生早夭其三人爲南京
禮部侍郎銓太僕寺卿銓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鏤皆相繼取甲科高第與父文恪及公同朝分列華
要而從子如游今復以禮部尚書登閣學士大夫皆
以孫氏世家爲榮而又相與嘆息忠烈公忠臣之報
與國無極汝亨不揆淺陋輒勒之碑而系以銘以質
皇運駢駢篤生偉人有儒則醇有材則真如姚江孫
忠孝垂聲續有冢卿翊贊隆平蒞官服勤歷武與文

筮仕硯硯廷典銓衡計吏明廷職在統均剔別奸貞
不避猜信城社是憑披根引繩執秉國成而特之爭
卒以法伸身退名振不墮典型匪臣之能衆正彙升
受福王明直躬者三恬夷反耕樂貢丘園素風以敦
帝鑒其誠美謚應榮備著家乘後昆是仍不謬不崩
考信斯銘

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墓

寓林集

卷之一六

九

表

萬曆四十二年秋少師申公年八十遣廷臣問里第
竟以訃聞 上震悼良久若曰是朕舊學之臣空贈
太師是輔朕十有四載惠博而化天下安于覆孟空
謚文定明年七月五日 賜葬吳郡吳山之原而公
子太僕君用懋孝廉君用嘉屬表公墓伏念公動猷
忠蓋施在社稷副在史冊載在家乘碑在諸鉅公汝
亨名位卑下文采無足數何足闡揚公萬一又復念
公起侍從歷事 三朝入囊揆地當重臣自擅之日

前跋後竟委蛇匡救已而破觚解網與天下更始從
容以仁義佐 天子大小臣工若脫襁褓而與慶鳳
同游走元元樂生歌詠康衢論者羨公爲太平宰相
而不知公所以調護羽翼計安中外之苦心蓋有公
知之 聖天子知之而好名喜事之徒有不可以蠡
測者夫表以表鉅亦以表微小子亨又何敢讓焉公
諱時行字汝默吳郡吳人曾祖諱周祖諱乾父諱士
章皆贈特進左柱國少師曾祖妣徐氏祖妣陸氏妣
王氏皆贈一品夫人繼母黃氏配吳氏皆封一品夫
人嘉靖辛酉以書經魁第三人壬戌舉進士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卽隱然以天下已任每朝罷則閉戶搜
討以故盡知古昔沿革及先朝故事癸亥丁祖憂丙
寅服闋隆慶元年除原官明年分校禮闈明年掌文
官 詔勅訓辭爾雅得制誥體明年典順天試明年
復分校禮闈公修撰十年不得調至是始晉左中允
直經筵日講秋都試蹶張材官壬午進諭德副總裁
世廟實錄兼視府院坊局事 穆宗皇帝崩詔誥箋
表半出公手明年今 天子卽位晉庶子仍充講官

寓林集

卷之一六

十

每引證古今政治得失斬有所感悟 上亦歛容受之自是直目講者迄大拜明年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理清黃積弊盡祛丙子以詹事充會典副總裁凡十有二載成燦然明備明年同蒲州張文毅公主會試前後所品第文武士多碩儒實臣相繼取將相及文章名世者尋晉禮部右侍郎 穆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改吏部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以直諫廷杖者五人趙公用賢沈公思孝鄒公元標俱公所進士而吳公中行爲同年公不勝憤拉王文肅公詣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一

江陵力解持益急乃夜從錦衣帥楊公謀五人得不灰明年戊寅春今 上卽位六年詔增輔臣以公侍講幄久特遷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三吳淫潦民饑公移書撫按趣其早勘報蠲租減派三吳獲安明年召對文華殿問宗人宸涼等六百人互訐擅婚事公奏引嘉靖二十八年條列既布而犯者爲斷稱 旨以三品考滿晉禮部尚書予廕胄監是歲三吳復災公條上急務得復安明年庚辰主會試得人尤盛已而讀廷試卷江陵屬其子鼎甲公伴不省置

二甲江陵慙徑從大瑞改第一時江南北並災淮揚尤甚公知彼中所苦班軍班價奏免四分之一明年江南復災公知蠲賑不可得乃風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從中下其事明年三月江陵病冢宰王國光率諸曹爲設醴祈禱者再公獨持不可以何江陵沒而親信用事者尚盤據與馮瑞相表裏時蒲州爲政欲革難禽獮之公曰肅殺之後應有陽春吹索不已恐反失天下心蒲州默然會八月 皇長子生上 兩宮徽號喜曰是可以爲名悉反苛政遂擬旨一切以寬大行之先是江陵病革 上問孰可代者馮保屬薦前尚書潘晟位公上而通蒲州及晟論罷保大怒曰執政無我曠御史劾罷陽城太宰侵蒲州公曰事迫矣乃具發保客徐爵等表裏奸利狀 上震怒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保請保奉御南京由是蒲州得無恙公亦以 覃恩故進 廕中書明年蒲州宅憂西公爲元輔于是皆薦許文穆公同輔政還吳中行趙用賢翰職擢鄒元標給事中外諸臣以官得罪及以寃見抑者次第登用士論快焉七月中 上

以田司禮王提督太和兼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公
訝曰此開鎮守之漸爭不可八月議減東南織造三
分之一時御史有請京察者公奏邇奉 天威群邪
斥逐殆盡不宜再舉驚人心是時治江陵獄者過當
子敬修雉經歿公言舊輔母八旬饑寒可憫子孫歿
亾相繼惟 聖主哀憐于是 詔畱田千畝贍其母
而株連告奸之獄少衰時復有議復遼府者公謂江
陵之橫自足破家遼庶所犯自足亾國何得藉口相
解擬 旨罷之論者謂公得大體云雲南獻俘禮成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一三

表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廕錦衣世襲公力辭
改廕尚寶丞後政府以軍功辭世廕自公始乙酉余
文敏公沒閣臣缺公又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
家屏朝楚相賀夏元早公引咎奏漢策免三公故事
不許遂力請錄言官得臯者減袍服停新樣磁器蠲
租稅慎刑獄數事又勸 上罪已省躬 上大感悟
布袍蔬食日戊午昧爽從 大明門却輦步禱南郊
已下 詔切責有司不能拊循元元父老扶杖往聽
有泣下者 上勞苦公值一品考滿 特賜銀幣羊

酒茶飯加特進光祿大夫予廕中書舍人 賜宴禮
部不獲辭時 上命內豎勝兵者二千人禁地行操
演法公憂之具 疏極諫不報乃傳語司禮大瑞曰
此事屬內廷諸人擐甲露刃未明而入設奸人闖入
奈何諸大瑞色動亟奏 上如公言遂止公潛移默
奪消官禁隱憂皆此類公又見吏治窳惰賄賂成風
乃疏請降 旨申飭自臣等閣部大臣始 上褒荅
手勅嚴行之秋奉 命視大峪山或謂大峪非吉壤
請公私庇前尚書徐學謨公一一疏辨 上洞悉其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四

誣車駕親臨閱 壽宮遂定 特賜公朱鞋玉帶一
圍羅衣一襲是日 上以重九令節駐飲輦華城樓
丙夜不休公懼遂開遊幸端叩關者再力請回鑾其
遠慮防漸類如此明年丙戌 皇長子生五齡矣而
冊立未定公獨切隱憂乃約同官于元旦合辭請
上以嬰弱爲解公復證 英宗 武宗爲太子時年
歲已過期且宮中一受冊文華一受箋亦不甚勞
上報旨頗溫而廷臣妄有窺測欲捷得之語過聽衆
議紛起 上由此浸不能堪意亦侵尋矣二月陰霍

四塞公應詔陳言四事皆救時急務而歸之詔令不信議論不一 上覽疏稱善時宗人越訴者踵至公奏宗人事情宜以親王奏報爲據乃輒先陳訐非法因言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轄宗人將軍轄甲士有司轄百姓提學官轄生員若人人競起大亂之道也上深以爲然 上覽 世廟御札有各撫按進到助工銀兩傳示舉行公力言今撫按贓贖解部有定額罷之便又奏言頻年水旱因仍災傷重大宜勅所司緩催徵設法賑濟申嚴保甲法以銷亂萌且請發臨

萬林集

卷之一六

十五

表

呈 上欣然嘉納當是時國本未固嚴璫張鯨潛育異謀公嘗語王文肅公此禍本不決去何以効羽翼密揭者再外廷不知也先是山陰王公以憂去三年喪畢公極陳家屏惠器宏雅學識深醇宜及時召用凡再三揭請報可公喜動眉睫已丑亢旱民饑盜起南都軍糧失額相與鼓噪公深以爲憂請南京部科通閱見在倉庾足支幾年各處災傷亦宜速賑 上然之出帑金百萬所全活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召見毓德宮手示評事維于仁疏怒甚欲重有行遣公

萬林集

卷之十六

一六

一部疑諸部奈何以一邊壞九邊于是但請尚書鄭洛往經略移檄責順義東歸所誅者次酋而已當是時談西事者遽起公悉其妄庸盡東高閣談者遂交章劾公疏辯者六乞去者五上手詔慰公曰朝廷任賢不專大臣任事不勇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又曰孔子至聖尚有靡裘之誨卿豈不聞又曰軍國大計須卿主持若冊建元良亦須卿等決策鴻臚宣中使齋項背相望者旬日同官聞而忌之意必伸朝論以蹙公公去志已決第恐邊臣苟且塞責貽明

信本集

卷之六

主異日憂乃勉出視事而具疏申明邊計纏纏萬餘言且請集九卿廷議之吏部尚書陸光祖等奏元輔議是於是衆息而大虜回巢火酋遠遁兩川肅清衆番奉約卒如公策上深嘉公功知公勞謙不以爲名乃以明年累朝訓錄成特晉公一階秩太師并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諭勿辭公章三止不允乃力辭晉秩當是時公一品九年矣具疏乞休不允特勅進太傅支伯爵俸賜勅宴禮部廕尚寶丞別賜寶鈔珍菓公拜別賜餘懇辭甚至上重違

信本集

卷之六

公意復手勅賜公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襲彩段四表裏戒勿再辭溫旨慰荅凡九所爲褒美備至而忌公者日益衆于是南御史李用中等連疏擊公公去志彌決凡二十七疏乞歸上至親灑宸翰慰諭有伊尹在山墊不忘君民之語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視事而忌公者益惴惴相與深爪出目跳號無已會許文穆公言冊立忤旨令致仕公乃乞同去以謝言者上度不可挽遣官乘傳護送復賜銀鈔蟒衣以寵其行時萬曆十九年也公春秋五十有七矣又三年皇長子出閣又十年冊立禮成公喜極表賀上亦念公甚特賜上尊肥羜白鏤文幣勅公曰卿前屢揭勸朕冊立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當是時公羽翼之忠暴于天下後以皇孫覃慶及公八十連膺存問乃甲寅七月十九日使者入吳而公已化爲星辰矣嗚呼公坦夷正直不屑爲機智不立恩怨有含忍之量而遇事持正屹然如山延攬天下才賢士孜孜

薦用惟恐不及言官有忤必曲爲救解甚至五易票
三具揭而天威始霽公故廣大多縱舍而獨于貪官
傲吏亂卒強宗數數請上旨嚴督曰吾不敢墮紀
綱遵養時亂公見事能徹底裏於國家要務無不練
習尤畱心邊事恒言三輔以西六詔以南每日往來
吾胷中以故飛書萬里外懸中要領邊臣驚以爲神
公少失怙恃事繼母黃太夫人最孝至老彌篤祖少
育于外兄徐氏從其姓及公貴奏改然撫徐氏族如
同宗公恭儉天植自少師致政歸於微時長老相去
來猶執隅坐禮雖下客亦同飯室無奇珍几閣唯圖
書數卷而已公既休休有容諸人覩公無害故敢攻
公以求名至其末路論訾四起婢女詬謬靡復士君
子之風矣公怡然處之不較也曰功成名遂身退吾
道當如是嗚呼公真所謂大人達觀者矣公神氣靜
澹垂老彌至自應接羣動及去就生歿之際灑然無
凝滯于胃懷惟是爲社稷報君父一念彌畱不懈而
時猶有疑之者何也嘗試論之公立朝時海內
貴望公者甚備公亦若缺然不復展其意然自公歸

寫本集

卷之一

十九

表

廿餘年以來天下名賢傑士起用田間者幾人言官
以言獲罪而卒從中寬解者幾人稅璫四出橫不可
禁而能如公罷內操去提督事權而帖然用命者幾
人方洮河始議滿朝羣少年人人戲兵使公少憚懼
依違其際或不勝恫忿以去付西事于他手一旦下
令邊將罷款決戰未幾而朝鮮躬未幾而寧夏畔左
支右闕相倚互煽疆場之禍不知所終矣卽如蚤建
元良定國本廷臣固多同心公實先白發其端元旦
名對天子欣然無忤如家人父子徒爲盈廷曉曉
所激侵尋者十五六年而求全者反咎公無回天之
力豈通論也哉嗚呼非天子追定策功煌煌天
語報公于垂老公雖備要隆典生榮歿哀忠魂不瞑
于地下矣昔蘇軾奉詔碑司馬光神道以端明殿學
士范鎮爲之銘遂不復詳而特論其大槩小子汝亨
亦竊附斯義又以太僕兄弟之交辱公知僭表公墓
以寫西州之慟以質天下後世或無媿焉
吳伯實先生墓表

寫本集

卷之一

二

不得爲廢卷掩泣見人怡怡相友于輒必歸之則其
如鄆郡吳仲虛氏子與仲虛稱石交十餘年所時時
聞其伯兄篤茂賢長者仲虛以有賢兄嗜書脩文有
餘適行如也頃予從長安還晤仲虛顏色慘黯若重
有傷者執手訊之則仲虛泫然泣數行下曰傷乎伯
兄亡矣吾乃今知昔之有兄而今之無兄也余自先
君子見背二十餘禩未嘗析箸貨產與其善敗憂喜
與共一墳一麓母相貳迨今而若痿痺者枯其半而
乃知無兄者痛也傷乎余忍竟亡吾兄哉卜葬在蓀
山之原銘而葬諸幽者業已乞大司成馮公七尺之
石褒然而表諸松楸之間者以屬吾子出所手次伯
兄狀示予予覽之爲相對欷歔嘆曰人固不可以無
弟輒不辭而表之伯兄者諱繼美別號省吾伯實其
字也世高其諡稱吳伯實先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
微公始廿傳而爲宋文肅公微又廿傳爲寧庵公孟
昆孟昆生鯉墩公祿祿生洽爲龍泉公官鴻臚丞是
生伯實龍泉公元配黃孺人數舉女亡甥遂貽武唐
張氏姬而伯實生黃孺人子之如已出後八年而黃

孺人舉仲虛矣仲豐頤白皙而伯實體羸弱或憂之
鯉墩公獨曰若輩皮相耳是兒骨稜而神腴若松姿
栢幹何憂也伯實生而凝沉無他弄承大父母父母
唯諾惟謹大父母沒哀傷倍諸孤人稱之弱冠游南
雍南雍士人人嚮就之謂吳郎長者及歸有室益務
爲醇謹不以智能先人龍泉公負雄心又督諸子嚴
伯實凜凜趨膝下毫無所見長龍泉公亦謂是兒僅
僅能爲恭已耳無他長至侍黃孺人病且沒檢水量
藥與哭泣喪葬動如禮而乃知伯實之能爲子也慨
然屬曰吾知若沈而仲穎吾計然之書以委若而鄆
魯之書以委仲吾復何虞哉頃之龍泉公歿伯實痛
毀不欲生而又懼墮龍泉公訓損仲氏之智諸宗
姻交游咸目攝伯實作何狀伯實又自以未嘗學問
舉事設不厭人人且窺吾後于是拭淚起精心爲飭
其事日酬對譚論當諸客若甚暇以整夜或怔營較
計至達旦不寐分理諸生產作業在武林諸郡者若
而人僮僕十餘輩奉籌算不敢錙銖相賣顧實無所
苛細二三家監能託重者務厚遇之人人願致其歡

愛助爲理而滑者亦相誠母匿自是龍泉公之業日
起而仲虛獲操榮觚翰覽諸子百家之書聲于秧林
不復以生計爲煩然伯實絕不以是自能而加人或
有所恍然于俗食不厭麤衣不厭故曰今後人師吾
儉遇長老尊行恂恂退讓言不出諸口卽少年子弟
輩亦輯顏好語相勸勉至委巷間鄙談人或掩耳爭
避去咸含納之若爲弗聞也者于于徐徐有以自牧
泊如也乃遇有義事與可哀可矜之人又不能閉戶
自嗇與之無情寒者予衣饑者予食喪者予槨子賻
嬰兒有棄之中野者令無子者收之計歲月子之粟
有迺奴見捕幾從溪下溺爲捐金贖之諸所爲德多
類此所繕葺諸玄宮梵宇道路津梁以百計而終不
使標榜以有其聲嘗曰多積厚藏之家出少有餘以
贍窮困事至鮮薄也而或者假是以爲名高吾恥之
人以是益多伯實能陰行德云伯實卽游于成均乎
聲華仕進一切不爲動諸貴倨客強之見不見日從
故人索之林園泉石間爲談讌一室杯酒棋局歡相
屬也郡邑大夫之庭不有所迫不輕一側足視侯冷

休寧五年無能致伯實迨晉留垣去而乃致伯實書
曰五載邑屋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獨足下介然秉
子羽之節嗟乎此可以知伯實矣伯實生平斤斤自
引繩墨蓋晚而佞佛偕仲虛禮普陀築蓀谷精舍延
石公爲方外交爲別墅不先修亭池臺榭觀而先大
士閣妙好莊嚴持六齋五戒無軼似夙有善因非浮
慕清淨名而乞福田利益者比也素謹疾差善飲過
多會兩子皆機警可望大就相繼夭胸懷鬱鬱多塊
磊皆以酒澆之諸知交親昵以無所可解亦多強伯
實以酒不復爲節遂得嘔血疾綿延五六年又以哭
季父藻溪翁而劇頃復以庸醫誤投藥七屢起屢蹶
以至乎不救會仲虛試南都念其兄甚餉旬趣日夜
歸已長逝二日矣此仲虛所慘黯重爲傷而泫然雨
泣也沒之日爲萬曆丁酉十一月得年僅五十有三
嗚呼天之報施長者何如哉以予所親世人挾巨貲
謚錢愚者不少若而人間或蟻附公卿大夫託長卿
貴卽博一官又或慕俠烈聲爲馮舍人市義能揮霍
千萬金使所踈親而不能不色見于簞豆以次且骨

肉間嗜有進不營利退不營名于義無疎于俗無親
雍雍穆穆脩人倫之樂貴于丘園如仁實者其人與
骨焉可朽也予故表而揭之曰明太學伯實吳先生
之墓非特以示吳之孫子且令過者式焉他生年子
女婚嫁具馮司成誌中不具載

聶母黃孺人墓表

古稱子產衆人之母也余於聶侯純中治錢唐亦云
禮不忘本始衆母之母又焉可沒也則吾聞諸聶母
黃孺人按誌黃于清江禾溪稱名族嘉靖庚子臘月
廿八日卒

翁林集

卷之一

三

朔實舉孺人孺人生有異徵性端慧不類凡女黃太
公爲擇端士而耦焉以嬪贈君聶少源公時少源公
兩尊人治家嚴肅於朝典意多否而少可孺人居恒
先迎之朝省昏定歲時烝嘗客至治酒漿以需惟謹
兩尊人心安之家食指盈百而羨一切米鹽瑣屑少
源公弗耐也孺人筦鑰度支斬斬以辦伯仲叔姒俗
苦不相下孺人婉轉其間閱三十年無諍語雍如也
齡永繼食纖嗇自奉曰吾以儉爲師至兩子奮起于
學爲之延名師束縛餼廩則又曰此不可儉也比少

源公病病且十年孺人伺食飲藥餌衣不解帶臥不
貼席者亦十年無倦色而公病卒不起家稍落純中
有遠心負笈出游困資斧則孺人拮据織紵佐之純
中猶記爲童子時自塾歸必問日讀書幾何令朗誦
一再過稍倦則厲機杆聲鼓之達子夜弗休於是兩
子俱有樹純中學成日可見之行而孺人以勞瘁不
勝棄柩柩去矣時萬曆庚寅冬十月三之日也得年
僅五十有一嗟乎天可問哉然孺人旣以施其賢聲
不減古和九截髮風而純中起家進士令吾邑惠遠
無窮比于衆人之母日有譽命新鴻茂之烈則孺人
所以食報來茲俱無窮也語云是穫是茲必有豐年
豈必其生享之以與害粟植涑者之流同日語哉予
故以純中知母書七尺之石而表其墓曰明賢母黃
孺人之墓孺人他細行及世系子女婚嫁具志中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朱公墓表

海昌惺復朱公從建昌守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未幾
官卒里門公弟某手次公懿行乞某公銘其墓而命
公之子昌祚衰經造子屬以表子猶記辛卯夏爲諸

翁本集

卷之一

三

先時皆學公以誦賦碑條教見困兩人相睨笑未幾
卽同舉于鄉出今宮詹翁公門壬辰公先第進士亡
何則子從鍾陵令以儀曹徵入而公甫來守建武相
盤桓建武之中洲竹林間甚適泊于居長安則公有
粵西憲副權俄而報公歿矣子與公跡迹而知親則
何忍沒公行故不辭而表之按狀公諱與翹字楚伯
別號惺復家世花園居人稱花園朱氏云朱之先自
朝奉大夫士元公始九傳而爲竹西公鶴鶴無子子
兄秩涯公鵬之子爲復林公一鄉累贈中憲大夫江
西建昌府知府配贈恭人祝氏是生公公生而醇懿
年少善屬文十四應有司試會蒐諸生遺才時卽以
遺才命題公捉筆立就語輒雋有司奇之旋試學使
者松坡畢公稱高才生年十五丁贈中憲公艱支牀
骨立祭葬惟禮遵恭人之訓斤斤繩墨無隕問自是
屢試必冠其情偶康于學宮聲藉甚後生問易者趾
錯于戶人稱朱氏易花園之席幾河汾焉乙酉丁祝
恭人艱其衾哀立骨遵禮如初歲辛卯舉于鄉壬辰
歲進士授直隸深澤令江陰濱江連海俗繁侈難治

然公性醇無異爲諸生一以清惠治之初之官尚括
橐中餘裝自給以論他膏潤無染卽胥吏所應有
俸薪上公面猶藉若爲不屑受也者蔬米廉值不擾
市一錢民有過煦煦提誨之堂無笞掠聲百姓比于
慈母而苛者少之調河南長葛公笑曰官易地吾不
易我務行清惠如治江陰時乃養民作士平交兌廣
賑恤彌盜賊招流亡卽才吏弗逮葛北土瘠而多曠
公導以南土桑麻之利葛遂爲上腴民樂其業戊戌
報政臺使者後先薦稱長葛朱令賢 上嘉之晉
階文林郎恩贈如制庚子遷南刑部福建清吏司主
事累遷郎中人或謂公法曹也與令異令行慈法官
行法公笑曰吾終不易我若不聞漢于公耶夫鷹搏
鷂擊虎而冠者非我也爲郎署四年多所平反會江
西建昌太守關當事者謂肝江于江右稱沃美有
憲廟之祠封在焉廉而約者非朱公不可于是屬公
公被命往查意廉平不苛如其爲今時然未嘗以
寬廢勸切所格益府主賢王吏民間亦有狐鼠爲
姦公廉得其郡邑竊數數卡輩寘於法快服焉府帑

故在堂之東偏相沿數失盜輒言有蛇胥曹因而爲
蝨蝕公更置扁鑰之緡錢支給自藩俸諸王孫而下
滑如胥徒細如孤貧侵蠹無算公剔洗幾盡亦不爲
淵魚察也郡人士能文者月有試學官經閣與城社
就頽蕪者公加意繕緝還舊觀而止宅毛舉髮數之
事勿爲與民相休息吏抱牘進無所事而去灑然而
已大都公始終依于醇謹而內行其理直指使者按
部命傳建昌守事以進有曰寬于容衆而不寬于御
衆嚴于持法而不嚴于行法蓋實錄也居三年奏最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九

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魏公墓表
余爲鍾陵令時以湯若士識西昌魏生辟疆曰廣國
者名士也因獲接其父儀賓懷南公公故家東鄉往
來鍾陵歲一再接美鬚髯能話言威儀棣棣余雅重
之迨余去鍾陵辟疆以太學入京師來會問公無恙
以幾何公逝矣辟疆從京師奔還里復從西昌趨武
林苴杖入伏地手述公生平五千餘言灑灑從血淚
下而固以請曰以廣國之奇蹇生不及祿養歟不及
視含歟以吾子夙昔繳惠一言表松楸間而庶幾不
朽先公余諒不能辭乃稍識其大者按狀魏之先新
建杉林人代有顯者自杉林贅徙東鄉二世曰正輝
者生太常公時雍雍少逢異人得丹書旁通太乙風
角諸書避寧庶人匿山澤 世廟物色得之特拜太
常寺博士大見褒重則公父也太常公娶于徐舉三
丈夫子其仲則公公諱廷臣字汝贊別號懷南以太
常公號南溪志思也公幼而端默寡啼笑五歲弋陽
翰國將軍竹隱公以第四女許婚是稱公配福山縣
君十歲太常公歿而稱孤則日遠柩啼號不絕聲十

二兆小漿源杖行二十五里哀感路人十三習制舉
文而以爲朱郎甥去章句不學學爲詩十五駿駿能
聲詩又習古書法竹隱公愛而留邸中公念母徐孺
人不置辭歸徐故難事數譙訶諸兒公長跼代杖婉
轉惻愴意爲之愉十七之長安拜命冠帶歸二十一
始就婚豫章入縣君之奉公故懶治生而勤事母氏
縣君能執婦順壹恣公意所出入不問得少甘旨必
函以貽姑而公益愉快所居省會其伯兄某公入試
棘院數就食公諸文士酒客過從如兩公輒傾篋應
寫本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于是伯子逸宕淹雅才名日以橫而以堙鬱不第病
肺疾公所以轉屬其仲子辟疆意彌切仲才藻不減
伯氏當途諸名公所以遇仲亦無異伯氏辟疆乃獲
以道里東臚之人奉娛公而公亦以有子故薄遊吳
楚所過無不傾倒然仲以數見困場屋不利于其鄉
交游輩爲具資勸之京師入成均友天下士至卽試
六館高等所論交名碩指不勝屈司成沈仲潤深器
重之公聞而喜曰兒如是卽不第無憾矣何公七
十海內知交能文人咸有祝辭公欣然以爲千秋在
是精氣矯矯步行數十里不勸識者謂公宜百歲乃
公竟以一疾不起而辟疆卽有才未得展布當世其
孫奕世負雋異有父風冲舉可待可爲太息也已然
公孝友天性生事二尊人極備至迢丘隴雨露之感
涕泫泫數行下少兄伯氏五歲事之如父伯所欲輒
推以予伯不靳季性稍褊公委蛇道之惟恐失和母
徐孺人就葬形家云如此將利伯季而後仲公慨然
曰一體母也何利害先後爲聞者大嘆服繩諸從子
禮法甚嚴而愛惜成就等已子伯氏子光國季氏子

充國後先成諸生試輒占第一人而光國登庚子鄉
書今年第進士公獎進力居多焉辟疆又言公冠帶
京邸時囊橐如洗拾遺金百金還所遺人脫姊婿王
干獄王歎逆寡姊養之終其身他排解緩急人之誼
不可縷指嗟乎假令公奮跡科名得行其志意又令
以二子才蚤致身霄漢服膺公之義而建明國家其
所施焉有量哉議者贊公壁立似相如結客似信陵
爲德似太丘不虛耳予故述而表之公得年七十有
二以縣君貴稱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其生年月日

寓本集

卷之十六

三

子孫婚嫁具志中

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江君墓表

江君諱元禧字邦申別號崧生從余遊有年蓋天下
風雅挺達之士也以大父司馬公平播功襲錦衣衛
指揮僉事而抱遠志乞假歸里以何病歿得年三十
有五痛哉才士之無年也顧其著作氣誼頗頡古人
有不與年俱往者其子長旣從吾友韓求仲太史乞
志其墓而銘諸幽矣乃以表屬余余知邦申深安忍
辭邦申生而清警體貌不踰中人而眉秀目炯志氣

矯矯筆舌俱俊時人罕其倫父忠所公母沈恭人有
六子而邦申爲之長四歲失恃撫於曾祖母李太安
人而從司馬公歷宦遊讀書自其少時卽有解世業
春秋輒能疑康侯氏言文深而多拘未盡合義已而
有及他經說詩能解疑說易能研卦爻象辭有如專
門年十八以春秋補邑博士弟子員從司馬公戒弗
輕應舉子試其意固欲身致青雲而會司馬公功
朝廷叙平播功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忠
所公忽蚤世以及邦申遠邇久之念主恩不可負

寓本集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先世勳不可廢乃強就職非其好也錦衣漢執金吾
典兵環衛班勳舊稱天子禁近甚見貴重南北司
典詔獄可持法爲天下平負才者樂居之而世或
多依門戶仰鼻息當途務進趨邦申雅自持不肯因
人熱以是丁未癸丑大廷策士卽兩見推擇茂著
能聲已陪淮南鎮撫司僉書稍需忍可漸見柄用而
邦申勿耐也同官皆華胄子弟盛車騎競鮮怒之色
呵擁前後見者辟易而邦申惟衣敝裘御款段從兩
三校蹶蹶長安街不知爲執金吾或策蹇入西山尋

香山碧雲諸名勝間與二三雅流寄懷詩酒不則謝
一切焚香讀書兀坐作老衲子而已嘗慨然嘆曰聲
利與風雅不並立吾從吾好于是決請假歸不復動
士宦想歸而見弟朋友相嘯詠爲樂四方之韻人勝
侶亦日相過從詩腸酒德更益調暢湖上有香月社
在兩峰六橋間家居有歲寒社在喬松古梅翠竹碧
梧間居嘗取先世藏書自經傳子史外百家九流稗
官叢說手自披覽縹緲滿案丹雘衆秩上下今古隨
所詠賞伸其獨是文喜六朝而彌工於詩所著秋柳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五

落花諸篇爲詞壇所雄長三百篇而下騷選初盛采
其菁英摭之結撰每詣佳境同志咸集或四時風月
景物諸令分曹押韻搜討奇險窮工極巧以爲愉快
而性尤好遊無間西湖几案西山簪舄之處吳越間
如台蕩普陀雲門禹穴之勝以及秣陵之雨花牛首
金焦惠泉環滁諸山屐齒所歷眺覽行吟竟日忘返
自期海內名山一歲一遊而忽焉長往斯志未畢識
者謂邦申詞藻秀麗庾鮑之響與寄高遠潘阮之風
情競逐堅禽向之致也豈其誣哉勝驚於人倫未嘗

以逸曠物表甘自菲薄執喪祀先誠信備至公私慶
弔極其周旋諸昆諸好墳茔交暢而熱腸隱念赴義
急難惟恐不及如外祖光祿卿沈公遷葬無貲則助
其經營外翁銓部心卓錢公無子而有所贈義不忍
却卽爲之構祠置田以備烝嘗姻家司理許中岳公
歿託孤爲婿撫之如子友人盧太學客歿爲贍其親
于忠肅公祠蔭緹騎無保任者爲毅然書牒以延其
世節婦陳氏苦不能存活爲助之粟甚至賣珠兒被
誑十餘金號痛幾不欲生爲之代償其值他所周恤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六

宗族交游廝養困厄之人未可縷指也又心契佛理
深于楞嚴了義雲棲大士親蒙印可而不沾沾作佛
事放生戒殺慈風勵俗而不責福報固自有夙植焉
蓋邦申性慧而才通進不獲身致青雲以展志 廊
廟効績封疆退而恥與純袴子藉餘蔭襲浮榮希心
不朽之業故高明勝事動思兼擅形神交瘁二豎見
侵病劇他無所繫還顧諸昆惓惓以流傳著作爲囑
山居時猶忍痛瞋目躬爲校讎忽而荷鋤築園預營
兆域大署其上曰从便埋我又數日心動遂歸而奄

然逝矣嗟乎亦庶幾古之達生者已邦申之先代席鼎盛遠系不具詳其六世祖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贈工部右侍郎居敬公玘五世祖翰林院學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東川公瀾高祖工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瑞石公曉曾祖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贈奉政大夫陽泉公圻曾祖妣太宜人李所稱撫邦申者也其以軍功蔭世錦衣僉事則自祖巡撫湖廣偏沅等處兼制川貴二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續石公鐸始父忠所公世卿蚤天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七

贈錦衣指揮僉事其實襲錦衣偶寄 國爵而能抗志竹素高步超倫者自邦申始余故曰邦申天下風雅挺達之士也夫世所痛邦申者無年耳而所著有擁書樓詩集北征篇長安新語歲寒社耳目日書便埋畱易醴陵遺稿群書獵豔香月社草廣草堂詩餘玉臺文苑紅樹集百餘卷藏于家足千秋矣夫邦申才卽美視昔顏子淵王子安賈太傅數子詎能爭席彼數子者年減邦申多者六歲少者二三而流聲至今才士不敢望人生亦何必彰麟哉余故表而著之

勒諸墓門之石

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

墓表

湖廣右布政使分守湖北道吾友同安蔡元履復一葬其父見南先生母陳安人於塗龜山內金山之陽十有二年矣今年夏引疾棄官歸鄉里因馳書乞表先墓且曰復一所以有待者妄意累日月可徵恩建碑而今已矣又曰今世能不朽先人者莫若吾貞父子爲之悲感及讀御史中丞郭公銘與元履之述典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八

刑如在有足以媿天下之爲子爲吏者不可以不表先生諱用明字晦仲萬曆己卯鄉貢進士母陳蚤卒父老家貧無以養乞漳州長泰學官擢潼川樂至令廉直不容於時左遷淮府審理不赴壬寅十月卒于家享年六十五子二人長卽元履次諸生復心先生事親孝友于兄弟親所嗜未嘗忍食十七哭其母哀感路人遇王父母諱日悲哀思慕終其身又性潔廉不欲輕當人惠嘗曰雖貧奈何以身爲溝壑樂至還裝囊書數帙而已艤舟瞿唐載石乃敢下元履請得

御史符來迎怒不許家無五畝之宅至僦屋以棲其始到官適有採木之役先生下車見父老離立授片紙令各疏其鄉大姓而參以市籍田簿於是盡得大姓主名給庫錢以往而番休之木及格而民不擾先生爲政保單下而痛抑豪猾諸作奸者悉稟三尺從事邑故無薦紳其豪猾入貲臺司爲掾史輒與邦君敵禮先生獨隸畜之不少假豪猾吏咸內怖不敢言而監司適有檄取無礙數百金先生復抗言金有歲額不礙國卽礙民顧安所得無礙者於是監司恨刺

寓本集

卷之十六

三十九

骨而豪猾吏復從中構之幾不測賴藩伯程公司理高公力白其寃以故事得解然竟有淮府之調當是時王師征播州大發丁男轉餉先生爲曲筭令相補助不以遷謫自委其誠心愛人不傳舍其官如此教諭長泰時日以文行相砥礪造士甚多同湖廣考試得士八人皆名流先生先世有隱德至先生以儒術顯自爲諸生卽爲邑令徐公所奇賞爲孝廉閉槌山寺不屑爲干謁詩文取達意而傳以古法集若干卷藏于家元履成進士爲郎西曹先生萬里貽書戒以

無矜少年氣無薄冷曹求速化言言皆忠孝旨憶予佗選人長安時與元履遊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頃按察楚所服習士民禦苗夷文武經緯負韓范之望一不合卽以強仕之年棄去如敝屣決不能與時俯仰風尚凜冽先生之教也安人孝靜婉婉躬操井臼宗黨稱德配後先生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先生掛冠之

寓本集

卷之十六

四十

明年以元履秩滿封今官又明年卒又三年始克葬又六年崇祀於鄉又五年丙辰秋九月而某始克表于其墓嗚呼如先生者真可謂孝且廉矣古之孝廉者孝子廉吏也而今借以目舉子凡歌鹿鳴而來者相與孝廉之無異詞唯以爲尋常不切之名是故不孝不廉之徒得以掉臂游行于其際而舉世亦竟莫之怪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位高而多金是樂而已矣此儒之以詩書發塚者也而又何孝廉之與有萬世而下過先生之墓攷先生之行有不泚額而汗背者鮮矣乎之表先生豈徒爲先生不朽計也哉

沈母高孺人墓表

高孺人者沈孝廉弱侯曰宏者母也蓋荷花里高氏我池公女我池公王父夢大士挈桂一枝以授往乞靈城隍願舉子合兆神降之辰乃舉女果以五月十七日生而與神誕符則孺人也孺人生有令儀沈公治翁季子稱令子兩姓高自相矜因委禽焉孺人既歸沈一切迎舅姑志祖姑易簪語不欲孫布衣終孺人憐其志捐奩質編笈膏燭佐其夫讀業廢入貲椽以役廢孺人不憚曰天乎何詎能令終不衣短後也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十一

亾何舉今孝廉君弱侯頭角嶢奇矣孺人旦暮慮其成提申不恤雞鳴起視夜不丙伊吾機杼聲不輟也戊子孝廉入膠庠姻問族戚咸來慶子青其矜可無憂布衣終然孺人獨樸歛交頤曰孰使是不衣短後也而徒瞑夜臺之目丁酉孝廉登湖賢書孺人爲展眉睫繇是佳日雲月團圓宴笑謂帝實齊此不則何以名順令父子兄弟間若也人則曰非孺人何以名順且令甥若姪若館甥若也孺人金錢嘗布祗園地人俟之女中佛則還勿受且曰吾家儒罔知帝釋一

攬內則諸篇于貝葉文未譯也願以儒母終云孺人

力持沈氏政雖老不言憊冀孝廉一第若里歲已酉神氣羸減孝廉逡巡上公車孺人促赴徒以大母志旣罷歸才兩月孺人卒卒前五日猶卷卷勵孝廉不置曰孺子無弛公車業而期奮身樹功名以大其門後之人務讀書世其業而無以衣短後續也吾目瞑矣無一語涉囁語得年六十有九古之賢母能若其子于訓有其子之令名紀傳輯之多矣是皆逮子而立名必逮也而後徵豈其性有之乎性有之天勿靳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十二

也大母易簪不欲布衣其孫不能身親見之不能見之身則不能必之孺人等也孺人詎必之抑維躬是視故爽其夫而獲其子庶幾身親見之孟德曜去綺縞操作偕伯鸞偃蹇以終孰與孺人多也捐奩質史沈氏之門賴以光大隱操又何廢焉神之券之豈偶然哉孝廉君弱侯嘗抑志問字于余予以孺人能爲孝廉母也者而表之他生卒年月子女婚嫁具誌中

苦貞婦邵氏墓表

邵氏者柯高隱邵虎聞先生女也稱婦者何邵氏年

十七歸于顧爲顧生獻婦也曷稱苦也卽氏不得于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夫夫實有桑間焉而棄之計坐之逆質于理司理胡公曰婦姑無訟類反唇耶且反卽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顧迎以歸載鼓琴焉而姑惡其反也弗婦也顧亦終借姑而箴之弗妻也閉一室如圓室饑而餉如飼犬豕寢若蒺藜焉幽三年以灰誰謂荼苦氏茹之矣是稱苦也稱貞者何也顧弗以爲婦而卽氏終爲顧婦也其父若兄迎之歸其母哭而牽之弗歸也歷九灰而不悔若曰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

與還卽而生寧爲顧也囚而灰也灰而其兄申于理司理孫公亦曰姑不可問也仇姑而明之非婦志也夫實有它而灰其妻不可耐也聞于學使者陳公陳公褫其衣撻之而悲卽氏之忍灰爲顧氏婦也令顧以禮葬而爲之墓焉士大夫聞而悲之聚而議曰古今稱貞婦者多矣其夫生而諧焉灰而靡它灰于貧灰于寡者其也夫在而絕之而困辱之卒灰之可謂極苦矣苦不可貞而氏貞焉其義在箕子之明夷被髮以奴苦也爲殷三仁貞也婦道也臣道也予故書

而表之曰明苦貞婦卽氏之墓令後世爲人婦者知所處焉

寓林集卷之十六

四

四

寓林集卷之十七

行狀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經略朝鮮前遼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行狀

左司馬經略桐岡宋公平東事歸十年以萬曆丙午二月辛公長公子守一走長安伏闕上書白父功而衰經過汝亨邸舍持門人羅大冠請公行事據地泣曰以狀累吾子某謝不敢則長公揮涕言守一不即成不廬次所以數千里來非微歟父幸禁其身爲子孫謀念堙滅父功負上恩陳忠臣之心無以爲人臣子與亾子等守一罪當歟論功于朝微行自鄴微吾子狀焉微于是某不敢辭按譜公諱應昌字思文別號桐岡其先會稽郡人始祖先元占籍杭之仁和里數傳而爲曾大父義義生富富生四子長曰儒號虎山公配何太淑人生二子長應期次即公也公方面紫髯目閃閃如矚下電生時有赤光異香之祥兩足下有毛太赤屋內一患如珠識者知其不凡云

不虞就外傳十五受易于馬翁二先生研太極河洛之旨道逢胡僧曰是兒電目崔步殆麟閣中人進揖之不顧而去十九娶顧淑人而何太淑人卒公哭盡哀二十三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識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郡有唐先生者善言易爲折角受業披易玩圖餐臥俱廢家故貧蔬食布衣晏如也嘉靖甲子薦鄉書十三人會長公爲功曹坐侵繫于理公卽出坊金償官出之乙丑第二甲進士以念虎山公展太淑人墓假歸已奉虎山公謁選部或爲公計擇官公不屑授絳州守絳西鄙地稱瘠悍難治公悉心撫字例有四門稅金衆百悉罷不受豪宗有擾民者廉治其左右一二人衆爲歛手絳旱公齋戒拜禱于馬首山之神雨淋漓隨拜下是秋大有鏡冤雪枉每有異政兩臺交章薦公特委查寧化等關月餉公因洞見邊情登埤浩嘆曰邊備如此而恃無恐乎聞者悚然卽卜公負安攘之略矣守絳之三年擢刑部員外郎晉中諸公相扼腕嘆曰宋公志略如彼而冷白雲司何耶頃之改戶科給事中異數也會新鄭起互市議公疏

陳撫賞不便者三事又陳防守六事柄事者不能用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有久任邊臣推廣仁德及隆聖德以答天眷等疏壬申轉禮科左給事中會虎山公殲公執禮盡哀如喪太淑人服闋復除禮科左給事中奉勅巡視京營時江陵相當國氣灼灼撲人奏事者必先上副封公獨斥不用邊報一夕十數至江陵掩對公有公撫膺嘆曰欺至此輒據牒以聞直陳防虜七事江陵怒謂是夫乃獨齟我出公爲濟南守公夷然就道無幾微不平色濟爲南北孔道盤錯特芒公釐奸剔蠹不遺餘力問民所疾苦而務平停之如賦委收解役分九則東省至今規焉他寬仁善政所全活不可勝數民謳誦至今不絕前後最書凡七上三年入觀考卓異第一人賜宴東序六年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河東時蒲州河堤決水嚙城就圯會守道以齋捧行公馳入蒲爲文禱于黃河之神文投水落三尺公仍胼胝爲築堤三月堤成蒲以永賴民謹呼祠祀公比于南海之祠昌黎焉公究心民艱值苦旱不雨用春秋繁露禱雨法檄所司行之輒

應秋七月甲子有龍見于猗氏壇井中鱗角森具龍乘風上是夕雨民咸神之亾何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兼督糧儲河南漕糧歲報大戶糴兌而積猾包攬爲奸公條九議禁革奸利軍民稱便兩河漕運至今賴之時亦苦旱夏六月公爲壇西郊有五色蛇見於甕中踰日失所在雨乃降秋七月復爲壇於大梁西郊不應稍移而北俱用繁露禱雨法而變通之不終日亦雨是月陞山東按察使東人故德公聞公至踴躍飛舞如嬰兒之復獲慈母云亾何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行清軍事公洞見軍冊在官積書緣爲奸上下源委悉據冊互叅芟複除絕官民可相告驗一洗向來株連之累而以餘閒與陳玉叔左使登樓賦詩詩成溜澆麗爽人咸服公胸中饒有勝情非但宏濟世具也然忌公者亦卽翕訛公公遂上乞休疏蒙宰二山楊公深知公獨奏畱之轉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疏辭不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山東兩都之三輔南北咽喉處也西三郡困於漕輓馳傳東三郡困於徭役軍操人疲奔命饑寒載途流亾

者未復好究不息俗化益舛公嘆曰事不師古法不
宜民救頭瀾尾何以爲治于是疏陳三事一按古鄉
約法一按古保甲法一倣古常平預備意爲保赤倉
法下所司設誠行之于時有編審之役公又定爲積
累權變二法以授有司以此陞擦饒之役無偏苦東
人安利者累年歲而公綱繆東土未已也念山以東
北衛神京而青登萊則屏翰東海國初沿海設有管
衛巡司法制頗詳而承平日久當事者置不問有如

書本集

卷之十一

序

意整飭乃題海防事宜五事一設專官以備責成二
加職銜以資彈壓三增營房以恤士卒四撤防海以
俾實用五復海汛以消姦宄又題海防要略大意謂
倭奴情形已著春汛可虞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
親歷海口修險隘築營堡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
官兵畫策設防衆猶謂公迂遠濶情事公何陞大理
卿而倭奴攻陷朝鮮之報至矣當東事初起時會我
兵方事西討而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突入朝鮮國
王李昫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肆順和君珪發靖

書本集

卷之十一

六

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
戒嚴某官祖承訓奉命往援朝鮮全軍俱覆僅以
身免中外洵洵計畫無所出朝廷懸賞格有能復
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朝臣舉股戰舌舉銳
號無應者乃稽首推公往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
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有旨朱某
忠勇任事又經特遣這事權都專責任他督撫毋得
阻撓將領以下聽節制違者以軍法從事時有郭侍
御論公不可任者七事上震怒謫之公上疏力救
且辭上任公旨益切不得已拜命有中使數輩
來疑視公良久去俄而持尚方賜出賜經略朱某
白金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公叩首謝驚喜俱集中
使耳語曰上命視先生福器如何我輩還報先生風
姿雄偉鬚眉面目英英逼人聖情欣悅特有此賜
公感極泣下誓以身報國即仗鉞出都門蓋壬辰秋
九月杪也然是時經略創設部署未定一切甲兵糗
糧軍器倉卒未備公從空中劈畫事事皆辦奏以大
將軍李如松爲提督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

軍火器械分布海口又奏添協守副總兵二員遊擊若干員守備若干員募南北兵一萬五千添募北兵一萬二千加南兵二千各相地要害分駐南北控扼節制有差延袤三千里首尾終應有身臂指使之勢署既定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栢將左軍張世爵將右軍叅游而下分撥標下統率出關一軍肅然觀者皆歛手驚嘆曰宋公行兵整而暇大而不疎真經略也然是時倭奴以三十萬衆據朝鮮我兵調集僅三萬五千而大將軍尚羈寧夏未至石大司馬又計且緩師俟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貢議往有旨惟敬以游擊職銜著經略軍前聽用至是道謁公公呼惟敬前曰倭求封貢第空辭向關全軍退釜山聽命何敢蹂躪朝鮮要我而計緩我我奉命討賊有戰而已汝毋以身嘗法惟敬縮舌去時我寡敵衆軍心惶惶公指顧詳暇偶有能練神兵符術進者募客相顧笑以爲誣妄公曰姑試之借以安吾軍公所秘造火箭明火毒火皆精入神將士試之輒奇驗軍心始安臘月大將軍李始抵遼謁見公公曰倭衆而

悍藐我中國我兵糧足器精滅此而後朝食責在大將軍李將軍避席起曰謹受命相與誓師度江會惟敬至自倭營執款議如初公瞋目大怒曰天兵來如泰山壓卵賊無日尚敢以謾辭侮我汝怯辱國罪當斬命力士縛惟敬軍中而議討賊益急頒示軍律三十二條會欽賞銀十萬兩公宣上德意衆益感奮歡聲徹天至期礮牙於庭乃奉觴進大將軍次及三副將曰破倭復屬國勉樹鴻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封賞在前軍律在後其各戮力俱叩頭謝

富本集 卷之十七 八

去癸巳春正月特旨加公一品服資麒麟衣一襲至鴨綠江上公北向拜賜訖整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擁衆十萬集城下築飛樓盤牆穴守牡丹峰爲犄角穿小孔銃從孔中出勢如嵎虎莫敢仰攬者公指授方略圍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暗設虎樽等砲列兵守之火箭齊發毒烟蔽空倭衆昏瞶嘔仆我兵各含解藥蟻附而上諸門盡破賊大敗走斬首二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追之開城轉戰又斬首一百七十八級諸路賊望風奔潰行長

卷營趨遼王京是時倭勢尚盛又懲敗而憤大將軍
狎其屢見敗僅以三千人自隨往探地形于是有碧
蹄之圍大將軍殊歎戰我兵無不一當百斬金甲倭
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散然公披圖
熟計謂北山高逼王京依山頗攻可一鼓而下又度
原調三大枝兵當應時集我兵剋期進擊于陸而令
朝鮮以水兵截于海倭即百萬可隨手盡而本兵密
令惟敬議款忌公轉戰所調兵悉令支解李承勛兵
雷山東陳璘兵奪薊鎮沈茂兵中途遣還浙公拊膺
嘆曰令我以疲卒當銳師抑徒手殺賊耶公又念倭
不退王京則朝鮮必不可復而王京城南有龍山倉
朝鮮所積二百年糧食資以飽倭則倭必不退乃夜
令戍士以明火箭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大窘乃
棄王京去公復計南原係朝鮮南鄙要害地倭必從
此度兵屢檄提督劉綎守之至是遣兵追及晉州與
濟正夜戰大破之賊相顧驚曰天兵幾何而所至策
應何神也自是悉衆遯歸釜山舊巢又復遠遯熊州
西生浦送王子陪臣及宮眷百餘人還公欲乘此時

轉戰驅倭渡海而兵力不繼師老矣于是咨國王選
壯士萬人衣甲悉同南兵即同南兵訓練守之倭練
成移南兵回而惟敬輒乘間率倭使以封貢請公乃
具防守善後議聞上而大司馬遂有撤兵議公會
髯力爭曰吾官可去兵必不可撤因上慎留撤酌經
權疏大意謂臣以兵力倦而姑聽封貢權也守朝鮮
全慶以備倭倭不敢生心窺我經也臣能逐倭於朝
鮮之境內不能逐倭于釜山之海外倭今日以畏威
遁他日必以撤兵來且夷心在彼未可據封貢爲信
疏上不聽而撤兵之議從部下矣公既提軍入異
國餐風臥雪勞苦日久中復憤懣不自得忽中風仆
半日乃甦喟然嘆曰長揖歸田廬有以也遂上書乞
骸骨奉 旨宋某東征勞苦既有疾著還朝調理尋
以某官顧養謙代于是公候代廣寧考績贈大父及
父如其官大母及母贈淑人妻封淑人瘡一子守一
准送監讀書是月轉本部左侍郎得代入關朝鮮上
自國王下逮父老號泣攀援先後數百里不絕建祠
繪像即平壤而尸祝焉嗟乎是可以虛聲得哉而物

議傳者不已公乞生還疏凡三上俱奉 旨勉留公
遂稱疾篤不能還朝疏四上始得 旨宋某准回籍
調理東征勞績待事定論敘公奏繳支存馬價併
欵賞冊籍計用兵僅十六月所費僅二十一萬五千
而護者有謂公以二十萬金媚倭可嘆也蓋東征之
役自 上特簡當公陞弊中使熟視還報時即荷尙
方之賜既東恩賞洊至 上不可謂不眷公而公於
是役歸王子陪臣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
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勞苦功高亦可謂不
負 上敘功覆疏歷歷有 旨八月告廟宣捷奉
聖旨宋某籌畫勞瘁克奏膚功應從首敘著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
表裏又部引十九年延綏擣巢斬首五百級督臣得
廕錦衣千戶世襲例奉 聖旨宋某准廕一子與做
正千戶世襲公拜表懇辭不獲臣 主之間可謂兩
無負矣而議者猶以請封撤防爲公罪不知公受命
經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遣沈惟敬始封議入倭在二
十年七月繼定封在二十三年秋而公歸田在二十

雷林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布

二年春則公於封事始終不涉而部下撤防之議自
公得代後公所畱到經兵萬六千守全慶而爭言兵
不可撤疏具在則安得移而訾公嗟乎中山交趾之
謫古今同慨奈何當 明主時而猶紛紛哉藉令李
承勛陳璘沈茂等調兵繼至長驅絕海則公功當益
高又藉令倭奴據開城王京不退王子不生還朝鮮
不再造又當何如罪公也曾不記倭陷朝鮮之日懸
萬金世伯爵之賞而朝臣兢兢相盼無一敢出聲應
者乎竊謂公東征功卽不得與寇萊之澶淵裴晉之
淮西相上下豈不足比劉江望海竭之捷不然亦何
至出延綏擣巢斬級者下哉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
而嘆孝子所以泣血而訴也於公何損焉公壯年筮
仕出典方州敷歷瓊閩郡守藩臬所至有聲績逮躋
卿貳秉鉞東征乞身歸閭門養重絕口不言伐孤山
菟裘梅萼爲友或客至浩歌或僧來清話喜讀書尤
深於書易析太極河洛之旨蓋自其少年師傳而歷
閱世變融通心地每有獨得學者罕得而窺焉所著
有道器圖說心經茅鋤窺測陳筌等書門人奉爲司

雷林集

卷之十七

十二

南云公生自嘉靖丙申十月初三日申時而卒以萬曆丙午二月十日巳時得年七十一元配顧淑人某官某公女生二子守一官生有道骨醇行精通內外典卽今泣血詣闕上書者也娶廣西桂林府經歷五亭金公病女次守敬太學生娶徽州府知府純庵沈公女再娶太學生芝麓許公女再娶許公女俱顧淑人出側室丁氏生子一守心女一俱幼孫男三長楚望仁和庠生娶孝廉國蕃錢公女次夷望聘太學生仲宜金公女次虞望未聘孫女二一適太學生江之渙俱守一出許字南直隸提督學御史淇園楊公子守敬出曾孫一曾孫女一俱楚望出某年某月某日將奉葬於山之麓某辱公知眷知公特詳其生平懿行不具論論其大者列爲狀以備鉅公先生采擇以昭信當代不朽來世俾忠臣孝子不至悶悶飲泣垂示編錄謹狀

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姚公行狀

公諱文蔚字元素養谷其別號也其始祖進汴人以朱南渡徙錢唐數傳至高祖稱游建業占上元籍永

富林集

卷之十七

十三

行

樂初以藝事隸武功衛遂爲燕人稱生慶慶生福福生四子仲鉞以子憲副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憲副公諱良弼舉嘉靖乙未進士由南刑部累官至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以忤相嵩子罷曲靖歸仍徙居錢唐時嘉靖三十八年也生公一歲矣公生而穎異十七補邑諸生嗜學究心詩古文詞十九執憲副喪以孝稱已而生妣蕭孺人幼嫡妣龐恭人相繼塋公廉吏子連丁大喪貧不能具饘粥益刻勵于學攻詩古文辛卯舉浙江鄉薦明年中禮部式賜同進士出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迅搜冥覽於古來兵農利害賢奸消長之際尤究知其要領是時倭禍朝鮮張甚天子東顧咨嗟廷臣無奇策稱上指意在和戎又以物力絀開採之議起閣議題往往及之公性耿介自堅其學術中持議有所不可且于當途無私謁當途弗謂善也甲午出公給事兵科尋謁歸戊戌夏四月補原官公則首論西寧兵備食功喪師甘肅巡撫奏不以實俱西北人遂已公目公而公又發憤東事追論和議之不息由悞國賊

富林集

卷之十七

十四

行

臣石星輩未誅請臬示以一議論政府故與石同主封貢者自是大恨公而石之黨張侍郎輩謀破東征功益力當是時贊畫丁主事應泰已劾罷經理楊鎬且逐閣臣張位削籍得志矣而總督邢玠監軍陳效大將李如梅麻貴等及朝鮮王李睟俱掛重劾明欲棄朝鮮勿救陰利其敗以科臣徐觀瀾往勸師中文武人人自危及玠請三路進兵政府復調旨欲分玠兵權令贊畫監軍勘科事必會議行舉朝錯愕公獨上書言聞外軍機不宜牽制一柄四持事必敗引

寓林集

卷之十七

一五

唐九節度潰師鄴城爲證指切利害甚悉上大悟命中官傳旨而政府乃陽爲錯誤票他疏上大怒切責立命改票如公言于是兵權始盡歸總督而東事稍可爲矣玠又陳進取大略請賞罰決之聞外政府意難之下部議公復言軍中事機無容呼吸緩不假便空膚功難奏天子以爲然由是三路進兵捷者數矣一日忽報中路損師有請撤戰議城守者與政府合再下廷臣議中外號號謂必不敢復言戰公極陳兵不可罷狀且言唐憲宗討淮西唯斷乃成武

宗討澤潞欲于賊境上新沮議者羣噪始息今天

子神武明聖獨恨廷臣無裴度李德裕其人耳意蓋譏政府也天子以爲然一意進剿而釜山之倭宵遁矣已而勘科來報捷更以逸賊追論諸帥罪公因言昔魏平蜀易如破竹鍾會譏殺鄧艾幾失蜀劉裕定關中沈田子擅殺王鎮惡關中大亂自古成功之難千萬人取之不足一亂臣敗之有餘且言贊畫空撤因發其島山勘功刺眉髮激變軍士及內外朋結敗壞成功狀又語連首輔原主和議營私害成當罷

寓林集

卷之十七

十六

議雖明切而閣部相推諉不決乃見兵科侯給事先
春日時事莫此最急僕欲上疏爭之顧今日已非職
掌此真公事如更逡巡不爲河上之師即致涇原之
變勿謂僕今日不言也于是侯給事爭之力撤議始
定東方以寧而和黨之謀不遂益切齒伺公隙顧無
可乘者以何張侍郎被劾去先是吏部郎某爲臺省
文章彈劾亦削籍去而西人偶多被彈者猜公及于
御史永清遂以飛語詆御史大夫溫公純謂二人將
盡逐秦人彈文且及公溫恐乃奏永清及公上察其

官本集

卷之十七

十七

行

情不報而公及永清辨疏反得 旨溫大慚忿乃置
公專攻永清 上不得已調永清外任而出 旨切
責純 命公策勵供職公自是知不容于時浩然有
歸志矣明年十月乃自乞外補 天子知公孤忠無
援東事有定策勲不許吏部推公藩臬者前後百餘
疏不許明年公請益力不許請給假又不許又明年
九月遂上疏乞休上及令推南京京秩公拜疏辭免
不許以病乞免又不許明年陞公南京太僕寺少卿
即得 旨蓋重違公請故暫移陪京行且召用而公

竟拂衣歸矣歸二年用事者齟齬南人甚而公尤其
所指名遂以察典中公閑住時萬曆三十九年也嗟
乎公所爭者軍國重事非有私恩怨于其間而與公
爲水火者亦未必盡皆匪人顧以持議不同而相角
角而求勝乃呼朋引類窮老盡氣以與公爭一旦之
命自非 天子明聖公受挫已久矣何俟十餘年後
公功已成公名已立而始慰弋人之慕也哉公歷官
兵吏戶三垣而在戶垣最久值採權中官啣 命四
出爲公命奸人萃淵藪磨牙吮血毒滿天下而遠左
高淮關中梁永淮南北陳增廣東西李鳳尤甚公痛
哭流涕章累數十上雖不盡 報可而 天子往往
陰用公言外人不知也其他如巡視光祿十庫皇城
四門監 慈慶宮工程所釐剔節省以鉅萬計 典
江西庚子鄉試一克丁未會試房考官所拔皆名士
公自江西還卽上疏乞復憲副公原職於是嫡母龐
贈恭人生母蕭贈孺人妻高封孺人授公徵仕郎制
詞褒美有曰定國是于一言靜海氛于萬里朝論快
之是年九月以冊立 皇太子加 聖母徽號覃

官本集

卷之十七

一八

行

思再授公文林郎而前母章亦得贈恭人一時侈異
數云公天性樸真平居訥訥議論不出口而動關朝
廷事見義勃發奮袂抵几指陳根究凡壯夫所怯而
小人所避者公獨弗顧也公空手歸田家人言生產
輒低眉不答而談及經史則連日夜無倦色其文章
善援古證今根極理要世人綺詞駢語公不屑也其
學問以聖賢爲宗寒暑未嘗釋卷所輯有省括編右
編補四書通四書聞易會通文心直指昭代文通所
著有掖垣疏草中秘草含清樓素業舟板小草三游
紀共若干卷行于世尚書銓義史腹五燈會元摘抄
悟道集及所撰詩古文詞赤牘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公體厄乏濟勝具而顧喜登臨嘗游黃山白嶽天台
雁宕武夷諸名山喀然忘返居恒則閉門課子以著
述爲樂族人貧不能活公收養恩備至中表有以女
弟充貴戚下陳者公泣而贖還其母惠嗣祠側有鳳
林寺寺後君子泉向入祠奉中公一日慨然曰此唐
高窠禪師及白文公道場奈何以先祠故掩之乃清
其跡亟還寺蓋公立朝而外其仁恩廉讓又如此哉

已未三月公偶染末疾提牀嘆國事不佞口明年春
遂劇以三月八日卒于里第距其生嘉靖戊午七月
三十有八日得年六十三計公通籍三十年居省垣
十有五年而卒之日視廩無金鉅視藏無東帛諸孤
檢公遺編於敗簾中得一簿拭而讀之則大書其端
曰阿堵入吾門纖悉必記儻物出非義安可形之筆
楮則勿受之矣嗚呼公自矢如是其貧無以葬固宜
也公元配高封孺人某公女側室四人畢氏王氏翟
氏張氏男子六人長元愷國子生配林氏光祿惕庵
公女次士維早卒次士純國子生娶予女次士統聘
諸氏太學廷取公女次士緒士繹俱幼未聘女三長
字憲長唐新洲公孫引初天次適處士沈懷峰公子
鴻臚寺序班沈廷諫早卒次幼未字孫男四志達聘
憲副高清崖公女孫文學元恭公女志遠志道俱未
聘元愷出志雲亦未聘士純出女孫二一字太學君
楊吳公子之槐一未字俱元愷出諸孤筮以月日奉
公柩權厝徐邨之大灣山而遵公遺命以狀見屬惟
公質行強志落落穆穆與物無昵而經綸行于章奏

理學闡于著述遇事能任處貪能介即某拙筆未能形容而忝在烟舊知公頗真因就公家所遺紀載參之見聞論次其功在社稷者并夫出處之際以告立言君子俾今日墓隧之文詞他年史館之撰述庶有採焉

贈承德郎戶部山西司主事韋公暨配貞節周太安人行狀

南民部中石韋君余同籍兄弟也而最厚善每過予言及先人事輒流涕曰藉手吾子以不朽又見予善

翁本集

卷之十七

十一

病不忍強予病良已中石復流涕申前語相託其何能辭按民部所手次爲狀公諱體亨字通甫姓韋氏漢丞相扶陽侯之裔今爲黃岡人以子石麟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父諱松母楊氏公生而機穎異常兄異及就外傳所授書過目未嘗忘里有周翁某者生女而慧周翁奇愛之爲擇快婿不得聞公強記狀曰吾女嫁士人足矣遂字焉是爲太安人公年少氣銳好儒術勤學問又重然諾輕財好施周人之急而安人亦素習女史職恪修婦道稱賢內助云公性

孝常侍父疾食不辨味寢不解帶者累月母臥病鄰人不戒于火焰及內寢公奮身入卒負母突焰而出里人至今傳其事公自童年有大志俯視青紫擢之也屢試竟不售因微憫自怪或仰屋嘆遂病安人慰之曰名身外物也無過即賢無事即福君何自苦如此公笑曰而慮歟我耶即歿吾自有凜凜者在耳已而彌篤與安人訣慨然曰歿矣以老母弱子累汝當是時公之母楊氏尙無恙安人年二十有五民部生五年矣安人哭仆地屬續畢闔戶自經公母覺而急

翁本集

卷之十七

十二

抱解之良久獲甦摩其額曰新婦歿固烈獨不記汝夫將歿之言乎我老且歿縱不足念獨不爲五歲子計乎安人悟於是噉然大哭呼天者三呼兒者三盡焚其膏沐具而一意於鞠子不復求歿矣後二十有年戊戌民部成進士安人泣曰痛哉吾夫與吾舅氏之不及見此也又三年中石以戶部主事止其事于朝略曰臣父體亨娶臣母周生臣五歲臣父下世時臣母年二十有五臣甫五齡臣母哀號殞絕闔戶求歿祖母楊解能切至責以托孤大義得不歿

居一載內外交侵思奪母志臣母一身備嘗險阻瘝
刳自持恒以智脫臣少病羸家無寸產臣母作力攻
苦聊以度活及臣就傅紙筆修脯盡出臣母十指臣
有時嬉戲臣母即呼臣父之靈臣不敢自懈以有令
日臣母今年五十有五例得旌表唯 聖慈憐憫疏
奏 天子悲其意 詔旌貞節之門復其家尋以冊
立覃恩封太安人而公亦贈如子官先是安人姪民
部將婉夢神人授一角獸蓋麟云視之石也驚而寤
語公公喜曰此豈天上石麒麟耶法當舉男以故名

石麟已而公夭歿子在孩稚安人執紼然韋氏不絕
如縷卒以石麟昌厥宗奇矣哉民部仕不達家居七
年辛亥遷南京戶部清吏司主事安人來就祿未幾
病歸黃岡卒于家卒之夕執民部手勉以忠義報國
語不及他民部三爲郎官皆主錢穀事公勤廉幹所
至有聲迹方見擠時人爲憤懣民部蕭然自得無遷
謫意皆安人教也而意氣矯矯與人游輒披肝見情
懷必不能與俗侔仰則公之志事在焉公生于嘉靖
乙巳十二月十一日卒于萬曆壬申八月十七日得年

二十八安人生于嘉靖丁未五月三日卒于萬曆壬
子四月七日得年六十五子一人民部也服闋復爲
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娶張氏封安人孫男三人某
某某孫女三人適某某某嗚呼公卽早夭不克自表
見有節婦以教率其子爲時名臣如予所論次大略
後有作者亦可以考而知矣

四川按察司僉事沈公行狀

萬曆戊戌十二月之九日按察司四川僉事襟江沈
公卒甫踰月而諸公子長卿輩纍纍擁衰經造予伏
地以泣也曰以吾子之習先大夫深而先大夫夙有
嗜于吾子也諸孤稔聞之敢以狀累子而不朽先大
夫某謝不文而公之從弟九齡于某有內弟之好從
臾甚力復念某猶及問公疾臥榻間公歛語移時論
黃老僊釋言譚甚適凡三啜茗而起恍恍如隔世愴
如也則何敢以不文辭謹按長君所手次而狀之公
諱榘字才叔別號襟江先世中州人及朱而以日官
南渡家武林始祖道成傳復初復初傳祿祿傳勉勉
傳璋璋傳時號菊軒公以隱德起家時傳鑑曰竹亭

公授鴻臚寺序班稍稍拓園池臺榭之勝娛二人而謂後世必有大吾門者顏其堂曰百客鑑傳董曰綠崖公攻舉子業補邑庠生已入太學官鴻臚署丞則公父也綠崖公配陸孺人而舉公公生彌兩月而竹亭公歿每微病陸孺人必夢竹亭翁耳相囑曰善護之振沈氏衰者是兒也陸驚寤如此者以爲常公生而慧弱齡卽穎露十五而游膠人試卽高等會綠崖公遭第傲閱于墻有司時齟齬之頭搶地蒲伏無虛日公以一弱俊日涕泣從綠崖公園中嘗百艱而以

舊本集

卷之二

二五

其間誦讀不廢當塗者類直綠崖公黠第幾困公獨計身與貲孰多不難多與貲以柔之而作難者氣稍平公益得以餘力攻文士業盛暑角稅于先人之百客堂丙夜不輟而垣外人方集酒徒呼盧叫嘯以爲豪陸孺人間挑燈脫公而聞垣以外酒人聲泫然曰苦天乎均子耳呻吟者與嘯傲者何懸乎已而私自喜曰兒如是者亦復何苦甲子大比士邑令鮑公刺史徐公學使者秦公御史溫公凡五試皆以公爲冠遂領鄉薦第六是日也垣一方有相向悲慟者聲亦

徹垣公略不爲動盼睞有加焉已丑試春官綠崖公夢肅皇帝賜丹鉛一粒以語銀臺三洲沈公曰是首經也定得雋果得成進士第十三人授直隸鳳陽府推官當綠崖公以閱墻之事困于官故知司理貴而不意見得是官夫婦兩人私相慶已而相對泣日使若之爲司理而有覆盆之士若我者我且不食公自是爲理官廉恕自矢匪以報國且報親所餉供具卽瓜果雞雛必躬訊所直負擔者於途曰瘠民而肥親吾不忍爲時太宰立亭孫公爲御史按部有門

舊本集

卷之二

二六

者矣索人錢事覺下公鞠公訊役索錢幾何曰三掌關日幾何曰三出之孫大嘆服公以爲嚴而寬用之以衷於法後有疑獄輒委公孫又以事怒五河令張械就獄公心知張令廉也而賈禍鳴鼓直入白之不得以去就爭得白而孫公因知張令賢令竟論薦爲御史嘗慮囚滁陽一日出大辟五人論成者六十餘人當時翕然稱平公才察而嚴且敏所治卽有午傳爰書無隻字出入猾胥手亦無廢閣者以故猾胥無絲假隻字執法爲奸質成者握粟一升卽竟江以北

父老咸歌謠而尸祝之至今餘三十年有海鹽令李君乾修來願望見公公怪不得所以李君爲言無它令自爲見時知所謂沈司理賢者願相識耳丁卯分試南畿時宗伯正峰孫公典試事雅推轂公公房所薦士獨多而復佳自周汝礪領解額以下三十三人竝一時之雋士大夫多稱之先後登薦剡者十三課最先陞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旋行取赴部候省臺選以陸孺人喪不果行服闋會吏部郎缺僉論咸屬公而太宰恭懿張公嫌於緣崖公有姻姪公甥也不

黃水集

卷之十七

二十七

欲昵置部欲置公閒局而江陵相忽才公持之改湖廣道監察御史公既拜侍御史荷上恩願一矢直節紆生平所欲爲卽爲恭懿甥爲江陵相見才而雅不相援附故事言官上封事先具艸白閣下而公奮然曰所貴言官謂不阿貴重臣仲已所是與天子爭而何先白爲白之脫不可竟已乎漢魏相白去副封者是也疏上不報蒲州相公心奇之乃江陵耽耽矣又疏修六部事宜江陵亦輒惡其軋已寢不行遂請告歸已因部客迫而起終以鄧江陵外遷四州按察

司會事公小紬時緣崖公春秋高亦願致公膝下爲快遂乞休蓋今皇帝七年也公自起家名進士既爲御史貴不獲展退而林間日事灌園課子爲娛間以暇爲泉石詩酒管絃之樂所遭名山水及當海以內韵士墨客與之登眺杯觴高譚清咏霏霏不倦然涉而不湛曰吾聊適我耳絕不以事干有司壬午有亂民以踐更之役揭竿起延燒諸緡紳至慘時少司馬嵒味張公來填撫宵人欲藉口薦紳家爲解語侵公張公意幾動而藩臬有知公者與刺史劉公力持之曰他人不可知如沈侍御者敢以百口相保張公意遂釋而公生平可知也公治家嚴與人恕進若加諸膝而退則不忍置之淵戚屬姻黨有緩急爲曲意周之曩時所睚眦人輒置不較豁如也大都公自書生坎塲骨肉第進士爲理官似鬱而得伸其自司理歷御史臺立朝十四年兩以覃恩貤封兩尊人似伸而得鬱而竟以僉憲終居二年兩臺以忠孝出處疏薦者五銓部蒐逸才推藩臬者二不果用而第寄其傲于林園觴咏則在鬱與伸之間而復不得長有百

年奄忽去人世造物者之于公不可謂厚也然公眸炯炯似電霍頸而虎趨音吐洪亮論議洒洒有致手經史即爽然他無所復知譚舉子業猶津津乎言之公卽不竟用而能自散其志意所舉八丈夫子鳳羣林立而伯仲雅能文有奇服嗣起者不可量則公之所爲傲睨地下者固已足矣某亦烏能不朽公而文之公沒之年詎其生嘉靖丁酉六月十二日得年六十二遺命諸子葬我玉泉青芝塢祖塋之傍合江孺人而安焉江孺人公元配也無出繼配夏云云法當

寓藤集

卷之十七

二十九

備書以俟鉅公先生采而誌且銘焉

太倉公鄭翁行狀

今年春吾友鄭孔肩氏以乃翁太倉公九十春秋乞言予困長安塵勞中亾以應越一暑計聞矣則太倉公九十而軼一孔肩泣而書抵余曰傷哉之惠之不及以九十慶吾父生也之歎而生吾父享有千秋微吾子筆而狀之于是按孔肩所手次太倉公行爲狀翁諱炳字文輝別號玉峰山人以太倉州倅歸老稱太倉公去翁系出新鄭從來南渡世居浙之錢唐吳

由里父五峰公諱通母萬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安慶公諱燁先翁四年生兄弟俱見穎端五峰公曰吾貧家也力不能俱任儒且儒効迂濶吏爲師其効捷乃爲二子分業令長業舉子授易次學文亾害計可先後祿代耕而長公以易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六人爲國子博士丞安慶郡翁乃治法家言以都掾仕粵參軍已倅太倉州竟如五峰公旨云翁鶴骨瞿立不屑與流俗人伍少稟至性卽起掾乎而儒其行往翁游京師五峰公念翁來視京師及河西病歿翁跣而馳至已棺則觸棺慟幾絕客解之曰君脫不諱樞安歸翁悟稍稍節哀入水漿奉柩歸三年廬居哭盡哀行道爲之流涕服闋復之京師授東粵參軍會巨寇梁仕興者匿新寧山中幕府檄下翁格之仕興持短兵且鬪且卻翁提劍與曠卒百人蹈不測出沒林箐猿虎間竟擒仕興以獻語具李中丞紀中亾何歲大陵僵臥饑寒人載道使者簡郡邑才吏十道分賑翁當其東九道行近按里籍置簿乃發又置粥于路饑人需次不及哺以糞公曰人而哺之何如自爲哺乃乘

寓本集

卷之十七

三十

新

善騎令人持錢穀挾騎行相菜色深淺問饑者輒示
勿問里籍于是東門道中餓者人人以不得食嗟來
蘇驪聲動地九道咸從翁授方略一日起死人十餘
萬不幸歟者行掩骼埋胔之令荒原陳塚壘壘相望
以不噴噴呼鄭叅軍能仁列郡邑莫敢望焉南海界
中有巨堤而障三水之禾隄潰議築二邑角訟十餘
載不決當事者曰無如鄭叅軍必能了此翁乃馳堤
所呼二邑民論曰南海地也地產人人任力三水爲
禾禾出財財出木石工作費何訟爲二邑民俯首曰
謹受令不三日堤成翁歸報父老持牛酒相勞擁馬
首不得前且請署牘爲萬子孫計翁爲謝牛酒署牘
去翁于粵多功又多所摘發然不苟受一錢會席將
軍卒無嗣計以螟蛉襲乃夜負金一區詣翁願得許
可翁驚謝曰而不聞楊公四知乎勿污我我不以法
易金金易躬也異聲益大振凡數年臺使者薦剡凡
八上異數也于是擢太倉州倅州瀕海里中黠少年
集以命煮海爲鹽鹽釐相望官府不敢問翁設法鈎
捕得主名置於法廉能聲無異在粵時署臬山會宿

貢粟京師丞老類不事事淮陽帥來取粟無粟械丞
去翁追叱之帥亦叱詰翁粟翁曰汝檄徵粟不聞械
丞帥語塞快快去翁乃夜馳牘上部使者條淮帥不
法狀亟召諸父老語曰前以無粟械丞復來無粟且
及我若曹爲俘矣父老悟星夜具粟千石趣帥來取
粟去部使者還械帥杖之里父老得安堵邑豪大家
子弟某殺人法當死豪持不下則托所暱進千金爲
壽翁麾不納而監司庇豪竟賂免翁喟然曰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人可殺吏難爲哉謝篆歸頃之偕其州
官林集
長孫君朝守方舟行婁水中觸石覆長聞鳴鳴聲急
鑿舟翁出比出更衣爲詩四十言謝孫君孫君心服
翁當余時神定乃余何事不辦且以大受期翁翁慨
然對曰僕自十八起椽吏獲從公後足跡半天下置
身豺虎魑魅窟者數矣天幸浮餘喘出奈何復從王
陽畏道上行哉老母在臣身未敢許人竟拂衣請養
歸孫君白上郡守諸監司臺使者強留之竟不得各
醵篋中金爲道里費翁悉辭不受受倅俸九十金以
歸時纔四千耳翁歸無俗營日侍母萬孺人弄難庭

中出入無俗侶卿大夫不敢加以貴士不敢雁行里
無賴子弟不畏公府而獨莊憚翁惟安慶公時時過
從兄弟相團圍坐談或親戚情話爲山水禽鳥之樂
令童子持一壺茗往來西湖兩峰間歌相和也翁歸
未幾元配丁孺人卒繼郎孺人亾何丁所舉長子之
翰卒翁不爲啼懼傷老母心期月夢登瓊瑋之丘入
朱門上瑤宮似蓬萊山僊人翁拜受圭起視壁門書
之翰名恍惚易之惠名覺俄而郎孺人舉子味而名
之卽所稱孔肩者也俄而郎孺人又卒則命側室李
鞠之翁于是日摩娑小兒膝上娛其母自適坐臥小
樓散帙敞裘外無餘蓄會歲凶食貧不給視去太倉
時無幾母萬笑問兒橐竟洗耶甘旨之謂何翁低首
不敢對謹奉葢蕤鑰一束以進母悉啟諸笥篋竟如
洗乃笑顧翁曰兒真廉我乃得爲陶士行母使兒曩
者受席將軍與橐子弟金者吾狼藉下箸矣母乃視
脫粟水飲甘于五鼎食年九十餘衍如也而向所稱
側室李代鞠兒者亦老矣母忽有嗽于李命逐之李
實恭也翁伴許可肩李一室穴而傳餐居頃之母眠

食不寧念李甚翁乃跪稟母所以啟局呼李出拜母
母煦煦向李李愈爲恭蓋翁之善養母志多類此母
壽九十二而逝安慶公先母一歲卒翁既哭兄又獨
義母事白髮倚杖而踊不減河西之泣歲時念奔河
西之事涕浪浪下沾衣如新痛五十而慕翁實有焉
蓋翁天性篤至又夙嗜學老而靡倦誦先王之言博
通閎典九流之書多所參伍而一歸于儒嘗爲之語
曰世有儒猶人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作使心
無主耳目手足咸作難儒亦然儒明則百家衆技咸
作使不亦咸作難有哉言乎卽升伊洛之堂紹明其
說何遜焉爲粵參軍造陳白沙先生之廬而祀焉時
時從湛甘泉先生游聆其耿論務力行不好爲夸論
倅州逢王龍溪先生虎丘山之梅花樓語甚契促膝
三晝夜乃已乃知翁慥慥內行推之吏衛皆有所原
本非苟而已也自孔肩生而慧能文章翁悉舉所得
庭授之孔肩少補郡學弟子員稱高才生名噪海內
卽一第何難顧屢入棘屢北翁諭之曰兒不聞九折
肱爲良醫乎自古紛更天下事斲削國家之脈彼皆

以少年微倖者也又曰學不可無本我未嘗學問第點檢生平卽在席間可以不媿于是孔肩益肆力于學精研名理之與學徒從之者百餘人而翁自老年裏母喪櫻小病卽解去人間世事靜閉一龕以息病愈出居小樓案頭稍閱三氏書室前弄小石小木爲娛友人至燒茗葉彈碁浮白盡歡而罷八十歲有嬰兒之色髭鬚落者皆更生黑風日晴好猶能以拄杖攜茗酒湖山間望者謂飄飄神仙中人云已而併木石琴書不御時時正襟危坐或逍遙于門而已丙午秋撤棘孔肩復罷報親朋俱有憂色翁夷然如初顧孔肩曰向謂兒九折股成良醫兒九舉九北九折哉患醫不良母患不售勉旃蚤暮等耳遂起坐食啖如平時今年夏始復病入秋病泄猶危坐不輟革之三日前始就寢語孔肩曰我無他苦第覺熱蒸蒸浮于睫息止于喉我殆不起也環子孫嚶噫榻前都不顧脩然端臥而逝行年八十有九嗟乎若翁者吏才而儒行四十謝榮九十歸真生也天全歟也天游類古之得道者人與假令孔肩不慧卽慧而以窮愁老翁

所爲春秋自遠其才况可以唾手一第而擅千古者乎人生何必滿百也某狀不文亦不足加重翁惟有道先生采其實而銘之而誄之

昭勇將軍都指揮使張公行狀

故浙漕總都指揮信齋張公汝亨繼室婦翁也翁起儒生世其官浮沉四十餘年戮力王事載起載蹟而圖書四壁滿然猶儒生也士大夫悲而稱之翁勞勩清聲有不沒者矣汝亨亦烏忍沒翁而不爲列其狀以乞千秋翁諱參字世盟別號信齋其先山後人以

本之十七

開國功授紹興衛世指揮同知則自始祖諱伯川者始三傳爲總督備倭浙江都指揮僉事菊坡公勇改官杭州右衛占籍錢唐之西壁里勇生錦衣衛都指揮使漕運叅將南山公洪洪生榮祿大夫都督同知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東明公奎奎生浙江都指揮僉事玉泉公典則翁父也配湖廣按察司副使守巖汪公女封淑人以嘉靖壬辰生翁淮安官署中翁生而端凝稍長受書輒成誦下筆爲文秀潤有條理督學松坡畢公校士補錢唐學生娶廣西觀察平湖趙

王莘公女是封淑人上莘公故與王龍溪錢緒山兩先生講學相友善翁少年游其門卓如也遂以女妻之翁既得賢耦無內顧憂與淑人兄海門令十巖公下帷萬鹿園公別業益肆力問學文日有聲試輒冠諸生謂風雲可立致會玉泉公卒服闋當嗣官翁雅非其好也汪淑人迫之曰兒薄武弁耶令離齷齪脂韋取卿相卽文人辱矣翁乃彊起襲指揮同知辛酉申武舉鄉試當事者委領兵兵士以戢冬選視屯政會歲凶賦無所入士卒窘甚翁慨然變腴產代輸聲大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振起於是督撫長洲劉公直指南海龐公交章薦翁擢總浙以西漕事事治軍民懷服之歲騰薦書而公廉靖自矢無一錢入津要久之竟還原銜官督撫海豐谷公雅知翁下檄董武學教事翁爲端軌約法信賞必罰士彬彬改觀焉材官子弟顯列戎閫者多出其門尋選綰衛篆更番領漕奏最宜不次擢僅循資陞署指揮使拜受欽賞而已印運更番可數十年而剗勵如一日督撫西蜀張公萬安蕭公三原溫公相繼薦於朝有曰清白一如寒士恂雅不類武夫曰品

絕嘗流材優大受蓋實錄也而翁以貧故終無一錢入津要家竟領漕綰符如故知者莫不爲翁扼腕太息而翁恬自若壬辰漕直指彭公首推轂翁陟總臨觀備倭知者又爲翁喜展鳳抱樹功名之日復爲巧有力者攫之去翁亦恬自若居頃之直指淇園楊公抗疏特薦追論翁數十年所以數薦數不達之故言甚剴切欽授浙江都指揮總漕浙東浙東故抗敵歲欠糧動數萬計以爲常翁討往牒條上便宜六事皆鑿鑿石畫當事嘆賞之顧終寢不行翁壹意凜冽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毫不減生平冰蘖之氣嵒飭上下與利剝盡不遺餘力拮据三載清聲載途而台州劉指揮闕儲二千石而羨竟潛逃去翁畱都門爲貸千金代輸太倉得無負公家而翁力憊矣漕兩臺交薦翁可當專閫而忘者復巧爲菲羹乃題以老疾免歸嗟乎伏波營平詎少年事耶東陵有瓜南山無田守拙効逢數奇自古而然豈惟翁哉翁旣歸橐中如洗杜門卻軌依肱寒士識者每爲翁發浩嘆曰廉將安可爲也而翁與故同社鄉大夫長老詠詩浮白或焚香看書絕無憤懣

不平之色然體微靡飲亦稍稍減嗜昔豪矣忽感脾胃
疾殊不覺疾苦辛之前五日從嫗家飲向至夜分次
旦發手書二函又出見客神色如常及大漸正襟危
坐劑藥自療環子姓視一無所囑亦無一語及家人
產已掖而就榻則氣從兩足起至頂若火然少選拱
手逝矣時萬曆戊申二月三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七
聞翁沒無間戚疎相痛悼不已卽戎行卒伍不在宇
下者亦爲之歔歔流涕翁生平可知已翁爲人醇謹
坦夷絕不知人世間有機穽事遇事諳練及撫摩士
節林集 卷之十七 三九

下終身不獲展長駕遠馭之策若張翁者何可勝數
也今翁稍不自堅以窮愁軼行名實俱隕則又安貴
張翁翁豈惟將廉卽以列之儒林獨行何讓焉某不
敢以親昵阿所好實懼翁冰清之操不表見于後世
敢撫其大凡俟鉅公名筆采焉丈夫子一曰拱辰邑
諸生病不嗣官子震嗣女七婿曰吳之儒錢唐邑諸
生沈思相遂昌教諭平湖陸欽正楚藩經歷趙志峻
邑諸生盧元復崇明令沈涑京衛經歷一卽汝亨將
以萬曆己酉 月 日遵翁存日所卜合趙淑人窆
節林集 卷之十七 四十

於西山石人塢先公神道之次謹列如左

鄧溪劉素隱先生行狀

今上丙戌會試天下士慈水劉生憲寵抑之偕計吏
入而尊人鄧溪先生以乙酉十二月念有四日卒慈
去燕數千里而遙越卒之日五旬餘廼聞抑之悲慟
嘔血泣曰安有父歿矣而茫然擗三寸管博名爲人
子者乎泣幾絕從者強起進水漿徒跣秉杖窮日夜
奔又得報進士增而慟也趣歸懸棺大啼曰嗟乎天
令憲寵爲負擔見易生父不然得飯舍歿父而至此

何生爲泣文幾絕則劉母泣解曰兒忘我耶且若父所以不灰者何於是抑之復強起食粥裏大事如禮既道虎林不意汝亨不天亦負大戮於母氏則辱斬衰絰墨然來唁兩人相鄉哭黯黯欲有語咽不得語頃之抑之再過泣然曰嗟貞父惟天予余二人兄弟之好惟天不憫於余二人以並遭此戮亦惟是天之靈惠微貞父習余先人之行足徵信於名公大人以歿不朽非貞父誰爲狀者汝亨伏苦塊稽首泣謝不任而度又非誼也乃強以所睹聞爲之狀曰先生劉

書本集

卷之一

四

姓諱廷寅字汝生鄧溪其號也嗜學補邑博士弟子員屢舉不第以老嘆曰隱吾素耳何至攘攘與諸少年爭名別號素隱居士云其先五代之季光祿大夫仁晦居淮南再傳翊以秘書省校書郎出宰鄧邑因家焉五世徙慈九世而厚南公以應詔稱旨官於宋事具一統志中十二世名似祖者爲涇縣主簿主簿以下四傳而石峰本中永樂丙戌進士則先生五世祖也本生炎炎生坤坤生大父鉞大父蚤從而倭遺腹孤大母抱孤握節歿自誓孤長登某科鄉薦食有

行正德間以母節聞於上天子爲之慨然下有司旌其門縉紳先生咸莊視之是爲先生之父曰津者孝溪公蓋孝溪公晚年而得先生及仲云先生性孝友沉樸骨癯寡言笑臨財廉自省醇如也事孝溪公凜凜如也惟謹少喜飲酒量可當大觥間暮歸所與游酒人偶夜呼驚孝溪公孝溪公切責之曰余孤無父動自東而不師而父而輒自放從酒人游而暢矣顧不念倚閭者乎先生大創悟終身輟酒不復嗜其謹如此先生所自出向氏而事嫡母董俱得其驩

書本集

卷之一

四

心維董亦忘其爲向出也兩尊人歿先生哀慕不已虔祀事甚於其生時諱日彌甚居嘗易抑之伯仲曰士家貧祀不靳腴園蔬溪毛祭如在安矣嘉靖乙卯海寇弗靖先生祖堂暨所旌大母節婦門並火先生談及輒泣數行下奮然曰堂燬而祖燬門燬而大母節與吾父孝亦燬余稱人哉寇退遂以例請於官復其門曰是用不忘大母與父彰天子之賜仍以羨佐構堂爛如也先生恂恂不喜事若避當公正發憤又似豪有力類是以稱孝溪公有子矣中年立壁至

不能充枵相先生瀟然食力高澹泊之致間從旅壘
囊金歸即少必分與其姪不謀諸家人蓋先生天仲
弟而子視所存孤也先生猥介雅自好故所游五陵
豪貴客一切謝去曰是不足辱我所當善人若赤子
之昵慈母不厭不善人即終日不發一語同里余白
霖處士其人推少文善規人過先生曰是吾友與之
游稱忘形交至今室人爲浣衣負春而余後以卒業
唐司諫家毘陵時時與先生往來救敗掖善如平生
雖三十年矣五臺陸先生廉直沈毅負海內名實識
寓本集 卷之十七 四

方學士多宗之豪長者亦無不願一當抑之者以是
能羞甘脆無煩葉孺人勸伯子所不逮中先生旨已
卯抑之頌鄉薦而先生頗恬愉足自老矣甲申秋先
生春秋七十四方學士豪長者雅重先生又爭交驩
抑之及里中之長老縉紳先生人人持斗酒賦詩成
文稱百歲鵬爲先生壽抑之兄弟亦爲傾篋倒庋相
向無失禮維時汝亨亦雁行先生子弟輩跪拜堂下
先生神氣楚楚清挺特立盤礴諸賓客間甚適冬邑
大夫推邑之祭酒行養老禮歌鹿鳴而燕僉曰劉先
寓本集 卷之十七 四

人倫人懼不得當先生客其家獵纓正襟督若子兮
雖盛暑不輟陸爲之改容先生交道可知也先生致
生拙不一操衡準秋毫多問人曰一一曰二二而已
至閉戶誦讀間若淵靜務自解不解不已故受業懷
葛向先生同譜西川先生亦多所指授著爲書有素
隱稿詩徑發蒙贊化集近百餘卷存於笥學者靡得
而睹焉先生老倦游尚沈嘿家事無纖鉅悉委葉孺
人理令伯子佐之葉孺人故能理輒中先生旨白頭
而莊也抑之又才多磊磊丈夫之行崛起諸生間四

生孝友醇謹著書好隱稱長者固其人於是邑大夫
東向迎先生先生西向三讓不得乃就飲先生深衣
大帶退然如不勝也者歸而召抑之輩謂曰余自爲
諸生不成名夙夜惟謹惟是先世之澤若大母與父
節孝之遺以有今日而今且嚬嚬矣居嘗戒若輩尺
尺寸寸師而父謹繩乃武吾老去不恨抑之輩應
曰謹受教自是先生沈嘿無咎如常時是時萬曆己
酉明年會試天下士而抑之冀得成進士名展所欲
爲娛老親意乃辭先生赴京師入試而不意先生病

且歿矣嗟乎汝亨落拓絀諸生不足娛老母老母感以憂歿抑之成進士不絀矣鄧溪先生亦復歿至今抑之不及湯藥歛視奔號數千里外嘔血泣幾不得生又何其舛也然以汝亨所聞於抑之及鄉里士大夫所稱先生孝謹之行足不歿矣先生享年七十有一生正德乙亥九月十六日卒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四日配葉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志明次憲寵女三一適秦一齋先生孫渾邑庠生一適雲湖楊庶一適馮日遷邑庠生孫女一適姚少叅孫元岳寵出嗚呼

寓春集

卷之十七

四十五

行

伏惟名公大人不以汝亨之不文覽其始末憐而采焉夫豈惟不朽先生之行憲寵亦歿且不朽謹狀

處士羅次公行狀

萬曆甲午秋七月處士野亭羅公卒其伯子大任率諸昆季斬然衰經造不孝苦由泣以請曰先人凶狀辱收于尊先公鶴洲先生老同社大任辱收于吾子而同業家弟大冠辱收于吾子之門墻也而同藉先人後尊先公歿僅三越月弔問相踵哭踊之聲相聞則又同恤禮孝子見似目瞿聞聲心瞿以先人之辱

吾子世世之好不幸似之矣聞吾子之不忍沒尊先公而忍沒余父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微吾子之狀吾先人且朽矣汝亨執伯子手法然泣下不能出一語謝不敏于是退而爲狀狀曰公諱某字子才別號野亭其先汴人洪武初有羅一公者家于杭數傳而爲曾祖竹屏公世有隱德卜居仁和之興忠里而北郭之有羅氏則自公偕伯氏鶴亭公奉其尊人伴山公始伴山公舉丈夫子四公其仲也公生而倜儻有氣英英鵠立絕不類常見六歲受書塾師一再往輒不耐同舍兒數輩挾之則奮然擲羣兒掉頭去甚雄適老嫗過而撫之曰此兒具虎相何必讀書然後顯乎而公王父母亦絕驕憐公遂聽之始公王父家大饒及伴山公而圯大窘有中表兄弟某者以滑犯鹽禁修卻詞連伴山公坐獄中是時公年纔十三旁皇營救不得伴山公愈窘無所得食公百方從市中匍匐索食進已後時伴山公怒嫗罵曰迺公饑欲歿而乃逐羣兒戲忘之耶即提飯囊撲之誤中頰血淋漓仆地稍甦徐起拭創掇飯進如初伴山公腹始果然一

寓春集

卷之十七

四十六

行

飽而公腹尚枵也顧竟不能出伴山公獄中論城且明州矣公寃痛甚計以身代度母氏憐不忍遣竟不告涉錢塘江而東會暮路人驚止之曰潮且至天又暮孺子焉往公奮不顧往汐果至踵不及旋夜漂泊長江中分歿矣恍惚值孤舟過躍入之有五大青衣擁而坐爭爲解衣推哺公及旦登岸如夢中寤蓋孝感云而公遂得之明州代伴山公役諸驛見欺公孱弱百難投之公不辭第以無勞苦乃公爲快嗚呼難哉從明州歸生理寥落甚則依其女兄家諸氏借資行賈公所至息嘗倍諸氏業用是起而公亦稍稍以什一起家新如矣居叻何島夷作難公伯兄客游燕急伴山公懷輕貲攜兩少子城居公獨奉母氏余孺人及嫂氏范婦馮以行而公外母又絕憐愛女願與俱當是時公以隻身挾四娘人走匿西谿山山故僻焚劫者觸毛而起入患投虎出患著賊公爲方略與諸避難者約得弗及疫又爲厲公母與嫂與婦俱病甚周旋難之已慨然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禮與命孰重乎是負而趨先母氏次外母次嫂次婦累旦夕

不懈嘗誤入虎穴中見諸髑髏白骨犬羊皮毛乃驚悟急引身前而已有耽耽者負囑公計不知所出顧天禱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命顧吾歿則俱歿與其食吾母與嫂與外母也寧食吾娘祝畢而虎遂巡弭耳去公仍得負而他徙而是時道逢一孕婦單行不前公嘆曰厄等耳急呼嫂來吾食若亦食婦由是免身提呱呱者兒行公實更生之寇退反公裂身幾無衣棘刺林林從毛裏出者無算嗚呼難哉公孝義天植自爲童子時歷艱楚千狀不少變而能以身捍肉骨及其餘若此公尙儉約終身衣布飯糲不厭至事兩尊人甘溫之奉不適不止兩尊人喪哀毀逾制迨今十餘年所矣歲時祭祀展墓必哭哭甚哀失聲友事伯氏鶴亭公甚敬合金而慶六十年微有評懼失伯氏驩既翁乃已撫視少弟蘭亭公獨至謂母氏所鍾愛故蘭亭公歿哭之慟至顏色憔悴兩鬢爲班親識多稱之公慷慨有大略既起家節儉所舉丈夫予太人宜儒儒服宜買買服大任補邑諸生有聲狀冠爲辛卯舉主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威耿耿負氣

各展其箕裘之業乃公所爲式穀者不替也年六十猶岑岑走赤日中從十數里外索逋負兒子輩懇請曰願大人少節勞自愛公太息諭曰兒吾豈老悖不知止足哉兒亦知若父少年時所從雪手拮据而有今日者計安出乎諸子于是嘿然不敢言公雖去詩書從賈人游乎然刑家肅不爲姑息中姁姁務慈卒以義斷剛腸疾惡好面折人不少借里巷無藉或怨之公遇自若譚論娓娓快人音節高亮若擊鍾出聲座爲之傾貌修峭山峙虎蹲望之魁然母敢以狎近

者而神氣獨王殆由天授生平絕不畏鬼物嘗作舍西河之畔工者繼歟家人懼謂祟召諸巫禳却之公潛匿林木間窺是鬼何狀若一幘頭朱衣者顧大于斗躍河中諸巫皆踉蹌伏地不能吐一辭而公徐從林間出大笑紿之曰吾適以巨石投河中有聲而若輩以爲鬼何怯也嘗客吳門舍傍有兩鬼夜相鬪如生人言故妻妾爭寵歟者公惡之攘袂起衝四壁人大聲呼責曉以廉耻鬼遂滅至今吳門故人侈言其事謂武林羅翁善鬼鬼不滅阮德如丰概也嗟壯哉

論者以公孝友若彼神氣若此得天天全宜躋上壽食子若孫報而天且不憫始病喘甚已病腫牛女之夕譙故人張氏園亭極驪而歸一蹶遂不起公素不善病不喜御醫藥藥亦不能治悲夫悲夫然世所嗤錢愚何知仁義豎儒卽令其子稍稍讀書勝衣冠其行事齷齪多不類公可謂兼之矣當年十三時出百城脫迺公困厄中其至性篤孝卽古所稱汪童外黃兒不能爭烈至今諸鬼慚而退匪獨氣勝亦其行義有過人者而諸子且彬彬質文恢公所未竟公之成

歸本集

卷之二

固自足不朽矣而安所事不嫻之辭顧匪辭不徵匪徵不信聊次其大凡以備鉅公文人采擇勒公墓中之石以永來世大任等世世載荷明德不孝某亦獲藉手報公世世之好幸哀憐許之公享年六十有三生嘉靖壬辰八月二十一日歿萬曆甲午七月十八日配馮孺人耆德南湖公女生丈夫子六人長大任大章大冕大冠大用大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俱幼將以一年月日卜葬山之陽法室備書惟掌記者覽焉謹狀

卷終

寓林集卷之十八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行狀

以友吳仲虛行狀

海陽之吳氏伯實仲虛兄弟以友于聞某交仲虛深往讀其所銜哀狀伯實者泫然掩卷而表之別去僅一暑而仲虛忽告謝矣嗟乎人壽信無常奈何獨厄吳氏又短吾仲虛哉不知其人視其友予則何能重仲虛然而文生於情仲虛自有不亾者余安能負地

寓林集

卷之十八

下知而莫爲狀且其從弟繼序述仲虛行美而徵仲虛子且少孤庶幾狀而乞銘鉅公者以不朽仲虛余則何辭仲虛諱繼灼號履素以仲虛字行其先自唐御史少微公甘傳而爲宋文肅公徽始居休之商山又十傳爲曾大父寧庵公昆生鯉墩公祿祿有四丈夫子而次公曰龍泉公洽官鴻臚寺署丞是生仲虛先是龍泉公元配黃孺人凡三舉女而鯉墩公夫婦亟抱孫命置側室張先舉伯實後八年而黃孺人生仲虛仲虛生而凝重負雋穎十歲時從客所得左

氏傳輒私喜成誦塾師不知也弱冠風格修爽白哲朱唇盎背美鬚髯望之奕奕霞舉性朴質不受飾能爲湛深之思其學本尚書經術偏嗜左史兩漢晉魏諸書及百家言稗官小說無不涉其津涯逮有詮外解爲博士家言務深卓然遂不利于有司試而龍泉公督子嚴且材仲虛而矚之曰三倍之畫惟爾兄六藝之書惟爾灼仲虛愈淬礪下帷丙夜不休亾何黃孺人龍泉公相繼捐館舍兄弟兩人相鄉哭泣骨幾毀諸好彌篤奉龍泉公遺命家內外生產作業伯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實一切秉之不爲仲虛煩有大疑一商決而已仲虛益得恣力於文章多詣精理鏗然有古聲然竟不利於有司去而游太學當是時大司成海岳許公洪陽張公皆以文行相器重數奇五試五不售辛卯下第歸語所知喟然曰命矣乎力則安能于是益發秘藏書讀之析玄索奇取材菰林入與伯兄諸昆季討泉石花鳥徵會文酒修人倫之樂間從故所敬事石公于疎谷陶汰名理竟無生之業有所詮證卽老宿未及於是偕伯實及石公渡海禮普陀大士損棄飯僧

作水陸津梁而歸訢如也仲虛故不善憂數年間諸父昆弟姊妹相繼歿仲虛情俱傷猶幸伯實公恙丁酉冬伯實病大劇仲虛自留都下第趣買舟兼程歸伯實已下世兩日矣仲虛乃仰天掄胸大號慟曰天乎吾安得從二十餘年怡怡雍雍于地下者爲快乎每一慟幾絕見者無不泣下仲虛故嘗哭其父母嘔血至是復作仲虛既哭傷其兄伯實又以伯實所謝人間世事一切肩之觸事感緒憂勞煎心遂病矣而神氣猶爽爽如平時手未嘗釋卷子姪輩候者必以

寓林集

卷之十八

三

衣冠見坳之日猶令侍兒索呂氏春秋同兄弟輩披覽談笑自若日晡時長子懷真自武林趣歸見父委頓悲泣甚仲虛手摩之徐曰見勞乎令謁家廟編拜諸尊長朝其母出仲虛猶冠服危坐無鳴咽語至夜半條然逝矣仲虛生平不妄交人閉戶下鍵多所事玄覽於武林獨暱就予與虞長孺馮開之先生於吳暱王百谷於臨川暱湯若士俱文章氣誼之知居恒恂恂見客多莊視不妄發語及與彈射古今人辨義析事罪罪不絕妙出奇致卽從橫堅白者時爲之誦

家故號素封彼忤者不望其腹卽題之以膏以余所聞仲虛有施如塾師某貧且老不廢館穀者四十餘年又爲其縣辦後事族弟禮卿從弟季常負才穎篤筆研之好及諸生金虞仲稱密友不難損千金餉遺故人族屬有所須於仲虛振急贍困時時不絕仲虛不自見德歲己丑大侵炊粥噉饑起成人無筭嗟乎此詎膏者能哉大都仲虛朴質自固其天性嗜義好文若渴而恥爲名高不佞人亦不受人佞不妄與人亦不令人妄受平居無所見才當寡會可片言決所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四

著自中表志傳尺牘數首西爽稿而已不侈爲篇什故華豔虛驕之士罕得而知焉然以仲虛所居不幸損其年損其名位而不能損其智與其儼節懿行藉令仲虛無文而減其質學士大夫不過目之爲程鄭者流最則題之爲俠而已又烏能重仲虛而不朽之哉獨怪仲虛事石公久詮理證因非一朝夕而不能歸于無情以傷伯兄死儻其情之至者非理之所解耶嗚呼是乃仲虛所以不泯者也仲虛生於嘉靖癸丑年三月廿九日亥時卒于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廿

二日亥時享年四十有七元配畢孺人生一女及笄而殤子男二人長懷真側室蔣氏出次懷上孫氏出俱幼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玉欄杆之阡某不獲馮棺而哭而既受事鍾陵鞅掌案牘不能作好語讀繼序所述仲虛行事輒嗚咽歎友不能已已乃爲撫而狀之

禹杭黃處士行狀

禹杭處士懷南黃公之子曰新甫鼎負雋才友人鄭元夫每從予解生好奇字古文乃覽生所手次處士

第本集

卷之十一

五

行徵矣處士有子且其行固自磊奇也而將有銘于墓中之石辭請狀焉狀曰公諱朝泰字應麟別號懷南先世居於彭越橋之渚高祖以廢箸入禹杭之瓶寄鄉見其山水佳且宜桑稼可老也遂家焉曾祖鉞治儒生言上春官爲邑聞人家亦滋大世遂稱瓶窰黃氏云鉞生世魁娶于沈則公父也生公四年沒鉞執競諸孤母沈影相弔也嘗撫公泣曰嗟孺子天刑之而天畱之抗而宗令黃氏豪有聞惟汝墜而宗辟叩偃伏甕牖下亦惟汝公幼稚已心領之居輒奉母

氏驢痛輒自匿戶牖側飲泣母遇驢自若絕不作惻惻於邑之色已而母微得之嘆曰天乎夫不亾乎小兒曹有心矣公少事詩書業儒比冠念父既不祿母寡當戶拮据作苦心悲之又賦性壯烈見亾賴子舞智憑氣力橫行里間間謂是孱孱者儒何當也富貴不可知遂棄儒卑身田間而好忼慨仗節稱說古魯朱家劇孟之爲人扶人之急賑人不贍往往爲人灰生存亾不自矜伐井里少年競注意高仰之先生長者數見過問民所疾苦不平事歲時伏臘斗酒相勞

第本集

卷之十一

六

車闢闢滿門公磬折趨之家產千金所入輒緣手盡數起亦數廢未嘗有擔石之儲也里人沈姓者逋金二十貧亾以償公心置之其人不忍負也潛鬻其婦以償公疑察之得其狀亟呼謂曰公非長者愛吾金不愛吾德吾且捐人之妻以爲利而稱人哉起焚券歸其金令贖婦而沈氏夫婦完存者二十年又聞氏婦少寡有姿容一點盜挑之不得大恚恨繼而盜敗辭連婦迫甚婦日夜抱其子而號公拊心歎曰嗟乎冤哉苦也爲捐三十餘金居間解之婦竟脫德公乃

構若子捨地請曰妾母子所不爲賊人魚肉以叩見
天日以更生于聞氏敢忘長者之賜子弱無它能願
補長者廝養之役歟而後已公厲色謝曰嗚何言歟
我母氏寡而憐而寡我幼孤而憐而之孤夫孤焉可
許人也且予薄捐金而厚取償于若子者以爲義乎
飯而遺之其緩急人不自見德類如此公偶夜歸忘
其財時有鉅盜沈堂掘塚作姦白晝標市門諸豪家
心知盜也咸目攝之公敢問公口是鼠太橫矣聞于
官計爲捕緝半歲始獲批引其渠黨十餘曹貲索百

霜水渠

卷之十八

八

狀

數而堂竟論成于獄訖今數百里眠食帖然無雞狗
之警者黃公之力也嗟乎以公之慷慨自好誅暴扶
傷令得起茂材偕有司薦紳一郡一邑之寄卽勃海
朝歌之業可畫然觀而僅僅伏田間爲德閭巷之民
又不竟其施得年四十二以歿悲夫臨歿無它言惟
是廊落少成事未及振揚母氏勤渠貞白之操爲恨
不瞑之目以待孺子孺子者所稱好奇字古文負雋
才曰新甫鼎者也余嘗觀世之儒生冠側注喜稱說
詩書聞人緩急輒掉臂去卽爲吏亦無所見長閭里

魁浮慕俠各行小義小慧而輒喜睚眦陰殺人可羞
也如黃公之散財振貧阨不畏疆禦溫遜不自伐其
德真有古名豪之風矣予故狀而列之俟立言者采
焉

亡友張仲初夫婦行狀

予自弱冠弄筆墨游于文學先生卽交仲初迨今廿
餘年交好而仲初竟鬱鬱歿歟之夕會有天假予從
計吏還鍾陵猶得撫其牀而哭亡何其長子堯元走
一介涉江踰山千餘里草其生平來請狀而曰先君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八

狀

子且草土矣母王孺人與俱草土而寧忍朽先君子
之骨嗚呼予卽無文焉忍無文于歿友哉仲初諱文
輝別號養初仲初其字也張故聞族以太宰恭懿公
瀚中丞澤山公濂昌大之濂之先爲應禎贈吏部員
外郎以中丞賈禎生洪授崇府引禮舍人洪生榜爲
儒隱濱湖先生是生仲初仲初生而魁岸豐頤脩髯
恥屑屑人後少慧穎從父鄉進士繹山公受易既通
文藻清溢時人稱之于是浮梁令敬堂王公以女歸
焉爲王孺人是時督學十洲林公有文人名衡士吾

浙則仲初與虞銓部長孺鍾中丞文陸並角起嗣督學鄭公文崗以諸生高等補廩食癸酉侍御蕭公允嶠尤賞識其文曰奇寓純粹之中巧藏典暢之內仲初聲稱益藉甚諸生間已卯之役予始得交仲初仲初與鍾中丞文陸讀書雲居禪寺之西舍不佞與劉儀部抑之居東舍時時論文以尊酒過從仲初故以品自豪持論慷慨人有所不可不稍借以色文咄咄好爲雄奇居必稱古時高歌朗吟流俗人魄爲之奪吾輩亦敬憚之文陸每呼仲初如子躡風吸雲橫行萬本集 卷之一八 七
千里有餘何雕蟲爲仲初以爲知己而天乃絀仲初鍾劉俱逸舉仲初已入彀矣會有所齟齬竟落受上賞名益橫仲初亦自豪舉不少貶于詩古文辭屹屹不已所交游多四方名士友人如許令慈許然明吳伯霖翁子先鄭元夫江澹如尤號莫逆而以間游于酒人其舉子業日苦心揣摩務就沉練後先督學使者少松滕公紫溪蘇公並賞識其文武林茗菴間學者多從之會濱湖公捐館舍喪葬如禮服闋有丁酉之役又復絀歷六試竟不得舉仲初快快不自快拊

膺太息曰人壽幾何生以不成名而學究老牖下乎于是嗚咽而辭母氏鄧與王孺人別歷齊魯燕趙抵京師以援貢事例疏于朝大都以益大工足兵食兼得乘時自豎以效尺寸不報會東事起智略之士俱奮仲初翹然有請纓典屬國之想草疏數萬言諸所爲用長技陳時務七要甚具疏成會某公聞而沮之不果上是時中丞汪公督撫天津仲初得以書入其幕中汪公雅知才仲初間有所陳說部下士且引以爲重然中亦有所不展又心念其母氏爲賦萬里高萬本集 卷之十八 十
堂遠悲風行路難以歸歸之日則王孺人已病甚矣孺人病亦自仲初客天津飛語傳仲初遇難驚悸悲悼遂不起仲初旣以窮途歸又哭亡婦將母撫諸孤中傷怛甚而庚子之後仲初所爲沉舟背水以戰者復不得與諸少年射策之列咆哮馳驟以鳴不平無日夕暇自閉闌乃息足仲初益不堪于是復遊閩遊復困卽故人爲鍾陵若予者愧不能爲臨叩予嘗把臂語仲初宜適其初服以聽不可奈何者于天于是始退而就帷中仍教授諸生然形神憊矣外僑舉

從橫如常而心內傷卒然病作痰上壅遂歿若仲初者真所謂遇不酬志志不滿氣氣不展才扼塞磊落者也而孺人故名家女其婉靜閨內不具知然自予交仲初知其爲仲初婦甚謹仲初自爲諸生有聲以文酒意氣自豪舉不問家人產而孺人所爲定省其兩尊人羞賓客酒饌咄嗟而辦未嘗告匱乏已仲初憂遠游乃獨奉其八十老姑卒以訛言憂念仲初病歿不可謂非賢配也嗟乎令仲初逢時即不敢許有鍾鼎鉅人之業使如公孫弘六十對策父食五鼎

南本集

卷之十八

十一

榮被妻子何難何至奄奄草不遇之賦後先賁志以歿哉雄心短馭脩德促年若仲初夫婦亦可悲矣仲初生嘉靖辛亥六月十八日亥時卒萬曆辛丑四月初九日申時得年五十有一所著有證真錄寫興稿燕遊集藏于家孺人生嘉靖壬子五月十八日亥時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日酉時得年四十九子二長堯元能讀父書次堯章俱王孺人出繼娶陸氏某執掌案牘無能脩辭爲仲初重以知仲初深卽草草庶其似之惟大君子憐而銘其墓以無壅仲初謹狀

高士許然明行狀

嗟乎自然明歿而吾二三朋好相膝席觴詠未嘗不廢箸而起慘然神傷也如吾然明可復得耶予交然明久且深叔子某又予髫髻交也率其子兆男且泣以請烏忍不爲狀然明諱次紆晚號南華山人粵西方伯茗山許公仲子也許之先遷自燕東安迨然明六世爲錢唐人系具茗山公誌中茗山公四子長如石先生徐宜人出叔張夫人出季庶高出而然明之母爲河南包宜人宜人生然明四歲卒則張夫人字寓林集

卷之十八

十二

狀

之然明孝友篤至自童穉稟張夫人教訓伺夫人色愠喜甚微夫人愛之踰已子事伯兄如石先生嚴凡事必稟成侍終日無惰容雖燕會母或闢語而於叔季于于如也人不知爲異母出茗山公有同產弟石屋先生官比部郎兄弟並有文人名相友愛敦古人之風而石屋公之子令慈亦並以文誼與然明頡頏相愛敬三十年不衰蓋吾鄉引重云令慈與予同鄉薦絀而爲兗州郡丞治行甚高而然明乃以窮愁終也嗟哉然明卽窮愁乎天才穎異不屑爲章句比偶

之業而氣韻落落蕭散物表少從茗山公宦游四方
卽有山水之好已就外傳博學強記讀書過目輒成
誦曰可數萬言茗山公深異之常曰吾千秋業此兒
也弱冠茗山公卒益發奮下帷尋補博士弟子員日
出家藏書讀之胸懷浸淫古人上益不屑從豎儒爲
比偶文然與予及吳伯霖楊仲堅張仲初輩爲社烟
水時一作比偶文又復不凡無隻字落牙後慧而時
人未之許也年四十卽棄舉子業去歎曰何物青衫
足當許生雞肋而栖栖爲于是其嗜古文詩日甚四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壁無長物圖書而外有元章奇石之僻所貯慧山虎
跑泉瓶壘盈室坐嘯行吟宴如也爲文詳贍典暢不
喜爲崛曲而追琢其章上者升班掾次亦足方蔚宗
詩詞藻倩入沈宋而雅者置開元諸公間不復可辨
它草草應酬微涉緩弱非其好也尤工古書法小者
莊勁聳削闢歐柳之室草書秀似文徵仲跌宕似祝
允明神來時間出獻之近筆無及也以故然明不治
家人產生計衰落而四方以古文詩法書請者填門
委巷錯集如市邦君大夫如蘇君禹學憲吳韞庵司

寇喻邦相太守造膝揮塵移日不倦而然明窮自若
卒不聞有所干請喜賓客座上常滿而性不善飲酒
微濡唇卽面赭欲頽乃淋漓豪宕之趣徹宵迨旦諸
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不已予每笑謂坐客曰如
然明者真酒徒也此德豈伯倫能頌哉然明所交游
半天下知名士如慈水劉抑之張成叔構李李玄白
馮開之司成荅雪間如姪某某其最莫逆者也間以
家貧爲閩楚燕趙之行諸名卿貴人多折節下之而
性介介卽周旋容與似多可而實少許與不爲嫵媚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十四

媚俗人意亦竟窮而歸此可以知然明矣然明足病
楚至登臨間曰吾煙霞之疾更甚勃勃不可止風神
恬上肩目疎秀飄飄塵壒外人也予嘗與伯霖私論
之世所稱山人詞客不繞指低眉游大人成名則叫
號怒罵自豪舉耳其文采亦竟無所底如然明所著
作如此而落穆乃爾其詩勝文性情勝詩然俱可千
載謂叔夜嗣宗爲晉代人不可復見庶幾見吾然明
而奈何其已矣哉予故不敢違所好而稱之曰高士
列其狀以聞於鉅公先生采而志焉然明生嘉靖已

西九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七元配平氏先照明三十年卒葬於太安山之陽生丈夫子一卽珉男邑庠生繼配俞氏女四長適金良棟次適俞士清平出次適朱濟之次適柴應梓珉男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啓平孺人之窆而合葬焉其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則後死者之責且珉男在也爲狀其大凡若此惟鉅公哀憐

處士羅長公行狀

吾里中長老稱二難則羅氏之長公鶴亭君次公野亭君兄弟俱有聞甲午秋次公捐館舍長公遂忽忽

卷之十八

一五

雕隕丙申亦辭世去里幾爲之罷市先處士雅重兩公而次公子大冠長公子大儒俱翩翩拔俗之彥謬從予受書故予知兩公特深其不能倏兩公也其不能掩於里之耳也往旣狀次公其何辭於長公乃按大儒所手次公者爲狀狀曰公諱應賢字子仁別號鶴亭先世汴人家武林自洪武初羅一公者始數傳而爲竹屏公敬敬生華華生昇曰伴山公伴山公舉丈夫子四公最長稱長公其居吾北郭里則公與次

公奉其尊人伴山公始也公生而豐碩美鬚髯次公廊落有氣而公坦坦易與世多昵就之公始孩值其家中圯五歲通孝經小學諸書不能竟遂棄去學賈年十二歲遂能負薪出歸養其兩尊人會伴山公以中表掛鹽官法波及論城旦明州次公年十三匍匐江以東請代而公年十八歷家艱百端幾至乏絕伴山公脫明州歸公兄弟銳而奮生人之業往貸姊家錢爲母什一吳門廉分其子錢十三會天幸業稍稍起次公居恒坐籌而公則挾而之松陵之陽羨之陪都之青徐之魯之齊之燕之趙足跡幾半天下而吳最著吳門估客鱗集僉脫公來上下其價如律世稱羅氏兄弟爲賈雄顧亦脩人倫之軌焉公創家人自奉彌約至奉伴山公夫婦極甘肅綺縠之供伴山公好呼朋儕飲卽夜分公正襟侍眎寢臥命退乃退所獲四方之物兩尊人未嘗不取嘗嘗燕還抵青州聞母余病甚倚牀第望見公捧書號踴幾絕無晝夜趣歸獲見母母遂霍然起亾何母逝居頃之伴山公亦逝公與次公俱毀甚拮据喪葬殊不減讀禮人歲時

附錄集

卷之十八

十六

伏臘子翁咸集每語及其先祖父母未嘗不嗚咽涕淚淫淫數行下也公與次公既俱用賈人業起家相勞苦如左右手合釜而爨垂白首可六十年所公客吳會次公中寒欲歿居恒念吾長髯阿兄公亟從太湖趣行盜迫視之以計脫歸就次公榻爲稱水量藥不寐次公以瘡次公性骯髒間慙公公含笑耐之次公隨蹠以解驩如初嘗諭子壻輩曰汝事仲父如父事仲母如母吾乃安嗚呼何必遜張公藝也愛其季弟蘭亭公少爲教訓長爲生聚繼推橐中分予之無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十七

乎堅不爲動旦以它辭急謝舟人去不言所以晚年間舉以戒兒輩顧終不言其姓名曰吾德薄常畏人知也公故貧壯乃娶范孺人然舉子艱星命家因附會言犯華蓋將不宐子公笑曰吾翁有子吾子也于是嗣次公仲子大章年四十三始置側室張暨章舉大儒以下五丈夫子俱楚楚而大儒且韶秀有韵論者謂公長者陰行善報應爾可謂有天矣公故健七自傷次公逝慘慘如失病浸作顧猶時時精參朮自衛兒子輩後先鳩杖可婆娑戶以外數步不謂竟溘然逝也悲哉逝之日爲萬曆丙申九月晦合公生嘉靖丁亥九月晦政七十懸弧之辰諸親朋人士競持酒漿筐綺繡就公席相祈祝稱千秋觴未出戶而公痰作遂不起客舉相顧悲怛旁皇更白衣冠以進嗚呼天何巧奪公而慶弔相隨之速也然州里人皆知稱羅長公長者而次公難爲第謂公不歿可矣公娶於范爲希丹公女子六人某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陽將藉予狀乞言有道先生之門不朽地下伏惟哀憐許之

寓林集

卷之十八

十八

先母王孺人行略

嗟乎不孝汝亨之弗子以速天禍而歿吾母也微吾父不孝汝亨固宜歿吾父在不孝汝亨忍弗歿而差語貧賤滅賢母之名是不孝汝亨竟歿吾母也於是乎援筆而書其行事蓋淚血淫淫焉三舉而三廢而卒不忍歿而歿之也逆淚而上紀其著者微惠士大夫一言之辱不孝汝亨母子其有生焉母王氏諱德性嘉靖甲申秋八月生郡高士古塘公政之女而歸余父鶴洲先生家者也古塘公博羣書有文名謂母生而穎以女紅耕澌之餘嫻於文母又古塘公最少女也而遲歸當古塘公以任俠行義中奇禍耗其家有緩急吾母實女子內襄之古塘公時撫而喟聲曰嗟吾女非獨讀父書者而翁貧無以而救令而歸廩廩長者方諸梁孟足矣是時余王父逸山公榮亦耳熟余母氏端且穎也又心愛余父少子賢而謂非余母無宜婦者令委禽焉王父故善賈以貲雄邑里母歸當其衰三年而荒又一年而火生理旁落甚余父五六兄弟並瓜分人自爲慶多不能得意於王父母

旦暮菽水唯余父是虔而古塘公絕無嗣外太母李孺人白首而寡也余父并迎事之余父餬其口於四方什一家食殊苦生計拙不能得諸尊者驩心母氏弗苦也雞鳴盥洗奉巾櫛侍諸尊人問一切情旨所嚮及所未及安者先王父王母次外太母婉戀勤至諸尊人俱欣然得也歲凶苦脫粟安所得耳臘以進母力蠶織持余父所有館穀四方者集里中婦分督而息卽不能時耳脆亦充然脫粟能飯諸尊人而已獨咽麤糲卽麤糲矣不得飽然勿令尊人知且勿令余父知也彼妬者顧啾啾訾余母曰咄少婦與而母飯精者而翁而姑則進麤糲顧不能少平耶母咽弗辨第灑然泣下已而王父母從里中婦明其不然迺仰首振呼曰誰爲妬吾孝婦者無天乎歲凶之次季爲嘉靖丁未王母病病似瘡而炎母寢臥與俱與余父所爲湯藥禱祈者甚至不可解則挾短匕呼天祝曰吾奈何愛吾寸膚而不愛吾姑陰爲割右股以進人弗知至血肉淋漓被衣袖而赤而後知吾母之以身代王母歿也顧卒不能活王母余父哭泣柴毀幾

無生母實痛吾王母而心內慮吾父過毀以及王父
凡棺槨歛殯祠祭母力佐之具如禮時二三伯父所
云瓜分而自爲爨者有衰杖匍伏而已不能辨客有
從旁指之者曰夫諸斬然別者非子耶而獨苦如此
母聞而心非之以語余父父泣以應曰傷哉脫微我
諸兄余夫婦心血其有盡耶母隨泣而答曰是也王
母歿王父執然而鰥吾父不能不出而館也余伯兄
甫七歲母令與王父共臥起情神所往王父黠弗言
母心喻之靡不極力者即余父未嘗言也居七年甲
寅王父病病痢二三伯父家相去晝一再問獨余父
母侍湯藥盤辟枕席間夙夜弗懈而余父間一出迎
醫母身當焉王父謝稍遠母爲泫然涕泣曰婦實不
孝無以佐夫子康阿翁嗟阿翁至此矣何嫌之避而
謝婦爲頃之王父卒不幸捐館舍母哭泣甚佐余父
襄事具如禮如其所以喪王母者是時遠近人嘖嘖
稱余王父母有子則吾母能婦云居亾 何有島夷
之難焚掠州郡余家北郭外禍最慘徙而城居凡三
徙再火四方負笈而從余父游者並解去父又身翼

書林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二

余二三伯父之星散竄伏者母勞女工相時所急令
蒼頭出市外給吾父不逮內寬外大母窘亦絕不作
倉皇色冠平仍還家北郭外而母以勞傷故病兩目
目出可朗然物色日入而眊即燈火弗辨也諸見者
惻曰天藉不仁盲瞽一世亦何至瞽吾黃家孝婦耶
明且返宅已而果然云居亾何外大母歿母又哭泣
甚其喪外大母也猶其所以喪王父母者母既連喪
諸尊人以及於難苦甚顧獨念余父富問學期一當
知已奮鴻漸之羽稍自解免而父且浮沈諸生間數
試數不第以頽然老也父不無獻歛皺眉曉母徐爲
開色笑進曰婦少從家大人受書聞仁聖賢人無加
孔孟者不聞仲尼菜色孟軻困齊梁乎哉父不憚則
務更說以進至再三不令父解願不已嗟乎母庶幾
古之達人矣父既細余伯兄有才能文章弱冠補邑
博士弟子員母日夜督過之以其跛余父者跛余伯
氏伯氏性廓落奇宕標致自放即家貧類長卿瀟然
壁立乎然翩翩多資介裘馬之氣母是少怏怏不快
而伯兄尋亦得弱疾日嘔血不止蓋不幸三十二春

書林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三

秋以天而嫂之歿先伯兄一年伯兄之歿也重以哭嫂氏也母之苦以伯兄嫂歿而且什百千萬云嗚呼痛哉母凡五舉子雷伯氏而乃今子然存不孝汝亨也不孝汝亨少孱弱似無足樹者母間爲飲泣攜而勉語曰嗟兒知母氏苦耶而母跛而父顯而父老跛而兄顯而兄夭而母髮種種矣耽耽者兒耳見方乳臭人壽幾何而待富貴耶不孝汝亨亦爲泣數行下不能仰視嗚呼痛哉不孝汝亨七歲讀書不能從余父出游亦未嘗再受塾師戒一切小學孝經論語學

霜林集

卷之一

二二

庸孟氏書母句點之而不孝汝亨句讀之內夜焚膏相向不孝汝亨或病懶津津向睡母輒疾呼曰而抑聞古人錐刺者乎而讀而母抽繭絲熟令睡耳不孝汝亨自十一通經術學爲舉子業文出就師傳而暫離吾母遇吾母所爲顧復不孝者日勞且苦也甲戌不孝汝亨髫髻列郡博士弟子藉間藉虛聲稍稍知向往不自絕於世之賢豪長者世賢豪長者亦憐許之而不孝汝亨益嚶嚶自好動慕古昔異日妄意不朽托尺寸於世漸無僇辱我母氏母氏亦以是得稍

霜林集

卷之一

二二

寬而實迂僻無當主者歷丙子而乙酉凡四試四謝而母漸就衰病矣嗚乎痛哉母慈惠篤愛壹稟於情何論顧復不孝從兄諱汝淳者中年以伯父母依余父母爲推食解衣計生理娶婦合室而處提攜近三十年不知其爲猶子也余姊歸沈君九齡沈故褚公里巨族亦不幸少而孤依余父母亦爲衣食之壯而令余姊歸而不忍贅視也合室而處提攜逾三十年其他親戚間甚寡嫗子女恩畜而呼母者未可枚指嗟乎藉令母出素封多金帛即不然不孝汝亨蚤自樹一決起風雲之上縱母所欲爲其恩施寧有旣哉奈何不孝汝亨絀而母益就衰病也吁痛哉母性真毅開朗其斤斤執婦順養舅姑供祭祀餉賓客莊事余父至平白首無諍語倨色則猶然處女也至終身履窮愁糟糠不厭而無纖嗇貪鄙態遇有急每聞朗吟昔人富貴不淫貧賤樂之句佐人之急唯恐不及有落落丈夫之風焉論者謂母宜食福而子若孫有昌者奈何不孝汝亨絀而母益就衰病病且沒也嗚呼痛哉沒之前三日亟令治喪具曰稱有無勿後不

孝汝亨拭淚進湯藥謝勿進不孝汝亨大號痛諸婦
女俱慟母徐爲解曰嘻癡兒兒令此枯槁物與帝者
爭命哉卽執余父手而訣曰夫春秋高母苦我其善
自愛執不孝手而訣曰兒苦爲我我不兒畱矣萬事
在兒其勉之執不孝汝亨婦及姊氏輩而訣曰吾不
復代而督柩內矣長孫女藐諸孤固知汝亨兒能父
其佐汝亨兒善視之家內外無不人人好言相諭者
既仰而吁曰天乎弟子某齋戒禮誦二十年於茲唯
家緣未斷以有今日卽欲豐四大出佛堂前還事齋
誦其可得乎因叉手作偈曰水深不去尋門路水淺
方知行路難蓋回首覺語也是日爲丙戌九月辛酉
日就莫數賴不孝令招故所善比丘尼懺引而西比
丘尼至母誠不孝諸婦女慎勿哭哭亂我令爲案然
燭焚沉檀香已乃合掌向曰師吾去矣左耶右耶而
吉祥耶比丘尼曰左右母側身而右比丘尼爲誦觀
音大士經往生咒淨土文各一過母喃喃稱西來號
者三目乃上視遂瞑享年六十有三及歛而心胃間
溫溫有生氣母平生奉佛廿年齋素蓋其驗云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以母之賢而不孝汝亨且落魄無以
生榮也脫微鉅公先生重憐不孝而寵之文令吾母
堙滅懿美不足表世是不孝汝亨果歿吾母也不孝
汝亨宜歿其或名是務殉飾一言以罔鉅公先生令
吾母愧魂魄不孝汝亨亦歿不孝汝亨不勝哀隕待
命之至

先府君行略

痛乎孤之不自殞而窮慘於先君也孤忍堙沒先君
哉哀迷無文技淚忍一歔撫先君之生平微不朽於
鉅公先生先君諱裳字子重別號鶴洲生而醇夷介
有行治易教授諸生稱鶴洲先生先生越人洪武初
有福壽公者匠於官徙家錢唐郡左橋里再傳而爲
高祖承事公承事公生大王父壽官質庵公信信生
王父逸山公榮代有隱操王父舉五丈夫子先君最
少行八王父貴故雄里中未衰遂析諸子炊長蓮洲
公爲諸生而仲叔氏操三五市中是時先君纔十三
文弱以爲貴已廢書從仲氏於市屢草負薪矣而
心謬不可之喟然曰丈夫子竟市人游乎十八尋理

博士業小窘則厲意引錐誓而業成試有司輒喪人督學片山陳公來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公鑑士嚴拔諸生才可博通它經術者授室馱器先君與里中故東昌司理汪存吾公輩競起相名高王父意小快諸父賈者轉就窘而先君稍稍起文學爲憲副北屏惠公塾師子弟才者多從之遂獲藉束脯之入事王父王母沈孺人而引仲叔窘者與居衣食推共之先君孝友自性所配余母王孺人貞順通敏讀書曉道理復宜先君纖毫無私入先君意殊展而外王父古

室本長

卷之十八

三

塘公博雅有文名會匪無子歿王外母李孺人以老寡復迎養焉先君一貧士上承兩尊人中翼諸昆外兼母李舉無失驩心人不聞於其言士論多歸之然艱楚甚矣嘉靖癸卯伯子汝高生乙未王母病先君醫藥禱祠以身代百端不解泣幾毀一切殯斂喪祭極心計所可爲如禮而止絕不以涉諸昆而念王父鰥與吾母帥伯子伺臥起媚事彌篤居七年甲寅王父復病病不起諸醫禱喪祭先君亦獨苦之如喪王母者而中又遽歲凶應緣日不給心血且盡乙卯猝

有島夷之變家燬先君以身護二三伯仲奔城居鳥徙及奉外大母李卽草衣麥飯義不忍不共之寇退還家北郭外集諸帷下士講論經史連歲不輟爲文務沃實造雅無外豔諸藉先君餘靈成甲第去者後先五六輩先君亦庶幾一奮鴻漸竟曩者堙鬱引錐之氣而數試數不第以諸生老也吁痛哉伯子汝高負雋材弱冠補邑諸生則先君心屬之而伯子意殊恢廓自放遂中道嘔血歿家益貧孤又弱未立殆不可奈何而先君與母相踰塵旣泊如也先君舉不

室本長

卷之十八

三

孝孤晚然最愛孤所刻厲孤者獨至授易析古今文辭旨絕不假外傳自伯子歿之歲杪而孤垂髫補郡諸生已竊廩食微有聲亦復挾經師策餉其口於四方多賢豪長者游則先君意稍揚然先君爲儒生既老被絀孤復數試數絀危得之丙戌孤復不幸罹先母氏之喪已復喪婦先君意忽忽不樂居嘗向孤語七十年間事焦心茹荼凜凜七尺若歷重淵登九折坂而不敢墮未嘗不泣下浪浪沾衣也吁痛哉辛卯不孝孤微天幸薦卿書痛吾母不可作而荷先君老

善飯每慨然勗孤曰家世寒素余沒身困諸生起自
孺子母穉我卽鮮衣高車夸閭巷人俛仰苟富貴吾
不忍見孤卽淺庸未有樹亦惟是先君訓斤斤奉之
或少展尺寸圖一日祿養先君而天且不憫壬辰上
公車報罷趣歸而先君病痼已又病風甚稍稍扶藥
餌以恙祭已秋加劇冬復健七有起色至甲午春正
月遂大漸口屹屹不得語百計不能效竟逝矣吁痛
哉先君自少及長而老無異狀惟孝友於兄弟不弛
其親蓮洲公歿不嗣嫂寡且喪明先君母事之以老
寓林集 卷之十八 二十九 狀

從子汝淳貧無依先君爲收而計生業娶婦如撫不
孝孤吾女兄歸沈九齡九齡故名家子少孤先君攜
與合室處躬而翼者垂三十年於茲它姻族閭里中
子弟先君爲振善掖敗惟恐不及而儼然兒畜之者
指不勝屈諸子弟輩亦能父事先君有紛難就先君
片言而解各厭心去諸長老每笑眎先君曰令乃公
宰天下如是矣與人交澹而不渝若劉道光虞文成
文學吳厚甫邑博及帷下士惠子德楊思震其人皆
博碩長者卽垂白壯事先君先君時與之徜徉湖山

間先君不善飲顧諸長老微先君咸廢箸不快以座
上無汪洋叔度也會諸公急赴之若渴鄉所稱兒肯
交東昌司理汪公歿於官渠兄弟以奔者先君輕素
車千里與其長公子扶之歸它好誼類此性慈易卽
臧獲無詬諍語負販者亦姁姁遇之獨聲利間人卽
故有親暱臨先君先君峻不就而實不治城府也孤
少不識事時以意氣嚮海內諸名士謂人盡賢者至
其人執猶子謬爲敬先君謝不敢爲倒屣下之而先
母氏亦劉薦相佐及退而語孤某汝友某終非汝友
寓林集 卷之十八 三十 狀

孤不易席已竟驗人言先君能容數百輩似山公不
謂有德操冰鑑若此也吁痛哉先君七十年寒士不
醜窮然絕不能憐於人振布衣彈竹籜冠楚楚自立
見者亦忘其爲貧士有學博黃憐先君引從諸生助
貧例先君憐然曰易耳黔婁於陵非人耶始終以
教授子弟及母氏織紵食於家或博士先生舉高行
及鄉之人推祭酒就有司養老禮一齒及先君先君
惶恐謝諸公曰某非其人不取生平無外嗜喜清言
稱揚古先生之風與人間世浮沉事間從朋儕爲詩

歌自得已輒棄去晚年稍稍厭一切降心佛理然不
佞嗚呼若先君者非漢所稱孝弟力田與古之高士
有道術者乎哉而竟已矣不孝孤浮文夸行雕刻先
君之質既不獲以志養復不能蚤年揣摩取世貴與
時上下充升斗之奉而僅僅守寒士業以饘粥先君
而復不可得令長逝者虛此永年乃藉口異日不可
知之事慰藉九原悲乎晚矣非鉅公先生鴻文千秋
不朽墓中之石不孝孤胡顏生爲人卽歎何以見先
君地下伏惟惻然哀憐許之先君享年七十八歲生

寓林集

卷之一八

三二

庚

正德丁丑二月初二日戌時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七
日未時舉子二長汝高次不孝汝亨女一卽歸于沈
者也不孝孤謀以是年 月 日扶先君柩暨先
母氏王孺人葬於排山塢之陽往母氏藉手王大司
馬銘墓中而懼堙沒先君也敢泣血忍歎而請於鉅
公先生孤不勝哀隕待命之至

江州別駕徐公行狀

吾杭有兄弟兩徐先生第曰桂人稱大滌先生有才
名以風雅峭峻聞于時而兄曰鳴岡公歷官江州別

駕以經術吏治稱其爲人淳淳長者人親而愛之予
先識大滌先生先生先逝繼乃從諸長老數接席鳴
岡公公溫然進予若有契者而公以今年夏五謝世
去每聞諸長老嘆息之聲公卽老壽終若短世者以
何公兩孝廉君某某將卜兆伐石以請鉅公銘公
墓而三撫公實行案案千餘言以狀見屬予卽誦文
辭然不敢爲違心之言以涇公遂爲狀公諱桐字茂
陽其先世居吳長洲張林里曰鶴皋公仲子璋居甫
里璋叔子天積生子盛號裕庵公生四子仲曰南山
寓林集

卷之一八

三二

公鑄葬吳靈巖之硯山形家者奇之曰是法宜遷土
者不於身於子孫其昌乎南山公舉二子曰嶽曰巖
巖爲公大父西岷公西岷公生別駕忠齋公某則公
父也忠齋公宦南粵歸會倭難作焚劫幾盡吳越甫
里爲島于是奉西岷公柩葬錢唐之寶石山遂家焉
忠齋公三娶爲楮爲姚爲水楮舉公及孩而歿姚母
撫之姚復不祿公年甫十二已負奇骨不肯後人而
忠齋公以易學教授甫里已官蒼梧公從強學博文
諸帷中博士弟子咸退舍讓公忠齋公喜曰是可應

當世之求矣令就禹航試學使者某公大賞異之以
儒士入棘闈隨予廩食公第大滌公亦蜚聲雁行起
諸吳門暨禹航言易者俱推公經稅祭酒隆慶丁卯
舉于鄉不第仍世忠齋公之業教授吳甫里亾何忠
齋公捐館公自淮聞哭而奔喪祭葬一行文公家禮
服除上春官復下第是時大滌公已第丁丑進士慨
然曰均子也吾卽不能祿逮父又遺母哉乃俛而就
婺源博士然不以寒薄弛磨礪藝一時質文之士咸
興起焉如汪程輩奮身科名者可指數已卯應聘分
試京畿所薦十有三人皆當世知名士時江陵相勢
灼人其鄉有識公者曰吾爲見公卽顧盼生光輝公
厲色謝不可頃之母水訃聞哭而奔如喪考禮服除
八謁選人補棠邑甫三月擢江右瑞昌令瑞昌古赤
烏鎮多僞漢之裔其民獷悍潁江負山多不戢司銓
者擇公往曰夫夫也博士不負士令負民耶公亦矢
志奉職時大盜某往來江黃間殺人不避眼三楚兩
撫臣致勤王師勦除之不得歷令十數輩無可誰何
公至之三日卽設法縛致之如兒女子邑人搖手嘆

爲不徒

卷之一

三

訖曰徐公神人也邑苦江水潦田爲池民且爲魚公
焦心計謂蓄泄水非築東堤不可父老驚喜交集曰
是大利大役也奈何易言之會秋旱公斷然持必行
倡議設方略率先亾何堤成西爲沃野東無橫流十
五年秋大水江以南郡邑被浸者浩相望而邑獨以
東堤高枕席臥邑人築亭其上名曰保釐事具邑志
中公又廉知邑苦寨兵甚于苦盜苦豪猾侵占隱伏
甚于苦苛歛爲簡汰寨兵爲均田十六年夏淫雨饑
請于上爲出粟賑貸荆楚間匍伏就食更生者幾數
千人僉比公富鄭公之活青州也事無鉅細無畱畱
決無滯寃庭閑閑共流水西江能文之士就而問業
雜邑子弟以進如其在甫里禹航者多獲雋焉公治
行卓起會太守某議實南城使邑各腴民以供公太
息持不可爲捐俸出餘餼成之民相訝不知所從來
歡頌聲動地太守色沮于是思陰中公亾何有江州
別駕之命矣公欣然題輿行曰吾負上官不負民去
之日邑丁壯扶老將靡細相歡歡攀臥轅下者衆衆
又幸甚曰尚未離江州土也公佐九江一載事依簡

爲不徒

卷之一

三

靜民安之未幾勃焉有西湖之想遂解綬去諸寮掾
羣起留公曰公少別駕耶白香山有言江州左匡廬
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公卽吏隱此中不翩然
僊哉而戀戀西湖爲公適然笑應之曰白公不又云
乎祿仕之優穩尸素之尤蠹蓋可恥也吾從此不從
彼于是問農圃于禹航而載書寓錢唐之西河日夜
課二子讀易旁及左漢晉魏以來諸家間自手一編
側弁而哦其耦笑之曰君還就試乎公亦笑應曰吾
家素業在是公自宦江州及家食澹清自尚凡兩入
計俱單車就道餽遺都絕里門課子耕讀外恥問戶
外事生平衣不厭澣食不厭糲以恭儉爲師至親知
有緩急卽慨然應之以餘貲縣杖頭錢招搖朋好夷
猶于六橋兩峰花月之間胸懷朗朗無藏宿諸鄉老
社集非非是是抗聲不少遜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二子奉公教先後舉孝廉績學砥行能文章不減
父叔家風而公督訓如爲諸生時嘗言二程自十四
五脫然便學聖人張南軒言學者不爲文采炫不爲
功利汨庶可言讀書嗟乎公豈僅僅以食肉富貴隆

隆炎炎者望後之人哉公素患病目光炯炯髮鬚強
半還黑上下峻坂如飛能燈下作蠅頭書人咸羨公
奕奕如神僊中人春秋無筭而忽萎爾寢臥長歌一
闕而逝然公所自爲大年者豈藉長桑越人哉識者
謂公教授如伊川作令如桐鄉歸來乎如彭澤老而
自逸如洛社而兩孝廉能世其業風雲之氣自上吾
鄉稱後先兩徐使若二陸之才二程之學垂聲千秋
豈其與年壽俱盡者乎公生以某年云孝廉君將
以某年 月 日奉公柩葬之某山之陽敢以風
寓集集 卷之一八 三六
所聞見合兩孝廉所質言而次其崐略如此或不至
浮公以媿生平惟名世君子采而銘之謹狀
贈南京禮部司務羅公元配馮孺人行狀
羅生玄父大冠自從予受書迨同舉于鄉至今可三
十年兩家居相比其生歿悲愉之情日相聞不啻同
室也野亭公甲午沒于家余旣狀其行誼乞銘作者
頤孺人從玄父七年祿食沒于南儀部之官舍而余
適與同官又獲問病視歛余實稔知孺人賢而以狀
委所不知非情也玄父又手述母行至核于是爲狀

孺人生而慧淑爲父南湖公母朱氏愛女不輕許人
野亭公逾冠而貧學賈於其姊家諸公所諸與馮郝
又善卜謂羅仲必不貧孺人法當旺夫君數數從史
之遂結褵焉是時公與伯子鶴亭公同日婚而翁半
山公值家落伯所娶范善病孺人脫簪佐朝夕餽又
代范勞至手足成瘡瘵不告瘁也半山公喜飲家貧
不能常性又卞急食飲稍後時不適輒推案不舉孺
人不難罄餘裝付酒家以給翁一醉手自烹飪以時
進得翁驩乃止至病癰潰血肉潰牀褥不可近母親

留本集

卷之八

三八

爲前洗翁臨歿謝曰吾生不能報而願它生亦作而
婦相報孝感如此而姑余孺人性復嚴急難事所鍾
愛季子蘭亭公與孺人長見大任叔姪年相若或至
相嬉逐而爭孺人不難撻兒以悅姑而半山公又愛
長孫與余閔則仍歸過孺人孺人兩受之不辨其曲
致又如此翁姑歿而歲時享祀必腆必誠視生而給
醉飲推案不舉時亾異也丙寅野亭公中寒疾誤藥
至咆哮狂走幾殆時鶴亭公客燕未還公病中手所
繪萬餘金大呼呼髯兄髯兄何不歸追歸而舉鎗付

之孺人不以此時私一錢亦有丈夫之槩焉野亭公
在時四方之客歸之如家親朋連袂進者日以衆多
公一意治外凡羅生兄弟輩讀書薪水師友供具俱
不暇問纖悉自母出野亭公赤手起家歷甘苦羸乏
與所親交疎密孺人皆稱情付之公性剛嚴徑直而
孺人時時調劑之以佐其偏以是白首同居食指逾
千而一歸之百忍處妯娌六十年無反唇相稽者
生平節嗇不妄費而遇有恩則終身不能忘所施予
必先窮約又必先散之故舊親戚而後及於緇尼皆

留本集

卷之八

三八

井井不失序當野亭公壯時已舉四男子矣而復進
側室陳繼進姚孺人不惟無妬輒視之如弱女陳生
子大用姚生大紳至今撫養之不啻已出尤常婦所
難也羅生兄弟輩皆負才幹而玄父尤讀書精義理
然遇事酬應或諸子慮所未及一不稟裁卽有不恰
中者其賢達如是予自與玄父師弟而骨肉卽得望
見母家有疾苦愉樂亦時相披對孺人不妄言語靜
肅以理威儀棣棣作止不失尺寸卽起家寒薄有王
謝夫人之範焉以爲如是之人必享有百歲被玄父

錫命踰於常紀而不意竟如是止也然生年七十有
七不可謂不壽有玄父立身揚名不可謂無子即玄
父孺慕無已而孺人無憾矣

卷之十八終

卷之十八終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寓林集卷之十九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詠

居烈婦誄有序

夫朝秀之華不以溫風加勁獨挺之幹不以冽霜受彫故士矢匪躬之寒女貞不貳之儀卓軌閭房弘規區域第介非性敦事有偶迫或罹崩析之會激哀殞軀抑困顛沛之遭沈憂畢志斯之抗厲已邁塵流疇與徘徊歲時從容履蹈託體千秋酬心一往如居烈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一

婦者可勝悼乎居烈婦者鹽官諸生居仲子翼隆之妻郡伯省心居公介婦而西吳觀察茅公鹿門先生少女也仲子卒于館甥烈婦未離愛女且三年婆處哭泣非新子女依棲春秋有託義在未亡身應惜歟而烈婦蘭紉不移栢舟永矢接芳華萼生存仲子之孤掩泣黃壤歟許居郎之婦撫枕積痛展墓沉哀穴泉臺之與同含笑入地經溝瀆而非諒用報所天乃以己亥三月十三日繼于房寢得年若干義不隕貞權不失重登與夫抱媚思于瑟琴迫窮慘于焚溺風

颶電鑠氣決衡命者哉嗟乎烈婦有歸居生不歎誄以累善用揚芳魂其辭曰

嶽靈川秀濬毓人倫貞觀秉曜擢爲女英女英伊何實居之媛則閑非儀種植聖善伏書班史蘭芬玉彥太守崑圖觀察藍田擇記允良館甥惟賢投佩仲子結穉苔川苔川嫵婉寒暑三匝伯鸞眉案曰季田鍾憐仲也才砥仲於學傷逝者舅永言諸姑執巾于歸婦婦夫夫蘋蘩薦信閨牖遠圖遠圖何爲偕歸偕好顯則謝娥隱亦龐媼女箴婦規奉以終老曾是不天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二

而仲蚤夭嗚呼哀哉日不酬算情不愜緣白頭失吟青鬢何顏一慟幾絕三尺欲捐幾絕而甦母氏慈誘日子伊女未離懷袖仲胤不延孰執其咎宛轉悲緒沉洄幽衷一言破涕動復從容從容如常匪曰無情存我藐孤託我仁兄未亡寡妹不歎居生嗚呼哀哉轉亡而存僉曰婦慧孰知悠悠形勇神悴咄咄私語忽忽永喟託體于幽結夢於寐嗚呼哀哉寐兮俄寤夢也非真夜臺不旦冥漠誰親雙魂不俱孤魄虛扁嗚呼哀哉風雨暮春涕淚寒食草木露零松楸煙集

擗標長號音塵寂聞嗚呼哀哉孤存仲存仲以我
青塚有人玄宮可藏崩城哭祀泛舟誓姜生輕義重
綆促心長嗚呼哀哉娥月皎寒發星綯綠桃葉乍彫
松姿常在傲日凌霜高風絕代彪炳二門懿鑠千載
嗚呼哀哉

哀辭

項貞女哀辭有序

項貞女者秀水人父某許字吳江周孺文歿之者也
凡百君子莫不珍其芳潔美其從容褒著文采彪炳

宮林集

卷之十九

三

集

人倫而曲士謬束中庸嗤其苦節嗚呼不食祿者非
王臣耶謂未爲孺文婦也者弗歿孺文也能爲孺文
婦也者可後孺文歿也是西山無餓夫之薇延陵無
季子之劒也嗟乎歿生大矣名義邈然夫杞哭崩莒
思婦之極哀聶威暴韓俠魁之餘烈猶慘然悲壯想
見其爲人况貞女哉余故憐而歌之非能擬騷人之
賦聊以抒棄士之悵焉耳

媛媛兮淑女言歸兮于周祔稱兮未結伉合兮將謀
吉日兮辰良于飛兮綢繆旻天兮不弔君子兮離憂

驚聞兮潛恒慄慄兮含愁藥石兮以從素心兮有求
籲哀哀兮蒼蒼穆默然兮玄脩倘百季兮有期願一
七兮夷猶嗟夫夫之不辰兮季之弗將賈諒才而蚤
夭兮子淵詰而云以頽玉樹之先摧兮稿蘭茝之芬
芳寂惻惻以來計兮孰知余之有皇將呼天以長號
兮碎裂其腸羗大人之我珍兮厚余之防黥黥飲泣
兮心獨語魂兮其疎兮吾將與侶眇眇愁雲兮慘其
暮白日不再兮余又曷顧盈盈綠鬢兮誰則予憐余
亦愛吾指兮誰爲纖纖爲玉而碎兮將瓦而全雙翼
既折兮將焉翩翩宵宵隻目兮于何流連傷哉柏舟
兮亦孔之賢余亦婦人兮何獨不照荷厥身之靡二
兮胡問爾之色顏魂兮其以馳兮余斬及爾於黃泉
神智留其不寐兮悽長夜之杳杳彼蚩蚩之莫予防
兮惡知予之皎皎倚闌干以徘徊兮愀余心之渺渺
魂兮余其偕往兮亦何異乎偕老欸悲風兮蕭蕭
魂怳怳兮搖搖睇孤燈兮無色撫哀琴兮不調奏一
曲兮音絕腸九迴兮欲裂紉素絲兮爲佩軫余懷兮
如結騁松陵兮漠漠怡荒忽兮纍咽望夫君兮太息

宮林集

卷之十九

四

乘冥冥兮余接儵西徂兮之東生不同余兮歿兮同
穴亂曰飛鳥于歸兮反乎故鄉孤歿昔丘兮貞余之
所藏翱翔大化兮爲鸞爲鳳精氣無不之兮爲冰爲
霜且暮于秋兮振振三綱秀川泠泠兮清標孔揚

吳母孫孺人哀辭有序

吳母孫孺人者錢塘故處士中洲先生之元配而茂
材吳子之鯨之母也相夫起家成子服儒廣心淑才
清閨宏範行年六十以萬曆乙未七月十五日卒于
燕寢素風頓隕貞魂莫招家墜陰儀邦失名媛之鯨

寄本集

卷之十一

五

痛浚靡依充充皇皇手桮棬而澤新撫枕簟而腸絕
情罔有極禮以不歸將以是年某月某日殯于某山
之麓翠帟過行玄扉疾掩淒淒之霜風咽嗷嗷之
夜猿聲客邈矣逝川之水不停聖善依然屋梁之月
彌曜馨郁烈之可尋儼徽音之未泯友人黃生比于
猶子之誼爲略節志凡數哀賦些匪其文辭以代號
慟云爾辭曰

翳龍門之遙緒兮託江潭以攸生皎皓皓之昭質兮
內含美而脩能凜視躬以肅規兮自天性而少成匪

女紅之纖纖兮亦瞰圖而觀史既靜好而無非兮又
眇眇以習事揆兩美之有合兮約氏告之曰延陵筮
靈氛之吉占兮欣于歸而鼓瑟言佩纓而執笄兮儼
穆穆而森森人言伯鸞之與德曜兮相隨敬而如賓
潔治汙以精禋兮詠中谷以積居脫簪珥而靡辭兮
敵先人之敝廬念年短而心長兮靳承歡于庭闈歲
月忽其不居兮日晡晡而下頽旣天傾而地折兮傷
夫君之毀哀顧麗耀以奄奄兮將無從之泉臺日呼
號以籲天兮余不忍離此苦也脩藥餌與莞簟兮匪

寄本集

卷之十九

六

其躬之恤也歷十六年其一夕兮愉夫君之霍然濱
九歿而獲存兮又壁立而磬懸曰廢興之自人兮抑
胡爲乎心煎捐繆綢之所構兮畱先人之一椽維澤
國之近三倍兮乃駕言乎華亭夫夫孱孱而不任兮
手代操其奇靡徵貴賤以會時兮燭遐方于肩睫握
千指以紀綱兮流萬貨其靡絕匪嗃嗃以顯成兮用
蒸蒸而起業計生事之漸豐兮懷故園之爲勞彼飛
鳥之棲舊林兮亦何戀乎錐刀乃攜手以言旋兮營
菟裘而燕喜歡未足而哀禪兮夫竟積靡而不可起

泣蒼梧之未卽從兮差還正夫昔丘不難擊墓元以
煩軀兮護藐諸孤之千秋鳳采采以色飛兮駒矯矯
而血汗噫孺子其蚤慧兮浩披經而弄翰模人倫以
爲楷兮軼才士而抗顏據臯比以橫座兮將名滿于
中區每坎壈而失職兮繼要褻而鹽車世僉謂廓落
而難卽兮獨摩娑而于于曰女苟爲世之聞人兮亦
何恤乎馳驅幸予精之未銷亡兮肆窮愁而著書聽
車音之闐闐兮欣挫薦而秣馬生何必于富貴兮期
豪士以上下泊季春之三月兮逢懸輓而辰良錯玄

寫本集

卷之十九

二

黃以充官兮曳珮服而焜煌客駢集之如雲兮子姓
列而成行竟脩爵以起壽兮翕吹笙而鼓簫渥笑言
之宴宴兮俄慘紆而鬱傷唉孺子之亡墜前脩兮緬
懷夫君之弗將嗚呼哀哉樂未極而悲生兮忽辭夏
而徂秋彼豐頤而疆質兮胡一疾之弗瘳將神用之
漸敝兮抑時命之不道懷琬琰而黯黯兮銷芳魂于
蕙樓嗚呼哀哉履寒霜之淒清兮溘埃風以西征颯
落木之蕭蕭兮慘長江之秋聲攀素軒而莫挽兮望
玄宮之冥冥輻夕引于山陽兮騎乘朝闕于墓阡

魂搖搖其亡不之兮會同元于重泉亦知薤露之靡
弗晷兮盟猿鶴于千年獨悲聖善之失女刑兮曠百
身而莫延爾亂長號以陟屺兮籲昊天而哀輝左右
伏聽而流涕兮矧親執紼于臯原結松楸之重陰兮
激寒泉于回波指碑金而修頌兮銘俊德于素娥曰
鮑婦之與陶母兮表碣石而不磨叩几筵而訴哀兮
神猷舉而來過

張鄭西先生哀辭有序

寫本集

卷之十九

八

明通議大夫觀察廣西鄧西張先生行年八十有三
以萬曆乙未夏五月壬午二十四日丙申卒于通德
里第嗚呼哀哉天喪斯文星殞執法典刑崩墜溟溟
邈廓盛德就徂大運舛錯某結知胤子爲恭父行聞
杖曳以逍遙捐身莫贖瞻山頽而嘆息揮涕何從慙
無有道之碑不禁西州之慟累德鮮舉空寄慨於千
秋贈終以哀聊送情于一往不腆蕪辭識其大者云
爾

嗚呼哀哉江山巨麗蔚有聞人張仲孝友世胄神明
於越降猷慈水滄靈貞道弘範篤祐先生八歲解文

五行俱下氣可食牛才幾倚馬酩酊試邑振聲膠庠
弱冠奮筆爰舉於鄉纍纍千言江都洛陽挾策公車
釋褐西曹陸離雷劍發礪庖刀八法是比三尺莫撓
盤根錯節大獄橫興建昌被逮慈養不寧聖怒巨測
臣法惟平有虞咎繇在漢田叔折衷情法保全骨肉
母后安席乃公禍叢天子薄罰謫尉於東厲節比霜
薄氣成虹嗚呼哀哉公境轍阿公心剛方謫尉尉理
遷令令良再擢郡丞三徙南郎講學循義名烈行芳
嗚呼哀哉良知証宗大名出守焦勞赤心計安黔首

宿林集

卷之一九

九

清白彈冠貪墨解綬潁川避席南陽讓右嗚呼哀哉
惟公治平九卿可踐俗議故常閩海司憲公負不凡
公事每奇文衡髦俊武靖島夷天子曰都詔賜有差
甫釋南閩復憂西粵蒼梧陸梁志必殲滅滌蕩七山
芟艾草寇奇計全收膚功中逗曾是萋菲譽不勝咎
捫心介推搯擊延壽嗚呼哀哉人爲太息公獨夷然
洋洋泌水粲粲丘園功忌名顯身隱道尊嗚呼哀哉
太丘長者郭泰人師垂法微言貞軌良知正家論俗
明道弘慈長算引年精心獨苦焚脩清獻琢磨衛武

是室永生胡然終古嗚呼哀哉東嶽摧峰長江咽流
百年猶促三公未酬聞寂一棺奄忽千秋嗚呼哀哉
素車躊躇白驥哀鳴存亡路岐形神湮沉仰悲往哲
俯慙後生竊附令子砥行立名顧影若惕拊心若崩
嗚呼哀哉

祭文

祭少司寇韞庵吳公文

少司寇韞翁吳師之辭人間世也錢唐郡門人黃某
聞訃意傷號天無從時維九月秋氣悲瑟悽愴彌深

宿林集

卷之一九

九

乃絮酒涉江爲辭以哭之曰嗚呼哀哉維洞庭之微
波兮紛木葉其將脫飄繁霜之霏霏兮傷憂心其如
轍九京兮不可作兮莽長江之浩浩問至人之所居
兮機蘭旌兮桂棹皓太白之旣夜隕兮眇落霞之焉
薄願一見而無期兮閔余心之所服撫往事而馮忉
忉兮披遺風於芳躅憶吾師之守吾土兮及余髮之
髫年伊嘒嘒於毫端兮翳毛羽之未全彼鳬鴈翩翩
而願登樓兮余惶惶其焉集師兮張絃而目之兮遂
矯首而舒翼夫旣被余以青衿兮揚余以修名亦解

衣而授餐兮高寥廓其相矜世僉託吳公之得士兮
余實汗顏於賈生歲冉冉其不居兮采蘭茝而不芳
令騏驥踴而中道兮亦奚貴於九方衆申申謂鍾期
之失聽兮濫巴歌而吹之師握余手而太息兮士遇
合之有時歷執憲而屏藩兮集周召而作度翼東南
以噢麻兮固羣心之所附眇何有於賤士兮瞻戀
戀其如故彼侯嬴之未虛左兮迨邠生之暮賓祇綢
繆於須臾兮是惡知斯之深情余咄咄若弱兒之怙
慈母兮謂寇公之可留 帝簡在以錫命兮指干旄

高林集

卷之一 元

一

而中洲黯魂銷而感愴兮慘離歌兮渭城瞻德星之
馳照兮悵仁風之遐征猶曰撫此方寓兮紉禁帶之
一席鬱寥廓而結思兮駕千里其奚惜天蓋假余以
良緣兮矯鵲起而扶搖將僕夫超燕以馳衛兮訴余
衷之怊怆嗟楊朱之泣岐路兮麗行人之參商挈馬
兔而徑北兮遙隔絕兮清光眷德音之不遐邇兮繫
鴈足以南下長相思而策余驚兮冀空羣於北野咆
鬱邑余佗傺兮蹇余足其不前將過歸以瞻河洛兮
昵班如其屯道 帝忽晉師以司寇兮爲天下平嗟

王路之多難兮詢老成之典刑世僉微睇而厚託兮
寧獨余之殷殷羗生命之不造兮壽不竟才天傾東
南兮龍蛇爲災雷師憑而揚沙兮風伯振而拔木曉
白日之冥冥兮蠱國老而奄忽彼耄耄者何人斯兮
乃中道而踟促杳千古其長夜兮縻百身其莫贖吁
嗟乎鍾期返聽兮絃將絕而曲哀伯樂不可再兮蹇
余駟而徘徊惟寸心之不晦兮知文章之有神既滋
蘭且攬茝兮或靈修之所憑挹蘭漿以酌卮兮攬哀
些以噉辭灑余淚之浪浪兮魂恍惚其來斯來不可
見兮入無所謁握手公子兮余歔以咽傷哉人琴兮
肝腸欲絕誰者鑒余心之邑邑兮恍隔世其如結嗚
呼哀哉尚饗

祭野亭羅公文

嗚呼哀哉日中則昃物虧則全造化弗違人道靡愆
世所崛起人爭自賢不有作者孰知其艱幸觀羅翁
豈不其然翁生英儼矯矯自童雄舉虎跡羣兒靡同
孝乎友于天秉其衷委命海上急父獄中年甫十三
有丈夫風厭薄伊吾驅逐三五起家隆隆島夷作楚

挾四婦人棲山隱阻出恐著賊入憂屢虎竟全而歸
身刺可數嗚呼哀哉世難既平天親焉依生養永哀
孺慕不移事兄字弟有懷怡怡王修齊範裴叔襲規
嗚呼哀哉奮身振家食曰教父冲而用之食麤衣布
曰留其餘用篤其祔森森謝樹公植于庭室賈賈服
室儒儒名市而行義文且蜚聲聯珠照乘合璧連城
河源崑崙翁武是繩有子如此室其永生胡天不憫
奄然露零既盈其虛忽虛其盈茫今昧今莫知其情
天不可問人不可憑嗚呼哀哉某等籍附季子禮執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一三

父行躋躅驥尾企瞻龍光疇推祭酒疇則鄉邦吳山
隕色少微掩世有淚如雨絮酒是將曰翁千秋義問
無疆曰翁可俟煥乎封章兩峰之間素魄徜徉

祭卓長季文

萬曆戊子冬十月棲溪長季卓君之逝三年矣靈輿
既東一水不遙素車靡及而友人黃某某未有聞也
愴焉之情無所云托乃束芻酌酒爲文以哭之曰哀
哉歲冉冉其不居兮物靡靡而不返去昭昭而悠悠
兮言念子其獨慘唯疇昔之晤子于玄宮今遂執手

而言宴紛世態之億變兮謂余心之如面慨焉從余
于百里兮指玉溪以爲盟擬蘭紉而金堅兮非獨以
余之脩文余亦愛子之美秀兮實憂子之多能將究
羣書之所極兮懼碌碌而罔成余每切切而逆耳兮
辟良藥之苦口務偲偲其無已兮亦唯唯而余受哀
哉天之弗造女兮馮高明以爲才乃眇眇而弗予聽
兮矧重之以禍災彼書之所云孝友兮固上聖之所
脩惟骨與肉其成體兮羗獨于子而多猶嗟盛年之
幾何兮又藥石之強半骨稜稜以就削兮室萬慮之
永斷矯壯心之不已兮奮策馬以圖南余止子實流
涕兮勿金丸而輕彈子絕袂其勿余顧兮將一息而
千里余不幸言而中兮歸來乎竟長臥而不起哀哉
人亦有才兮獨子弗能成其名人亦有季兮獨子弗
能保其身人亦有後兮獨子不能必其子孫哀哉混
世俗之汶汶兮嗟貧交之日難子獨與余而披情兮
固物議之所甘唉人琴兮罔所憑子靈輿其既駕兮
余弗聞草淒淒兮風泠泠膽子不及兮涕浪浪而沾
襟傷窮愁之莫子酬兮不泯者心所可以報子兮庶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一四

沒世而有稱令千秋之知有余今爲卓季之友生世或賤目而申申以譽予今予其鑒余于冥冥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嗚呼歲在龍蛇天傾東南國老竟殲斯文云殘人倫失宗薄海涕淚誰不公哀強爲公慰維天生材予齒去角嗚呼我公協氣光嶽維天錫福忌盈虧全嗚呼我公令德終年馬遷無詩公詩罕儔上邇風雅下躋曹劉初中盛唐沂爲支流李白無文公文鮮倫凌鍊百代先秦西京濟沫瀉潤南陽廬陵濟南偏禮北地

朱之一九

十五

方駕狎主齊盟漸被萃夏大兒文舉小兒德祖攀附名字不可勝數米鑑羣哲提衡萬古嗚呼楊雄洵玄其行則該公行圓方與道委蛇東山載駕馳驅三朝蜷屈龍見孰測其高覆盆既雪彈冠非榮下慰厥考上報聖明移孝以忠有孚在道處爲遠志出非小草嗚呼萬物之數無往不旋盍歸乎來弁山之圓含笑從之司馬九原公生有爲公歿不朽微言日星高名山斗遺澤及世謝玉荀龍蔚爲國華式穀無窮况夫冥心道妙棲性玄寂蟬蛻天壤千古一夕白雲帝鄉

逍遙何極某等託交令子鴈行龍門末技受憐奇文其論文則在茲人將安做紫氣沉溟大江滌決絮酒束芻聊寫悲仰尚饗

祭江西撫臺夏公文

嗚呼哀哉牛斗掩芒江漢咽流春光黯慘夜色墨幽木壞山崩公竟弗畱嗚呼哀哉公性石介公行矩方家肅朝典國凜人綱孝友爲政貞惠孔揚建德系功敷歷四方嗚呼哀哉古道不作末流萎茅砥柱而立公實人豪筮仕雲司載起兵曹惟允佐平克詰分勞

朱本集

朱之一九

一六

泉楚藩晉士悍寇驕啼餓萬口負嶠三苗以殲以康澤渥功高嗚呼哀哉宏略名材稽首咸讓帝念東南以昇浙壤海濤沸騰惟公執掌隄峻颺恬桑田無恙霜稜雪坐總憲三齊晉轄中洛保障清夷蜚鴻集鴈斷蛟截犀嗚呼哀哉福亦有緣德亦有固天若篤之大江以右刻腎鑱心仁彌澤究巖巖岳伯晝度宵營萬蠹如洗百賦用平清謝一錢碑誦羣生嗚呼哀哉時危地重受大投艱建牙仗節公實肩焉澄清撫瘵怙地恃天嗚呼哀哉悍宗情兵實繁有族咆哮中

人剗山穴谷民愁有生罹此百毒公獨苦心抵藩童
結賦薄徭輕無思不服嗚呼哀哉功大神勞下賤忘
貴君賞心誠武侯躬瘁小巫不靈長桑短氣嗚呼哀
哉憐才憂國至死不磨瀝血遺疏垂歿靡佗正襟易
簣匪但匪訛嗚呼哀哉古稀上壽司馬登壇亦有後
賢鳳毛龍翰乘雲化箕公去何嘆民之孔懷崩心裂
肝人亦有言知己實難某等拮据一官服膺六載護
短錄長祛吝提悔訓我清貞期我遠大嗚呼哀哉騰
也不敏時奉周旋承流仰沫鼓瑟調絃功今參承匪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一七

獨後焉亮懷敦好有語必宣某獨踈狂矢論放言公
之聽之亦復溫然嗚呼哀哉公儼神明霜嚴坐削某
等何脩春風穆若嗟哉往矣不可復作嗚呼哀哉日
黠轅門雲棲牙肅南浦傷神西州放哭九原莫從百
身曷贖里巷悲經我哀獨酷蜀東徐生招擬宋玉搖
搖素旂江山慘目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孺人文

維吾姊楊母黃孺人以萬曆乙巳春正月八之日歿
于鍾陵之官舍越三月十日甲申將駕靈輶而南歸

故靖安令易亭楊公之穴偕藏焉其從弟某悲姊之
偕來而不偕返也治蔬一盂茗一杯祖其道爲文以
哭之曰嗚呼吾姊天厚之耶天厄之耶何所秉者貞
而所遵者奇耶所脩者堅而所乘者幻耶吾再從父
懷溪公亾子而有女三而獨吾姊存生事歿哀靡移
也笄而繼易亭楊公之室自孝廉起家上杭令再令
靖安而姊刻厲茹辛苦家繩準而人冰霜也楊公脫
髻歸林間脩西方之業如老頭陀六時精嚴而姊衣
緇去綺飯麤糲去甘旨恭禮焚誦後公之歿而三十年

寓林集

卷之十九

十八

如一日也嗚呼斯豈非女而士行婦而丈夫閭內而
域外者乎可不謂秉者貞而脩者堅耶可謂天之弗
厚之耶然而爲良吏婦而弗及翟冠象服以榮也不
歿于夫與子若女之所而歿于余也去吾家吾鄉如
邈而就余千餘里外視鍾陵如歸也值其子病而不
能奔其女呼號踴躅崩心泣血而不得從也抑何天
之厄之而遵者奇而乘者幻之至于斯也嗚呼哀哉
然而堅不可磨貞不可滅奇者爲電光江濤幻者爲
山雲川月土之淨兮何方身之脩矣何缺薄于情而

厚于道短于室而長于穴又奚問途之爲楚而家之爲越必夫與子若女之親而從弟之爲疎耶羞姊玄水送姊長路姊可以逍遙而游矣吾則不能偕姊以返而水茫茫而山黯黯不能不爲之望西陵而嗚咽哀哉尚饗

祭海寧居釋恭文

嗚呼哀哉釋恭遠至是耶夫人壽夭仁鄙受命自天力不得抗亦或人之無良有其自取嘗試論之有三天衡蹈者不免露才傲物則天寵祿過溢則天敗行

寓林集

卷之十九

十九

傷義澆薄人倫則天三者眎釋恭何當哉釋恭稟才清美而氣柔于處女體貌衣冠恂恂乎不勝也爲省心太守公之仲公子而鹿門先生之弟甥食舊居約不減寒俊少穎爲文新爽有氣可一日千里而弱冠乃得補弟子員未嘗馳裘馬湛聲色享名高取數盈也省心公歿于官伯子亦歿帥先二弟喪葬無悔二母在事之如一卽寄家練水上未嘗一日輟膝下之懷居嘗自飲泣勢有所難不得卽挈妻子歸侍老母事寡嫂撫弱弟沒之前十日從鹽官問阮還孱然病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二十

軀尚坐予齋中決筭自樹立脩人倫之業語及傷心未嘗不浪浪淚下沾襟也嗚呼哀哉予方謂釋恭才而不盡達天且儲之穀而不盡庸天且饒之人倫之樂不盡愜天且堅苦而成之將凌雲薄日著芳名于春秋胡然而奪吾釋恭之速也顏得道而繁賈憂國而傷釋恭之夭折吾且率二三子問諸天何爲其然哉將鄙者不必天仁者不必壽耶雖然歿生旦暮也顯晦幻景也人歿等耳彼天而天者文不掛稊林行不通鄉族名不齒士大夫之口卽百年何當焉自吾釋恭之歿昵者哭于寢長者哭于堂士哭于帷所知哭于野斯知釋恭之文弱好脩在人者未嘗天也釋恭有兒生三日而孤悲乎釋恭不及見彌月吾乃得抱見之豐美而堅其後必大又聞之釋恭之內子踊而服栢舟之篇其伯叔內外兄弟相矢卵翼其孺子釋恭天其身而昌其世卽謂釋恭不亾可也同門郁生君武才雋不讓釋恭然身歿而嗣絕釋恭不生聞乎然則釋恭可以含笑入地矣尚饗

祭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胡端敏公墓文

嗚呼古之賢者生不同時長不同域名位不同埒然
或以其精氣之微激越曠世膠結異區况乎百年之
內同州接壤名列儒林而行不媿有道先生之稱其
爲千年冥契不言可喻宣尼執德鄰之符詩人詠秉
彘之好良有以也恭惟我公天挺傑人風標末季粵
在武宗逆藩弗靖公晉發其謀忠而被禍繼驗徒
薪之明卒戢標戈之難艱危萬狀慷慨孤直大政大
議嶽立川決控御夷夏盤石皇輿與越之文成忠烈
吾鄉之忠肅三公並樹非常俎豆百代生著駿稱沒
留林集 卷之十九 三

垂鴻謚維茲五雲之阡英魄藏焉高山仰止庸哲同
情余小子某浮文矯節跼蹐戶牖上媿白日仰慙先
生噫我先考處士鶴州先生白首青衿窮愁布衣名
微位卑攀附無從惟是老而篤行貧不受憐傳經繕
商瞿之業辭粟高於陵之風範俗有彥方之槩惟孝
友于宗黨雍洽與我先妣王孺人貞毅通敏丈夫同
操世稱梁孟不媿魂魄小子某行能淺鄙名浮實隕
爲先人僂生失菽水之歡沒遘風木之恨五釜弗及
一丘是圖天幸黃氏而憐先人之骸骨獲從馮開之

祭酒卜藏山于斯奉王大司馬元美李太史本寧誌
銘其石以是月五日壬申式就窆窆某兩婦沈氏張
氏附焉嗚呼范滂節士願埋晉陽之側伯鸞高隱空
葬要離之旁所謂精氣之微激越膠結不繫名位不
隔世代則我先人之於公豈其附於德鄰庶幾從厥
攸好云爾若夫有生共盡大塊同域陵谷之移一瞬
千形無敵之道超忽天壤此又達人之所縣解而賢
愚古今皆幻寄也公得無謂余小子庶幾有知而欣
然攜先處士相徜徉於江山之上五雲之深也耶尚
留林集 卷之十九 三

祭西安鄭生文

萬曆丙申夏四月三日明茂才敬宏鄭生捐館靈
驚山之幻隱僧舍遊子客寄清客弱齡來短去促蜉
蝣此生朝聞之願未慳夕灰之期遙至黯黯爾懷搖
搖爾魂友生黃某及爾同門某某等墜子與慟贖身
無從血淚同傾悲衷莫宣悼汝迷方不知所依乃撥
煩心擬于大招傷往撫存以代號哭其辭曰咄哉人
命生有方只皇降幽墨兔難量只幻世逆旅成同盡

只胡容胡主游魂變只狐正骨丘鳥林中只魂乎盍
歸返故鄉只時維孟夏毒氣炎只長木榛榛草莽莽
只北山峰寒慘窮窶只哀猿夜號猛虎嘯只魂乎盍
歸不可居只文囿秣林光陸離只多士所甘若汝仇
只魂乎盍歸不可讀只鷺嶺龍泓泉冷冷只晴不考
繁若汝咽只魂乎盍歸不可聽只聞汝王母白疇疇
只倚閭文孫日恍恍只魂乎盍歸息心懷只若翁衡
得鴈百結只若灰若生日九迴只魂乎盍歸假寐寐
只謂我非兄莫我哀只保順強年嗣後來只汝瑟汝

琴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琴風綢繆只腸斷汝別將無生只魂乎盍歸用相存
只明珠在積七月懷只稱未亾人此不亾只魂乎盍
歸默受言只天道無親禍不單只汝子汝女先汝逝
只重泉茫茫白日沉只魂乎盍歸相見樂只古往今
來逝如斯只何陳何新何哲愚只爲壽爲夭不可問
只子淵篤學賈諡材只乃如之人罹天折只汝則秀
穎不汝延只石火電影疾莫停只隆隆炎亾不復
只綿綿神理炯心光只汝斯不昧長往來只汨汨愛
欲生歎輪只哀今之人不可訓只魂乎盍歸佩斯言

只西望始篋江水盈只執手何期淚浪浪只我實有
心趨流從只酌酒散些靈之鑒只尚饗

祭同年海寧沈子卿文

萬曆丙申某月某日明孝廉子卿年兄卒罹非常寢
不于正季弟某等且疑且愕若摧若崩哀時悼命爲
文以弔之曰嗚呼哀哉寥廓園方蒸蒸日上萬
種成亦千情孰者自取期至而傾昏者追欲烈士殉
名長夜悠悠各行所明飲藥伏劍投淵結纓或孝或
義或勇或清自古有之志慊事平往無飲恨來亦蜚

琴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四

聲泰山埒重鴻毛比輕輕重佗僚哲人所爭嗟哉子
卿卿何以成籍籍名流翩翩公子白雪鳳吹青雲鵲
起智亦可圖時亦可俟誰其迫之遽爾至此嗚呼哀
哉寇有外至物有偶遭虎噬蠱毒烈焰驚濤卒照臨
之巧者莫逃曾是聖善曾是劬勞曾是肘腋而起戈
矛曾是狐鼠而乃操刀龍也而吠烏也而號豈其離
裏豈其屬毛嗚呼哀哉天傾地陷白日陰沉搖搖七
尺黥黥寸心進不明志退而裂絳有淚如血吞聲若
瘖匹夫溝瀆蘭摧膏焚嗚呼哀哉申恭莫逃棘心若

咽百折魂迷九迴腸絕生斷哲明歿慕俠烈鵬鳥集
賈汨羅沉屈嗚呼哀哉愛子在膝生妻在帷豈其無
情棄之若遺我躬不恤遑恤我私人不可對問諸明
神我罪伊何告于先人抱恨裂肝齋志殞身嗚呼哀
哉孰謂烏慈而化爲鷺孰謂蟻臣而化爲蛤漠漠玄
雲昏昏赤日千秋已矣萬事都畢玉碎璧瑕含哀同
恤贖身以從憂心惻惻酌酒噉些哭于幽室嗚呼哀
哉尚饗

祭羅長公文

歸水集

卷之十九

三

四

羅長公鶴亭先生辭世之明年爲萬曆丁酉四月朔
辛酉越十有一日辛未諸孤大章大儒輩卜葬桃源
山之陽靈輶朝發有日矣大儒輩泫然血泣而悲形
影之歸休也諸親朋閭族遠近會素車而來者相與
歔歔咨嘆哭公之行而悵攀援之亡從也公慈腸篤
諒人也無知則已有知焉靈且不前于是黃生某以
年家世講之好杯酒孟羹酌而祖之曰嗟乎長公公
可以行矣人亦有言人孰無歿古來共盡世有載營
魄面目爲人而長久存者乎彼彭聃安在哉世紅顏

而白骨黥髮而黃土者不少公年七十矣俗之所嘆
古稀也亦寧無黃耆老人延日月人間或病伏或斃
斃孤隻或子若孫不才而恩若怨之未平生不如歿
也不然者卽歿賢于生公有一憾于是乎某卽不文
然狀公之孝友醇懿賢稱長者庶幾不亾公余友比
部朱大復墓上之銘古而核可千秋也此皆世俗人
之所不得也且公之墓左有仲公右來季子所居有
煙霞龍井泉石林木之勝公挾友干而探勝情徜徉
其鄉古之所云樂哉斯丘也又何感焉夫公而無知
則已有知耶聞予言而爽然者可以行矣尚饗

祭王逸季文

歸水集

卷之二十

三

四

嗟乎哀哉大塊之內生人紆紆豈無鼠技誰則龍文
惟子落筆挾霜凌雲亦有淺才薄種厚獲少年天幸
朱輪華轂彼胡以通子胡以阨惟子胸懷跌宕夷猶
代模往哲家風弁州天下名士半子交游臭味之似
獨子綢繆子負逸僞謂子深老牛耳雞壇白雪玄草
譚屑罪罪意緒了了期子千秋別子胡蚤嗟乎哀哉
子之先子提衡藝場亦多兄弟觸目琳琅伯高遜肥

仲罹寒殃謂子千里逸駕騁驟曾是賦鵬壽不得長
嗟乎哀哉昔子內艱塊臥苦寢斷酒不肉雞骨支枕
又聞子夢就陰息影或曰歿孝或曰逃禪子無異觀
謂俱卓然曾是人損而返于天嗟乎哀哉伯道亡兒
賈謐亡年高才拙時三十不官子于入境不可謂完
所可慰君不與俗齒第五之名元美之子菟苑落香
詞林貴紙問奇守玄亦有門士如此而歿可以不歿
嗟乎哀哉子則不歿予實喪朋發言莫賞尊酒誰論
高山咽奏匠石廢斤豐順秀目雅謔勝情披帷間寂
宿草露零風流安在涕泣沾巾尚饗

寫本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七

祭凌元禮文

嗚呼哀哉憶昔垂髫師門執經子稱高座予亦接塵
疑義互析素心相傾藉同博士郡列膠人後來之雋
人譽同聲非以爲聲實有同好玉潤蘭芬規循矩蹈
燁燁丰儀繩繩師表文必討義名無綯華廿年下帷
玄草青霞詣理彌雋愜心去奢體莊詮管漁臘諸家
以子羽毛何難决起以子襟期何難千里屹屹此生
落落一第嗚呼哀哉猗沐鳳冠羊質虎皮人有天幸

子獨數奇良玉未剖大材晚成人有永日子獨辰星
嗚呼哀哉昔余登車與子黠別期子都門凌雲奏雪
豈謂茲時而成永訣秋風折翮聞子淮揚力田逢年
望子心長豈謂名隱而身亦亡嗚呼哀哉白面丹脣
朗吟高論神理斯存音響遐邇絮酒徐孺執紼巨卿
素車獨後嗟我羈人嗚呼哀哉子有令昆謝樹荆田
子有哲嗣奕奕翩翩嗟我喪朋德音莫援人琴絕矣
牙生輟絃哀哉尚饗

祭鹿門茅先生文

寫本集

卷之十九

三八

明憲副鹿門茅先生九十翁考終於萬曆辛丑之十
一月武林黃某通家子也宮鍾陵令去西吳千里而
遙訃聞以壬寅之正月江山阻脩感愴無從越又二
月閏甲寅乃得絮酒炙雞遣使陳辭以弔於先生之
靈曰嗚呼哀哉維翁山川氣異奎壁星纏直心浩魄
秀目美髯孝友張仲文章子瞻晉憲巖廊遯肥林泉
敲棋揮塵擬於神僊國老屈指伏生比肩荀龍謝鳳
後起翩翩不朽盛名無涯大年雲乘風御又何悲焉
所可悲者噫余小子幾三十年感恩知已憶昔弱冠

毛羽未成翁借齒牙崛起微名斷金琢玉翁父仲兄
操瑟游齊章甫適越范叔一寒卞和三別翁之憐之
相嚮涕雪嗚呼哀哉戊戌之役夢翁棘閣鵲起一第
後翁參差翁喜不已惠書贈詩科名非榮鍾鼎是期
繼予言歸兩拜堂下神氣酣和情語傾瀉三祝華封
千秋壽竿冠履如雲珠玉紛藉百歲須臾而天弗假
嗚呼哀哉倏忽彭殤瞬旦今古生也有涯達者不苦
惟余靡瞻事翁猶父昔也華堂今也杯土虔刀猶在
牙琴莫鼓嗚呼哀哉吳楚千里江山渺茫羈身一官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尚饗

祭萬思默學憲文

嗚呼哀哉大道岐真儒衰而學問之宗晦講者綺辨
矜氣而脩證多缺不講者隨俗狃故而闢繹盡廢其
或鼓或罷遷徙出沒于講不講之間者其故益不可
得而言于是崇無尚玄之論行而高明之士不能不
喜而涉其中某從爲諸生至今廿餘年卽躬之不淑
而所聞見當世者往往而是自承乏鍾陵固知豫章

有萬思默先生者其人闇然好脩冥然實證官學憲
而歸三十年沉心靜氣從事于學問之旨者深主堯
斯道而標軌于東南蓋近在百里之內某所欲爲樞
衣承著乞靈發覆者甚亟自揣狂妄念浮習無可相質
靡勞案牘巡遶而止嗚呼哀哉烏知先生之脩然往
也不可得而見矣天幸與于斯文長公儀部君偶過
禪寺竹林之間相從譚塵娓娓竟日淵停山峻始有
所自而因得先生所爲學易齋集與易原約言諸集
而讀之彼其指坤復于圖書窺夜息于平旦觀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而證洗心藏密養神智而同憂患之
旨直與易爲體而與周程王陸諸公可同堂而晤然
後知先生三十年所得不輟講亦不涉講卽脩卽證
自覺覺人卽位不稱德用未竟志而微言清範流布
日用俾學道者有所折衷其至而後生小子讀其書
想見其人猶可以息浮歛豔刊支離而墮知解謂先
生卽今在可也悲哉嘗試觀當世之號大慧勇有力
人言成文章動成匡濟平居依氣猶足以警攝一世
臨命之際牽業繫念不能不隨病現證其去衆人之

散亂恐怖者無幾聞先生易簀時神閑氣壹猶三嘆
于戰兢水淵之訓而不及其他則平日所謂退藏未
發非徒聲聞影附中實有所持以抱而終已歟烏足
爲先生悲乎某也鄙向既不得挾策而問先生之宮
墻百里之內猶然匏繫不獲以一觴一豆展南州孺
子之慟先生豈其有所冥會而歆苔之雖然青山滿
目白雲流聲夜雨朝暉瑟然作而睟然呈亦不敢謂
先生無所以歆不肖而苔之響也尚贊

祭沈韞所文

富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人亦有言東箭南金產于江左照耀人倫未聞壞寶
挺生一門韞奇抱璞特見于君君材蚤慧卓有令聞
雕龍繡虎拔俗逸羣惟時仲季額髮鬚髮然何恃
惟君一身父兄師友砥行脩文翩翩鵠起玉季金昆
君捷南宮名上楓宸仲亦同舉顧影而奔季公嗣起
乃亦絕塵三鳳河東並爲時琛鄉邦頌君厥有德音
友愛相成前無古人君之釋褐卽綰通綸剖符東魯
再起西秦聲冠一時譽流百城嗟世多難時方橫征
貂冠虎噬絡繹縱橫君處其間不震不驚嚴毅屹立

劑以調停秦人額手天惠西氓戴若慈母儼如神明
城頭種花堂上鳴琴室有空囊獄無冤民勞苦功高
浸灌仁深惟帝簡在璽書被徵春曹蘭省領袖冠
紳氣求聲應天涯比鄰感時喟事君有深心憂國之
容有蹙其顰忼慷相許志批逆鱗吾輩嘆息君誠世
珍以此才識出入禁林從容諷議左右至尊寧愁
蔽日立散浮雲福澤天下爲舟爲霖抑嘗評君學術
醇真雅操堅白磨而不磷出爲威鳳處亦祥麟吾曹
天幸聯袂盍簪附君豎立恥作浮沉握手過從剖肝

富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二

析心曾不逾時二豎相侵世隱人瑞朝隕國禎皇路
未夷蒿目紛紜人之云亡涕淚曷禁况君兄弟並馥
齊芬譬彼三華乃折麟岫撫棺一慟天爲慘陰瞬息
眴眴遂成古今聊薦蕪詞以當招魂君縱騎箕爲我
臨

祭茅薦卿文

吾友水部薦卿以今年閏六月十有三日卒於夏鎮
之官邸光祿寺少卿通家兄劉憲寵禮部主事通家
弟黃汝亨傷手足之若隕痛人琴之俱亡羈身千里

拊棺無從越九月廿 日憲寵以使事行乃得絮炙
雞酒紆渴沈痛爲文以哭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
孰無友朋肝膽楚越古道如崩寥寥宇宙知己曷稱
惟吾二人眎子莫逆輔義規仁形骸神決處則同芬
出且爭烈曾是不天中道訣別嗚呼哀哉昔在戊寅
亨也披襟壬午之春寵乃盍簪譚執證道潤石斷金
古人比節神明諭心當是之時謫輪囷日子既先登
兩人嗣出相許馳驅匡扶王室曾兩人存而子莫必
嗚呼哀哉維子事親業紹德新生養歿慕五十如嬰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惟孝友于玉季金昆維子服官起家章丘如古循吏
子弟田疇冠冕一時畏壘千秋亦既名拜霜風栢臺
忠肝未瀝未俗忌才載蹟載起浙川懷來嗚呼哀哉
蠅屈廿載乃得水衡勞生胼手苦節飲水川途枕藉
輿頌驩騰鴻猷方茂箕尾遽昇嗚呼哀哉子情則真
子貌則古子才百練子心萬苦落落穆穆與俗多忤
微吾二人孰知其故嗚呼哀哉惟子文史鑄漢窺秦
逾壯成詩琅琅唐聲照倅匠恥獵時名不朽孰多
子實先嗚嗚呼哀哉論子生平皆可不成問天何哉

子乃至此寵忝京卿倦亦欲止亨甫儀郎俗乃翕訛
荆棘滿眼虎豹負隅江河東流風雪載途天道不測
人綱誰扶生而無益不如子狙子身則狙子德不孤
維子二人誰則爲徒嗚呼哀哉寵老無兒亨兒不哲
子有諸孤駉駉汗血痛子臨終書來訣絕搖搖幽魂
戀戀丹穴維吾猶子其能是悲與子季昆左右提挈
子不竟施昌明弗絕子可以歿我難爲別酌酒放哭
心酸氣咽嗚呼哀哉

祭山陰朱相公文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四

嗚呼哀哉人間世所適來而不能却者富貴所必至
而不能逃者歿生固萬物之大常而于公平益有可
憑方公之從宗伯人貳端揆也望嶽立而品水瑩海
內且拭目公將伊周比烈而夔龍遜清午未以來漸
秉國鈞逢時事之盤錯承 聖主之神明所入告者
不可知而匡扶者不盡行則亦難乎補仲山之袞而
調傳說之羹卽公所鬱鬱自謂良工之獨苦而人言
藉藉若致憾于缺陷之未平至于公數求去 主眷
彌殷徘徊 闕下誰剖其誠于是乎身若羈維神竭

屏營天摧柱石國謝老成遂不能返東山之駕而遽
忽乎爲此卽之塵嗚呼哀哉富貴朝露生歟浮萍公
如達者奚以悲嗚惟是其等生而同鄉或與公同籍
或與公之子同籍則惡能無去來感愴之情所愧生
絕網繆而頃者靈旗東指各棲巖枕谷不及素車白
馬臨江山而淚傾蕪語椒漿聊以寫惻素而用昭于
精英嗚呼哀哉尚饗

祭丁右武文

前浙東兵憲參岳右武丁大兄以萬曆己酉三月八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日坐逝于里第之正寢六月友人湯若士以訃音至
年家弟黃汝亨裂肝椎心爲位而哭將齋鏡具涉大
江束生芻攀素車馳赴千里憑棺一慟而羈縻客塵
棲遲病骨涕之無從悲無所託乃以十月己酉朔越
十有七日乙丑遙遣一介寄之絮炙爲文以哭之曰
嗚呼痛哉公遂至是耶維公稟宇宙間出之才負天
地不平之氣其慷慨歷落之概可以移山嶽貫金石
而不可以入世途其高亮坦直之節可以動四海信
千古而不可以入時貴乃至老歿於睚眦而終其身

於讒言之可畏嗚呼痛哉古今賢豪進退非毀之故
大略如此寧獨於公爲復不爾耶方公爲理漳浦蜚
聲卓異入拜御史抗章觸忌寧黜而寢母廬而媚逮
乎東事孔亟赤白交馳 帝曰咨爾守在四夷持節
東海詰戎陳師討我軍實談笑以嬉斯其籌策之所
簡練固以一班可見而其氣意之所橫厲實惟千秋
此時矣惟鼎有寶我仇是卽貝錦爰興芳蘭徙植
帝閣九重而莫扣潮海一身今難測置之東粵存亡

反側天下士無知不知皆爲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豪

寓林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六

氣未除壯心不已脫略公卿文酒自喜托高懷於雲
天寄心知於流水亭也辱公腹心是披於浙之役已
結襟期余令鍾陵時就公居公授我餐我先以詩高
譚移晷遑及其私予旣被 命握別凄其十年兄事
敦好靡移離愁不勝淚如縷縻已在長安忽來萋非
乃公顧有陰爲予防者不遠千里之外而終不令予
知嗚呼痛哉如公於我云胡不思謂仁者其戢穀乃
德微之永辭聞公永辭無怖無異開門危坐云大奇
事徵公不磨英心銳氣嗚呼痛哉公身已矣公後其

晉公有少子鳳姿鴻翔種玉遺珠喜奇流芳公且食
未盡之報而重新司馬之構堂惟某不天別促情長
如龍無首似鴈失行遽聞公訃涕洟有皇秋風江漢
落月屋梁病骨無從遙奠一觴生慙飽管灰愧荒張
公如有知我享我將鳴呼哀哉尚饗

祭劉母羅太夫人文 雲嶠宗伯母

夫人四星連曜七德含美敬愛蒞之天情言容稟乎
典禮方作嬪於鴻碩遂嫔美乎麟趾幃政徽音南州
欽起有言斯雅無負弗履自進簪於君子筵中饋於

萬林集

卷之一

三

家人外齊眉案下拂機塵伐其條枚實稟憂勤之德
爰其琴瑟彌深節儉之心夫何連理中斷琴瑟罔終
巴清遜其操尚湛母踵其芳蹤廬江截髮河東九熊
勞勞令母徽徽師傳靈根流彩於木天白壁增光於
玉署自任以重隱然負海之六鯨獨立不移屹若擎
天之一柱夫人焉依或從或留從則資事母以事君
輪傳巖之獻納留則移作忠而作孝奉潘輿以夷猶
于是 綸綍覃恩 珪珩荐被夫人雅操言白其責浣
濯是永鉛華不御閑家之範靡渝通庭之閑弗替憶

某爲令咫尺高堂詰嗣忘分故人是將陳三祝之俾
倅稱百年之震簪受揭蕪穢錯綜琳琅抽揚鄙詞以
嬪辰良曾幾何時而掩婺光訃厥朱門而遊玄鄉蘭
凋翠魄鸞辭丹穴靈爽於昭華顏衰歇槐陰論道將
調鹽梅之羹護草隕霜忽嘔竹林之血嗚呼哀哉某
於令嗣謬託心契惻聞母訃慨焉揮涕匪爲母哀爲
世攸繫卽長輿生孝爲天下以自珍而司馬未相嗟
國事其誰濟某伏丘壑聯結貞魂誅德不盡執紼無
門生芻一束絮酒一尊靈今勿吐庶其鑒存

祭文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祭李相公老師文

嗚呼三代而下稱相品者以如宋范文素之慎趙清獻之清杜祁公之儉司馬溫公之誠以爲其人殊尤絕俗無得而倫而以某輩所事吾師李公則合四公而爲一人公道以學殖習絲性成孤介特操忠信服膺不屑不潔其素所盟迨三十餘而領解額四十餘

寓林集卷之二十

而冠南宮登金門六十餘而拜相科第祿位幾與王文正商文懿相埒斯亦極一時之寵遇而以前所經歷困頓則亦晚年而就功名藉令吾師委蛇其道和同流俗而廣延結連彙征則亦可以行其意而安其身乃師衣布茹素掃軌杜門貴而公私澹然書生其所爲實見得是者即竭股肱之力拮据日夕以酬明主之知而不恤其所不得爲而意所不可者則搖手閉目卽舉世望之朝士爭之而屹然自立必不肯強爲任而邀虛聲故其立朝也人或以爲少集思廣

益之懷而師則以居敬行簡之學欲除煩滌垢舉一世而清寧其去國也人或以爲少急流勇退之節而師則以大臣無擅去之義寧淹歲月寧棲逆旅而浮言狂論等之乎野馬埃塵迨其得旨以去若鳳之翔若葉之輕篋惟圖書隨有鶴琴而孑然孤存者老臣之典刑然聖主特達之知尚眷然于求舊識者猶跂望其補仲袞調傳羹載出而襄天下之治平奈之何國燼元老天殞列星竟從師息我之意騎箕尾而夢兩楹乃聞師歿之日貧無以殮門人故吏稍爲之斂財以賻而內自閨閭卑自僮僕咸變色堅却謂母黜我相公生平清白之貞嗚呼哀哉以是徵師之出處生歿皎然一節而夙昔之疑公負公諒公者室報然媿悔之不暇而世以問識不識咸相與咨嗟嘆服以爲師之忠清慎儉今之師表古之大臣嗚呼論蓋棺而始定人歷世而彌真所痛者未及竟師大業而僅以不爲不欲之操廉頑立懦垂日月而揭休明某等辱師三科舉士廿紀于今服官砥行是準是繩生也相與尊其道若麟鳳之附而喬嶽之登歿也相

寓林集

卷之二十

與悲其逝若泰山之頽而梁木之傾匪徒痛吾徒之失模楷而實悼國家之失阿衡有涕可揮無棺是憑江山千里絮炙莫伸索詞遙奠馮此衷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給諫陳公文

公貌魁梧公負靈異俯拾地芥以擬高第乃踵先武讀中祕書正氣嶽嶽改直禁廬明主三代直道而行爭臣七人公與爭名孤忠不容匪躬蹇蹇大疏晨上潮陽夕貶輒賦遂初衡門晝掩鴻飛千霄驚振彈

卷之二十

三

文

指台衡政虛箕尾遂駛寄寶于人取不越宿吁嗟造物慘權難卜憶余戊戌楫公長安比玉德潤斷金氣寒余辱鍾陵公居鎖闥德音不遐臭味作合迄二十年或浮或沉人可借齒誰且無心余來豫章公已物化追惟往緒堪此長夜至人不掛脩短同期公神在天抑復何悲西州慟新山陽笛遠宿草不哭采蘋匪腆聊寫素心神其冥鑒尚饗

祭湯若士先生文

嗚呼湯公才高跡削詩能窮人文憎命達昔在文人

才不盡同漢魏代興異曲同工我明作者北地爲雄

七子狎盟時流趨風濡沫拾瀋其波如馳嘯無睂目乃不自施嗚呼湯公大方長笑睥睨千秋自闢堂奧英靈鬱秀尊古得道大雅擅場好詞絕妙單言罪罪

大言浩浩名流寓宇垂光分照嗚呼哀哉余自孝廉託君聲氣已令鍾陵得交君臂片語宣心一嚮知味

論古之人談天下事高談微言每出人意嗚呼哀哉余今之來君乃騎箕亦有山水誰則牙期萬事一棺空名爾爲嗚呼世人疾亦其常造物忌名公名乃當

卷之二十

四

文

惟三不朽孰與文章是物最神存而不亡日月經天壹視彭殤君去而僊予何以傷薦蘋蘩些我饗我將

祭陳封君文

陳大綬乃尊

嗚呼時之季矣孰爲羽儀翁有高軌夏敦商彝先王之道幼而學之振藻舒翰其光陸離既升于鄉揚跡鳧縣百里之間褰帷露冕恩斯勤斯澤其滿衍曰父母且道斯無遠翁則何慕鳳矯鴻飛製彼荷芰尾之江離其未竟者子迺裴箕式顧爾後將輝厥施厥施伊何翁實有子淵寶嶽靈誕鍾于此目睨千秋孰堅

其量試之平刀郎署客與已乃視學于浙東西明鏡
之照勿以屢疲瑤琨篠簜擷之靡遺聞無尺刺孰干
以私時翁履豐無車上憐南山之陂漢陰之圃優哉
游哉不踰跬武顧子令名予鼓予舞以就翁養令子
以歸歸拜翁堂其橐枓如爲廉吏父翁斯色怡狎彼
襁褓日惟萊衣嗚乎僉謂翁社亦孔之固胡老成人
溢其朝露太丘之里室洩巷哭彼何人斯泰山梁木
某于令子鞭弭中原漸而爲芷蘭槐之根司衡大邦
庶母彼昏其則不遠微猷是尊以翁訃來宛其逝矣
尚其來止

寓林集 卷之二十

五

祭衡洲張公文

嗚呼哀哉武林望族簪纓鴈行惟我張公玉質金相
里標嘉樹鋒泮干將髫年入費令譽孔揚鮮肥舊習
馳馳就駿惟公恬然率彼真性跌蕩詞林勤宣義問
誦詩讀書論交選勝睥睨時人沉吟大雅二三名流
乃相上下才高體龐與時浸假捧檄爲親授倅婁江
治平第一撫字無雙清辭膏潤仁御家邦公庭鶴影

道路口碑相國屈指給諫奉規匡時小展抱道似違
人望方殷吾黨思歸彈冠可掛拂衣長往季膺高標
彭澤逸響萬石躬行林宗弘獎去九州牧作西湖長
烟水之間婆娑二白蘭舟筍輿摩弄日月竹林優游
孤山峻絕嗚呼哀哉公自晚歲始舉寧馨憶予過視
汗血空羣公休協卜右軍坦腹自是綢繆與公往復
日飲醇醪彌親芳躅謂公靜妙百年長生名駒在廐
千里橫行胡天不弔甚我老成大雅茲絕黃鍾無聲
嗚呼哀哉啓手翛然公入無疵有子翺然公爲不灰
噫予焉依高山仰止公樂曰終我悲伊始陳些薦觴
神兮來只嗚呼哀哉尚饗

寓林集

卷之二十

六

祭王木仲文

王太史木仲先生以庚 月 日長辭人間武林友
人黃某乍聞驚怛疑謂不然再訊之則木仲真逝矣
某越在千里素車無從悲傷肺腑宿草欲淚於是以
辛亥二月望日瀉憂傷之辭託絮炙之誼爲文以弔
之曰嗚呼哀哉人生幾何交情可指有邇而攜有隔
而邇憶昔丁未論文於子執手匪熱披心可委淋漓

詩酒跌宕文史摩詰清聲輔嗣妙理嚶嚶千秋未流
斯恥予才不逮予許同是謂子如是其亦可矣知子
不盡乃得遂之謂子淺賞僅以文詞咄咄王郎宇宙
男兒夷吾謀國景略匡時寄懷藻翰放形酒卮中所
獨喻人莫之知嗣吾三人彌篤情好無奇不酬有微
必造感慨同憂瑕瑜互計予謂遠之建明必蚤子才
傑出鼎鉉在抱惟予折翮出爲小草雖曰小草遊心
皓皓斷金吳蘭日月可老曾是須臾而子不保嗚呼
哀哉自予往寒棲遲西湖遠之適來持斧三吳子有

官本集

卷之二十

七

夙約此興不孤兩峰六橋詩朋酒徒想子之來僊侶
蓬壺車音寥寥忽云其俱嗚呼哀哉憶子貽書客歲
午月撫時慨懷念我鬱勃曰清議明如日月揭進共
匡扶退可楊紆惟升若沉若倏與忽其言伊邇其人
已歿嗚呼哀哉淵深博大子才則豐魁梧瑰瑋子神
則充手能浴日氣可貫虹日新其德層累無窮造物
忌之大業罔終貴而不長壽僅及中嗚呼哀哉泰俗
摧峰泗水咽流歲在龍蛇厄此好脩云亡匪痛邦家
之憂何人王喬何人伊周太空點雲大地浮漚子形

自往子神自留奪子一瞬還子千秋惟子有懷誰適
與謀吾髮種種我心悠悠詎擅富貴而逐馬牛詎釋
萬古而樂蜉蝣用行舍藏在我何求抱此幽賞問諸
丹丘子靈有知其謂然不嗚呼哀哉尚饗

祭臨安廣文李伯遠文

廣文先生伯遠李大兄卒於臨安之官邸七月廿有
三日巳卯春社弟黃汝亨束芻絮酒過長水爲文以
哭之曰嗟乎伯遠如此而止耶夫世之庸才而富貴
涼德而老壽無疾而晉丘者亦多可幾幸嗟乎伯遠

官本集

卷之二十

八

胸藏萬古而不足以博一第氣橫六合而不足以極
一官嘯詠嵇阮肝膽原嘗而不能逸樂其身終老其
日月而以四十年名孝廉爲病爲憤墜鬱淪落於冷
官之槐天道謂何而令伯遠如此止耶豈其登壇詞
賦當世所尊足以塵土富貴乎豈其薄雲俠氣與古
爲徒足以倏忽老壽乎豈其超然曠襟善病非病而
高枕天目之山歿於二三子之手足以夢幻歿生泡
影妻子而談經講德之席未嘗不得正而贅乎如是
而謂伯遠歿可也謂伯遠不歿亦可也歿未半月前

嘗與余登高峰盤游十八澗觴詠石屋而序吾之三
洞游紀其才未嘗盡而興未訕然止也半年前曾作
退士傳貽余爲招隱投老之計且將追箕穎而躡卞
務胡爲其不果而竟如此止也喬嶽摧而長流涸虹
霓飲而干莫埋嗟乎伯遠豈不悲哉然而伯遠有子
足以抗家聲讀遺書有知交兄弟足爲伯遠傳頌其
詩文誄其生平伯遠之一夕無損於伯遠之千古伯
遠卽乘雲帝鄉而脩文地下未嘗不樂也予又何悲
乎尚饗

宣本集

卷之二十一

九

祭劉幼安先生文

少宗伯劉公幼安先生今壬子六月登車副主上
嚮用及邳州疾作以七月二十有七日長辭人世越
八月望三日還舟白門士大夫聞之亡不拊心雪涕
爲天下慟者武林小友黃汝亨以南司空郎赴官會
先生靈旆至感嘆嗚咽不自已乃束芻醑酒憑棺而
哭之曰嗚呼哀哉天乎有知乎無知乎而奪先生如
此其速也昔人憂疹瘁而嗟云亡傷顏壞而悲安仰
疑其憂之太蚤而傷之太甚以今觀於先生豈不然

哉汝亨憶在癸巳獲交先生於靈鷲山居也披襟宣
懷論文析義決旬不倦先生有耿耿難犯之色而灑
然不屑之韻望而知其負伊呂之器也已令鍾陵先
生時家居奉母相去一舍餘聞問無寒暑之間逮於
今二十年所一日也以汝亨所親見先生潔身行孝
則模楷曾閔弘道範世則淵源周程摘詞正體則議
擬殿韓元禮風裁而不爲激有道師表而不爲名賈
訖憂憤而不爲傷未嘗一日去天下於懷未嘗一日
遷其身而急天下徘徊躊躇於進退之間聖主倚
宣本集

卷之二十一

之海內望之而先生之澹泊凝重自若也嗚呼哀哉
天乎奈何奪先生如此其速也方今王事艱難謂先
生出且任之物議紛紜謂先生出且定之人材殘落
老成奄忽謂先生出且與二三君子豐殖而榮華之
天乎奈何併先生而奪之也方先生官大司成時行
年五十汝亨屏居北山之北作知命篇以貽之舉昔
者子輿氏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負英氣客氣以觀先
生而先生藹如以納予言知先生之湛深於衷者未
有涯而所以受天下者若大海沃而霖雨注也奈何

奪先生如此其速也先生居嘗稱述鄧文潔公與鄒爾瞻先生三公莫逆負當世鉅望俱爲海內所急文潔蚤世矣所望爾瞻先生與先生耳嗚呼哀哉奈何復辭爾瞻以去而從文潔地下也不晦者心不朽者品夫歟亦何足以亾先生顧天亦何忍乎不一存先生而爲天下耶嗚呼哀哉消息之端吉凶之故可憂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言於先生一身乎無涉而所以哭先生者則以先生也嗚呼哀哉先生公子在遠未聞三五僮僕孤舟一棺淒風來而江濤明白日黯

寓林集

卷之二十

文

祭門人方美徵文

維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九月壬戌廿有二日丁丑南京工部尚書郎通家友人黃汝亨率四方同學之士胡如川余士忠唐時等廿有餘人合市雞酒香帛祖方子美徵於途而告之曰嗚呼吾去年教授西湖汝始來學也語糊口南曹汝又來從吾遊今年春

汝朋益集始議爲壇以課所業汝聞言欣欣凡三赴汝時已病作操管片時率兩頰赤熱欲嘔吾勸汝且勿亟後數日來見吾察汝顏色益不腴窺汝志意益不樂蓋汝徒以病不能文爲鬱鬱不知此適深汝之病而速汝之歿也嗚呼悲哉吾自初秋偶得痺疾胚脹寒熱中間水漿不入口者十餘日家人甚恐從遊之徒咸懼吾自謂不復再登壇觀汝曹筆戰又念汝病日甚或先汝而往或偕汝而行俱不可知孰料吾既康好今日書此文以痛汝也吾病後謝人事未通賓客汝歿二日乃知之痛惋欲走哭腰軟不任肩輿亟遣汝友馬生元調奔問臨絕時何語棺斂具美何如及兒女幾人歸報父兄何人何日歸葬馬生歸復我慘澹欲涕吾不忍問生言汝無子吾益痛戒生且勿語其他嗚呼汝以小試坎塲失意意在恢弘凌雲之業冒病從師感忿奮發不量力以歿汝不過我志不如是猛歿不如是速也然則汝以好學歿吾能忘汝耶吾能不爲汝後嗣計耶聞汝妻賢且哀誓守汝喪終身吾當移書汝父及汝兄擇猶子族子室立者

寓林集

卷之二十

十二

承汝業奉汝祭葬時可遣奴告我當銘汝墓使後世
知嗚呼以吾一日之長慘慘乃爾况汝父及汝兄及
汝族汝姻其痛汝憶汝爲汝妻子謀又安何如也嗚
呼草木蚤榮者先謝汝秀美而文十五爲諸生二十
三而灰榮之蚤也悲哉嗚呼吾此文寫二通焚其一
以告汝一寫素軸懸汝寢以示汝嗣子於他日吾雖
奔走一官東西南北不可定決不以汝灰無子而忘
一時共事之情也嗚呼尚饗

祭太學吳淳之文

軍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維君先子與予碩交論文過從將翔將翺抱君置地
笑言陶陶予曰是兒蘭芬桂芳漆髮畫眉洵美且揚
駒生汗血行其有疆胡天不慈遽奪君父哀哀孺子
勉承門祚已遊辟雍受書掌故示之帖括君獨不喜
教以文史君曰可矣如有年令問四起胡天不慈
不登其年踰弱及壯驟隕以顛聞之驚咤我淚漣漣
嗚呼哀哉君容白晳朱丹其唇怡然父執吐辭恂恂
君性伊何儉恭溫文是空遐福凶短奚因嗚呼哀哉
自君之亡我惟其故湛深之思傷子太素維施與暢

尤吾所惡君非金石堪此交靈嗚呼哀哉子起南曹
君期曳裾屢聞就道又屬躊躇自春徂秋望望行車
不見君子反得訃書嗚呼哀哉如君短折如何不憐
既子思之君歿猶賢今年吾徒歿者二焉一歿之方
一安福顏四年以少遺妻孥然負笈而來載觀而還
君男五人豈無騰騫因君念彼我悲綿綿嗚呼哀哉
君父弟昆視君猶子昔葬君父我仕江浹狀其生平
隕涕而已今君云亡我又千里飯含賻襚恨不撫視
傷哉此心匪筆能矢酌酒陳辭嗚呼已矣尚饗

軍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祭王二固侍御文

嗚呼哀哉官曰御史人歸準繩曲從而直清待以澄
苟非其人則何以稱惟我王子純鋼百煉天挺人英
眉峰目電磊磊赤心稜稜鐵面兩令蠟邑慈母神君
口碑積載譽命以聞法冠南臺嶽立人群 朝廷之
上大江而下佞指屈軼豪避驄馬山不藿采虎不狐
假直道而行人無犯者嗚呼哀哉抱道則直逢時則
難玄黃其血風波翻瀾含沙影射斷金心寒 主聖
天高展也長嘆惟我王子中立不倚借劍解衣信心

定是于衷漠然禍福舉毀其清則水其直如矢嗚呼
哀哉民呼閻老國號蓋臣孝肅清獻合爲一人天作
社稷空留此身長算短馭生也不辰嗚呼哀哉長淮
酒流鍾山截嶠隆棟忽撓寶刀頓缺行路悲號謫士
心折嗚呼哀哉人疇無生生媿此日亦孰無歟歟燼
此質惟我王子坎凶覆吉不晦丹心不朽霜筆旣以
垂名况復有子長者鳳毛咳亦麟趾其後必昌歟而
不歟某等謚屬聲氣藉同弟昆撫膺國事促膝細論
驥附鳳騫王路寧屯云何一往問天無門爰酌一杯
寫木集 卷之二十一 一五

告于九原寫我哀悰招子貞魂尚饗

祭吏部員外郎賀伯闇文

吏部員外郎賀伯闇氏以八月 日訃聞武林友人
黃汝亨值兒病遲哭臨之期越九月廿有 日乃東
歸絮酒爲文以哀之曰嗟乎天于伯闇何其若予之
而又若靳之也抗而予之高名而因以得謫顯而予
之清秩而因以得貧浮沉焉以予之年而不令之耄
耄遲暮焉以予之子而不令之俟其少壯此皆天之
不可問者也余自弱冠與伯闇交三十年餘矣伯闇

爲諸生時已稱尊宿逾壯而第進士凡世所稱孝友
節義文章藻翰風流慷慨之事有一不歸伯闇而伯
闇有一不嚶嚶自喜者乎伯闇動師仲淹以天下爲
已任里立清議朝嚴正色而流俗不相能亦有論諍
訛訛以傷之者清平一疏至今爲招而卒不能損伯
闇之毫髮然韓子所謂德脩而謫與伯闇不免也往
伯闇館穀余伯金隨手立散迨官大行晉爲吏部郎
所適惟山水所憂惟國事所操持惟人倫而家產不
問今垂沒而四壁蕭如也不可謂不貧也伯闇甫見
用復絀而歸志業未遂今 上方徵名碩田間巨弱
光明之世而伯闇又冉冉病至且沒矣凡敬愛伯闇
者莫不願伯闇有後亦能必伯闇有後而兩年來連
舉二子海內之聞者莫不狂喜然而大者在抱小者
尚嬰何不稍延伯闇之年而俟之壯也予所謂天之
不可問者也嗟乎伯闇能不悲哉頃五月余從白下
歸訪伯闇伯闇方臥病寢名余入余憂其顏色枯槁
方戲之損父以益子而何意其遂奄忽至此也嗟天
乎然伯闇病中對余色殊喜懷抱殊自勝默然強醉

余以酒曰嗟貞父吾左手抱二子右手持吾所著集
吾子英英勝乃翁吾筆尚汨汨乎其方來吾千秋百
歲在是矣余聞是言亦爲伯聞浮大白醉而別也豈
意其遂爲長別也乎能不悲哉雖然世之爲高官達
卿不能吐一辭建一節悠悠忽忽以老壽終若落葉
腐草無關於世或白首富貴而竟同伯道無兒之嘆
伯聞視此何如也天下已知有伯聞又知伯聞之有
子伯聞不亡矣則又何悲乎尚饗

祭汪封君年伯文

嗚呼天不憖遺翁化歸真鄉餘舊澤里失典刑惟翁
敦龐元氣磅礴德機恒杜大樸未琢不爲城府霽然
脫略跡蟠猶龍形癯類鶴天性孝友彛倫孔樂母昔
病痊股肉爲藥儒業未竟計然有策以儉起家以豐
樹德欽溢施後以啓赫奕翁有伉儷俱逾大耋矍鑠
健舉着如松雪五官明爽丹顏潤悅翁有伯子郡綬
焜煌寇恂河內汲黯淮陽露冕行春 聖世循良翁
有仲子白簡南牀弗茹於柔弗吐於剛避馬桓典埋
輪張綱服翁之教翁食其報惠綬寵光綸音紫誥意

淡榮峻顯志林丘輿馬倪素僕從簡脩雙柑斗酒聽
烏淹畱童稚習狎民叟勸酬無懷之世華胥之遊胡
不百齡於此而休顯融令終故老風流鄰杵歇春閨
哀巷哭騷悲奏夢詩傷莫贖吾黨夙昔詰嗣周旋或
深於契或籍於年同列明禋陳詞敷虔神理不昧庶
格幽玄尚饗

祭顏君愛文

嗟乎君愛如是而已矣予與君愛交自辛巳三十年
餘矣始予兩人者俱英英少年也君愛如新發之硃
橫行之駿志高而氣揚已而厄風雲之會蘊珠玉之
藏乃從予論交于璉溪之茅子慈水之劉子相期許
以意氣而切靡其文章卒之力田無年抱璞未彰旣
偃蹇于世路復哀毀于高堂予三人幸相繼以奮飛
而君愛乃戢千仞之羽而甘三刖之傷予時過存君
愛相慨以懷則君愛自言已得術于軒岐而降心于
西方有佛一座有經一牀予固不意君愛之能蟬脫
塵世而皈依法王今年之夏訪予西湖聽其喘息病
在心肺猶以未了之願託之嗣子而觀戰勝于文場

奈之何命不與願赴年不與心長竟抱病以歸接引
之淨土而弗獲自救以長桑聞其預知歟日脩然跌
坐則固知直心之入道而神理之未亾予生而綰帶
灰未臨喪岐路邈焉江山幽期隔于范張乃束生芻
乃羹辦香寄子二子瀝予哀腸尚饜

祭錢吏部文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心卓錢長公以乙卯季冬望日
捐館舍年家同社弟黃汝亨服官南儀馬棺無從乃
越丙辰春二月望日謹絮酒束芻爲文以弔之曰嗚

高林集

卷之二一

十九

呼哀哉直道堙鬱爲國者病噫我錢公邁天未定惟
公之生鍾秀標勝炯目豐順金相玉映昌基融社競
爽籍慶鄉黨月旦儒林士行言笑自愛喜慍不形如
金在范如土在型文爲國華器爲國琛高擢巍科繼
典銓衡題才水鑑羣品汰澄矯矯嶽立銳意孤貞怒
觸鉛璫直進權黨萌孽遂深萎非日長一時名賢同
日見放拂衣朝端削跡間巷僉士舒眉人倫失望嗚
呼哀哉人爲不怡公獨凝然棲雲林表羅雀門前親
友罕面悠悠十年無往不復有美同研向之黜者時

亦翻騰重升霄漢鳳翥鸞騫惟公屢薦尚抱雲眠煙
霞疾痼膏肓綿延齋志以殁埋照冥淵嗚呼哀哉福
善何憑司命是寄伯道無兒猶子克類撫琴悲人仲
也涕泗推甘析居季也是昇奄忽時名寥落人瑞胡
德而榮胡缺而瘁嗚呼哀哉公所棄者太虛浮雲公
所存者河嶽星辰幽則疑鬼明還爲人嗚呼哀哉某
也得友同社同庚亦附仲籍頽頽蜚聲屈指吾鄉公
實人英進附鴻業退狎鷗盟胡天不弔乘雲孤征國
嗟殄瘁人失嚶鳴言莫椒漿言寫哀情公今歆只歎
也猶生尚饜

高林集

卷之二一

三十

文

祭姚元素太僕暨高孺人文

嗚呼哀哉家思賢媛國倚貞臣以德耦德世罕其倫
以予稔知公與孺人公承家學清白之餘負雋攻苦
誦詩讀書生養必葬心殫力劬脫簪解珥孺人拮据
已公登朝簪筆中祕敷歷瑣闥亦踰甘襪豈無倖
人不償廉費孺人承之蕭然中饋公奏諫書索百千
篇片言定國直聲回天看案相對每爲慨然聽鑰視
星孺人傲焉帝鑒公忠奏績晉卿名高衆忌去國

身輕著述爲業泉石與盟酒尊遊屐所在怡情詎惟
公達孺人有成琴瑟既和言廣其嗣俾室有五公也
樂只翩翩鳳毛振振麟趾孺人撫之衆子如子嗚呼
哀哉公實仗義孺人行慈不問生產而好德施何以
爲家一清是貽蓋棺論定鄉國共知嗚呼哀哉如公
夫婦末俗寡儔以茲一德固空千秋天不憖遺相繼
彌留騎箕騷年甫一週嗚呼哀哉古來不朽公庶
兼三邦之媛淑孺人允堪人亦有言百年難保偕老
偕藏哀榮以道某附臭味申以婚姻幽明岐路生哀
慘神我酒既清我般既潔陳辭賦些子以爲別靈其
來歆予心如結嗚呼哀哉尚饗

祭焦弱侯先生文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前翰林院脩撰弱侯焦先生捐
館舍通家小友武林黃某聞訃泣下廢寢臥累日夕
以哭凶兒故愁病廢禮絮酒未遑明年秋七月既望
乃獲具辦香束帛爲文以哭之曰嗟乎痛哉先生往
矣某遂不得從先生游耶某自弱冠爲諸生受知於
少司寇韞庵吳公吳公與先生同里同學津津稱先

生不輟口某嚮往之而不得當也及先生以己丑臚
唱第一人於是讀先生制策以爲今之韓子歐陽子
其人恨不卽見也後某以戊戌登第爲少宗伯凝宇
范公所識拔與先生後先同門會先生去京師益慕
說之終無由一望見也又浮沉十餘年而某爲南曹
郎始得登先生之堂聆緒論如平生歡先生亦喜予
諒直可與言命其子潤生執北面禮自是展齒酒杯
時相從于青溪幕府間嘯詠不輟而乃窺先生之深
也嘗論先生之學湛深性命澄徹今古無物不函有
扣斯應猶之乎廣淵先生之氣靜方動剛可不可然
不然確乎其不可拔猶之乎喬嶽其文本原六經錯
綜三史法韓柳而剗其奇達曾王而削其蔓詩則陶
韋爲質王孟爲神非若世之文人溺于道術而雕繪
穿窬圖捷誇多以賣聲名于天下爲也嗟乎今先生
久於朝當槐鼎之任啓沃左右經營太平天下且親
伊傳之烈卽不然而坐講幄備顧問領袖羣材抽揚
金匱編摩一代之典章上繼千秋之絕業今天下見
南董之直而瞻遷固之雄先生亦何負于世哉而古

道高風與世杳鑿使軋者憚而妬者嫉于是乎先生
之身不能安朝廷而且從香山洛社以老矣然先生
憂國憫人時切于懷而未嘗以名位淹抑之故嘆老
嗟窮之意少見于詩文居恒倡道正學以造就天下
之人天下人無間識不識被先生容接如登龍門而
官留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議大疑無不俯躬而奉
教焉先生之名位卽不達而道固未嘗不行也先生
亦何恨於世哉夫世之憚且妬者阻先生作宰相耳
此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於先生何損古之聖賢人何
必伊傳始與天壤無敵哉先生素無疾彊飯每與予
對食脫粟或數盂面奕奕有光似未衰者行年八十
士大夫方歌頌爲壽夜啣杯而曉聞易簣灑然於終
始去來之際何其順化也然則先生之神理昭星辰
時河嶽彼有年瞬息三公朝露何足以悲先生而寄
故人之憑弔而某之泫然以泣不能無慟而復寫之
以文者亦念夫老成彫謝名公偉人如先生者當世
未易見而予他日或追尋舊遊策蹇青溪幕府之間
欲復如數年前從先生後而嘯且詠者之不可得也

嗟乎已矣又何言哉魂而有知鑒予遐心尚饗

祭楚雄太守孫見玄文

嗚呼余與公初僅名相慕耳壬子同官南工曹而習
公始深因以余少女字公少子冀皓晉尋盟烟水而
公竟不起耶歲丁巳余別公去督學西江已未以齋
捧歸適公遷楚雄守來見別而余尋請告里居也滇
吳不遠萬餘里聞問缺然意公南還時可數聚晉而
泰之仲遠得公訃音也信耶夢耶公竟不起耶吁嗟
乎哀哉公家世儒林幼而嗜學工制舉文字試輒占
諸生高等壬午薦于鄉莫不稱公之才可芥拾一第
乃七上公車報罷辛丑抑而就選人格也官麗水稱
小師已擢官南雍稱大師正巳帥士士僉曰人師人
莫不稱公之材與品兩高而用未見也凡何遷南司
空曹隨擢都水郎凡興作開濬諸職業蚤夜匪懈大
司空倚如左右手而視躬矚然如水鏡遺常例一切
不淄人又莫不稱公之才而介且勞苦功高稍稍用
矣而未竟也其赴楚雄也單車上道與寒素不殊到
郡卽以清白自矢不滿期而百廢具作廉惠之聲徹

于滇南人又莫不稱公良二千石其膺顯擢而弘福
澤用且可竟也長至之辰事畢放衙方命更衣進午
食而忽仆於痰矣上下官司及郡父老子弟莫不號
嘆悲思之吁嗟乎哀哉公精氣方王而年末古稀廉
幹自勵而用未大展仕宦廿餘年而硯晦不給饗餐
舊宅不蔽風雨天道焉可知哉抑語有之不干其身
于其後人公砥行服官則既無媿于其身矣而有五
丈夫子咸能紹箕裘之業或蜚聲茂材最少者子甥
性頗慧點筆成章則昌公之世而竟公用者不可謂
無人公卽不起其何憾焉所痛者締好百年遂成永
別招魂萬里握手何從既炙我雞既絮我酒賦些陳
哀靈其鑒否吁嗟乎哀哉尚饗

祭姚元素文

嗟乎予與元素生同里弱冠並遊于庠及壯並舉于
鄉已而深道義之契托婚姻之好屈指三十年所矣
而兄竟棄予去耶嗟乎元素當今之世論交難論人
尤難如元素者世幾何人而堪作此長逝也自元素
逝世所共悼惜者以爲如兄文章博古識時據事根

理室荷絲絲鼎彝之重而乃置青藜握白簡則負兄
之文如兄經濟則十五年之在諫垣知無不言而定
國是靖東夷鋤稅璫之橫釋小民之憾朝野拭目相
期公輔而乃出同卿于畱都則負兄之功如兄忠直
知有國計不知有私交知有民憂不知有權門寧以
其身排衆翬擢群衆而宵人不利指以爲黨則負兄
之節通籍三十年勢可以廣田宅大園囿以娛其身
而其歸也乃生無以贍妻子沒無以具棺殮則負兄
之廉用不究澤官不酬功室享永生樂百歲而乃壽
不及古稀則負兄之年而予謂不然夫文章在天壤
學術在人心不以堪蠟紉不以臺閣顯故賈生董子
不能一日安其身于論思之列而譽流今古汲長孺
陸敬輿扼腕時艱披肝英主雖終不免乎放廢而忠
臣社稷之功則千載不磨至于朋黨之目邪正交譏
元祐之碑適足以資達者之一笑耳若夫身沒之日
不使家有餘財以負 陛下此元素素絲之節自矢
自勵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者而更誰尤乎嗟乎元
素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長生久視不與也

然見元素之乘白雲而歸所稱不朽者是耶非耶而又何悲乎所可悲者兄歸矣而予且爲小草今予以違時且入山林老矣而兄復長逝發言莫賞嘯侶無徒誰與同樂誰與同憂誰與盤桓山水而笑傲詩酒也能不悲哉酌兄以酒訴予之懷兄其鑒予耶而終棄予去也

祭吳安節先生文

天啓元年 月 日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

安節吳先生卒於里第次年壬戌二月癸卯朔越十

日

卷之二十

二十七

六日壬午武林門下士黃汝亨肅具瓣香束帛之儀爲文哭之曰嗚呼哀哉人生有情感恩服義况義莫重於師弟感莫深於知己如某於吾師者可勝痛哉夫世俗之師退處則以章句相授榮進則以名位相援乃學問之有周程文章之有歐蘇斯之篤契千百人無一二焉某何以得此于師而歷廿餘年一日也師昔持斧西江某受事爲令以論奉職展志而微言狂論如投針芥遇以國士目以真儒諸賢者所不能得也已而被 徵召入長安浮言忽起晉如而摧悠

悠之口未能盡喻而師獨照肝膽于形骸之外咨嗟嘆息若其身誦也何某起南曹轉督學時師以納言歸憩貽書相勉謂明道覺人在宮牆之內若其身遇也師年七十時蕪辭爲壽從心獻規欣然有當不以爲迂客春三月師以大臺臨我西湖某適歸里杖策從之山蔬泉茗載邀載嬉玄言霏屑竟日以倦某且謂師 冲主側席元老恐不能堅東山之臥而師笑謂某且過我陽羨作善權玉女之遊入名山記一段佳話也嗚呼哀哉別幾何時而師忽騎箕以僊耶廿餘年以來披心加膝文章問學之契庶幾古人而今可復得耶生不問疾沒不築塲安做安仰椎心裂腸聞訃之日卽欲絮孺子之酒放西州之慟而嚔屏理疾出門多艱蹉跎至今僅托片楮械哀詞而瀉涕淚某實負師也歿生大矣知已謂何能不痛哉若夫師之學術悟脩交誼而不競辨於朱陸師之立朝正直忠厚而不撓隙於洛蜀儒吏可傳名卿可紀爲世作儀爲道立鵠今于嶽立於名流聞孫蔚起於簪紱此則不朽之盛事無涯之大年海內士大夫能言之

師固可以愜神明而遊逍遙無庸某涕淚爲也夫某也亦哭吾私而已矣師其鑒之尚饗

祭劉伯母文

嗟傷哉母乎汝亨兄事抑之十季于茲稔知母貧而賢勞與吾母同汝亨實負大僇於吾母而私心幸母存也汝亨凡兩渡江而謁母母實充然而豐順繼而以鄖溪先生之逝色稍瘳而意似以抑之成進士將少忍須臾以及其榮施而不遽爲鄖溪先生毀也抑之於是乎有毘陵之役縮衰絰資館穀養母今季八月

劉本集

卷之二十

三

文

月抑之從毘陵歸而釋禪則以書報汝亨曰母偶不快得醫者一七竟無恙將以是月奉母北沾一日祿養汝亨亦爲色沾沾動預誠汝亨婦圖所以迎母來者嗟傷哉母乎如之何竟奄然逝也其夢耶真耶謂母而無天胡然而有母之貧而賢勞能有其子抑之才而成進士名也謂母而有天胡然而令抑之纍然衰絰者一斬於鄖溪先生隨斬於母不及以一日祿養而抱窮慘無已也嗟傷哉母歸矣見其子才而成名矣季且七十矣汝亨何以爲母也泣泉不云乎樹

欲靜而風不息則何以慰爲人子者也雖然母亦有恨焉抑之卽才而成進士名實未加于上下且不及見有孫也汝亨所爲慰母于九京之下者庶幾解勉抑之俯情而就禮以無毀母之遺用大有聲施於王家竟鄖溪先生不遂之業母或者其翩然而來歆也乎顧汝亨亦安得如曩者之渡江而瞻母之充然豐順也嗟傷哉尚饗

祭金壇周裕齋先生文

茂實翁

劉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悲乎某竟不獲拜翁堂下耶某無狀方未識令子茂實時第以令子一閑雅才藻之士已從仲堅知令子愿慙而爽愷有國士風壬辰之役獲奉鞭弭周旋而乃驩然辱弟兄之好出肺肝披襟期相嚮則某于翁猶子行也往以敝裘趣而歸典謁之不通缺然于叔父之敬冀以異日乙未先君子不祿則某幽憂于廬而令子軒然登車策金馬門矣然私心悲先君子不祿而翁衍衍在也悲乎乃竟不獲拜翁堂下耶蓋聞之令子翁倣儻恢奇豪長者談不輟于手琴瑟不輟于御酒人俠客不輟于座且茂實通朝簪而仲子茂

才登賢書則顯融昌熾無窮期意翁且醉拍浮丘洪
崖其人而仰天烏烏歌千秋百歲未央也而竟已焉
哉令子縮墨綬下語溪時某握手問堂上無恙則攢
眉母夫人善病而願解爲言老父幸甚神王彈琴飲
酒豪喜談如初不謂翁竟奄然逝也悲乎抑某有說
焉翁豪長者多胎曠之觀家金沙去長江不遠登金
焦而覽其流逝者如斯古之英雄富貴而有至今在
者乎且未必有子而翁有子翁之明德厚積將垂不
朽而薄無窮人生何必百年也嗟乎乃令子之悲與

朱之二十

朱之二十

三十一

某之生不得將敬而歿不得致哀而長恨者則何已
哉某今再上公車既痛去先君子泉下而復嘆息涕
淚望翁于冥漠之表生芻雖薄聊比于澗谿沼沚之
羞翁弗以爲之子疎迷下士文而不情也者而吐之
尚饗

祭顧母田太夫人文

嗚呼維靈徽音允穆坤厚以凝德備端頤體含靜貞
誕自右族適於名門禮嫺內則詩踐恭溫上自翁姑
暨于王舅兢兢婦道歲月其久穆姜文母靡所弗有

夫人舉安靜言無負于時當室善事良難哉我高門
賓客游觀主豈不文而風實寒若爲佐之化茶爲甘
誰鋪酒漿脫簪與珥既承永操復匡疊恥豈惟內修
而外亦理如斯壺政足光彤史矧從觀察筦鑰是司
兩川百粵萬里馳驅羔羊是勗無愧簡書觀察曰歸
營我菟裘淑人勉旃慎毋優游含爾遁心紆爾壯猷
既平紅巘再撫緬酋若是膚功淑人內贊勤事振民
千秋表見樹棠方隆而身遽變荒荒滇雲淑人視欽
以踊以裏動罔不善嗚呼懿哉儔能一生五裏大事

朱之二十一

朱之二十一

三十二

歿者以寧存者無疵素業清風在遐自邇病不勝勞
歸今弗起家失閭儀人懷仰止嗚呼脩齡非促貽範
已高長公懷器爲時清察振振諸孫采采鳳毛前徽
未歇詞音孔遙某侍觀察飮聆風旨青霞鍾陵言猶
在耳幸締葭莩爰襲芳芷而我子室淑人之孫素質
不愆矩誨夙承觀水之源欽慈悼仁日月不淹靈輶
遂舉我誌我銘匪文是組片石千秋惟靈自樹玄酒
在陳載薦庶俎靈其來歆貽余悲緒嗚呼尚饗

祭給諫孫鵬初文

嗚呼先生蔚爲名傑張楚翹材砥波勁節神龍屈伸
浮雲幻闕見大神間既明且哲夙負穎異植學不貴
胸吞雲夢氣貫虹霓雕龍摘藻大噪旗鼓羽豐副健
高翥遐馳通籍金閨翔輝玉署相業攸儲國華丕著
委蛇八磚瞻依六御嘉猷嘉謀不吐不茹帝資直
諫權陟掖垣瑞稱鳴鳳望肅班鸞補天浴日固本盤
根蓂莢誰采屈軼載繁時值多艱政府任臆先生謇
謇寧逃目側同列空曹孤忠去國野水橫舟浩然自
得閒居既賦白雪可歌天地萬物于我如何興來睥

寓林集

卷之二十

三

睨晷暇編摩名山石室千秋不磨未竟厥施克昌厥
後神駒蹀躞影纓振緒俎豆甲兵南樞績懋世澤家
禎彌恢肯構先生有子聖主有臣行藏順適德業
嶙峋銓衡求舊霖雨待新獨甘遠志永戀鱣尊豈曰
遺榮實誰能達朋擬罔陵機常解脫云胡溘焉爲造
物奪餘慶遠畱遺草猶活某締交令嗣臭味芷蘭先
生仰止如羽宗鸞聞訃悲楚莫備素冠陳詞致奠靈
式鑒觀尚饗

祭督府參軍高僞虞文

嗚呼公狀貌魁梧志氣伉爽少而讀書脩文稍長而
立身脩行望其人知爲天下瑰瑋之器也廉其行知
必爲天下富貴福澤之人其能爲文端公後而奮於
勲名稱中翰公孫而振其衰葉無疑也然而位不過
督府參軍年不過三十有四豈天賦畀人其厚薄不
在情貌而人之夭折長永與其惇倫砥行之大節不
相關耶且無病而逝不及言而瞑何其予之太膏而
奪之太速也吾輩嘗謂公體豐而血不羣宇端而氣
不充人或謂公具剛成乾肥之福有步兵名飲之僻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而快荆高擊筑之樂豈天人之間均有相厄者耶然
公之事母姚夫人朝夕爲竭奉養疾病爲致醫藥至
傾家廢業而不之惜其俛晉一官以報母至隕涕泣
血奏母之慈節於朝而錫之旌承文端公不絕如
綫之緒而世其家法雅有令問也則公之爲孝子也
文孫也有不藉華廬而榮不託長年而永者公又何
憾乎中輩辱公梓里親戚公之推分於中輩者不淺
痛公之不可作而且哭公而且解公儻於公之生平
默有契也公其笑而歆之尚饗

祭陸西園文

嗚呼九畹之圃三株之林厥秀唯馥厥產唯琛公享
舊德璞玉渾金寶不可名美亦無度防滿以虛緝華
爲素勞謙君子口碑載路夙悟圓覺頓超迷方哀世
苦海廣施津梁膚寸所及青蓮生香起草雲司稱平
輦轂肩間白毫幽隱畢燭鵲庭甘灰棘林鮮哭維摩
善病累歲閒居情懷魏闕握蘭而趨虞淵之日溘焉
懸車嗚呼傷哉公固安禪寂滅爲樂氣志固申如脫
穢濁嶺頭隻履西歸有托汝亨絲蘿之戚怙公倦倦
高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祭丁夫人文

嗚呼母難其儀婦不易式惟夫人賢爰作世則慧質
幼朗莊嚴夙成當淑女迷以長子行歸我令公儷茲
華匹簪豆有盈肅雍無失肥以順生德緣道執如客
如賓如君如臣敦睦廣惠節儉植程具丈夫識內外
克貞姑臧之匪可時而食驚壽春事偕君子出鹿門

之山可作而息輟單父弦偕君子入偕出伊何佐公

以清偕入伊何課子以經於惟四珍酥酪醴乳尚以
投槌所覲繩武扶搖直上聯翩漸起成乃公權建諸
孫矩尊等嚴儀政陳家臬禮誨動符法度靜立鍾郝
讓能師曹引拙一室之間春煦秋冽晚脫塵鞅皈心
一乘祇樹金盈貝編寶映用寄慈心實惟善聖我有
弱女叔實御輪藉君姑教敬戒克敦我有穉孫季實
許婚藉王母教嫵婉已聞芳徽如昨今則日新胡盛
其德而奪之庚嗚呼哀哉不朽者德不竭者澤醴泉
高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祭楊師母陳孺人文

嗚呼扶輿鍾和朧則貞紀雙峰表峻明聖清綺誕生
哲人壺譽欽起爰產令族瑤崑蘭芷嶽嶽左伯爲時
柱砥貞不絕俗清和自理孺人秉德性情恒似蚤習
箴憲以及圖史妙簡名匹關西夫子同德相儷兩賢
嬋媛蕙荈齊芳蘋蘩潔祀曾未幾時島夷肆虐室家
如燬蕭然筦鑰脫珥佐急頓忘貧落槐市如雲道崇

先覺先生揮塵清辯逸發劉薦呂給食飲精鑿帷中
晏如壹內肅若逮事尊嫜度脩牢醴畫嚴瀟瀟夕道
眠起劑嚴爲和式歌燕喜幸襄大事形神俱毀戚易
備至中外是倚婦德既邵母儀孔閑誕育英彥鳳采
翩翩羽儀 王國令聞昭宣邑誦神明民歌縉袴入
憲中臺出貞百度咸稟庭訓聿爲敷布亦有長君捧
檄萬里爰及別駕行邁靡靡清白是遵後先繼美懿
碩如斯陶孟可擬胡不百年遽歌陟屺實發潁光埋
玉荒蒿嗚呼哀哉里摧懿範邦頌淑媛況出門下能
寫林集 卷之二 三十七

祭錢翁文

錢太史龍錫乃翁卒於金陵與焦弱侯諸公同祭

嗚呼人生寓內百歲爲期光陰倏忽行盡若馳所不
朽者唯是秉彝古德先覺萬禩可師豈惟我翁實志
於斯翁自蚤歲篤信良知廣詢密證博覽深思高談

妙解臭腐神奇沛然順達動諧時宜以此蒞民民歌
惠慈以此居鄉鄉頌坦夷以此訓子子奮龍池以此
授徒徒釋羣疑設端問難連篇累詞友朋質正不靳
鉗鏈務遵往轍母墜芳規文成尚矣杳不可追明德
精詣瑩如琉璃含茲兩哲胡以自治衛武睿聖淇澳
有詩老當益壯何憚遠咨竟來白下蕭寺棲遲躬造
講席玉屑霏霏縱橫論說四座解頤還期詰旦再會
羅祠誼重聚樂心曠神怡既同印可還復追惟爲語
其徒條理纏纏歸而就寢氣若不支急呼從者怪乎

寫林集

卷之二

三八

自癸俄然僊化藥不及施卽此委順忘懷喜悲已謝
名利况遠姜姬澄然泰和容與皇義若茲好德五福
無虧人孰無灰灰慾最癡烈士灰名終屬名羈孰如
我翁爲學而疲志不可奪道不可離日星河岳所至
並麗語不朽者其在於茲某等晤言方適樽酒相縻
抵掌信宿寄興無涯忽驚聚散造物小兒賴有佳編
宛對著龜以俟後世知音者誰精光不泯語不我欺
翁當此際含笑而熙酹酒撒詞更進一卮尚饗
寫林集卷之二十

寓林集卷之二十一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議

駁龐劄東事議 係丁酉作

南海龐先生尚鴻天下慷慨有氣意人也嘗得其在京師上晉輔太宰書剛正不諱頃從蘇門楊先生得其上三院劄子似有深慮而中稍違情事其劄曰東封背盟朝鮮告急舉朝以爲當援議調浙兵業有成命矣鴻獨以浙兵不當遣者三關白踪跡可疑者十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一

朝鮮不當援者五不肖以爲非然也夫浙第當論有兵無兵能遣不能遣謂不當遣非也夫浙所衛屯營皆劍戟戈楯之卒以儲衝禦何謂無兵無兵者謂有兵而不能御與兵同浙之兵嘗弱矣乙卯倭奴焚掠以來胡總都合三省之銳以盪之後稍練習浙兵浙兵遂稱強而頃者調援寧夏調守天津卒聞先登者屬浙兵然浙兵情時勢今曩不同往者自撫臣吳善言減餉致噪而氣橫甚矣院司一時不敢詰折心柔下之迨西蜀張公從一切苟且之術名能安戢法

不盡伸也每觀其陳衛出入輒數百人非有膽略人也後借它名以縛其中猾愚而殺之中實未折也幸此輩謀本無鬪志東南無警渠亦自畏罪戾妻子相繫故稍稍帖也今恐不能旣恃曩時之驕又度中有事必待我而捍寧夏天津奔命勞苦無所告訴先登之功聞爲有勢者所攘未獲上賞意固懈矣以驕氣發懈志恐遣之未必爲用卽往亦不能無驛騷逗畱之事參戎而下愚亦不敢知然上受文吏奴隸而下不得不侵牟軍士非統緒則市人非債帥則徂徠有氣負者必不來居是官中間智略明信及驍勇絕技之將爲羣下所推服者何人卽有兵誰爲之御平居貓鼠共臥一旦令從千里外赴鬪俾之用命此必不能所謂兵同也有兵者第當論兵練習何若將能御兵赴命者何若兵若干人其本郡縣城守幾從遊擊將軍防汛幾可調遣救它方者幾俟來敵倭者幾今礦賊必發防礦者幾果可分力他援爲上所指揮此謂有兵也又知今日之不能也天子通天下爲身胸腹腰股隨所在痛亡不致救不當有棒同室鄉鄰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二

第在守臣審力饒乏而應之無使失策釋浙倭磧處
遙救朝鮮釋同室鬪赴鄰勢必不能則亡可遣
非可遣而拒以爲不當且撫臣奉 天子威力控制
兵 天子左臂有急右臂不應 朝廷下尺一自撫
臣齟齬不受命始何以督下豈謂有法紀乎第今日
陳其難遣他日思可足遣與能遣之人自撫臣始夫
撫之爲言非全用兵政謂能撫兵可無用非可無兵
而撫且官以軍門爲名豈書生不知兵者稱是 朝
廷用人一切以資望推擢未聞思撫軍之稱論其可
否故今幾省撫臣五六告罷非彼退諉傷體實緣不
任今日之辭猶賢于他日之敗第當明言臣才能可
安常不能應卒不能有御兵術臣實以病不當托病
解去與雍容日前雍容幸無事與托病解去之人衆
愚所謂不能遣也其謂關白踪跡可疑十具首尾侃
侃言之甚奇彼非疑關白疑朝鮮通結關白與石李
沈陰謀敵中國此更不然朝鮮臣服中國久矣是外
臣也無故何得生心愚卽未涉朝鮮境然聞之人言
其君臣國人皆文物詩酒養安耽歡樂人也本無逆

萌其無事與倭夷通市販往來情有之然定不與結
逆事在亡疑亡疑而猜之未能制倭又復外朝鮮令
更心生決不可也往者救朝鮮平壤王京之捷朝鮮
佩上德無算間爲我救援兵蹂踐凌掠甚而含怨者
亦憤憤今以王師救援名義又倭見侵迫勢必望救
我又度我必救故怨而亡叛若示以疑猜彼外苦倭
內憂中國疑而剪之又窺中國弱不足倚藉關白勢
橫不得免兩面受斃而去可疑就可畏勢不得不折
而入于倭是我推臣與賊而翼其虎也今方併朝鮮
力制倭猶未能又復疑朝鮮疑而無制重以兩敵京
師不大搖動手使誠有疑第當壯本國謀有以制倭
朝鮮何敢有他亡疑而啓疑驅使附倭失策甚矣謂
朝鮮不當援更非也書曰詢謀僉同又曰稽于衆夫
朝鮮危則遼危遼左危則京師震搖此必然之勢舉
朝知其必不可無援何得非之夫事有情無形衆目
所不及見亦有利少害多衆人見不盡則我違衆不
顧斷然去此今倭危朝鮮有形其不援則全害無利
安得違衆論不援也且不當援一議不在今日發轡

夷相攻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言遠夷小攻不波及
我不足爲煩又蠻夷非臣屬者比臣屬矣何得無援
第始當度能援則援之不能第勵我封守令朝鮮自
爲禦而揚聲援我以伺其可不當輕發兵非不當援
今已援矣又云不當棄前德貽後禍深朝鮮怨恨迫
使人倭禍立見矣但今援之非策援朝鮮在經略得
人孫經略名義清矜之人非將材也始既輕遣之今
未聞無功方謀捍倭又以浮言輕去使無罪之人與
石並摧石反見原傷天下義士之氣雖有頗牧必不
爲用且近又添一督撫朝鮮之軍門尤大整更將有
變夫軍門第當以經略禦倭爲名使朝鮮得展其力
以奉我而無猜今竟曰督朝鮮夫天王大夫加于列
國諸侯之上今遣重臣臨督之盡國之君臣兵糧惟
所控制一不當則爲逆天子命將置朝鮮君臣于何
地彼方恐倭我又挾其國而主之與境內等彼虛王
無權必且疑我竟欲有其國如是則名爲天王彼疑
畏與外倭同而較近患將無謂附倭便是大危事也
此所謂援之非人與非名不益且爲害非不當援也

乃所云聖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今 朝廷可愛當百
倍于朝鮮今日之憂不在朝鮮而在蕭牆內則確論
也嗟乎孰從而聽之本兵之愚餌 主上迷惑利害
甚于市僧而 主上不問也又似陰喜石而反逮孫
九卿臺諫諸臣向極論石之欺誤即不行猶屬有人
昨所會議公堂覆奏者無一威稜語遂使 主上覆
石而存之天下得無窺 朝廷危豈獨一關白誤豈
獨一石星乎真蕭牆之憂也復以浙兵論即強可遣
然昔何以弱而敗今何以強而勝昔安常今屢經兵
革昔不習今習亦猶越之君子六千同前亾而後霸
存乎嘗辛苦練習今督撫而下諸叅戎偏裨各令舉
所知勇略技能人必不能舉姓字其侵牟則不令而
齊何以調遣使用命若各以智能控御不相侵漁無
減餉無過功罪則此方有兵可用彼方無兵者可遣
使救也方方有兵方方皆可遣心手相識指臂相使
又無事遣也舉浙而天下兵可知也世固不易得遣
兵者然誰爲擇將帥材而遣遣兵者乎所謂蕭牆之
憂也天生英雄不盡諸葛之材猶曰集思廣益周公

三哺三握下白屋之士愚安得以白屋而置杞人之憂舟中無事又因龐先生劄子漫論之以爲洛陽少年憤激之譚則臣年且逾壯矣

加納遠生議

今天下統一法紀長養人材惟學校之途清耳近以遠事起徵兵益餉賦急民愁大司農苦縣磨不支開一切加納例賣官陞級舉前世苟且之法無不搜行亦不得已權計耳乃戶垣條疏忽有加納遠生一款凡富民子弟輸一百金入縣官卽許列名學校與諸

舊本

卷之二十一

七

生一體赴考嗟乎短士氣壞法紀一至此乎夫海內之抱才負穎與白頭攻苦書史之士時命偶舛孤寒寡援愁嘆踰下者何限今使銅臭白丁以百金而岸然在縫掖之列是富民皆儒而學宮爲市也語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與孔子惜繁縵之意不大刺謬耶且納者竟赴布政司而後移手本學道則

朝廷督學官職掌何事余請撫按兩臺亟疏停止或以初奉 旨不得擅停隨出示自今上納者郡縣官

三和紅文竟赴藩司先申文學道并本生年貌同廩

生結狀投遞如係身無過犯聽本道面試文理稍通者方許寄名附學候歲考定奪然後知會藩司許其上納則亦不禁之禁少伸士氣矣夫遠生之名亦非有志者所耳也

宗室科目議

高皇帝天潢之派日演日繁 宗室子弟祿食不贍其才者不得備有司薦奮身功名上之寄情詩文翰墨抗顏千秋不則耗之聲色狗馬游俠爲羣其氣將驕不可制庸人不得借齊民之業以代租稅迫而餓

舊本

卷之二十一

八

寒又迫于無所之則有黠驚不可知之事官府弗能束管理弗能論也余觀江右往往見告則天下 宗藩可知易窮則變寧無道以處此荆公有言祖宗親盡則祧而况子孫今使無爵庶人一體齊民俾作生業則資身有策人樂爲善而才者就試有司班章縫之列一體應試高等者予以廩貢幸而遇則登賢書効一官則才不才各有所藉俱足以代祿之窮今江右之膠庠亦既濟濟幾百人矣河南中式與江省中式者有人矣而諸生輩嗷嗷以侵其廩食科貢之數

爲言論者難之余謂

朝廷愛養人才而破格以待 宗室之子弟不失爲親親賢賢之盛典也 宗室能文章者卽予之廩以次貢而以鄉賢書薦何不可者但此一人耳無二職則無兼俸其領宗祿者第予以廩生名色俾得入貢而食廩者不得重支祿輸貢期必若干年國家卽爲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本學諸生之名額鄉薦時被升者亦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通省諸生之名額至于任職支俸矣亦不得兼支祿其以禮致仕不以賄賂敗者仍許支應得宗祿以養其廉而 宗室中有黠悍不馴子弟自管理外仍委以照本支一派嚴分訓之責則既可以代祿之窮無煩度支可以育才展其用益固維城可以勵教錫其類無虞悍暴一舉而三善備法莫良于此矣至于宗學官不必添設卽于郡縣博士分隸俾與諸生相摩相齒亦教化之務也

以上二議于督學江西時曾聞于兩臺欲其疏聞而文武場執掌不遑兩臺還回未舉予計以所職

掌疏請亡何轉官湖西卽引身歸田不遂行書此以俟後之掌學政者存一公案度遠生今必止而于室室廩食科貢之議未知行否也時萬曆戊午論

漢高祖論

漢高帝起微細善任使平一海內三代以降未有若斯之明大計者也而獨暗於呂氏身後之禍何也夫亦事變未形明有所不及帝亦不能斷而蚤除之耳燕子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夫呂氏之權藏於惠帝之末年呂后固怏怏泣不下平勃蓋假之以寬其心計脫目前之禍而於國家大事姑置弗論是勃者危劉氏者也則帝安能前知其子之必死而有呂氏之禍出耶帝既知其禍胡不卽去呂后而復屬之遲回却顧之周勃以危之帝所謂天下之至愚者也必不然也余曰帝之以太尉屬勃也蓋慮孝惠仁弱恐役猾之臣得弄竊其間而特以厚重少文者鎮之固不知孝惠之蚤夭而其禍之至於此也其不去呂后何也燕子曰爲惠帝計也余覽

已事古之賢聖之君誠慮其子幼冲爲宗廟社稷危則必托之於忠碩老成之臣如武王之畀周公并後主所以委諸葛武侯者計不出此而乃以艱難辛苦之天下傳之六尺之孤而置之於婦人女子之手使之專擅國政以成莫大之變茲又天下之至愚者矣余曰帝之不去呂后也呂氏之罪狀未彰也且帝爲布衣時呂后所與帝共甘苦者罪狀未彰而迺逆誅其意舉其素所共甘苦之主后一朝而棄之則呂氏必有所不堪而且示天下薄也是乃帝所以不去呂

宮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后者也蘇子曰呂后既不可去故殺樊噲以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噲又不然帝素猜忌當時功臣如淮陰侯蕭相國等所共提劍而有天下者皆誅殺之不以爲難彼其於呂氏未嘗有瓜葛之帶也而獨噲也乎噲歟而產祿起劉氏未嘗不危也帝安能盡呂姓而族之乎不去呂后而削呂黨是不除其根而斬其枝何不使之無病而第使其病之不至於殺人且是時非王陵正色朱虛侯委身仗義而徒臨期嘗試於左袒右袒之間則其病亦必至於殺人而後已帝何

愚而少識一至此耶故謂呂氏之禍出於高帝明見之所不及則不足以重高帝之過蘇子所論捏其虛而遮其實此文人之曲說也夫不謀諸大臣而私囑之呂后不得其人如周公武侯者而托之厚重少文之周勃是以不瘳之疾投諸庸醫之手其不至於殺傷人者幸也

毀論上

聖人非無毀也非必有毀見聖人也亦非必因毀而勤脩之之謂聖人也東山之謫崇侯之譖子西之沮

宮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非聖人被之與毀以名生者也名以衰世立者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奚毀之有名歸之而不能辭好名而名不歸兩相憂而毀生焉然聖人不求名也因名而得毀聖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毀而後見聖人也德脩而謫興道高而毀來衰世之言也責已也重以周待人也輕以約而以爲是足以無毀乎此非韓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是因毀而勤脩之者也是猶以毀勸者也曰此亦妄人也已與禽獸奚擇哉其猶以意勝者耶非聖

人之言也聖人不憐而教之則明誅之烏忍妄人禽獸而置之也蓋夫子之言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夫不見知則無能名之又烏能毀之不悔故涅而不淄

毀論下

古之擅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得毀者也名與毀世之所立也擅道術者不與也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爲無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清淨而天下以爲翕張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

寫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黨曰諂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蓋莊氏之言曰名者實之賓也余則曰毀者名之仇也實者外之也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故無名無毀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無名無毀之間聖人目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庸則委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睹以趨於凶則聖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陳平

曲逆侯出奇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庸子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已有也何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市而竊其金也榮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黃金四萬斤漢王與之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榮陽爲市也漢王怒淮陰侯之請王也躡漢王而卒許之又竊於良以爲功者也淮陰侯無反而不足煩雲夢也誠反而以兵襲雲夢卽名之不來名之來無反明矣而田禽之則又竊淮陰侯以爲功者也開平城之圍有大功焉昔者張儀不詐鄭袖乎則張儀之智也斬樊噲而以身幸呂后而留宿衛也聽王諸呂而漢幾亂此又竊漢以結於呂氏也徵王陵徵朱虛侯平安劉乎呂后不歿太尉不得入北軍平安劉乎呂王而竊漢漢留而竊平呂以爲功錢穀訟獄之弗知又竊丞相而顓之免條侯蓋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醜其智也夫竊物者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平之智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計與子房並稱而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寫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馮異

漢亂王郎盜名字振動燕趙間滹沱之役光武躡虎尾矣會天幸得脫而馮將軍一則上豆粥再則進麥飯呼吸相護於顛沛流離之際世輒引子輿氏饑餓忍性之論而謂光武君臣能以艱難振高帝之業此三尺豎儒能言之夫同舟而遭風波卽仇讐必以援主臣一飯猥云厚意而帝他日亦稱報哉嗟乎余于是不多馮將軍而多帝也嘗私爲之說曰高皇才大而御將以術卽豁達披瀝往往多英雄欺人之言光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武才密而御將以意其安反側釋危疑不可謂盡去一切之術要之皆赤心也故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馮將軍麥飯知之何者馮將軍功所與帝冒矢石披荆棘與鄧寇相上下者王郎赤眉之戰爲多關中三輔其良弓走狗之地也卽如脫滹沱而北其最得著者在馳信都之援而沾沾以麥飯與哉馮之麥飯鄧之藝火皆余所謂同舟而遭風波以相援者也曷足多乎然則帝也若之何而以此爲厚意也蓋關中之功大而權重成都人上書至言百姓歸心

新稱咸陽王則爲馮將軍者亦危矣帝卽以章示異下詔開慰寬然片語得無外釋而內生猜乎卽帝衷無他能令馮將軍渙然冰釋安枕而享富貴哉故於其自長安入朝謂公卿曰此吾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帝之意若曰吾一飯不忘而況乎從河以北戰關中而鎮三輔者之功乎則豈非君臣而父子者哉是帝所以釋嫌疑安危懼而全馮將軍者也夫高皇之淮陰越布功不下馮將軍矣一言告反而繫之醢之乃馮將軍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以一麥飯而保妻子無恙也則豈非所御者之心術殊哉故曰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馮將軍麥飯知之否則以光武君臣而謂其以一飯相報有市心也乎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會試

聖人未嘗爲異於天下人也卽以其屬乎天下人者詣其至故其道常尊而其法常立夫天下人盡人也天下人跂而望聖人又甚踔絕瓊瑰也謂聖人而無異人則不稱聖顧天下方以踔絕瓊瑰者望聖人而

聖人者藉令有瑰意琦行越人倫常者而自爲一楷
模型范以驚愚詭智則天下必以聖人爲不情之人
不軌之物而聖人之道亦烏足以行于世而其法亦
不尊夫惟絜人于倫絜人倫于至天下人可至而不
知至知至而不能至而聖人至焉聖人之道于是乎
若規圓矩方天下在其範而乃道尊而乃法立而乃
號之曰人極善哉乎孟氏推言之也夫天地剖分之
有生人久矣陰陽搏之水火息之混沌開而英秀出
命曰人之靈目營耳察手持足行毛眩屬離百骸眩
存命曰人之形甘食美居被衣戴冠味觸聲應悲愉
相煦姚佚啓態命曰人之情若然者聖人固無以自
爲詭異于天下人也而胡獨儼然尊稱之曰聖人且
夫百人之特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則此百千萬人者
必相與震而駭之爲非常人而况聖人者擅神明妙
不測邁往古垂來茲又非止英特奇傑非常之稱也
彼其靈何以通形何以托情何以致何脩何爲何證
何得而鴻鉅懿鑠之若是曰人倫而已夫人倫者人
之倫也聖人非有以異也相生而爲父子相臨而爲

君臣相得而爲兄弟相偶而爲夫婦相結而爲朋友
之交世之人亦猶之聖人也聖人卽欲自爲異亦不
可得也顧世皆憤憤聖獨昭昭世皆泄泄聖獨臺臺
世皆一察聖獨大全世皆膠固而墨守聖獨運化而
耦變又其甚者樂而述之以爲寂苦而殉之以爲節
畫而執之以爲經而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文之以
禮樂以篤父子以隆君臣以親兄弟以偕夫婦以信
朋友敦之庸之綱之紀之秩叙之參伍之觀其會行
其通執其中稱其權極其變還其常迫乎所不得已
而行乎所自至是故子可以舍君可以伐兄可以誅
婦可以棄友可以絕聖人內不媿神明外不恤物議
信寸心而質千古而天下人之爲父子爲君臣爲兄
弟夫婦朋友稱性以應物易地而合道以求無失乎
其爲人亦不過如是而止卽欲毫末增之不得卽欲
毫末減之不得聖人者若規規圓若矩矩方而離朱
之明般倖之巧以及天下之庸工拙匠俱不得以意
出入故曰至也故世皆以習移形以形滑情以情汨
靈而聖人以人之倫篤其情以人之倫充其形以人

之倫徹其靈不習而利無爲而成故曰至也辟行者
于家然衆人弱喪賢者息肩聖人直于其至者至之
而已故天地冒人以形範人以倫聖人者代出而遞
爲之君而還以爲人倫範上爲皇王下爲玄素千聖
萬古匹夫匹婦靡不繇也故曰至也堯舜之道人倫
而已彼其遜五品開萬類錫皇極位三才鴻茂勳華
薰蒸泰和天下僉稱曰至治蕩蕩巍巍無名無爲天
下僉稱曰至德而孰知皆自人倫之至出天下人固
日囿于其規矩中戴圓履方而特不自知者哉夫舉
人倫之至稱聖人舉聖人稱堯舜則聖人豈神師天
帝玄邈寥絕于人間世而人倫者亦豈天降地出之
物乎奈之何當戰國之末流其君臣相習爲縱橫捭
闔兵戈之言舉人倫而弁髦之而又有楊墨二氏者
以無父無君之術塗民耳目天下春春大亂故孟氏
不得已挈聖人人倫之說而救之也夫孟氏道性善
者也性無聲臭善無象跡吾不可以舉似天下人必
以吾說爲幽眇而不可信于是乎亟稱人倫人倫又
慮其湮汨不信而必稱堯舜若曰匪堯舜則桀紂矣

匪人倫則夷狄禽獸矣孟氏之心悲矣嗚呼微則爲
性顯則爲人倫治則爲堯舜亂則爲戰國夫微顯治
亂之機胡自而起聖人胡自而作孔子曰心之精神
謂之聖蓋所以至者歟

勝兵先勝而後戰

戊午江西武錄

夫兵國之衛也戰兵之事也勝戰之氣也戰而不勝
于國爲凶危于民爲破殘國君何利焉然而有所以
定于戰之先者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坐廟堂之上制
薄海之命握一掬之微攝萬里之外不可不知也故
明于勝負之形者不可惑以吉凶明于先後之幾者
不可惑以勝負故知勝之爲勝非勝也知勝之所以
先斯勝已三代而下淳悶遠而兵事日煩夫業已在
于戈戰陣之中而甘危亡樂禍敗此必土木偶人無
爪牙血氣之屬而後可吾知其必不然也故國以畜
兵兵以鼓戰戰以決勝勝以安國而保民無他謬巧
焉曰先而已矣勝兵先勝而後戰至矣乎孫子之言
兵也其知幾乎今天時雨降而出雲蟄蟲啓而奮雷
木葉落而驚秋候鴈北而知春天地萬物之情開于

陰開于陽生平機殺乎機莫不有先也況于兵者有
形之物人命生殺之關而國家安危存亡之立見者
乎故人主而不用兵則已既相率而兵之疇不好勝
而恥負夫既好勝而恥負而不知先之爲筭有不以
人之國僥倖而以身嘗試于鋒刃劍戟之衝者鮮矣
故國家戒忿兵戒貪兵戒驕兵戒窮兵不輕用兵不
易言兵而惟務勝兵勝兵者非其戰之謂也又非其
不必戰之謂也幾定于先而勝乎朝廷立乎不敗之
地也是謂廟算明君良將動而萬全恒必由之乃世
俗之賀戰勝者我知之矣曰彼天奪其鑒而吾精占
候相時日則勝彼地失其利而吾表裏河山襟帶江
海則勝彼國廩虛倉箱竭而吾粟紅貫朽積倉裏糧
則勝彼智算少士臣怯吾信臣精卒謀臣智士則勝
而庸知夫時者所乘也有如焚著而辟風雨決筴而
與甲子者先之敗矣地者所爭也有如據成皋依北
山上荆門者先之敗矣食者所天也有如發鉅橋守
敖倉決洛口者先之敗矣甲兵之雄也而無能無制
彼不階尺土不煩一旅不爲天下往乎智謀之集也

而自智自賢彼左車之策不行田豐之計不納不爲
敵國資乎古今以來英雄之困而千慮一失庸夫之
倖而千慮一得豈必千里之外易世之後哉微乎微
乎毫釐之間始哉始哉呼吸之際所爭不多先之一
言而已矣故勝有在于十年之前生聚之教訓之者
越鴟夷子是也勝有在于數歲之前期月可望屯金
城制羗虜漢趙營平是也勝在于日月之前者三月
而破吳楚旬日而至郢陽是也勝有在于晨夕之前
者夜而幟拔曉而營立者是也俊傑識時如此類者
甚多此非可以一人一時一事更僕而數之也是故
或增或減之弱之強或遠或近之變之常或淹或速
若翕若張用伏用間自陰自陽或亂而取或誘而降
出不意而攻無備堅壁立而誤多方無有後而獲勝
固有先而不昌鬼神之所莫知而自神自鬼天地之
所未起而潛天潛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
不伯強者不得則不強王可以不先戰而勝孟津之
師可不觀也伯可以不先戰而勝內政之脩可不設
也強可以不先戰而勝遠交近攻之計可不用也隆

中計盡鼎足以立築壇數語秦項以誅仲華杖策而
攀附景略捫虱而高談豈在勝負既判槍櫓甫定之
秋哉故曰太上伐謀王者貴謀而賤戰兵以計爲本
此先勝而戰之說也如奕棋然先手者勝如馳馬然
先御者勝如發弩者然先審括者勝若髮之繫鈞若
磁之引鐵若水之決溜若走狗之獵兔若饑鷹之攫
食若呼之隨吸而響之荅聲至矣哉先之爲言也行
變化而妙神明譚勝兵者其孰有能越此者乎雖然
兵先戰也戰先勝也而先之先勝之勝者何居有點
妍媸于鏡中則明不現縣輕重于衡側則權不定介
成敗得失于胷中則應不靈故善戰者處靜以觀動
函虛以御實居無事而行有事無彼已之形而知彼
已故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征則無敵其凝也神一
其過也化行故善萬物而不爭天下卒莫與爭古之
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先之先勝之勝也嗚呼
此豈兵家之所能知也哉

寓林集卷之二十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策

第一問 法祖

戊戌會試

自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之說誣誤人主而拘儒小生語更弦易轍之舉以爲長亂生事不可聞于君上愚以爲不然也仲尼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趙奢善將兵而趙括讀其書墨守之以敗以此語法祖似之而非者也則明問所謂神理之論是也夫神理者非天降非地出非一人私智非一家私藏會于情參于變耦于時通于理而妙于神其端幽眇不可見而其幾微時相往來要以治世安民釀泰寧保危凶而已古今祖孫一物也嗟乎世寧有屑越祖宗而可爲子孫計者哉顧有似之而不似有不似之而似有有似有不似而時似之者夫誠運于神理之符當其似卽五帝三王綿邈千載上而不隔況吾祖乎如其非卽一人之身一時之法而再三五六易可也則善法祖者也我高皇帝開闢區宇功德冠千古無

兩其創業垂世與漢高同而永樂洪熙以來爲宣廟之寬爲憲廟之靜爲孝廟之深仁厚澤大略與漢之文景清靜恭儉者同而粹白精宏之理過之蓋至肅皇帝若嚴霜威而雷霆振爛然又一變矣然當槍攘治平之後不爲清政寬仁不可承正德之敵人玩法輕不爲嚴肅振刷不可蓋肅皇子列祖所謂不似之而神理似者也皇上繼基御曆二十餘禩矣聽觀無壅大小必攬或者窺近似之跡疑于法肅皇而愚以爲不盡然也當嘉靖時一喜卽愉快一世一怒卽讐讐一世所寵卽羣臣莫敢望所誅卽羣臣莫敢請虜不得搖邊陲倭不得搖海上強臣奸宦不得搖廟算天下賢才未必盡用而用者無不展之氣無不畢之願皇上不盡然也優容似寬而割直伏于下察賢智滯于草澤則似未寬深居無爲似靜而芟夷苛于左右誅求畢于山海則似未靜十年以前總覽似嚴肅而十年以後智細于淵察意弛于網漏卽國之神好大猾尚寬在宥又不盡似肅竊謂充皇上之神聖可以無所不似而今尚未歸

予一似也夫人性有強柔受命于天而天下事有寬猛張弛不可一槩量非謂違事拂性別有經綸之略政不當執大全之論而廢一似之真要得其真有所似者歸之一可也要于似之中救其不似者歸之真可也 皇上深居內庭與宦官官妾俱而朝講不御羣臣不接則所謂似不似之間 皇上或疎于自照而諸臣亦徒以聞聲察影用其蠡測又安所得其似寬似靜似嚴肅者與有不似者而微察顯諍之故真能寬仁則強幹亦出矣真能似肅毅則容德亦出矣

書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策

即 祖宗神理可以時和往來而咸五登三三世世治安可也不然則安危治亂之機亦未定也故惟善變通者爲能肖神理能肖神理者爲能法祖宗不然則孔子變魯至道之說爲紛更周公者矣

第二問

臣術

管子曰權者神聖之所藉也夫人主有權何可一日不行于天下然非恣睢獨任狎羣臣而行其意之謂也惟主不自爲人臣各致其爲令人主優游神明獨攬獨照于上而其權乃尊故君無爲臣有爲君用靜

臣用動君用令臣用其君用逸用要臣用勞用詳無爲故皇極建而容臣下之爲故威福行權者所以伸其道而爲之藉非與道相軋之物也人臣者使明主明于無爲之道以效吾有爲之職而乃可以尊主權而乃可以比一體洽泰交矣夫以 主上英明獨運堯舜不難寧減漢宣二三廷臣竭調鼎之力矢補索之忠亦豈出趙充國下哉然而陛簾勢絕釜鬲形成批鱗疑逆而從容疑于窺探順指疑諛而觸目又疑于欺罔上愈疑而愈孤下愈疑而愈危其故何哉或者未開于無爲之旨而篤于有爲之說欺愚竊以人臣欲開無爲而篤有爲其術有三而口舌不與焉一曰誠一曰才一曰機夫唐德宗猜疑刻忌之主也陸贄上疏每言致今日之亂者皆羣臣之過非陛下之失諸葛武侯出師一不利輒引咎自罪故兩主一心靡言不開以 主上神聖銳意思理豈其與猜忌之唐德同量諸臣晉接雖希而傳宣尚通也 天顏難親而九關可叩也夫誠至誠感動呼號待罪而有不憚然悟翻然動者乎此一術也賈誼痛哭之疏不行

書本集

卷之二十一

四

于漢文而充國忠言願能得之于漢宜充國非獨以
言也彼其請屯置簿刻日報月功見言信可以執券
取償而今海內多事上疏請纓者比比而是而付托
之效索之儒紳介冑中有與充國埒者乎若此又何
怪乎言計不見用也故竭才致用一術也從容陳說
不可觸冒抵牾不可言事一不合窮而無所入吾乃
匿其拙而貽譏君上又可乎納之于牖遇之于巷引
其明撥樞而動動無不開彼魏徵之獻替梁公之周
旋察主淫辟猶相感諭而況明明之后有蔽豐部
雋林集 卷之二 五

第三問 用士

語曰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枝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也太平之理非一士之略也夫天下無士誰與共
天下哉古今語道術才猶冠絕百代者孰與周姬公
漢武侯彼且一沐三握一食三吐開誠布公集思廣
益載質而通謁者索索不絕豈其好為俯躬磨折博
搗謙之虛名隆下士之浮譽哉得士則昌失士則亡
貴士則安賤士則危安危存亡之原在士趨舍故不
難以其心為谿谷而以其身為臣虜夫王介甫驚悍
之材也李文饒褊狹之士也長平武夫平津阿世而
賣名聲人也安世師德垢穢自甘者也安足論哉山
羊二王醇密好修彼未嘗不須為士直不欲以虛名
為天下招而激之兢也夫有聚私門則有散公門有
渙小羣則有成大羣不可謂法家言與吾儒之說相
刺謬然滄海為王不辭百谷明鏡為光不疲屢照水
為鑑不避妍媸士君子欲匡朝定國戮力時艱奈
何避阿世之嫌違吐握之節而失天下豪傑鄉往之
心乎第賢者得士端而不肖者邪賢者得士清而不
肖者污賢者得士真而不肖者偽賢者得士平而不
肖者激黷慕蠅附俛仰鼻息其名曰污背公歟黨任

倏好氣其名曰邪揮塵清虛擊壺慨慷其名曰偽榜
門標戶雌黃交譏其名曰激夫至于激而爲名愈高
爲禍愈烈士受錮而國受殃東漢末唐牛李宋洛蜀
可鑒已得士如此不如無士此嚮者王李所非也然
士讀天下書懷奇負俊修之奧渫著之巖廊其甘爲
沉淵鑿坯稿寂巖穴者幾人其能色舉神飛高翔霄
漢者幾人彼其輻輳磊落之氣不揚眉公門則必溢
擘私室不勒之爲旂常竹帛則必激之爲清標夸節
不傾身以注我則必回面以向彼勢也嗟乎天實生
士爲天下用而大臣者旣以身任天下之重乃疏士
不用棄士不納使賢材不畢其技廟堂不收其勲而
甚且使之易面回心肝膽楚越化蕙荃爲荊棘以傾
皇路搖海內天下亦何貴于若人爲哉無論平世昔
者僞周之朝唐室幾覆狄梁公薦張柬之爲相而吉
頊諸人相與立夾日虞淵之功當是時天下之小才
纖智不少若而人而至引蘇模稜與東之同薦武后
乃狎其易與而東之輩亦遂得深入而無所忌以徐
爲之謀古大臣爲國忠計不惟不避薦士名而亦不

避薦匪人諄以妙其用如此夫至于模稜可用而天
下無不可用之士此周公所以吐哺握髮而不倦者
也

第四問 夷虜

天下猶奕碁也奕豈有常勝之局亦豈有常負之局
哉善奕者度其大小輕重先後而爲之算故一方不
以一子易也大方不以小方易也全局又不以大方
易也夫明聖之理舞于羽英略之主圖王會此誠不
可以遙度要歸之大小輕重先後則定算之勝久矣
天下全局也西北驕虜與東南狡倭大方也緬播田
黎諸酋小方也猺獞蛋蠻西南夷諸種與海外數十
國以子計者也 聖主在御雄俊滿海內寧詎無馮
軾東藩請纓南粵慷慨報國家之士哉顧自趙括輕
秦李信易楚而賈生少年筭中行之策老成人羞言
之故觀于輕重大小先後之形定必勝之局而精于
審勢審敵之論此善以國奕者也故曰多算勝少算
不勝嘗試算之西南諸夷種與海外諸國易聚易散
者也此不足置較播緬二酋法宜以撫綏爲長而當

其梗則先計之使震聳而後可撫懷堅也安南我郡
縣置者也封而羈之爲長而有不臣則一創之不難
不當絕也此猶其小者也今之大患莫重于西北之
虜與東南之倭而倭尤巨測其勢方急何者虜三世
拜王爵俺答黃台吉帖魯受命而倭殊不受封也虜
性犬羊羣而來羣而往其欲在掠其利在市款我卽
不能空幕南令陰山哭乎顧不難委數萬金繒帛之
而倭不受罔也虜飽其意去意動則復來無大狂逞
心性亦不能于我土而倭智滑甚其人與中國相習

竊林集

卷之二十二

九

爲奸彼且飽且佚且聲且寂以伺吾瑕而疲我意復
不可知也 國家所以禦虜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
則一歲羈否則絕此卽未可云勝算然不甚失策所
策倭也則全謬矣始以奸人相搆失之輕封辱國羞
朝廷甚矣頃又失之輕戰我所施兩策俱小敗敗可
復悞乎遼陽天津登萊近稍稱有備然所召募兵皆
白徒烏合人未可戰淮陽南北咽喉浙閩東南一大
肩臂彼揚帆犯之四方且策應不支勢一搖動而虜
必與之搆而合諸小夷行貨閩粵亦必因而煽結以

起是動一倭而夷虜且交訐互爲難此莫大之患也

當今之計宜練精兵峙糧餉堅壁清野勿與戰亦陽
示之弱使易我伺可戰乃與之死戰一大創之而計
久安吾寧用羈縻于虜用撫綏于諸小夷而一其全
力于倭倭熾而虜氣且破諸夷亦喪魄可鞭笞使此
大勝算也雖然此猶其外也師旅繁興天下騷動民
不安其處士大夫多仰屋而歎叫聞無門恐天下復
有陳勝張角黃巢之變成崩解之勢如此則全局敗
矣雖然顧人何如耳世有于忠肅則無憂虜世有湯
信國胡少保則無憂倭世有馬項余席諸公卿則無
憂諸蠻夷蓋國手而握勝局乃所稱天子守四夷固
苞桑者乎

第五問 兵餉

天下未有無兵而可以戰者未有無餉而可以兵者
未有無財而可以餉者夫京師十三營與天下衛所
皆兵也兵胡以弱四方所轉輸民運京運並以給餉
餉胡以竭其必有自矣兵所以弱者將貪也將貪則
多侵牟其卒伍勢不得重簡閱故兵不得強而餉廩

則如故當其無事苟且枝梧士耽于惰而將弛于食
及有事急不可他遣其情且貪者勢皆弗可用時又
不足行簡閱法而其貪與惰者卒不可用勢不得不
召募召募廣則餉益以增而國用益不給此必然之
數也今天下陸海川澤之藏與輸粟贖罪一切之法
無一不納之縣官而民之脂膏亦復腴且削勢必不
可復加賦其歛千里之師百萬之衆安能枵腹而荷
干戈與敵人爭一旦之命然則餉將安出而兵且安
強哉饒資馬價並貯以待邊且竭矣其不能鬼神輸

而泉海溢明甚稅權市店鑄山穴礦一切苟且之術
與支連籍沒長刁詐驅富戶搖本實散良民之心非
治世所宜有豈遂束手嘆無術乎愚計臨事而治標
法無過節縮而患請于上之不力也計時而治本
法無過屯田而患行之不必也夫豫章苦陶秦晉三
吳苦機杼隴蜀荆楚苦材今孽火災怪異迭見宮室
不空過治上之方之衣服器皿用復有餘陳陳朽蠹
歲計百萬此不可稍請停減借之給軍興乎諸冗員
冗食豈必削之冠紳卽冠紳歲捐幾何彼金吾羽林

水衡將作之屬又不可稍一淘汰而借之給軍興乎
此所謂標論也屯田之法則古今名賢未有不以此
實根本富百姓足兵食殲敵人者充國困羗則屯金
城諸葛再出伐魏則屯渭濱曹操聽臧策則屯許
下羊祜伐魏則屯襄陽皆已事勝算也業已聞會
旨行之青齊矣此天下生靈之幸而戰氣已固矣然
屯之利不可卒辦而屯之法所需得人夫刻歲時廣
開墾聚器具非有司不可也清豪貴之侵占課有司
之勤惰不避怨不濡尾非執法不可也舉青齊而諸
方荒田可知舉營衛所屯而民間可知無方不可屯
則無方之兵不可餉所耕足所食所養足所戰而形
強勢壯又何憂南倭北虜四方勃發之虞哉然無屯
則患貧有屯又復患將貪將貪則卒疲而屯壞屯壞
則慮復還于貧而兵仍憂無餉無餉則國仍憂無兵
夫惟有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將而後可與制兵有
食不重肉衣不重帛之相以澄主德清龍賂而後可
以御將如此則計何必劉晏算何必桑孔而世亦何
必洪永成弘乃稱豐美哉倘亦足以酌執事者焦心

畜艾之圖也

問善戰者必識地形而地形無越水陸兩者古之鉅鹿井陘赤壁淝水其雄也外此可稱論者幾吳越利水戰燕趙利陸戰此其遠者江以西號三楚甌粵荆吳之交水陸之衝也而饒九多水險南贛多陸阻亦有水陸互扼之區其要害何在水之用舟艦陸之用車騎常也今之哨船騎步可得其用否其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有同有異各有宜用何居都司轄衛所操有專閫其將領各信地演習法當於用者有幾

軍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策

高皇帝平定南北起豫章王文成回舟南昌擒寧庶人水陸戰勝之策亦可祖而用之否昔人聚米爲山谷圖上金城方略曾有完形而後從事無稽之言嘗試之論不可用也若夫九地之下變化因敵又有不可得而言者矣諸生其以可言可用者著於篇 戊午武錄 兵有五勝地其一焉明於險易之形不失其利者武

之經也通乎九變之情不制於地者將之權也悉其經然後可以語權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則水陸錯置之區其扼塞要害不可以不講也吳越燕趙其遠者江西宅吳楚三越之中從而不廣險阻既分以四鄰爲守意者聖王興則先服天下撥則後動非必爭之地然古帝王經營天下暨我高皇帝起東南皆若以豫章爲爭地何也蓋其與鄰共者三垂之阻爾乃若其北長江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漕居綰轂之會無阻塞之樹斯亦以一面受中原者非此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勾吳以南非其有也且五湖之奧彭蠡參焉豪傑亦多以起若漢初之番君元末之僞漢皆擁其資以觀天下之勢地惡得不爭竊以爲三方之有警也大都失職轉徙之氓拙藏以命之輩徜徉蹢躅計不越乎負隅而已今國家泰寧長世三江清晏水無膠舟陸無敗轅似可無深慮而旱潦連歲民不堪命即甌越無警而遼東冀北漸蠢動師旅騷騷必有備乃無患則險易之途焉得而不論設有不

軍本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逞之徒弄潢池之兵負存窺之志則自南者必建瓴而下於江自北者必斬關而入於湖又其黠者或由湖而陸取間道直窺雷京先臣御史楊必進之言亦一慮也然則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一矣其三方既隨爾何也門戶者內肩一方外關乎天下卽以明已事徵之深入而取陳友諒者高皇帝也疾出而趨雷京幸而不濟者武宗之逆濠也竊發山谷之間患苦近地卽定有淹速未聞一艇一甲爭於湖上而逸出乎江中三方之寇也故曰既隨而已矣雖然

華林一震遂破瑞州桶岡頭諸寇延乎楚粵之境地方千餘里至發大同及廣西舉猛兵始議開督府度中以鎮壓之事頗不微淺然則承平之所備者盜爾亦安可忽焉而不講哉夫語水險曰饒九語陸阻曰南贛矣陸阻者非獨南贛有之也南昌之武寧靖安寧州越南康所屬而西遂爲西境武昌其鄰矣而東引奉新南折高安多崇山官谷斯亦一既隨也正德致討於華林萬曆創戍於銅鼓斯其效已迥爾而南袁州之萬載萍鄉與區墳衍接乎長沙亦一既隨

也又由是而南南安界乎南雄贛州界乎汀惠盜賊爲劇則龍南之東桃信豐之平岡興國之梅窖皆既隨也而軍都會昌尤爲閩粵衝兵寇之興必不得閉關而高枕也由是而東撫州建昌廣信雖陸通閩浙水會鄱湖昔不聞其劇乃迤東而北則饒州萬年之桃源深密沃茂故稱盜窟正德間夷以爲縣者也此猶曰桶岡高砂橫峰之屬內梗而已越而西北則九江之瑞昌層岡險磧西連大冶又一既隨也然則饒九之與南昌水險矣而陸阻兼焉南贛陸阻也而水陸互扼亦必歸之何也曩所慮嶺海之寇下章貢而趨江不可不遏也權一方之劇易則深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聞其雄者南瑞不靖雖嘗動邊兵命卿將師大而賊小猶竊駭之乃若偽漢逆濠芟夷平定之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已夫兩戰勢異而法一焉唐李靖曰兵法卽千萬言惟致人而不致於人一語盡之致之術有二使其入矣而不能不出而與我逆者高皇帝之致偽漢是也蓋友諒方圍南昌不下堅城在內

大兵在外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出惟出也而我師武臣力爲不再舉之役深入歾鬪鮮不克矣使其出矣而不能不入而我逆者王文成之致逆濠是也蓋濠方攻安慶不克堅城在外大兵在內亦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入惟入也而我形格勢禁使無復歸之路乘其懼而遏其窮若釜魚檻獸然故曰致人之法一也明乎法者水陸亦何異之有文成陸戰之策其擒寧庶人未之用其平桶岡洲頭則用之彼分兵數道先克橫水左溪兩大寨分捕其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竄二十餘所而後乃夾攻桶岡誘破洲頭彼腹背受敵不能走而西連橫水不必致而已取諸其懷矣嗟乎山川存而事往執事有意乎高帝文成之略欲相祖用意教多士以法則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萬世不易也其戰之雄班班史冊者夫人而能言之吳楚昔稱水戰江西以水事著者亦屢屢晉之豫章淦口等戰其遠者漢武帝有事南越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浦以趨番禺蓋取道而已而世未聞稱說之者南贛扼水陸江湖爲門戶益徵於此矣若夫器

械士卒教令攻守之備無問水事陸事烏得而弗講士卒者所與踰高赴深者也器械者舟楫車騎五兵也教令者練習也三物具而士卒之長技將帥之勝場備矣江南非車騎之地陸事寡水事衆今欲講險野之車制寓軍興於却馬乎徒爲人士所迂笑惟練步卒備水軍至急然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關稅之羨製戰船百艘非無議者也而以爲瑣衛所暨各汛地兵非不操練也而以爲文夫所備在水而諸舟艦絕江浮海平乘走舸之屬何在所熟練在教令而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古五行六花魚麗鵝鵝諸陣法孰習所仗在器械而戈矛刀戟劍盾弓弩鉤挺火器之手射必貫刺必入所當必折所觸必碎者孰技別而耦比彼夫水上習之而車徒用之者幾于塵飯土偶耳何益乎夫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有事而奈何無兵憶逆濠之始出也文成倉卒檄郡縣兵會於臨江刻日而至雖其聲義於忠憤謀速於鬼神乃郡縣則猶有兵矣而今何如哉諸郡縣精常兵第以供文書往來與勾呼奔走之役未嘗操弓矢持戈楯也閩十三郡兵不過二萬餘

人而省會所屯聚土兵浙兵軍兵額不滿千六百人
季輪巡湖兵出各信地六百名而羨其存操者無千
人內老弱十之三非盡精強也都閩轄衛所衛所轄
隊長什伍名相攝耳而又督理之以郡軍廳查點賞
罰閩衛不能有其權彼其于兵若市僧游民然不相
習也雖有劍戟弓馬車騎之術誰爲訓而練之哨船
各以水廣狹定兵多少然僅供遊徼具旗號和聲援
耳江湖寇盜不聞有縛致截殺者陸地守城僅供官
府旌旄旗鼓之飾嘗試問千夫百夫長各舉驍騰悍
勇卒姓名幾何人則舌舉而不下可謂有兵乎各要
害亾論樓櫓不備壯馬不畜卽所稱走舸輕騎十不
具一而刀戟劍楯朽鈍而不堪用炮箭噴筒比于一
呖卽水陸操演等之狙猿之弄兒童之戲亦未實行
夫挑精銳汰老細懲惰窳之法而又安得有兵乎
問所及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操演之法水陸所宜用
以愚生所窺總歸之無備不可得而同具之也故曰
練步卒備水軍急也夫使有兵而擇將有將而據地
因地而設形因形而用奇卽閩閩舟楫之鄉舍而入

大隄之阻可孟德戎馬之區去而乘江陵之險亦可
彼夫項王酣戰於鉅鹿淮陰背水於井陘周郎破浪
於赤壁謝玄却敵於淝水神而明之所謂變化九地
之下此將權也臨敵妙用奇正無窮亦何得而預言
之哉生之竭一得陳水陸之備不過如此至足兵食
固根本防崩解之漸關於廟議在伏波聚山谷營
平圖方略之先當事者審計之猶未敢盡吐焉

問太公論將有五材而冠以勇其論勇士十有
一勇以外無可舉與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

是勇氣者何繇而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則
生於怒與三代而後古名將之善用怒者幾
人夫兵家所恃惟飽待饑強克弱衆御寡壯
銳鐵老病吉祥銷禍敗反是者凶而善用怒
者反之亦勝其事可指歟

國家履全盛承平之日長往者島夷播酋寧夏之
役所向獻捷頃遼左告急

主上坐深宮未見赫然震動也第令徵兵籌餉當事
者日焦苦不足召宿將數輩赴闕遼巡不前

頃雖襲殺夷以首功告捷然潛出疾入未聞
堂堂正正鼓行而前豈將弗勇與抑將將者
未能使之勇與夫一怒安民文弋烈

赫聲濯靈所以激怒將士而振其勇者安江右三
楚之氣稱慄敢諸生所蓄積素矣其慷慨言
之母遜
戊午武錄

天下之人未有生而無氣者也未有生而無心與膽
者也怒生于心決于膽而作于氣自非木石灰槁一
觸於怒必有所鬱勃憤盈而不能已凡毛髮爪距之
倫皆然而況戰乎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然氣之瀾
漫而橫發取決于膽膽爲怒是鼓氣之橐籥鼓十人
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萬人之用此將
能也人而無氣雖有忠義之懷等于厓廬百萬之衆
等于樗散而況乎忠衰兵惰者乎故人主不怒無以
策將將不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孫子
曰殺敵者怒也怒之爲用大矣哉略言之似叫號咆
哮一武夫力士之粗精之則神鼓舞通呼吸貫金石
動天地提百萬之衆如小兒而九關之上萬里之外

如一席執事之言曰勇氣何繇而生愚以爲生于怒
者是氣籥也三代以來名材大將其孰能踰之太公
論將有五材曰智仁信忠而冠以勇其論練士自敢
死而待命凡十有一而總統之大勇惟是一怒之用
挺爲智仁信忠分爲十有一張設輕重萬竅俱發命
曰氣機非勇之外更有一物可參而別有權以撓之
也今夫以鄉飲酒之禮禮軍市以揖讓之容救焚溺
以懲忿戒鬪之理刺天下武夫力士摧鋒陷陣之氣
此天下至迂腐漫漶之人也而可與論將乎古之名
將不可勝數夷考其跡所以用怒者遲敏沉浮不同
量俱以氣決膽略見稱衛社稷之靈弘捷伐之威垂
竹帛之業未有懨懨碌碌而僥倖萬一者也故將惟
能怒者有膽有膽者有氣有氣者戰勝此不必帶甲
數十萬也不必河山表裏而踞其雄也不必揆糧宿
飽也亦不必皆壯銳之卒吉祥之徵而乘勝長驅之
捷也亦不必其有一劍之授三錫之寵也有弱可強
寡可衆老可壯病可起饑可飽災可祥敗可功專擅
可以立威者何以明其然也漢李廣以四千騎破左

賢王四萬騎曹操下荊州擁衆八十餘萬周瑜用精卒三萬燒而走之此所謂弱可強寡可衆者也秦軍敗于楚王翦以計不用謝病歸老而秦王強起爲將休士養銳而擊平之諸羗畔趙充國年七十餘自謂亡踰老臣上方略先誅先零定諸羗振旅而還此所謂老可壯病可起者也耿恭以單兵當匈奴吏士饑困鬻弩爲糧出萬死殺醜虜數千檀道濟與魏軍戰糧食已罄士無鬪心道濟夜唱籌量沙魏軍以爲糧有餘不敢逼身自出圍全軍而反此所謂饑可飽者

也楚公子心與齊戰時有睚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睚何知以睚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戰大破齊師李孝恭討輔公佑將發饗士杯酒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此賊臣授晉之祥盡飲罷衆心爲安遂擒佑平江南此所謂灾可祥者也賀若弼與陳將蕭摩訶戰於蔣山軍屢却乃伏林中縱烟自隱伺其爭掠衆亂突出急擊之遂擒摩訶唐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不能整李嗣業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殺數十人陣復整所向無前

斬晉六萬級此所謂敗可爲功者也乃若郭子儀單騎入虜而降回紇三十萬衆陳湯矯制發諸國兵而破郅支單于西夷懾伏此豈必倚兵甲之盛需尺一之詔哉怒激于衷而膽決于事氣挺七尺之表而威揚萬里之外也豈非勇氣之符而將略之雄者哉今國家履全盛享承平之日久往者島夷播酋寧夏之役不曠歲而報捷以爲禍亂固易剪耳今遼薊作難三輔震動有識之士咸抱杞人之憂而主上坐深宮恬不爲恠第令徵兵籌餉名宿將數輩賈餘勇赴鬪然徵兵而兵未練以騷動疆界聞不聞轉戰也籌餉而大司農日焦苦不足盡衰世一切苟且搜括之術而尚虞老匱也所名故宿將盛氣而馳遂巡不前清河既陷政主憂臣辱之時而且頻兵邊關未聞有喋血彈刀而入者豈前勇而今怯歟以爲兵則四千有奇之兵不減于李廣之騎也以爲餉則未至鬻弩量沙之窘也以爲亾事權則璽書之下寶劍之授主上所以隆節鉞而授閫外者不謂不嚴重也乃不接刃而顧慮遲疑之形舉上下將相矍矍乎

索索乎若大厦之傾而繫卵之危何也生以爲非
兵餉也直以氣耳非以氣也直以膽耳以怒耳夫惟
心怒則膽決膽決則氣壯氣壯則威揚故可以轉輕
寡尪弱而爲驚悍勇敢繇前所言曹劇李嗣業之流
夫豈有四目兩口異乎凡人也哉昔者樂毅拔齊七
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田單因燕人忿借以怒激齊
人乃嗾燕人剽齊降卒置前行而齊人見者皆怒又
嗾燕人掘城外塚墓燒死人卽墨人望見皆涕泣欲
出戰其怒十倍乃以壯士五千人驅火牛走燕軍燕
軍驚潰遂夷殺其將騎劫而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然
則五千人七十餘城皆以單一怒而振奮踊距起今
所集諸道兵數萬豈出五千人下而方張初集之銳
氣乃不足以當昔人殘敗瘡痍之孤城乎生所太息
于以怒者此也然而非以怒也無所以使之怒者何
也天下一身 主上者心也文武將吏四肢百骸也
心一怒而後手足振路皆裂髮豎戟奮張今 主
上方在寂然不動之時叩之不應撼之不驚急則出
一三市旨各羣下之請耳而拊髀思用者何人前著

卷之二

三十五

壁畫者何人士卒暴露于外爲 國家禦強虜而內
帑朽蠹尚吝一毛諸將吏前此誤敗與今此之逗遛
逡巡者曾未置之于理頃雖逮一億帥而尚俟勘奏
不卽正法如是而望大將能奉威令如古之戮倖臣
戮愛姬斬士之不用命者乎士卒有喜而趨距憤而
流涕惟上所驅赴者乎此皆必不可得者也何者心
不奮發則神氣不振神氣不振則骨節皆痠是以策
之而不赴作之而不起舉國皇皇無不談虜色變而
出關諸將自陷清河以後惟聞報一再殺虜百餘人
第林集 卷之二 三十六

上首功幕府侈爲奇捷然以掩襲取之又以百餘人
而致一級不聞交鋒大創也合諸路之兵幾數萬所
發糧餉亦數十萬未至大以藉資而大臣卽矢睢陽
張許之願大將卽有驅羊鬪虎之恐萬一夷虜至于
交江兵餉果至乏絕城邑披靡軍徒破傷將直付之
無可奈何而已耶生所謂人主不怒無以策將將不
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者此也故曰家
無怒管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怒刑則百
姓之互相侵也立見人主不怒則何以磨礪智勇緝

寧區宇鞭笞四夷大臣業已奉廟算受命疆場賞于
祖戮于社惟 天子之威靈在而臨么麼之小醜遭
衝突之小創卽相顧錯愕幾乎不可奈何之地嗚呼
其亦不勇之甚矣雖然怒道德也亦顧所以用之怒
以敵生毒天下而民從之則順道也文武之師秦皇
漢武之兵不啻烈霜之與毒霧皆啞叱咤之雄與薄
伐張皇之威不啻砲火之與雷霆大都怒在安民而
以敵生則成怒在悁憤而以忿生則敗昔者張睢陽
每與賊戰齒皆碎裂恨不生啖虜胡景略與趙祖悅
交惡志在陷害亦怒齧其齒流血嗟乎此其怒豈可
同日而語哉若夫辱巾幗而不動數嫂罵激挑而不
出其靜如山其發如霆此又以不怒而善怒之用所
謂至勇伏于至怯者也匹夫之剛一劍之任祇敗乃
國事而爲豪傑所嗤笑曷足貴乎儻太公所論將寇
勇于五材之上者其指如是乎故曰用人之勇去其
怒與殺敵者怒論者宜兩存焉而生以爲今日之事
勢求一怒焉已矣

寓林集卷之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七

寓林集卷之二十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復茅鹿門先生

壽劉翁文婉曲淋漓而入詩處風騷寥廓出之愈奇此畫家所稱神品也太史公傳古之賢者遐想前哲至願爲執鞭彼固未嘗交臂接談卽如吳道子之仲由關令公之昭君千年色肖亦豈必親面揮灑乃稱神哉劉翁固篤行得老伯之文以傳百朋之錫不獨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三

劉生銘刻五內矣抑之九月初一二歸壽而不肖亦將輟半月之帷葦航而東躬爲進觴一則以數年父事之誼不可以終身不面一則以往年老母生辰抑之特從慈水越數百里爲文稱壽無有來而不往者老伯篤通家之誼別爲一觴至期再報左右并將仲公子者俱往也

與沈觀願先生

飛來泉石間周旋有道先生之側如餐風霞肌理都爽至今不無將迎之思世事多逆頤者聞有佳孫之

戚蘭摧玉折能不潛慨所嘆生人如艸頭露百年過隙中復互參哀樂爲歡幾何先生達性養恬願微遣情累遵太上之旨嗣君無事攜與俱來青山茂樹之下殊堪掉塵也時氣大惡彫落相枕開府滕師亦罹此患人之云亡知已不再煩憂所結聊成短章譬猶溺者之笑

與茅薦卿

兩辱手札清詞懇惻腸肺膠結夫屈首受書昂眉布政生人之途不能一轍良有然者若夫焚香煮茗促

席把臂披瀝五內橫議千秋此樂難得但有夢想而已宣尼上聖三月報政乃來吏所稱論善寬刑與民休息種種嘉德誦口成碑壹何易也願足下勿喜薄收勸宣父道大抵從官者太上心術次學術次才術心術欲真欲醇學術欲大欲密才術欲敢欲練足下之才信與心副得無小察而大遺與密此而疎彼與史所載稟稟德讓非取雄心驟快頃刻奏刀總之爲民爲本間嘗聞尊翁自言令丹徒時每引坐父老問疾苦單車匹馬走田間民子弟輒得領教誨百姓親

就如見父母而鍾維新所按惠安事亦多類此故皆有聲施此則家法近事可做而行者也其他不能殫論詳具羅一峰先生論文中偶陸生來特令錄一通置之座右率此以往冀黃卓魯寧獨擅絕世之稱哉不佞侑同季子碌碌度時無甚相長發憤爲文不過七八十首顧比秋水編沾沾自喜精詣佳境而易文欺足下不解敢自謂振業董侍郎歸太僕之後寄來四首可覽也顧獨憂衡文者往歲見厄而所較各郡縣如吾徒者大略相似然亦斯文一劫安得老比丘

寄水集

卷之二十三

度一切苦厄也功名子息俱係天緣然足下得一而遲一尤愈于不佞弟兩物俱缺讀吾來詩付之一嘆耳老伯彊飯神氣旺甚猶不能恬淡回首牽于俗事耳如何負米之憂千里垂念豈不感恩顧所稱知己重輕不在於此賜也結駟憲也蓬戶各成其趣即足下義施弟實祇受管鮑貧交千古生氣諒不獨以分金一節願足下愛我以德所予多矣

問賀伯開

接玄白書知伯開郎君謝去爲酸心流涕者久之要

之人當其逆時難處耳死生有命已爲千古達論猶且以哀傷隕明節情中度伯開勉矣

與陳孟常

僕才力淺弱于古文辭騷賦家未敢以不成之業驟而出之以供世人之譚柄舉業眇小技然應世之具竊以爲兩司馬復生恐不能舍是而馳私心揣摩之竊以爲學人所範無過震澤毘陵之業大略原本經術參伍於宋儒精微之論得之心而書之紙要於傳聖賢之旨耳而近世高才生往往棄玄而吸醴以爲

寄水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吾古則爲秦爲漢玄則爲老莊爲列微妙則爲楞嚴爲圓覺而宋人所著理學諸書一切塵置之若臭腐腥穢不可近夫塵置宋儒之論出自于鱗元美諸大家以定古文辭之衡者而非以論制舉也嘗妄言之宋儒之書腐者若塵垢繁者若葛藤 心目爲障而精者參微入妙爲繭絲牛毛若越人視五臟而庖丁解衆理而高才生聞僕言乃相顧以笑獨光父心許之且疾而呼曰此亦吾友人孟常之言也孟常當已卯登壇時縱才以出有奔逸千里斬關奪扼之氣而

近且斤斤步鄒趨魯所閉戶而覽者皆周程張朱濂洛諸君子及王陸兩先生之書滌其穢而鑲其精矣僕且心疑焉而近得足下所製社中卷精以沈厚以靜甚矣光父之非欺我也則僕之才卽不及兩君子而意識所向亦旣幸附於聲氣應求之末光父暖姝艸與足下近刺竝橫行中原而僕亦將爲效顰者之婦買笑於世非足下誰能序我者藉光父之靈謹令書奴囊稿三十首奉塵清覽願足下勿讓一一評駁弁以片言不勝仰懷

富本集

卷之二十三

六

復劉抑之

向從使者致書具情事近所履大抵如昨耳無長卿之才而蕭然四壁似之以此爲累然當呼朋笑傲時桀然抽毫陶然命酒卽登縣圖遊金谷不暢于此人謂黃生貧人哉吳師惠書用意過厚非足下深念弗致生平無善狀受恩最多非長驅中原一酬此念眇眇尺軀寥寥寸心何能幻化千億作報應耶所論文旨風生千年達論于不佞弟尤屬刺肩儻夙緣未斷枯管有靈一一奉命行之輒庵師所及賞吾當年濃

郁灼黠之時不知吾已淡掃蛾眉矣深山老柏不能化而桃李固其天性然舍利一粒五色俱現藉足下之教顧臨期神通何如耳家大人而下叨庇無恙傳示國家近事歷歷續此有聞毋忘也

啟鹿門先生

久不通問候於長者肝膽所向時時若奉顏色聆咏唾顧不知邇來得強飯無事否也家君年在吾伯鴈行貧病相仍重以不肖落魄在念雙眉若鎖則吾伯爲方壺圓嶠中人矣不肖塊處西湖南山間師心日

富本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僻不能如近世高才生所爲探奇弔詭者然歷春而夏其間烟霧吞吐雲鳥出還靜而太古動而游冶所且暮耳且目之者固以爲物華風景之變而竊以爲文章之變亦盡于此矣恨不能卽出而書之紙書之紙矣而恨不能從名公鉅人如吾伯者相爲上下其議也居嘗思吾伯向所疾呼不肖而語之曰爾向年之文其爲莊蒙乎今之文其爲語錄乎不肖以爲莊之本旨旣與吾儒相軋必不當參而附之孔孟之調而語錄者其精爲繭絲其詞爲葛藤徑其詞得其精

亦舉子業之法門真諦也而近世好奇之士以爲陳年穢物厭其糟粕而棄其精華者誕也故竊于所刺拙稿僭題之曰寓庸集庸平也常也又先儒謂不易之謂庸寓則有客寓之意焉未知其能然而且然之詞也不肖既以微名取忌而數奇屢北耳食之夫無微不信安能人置一喙太史不云乎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乞吾伯護其所短收其所長寵之片言以愚世之所謂耳食者不肖非敢以從臾辱長者之筆也大抵傳之通邑大都與藏之名山者不同藏之名山者千年之計譬則日月也傳之通邑大都者一時之計譬則雲霞也吾伯儻非以不肖爲狂人乎陽而寬其一時者於此而徐而責其千年者於彼生平文采或亦有可見者耳刺已就秋事且迫卽萬冗中乞特爲縣筆立酒一完前諾不勝瞻切何時枉駕

湖山挾策頌教

與李玄白

賈誼劉蕡之事千古一恨然猶寥寥劉賈耳不意吾黨比比類是吾黨豈曩時秦之坑卒抑亦齊田家五

百人耶一笑

與虞長孺

僕兩候足下足下亦勤勤向僕顧僕棲南山實不知足下行李遂北方作一字令長鬚邀足下揮塵竹林之間而且報足下行矣悵然久之辱舟次惠書具見腸肺嗟乎無生大業沉寂千古應世出世元非兩途足下竟以慧力致之顧外緣易染內障難除輦轂交馳猿馬四出非持不二之法超無上之乘佛事國事兩必有妨若夫根器鈍頑托名禪定意識浮蕩涉趣

昌林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圓通卒畏浮言竟露劣相此不足爲足下慮也僕疎放笑傲之人中亦有契自恨有慧性而無定力彼岸廓寥徒勞虛想每逢高僧如蓮池輩航介如輩津津稱足下情境雙合實詣修持敬之愧之願足下壹意努力國王山河淨土自在矣世事浮湛靡定舉業末技雖黃黑白尤縣人口吻間假令秋風冥晦卽毘陵震澤無以自明往往見高奇之士雄氣所向輒呼反掌僕實有所不及也尊大人而下屢安否千里風塵百凡自愛淨土四十八問及所印過經典便乞擲教

家親行促艸艸寄此不盡

復陳孟常

苦人無緒過從足下一暢聊論私心願之秦人焚書而易存今人點易而易亡歸董而後伯牙斷絃矣衰經遠征安得積穢在篋以備徵問新著易義幾首聊當哀吟謬欺足下經術不同他日出覽居然歸董也狂詩狂詩

復李玄白

春以來晴光草色令王孫氣冷者多矣而雨雪連綿十日而九飛來石佛雙眉如鎖乞人踵接餓莩相枕不佞入而與二三友生緩頰詩書抵掌千古則若寤然而忘其苦者間出而婆娑往來其間是諸苦相入與心會則未嘗不愀然以悲而恨壁立貧士且身為黔婁無能散千金起溝中之鬼而肉其骨也足下謂青山白雲湯我胃臆者如此哉焚舟背水血汗而戰此足下今日事瑯琊之役譬則辟殺病夫疆從高皇帝矢石之間而非敢與淮陰曲逆諸君子爭功而侯也然亦俟諸王之使來后往多在三月下旬矣吾

二人荷金州先生之知誠當拜其先司馬之墓第不知時遇可舉否

東石公

風雪簌簌又弗酒命書奴煮雪澆之意即欲趣上人就烹耳如何

上王元美先生

不肯苦塊之賤士也文采草昧無所比數嚮者以一念憐恤之痛微惠斯文不朽已往因得侍密坐聆清玄之言已而謁謝則會天子特錫先司馬公之令褒忠顯良千古所快知交親貴人不拜手仁人孝子般辟其間無湏臾之間而某窮途情禮未效徒以空文上溷記室謬辱獎許進取狂者大雅之門自喜側足至于今沾沾未已也而頃者明公憫蒼生之急仰酬聖明委蛇大道寂心應世海內士大夫莫不翹首見龍栢目文明之業詞賦名流擊轂並至兢奏薄技宣揚盛美而某獨無聊為人俗師稽栖貧病其行次且心如調餓旦夕不解疏遠之罪不勝擢髮而茲以茅生令章丘之事忘其疏賤不揣略陳請于左右

所爲茅生者歸安人諱國綰與慈水劉進士憲寵及
不肖三人者布衣生歿交也茅多精沈之才奮勵清
白今爲濟南章丘令其安富振貧愛人下士卓然有
古循良之風章之士民謀刺其行事爲百世利而託
不肖爲之傳劉進士則紀其荒政顧獨缺序首而又
若有所慕而未敢請者不肖私心計之士名實不立
而游說大人虛聲諛聽者佞之人也世平道明賢者
自效而聞問不宜者朋友之過也夫曠火之光不足
以久照衆星之義不足以明遠令不肖與劉生而干
言何如明公之一言羊被虎文螭附驥足昔人所謂
薦學而行益顯者也故敢先茅生之意而請明公一
言爲傳紀首且非獨爲三生布衣交希買名市駿之
私而已明公坐帷幄廓休休之量進退天下文武之
士俯采下體且將以茅生爲卽墨風勵在官明公能
自禁其筆不下乎哉此不肖所以忘其疏賤不自疑
其見拒于明公而冒尊嚴以請也夫采而用之以一
時采而序之以百世若是而茅生忘明公之言勵行
不卒碌碌明時此非夫矣草土之中文章無神微有

結撰無當風雅故不敢漫呈二律敬書扇頭比之閭
巷之謠自效鼓舞云爾章丘傳本不成文末綴狂語
尤非所聞於明公伏惟憐而削之書幣二種儀不及
物聊將遠忱統希麾置大作專僮跪候幾務之暇卽
賜揮灑將得其便而寄之章丘世且謂不肖賤士能
信其言于明公以成茅生之美而又復嘆明公不以
尊貴遺天下士以其文章之權行所不知爲羣吏先
而陰以代朝廷黃金璽書勞來之所不及此真千古
快事也深懷深悵

窮林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與馮繩武

足下跋能履耶無乃爲平原門下買笑耶此物宜起
不宜下空靜不宜動山中爽氣竟秋命童子移竹牀
據而揮塵漱以名茶令濕火從毛孔中四出勝太乙
金針多矣

與茅薦卿

錫山吸泉把酒之歡謂生平嘯事今思之似長夜夢
了不可卽矣且此時政抑之奔還趨吾家不佞爲趨
足下失抑之事多奇數如此別足下無幾時謀弔抑

之爲院試止試已復謀則老母生胃疾至食不下咽
近二十日而胃平又忽毒發于背累累如連珠醫者
得都消之存其一在右肩下謂之右搭手大如盤凡
十四日而始潰痛稍解然潰未盡收之甚難吾母廿
年齋戒連得此惡病卽佛家云往業未斷獨不念貧
兒心血幾滴乃如此消剝耶楊子一牀書積塵連屋
同舍生發憤者竝以此蘇蘇若失湖山湖水間若驛
路客停此其景可知也今少緩病狀強割愛緣又若
中泊之舟兩岸不係貧病更端兼程竝進此時卽作

附錄

卷之二十三

三

馬遷李白一輩人何益情事咄咄黃生又將何爲耶
一嘆一嘆俟母毒口完了抑之弔事又須入秋矣陸
拙書法小佳吾山中頗喜此物乙酉歸仲堅今促歸
足下無計可挽乃知范史雲不可與陶倚闕力一笑
一笑

寄劉抑之

客歲苦冗交劇入春尤甚老母在時恣不孝所往日
毋分而讀書心乃今蠅營蠅集備於一身父鰥母靈
形影相弔遙思岐路每爲斷腸一旦絕裾百里之外

割情滅禮慘悽萬狀淚眼相視苦不可仰衷腸千言
唱不可出征車爲之踟躕僕夫爲之涕泗兼以寒氣
凜烈積雪滿途歸木紵素天地黯淡當此之時卽使
石心鐵肝半爲崩裂况乎哀子行役貧人離家苟動
良心寧復有生氣哉廿五旦入就李項生家應酬如
癡狂迷達度忽至突起流淚內壅心胃如割交游乍
面塊馬如泥不覺向隅頓愁滿座不祥之人豈堪接
世錫類同悲足下能無泫然耶午臺見過讀足下狀
老母者情真文暢仁人之章二月杪不孝卽欲抱此
而過吳門乞銘王元美先生耳

附錄

卷之二十三

十四

與王宇泰

足下博物玄覽響振海內久矣不佞願執鞭而未有
路乃瑯琊王罔伯兄弟邀東南之雋以盟濫及不佞
而有足下姓名在焉近始得足下社中義讀之微妙
無上爲名理宗此道至足下可謂達摩西來矣足下
倘亦稍稍知艸土間有鄙人而無嫌未同乎近稿附
上乞證片言傾渴之衷書不能盡

謝張成叔

成叔賢兄足下不孝天刑之民自逸誅戮波及老母
卒然棄捐慘思九原悲鬱近成風木之恨千古共傷
况在老母尤足痛悼家翁白首諸生先兄雋才中道
夭折晚得不孝幸酸有加賢達之操近世未有年來
不孝差比人數庶幾成名如農望歲而落拓半生文
采膚立無曾參養志之歡而有仲由負米之苦糊口
四方什一家食問視之勤缺焉無幾意者天賜憫惻
昂眉將來而迅速無常竟令摧裂魂魄長逝無天可
問然令負擔窮兄朝出暮歸猶得時伏几筵雪其涕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泣而爲貪滅禮斬然哀麻客遊百里之外苦次虛設
聞若無子形骸土木殯顏應酬哽咽肺腸壅淚成血
而回念家翁單立六尺之軀未可塵土二三相知苦
口曲論稍提剛腸散亂片刻亦猶乳兒戲笑非情爲
人所弄顧盼失母則啼號失聲茲豈他人復能解免
儒冠誤身遂至于此嗟乎成叔不孝非人子耶能不
悲哉佳詩慶弔並至生榮死哀南州孺子之誼不足
爲比東向稽顙隕淚如雨足下雄才軼世追琢古人
二三兄弟屈指白眉不孝既恨不能杖策相追而武

林橋李之間爲覓賢豪寥如辰星屠狗之雄儼然法
座恣睢自命聞吾黨姓名咋舌相詫亦猶譚井田學
校於六王從橫之世古則古矣等方枘耳抑之毘陵
之行無可奈何與不孝同而坐挾冠冕令臨叩令蒲
伏造請順風而呼聞者加遠固其所耳舟過就李論
及足下事謂足下且受知衡文者有武林之期不則
邀足下扁舟毘陵不孝之所恨者抑之之所快得勢
者昌豈獨其秉彝哉舉業一枝至於今日敝也極矣
竊莊列之批糠拾禪玄之涕唾眼浮空華手寶燕石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聖賢爾雅平易之言玄酒菽粟棄之如泥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然物極則返水流必東中流之柱吾黨二
三子勉之詩文六章聊當抵掌如過毘陵萬千過我
齋頭言所未言

與王逸季

足下雄姿千里虎視鳳觀不祥姓名迺辱過而存之
短刺乍入驪然倒屣把袂論文如平生交延津之劍
呵風吸雲而神奇變合於塵埃之外足下有之僕豈
敢乎尊公先生始不孝以爲軼世文人迺今望見玉

貌微示德機非獨文人殆至人也先慈閭巷貧婦藉尊公先生銘不朽荷底諾矣望足下從旁懲惡之并乞言以門生試事罪不得躬領孺子可教大人其憐而寬之乎易道之微不孝狂誕每謂經生剽襲之禍甚於秦人秦人火而存今人習而亡猛思一當圓通之士闢其戶庭而卒遭天戮此興遂淺奉證五作譬之行兵家此特其嗜探者非敢云前歌後舞而入也向所攜易談一小本附壁何物禿翁竟不令終局可恨

爾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與王伯穀

某實不孝而以母之賢徵誅於先生向聲言柄文者按禾爲生徒所繼不得謁而領也而以長鬚往亦會長卿善病不意柄文者今方來又不能出門矣先生無恙乎長鬚再往謹東向叩首焚香而待之倚馬縣河知先生無難恐不孝心血無幾至不能讀先生誄讀且嘔成耳已得弇州公墓銘千餘百言情法雙極令他人覽者出涕不孝可知以此知不能讀先生誄也

與李伯遠

詩格清雄逼真唐初五言絕道上無比日暮飛鳥還語是王維臨高臺舊語然神情自別耳佳文淑別名理今宋人北面間有麗言本無妨作家借爲流俗人點汚耳拙文二首奉証卽夕冒雨行歸出於無奈許我長箋詩一幅無相忘

與范光父

熱甚想五臺清涼石數千里而遙無已得百竿竹林下披髮千丈啜天池一杯亦可終不能得朝夕取國家奏疏讀之慨然有懷大刀不割又自潛然耳天寒黃郎聰明如塊爾木石百千無情可以坐遣今俱不能得勞我以生固非虛語以此思足下可知矣

答茅薦卿

不孝自遭大戮遠離老父形影相弔感傷肝膈生非無情焉得不病散亂之具庶幾取鄒魯性命之書仰而與尼父羣賢晤國朝以來奏疏經濟之章俯而與今之賢士大夫晤而間及禪玄之眇論漢晉之清言與物外之至人晤然而名理所探堙鬱無語揣摩之

畫無當世用長刀不割吳鉤悲鳴蕭然塊處慨焉太
息據牀高臥則老母湯藥呻吟之態依然入夢浸淫
之淚暗墮枕席聊論清言亦不爲用庶幾書之紙上
者進足應世退可名山然烈士壯年已近頽放母則
鬼矣父猶不欺儒冠誤身命耳命耳足下旣已矢心
爲民南擢郎署高拔臺省聽之朝議磊磊七尺無愧
賢冠此之爲孝廣於膝下足下惠施章丘有年彌久
彌實俾之彌厚成佛作仙惟是功行圓滿時最難保
持有爲佛之心卽落魔軍有作仙之心便歸凡界此

寄林集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可與知者道也大學衍義補此老儒鉅業閱博精實
誠如來諭大略往古如掌而今事未悉次第有局而
機宜不中欲悉今事則吾學編不可不覽欲中機宜
則經濟錄及嘉靖以來奏章不可不覽而朝廷之大
議大政大變則鴻猷錄不可不覽上下二百二十年
以來名臣策士歷歷可指然而敢任事如于少保善
用機如王文成則吾黨二三兄弟所當書之座右皆
所謂闢乾坤而握風雲者之手也夫敢而疑于激機
而挾乎詐則霸心在焉粹白之心挽禍爲福有志之

士是不能不寄慨於干王也新嫂德量宜配君子乎
羣妃在御佳兒無聞造物爲之何以努力一嘆一嘆
老天淫雨橫發三吳之地水田一色人憂倉虛我憂
米貴十石之賜吾不及謝老父已從家間欣然受之
矣

東石公

靈鷲山箕踞佛子座下風雨橫瀉如在真珠瀑布間
令哀子喪吾歸便人秀州矣焦毛銷骨受火坑報又
復十日此際想山雨空來如如來三昧水了不可得

寄林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

上人揮塵之暇抑爲有情念及耶身在稿木中乃復
翻閱國事馭此白日長刀不割又復生英雄騷屑之
氣回照遽然亦復何有將不動上人悲心乎二三友
生欲置我此山中比隣法座此三生大願想上人樂
聞也

復楊仲堅

仲堅足下手札所砭會解之謬剖藩決籬可謂要言
不煩微情獨詣不孝無辭芻狗之謂何有驪龍之探
然不孝所以偶然集此者其亦有說大抵學庸論語

皆聖賢說性命之書故惟上智可以靜觀如其中材必緣指引故得魚而忘筌可也釋筌而求魚矣也得渡而舍筏可也離筏而求渡矣也宋儒之葛藤窠臼令人開卷欲臥者惡道也而繭絲牛毛旁證曲論令人循法而入者則功臣也若夫近世經生尤可悲悼目不披六經秦漢之籍而謂宋文之弱并其理而廢之則于鱗元美持文人之衡而彼耳食者也耳不聆三乘淨名之訓而謂宋理之擾并其言而廢之則了凡開之作禪伯之俑而彼亦耳食者也况乎歷山川則熟險夷經關塞則知要害披沙斯能得寶入林乃可擇木會解者經生筌筏之書而非所以爲忘筌離筏者設也不孝尚恨少年師傳未及從事幸而此道有緣隨得隨捨隨渡隨離湊合之內無妨會通若少年早及此事今當爐雪鼎丹其于玄妙誠無紀極足下尚以此書爲煩儻總挈三家全書並置几上當永作希夷長臥不醒矣不孝每謂吾人覽書當如星辰繫于太虛而太虛不繫姤姁列于鏡臺而鏡臺絕相故會之則成解厭之則成障此書遂能煩足下乎則

足下自煩矣夫宋儒訓詁孔孟已屬支離况又訓詁程朱非至愚極陋之人不爲不孝豈至此耶至于經世立言道本同條人非孔孟鮮能兼擅文學政事彼涑泗名賢記者列爲二科况程朱雖高尚在游夏由賜之下安可以此訾彼哉若夫象外之意繫表之辭不孝尚有詮旨一書自謂玄珠猶嫌在璞他日出一篇與仲堅覽之庶幾脫離朱障微賞惠施然惟以其能解宋人者能不爲宋人也足下有見不可不示不孝亦有見不敢不答總之道中索于形外勿以爲狂迷而俯教之

啟鹿門先生

先慈貧苦賢達近世未有落魄貧兒生灰抱恨惟是墓中之石乞靈文人揚九原之幽魂伸終天之窮慘而當世作者範軌人倫先生振宗於嘗上弇州樹幟於勾吳寵借片言便足千古頃已乞銘弇州先生而所謂墓表者哀然而標之松楸之間非先生誰能徵信者何者弇州先生特以一時臭味之投而先生故所嘗左提右挈肉骨而子姪之者也故敬抱不腆百

里而謁門下伏惟憐而次之然酸士作計非他縉紳
有力者比卽勉裏事非蚤辦不備卽賜揮寫尤荷
哀憐肅此雷懷未罄

答范光父

僕數從他人問尊公殯期想此人亦不得聞漫然相
應竟不得致執紼之說僕不得復稱人爲足下友矣
書齋初欲置山中避人乃當三竺九里松孔道車馬
之喧無時無之不必知我而後投轄無名氏何從建
鼓富是丘壑標榜耳然寓行於庸一語自是生平藥

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石非足下無以得此既不敢爲流俗人又不能遵太
上冲虛之途庸政爲難耳近來疫癘相枕生人彫落
觸目可畏而滕師開府公從海上歸十日之內化爲
異物此公晚年日新精氣百倍無念不在蒼生亦無
念不在賢士與夫之側每招坐談肺腑相示皆卓然
獨往之理不意此公便爾長夜人之云豈勝潛慨
啟王元美先生

不肖下士辱存明公齒頰之末嗒然竊負後進者與
于斯文矜視流輩有日矣苦塊之餘氣不稱志日月

云近蕩廢千古苦無通才恢廓神明大半沉冥諸生
之業去理似近去俗日遠進無國士之遺退失名山
之計六尺之軀虛寄天壤而明公精神自完緒餘應
世模楷天下鼎鉉中朝遂使班楊厄性命之宗韓范
絀文章之技仰之彌高不知所托然且搗謙來章吐
握不倦略君子援上之戒釋小人未同之嫌如友人
章丘令茅國縉者疏遠下吏遂辱過聽微良不肖庸
序厥美無偏無黨標準王路此爲顯陟百世不堙嗟
乎使天下之爲令者誠如章丘而知人者誠如明公
言謝聊申不忘之悃或其精白一念報稱明教者在
日月之際也歆悅諸公嗣班范而起非不肖願力所
及向承明公獎進過涯愧汗深矣官牆尊嚴久曠問
候舍卒附奏不盡區區請事之勤偶刺近稿卽向從
諸公子指虎丘而社者不肖所媿諸生之業而已玄
覽不遺伏惟憐教臨楮草昧不勝瞻悚

答萬公羣

每見足下則情致玄暢乃知消人鄙吝者非叔度也

集

卷之二十三

三

佳茶年領清賞何以報德飛來泉石有時共之此時
第神往徑山耳

與項于王

近覽于王之文與鹿豕游與鬼神合二作大暢玄致
非但才美其餘或有執意成理斬生爲熟緣心性未
徹爲流趣所染機鋒未迅爲磨勘所隔靜虛以觀動
而順行使經傳無齟齬之嫌心口有相喻之妙然後
長短淺深隨緣赴筆奇正高下與時委蛇乃爲佳耳
大都獨坐則以心爲鑒出戶則以人爲鑒忌挾才以
強合防忽衆而成驕僕每自反亦或不免其在于王
分數諒多至于講解經書弗明弗措宜密宜真好高
之心猶不可有僕本淺劣苦無高足玄甫于王心愛
特甚豈能無諄諄之言也

東僧過音

雨中心神都鬱請與上人檢北山志書飛來靈鷲間
佳處晴日眺問也

復王逸季

山中正苦寂寂忽得手書及社中義爛然琳瑯應接

不暇向從甬中報足下書者僕亦忘其人并日忘其

語矣其或以社中二三兄弟之督我而無以應而轉
以督足下其奚怒之有然念足下兄弟亦殊甚札中
所云三困頗微聞之爲太息者久矣而仲父之變則
海內風雅之士所共黯然銷魂者况足下乎惟是愁
困艸土中未及絮酒而唁也文人固自多厄大江以
南此厄猶甚識者莫不付之長嘆第人生百年幾何
此嘆豈堪多有僕以爲辟猶鳳鳥之羣不雜雞鶩天
道好還盛德在辛豈其然乎燕閩大吐英雄之氣江
右想亦楚楚而獨崇東南未必不令我輩連袂而起
安得先驛足下兄弟也大作精英橫逸鏤刻萬有房
仲靈根玄箸超然雲際而王宇泰名理不乏似蒲團
悟後其中有精三者真足揭日月而行其他尚未竟
讀要之必非人間世物珠玉在前覺吾形穢而足下
漫然掩其拙而題之以渾璞善謔哉黃生傲氣不少
以此益多則足下之過也選而登之木此宇宙大觀
非足下法眼不可然文敝久矣要以經術風藻爲案
微不師辭玄不詭正筆不綯色高不挾才平不涉俗

黠不失聲庶足高映先輩恢廓大雅而寧精好泛多者十餘首少者卽一二首亦可若憐才太深明以愛掩或偏嗜所好不能割裁卽使後生低首相下恐爲大家所嗤顧足下主張之僕雖茫昧選成之後倘得寓目商確之如何泛太湖涉彛園抵掌高論此興不淺然未可必當走書先父約之至則臘初爲期不則必有平頭奴相報僕亦有刺近稿二十首之舉殺青未竟先寄八首玄池之刺洵奇而間以意減殊可恨嘉隆不可無選足下有意乎尊大人獎借接引之過

舊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七

俾得比於人倫私心未嘗忘向以乞序友人傳文素書今既數月矣當復有所啟附從者而上也坊刺絕少佳者奇士亦不甚得辱惠雜著之刺略未曾有外劉抑之張成叔吳用修社稿三本附覽成叔復有書胡玉呂未見其人而用修亦有書僕實浮沉之抑之稿有緣飾門人者其佳者則其手創不能逃 玄覽也

復馮開之先生

跋語百言字字舒金色如土佛木佛本非活佛明師

高倡便令酒肉人合掌先生之造化人至矣哉先此陳謝

與劉抑之

此時宜有千里駒至矣老嫂健食否隔月不得一消息令人相思耳弟孤苦如昨貧難有加言之徒傷足下懷抱無益共業諸生六去其三心賞之人從我于陳蔡間晨起讀論語數章本師微言稍有曠世之合卽勞楮生寄言存意朝食後理米鹽事訖便據座高倡時有意表之致免百年毒鼓之罪下坐午食小酬

舊林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與張成叔

往得佳詩刺友人者不平之感當今之世乃有古道照人如足下者其辭悲慨雄放有青蓮之致再讀舉子業佳作六首精刺沈宕卓然名家謬有一言之獻

總陳之紙上俟采擇耳不孝往來兩吳者什七據几而讀者十三拊心而哭者則無算其情可知今以先慈襄事十月杪竟解維歸貧冗交集隻身百勞稜稜雞骨不可令故人見也前論人品既定在世俗之內固可在世俗之外亦可此大妙明圓通之言然令滑者爲之則爲愿人桀者爲之則爲邪俠方寸獨照取種既真如足下所云無可不可矣明年以衰父不能遠游姑與二三友生盟於飛來峒巉間山靈最佳願足當名賢揮塵之談足下有意乎瑯琊王氏兄翁邀寓林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東南之雋指虎丘而社而不孝以請銘弁州公與之言以爲無東海張生不可也今爲馳書以上廿九殯先慈僕無賢豪聲足致喪車千人而遠方知已在百里外者亦槩不敢報令勞苦風霜中度足下聞之亦無及故敢以菲錄一冊奉告左右貧不能具帛惟足下諒之抑之形神瘁甚近於歿孝明年聚徒如故消耗必多宇內有無限事落落七尺以此坐疲得無過乎每思爲渠畫一良策而辛苦百端無能及之是不能無煩於足下也

與項子王

與足下滄而別卽勞苦大事已復繼歲事力盡計窮形削如稿不知者誤以不佞爲歿孝祇足愧歿耳足下向與玄甫約臘月杪當令長鬚囊文相証今且入春五日矣音問不至世事億變不知足下別後又作何狀玄甫素許淵湛今亦以忽忽多故不能成一字無事卽僊良非虛語曹沐以一劍之任雪其三戰三失之憤此足下今日事文章識者自是難遇吾輩固不當詭而求功然淡而能爲若耶之烟霧濃而爲吳宮之粉黛政國色驕盼時耳努力努力

答鹿門先生

不肖時有師心之僻每怪世之經生家露才弔詭暗于文章宗匠之旨深悔曩者刺意之誤而務思折衷于道其令不合所不敢遽信而明公今且題之以大羹玄酒黃鐘大呂有賢子壻之託而寵之登壇蓋不勝沾沾而亦不勝次且也已而三復所論科場應試之文如走馬泝流令人應接不暇此屬決拾穿揚之策所以愛不肖而妨其過以爲賢子壻慮者甚至然

不肖有心不敢匿其炯炯一念以誑大賢惟明公垂聽大都士之遇不遇有命而天之生才未嘗無用人第枉其才而用之用之雕鐫用之詭合其意氣揚詡差亦勝于聲伎狗馬執衿之習摠之皆天壤浮游之物昔人所謂異趨均亾羊者殊可痛悼故竊謂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與先生之所以教門人當以醇靜心體爲第一義卽次明白經術卽次博秦漢間之粹而近道者與夫蘇之流暢程朱之眞實而就其才之所近以自求其至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蓽而

書本集

卷之二

三

行故子弟門人有鄒魯之行而卒未嘗不收風雲之略其罪在有司而不在學士其志慮專一可以成議擬而行變化而其父兄先生第日論其文之是不是不復責其有司之遇不遇如其是也烏能遷心易慮以揣摩不可知之有司如其非是謂之詭遇而他日居官爲理亦多有不可踪跡而與艸木俱腐敗者其始不可不慎如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此詞人之雄作欺漫一世語而子雲之玄也亦子雲之所謂寂寂寔寔于世俗人者耳豈道家之所貴哉而奈何

以之自好且以嘗試于名利之場者乎然欲醇靜心體令如水止鏡明非少離家係幽棲靜室則不可欲明白經書義博覽古人之文而證其旨非良友觀摩互生疑辨則不可決不敢以不經之文不類之友爲俗師自誤而遺門墻之玷也乞明公以廣大心采未議而必行之而他有才子弟潛心斯文者卽貧士亦爲收之爲千里道遠之具不肖當慨然如命爲王守溪爲唐荆川爲顧中江皆吾家藥籠中物矣雖然藉以三子之文而出于諸生未遇者之手恐世亦未必有九方氏也仲尼不云乎狂者進取兇既有來約爲計良遠明公勿以爲迂勿以爲不孫而熟計審處焉幸甚

寄茅薦卿

客歲數從馮開之太史處訊邸報而後知足下之哀然上御史臺也喜不可言縣令關一邑安危御史係天下安危拜官以來便須具赤心鐵肝赴之矣十三道按故事所上者第彈射小臣及風聞不切事塞責而已竊願足下勿爲也書生無言路有言禁然臥榻

中所耿耿胸中者當今保聖躬在寡欲定國本在建儲通民情鑑臣隱在視朝枚逸善去媚柔在振紀綱而未聞在廷諸公有力爭之者朝陽之鳴千古矣足下有此伎倆肝膽否近鍾文陸過看予病云惟近習壅蔽之難決而九重之未易達予以爲此不可口舌在相機爲之耳不佞第自四月辭館餐五月亡荆人隨亡姪女生人窮途備嘗之已極矣而七八月完殯事一身百憂煎成脾疾而下血痢者累月不休過年翻覆更甚幾作行客抑之驚而渡江與二三兄弟欲

卷之二十三

三

圖吾老親孤兄之托此其光景如何每念足下千里外卽幾乎作隔世人矣今幸存人氣可掖而坐然未復人形大事則無恐耳黃生在卯運中如此作楚七尺落落且聽下廻分解也一嘆一嘆今年赴老伯之招俟體小勁可赴當在二月初旬通家子之禮第固當然而師傅之體亦須兩全其中委曲毋論足下當量作數字遺叔季周旋之耳新病有謝客絕書之禁而足下使來情不能已強爲抽腕發之神情大敞不能多及札前數行萬千畱念自失明時不再壯心易

彫惟自愛愛國不盡

與陸從甫

吾道之厄而有燔詩書者天網不疎彼燔者何漏之有足下請別爲壇兼出昔人所賀王進士失火書與二三子讀之一笑

與葦航法師

不孝其罪通于天以禍老母而歿於九月之三十日也一日九歎恨不足贖儒者之禮不作佛事願念老母生平尊奉三寶修持六時豈忍悖之而應俗凡僧浮口作誦無資淨土祇具戲場不揣仰伏佛慈俯思風好惡我師登壇宏開濟渡并請介如師輩一方同援三七四七之間惟師指示至期焚片香以迎也

與羅玄父

切清之境最不易攝三四日間兩遭知己彫落之感心魄幾碎益思臨喪而歌非古之達人不能儒者謂其不可以訓故命之曰狂耳昨見玄甫皮氣清臧一切自愛家山不必拘係從所好可也木欣欣以何樂泉涓涓而始流語至此山爲佳

寓林集卷之二十四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范光父

別足下後勉襄亾荆之事盡日勞苦中煎成脾疾釀血生積一日九起追思無病時饑餐渴飲便是方壺圓囑中人功名儻來文章浮物其於七尺肉身初無關涉真在不得已而應之頃已操慧刀暫斷此魔掉身入靈鷲山遠峰在眼白雲臨窻松稍落韵泉竇流寓林集 卷之二十四 響倦則據牀起或噉粥只數日間五臟六腑渣滓頓盡病九減七告於足下不可不知此味也

與歸季思

別足下來不勝伊人之想松風謾披拂清恬之氣如吾季思一席耳而孤所最慘不堪懷者別足下來八月復有亾荆之痛我輩非情死若然不應天之降割如是嗟乎何賔生爲耶季思青雲迫矣養氣勿厭事以操其神明身世非兩物也孤如不卽作死孝者與季思可以相證友人楊仲堅來託之八行萬斛愁

緒非言可撥

東于王茂實

使返有所論駁于兩君之文然否此物殊無關六合之內太上棄之其次姑用之而復棄之不能棄而復輕其用以至兩悞此最無策當七雄之相戰而狙詐也其變如陰陽小蘇略用揣摩而卽弄之股掌之上無發不中橫印如斗乃欲于此道中崛強人間而曰吾不爲舍所學而從人迂儒哉吾今而后翻然矣近所作頗覺飛揚流麗可以無忤于俗眼而沈心讀之寓林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其爲吾者自在每與玄父輩談及一大笑罷耳恨兩君不在座也李生太冲之母孺人月中其五十春秋李生自爲述欲我輩贈之言向曾聞于兩君今已爲草一序成矣酌金罍而進之可也暑氣銷骨恐不得過李母爲壽禮成遣一平頭攜之璉溪持吾書而后致李生秋涼時當重索其河朔飲耳

東語溪曠公

公朗兩詣我問疾我尚跼踖牀第不復把麈羅手爲恨自後弱骨往來茗雪間喘息每念生平幽莽如公

朗師第似孤雲之踪邈不可攀鄣郡阻江絕谷宜注
虛想禦兒一衣帶水迢迢九疑何可言也莫勝內嚴
生辰初意身自爲祝因得假晤函丈了一段佳話今
復不能矣蒼頭之便書雜咏十二章公朗臨風歌之
六度經一冊并供秋色薦涼清言殊快八月杪僕或
從家間返棹語溪不則九月中公朗從璉水之舟如
何莫勝處壽章筆筆有褚河南之致此茗中陸拙之
筆公朗不可不一覽近作宜書示貝葉數紙使我去
公朗不遠

司本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與茅鹿門先生論刪春秋傳

覽明公所示陸生抄錄春秋四傳首本其間刪削折
衷去機通理可謂朗鑒鴻裁型範百代非獨家世之
業而已顧其中尚有可議者不言恐拂明公卦非之
采言之恐失小子將順之義然斯文所在自信人信
狂夫之言聖哲所擇請盡言而無誅可乎夫聖人之
經立象以盡意亾如易立法以盡意亾如春秋故易
微顯闡幽春秋本隱以之顯其旨甚遠四傳羽翼互
有短長後世讀春秋者學一先生之言各有偏嗜大

都以文則左以意則胡然文緣有質而生法自無意
而立故法平而文核文勝則史法過則刻故左于聖
門爲浮史胡於聖門爲酷吏故惟靜虛無欲衡鑒平
物然後可以贊游夏之辭弼咎繇之刑用生爲殺法
不礙意後有作者折衷于茲此太上之旨質往俟來
仲尼所亟取百世不易如博雅之士包羅羣品咀英
茹華祇以文辭不賡程法可者與之則宜錄其全文
支離腐漫則宜削其全文庶幾略存膚殼流決脉理
如人妍媸修短各自成體若欲斷句成章裁其所近

司本集

卷之二十一

五

自爲一家如匠氏削木煩簡獨任叅伍爲變不名攘
奪未有存其姓名書其全文而或離前絕後又復中
斷譬如有人去其一手一足一鬚一髮卽臃腫遽條
亦同支解不得成體夫刪繁就簡其功似鉅舉一廢
百爲誤亦多恐上無當于聖人經世之法下不協于
文人博物之識中不成乎先生一家之言若取舉業
徑途其中刪削更有可議明公當世文匠片語所出
人誦金石以此傳之子孫必將流播海內延及後世
信述固多疑誤亦起不肖寡聞淺見恐涉妄誕不足

傾聽明公以爲海內之大百世之後而無人乎伏乞
虛心俯采再加參駁或全錄或全廢使識者可加而
無議乃爲得耳令郎年少淺識固不足據徐察其情
未見深嗜夫其深嗜者尚未決心若復介疑似浮錄
無益天下之道天下公言之況既謬託師傳則學業
所關卽言之不當萬無可隱如明公獨見自任謂斯
文在茲不肖亦宜悶然而返矣

東李玄白

春以來眠食漸強而病骨尚在不佞自知之又復作
客時多羈愁忽忽之懷不可言喻然何念不在玄白

寓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七

也得季夏惠書兼讀近作十首不但小慰離索亦喜
玄白遂至彼岸擬議能變嘆服妙才所云宋人書於
門牆階級一一循歷未卽堂室中語於道多功然亦
多誤茂叔開創得故起新遂稱作祖橫渠精思亦多
研心明道開言下之悟子靜得象外之宗竟夫究竟
有著而亦獨闢一方惜哉晦翁煩心落解吾輩童年
衣被敢忘所繇譬猶乳媼顧兒推乾就濕盡日辛勞
難言一體未爲罔極尼父不云乎下學而上達乃知

上下判隔卽成偏門以此權衡宋儒功過可案矣至
於舉業之文聊云青紫一路誠不必介不佞以爲門
無二法變化自我如以父精母血沿門效顰又或別
索玄微談禪稱佛則仲尼不爲斯文在茲歸而求之
亦何不可夫富貴儻來百年過客儻造物無權吾生
可擅僕與玄白蚤已橫印如斗薄江海而覽山川矣
此言勿復聞於俗子祇增吾妄誕罪耳

謝羅玄父

寓集

卷之二十四

七

但領高情饑飽一體如飭事理彼此求安僕能勉處
在陳之厄二三子不失絃歌之美便與千古青山生
色何必重捐然後爲禮完之勿煩再枉是諒

寄璉水吳子野

足下旣游泳風雅而冲氣內蘊意見者穆如飲醇何
況狂奴能不心灰狂奴徒以骯髒之氣闊步天壤不
有君輩在踟躕久矣近抱何似當微酣糟丘高臥南
郭促眉而烟視不知四座間何者爲主何者爲客此
際乃知子野風味愈不俗耳不佞執掌試事茲屬小
定尚未得入山脩攻戰之具長歌短賦姑讓君輩三

月之後而報政毋相笑也

東劉抑之

許然明冲曠之懷殊窘生產近作書薦卿云目下
游道日後居停能爲之展一籌乎足下不必言也夫
今之詞客山人必雕龍繡虎猿心狐尾磬折上公呵
叱大人而後得意此可望于然明哉足下能以八月
何日過乎呦呦鹿鳴鼓瑟吹笙足下須及此時過可
快矣發書以牛女之夕殊深感結

東王百穀

寄本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山中一夕話豈惟頓生清虛即如聞石刺史公行事
何必執鞭往代固願一望見之而私計諸公非簪紱
之英則烟霞之逸僕不幸中處其間似難側足中心
藏之已耳五大夫之仇先生豈其忘之即以石公所
以護虎丘者語吾郡公何至今九里道上沉覆盆也
醫者馬君手卷一僧文池冊葉一景山扇二已揮灑
乎乞還之外墨林畫扇一是老父者老父號鶴洲幼
于細書扇一臣不佞者併乞法書勿厭其煩幸甚聞
之勝公月夕將復垂盼此山臣不佞且爲大夫貯五

斗酬先生矣

寄茅薦卿

天涯兄弟懷思曷已惟取生平有用之言彼此記存
亦千古一夕也十八日中裁令兄過寓中得足下手
書及李師書而先是初九日即聞天官過堂語爲扼
腕余歎者浹夕矣天下事不可知者如此章丘之政
毋論識不識以爲古之循吏而主者題之以不及璉
水之歸二三知己以爲仁人孝子之道而世人追咎
以爲失策謂茅御史若在必無此事嗟乎亦愚矣夫

寄本集

卷之二十一

九

機詐陷穽何涯之有所賢貞心達變之士盡道于已
聽命于天聽公論于賢者聽浮言于不肖而御史縣
令天子之御史縣令也方其得之也視官如家及其
失之也則視官如寄如家則無曠職如寄則無鬱志
士無屈而不伸數無往而不返足下試論古之鉅公
名賢而有不遭坎壈遷徙者乎賢者如陽明之龍場
親者如老伯之廣平而世曾不以此少損其才望則
今日之事真不足掛達者之胸次所爲足下深念者
老伯氣盛而年暮卒然聞之恐微有鬱憤之疾如足

下不能自解則何以解于老伯平生學力消長端在
于此一許敬菴也向胡以見謫而今何以稱公廉第
一也則足下宜知所處矣

復茅薦卿

孤山對話杯淺情深卽此可稱片刻千古別足下來
雅俗交溷茲且入靈鷲山中以六月息忽接手札與
拙之來語真昆弟至情丘壑奇致千將莫耶出之百
煉它日且橫行水陸間豈必悲發孤憤浪書怪事作
後世笑端哉炎氣方酷不可一日無山水岫嶺蕉葉

寄本集

卷之二十四

一片復自媚人而太倉王逸季逸韻高文偶托微疴
實以不佞命百里之駕狂論溢發此際不減河朔入
秋清涼不必借爽林間請從足下謝客閉關了此快
事耳足下經世問學微與不佞小別此間更得一二
佳士受書談稅付托塵尾卽口業薄添亦有名理之
樂或旗鼓小窘以足下爲堂上人更自聳耳章丘伏
闕者數百人民之秉彛良非虛語世且多故王明並
受其福矣

復吳用脩

懷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窮愁亦復默會姑與足
下陳說雨境泉聲咽石月色當戶脩竹千竿芭蕉一
片或探名理時對佳客清曠則第蓄嵇阮飛揚則奴
隸原嘗蕭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采薇頗艱辟
繡不易內窘中饋之奉外虛北海之尊更復好義先
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若棘風雅之趣旣減往
來之禮務苛此又一境也兩境迭進終歸擾擾半是
阿堵小賊坐困英雄耳吾與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
此未可示俗客也

寄本集

卷之二十四

復鍾文陸

此時仰面日向官吏自覺可憎來論以平遇險良是
有道語然佛家亦有云以不平破不平者但不能爲
險耳市中有虎傷人必多生無叔度雅量固不能讀
百忍歌也

與姚元素

三月別足下卽策驢出長安門舍砂衝風面目黎黑
歷會未有苦此時懷思足下已如蓬萊中人已蘇
常得甲第報乃爲足下及仲堅恨小絀臚唱六月閏

邸報而足下已作天祿石渠間客矣爲大喜欲狂者久之第賦材淺薄志氣疎放當是丘壑之侶切念以西湖山川之秀獨鬱人文里中馬嚴兩公高選庶常先亦有聲而後復寂寂良玉在璞爲瑚爲璣琳琅禮樂之器崢嶸廊廟之材非足下其誰屬也弟歸貧日甚生平骯髒之骨不能俯仰足下與仲堅周旋諒亦聞之人之患好爲人師不佞恃三寸舌作生計則有時乎爲貧耳爾東劉抑之高行君子夙有時望今乃爲吉安司理而仲堅爲安福令此兩君者誠所謂金甌粹集

宋之二十四

十二

相玉質足下想亦熟其人矣橋李陳孟常與不佞屬文章之契其人有朴茂先民之風諒在足下鑒存然聞於足下亦知吾輩臭味不隔也

寄吳行之

頃得季思兄書兼晤去病知吾丈以此月杪歸休心之餘綢繆人倫融融可知已足下天性儻漠冥脩象外某逢人每稱說足下非近世文藻之士所及而門人茅孝若從某嚮往已久明年虛左席以辱賢者之鞭筆又幸同經術此夏侯勝之所以低首濟南也幸

兄卒許之

寄羅玄父

久行塵勞中令人形氣俱折差有方寸如衆暗存白可謂孤危月下送李先生行昏昏夢夜與玄父別去次日泊璉水與薦卿晤又次日頓書知白齋中此餐高朗空潤儘可肆廣長舌說三千大千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則去靈隱漸遠不能不生過去想耳薦卿厲意書史搖唇腐舌甚於經生僕有懶病大見拔除近與之促席論易于無趨避中小據名理便覺王輔嗣爲煩薦卿習尚書者無夙障時擅主賓之勝此際若有玄父一座者更不必別問子雲矣但不知玄父日來在山探珠幾何以羊幾何于雅于俗孰肥孰瘠悉託褚先生作抵掌談可也

寄馮開之先生

是日日夜送李先生玉峰之行隨放船下璉水矣此間卽無松濤泉韻足敵名山生世外想然薦卿下帷振響如井陘銳師風氣直上玄朗肆廣長之舌子野放頽然之致玄箸酬答不廢嘯歌視向者暴下入是

非窠日中與無賴子從橫差不惡耳先生東山之駕以何日發此行去帝座不遠然去我輩不近虎丘月夕最少不可無三日飲萬千刻期即當同薦卿輩飛小舸趨之先生風抱冲襟海內瞻矚斗山亦復不淺偶閱金玄朗東末單車幘被抗足西清數語不可謂非門下忠臣也若見龍在田爲雲爲雨自是先生意中事無煩緩頰矣

寄沈觀順先生

書生伏在草莽每聞邸報見叛兵勾虜盤據夏國大是西北之憂又聞士大夫往往談倭奴入朝鮮所在安堵有窺遼東而斬左臂之漸此其憂且甚於西北至尊晏然深居而相君遂生紛紜之論將帥數易士卒不用命此危卵之形也先生棲寂廿餘年而慨然命東山之駕蒼生瞻矚在此一舉起迹清曹特猶客寄諒非所以居大賢而夷王路也當先生登車時偶微郡一門生至遂不及追祖到今悵如忽杜七月廿九八月十三日兩手書及與莫觀察札子恍同晤對具悉尊旨隨作書致莫觀察者附來使往矣頃老父

忽中風疾差幸無恙然遠游一念已不敢遂仍當結業靈鷲山中耳

寄劉抑之

六月許生入燕附八行九月仲堅歸云未曾得書則足下可知驟然驚聞長公事是染何病而竟至是摧裂手足痛心痛心生無千歲而并百憂凡在形屬莫不念余而足下爲甚每當一順必參一逆此政小兒見弄處所謂達者循理貞時昭然獨行玄珠在盤無方不圓斯能弄小兒者矣足下爲理仲堅作令真百年一時領足下金堅而礙和仲堅玉潤而鮮斷足下操其太阿仲堅條以衆理便足方駕古人掩映流輩三公九卿與負擔荷鋤之夫初無異種世人不解漫別貴賤要以不失本心爲天地第一義此但可對足下言耳足下獨立之操堅于金石此不必言或偏性成執任氣隨流必光照靈臺運行慧斧昔滕師每言賢者之過是中多錯此于吾輩最爲頂門針也面晤未能謹條其槩以當韋弦一曰惜精夫精者百物之液不用則與物隔太用則爲物傷豈惟受傷反生踈

漏每見足下運精太過非但事關綱常人列賢哲剖
心析肝靡有畱借卽毛髮瑣尾亦務過情勞苦周旋
每無暇思故近年以來神理雖勁形容稍枯知者見
聞莫不云公夫百里九十前途政遙中年之人豈宜
坐耗故因物照物則輕重大小運而不勞生生無窮
資始羣動不可不察也一曰虛中吾輩之病不在隨
波逐流在于疾惡太嚴信善太過每使不肖無回新
之路智士生匿瑕之端偏執我私不受人益拂人逐
我爲害彌深今之仕者但知不受請託不接士夫爲
高不知人情不通言路不廣王侯之尊亦多窒礙何
況官吏但以虛明爲鑑以士夫爲形清鑑獻形則嫫
母西施畢呈于前卽不時交接何損至公此滄海之
所以爲百谷王也一曰寶慈夫上帝之德好生爲本
司理刑官所關尤重昔緹縈有言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每一覽及便爲惻然夫廉察之官威明
之吏奉法秉憲擬于鬼神然每聞恃廉用威擊斷太
刻近闕壽命遠貽子孫此其爲害何可不慎夫按院
者 天子之耳目司理又按院之耳目官司賢否間

巷豪奸必受咨訪然含沙射影則無辜受殃聚蚊積
羽則善人銷骨又況按院名曰秘訪而實陰爲推怨
之府權則自歸怨將安往頃又聞之鍾文陸云有賣
訪有買訪又有窩訪之家買賣爲兩仇之家而窩訪
乃衙門之積其家必隣司府其人必出理刑漸咨漸
下勢必詢及設假則多方詐害認真則無限牽連未
能示懲先爲逞毒近有名御史某者必首于理刑廳
嚴法一二窩訪之家而後行事此亦一術也以後願
足下每遇訪及必以惜才惜命爲心不幸齊阿可烹
正郭宜戮首尾洞見雷霆不收殺一生百不妨慈端
一曰證實夫貪饕勢利志士不屑而近世士大夫之
賢者以詩文道學自據高座道學一家江右爲甚專
門聚訟議論繁生名以之起謗緣之興須知道從何
起學從何名訟獄刑書隨位立義不必標榜不必聚
徒如其方寸獨照尊賢育才古人所謂父事幾人友
事幾人折節委心公非實益徹此一念千古可師以
上四條皆度足下所欲聞及不佞弟所欲言者也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省納其愚何必接膝至于不佞近

狀則足下把臂仲堅時可以周知大都名虛交廣入少費多節務自完用常不給其所苦也頃者與薦卿輩精析名理馳驟風雅而同調之士承塵不乏眼無俗客門無俗事其所樂也惟老父八月間左體忽中風疾今雖小愈勢難遠離明年儘可爲壇本山以聽四方負笈之來而未必如意則樂少苦多無可奈何矣薦卿尊人尚健七弟意欲其暫出而論者復不易言足下以爲何如國家西陲已荷無恙而關白此賊橫行深計倘蹂踐畿輔則切宗社之憂劫掠東南則

書林集

卷之二十四

一八

生桑梓之患小人之計不過藏身國士極思所圖救世如何結場如何定畫足下豈無借箸請纓之想乎足下仲堅夙稱石交未入郡縣士夫共知不必毀方不必避嫌同心奉公可對人言民瘼友誼兩可稱述萬勿習爲虛文顧慮浮議以損獨行之志以開可指之端也外舊札一紙扇頭詩與薦卿並書俱代抵掌郵筒有便無廢往來況仲堅之初時時可假甚便小兒可作虎子之跳薦卿亦有鳳毛之種藍田消息于公何如

寄楊仲堅

生平昆弟之交榜巖結綬分飛天涯盈盈江水動卽隔年乃不得杯酒祖帳申繾綣之餘款黯然魂銷悲何可言惟是銘心片語千里一席菽水奉歡請玄測雅者弟之事也戴星鳴琴撫摩黔首者兄之事也然足下仁心爲質冲氣接物民之父母無媿斯稱所慮者損眞諧世岐足中途調琴絃之偏柔缺太阿之專斷率平易之衷行姑且之事便非賢者第一義耳至于抑之兄天性獨任世紛無染每與薦卿論二三兄

書林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弟中招之不來塵之不去者惟吾抑之第恐執性倚物則衆願難調彈眞泛應則精神不繼惟韋可佩惟水可師和而不同在足下耳榮施的以何日發小詩扇頭奉勤把握雲履一雙願足下馳騁王途匪以爲臨萬千晒存

復董伯念

不佞弟非有好爵之廉而足下彌深緇衣之好使命之辱至再至三斯已勤矣區區之私所願執轡賢者抑又過之往在橋李道中還命時尚冀請之老父與

二三子約壯篋以從顧老父以衰病殊不欲去膝下
二三子遂定靈山之計五日前太倉王逸季亦期過
就此山業又許之自魏蹕蹕不斷以至今日似不可
回矣嗟乎寸心不亾白日尚在夫鼓刀賣漿之人奮
匹夫之餘憤尚足義掩千古歟生靡他況乎文章道
誼之契若不佞弟所受知于門下者其相與寧有量
乎詩有之還君明珠雙淚垂不佞有心實似之願足
下亮察

啓許敬菴中丞

卷之二十四

三十

海波政沸天下且騷然抱不寧之慮自明公拜閩之
命非馭閩之簷蔀開布肩臄卽東南接省窮海之陬
匹不舉手加額謂天下有許先生天之有柱石而地
之有綱維也某書生無關當世之計獨聞 廟堂遠
而興東征之師竊危其孤擲又遣游譚之客竊疑其
孟浪惟是明公負韓范軍中之略干旄所指坐握人
心靜以應動重以馭輕天下之事諒可游刃而解此
爲大喜欲狂不能已已者耳纔從山中聞行旆之及
卽爲杖策而郵人且報明公急渡錢塘矣不腆幣藉

非敢云禮以將寒士千里之私伏惟下執事輟然存
之外滕老師三公子以任子入京師而其尊眷卽攜
之武林且云其僕有虎其族多狼某且慮夫四公子
三尺之孤何所藉以爲泰山而彼蒼且有造于滕獲
借明公之重以臨之不知三公子曾及奏記門下否
也某竊念滕師千秋之託惟此四君其家旣無可倚
而可倚者未必可常明公尊俎之暇儻及于中擇賢
士大夫之挾義者托之葭萃以固百年或亦足以銷
強宗而培弱植也明公道義之重上干青雲何俟不
肖之喋喋爲者情之所關不覺傾露至此亦惟少垂
啓焉

答曹周翰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尊王父之哀二三兄弟莫敢不哀度無寄唁禮故不
能附伯霖往且欲有所期于二三兄弟則伯霖能言
之伯霖幾作郡選近復作天使而乃東入海去不佞
正朔而將挾扶餘之氣曹小國也能無懼乎一笑湖
上桃蕊微出小紅迎人伯霖旣去足下又復縞衣冠
而處令人起恨

答楊仲堅

師歸尚不左桃花之期洵是一快既承大翰復勤細
札弟兄之懷溢於墨楮夫足下仁心爲質冰雪爲標
卽此一念已足不讓古人而所謂閱歷生才叅伍生
慧二語彌見足下近來之詣然閱歷生才而才又有
所由生叅伍生慧而慧又有所由生總之內證神明
獨往前哲民情世務循端而見至於當仁不讓爲善
無忌如奪陣之單刀斷魔之慧劍以此爲正人助耳
老父自去年八月巾風以來手足不仁脾胃亦復作
舊本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二

答胡休仲卓去病

棲水永帶而去兩足下邈然天際也不佞亦豈其無
情往返吳興之日語所謂行者赴家惟是冲襟玄箸
未嘗不恍惚几席間耳金不厭精玉不厭瑱兩足下
各擅之而此中相證處在語言文字之外又非近世
負才者所有八篇之義領略良多微有陳旨綴于篇

末大都精嫌氣結璞嫌理掩兩足下相眎而笑稍運
郢人之風此不可思議也何特訪我靈山面談最暢

答卓去病

日者大篇之辱足下不以爲毀玉而取以爲攻玉何
收之廣也柔菴上人偶以因緣索我不已僕不欲應
之以無情且重以來命聊綴蕪語以竊比于太玄爲
語此僧此一勺水涓滴惟汝河海惟汝僕不能代爲
沿門也山中有茗以俟興到休仲兄附致

答介山和尚

僕輩不能作佛門金湯斷不敢作道場荆棘前者之
過實欲以平等心行和合事來札所云相嫌慢去非
但僕素欽公卽二三君子絕無此念當由仁者自爲
動心或從傍人誤作飛語耳要之世本無事以疑心
迎之則杯蛇兵草何事不疑以虛心忘之則聚沫浮
漚何機不化故廉藺可爲雷陳仇讐無殊骨肉火不
燒空波從水滅吾儒所云萬物得所之道亦公家寬
親平等法門耳儻賜記存涓埃之補暇日與公一笑
論之併領未聞之教不一

與耶溪法師

肉眼也而觸炎成疾昨與薦卿往復譚柄神情彌愜
既接雲翰嗣受雨爽如得空青三昧兩睫間忽炯炯
色動矣侍御念公特甚昨夕尚約借訪興盡頓爾返
棹僕亦聽之耳初九十際可相過爲語荷衣竹粉毋
相避也偶見高足所語方丈事僕妄欲釋之語所謂
人得之而人失之不宜於此間又立一案高明如何
與馮開之

舊水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橋李之夕蒼茫而別忽忽若有所失不獲奉至人之

言者三序矣海內交游攘臂相遇者往往而是里中
可語者伯霖然明而外不復多得然自先生振木鐸
而南伯霖去弁山之園不肖殊不奈入閨閨中如失
羣之鴈孤鳴巖谷間藉先生之靈負笈之士若而人
俱足操觚而奮析疑證玄可以付託塵尾者玄父而
下四五人而已以此差強人意聞於先生亦猶扶餘
夜郎之崛強方隅而河伯之自多於海若也家貧老
父衰病日甚又復旁午應接而不能作俯仰之色殘
戶處女廢寺孤僧所不晦者方寸之內其技無所用

之耳祭酒先生尊嚴若神近聞低眉弩目交融互出
冠帶之士嶂列雲集低回而不敢進而質經問難者
獲領慈旨虛往實歸嘆未曾有先生之樂可知抑念
靈鷲山有窮措大傲睨諸生間或不免以盲引盲而
意不減南面王者乎岫巖閣上建明一語不肯每私
歎先生此出非草草者 廟堂之福東西操戈乍見
偃息然邊塵可扇海波易揚倖不可屢福不可常善
後之計當復何出君身國本兩者元氣呼吸之際自
非有道先生抱赤握機太平之理尚未易言也士務
氣勝而不循理文務才盡而不識心皆賢智之過道
術之蔽頃者諒不出先生陶冶中矣勞思之深無從
寄懷湖中偶值使行之便捉筆草布語多不盡

與虞長孺

不佞至愚極陋無足寵于交游而又不能成枯槁之
形名流所駐動輒結思至如足下含靈搜秘契冥千
古吐詞深微標韵高遠不佞每歎以爲文章之瓊王
人倫之羽儀即接席日踈而神馳不倦然足下每棲
雲枕石寄意無窮之門令我輩不得握手而進何天

之衝而巍巍如是哉夫富貴華露議論浮雲其來乘之無心其去歸之烏有諒不足掛高人胸臆間獨至人者吸呼元氣而足下善病不解豈至精所結不在世紛而亦有不忘者乎抑托此避世而著玉笈五千文也山居多暇時從仰山翁狂論橫發情之所鍾不能使長孺不入抱懷因山童之遺布此區區云耳冷泉有緣足下幸一過之

與沈京兆觀鴈

以廟堂之靈西方既寧東漸于海而杞憂者尚憧憧于波臣之伏戎閩廣諸處不可知浙兵驕情而不爲用緣陽餉陰尅無以相攝其氣已散而將官進身非由閱練勢必如此聞新中丞負義知機保障東南庶幾矚之矣山川出雲見龍在田每念明公定性冲襟出靜用動甲兵數萬而尚未班其一隊樞衡重地行必歸之先生草茅知已且爲天下鼓掌也士負氣而不循理文務僻而不合道此猶賢智之通滅義假道以塗世眼其計彌深然事以假合念從眞生東坡所謂匹夫匹婦亦知廉潔忠信之爲美者洵名言也

下之人以假投之而上之人以眞收之譬猶入治之鐵臨鏡之像歸籠之藥物物皆肖矣此先生今日者之權也貧士在山如處女當戶不敢問門以外一事唯二三負笈之士仍過靈鷲祈疑開理小有玄乘蓬門瀟瀟庶幾無墜風霜之氣以對宿昔提挈如明公者差不惡耳莫公矜節之士却書信心政恐名賢不必爾爾然大非俗流也德音久遺懸佇實切惟貧與懶習候問爲疎雲翰紗履墮空谷中既銘中心復佩下體感愧俱集矣

答曹周翰

前覽兄之文精橫而豪快近得兄文讀之更多雋拔之韵卽以此壓倒世人可矣或不免以浩瀚之氣浮逞之心行之皆緣兄才大而氣高才大故按筆卽是而乏精沉之想氣高故睥睨流輩而厭法度之說弟每謂此道雖小足以欺人非謂其欺至愚極陋之品政謂其能欺英雄耳何者聖賢傳義非以爲文義多精變非可執一非虛心循脈證古御今以之博高第則有餘以之論文章則不足老蘇所謂雖以生人殺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非欺我也兄文之佳可以名世者第已掄之揚之或未能盡其拙處則不惜彈射以慰兄虛懷下采之念亦謂朋友之交宜於直諒其言之不可不見之然不然非所敢知也

答周茂實

不自意因仲堅得當足下投生平之分昔在燕中區論剖心析肝摩盪古人卽高文雅謔淋漓凡席間非事任俠酒人粗豪之氣已而仲堅成進士歸足下相過高秋涼夜揮麈行杯惟吾三人者從橫天壤洵是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生人不易得別去天涯又復三秋矣每念仲堅此行和平致理其王潤本色或小拙鋒刃遲於駢然之解不謂振振乃爾賢者固不可測耳足下不減仲堅之潤而真懇過之顧懷抱間未見有灑然之致爲文精研琢練善於摹勘而或未放開天性此區區一念所欲爲足下它山之石者如何如何非窮愁不能著書此文人之言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賢者之言疏水枕肱樂亦在其中矣此大聖之言顧吾與足下何居焉不佞之壁立甚於足下老父之衰病以老想大不

敵老伯之精銳而斤斤處女矜施之好又與足下同彼叻賴子送窮遣愁推而置之何地不佞今年爲增靈鷲山清泉怪石差解人意負笈之士可二十有五符於天數上談寥廓中搜人事以繕筆墨執經問難小暢名理之樂以此傲於足下耳

答范光父

浮沉岐路遂亦千里然與二三交游推轂才美未嘗不搖搖從足下於河洛之間也殷生叻賴夏間書無從得之雲翰再降披衷見事如奉周旋快甚環邑皆山則烟霞衣裾冠帶絕少則清虛自資治以不治則飲醇而理游刃未全小見雄割真足爲足下鼓掌矣世態魑魅途轍萬端變化合道之士未易輕論要以天性受命寧偏寧真恢之則綱常在任不則經經之行無負寸衷改玉改步諒足下所不爲也不佞近狀仍據青氍一片於飛來泉石間負笈之士僅足當仲尼七十之半蹈方履圓關西自命比於足下猶然小巫耳文章之徑日趨淫邪青衿跳梁所在而起重名檢而名檢爲競端講道學而道學爲謗藪嗟乎天下

誰爲引其咎者此難以口舌爭也語文則先六藝語行則先五倫此腐儒唾餘不足以獻高明而古之賢人家脩官理卒無有易之者願與足下終身行之詩有之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生平石友全之甚艱深惟每爲慨然足下自愛而已小兒六歲解讀關關雎鳩矣復得一掌中叭叭初乳孺念言及顧生久作幕中之客遂忘故人乎血氣已定兒尚無母使君作商城召父乃令虎臣抱亢龍之悔何以雨露之僕貪士此事諒不能有勲矣一笑

與劉抑之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八月六日從仲堅使者得足下書數千言披情列事真足當面談矣快甚快甚先令兄歸魂時不及一酌酒賦些至今缺然棄視無良者似當投之豺虎然張某之遣是也人亦有言小人勿用優以金帛可耳書生臆說曾何關於成敗而仁兄記存不輟此見虛衷下體之采何況行道之口碑士夫之藥石乎來書所云人能諒吾真亦能罪吾率直道而行理所必有然人能諒真不若吾之自諒自諒則金石不磨人苟罪

率不若吾之自罪自罪則偏駁不作大抵真從性生率緣氣用對人臨事稍能靜觀虛出自無任氣率意之病矣此間多先進而貴名檢乃君子爲善之助但庸人之浮論易排而賢者之清議難一謂皆傍理而出其中實有短長相競則生事端調停則違真是靜正用和勿以口舌爲解可也汪公曠襟朗鑒臨事擔當同明相照可荷天緣但一郡之中雷電並耀醉心折服者固多彌縫伺察者亦必不少喜怒哀愛憎之間語所謂順風使舵賢者不免大抵互互防偏勝相救不及卽如石楚陽先生峭直不阿吾輩所謂嶽立而風裁者然其摧強扶弱尊賢嫉惡亦不無執意尚氣之過此最不可不察者至於足下之分則有過共分有善相讓爲人已兩善之道經不云乎同寅協恭夫同寅非同調之稱協恭非協才之論虛心敬事協之乎公平而已勿以無掣肘束濕之患用斷而敢行之心也讀宿廟祝文豈惟司理自上下下何官不宜人臣勿欺誼當如是西昌之親民分宜之讞獄爲政如是鬼神護之歎服嘆服司理之職不專官評而舉賢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二

察能難曰非理不佞第則未嘗爲官然私心度之官
評之與士評一也語出風聞人難遙斷曉昧萬端毀
譽百出誠如足下之所憂矣然絜天下之公是則以
善者好而不善者惡爲衡培吾心之矜疑則以善善
長而惡惡短爲本至於握手覲面見色察言鬚眉頰
笑皆足諦觀精神獨著莫妙阿堵此九方氏之所以
善相馬也足下以爲何如清丈一節似非職守而恩
怨易生狡猾無筭度非足下所宜然書云七月終有
事此時想已任之矣首尾事宜詳論薦卿札中似亦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可採大都擇廉幹有司總覈其成一也據其都圖合
得若干令民自投數有不合者間爲履畝清查期於
必行執一實而御百虛二也清丈之弊多生里中積
年書筭卽爲嚴革而於里中父老間出其不意集良
子弟若干問其知書筭者若干人卽爲畱封不出防
其出入之實此鍾文陸之所以治惠安亦一義也惟
足下議之裁之查盤之弊上下隱蔽此不必言卽遇
公平精察之吏如吳中大家之估典甲乙那移奸孔
叢集太察則何官無短長比周則何事有首尾治其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大綱懲其元惡赦善覆過不立恩怨之府可耳第每
見查盤之入縣如老人之下鄉飲酒納啜程上偃下
詔樹恩立怨而已此非賢者所忍爲也仲堅爲政循
理順流在未綰綬時不佞諒其已然不謂其精刷乃
尔休暢休暢老父舉杖握箸似不甚德而半體近疾
語氣不清閑居無事每憂未然卽不佞弟山居不遠
几席而室乏管鑰之材門無紀綱之僕貧兒懸磬冗
客填戶以三寸之管代百畝之田自非物外之觀滿
眼孟浪未有不遺其憂者矣所差慰者百年之具藉
薦卿之誼先爲治之獨先母葬地經年無獲尚屬未
了之懷耳老父於二三兄弟中每接足下書未嘗不
舉手銘心讚歎無已也薦卿出處其至處非他人言
語所及但以茅老伯之健七而惜薦卿之虛糜故勸
駕者多來書尚云猶豫然聞其束裝在卽於理無害
於中已動不佞遂不復別作一語矣不佞因自思明
秋計偕之行如此何得便著鞭千里也苦之苦之第
與薦卿俱幸有子未有仁兄而無後者尙精寶慈以
迓之勿忘勿助長而已西已無事東尚伏險李將軍

洵國之材將宋公非但有庸其愚固不可及耳冊立
一節 主上必堅執二三年之旨令人不測語所謂
季孫之憂也不佞今年講學譚稅十之七理家應客
十之三清心玄覽第十之一二年齒漸長問學未立
嗟乎使得有負郭田二頃何必佩六國相印乎張成
叔應選貢第一人小爲吐氣與之周旋三月最久慈
中如此君定是佳士耳生平國士我者滕吳兩師少
翁旣已下世輟老復余物化卽寤寐間逢之未嘗不
浪浪泣下行將絮酒涉江弔吳師於金陵輟山中一
月之帷矣知已天涯僅托寸楮每一捉筆不覺纒纒
不已不佞弟以爲少足下得無嫌多乎且足下頗廉
吏之俸不佞關貧士之供於中不安諒之可耳弟婦
囑筆敬問嫂夫人以下無恙

答楊仲堅

二三兄弟如吾與足下抑之者幾人皆殊絕千里外
每動離索之感時念足下和衷有餘雄割不屑乃聞
搜奸剔蠹作士振民不弛刀圭而飮梁肉賢者伎倆
良不可測抑之書來云仲堅吏治精楷按君每逢縣

宋之二一四

三十五

令必首訓以楊安福爲法卽足下鳴琴之暇必有莞
爾自喜於夢寐之間者則不佞可知已山中結撰未
成千古而老父多病貧兒富戶家無紀綱之僕不佞
每自嘲笑升座謂之關西酬客謂之孟嘗居家謂之
史雲非有性情之解泉石之適卽顧影自慙又何以
遠對仲堅也尊公老師仁心爲質隨興作止日接起
居丰采軒翥此不足掛孝子疑慮第思惜福養德少
廉牙籌之筭厚施里巷卽吾師有不得而與者其事
在魯衛之間是亦爲政恐非足下之所宜置念也貧
家無力延醫僅一雲海以爲呵護而重以來命渠便
捱衣赴之足下有子小人亦有父朝嗽可愛日暮空
悲一體同觀事已過返此雲海至情所切亦願足下
之念之耳

答倪憲卿

尊萱可以無憂則憲卿方寸可復整頓總宜親切簡
賅使生機跳盪如仰沫之魚出岫之雲然必它心成
則本心活每見憲卿之文務思而枯欲精而亂緣氣
不壹根不沃也努力慰我

清水集

宋之二一四

三十一

與莫公遠

萬物之化自然爲賢達者但不貪生非必殉歟殉歟與貪生均妄也願先生廣心循命以俟之

與錢長文

破涕作語爲諸君了我一念非敢云妙義也長文偶余精病息思行氣則禹之行水矣此病多從勞思傷脾而來或僧舍流濕未可知兩日間善攝之若它心不亂冥坐間妙義亦足霍然耳

與董伯念

寫本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二八

自水軒授塵後遂病先君之病而意以爲先君殘痛乎孤之不自殞也卽渙顏一息而執執隻身窮慘莫喻苦由間接吳中諸君聞門下所罹無端之辭未嘗不爲之扼腕然惟是窮慘中無從披肝膈于門下然丈之仁質高韵士大夫不聞而時命偶際亦兩吳諸大家陽九之厄第不宜令賢者亦在厄中然惟賢者而後能厄推人之情循物之理皆磨鍊至精之具間舉一二大義所不得已者稍爲洗刷而一切非我與之順流白晝無恙當途諸公豈無輪臺門下故吾

自在必不失千秋之計周公之便附布積懷孤之苦緒不勝筆札

與李本寧先生

某自童年時側聞楚中有李本寧先生者人倫之模楷文章之宗工則慨然有祥麟威鳳之想而困頓諸生中未盡讀天下之書智與年往氣不滿願文采膚立懼不足當李先生亦惟是吳山楚水脩阻天塹瞻望勿及未能奉索韃周旋中原復自惟古之志士景行高義載而下爲之執鞭不應于天壤間失李先生每從二三風雅之輩津津龍門不勝詩人調饑之懷而復不自意罹先君之窮慘以不祥姓名望官牆而進也先君落落布衣窮愁子衿者七十年非有瑰意琦行震曜一世而嶮然侵水窮而彌堅孝友自性

寫本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二八

令聞州里抱冲用和與物無競庶几古太丘彥方之風于食有福而身旣被絀孤復不肯不能蚤自奮揚青雲娛其天年壽不躋耄耄忽辭世悲乎傷哉孤即拊心嘔血何益泉壤胡顏鐘鼎依附生孝亦不足安先君之魄計惟鉅公文人不朽墓中之石而才者蔚

起大雅不作弇州山頽新都川逝寥寥海內而定一尊非先生其誰歸者卽宜其杖屨草創卽江山哭泣而請大賢之門猶恐千秋之筆未易輕許而其實策然隻身百勞攸萃弔者在戶悲擁衰經生徒在席強捉譚塵荆人病脾腫牀第魚釜既枯鷄骨日削勢不得越跬步之外于是盥沐焚香告于先君之靈介紹武陵龍君御先生雲間袁復善先生與吳生伯霖咫尺之書三千里叩誠再拜一介之使跽告典謁又媿貧也無以爲禮不腆書幣薄將區區號天之痛小

清林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二

詩誦甫柏者去秋獲傾蓋郝仲輿明府勉承休美拙刻數種大都書生之技聊用見拙伏惟先生長者弘慈錫類俯憐哀迫進先君處士之操察不孝生平執鞭之想矜千里聚糧之勞而重哀龍諸公之一言慨然命辭抽毫石室微顯閭幽揚魂已往俾先君生無五鼎之榮而歿有千秋之托黃氏世世載荷明德詎止眇萬戶于荊州快登龍于御李爲汝亨一人者之寵藉已也竈窻期逼工者執鎡待命所望明公片時之間噴薄珠玉不勝祈懇披瀝情切奏記無倫南瞻

山斗馳神何極統希台鑒

與馮開之官諭

先君之慘已慘矣而天之降割于孤方未已荆婦復抱病牀第腹大如斗氣喘如吳牛弔者出戶醫者填門問疾者滿座則孤之應接可知而家僕五六人復病其半不孝孤不揣凡奏記門下者三四所訴勞苦譬如沉九淵垂百丈之下愈迫愈感先生能無攢眉乎先君之柩在堂先母氏亦浮厝荒穢體魄不安孤何得安將以九月卜葬荆山之陽先君七十年寒士

清林集

卷之二十四

四一

孤復坎壈生無榮名沒無顯謚卽先君闇然無悶不孝孤胡顏爲人計惟名公千秋之文可以不朽而當世楷模孰如先生不孝孤生平知己之憐亦孰如先生于是焚香盥沐哭告先君之靈再拜使者千里跽請乞先生鴻文表于其阡夫延陵高詒標于尼父有道令名碑自中郎孤卽不肖而先君之素心質行萬一希踪古人先生得無憐而許之惟是斬然衰經百苦攸萃不孝孤之不能涉江以匍匐門下罪在不赦而先生或者能寬之也我僕既痛大事期迫告急李

玄白長鬚之役乞先生少假清燕之間揮毫石室貧士作計動而依人不腆復不成禮薄申區區號天之痛伏惟鑒存

復項于王

于王之謬信僕與僕之愛于王可謂千古之情讀于王制義又讀于王札中所爲咨嗟涕洟者胸中積懷益不能已夫子王才雋而神王世眼所白衆口見咻此誠不足論不論文可乎夫文有旨有體有氣動自玄解不循本經訓非旨也題不按上下脉文不按前

卷之二一四

四二

後次隨意短長非體也至于聖賢語氣如曰焉乎哉曰者也之類非如後來文人放浪之詞其中情旨卽于此出夫文固有駕御離象慘淡無色者至于呼應血脉舉而盡去之則不必按題爲文竟可獨行胸臆之見文與題不相協此非氣也惠來文自詩三百君子而不仁者二作外此三大病每每犯之奈何何獨咎世眼哉自今願于王虛心遜理執文體貼題脉而善用其才情不然如林下縉紳戲爲之則可茂實故有堅志宏和衷相益讀其文亦不見雅馴而精力則

不減往日耳斐至故言直于王得無訝而置之新茶拜惠握手未期何能無懷

東殷方叔

每從丘壑中覓所謂韓伯休向子平其人不謂鴛湖之畔乃有先生風雨一晤於今不忘扇頭用紆緇衣之懷詩固不足存也

東許然明

別去促促卽下茗中不知足下與興公菟絲之緣如何向子故有婚嫁之累然云富不如貧想此君於貧

得休集

卷之二一四

四二

中獨得三昧兄定相勝耳

與湯若士

自津上別先生玄風北馳豈勝怒如之懷顧念先生有道文人中朝羽儀此行非振英蘭臺則秦草西掖寢苦賤子執鞭日遠而世路莽莽聊復以絃歌相煩周道如底先生屢初獨行諒不足晦冥性天之域而司閭者實忌材矣先處士握瑜蓬門傷心韜露惠微青雲而傳千秋感同罔極稽顙之未能負此大脩長者能寬之耳兩公子餐英披秀鳳冠人羣汝亨以狀

奉揚大雅每讀名稿一篇輒爲心折而私心間有不
然者禮樂之器顯登清廟玄明之味遠通神明本經
循性大義炳如必欲窮響梵音資深瓊液嶠曲字辭
今不可讀卽足游覽象先震驚方內之民恐非所以
軌中庸而馳康衢也先生文章大宗高倡江表過庭
密義本非戶外之人所敢與聞道在則親輒爲據其
狂言伏惟同嗣君折衷教之風便促陳不勝瞻矚

復茅薦卿

孤不悔罪而重天刑奉手書午之日此日孤白墮水

寓林集

卷之二十四

四三

歸八日而公荆張氏所畱大兄以疹瘍矣撫兒傷母
心肝爲崩四民之慘孤當其三痛哉哀哉西河之戚
詎謂過情孤殆甚耳生从彭殤真如海漚雲影生無
百歲半沉淪淚四十無聞漂泊苦浪中仁兄何以教
之新阡已定而卜日未定論者甲乙媿無通儒天人
之略爲此輩是非所惑秋冬間必了此大事一切置
之矣兄以爲何如前得兄所從途間貽家老手劄知
念我甚矣世路悠悠聽之世路寸心自了與世無涉
每見世之有望遷人當其始事猶能降心及期不代

非內熱如焚則外浮如寄不知官有去來民同甘苦
設如我身饑食渴飲一餐不飽則盡日不安君子視
民亦同此觀身在一日則了百姓一日之事以民爲
事則豈復以官爲事哉此可爲仁人道也若乃絃誦
之暇與子野白夫輩雍容詞賦探索名理此卽古之
循吏所不能兼足下負荷多矣田廬饒者難損而每
存散之之心子第雋者易成而每存誨之之心東隣
西舍睥睨者不息而每存讓之之心至誠動物何用
不歎惟夫老親頽然則孝子之思所不能解要之當

寓林集

卷之二十四

四四

其盛則居官以行慈慮其衰則還家以致養亦孝子
之思所不能解者仁兄得無然乎惟如孤者所謂生
不能養沒未及葬破涕壞禮玩愒歲月作天地間罪
人耳老伯神氣如昨未忘牙籌故其夙習季第事親
交友較前覺有深情獨舉業之味淺嗜未合至于憂
貧一念則負雋好施力不滿志故是少年馳騁之氣
久當自消何足灑泣師保不明則孤不得不任其咎
耳近詩數章聊以當泣語言耿耿瓜期想亦不遠矣
無已之懷願足下干言語政事之外懷來義味以安

日用不勝惓惓

復錢國蕃

昨未得面問起居叩使者知已彊飯又乃謝一切著
達生之論此勝萬金藥矣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賤不
如賤而孤以爲健必不如病當萬事屏息諸想俱斷
時反照此身初無受病之處此病當從何來卽老枯
禪十九年面壁公案剎那可證也王奉常矜飾之士
故謂名根難斷孤謂色根自生名根自世色根如水
之種草名根如香之浮界浮者易散種者難拔要之
膏肓集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鍾情之人難色應世之人難名兩情俱妄兩絕俱難
若當其病時天性獨立必不受好自無受病東魯西
方聖人不可復作世有莊周阮嗣宗其人不謂矯枉
乃適符中庸之軌耳年兄以爲何如孤崩心百哀未
了斯義偶以手教見及一妄酬之耳

寄馬雲岩

足下不草大人賦而欲持枯管入少年場中不佞鄉
殊有意爲足下掃除此障已讀足下三篇我心頓折
老英雄固足搏弄造化哉二十題奉足下鼓吹之它

日爲足下題伏櫪篇懸之國門使世知歷塊過都之
材不在冀北也

寓林集卷之二十四

寓林集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六

寓林集卷之二十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沈中丞觀願

經年不奉顏色昨殊欲少須臾承教而瞻明公酬客
爲勞遂堅于放舟邇來幕中少清暇否連溪曾未聞
出世法不肯近共一二善信邀葦航師宣說楞嚴其
間智燈疑網種種相參因思世有坡老必不使參寥
寂寞明公有意辱臨之乎不肯請與羣僧袒右肩迎
之

與馮開之先生

自語溪失良晤後言念先生不已正月入山二月卽
理帷中之業四方負笈者可三十餘人登壇自王妹
愜名理之樂第以聞于大師猶益州公孫仰眎漢祖
自合捫舌耳近閱邸疏 聖主靈威叵測言官語默
兩難真可憂心先生大師行且坐而論道不知子房
何以用高祖也大師體嚴不得不峻其龍門汪生體
乾書來殊懼弗克見聖先生稍以青眼寬之汪生所

延師爲慈谿劉生忭卽抑之司理之姪此君精心藝
文當是名流不知曾被門下容接否

答李玄白

蘭摧玉折自古同悼賤子况切蒹葭之倚分痛宜甚
雖然玉已折矣蘇子瞻有言牽一髮而頭爲之動不
佞謂當髮已落與頭無涉肢骸毛骨亦莫不然自身
尚爾何況兒女別我去者豈復名子情之所鍾此政
昔人葛藤語也弟三兩年間先人棄捐少婦弱子同
胞女兄相嗣顛顛悲號如雷擁淚成雨私念無益亾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二

者強支雞骨惟是先人沉痛終身莫割伯母在堂老
嫂在帷足下融融之樂與日俱長下眎不佞俯仰孤
身何啻霄淵萬無自傷以傷北堂之懷蘭閨無人自
是孤兒福淺猶子之誼則百世以之病眼草草聊用
破涕太上無情令在我輩如何

答卓去病

令弟淳性自佳而其中未開悟處幸不相抵若算計
見効便可治我爲傳亾狀矣病非佳事然如足下智
者政自於病中可玩門人有作拳拳服膺一義者內

有歿其心其心乃生之句僕之心政苦不歿耳尊光
祿名擅一世有道之碑自有中郎不佞何足爲重誅
言不腆可得慙孝子本懷否草成附上

與詢法師

昨避客半晌方得草此疏不復論工拙但得人天共
鑑成就良緣亦惟師道力驅集之耳初一出山倘得
邀諸善人上首一商量起手如何

與虞長孺

別兄不得一把臂爲悵悵時從扇頭朗吟渭城一當

集

卷之二十一

五

玄對峰下耳舟行近三月方抵京閤甚差有玄父可
共寂寥而聞俗人飛語謂我作少伯五湖載鬼一車
矣然鴈已渡水水亦有鴈弟不當強置之江空雲靜
之際足供有道者一捧腹矣朝事憤憤士大夫但有
仰屋不能不令人無泄泄之傷臥龍未出此政天地
間第一福人也

與陸自齋

父墮塵情中十九遂衝雨入山未得一別明公爲介
介耳閉關綺心未澄亦循雨後初晴爽氣欲來未敢

復出支給禮數如汪翁自燕還且忍不一謁見他可
知已諸生五六人可同湛寂者不能復以齒牙爲煩
渴聚流輩第恐無聊時欲草送窮文耳想在尊念布
此一噓

與朱大復

往從薦卿奉書門下想當不浮沉已而得門下所致
薦卿書一字一淚矣東事如此朝家尚復憤憤真所
謂用賢如轉石去姦如拔山卽有祖士雅諸葛孔明
誰卽聽之然終須公輩一出耳書生無所短長事事

集

卷之二十一

五

讓人炯然此知自諒未減別門下日久旣以窮愁繼
身又以薦卿資糧強作開門之計未能訪戴而敝門
人羅生大儒以其先君鶴亭公之狀介紹不佞不遠
數百里哀額先生鶴亭長者大儒後來之彥又甚孝
門下文章可起死人慈心錫類當不忍拒不佞狀卽
以文庶幾影響羅翁門下亦安忍置之羅生又自媿貧
也而不腆於從者恐得罪惟仁人用志焉耳有懷不
盡新夏不佞當過荅上不知門下亦有意溫存湖山
否

答顧任卿

弟浪識人也而年丈時借以爲它山之攻此真盛德事不佞亦遂妄攻之年丈之文大都緒多氣散而不成片種種名議俱在而未貼題脉又似口講而非筆妙自今請年丈靜理其所謂我者而開閣用之先輩論文謂如入五都之市萬貨可羅而有一物以爲之本錢是也卽此意耳天下才子不盡而湯吳遂操其奇扶蘇賜灰而陳勝振臂而呼以沸海內之衆事固不可知然無扶蘇則亦無陳勝則海內未遂沸然以富本集 卷之二十五 六

起然則天下之貨固在所少者錢耳每就年兄胸懷如飲醇酒三白之惠浸厚矣龍井雨茶一觴詩扇一柄不足畬來美皆酒後料也逸季居喪哀甚善我尙未能及哀而弔之奈何

答周公美

子建有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以僕之序冠九畹將無嫫母突西子敗草覆蘭蕙乎則足下失計矣每煩公獻丈督命草草應上惟裁削香角拜惠焚薰佳集讀之勝痛飲讀離騷也

答何仲容

淫雨浸山谷間枕下潺潺繁松濤聲殊不可臥得遠札佳作雜奏之共暢爽籟耳文章之妙以實爲基以虛爲用以神爲君以色爲輔覽足下者方篤實研神未生光輝未有用虛之巧宜其不合於有司也彼蠶叢中人安得長卿手檄喻之哉然足下無少挫其氣操虛與色而往則曹沫柯之盟矣據見一一爲批復惟裁之

答茅薦卿

東事迫矣始驗沈中丞之言與我輩所見而老姦猶復中搆能令主上不斷何以恢弘義士之氣今度此賊計遠尚未逼閩浙第爲先聲以遏援師得良郡縣可幸將來無土崩此時得爲者耳聞 主上意似亦俏動第殺機遲耳奇才固未易得大都散局林間者多吾儕小人但有辟地策朱大復詩文向殊忽忽近稍被玩之此兄堅沉有格力如是真千秋事也益信其人非草草似冷而剛可偏任一事者略少廣犬耳中丞近過弟夜譚殊朗朗有神如此人題之以老豈

非世界宜缺陷乎

答湯若士

絕妙好詞弁以穢語猶冕而皮冠望去之爲是袁令公過湖上不肖適挈內子歸寧禾中晚而一拜之未獲周旋然道骨英英有白馬珊瑚鞭意證之虞長孺亦云甌信何以不決意中朝不欲詘先生佐竹符耶七月杪計北行不知獲承玉塵尾否且出無車奈何拙稿紙刻俱不佳獲大序而歷世真所謂美如冠王姬甚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八

答羅玄父

讀讀過書如逢故人惟理伊吾舊帖如周處入禮法後猶遇少年惡客便欲低頭耳僕湖上亦復碌碌度日知不如玄父靜妙雨窻病枕政了會三昧時耳痔藥俟檢奉忌心火下注宜清涼也

答唐存憶

弟本不能書兄每命筆自是嗜痴之僻耳此心於年兄不遐政苦貧病作經春後挈細君於就李了登門禮遂不能抽身唁中丞似乎爲長者薄不得已也近

作不堪觀皆應世之技頃復自山移湖境本佳而俗人輒以俗緣相溷清冷之淵爲淵明知自撓之奈何七月杪擬出門無一物可抵行李丈夫志四方動便倚人以此被行脚老僧笑夾耳鑑空以年兄手疏便倒屣見之此亦無髮髭穢子也年兄北行何日便中見示揮汗走禽不盡言

與李本寧先生

某亾狀辱明公鴻文千古不朽先處士地下而造黃氏世世之德亾論某粗解筆墨廿餘年忻慕執鞭而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九

跋龍門之私願卽鄙野匹夫結卿圖報亦宜徒跣走數千里泥首堦下而隻身孑然羈愁萬端一介尺書又以禮不敢出遠巡未遣明公視某尚謂戴天履地覆人面者哉而往者惠書殷殷在遐不遺旣肆赦大辜而抽揚提獎若綴襟帶有道仁人宇宙自廣某則何脩而能得之方今羣材輩出分門競爽然雕篆者傷神浩廣者殺格違夷者屈體要以陶鑄萬有膏潤六藉咸陽二京馳驅就馭宏深廣博千秋一尊太函讓大弁州讓贍則疇有先明公而跨海內爲冠帶長

者乎某賦材既下氣意濶疎少年失計途窮諸生既未及攻苦讀天下之書壯稍知自奮半耗世紛媿無季長當世之譽而營慙道救饑之策渙顏俗師膚立文采智與年往舉足荒途即欲荷鍤捧盆奉明公鞭筆之役惕息捨地未能也庶幾炯炯之中未墮天明博聞強記遠遜智人而古今是非之略不至大損微幸人壽而俟河清生平夢寐或成可觀然而人之不力非想問天不大迂誕哉况夫時事盤錯高明雖伏蠅集蟻附主柄不斷長波狂瀾搖蕩方始如明公者上

齊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

之且未及調御台鼎呼吸薄海次亦未見推轂天祿提衡史局摩勒鴻章令曠世之業遠託名山書生小才復何庸乎經年罪負肉袒無門會友人陳春陽趨命南行草勒代荆漫及區區之私不腆書幣與小詩書扇促將下榻聊草不恪微有結撰所欲秉裁宗匠者十不一二也伏惟台慈鑒原

答虞長孺

天官人不能通天耳人奈何王郎拔劍何地大息雲居居雲深處即不佞尹吾岫嶼之室借以支飄搖亦

爲此僧定飄搖耳十一日候足下過爲之封白雲以畏其趾爲大慈也

與沈觀願先生

太宰公元老名賢不肖所欲見與明公所命不肖望見者見其人耳非敢見吏部也別後爲薦卿重傷弓之慮薦卿沈悍甚爲天下惜此人以面明公時不及譚遽有此請使還接手教道義肝膈無言不真乃知長者造事自不草草後生當反三隅以爲典刑非敢爲侯第所獎借不肖者不敢當耳海波不寧明公安齊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與陳仲醇

不佞弟疎狂之人無當世眼不意乃爲仁丈所收僧居見贈數語即斟酌踰量而甘苦交劑皆成良藥何得不深知已之感自今七尺之軀盡委足下惟時時惠我德音當司南耳芟荷未謝芙蓉微酣此際政俟

足下來痛飲湖上乃聞瘴鬼見困竟失此約豈仲醇金剛力不能作鎮惡姓字耶人鏡編甚欲全得之足下不付之伯畏當托辰王兄見寄

與項于王

同門舉旗者近廿餘人然定推于王爲冠軍報捷不遠矣不佞與玄父注聽京口而后乃虛燕市一席以俟于王之來叫開闔揚天風彼荆高酒人何足雄哉然以出門爲高母繼俗緣也鬚眉丈夫顧不及梁鴻兒時不因人熱附一鴻臚生行作止不快意十四抵

寓林集

卷之二一五

一三

吳門復五日乃得解維差共玄父以清譚遣悶耳舟次草布

與茅薦卿

別後四奉書於臨淄書中更悉弟十月卅抵京矣錢澄江得兄九月廿四書追琢之言深於惜玉兄教至矣弟豈悖之人哉少伯之言同於載鬼不足深辯鴈渡長江水影不涉一片老婆心付之東流矣東事壞甚主上悔心不開嗜利日甚近復抄一故楊司空家支連在京數百家雞犬俱不靜黃封填門嘆憤之

聲遍於長安士大夫相嚮但有仰屋而相君悶悶閣省臺諸公盡同寒蟬中國土崩猶屬遠者恐不免於蕭牆之內此時鑿坯棲巖者第一救時趨務者第二弟每對友人言恨不能作投牒拂衣之事而有崑山友人歸子慕者業已爲之卓然高臥此真冥鴻威鳳仰之彌高者矣論至於此如兄者出固能爲忠臣不出不失爲孝子俟捉鼻不免時又當作一商量耳今虜又見迫矣彼恃衆以二十萬要我京師七八日音耗不通傳者謂遼左已陷又謂與倭交通彼猜則此動皆不可知而主上不悟也弟此舉升沉亦未可知然使作京官閉戶索獻不如作州縣之吏自布一方又終不如南山寄傲爲一便著惜無枯桑八百株可老耳行取杳然者不獨抑之兄假今抑之在臺省亦無煖席理此殊不足念獨恨所謂一腹二珠子母俱斃者爲真天之不祐善士如此爲悒悒不快者累日孝若下第初爲嘆恨及見中式諸郎被鋼被斥議論紛然而吳允兆周叔宗見過云幸而孝若不中中必不免相知諸公皆以爲爾由此觀之才名世胄

寓林集

卷之二一五

一三

皆可靜而不可動之物爲語孝若閨門厚貽不患不來也老伯定康勝卽呼小子名爲言孝子慈孫緣衣上卮酒此一家唐虞更不必問王褒聖主賢臣頌也

答賀伯聞

不自意作西山遊纔得歸衣帶頗有秀色當與兄共之然明日復有山僧相期出不敢勞兄驅馬也海上人不歸靜坐亦時有塊磊乃知意敗中忽生勝情亦人世小輪轉耳荷兄屢相念書此奉慰

與詢法師

爾本集

卷之二 五

一

人榮浮夢人命逝水偏風一帆苦波萬叠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惟是靈智炯炯生來至寶與榮枯苦樂不相涉藉此周旋日用可無悶悶得公佳詩讀之益自翩翩也眼前看過廣陵著鹽鐵論卽圖歸臥之計遲早由人難定耳舟及宿遷草草布復不盡衷言

與茅孝若

徵天幸草草結束此事非戰之功也廷對奔而殿計來春方可領寄一方尚圖南還安頓妻子而后行耳長安得從兄兆叔宗遊差快人意而兄兆且歸矣詩

卷常留天地間釣竿直拂珊瑚樹允兆得矣當此時失此人知東閣中必無佳物可慨也每對允兆挹其佳處不盡便想足下能事允兆爲終身大基可以不傾矣老伯想健仲兄想必出不佞時時切風木之傷儻仲兄出足下此事不應泛泛送日如不佞者悔之何及菰園集案頭有之卽爲人持去可多寄數十本來用修玄白近作何狀用修貧可爲否如我政憂貧日色色貸人未見簪笏之佳不知何計可遣此耳皋夔諸人當無此憂姝白嘆也舉業文以神理爲主而藻秀輔之所謂藻秀者卽就足下佳處已足切不可索之時文中此時仲兄想已辭家故不別作字也如未行出此一看

與詢法師

定光起事結事僕絕不與聞卽如顧克者僕向亦不知其賈而覺照者初亦不知其告也況沈先生乎總之昔未嘗結今亦不與解不佞心可以質神明行乎空虛之間有安借以張大妄借以狐疑者皆嘆中生癡可憐人也師以慈悲水浴之僕亦成無礙大果耳

與張林宗

足下雲霞之骨恬愉至性人世喧寂之境想當翛然此歸妹不爲足下苦獨恨足下行旆過發發而不及知生平之親無絲展懷非爲黯然別思而已弟卽微天幸鵲起一枝亦日逐逐馬塵中而目大潤計來年四月可折腰作一令兄卽遲三年大物自在季長女兒有言不似鄙薄苟然而已生平落落逢人洒然壁立而頃者未暇憂時且先憂貧非爲貧憂憂廉恥也靜坐每發一噓如此而冠進賢何如書生樂也此言聞於足下當知其真耳相者高君行促附布瞻結天涯豈可言喻

寄歸季思

足下竟不來長安耶鴻漸於途雞鷺爭食我輩能無汗顏自此足下身日尊僕日賤矣自去秋與玄父登車日溷埃風中卽草草結一局而長安馬塵迷人俱無好懷朝事不可言士大夫無不仰屋者弟明夏計當折腰一縣令今秋或索一差南還安頓妻兒也兄旣爲遠志四體必安泰然兄終當出兄卽暫不出然

願足下諸物近人習事練氣毋使人太疑於崖岸郭有道所以可貴也弟疎性難密齒牙間更復得過以杞柳爲桮棬終非其長每每思足下清閑稍一從事便如刻鵠耳吳子往想已見玄父亦歸俱足下勝侶也

與吳子野

乍驚鵲起復羞牛後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可得一令今秋計乞一差南還居京師無佳事可爲惟有所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木強所堪至於耳目化爲長班資糧捐之薄分金谷亦竭塵甑何爲如足下所爲荷勸東臯散髮北窓皆有道無懷之民豈長安貴人所得與聞素履此境者當知僕言不謬耳凡文酒興何似孟孺筆墨定佳爲寄聲千萬

答樂之律

記寓東方時送兄不出門遂成河梁詹生書不浮湛竟無從覓詹客寄而拜之此後日日懷思而缺然聞問非吾之律諸契形外懶慵特甚矣黃生下筆不妙使鍾期失聽顧弟生平無快意事每事讓人頭顱如

許何得於蕉鹿中逡逡不已所苦疎宕之性不便俗
法不難於折腰而難於折心之律通慧人也君之前
境作我後武何以一一策教之宇宙甚大秀者不乏
未敢輕舉姓字向足下亦自媿德操水鑑耳時局如
奕亦如風船無柁紛紛者都從岸上傍觀指眎俱亂
憂政不可測也伯生妙年新酬應接多快政不必向
鉛刀借鈍耳弟乞得一差榆關因而南歸卽有嫁女
事來春方入燕索五斗也銓政方疏以兄聲華度趨
闕下不遠然世路多岐應辦九年面壁心俟之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一八

與王思延

得足下手札入西山便如握兵符走萬軍中當撮勝
具耳竟不知足下起尊鱸之念遂成天涯也又以理
山行策俟午不至只得割情去六日卽歸恐足下此
時尚未行圖一唱渭城耳讀令弟詩真不減靈運而
肅穆如霜下之翰所與兄書有遠心可千古吾輩中
未見有比倫填笺遞奏當令天下廢響耶弟才自短
不耐作苦心人多無可劉覽者一二字堪行者可以
勉之原紙附返定期作長語爲別

答湯若士

繆生以魁來披讀雲翰兼損長者之惠某何人斯而
當此書生無廣長舌坐溷名山引展揮塵真所謂一
盲引衆盲門下大醫王何得不指我光明藏乃獎借
甚耶繆生楫尚未到兩繆弟憐其貧而遠來胸中殊
有霧氣未易披露耳葉氏兄弟稱平昌機雲豈能遂
詭下神師耶繆生有表姪吳問奇亦俱來此生霧氣
彌重矣西安有鄭繼宗者小佳可稱山間中驕聞其
曾受記先生果不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與姚元素

作西遊得詩近十首都無佳語第胸中有氤氲氣筆
不展耳因想年兄詩作證昔覽過皆忘之幸不惜
託室手腕也海濤惡甚去人不歸坐此殊悶悶然非
此物不成西山觀謂之善人之資亦可兄忙無煩出
暇或過一譚然宜先見示恐別從老衲尋白雲徑也
與王思延
如吾丈胸懷自當將壇亦自當詞壇無所不佳名山
之樂丈則得矣誰爲呼吸百萬者令弟自是君家士

龍每展其詩札大快然札中如驢鳴狗吠語宜少出
吾輩如作第一流人不當於口舌爭長耳有便不惜
德音春前在西湖春後在長安過此復索我於折腰
處矣

與袁中郎

山海之役風濤大惡歸而棲遲西掖門外十五日乃
得風恬而南中間快意事僅湯泉盤山與作西山游
九日而已居城西幾欲通八行門下期作一長夜譚
恐復爲煩又絕不通於貴人長者遂亦忍之坐蕭寺
寓林集 卷之二 一五 三
每手大集讀一過如映對秋月下嘖癡盡豁公真大
慧力人也抵良鄉草此布懷

與張異度

自北方趣歸欲作遣女事日迫一物無辦昨泊舟不
敢登岸拜一客痛逸季甚買小船過婁江哭之素業
彫落涼風淒涼三尺之絹白簪而瘦者非生逸季也
五尺之童擁衰苴杖而面嚔嚔者非子也嗟乎傷哉
逸季之才疏活可以千秋而用其全心於業舉一技
儻此技如漢策唐詩逸季卽未起霄漢不失登壇之

名聞兄已拾其遺稿刻之又聞坊肆有全稿之刻兄
逸季之牙生也雖然弇州富擁萬卷已等幻塵卽逸
季一枝何加用我輩寄托之情猶賢於中郎虎賁耳

與陳仲醇

此行以親朋糾纏累日於知已稍稍一把臂而獨失
晤吾兄爲一大恨臨發尚圖過南湖而杯棹之客復
至矣無奈與之放舟去知兄情不能已已然欲面兄
非爲依依之憐正欲得兄要言以爲司南弟行作外
吏矣非謂俗而薄之政苦所習非所用所見非所性
寓林集 卷之二 一五 三
家無生產夙不爲錢穀土田之筭及將作吏政坐此
懼而鶴頸鳬頸自天分子不能以杞柳爲栢棬兄幸
作數語破我此慮弟於兄跡疎氣親兄每有知已之
鑒扶長救敗所望於兄更乞得兄手書古人佳事可
以作弟對症藥者此勝萬金方此勝十年讀矣如此
可以日日瞻對卽無今日晤不失也

答朱大復

不佞弟於世間才美亦泛泛交涉如足下腴道略物
卓然霞表能復有幾棲鳳伏龍名山自得當世自失

顧如我心何哉付之長嘆而已弟無他材能徒以宿昔傲睨冷矜習成傲骨今憂所用將非所習子羔不學穉生不堪兩念時戰政欲乞足下前事之師而手札勤勤見誨神明以啟愚三言以祛惑作不佞大導師矣以此贈貽何啻文繡而復儼然錫以大夫之章羊質虎皮將無受指佩服有道庶其無斃耳

與羅玄父

不佞與足下所分者形耳然亦自今日乃嘆其分構李孤帆自吳自燕戀戀無言忽然而別忽然而晤又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不可期言之嗚咽豈以柳色傷別河梁興懷得失默證情境偶移亦猶玄父之想玄父貞父之失貞父何可言哉何可言哉攜李而下以洎京口遞送遞別互有纏綿佳人在語指不多屈所以思我玄父也妻兒無恙獨不能忘情弱女兼念張郎足下吳中歸幸一看之吾家老東牀未閑大體阿咸又復木雞有關不佞家得失者如吾玄父聞當聞我也度入徐須陸行抵京得官再聞於玄父夫不佞既動而失羣玄父寧不靜而得理岸上人看水戰豈必辨之矢石風雨間

聖之聖之

與羅珍卿

自棲水而下漸密之人則漸遠如石門風雨南湖舟帆珍卿玄父與之遞送可勝黯黯耶人無常聚如讀古人書見古人則我輩更爲枕席間人也勉之足下湛於文不佞服於官俱是道中事而道外作宦智譬則巧我未發弓引矢已知其拙矣倪生事我復發書陳令陳令吳人爲語倪生善作完計此書自京口發第一緘書書相續我願有聞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與邵古庵

某固非龍性亦畏羊腸此行涉世方始已如冬之涉川泉石之外旣以遐絕卽欲於今人中堅礪古人之骨而志強力弱情紛道淡私心服膺山翁何敢於名教外自戾初服哉別山翁時中若耿耿未申亦復促促不暇旣讀手教深情法語森藹可鑑不圖古道下照末品鍾情我輩原不敢隱蕩兒忘歸亦非所倫第念委泥之花墮綴之鳥披拂救護有情所同周處刺虎互鄉覲聖豈以不損不眉遂無此人僕所以哀憐

提攝置之有歸於我七尺久不相涉南山之桂不聞
北山寥寥河漢已成胡越而俗猶目之情癡者誤也
非山翁愛我照我之真僕亦不發此論情至得義惟
貞父能知貞父耳棲水而下纏綿知交廿日方抵京
口嶮巖關中澗西橋內兩緇衣知翁垂聆爲我加護
與姚元素

舟中如檻猿籠鶴殊無御風之快又復日撫摩病子
忽起忽滅它病藏病獲纍纍而是幸弟體差強耳讀
大明律初仕錄便白日欲臥其中亦有性命之理但
如沉沙之金大費摸索有良友二人嗣宗詠懷詩與
蘇子瞻集疎疎如朗月之入襟懷去長安天上去兄
卽天上人矣朝報久不聞胸中或有念無異市兒不
知宮闕之事兄近意如何抑之相見幾次甚羨德鄰
也

與黃九石同年

搖搖病夫下潞河舟二日而一隨行老嫗狂叫成妻
兒而下俱驚病因住潞河五日自京師延醫俱稍起
卽發舟清疎之風時從船憲拂人遂得小爽以何一

匹妻之母請侶荆婦而行者病忽作乍浮乍沉纏綿
可十餘日藥理多不效至德州又忽謝去慘痛不可
言爲之安往撫存又兩日而行想兄念我此時以爲
懷抱如何總之人鬼無定門以人治人以鬼送鬼只
此兩事搬運日月川之與世相閱多矣第不當拜付
黃生勞勞長途耳此後兩日小暇卽爲尊先公年伯
作高保山歌調不得高而存其緒幸太史恕觀之

與許令慈同年

兄已面劉抑之及吾張家婦翁則弟近情悉矣弟每
嘆只一葉舟而生老病處苦無所不有比米元章書
畫船甚似困人或因此悟無生達幻化呼之爲法船
亦可耳張婦翁一生廉將有馮唐白頭之感幸劉晉
川老師肯爲移咨兵部弟已力托養谷兄養谷兄想
無辭齒牙兄再爲申弟意如何婦翁過此不諧便合
種東陵瓜矣

與曹尊生評事

往日自宿遷馬陵山陸行遂與足下左車午日出長
安體甚病潞河入舟則舟中病者枕藉入德州三命

遂徂其二臧獲其一爲公妻之母楚毒不可言生歟
因緣如此奇遘痛悼之後翻得廓然區區世上名何
足問也得足下四月十七札子時已受進賢令麋性
難馴甚虞網羅廣文之計良長知已亦有力勸者弟
忽自念挫光磨鈍調性習事作縣亦佳又聞俗人復
有廣文捷徑之譚恐本懷不明遂定縣計然應事多
疎觸物違緒律法算章纔展目便白日欲臥始悔信
道不篤耳進賢衝疲卽江右中稱難幸非中消解貂
之地且命黃生率貞父而行儻得受磨鋸斷還耀光
富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明風波聽之而已 聖意不回權璫利門四關莫止
所在叫號愁民易亂不患世無事而患世無人其人
甚難如足下慧心密理從橫智刃何所不佳然道勝
之韵於俗亦疎藏身而動如札中儉嗇二字願共持
之叔宗在長安殊無歸意落落莫莫渠亦自若吾友
有茅水部諱國縉者此沈毅救時之士足下不可不
定交貴同年補汝州者劉君觀文是出匣之劍水陸
俱利與足下深契否吾尚有友劉抑之憲寵爲北水
部此三代遺直亦宜識之其它不能槩陳也

與陳仲醇

弟非能靜之人而又不取遊戲是以不堪其憂又與
叔夜不堪不同今以鍾陵爲伏牛山如兄教且相磨
去耳產藥生活妻兒矣感激孫學博是有肝腸人如
命致一書圯上授書止一編而兄所教纍纍真是法
施然不能無望蜀想也發書政值行日冗冗無序

答李上饒漸卿

不掛進賢冠空譚彭澤徑卽本身自笑之何得聞之
俗人只可與足下言耳句漏仙令尚爲人間愁功名
耶然憐才是吾輩事弟未知太阿入手否耳兩生皆
識之而不敢必然不敢委也

答汪秉卿

生平磊砢之氣不宜於官剛直之腸不宜於世而懷
惻獨行之心尤不宜於縣令有此三不宜者甚於穉
生之七不堪而尚復折腰此間者實念此瘠民當此
艱會亦姑以試泉石冠簪面目何在且遵仲尼用我
之訓未高遽子卷懷叱風耳足下知我者可聞此言
聞之僉父必掩口胡蘆也足下近作骨理清勁如昨

而不腴不華亦復如昨若御風躡雲更須一番氣色耳尊公處久缺問矣足下所聞不佞治鍾陵狀當應以實告求毀言不求譽言譽言得之泛泛者多知已非所望也使返值牙大痛忍痛作書不盡

答項聽所同年

老年文宏才高韻海內所矚諸中二三兄弟靡不辟易三舍者折腰作苦兄且不免弟何足言而擊拳曲跪課虛責有之苦則鍾陵特其將來不知作何稅駕耳中貴驛騷天下同病我生不辰而逢其艱然敝邑

省水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苦稅而聞海陽兼苦礦稅之害焚林竭澤閉市截商而礦之害則發掘破壞至於斷地之脉析鬼之骸坑人之廬舍愁怨易集然有老年丈之慈父以爲德而神君以爲威彼輩將聖風而退而素封大姓必獲蒙業而安不知賢者於中作用何術恨未能膝席而聆耳提也弟積懷未申修文多闕而來教款至兼荷瓊瑤媿不敢當遠役珍重寧忍不拜東鄉九頓而已上計時或得無罪請賞酒燕市奉老年丈咳吐之末一消塊磊如何

與張甥德懋

長鬚先來長夫踵至瘠肺腑關切才情溢於毫楮僕且喜且嘆吾本拙寒無過人之才輒有佳名信意從橫厭世俗拘攣瑣尾之態亦得浮謗然名謗非幻俱從身造卽厚者無如簧之口而士人砥執王之操惟子淵可以付之不較而叔寶便須歸之理遣不當委孟浪於青蠅掩微瑕於白璧也君之婦翁自照不足照人似明豈於膝前而走市虎言之諄諄爲德懋蓄德養器而已吾生鮮兄弟骨肉少緣一姪二婿竝關五內豈以愛女之深遂傷睦族之誼所示梧兒札更非莊語也至於放意竹林短氣洛陽彈琴讀書之趣皆吾坦所自有要諸千頃之波挹取無盡此言卽達猶之卮寓而已本寧先生與學使者書九月竝往先致謝令君者不佞勞苦案牘素辱見憐而仲女婚約更復促促未知定計云何總之患貧耳吾女此時想爲君家得雄矣餐臥健否惟有夢想不腴以供與人一青衿不足云賀勉矣自王

與胡玉呂

長安三握手卽寥寥不接歸而奔馳中時念玉呂澹
容之韵不復多見每憶足下語我作令法貞父自率
貞父而行此應世三昧語舍貞父殆無可率頃接伯
霖札玉呂小戰亦忽敗不佞固知玉呂之率玉呂世
有兩玉呂卽鍾子旣往伯牙猶可撫琴奏高山也壽
太公九十文向已從潞河郵致而尚沉之烏有可恨
復錄一通呈於太公鍾陵衝疲甚顏廢似秋令日日
攢眉庶幾晤對貞父時開口而笑

與馮開之

寄木集

卷之二十一

作令之短長苦樂俱自知真如啞子吞藥栢葉甘草
不得發口行紗帽事又如脫卸傀儡衣冠非我不肖
俱不能只可令我作衣冠耳總之通天下大病如病
腹心而強四肢就上下論如擁腫其足而流毒脚指
脚指不可爲有潰而已鍾陵小就緒而令愈難爲尚
思無咎無譽者廣文之途失此一着先生何以點明
耶費元祿幸自先生得之尚未見其人伯霖此時想
作新郎氣色爲語伯霖赴此走天上勿落人間如黃
生僕僕七尺也

答樂之律儀部

弟非至人使兇投其角無風而波誠出意外堅砥中
流恃有兄弟輩耳莫非天也達者自當捧腹無奈此
抑榆者何不能爲蘧卷便宜作桺黜尚在商確吾兄
意念弟固知之非接札而感也推食已惠何況固始
薊州耶誰與共此者只尺九疑書往耿耿

與樊灌南少參

把酒江湖殷殷俯仰之感不獨以渭城情深別門下

去亦無所得自德安而上沿路巖壑已而登廬山宿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天池聆石澗之清流游東林之白社雲氣自上車塵
自下品泉題雪取冠本山是非人我絕不入於胸懷
因思往者帖語刺刺卽無傷平理猶似饒廣長舌爲
陶處士抑榆也別紙述事猶復刺刺可供門下一噓
龔父事終始托重公門道尊似知門下不淺可以引
手耳帶過往返不知結局何所政以中懷無已向知
已一吐露耳長安鴻便佇候翰音小詩不自謂佳以
彰別來所得之奢祇堪糊壁更於野店燈下草草書
法更不足觀將無以爲簡

答姚元素

今以頭皮試鼎沸中炎涼聽之水火耳道法之至自能通世法弟媿不至此小民之有士大夫人羣之有冠冕弟每見有司以薄冠冕爲高甚怪之何況於陳公而又奉尊教第聞有風波之民亦須此老一恬夷之各致其情盡其道可以對天日而已小暇當過晤但未可定期言念長短亭爲之憮然人生擾擾何已

與徐玄仗

殿間握手數語照我全我甚真真所謂勝我自知也

寫木表

卷之二 一五

弟所以不願改步者非能必世無湯火政欲以頭顱赴湯火中如牛山磨練法或得一清涼境耳兄許我否委頌老年伯者車塵中得九首而止此後無閑緒續吟然併九詠亦不必佳政如繪佛不必似人間寫照第存恭敬供養之像而已素紙書上弟此番長安行不能如年兄之潔卓然故有人緣人不能斷割曰臣心如水則可不媿弟到鍾陵須午月秋冬間有詔可以相聞第恐下李郎殘局使虬髯公氣短也

答朱康侯

名期昌後改字子上

寫林集

卷之二 一五

康侯足下僕非有子雲之奇字季長之經術可踞一座而偶以泉石小佳因緣聚樂犯道家貢高之戒蹈子輿好爲之譏澳顏放論念之汗下然二三君子或躡屨而至把臂以入接膝嘔心忘其固陋未有無介紹之見越江山千里之外欣然北面若康侯其人者而又孰有才情兩擅今古並絕孤詣三玄高視千秋若康侯其人而乃北面一迂疎無當如僕之貿貿者哉牀頭英雄屈而捉刀帳下小卒伸而神師足下恭矣僕則何倨雖然靈心所通神氣攸往延津之劍不緣左右七聖問之牧豎行陣登於將壇師馬師蟻古人用之僕奈何修曲謹而隳高節拘方內之職而閉神明之鍵哉敬聞命矣盛名坎壈高才多戚讀康侯之札令人酸心短氣不欲竟紙然而功名浮物如雲集虛文章有神如虛現明明即不晦虛亦何關能學衆生即可以學無生能了一劫即可以了萬劫高明之病政在卑視衆生愁纏一劫耳僕願康侯以片心自照以千秋自堅以文字爲照中之影以榮名爲千秋之一瞬而又勿以曠遠之衷作夢幻之見何者物

聚有情無情則無物吾以假往欲彼真應譬以假目而市我清淨安得作說難之篇草不遇之賦如古之不道文人也僕言止矣它山之石足下存之若以僕之言還而自照則膚文不成虛負歲月折腰一吏性習齟齬而又人情山川觸目可畏如以破舟行風濤中青山白岸望之茫然此不敢具陳爲康侯鬱屑也僕書法原不足觀以足下偏嗜輒爲塞委以往一綰七扇壁之掌記腆儀珍貺來自千里不能不拜不腆之報有媿木桃素業小佳於中微有江右習氣足下自能鑒別耳使至僕方還官萬冗如塵强作此答情話無緒以俟風便

富春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答同年阮堅之

入覲時於桐城城中酒肆中燈下草一書以前有相士有支醫生書三封而今幸得兄手書夫兄卽雞骨乎猶坐安流觀飄舟而弟今則以破舟行洪濤中寬吏議已幸而足下乃嘲我黃金璽書安得不長者之言而稱之然堅之出且追天下人屬目經綸弟頗思西湖西冷之水不得飲姑煎苦柘作飲實羨申屠蟠

陶彭澤一輩人也

與羅玄父

自玄父下第僕如有失非愁無此物特愁日亦多情累耳文叔才勝於情于王氣饒於理俱不如玄父之骨理自溢惟當其王時似少結束裁練要之靜妙則動流不在我者拔山之力無爲也我之能解廣陵亦服廣陵之能解我波澄水見不若無波之鑑也向苦勞瘁未若今日之甚生來臣虜何逃於天所喜者此心無受玷處玷則時時有之朝暮焚香自證神明真不可欺如其內疚不能自署卽善何必見閻羅天子也往者聽訟深夜以省後來伺候之煩今僅起更而止然亦與之了事酒原自不醉今竟絕不飲惟退臥時飲大都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可使知非有邪種政猶乳母竭乳以飲饑兒饑兒吻渴不知乳之已竭亦未嘗嘆兒之不知亦不能使兒之不知乳也其言可語玄父耳梧兒近稍知讀書意味較前小佳亦恃雲卿以慈爲嚴引之登程耳每見太夫人面似小有火氣火宜靜亦不宜鬱稍引以清淨想如樂事過動

富春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亦不佳人固有受病處創業人一時難靜也鍾陵父老子弟相見無恙荆人亦靜好總之甘苦不涉然亦時念太夫人起居囑筆致意錢塘朱父母應中貴意甚佳未知微尾何若然骨氣自佳曾與之言玄父想當俯躬也家間事不妥者多僕不能厭其意亦實自嫌涼薄若奴子有害事者政不可不令我知兩壻皆佳而張特甚尚憂其氣短耳如親近玄父玄父應教之

與湯若士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三六

客歲從計吏後幾掛文綱而幸逃之今且帶過還官鍾陵之山川人民亦幸無恙與之相對面目差強然復心不調龍性不馴晨朝薰煉比於初戒頭陀未知遂成活計否也先生寄託風雅游泳天性卽三公不屑而往在京邸猶聞刺刺唾天畫水何傷太清本寧先生聲辨如雷今亦若此此足添泣麟衰鳳之嘆耳聞太公康勝如昨仲季絕倫長君不灰先生懷抱空闊政不必學無生誦逍遙也居此冗冗何時得奉世外之譚積過流聽想如蚊聚深愛如長者何得不一

相提悠悠世路何敢他望不腆作淨水供想在垂鑒

復鄧遠游

不佞弟落拓書生耳於詩若文亾當亦不習爲吏吏而耦時益不習顧獨美服吾兄動刀操管並擅千秋而塵勞束身秀水燕山覲面相失至今耿耿今者聞吾兄嘔竹林之血卽不得從素車客伏拜几筵亦宜遣一介展一束之敬而會督學公青衿之役紛紛逐鹿輩纔得息足而翰雲先墮不佞于是乎無人禮矣筆墨非侂漸就疎冷嚴邑二三瘠人挈血心付之匡扶不給仁兄愛我而謂我輟觚從政不知觚翰輟我已久也村夫俗子亦時露古人之真媿我此意未徹進負循良退慙文苑論至此不能不茹羨遠游耳客從三吳至者誦神明之聲萬聲如一齣齣從何而來天高唾落還着本人兄無受處暢矣暢矣讀扇頭詩令太史玉管失色何況俗吏謝教

與吳伯霖

近奴子歸奏記足下自陳治鍾陵狀略具卽筋骨日勞而血心一片日就清涼然日日爲好則日日有過

此自家神明不可欺總之心與事理無三條一不安則俱不安此與世俗不涉也仲初竟爾泉下生平豪舉何在每一念廿餘年事彈指一息含毫作狀更自耿耿不已生平文不佳然不能爲史言以重不安又於案牘旁午中偷忙作閑狀成草草似於仲初氣魄不遠今錄一過送足下或生志不忘之感第讀其郎君所艸行畧半不通恐其添註掩面便非我輩生交誼託在足下耳篋中如水媿不能多助稍可備行舉之具而已仁仲再生緣併寄去一涉情境便自有寓林集 卷之二 一五 三八

與詢法師

京口非但分南北地之想亦成仙凡之界然離情與道情固自兩相照也小兒與玄父書口傳劉司成語愛我哉然司成何以無復書也考選疏上未得 旨僕輩尚作在家出家人若從此陶汰名心熱想與人林解別上人試便中寄數語作清涼扇子也華嚴經是吾二人虎溪栽竹種松他日可便放參散步如何 雷念雷念

答沈孺休山人

六月頭岑岑暴下忽得公書與扇上詩讀之如登清涼一片石也客才過馬卿以鍾陵爲臨邛則不能清虛日來倘得與門下分之海隅何事相疑耶公既坐紫閣中不佞且趨歸作轅下駒何得相從作破竹之譚婦雖醜有眼有鏡公幸勿以德政朝我

答楊蘇門先生

自慈父既逝嚴師漸遠本非負才實具介性往往以林中之骨處官下之身信心橫口時或不免三復師訓惟謙惟默養德應人真引津之慈筏斷魔之智刃有不感泣佩之者非人也詩扇奉楊仁風精葛佩服下體豈某薄劣所能仰承乃吾師融融瑟瑟自出天性求仁得仁某則何與尚辱記存彌彰誼篤矣奄人之變自楚而吳江右景德鎮小小見告矣儻 主不輪臺不能不伏土崩之憂一令碌碌何得不飲水也某奉職無狀可聞惟朝昏置一冊神前以所行得失用黑白圈紀之內照難欺不必過吏部堂而知其非自爲東身法亦不敢不就正師門也

與李碧海同年

剡門帶過而還兄亦卽馳驛行甚不能暢懷兄天際人念弟折腰地下之苦具荷慈惻所諭晦讓真弟兩字符然弟方求明本無可先人任質違世遂爲俗人所抑揄乃自照一念實不敢諱而忌賢也抵鍾陵朝暮自檢磨頑礪鈍覺自有洒然之處凡拂意之境皆吾良藥案牘大有精義而生平誤認以爲必詩文而後大雅斯養與諫皆有神情而平居高論卽衣冠凡流不堪與居此學者大病弟爲甚耳因兄愛念故及寓本集 卷之二十一 四二

之請教不則亦揚露之故態也久缺候敬附使者申意拙刻誤爲門生刻之僅可奉公子一覽不腆非會泉可酌也

答門人劉文叔

劉生亦復草不遇賦乎士自有年芳蘭在室鬱鬱愈芬三年之間潛心博物如駒馳耳僕才不踰文叔而家貧舌耕又往往以浮名自累一行作吏詩書之業俱似已陳間以隙明從事心真慮疎與物無競而不知物之自作亦自照學術之窘彼流俗人亦何言哉

吾邑李廣文歸自道飛語與足下悶悶之氣非知我

何以有此然不佞自帶過還官以來無善可狀而晨昏自勘無片刻下血心一段持此方而非譽聽之凡風濤之來足驗舵力僕豈獨無尤且實得此薰脩之益此可與足下言不則又似飾語也臨別所語豈其忘之乃屹然者固自有所受耳毛陳二公垂問情至何得令人不感然僕之疎候此兩公甚耳其敬文叔當不出我亦不可不知感也

與徐玄仗同年

寓本集 卷之二十五 四二

與兄作長安別音耗杳然每念隨兄入朝時堦陛間語爲之惕惕然弟自帶過還官來不敢存一希世保官之念亦不敢以前事過爲谿刻而弟之疎心淺慮自行磨勘無日不有至於血心一片付之百姓不敢不自矢每聞昔有名僧以黑白棋子自記動念之過而不佞弟倣此法朝昏亦自爲照勘置一籍座前焚香而以黑白圈筆記不必過吏部堂而知其非下筆時神明最不可欺凡寸心得失與世上人毀譽不涉而誠則自動不精不應此亦與世人無涉也弟近兄

如此無善狀可以稱述知兄念我故相聞它人非過
來山路以我爲迂套語也弟意以 國本不定中使
縱橫所在見告方今不論尊卑內外之官必以固結
人心爲事以防土崩之勢而一方人心責在州縣爲
此時州縣不亦難乎如兄實心經世弟媿向來知之
不深以此論相知之難兄今更識幾人否銓衡以衡
人爲治世第一義况如兄者而值此時乎水部茅薦
卿兄此精實用世人也兄深知之乎奏疏一冊附覽

答鍾秀才汝禎

富林集

卷之二一五

四三

僕兩入南浦十之八九馳謁上官一登滕王閣而已
無暇可共足下語來札入山之深此政獨味自賞然
不可令著草衣木食氣細觀諸作俱識勝於氣理勝
於色微朗所自有緩弱迂疎四病時時見之夫世眼
但覩氣色耳今使神僊不紫衣霓裳玉簫金管便如
枯形江畔漆身橋下安知其爲忠烈真義人也舉子
之文但不宜詭遇明珠珊瑚未嘗無色澤衣褐懷璞
安保其無朋足之事足下其猛自奮之乃千秋至論
不專於此道求之

復湯若士

自居此勞勞居諸無從一聞發覆之譚得一玄翰如
天花之落人間言不盡意慕以之生豈以先生書詞
爲濃淡淺深哉人生何必接膝但盈盈脉脉之嘆古
人亦不能免浮游塵埃中不能不思蘭房蓀谷耳屈
指交難豈言可宣鍾陵無狀李廣雖願以身當匈奴
終不如營平之方略今之方略又復異此嫁郎已久
尚不能知舅姑之色妯娌之懷何從得稱孝婦但井
臼之事不敢不竭耳先生謂我有官方耶所望於先
生者藥方也政雀鼠喧填時得牡丹亭記披之情魂
俱絕三昧遊戲遂爾千秋乎妬殺妬殺

與劉抑之

江右進士厄如劉李輩諸高才俱不第可恨只一王
辰玉快天下文士耳此兄情性甚佳而不必去世法
爲高真難及也張養初忽然暴病歿政弟行時可憐
可憐志動氣如此作事安得不慎曾託兄賀沈座師
生日曾投否東霍公又西方矣人命無常弟行時曾
別雲棲師此公云做官時當念無常迅速四字弟每

嘆其言以爲此語作東土西方一大公案不敢不獻
於兄吾輩作事每求勝人者認暫作常耳礪稅不報
罷冠婚不卽下諸內外官多滯缺恐天下積此愁結
豈有不潰之疽冠婚事惟閭師與儀部爲急耳何以
妙回天手也

答門人陳茂實

竟不知足下有尊公廬居之痛第爲足下扼腕不逢
此僕之疎也今時作吏殊難作俯仰俗吏又難其不
能爲俗者政是道氣未至耳清霜皎日僕則不能然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五

四

定不忍下負民內負心亦絕無尊官高名之想朝夕
自勘才諳所不及者甚多足下以朝論大白爲慰當
未白時爲我著煩惱耶此海鷗鳥何足介介然所以
致亦吾儕直心之過遭此小魔尚不能更故吾拙可
知耳廬居所讀何書覽來札與文知足下清深有詣
然天下有書讀不盡文須流豔方可令雅俗兼受如
足下不愛不雅也

答唐美承同年

西湖去西汪已千里去閩又隔山幾重矣萬山中鳴

琴有餘著書自適此政吾年丈作仙令事弟所居壇
石一拳四牡六轡不絕於道日日折腰無從向妻兒
解笑庶幾日勘寸心可下見田父上見玉帝而已
鵝臬化爲海鷗弟則不能亦時有爭席野老矣虛舟
不繫亦何墮落之有此年兄以可喜作可憎不自知
其美耳王相如少年紫衣便欲高視詞壇其人故不
俗惜乎此方人俗無與周旋者耳丹鉛草筆絕佳報
之以微旨與詩扇此楚人以惡草進也勿怪

與方子及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四

不佞某強作解人事多不解每從諸公誦先生神明
有餘景行未能人固有壘耳文孫何自儻然以去先
生夙證無生何難破涕耶雪山大士於久遠劫前成
道六年而證大菩薩位是先生今日名州豈所以羈
大賢耶不知車騎之入章門屈指當有承箸日乃辱
長者先之讀扇頭詩如明之珠豈衣褐者可懷志
書見龍門一班羅綺羅經種俱珍出自先生者何
得不拜按臺按部有日定圖一樞承以暢臨江酒酒
之樂

復姚元素

自別吾兄抵家卽帶罪還官心神勞勞何足陳乃新
淦往事弟已付之海鷗而一念自刻自礪每自喜得
此兄之益然不敢以語人恐不情也弟自到官日做
古人磨勘法晨昏以黑白圈自記其行事之佳惡而
黑勝白時居多若內暢情性外合時宜一月之間得
日無幾作官何如作秀才之樂弟嘗嘆息官復不佳
營營得失非譽之境益自苦耳吾兄立朝正色海內
正人莫不誦仰彼霄人者寧有極耶至去就間萬勿

八

卷之二十一

五

先設意設意便有錯至人卷舒自如未敢迂談柳惠
直道蓬瑗卷懷吾輩持此道亦不難知吾兄卓爾有
餘金不避火忙不避浪吾輩安得避人耶直指道中
之契不可知似亦我知者亦仍恐其入文字解弟生
平未知其知與否也蛾眉見姤在作令尤甚弟可保
不妬人耳部人服或有之而未必悅何者一切世情
依違處未通也伯闇清和貞勝何得與彼輩同調抑
之長於伯闇者下人耳伯闇生平不非人其所長亦
其所短也然心朗而氣強巨源容數輩人是爲難事

弟淺露近稍自抑然遇可見臨快事不能不閃目光
一道耳兄應笑我也

答林子真

王相如過得讀門下迫起篇情癡集真所謂好色不
淫怨誹不怒者情深骨雋有翩翩一世之樂知足下
博負不但稱詞場上首如不佞者何足復陳書生之
長已往俗吏之拙方來六時案牘七尺偃僂滿眼狐
疑自睨自得抱鄧禹笑人之嘆有田光銷亡之感子
真何所取裁勤勤見訊雲箋錦詞千里相懷令人媿
歎至以制舉義邀好惠施假翼皇甫不佞益媿非其
人讀二序中一日湛思一日體備諸家二語已足以
盡子真大鄙子真才情之美尚似未暢細展之則子
真詩思清入情癡一編尤有獨詣而制義小遜者政
嫌有備體兼勝之念耳今欲子真不必湛深不必兼
備淵然而停冷然而出取其如心稱題而已功名浮
物不足爲文人重輕精之至者萬物自動諒子真既
見推許不敢以爲未同聊貢此語作攻玉之石一扇
三刻似非專致壇石無長物可獻者止此臨楮神往

符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五

與門人張葆生

僕本癡人對足下偶一披露猶頑鐵而媚磁石鐵固無覺乃足下尚存之胸臆以虛衷吞納千古公車義何足言哉瞻大士像是普門現身妙好不止筆墨焚香供奉奚啻寶珠瓔珞直百萬耶諸器見貯者又種種清美如此受想幾窮色味安得五蘊皆空也其附使者壁者折腰人不堪被服耳一笑別去無日不案塵心緒艸艸玉筍序此三日間不得了便須元夕可報命如足下之才不脛而走僕言何足重輕耶

世說序刻勝於寫筆不勝刀如此於石紀奇甚恨不得過瀟湘一弄也

與宋化卿

初別雲棲師口授日念無常迅速四字似未親切今復駒馳半歲間所聞老少親朋每有彫落人生非金石不知千年調安在殊可嘆息弟本拙直風奉教君子不敢有墮墜而世自有法官更有途非我輩知解所及然亦知解之未至非世法之罪兄靜裏諦觀與案牘吏面目自別何以提我也八月得吳伯霖書傳

岵嶽山居爲李十老發三可憤事是真可憤名山是公物岵嶽山人於中亦有小致安得令作餒鬼且使山人子無墓上片石可以駐足僧人之賣祭田祖棲居益非也今惟兄與伯霖爲主議田仍與僧作享墳必十老作主上下樓閣請名僧如石公輩居之而聽我輩往還其靈山之僧逐去可也樓閣想就壞須更爲修築其上尚有山數十畝係祥公者尚應買之使名僧佳者可以小取薪水送日弟卽貧如兄倡亦共爲之如何爲語李君山河皆幻而况樓居但子孫於

三尺土用不幻字著也勿悲勿憤惟平和處之自有安頓處矣雲棲師古翁長孺諸善知識爲謝塵中人

不遑一一啟候借照道力而已

與馮開之

鍾陵無佳山水郭廬井邑似朴似廢瑟然如秋而車馬所過如風雨賦繁而訟健有巫馬戴星之勞而無庖牛奏刀之捷黃生面目幾不理矣恃有寸心不晦無負先生之教而世態朝晨則聽之耳兩峰無恙不廢先生東山之展第會房方扇而闌瑤四擾仁者能

無念茲蒼生也

與毛肖寰

引領門下高鳴朝陽矣不意乃有太公白雲之駕天
故遲仁者廣施宇宙中耶門下淳風扇物明德覆人
鍾陵士民所在尸祝不佞辱門下耳提筆授斤斤趨
之亦猶壽陵之步貽笑鄆邯第此念不晦倚明教而
行如盲人得杖或少踴躍或亦不自知落坑塹中也
鍾陵佳士賢大夫不出門下所鑒賞僕初試未理隨
有兌解之役而諸公無寸札爲煩者其高節可知矣

第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差賦之苦甚難重以內監馬走如驚未易蘇息割妻
劫盜之風未易衰少幸門下餘教浸浸不大作無良
耳僕自媿面目未理每一臨接父老輒稱召父在前
難爲杜母也此非佞語卽門下亦自信之矣執掌一
吏救過不暇未能越津作素車客仰慙太公遠羞孺
子不腆之章佐以生芻惟是明旣在幽以通家小子
追趨後塵庶幾鑒而享之卽門下或不麾之帷幙外
耳人苦不自知不肖自知拙疎人亦不肯言門下有
見有聞不妨詳教愛不肖卽所以愛鍾陵天厄門下

未遍九垓之澤斯亦仁漸桐鄉之碑也矚佇矚佇李
生光元真雋異才陶生僅一見未見其作如此戴星
之勞遠孫彈琴耳

與吳伯霖

不佞自抵鍾陵朝昏案牘加以疎宕之性車馬驛騷
民貧而輕訟俗陋而弛體卽曰因之爲便而頹廢良
多事關紀綱者不能爲之一刷光景未新而面目已
瘁卽三月前故吾不得復矣每自嗤自鄙攬鏡而笑
以爲黃生風雅伎倆於此頓盡彼橫槊賦詩息馬論

第本集

卷之二十一

五

道者真英雄哉此間有李生光元真雋異才南新有
三名士可與語士大夫多持名檢頗相信重不佞初
至卽僉解糧大役而無片札至者甚重其風槩諸生
不佞遇之頗隆亦未敢有私請也千秋之業足下宜
爲政此時亦應調劑戰具作金門客毋爲我輩俗吏俗
吏但有減無增倘寸心不到民間僕僕拜迎轅下此
真牛馬耳親朋中此時有新聞見否寒風侵人遣迎
妻兒無違作長書稍於夜半起了之足下不妨詳示
毋如我略也

與袁中郎

七尺何妨也拜人此足下別我詩每一折腰思此語如飲清涼水獨無奈彼貂璫人亦橫議此卽不得行亦短氣矣今與之見非實非主非上非下令自爲實而彼自強爲主此禮叔孫通所未及論聞之足下當一噴飯然事至此將來恐有東漢范李之禍如其不爲范李者便須有回天手不然又下一格矣從貴同年吳紫郊丈得手書大慰此君質茂人也弟居進賢善不勝罪勉強趨善人之途或可作庸常人耳時事不測或至作拂衣人不至見笑袁公也敝治無奇產有名士李光元者能古文辭此真後來之雋命之識荊州幸以堦前地引之

答阮堅之

弟方幸爲鄰封下吏可得奉事江表仰沫承流不謂吾兄乃嘔竹林之血獨恨不倣作車塵更不能從素車客泥首慈靈耳南州瘠方而鍾陵衝疲特甚調劑爲難睇視四封無非蕭索而近復困之以貂璫之官括賦吹毛不遺餘力彼且動挾至尊所在愁氣而近

更欲儼然議禮嗟乎仲連不肯帝秦申屠見幾而作我思古人何寥寥也悵結外方兩游先生書二封幾作殷生亡賴今幸附上敝治醫生以爲魚腹亦一奇緣

答王百穀

進民不足甚而令又不及以不及承不足強項折腰俱難爲黃生瘦矣而進不肥甚憐向者不乞一冷廣文可以藏拙所論三痛哭者青衿頗以寸管柔來之白雪客甚稀所患早貂中消爲政不搜刮不已憂不獨進賢令也鉛刀鈍矣何從乞運風斤而先生謬稱之耶左轄公待下吏不薄想由先生吹稿一言勝柱下百刻矣丘君奉先生札不能謬爲恭然此君微聞進之瘠能寬令貧也長葛佩先生緇衣之好而缺然未報不敢以春風夏雨相往耳適直指按進進令趨謁諸當途草勒以復此時想公南有池亭如望五臺清涼山矣

寓林集卷之二十六

書牘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與包彥平

酸令不能作長卿之臨邛日苦乞雨僕僕拜泥中無論其它卽欲日往朝亦未能又禁屠不能爲客破戒少刻以菜根煩齒煩耳彥平在鍾陵無弦歌聲聞竟同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歸語開之諸公可一抵掌

答僧秋潭

往作靈鷲老書生發言如絃下筆如矢無所不致其從橫作壇石山長韜弓彘矢而援鴻鵠睨蟻蝨惴惴乎惟恐墮之千里而失之一塵也黃生伎倆可知庶幾以鍾陵爲牛山覓薰修降伏之法印可高座耳縣門故非河陽而不佞柴立其戶已久彥平兄來如行脚僧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把玩風雨而已經懷臨邛焉得不作千古人也不腆香供知非盜泉方叔君無片語及我耶小人懂懂亦遂無問一笑

答馮開之

邑非難治治邑者自難耳世法中所謂賢不肖者與我輩意大別世法在華其憤而我輩在有其璞世法在堂簾之上而我輩在堦墀之下是以難耳此言亦觸忤世人但可爲先生道發一嘆息而已山海罄矣將無憂閭戍乎此又非一縣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陽無花亦無看花人思湖頭桃葉如先生輩履齒所向真逍遙遊也十餘年寤寐李本寧先生遠在天上乃幸屬其部民而不得一登龍門且往者先處士之徽惠甚大先生晤時乞爲道意此方瘠甚不肖於此亦久不開他寶彥平來又值早禁屠不但不能如長卿臨邛且在齊聞韶矣一笑

答戴望之

僕自行作吏風雅譚笑之事如往世事故人舊好俱濶疎獨提此念於萬冗中稍自整理而物且搖搖兼以衝方疲民督輸頗急寬下應上殊難爲功做秀才造善無柄然造過日少如吾輩作俗吏自以爲善未必非過所以難耳望廣文宮牆如十洲非羨其冷羨

其少過也此間久不得南來浮沉之音得足下書而喜開足下書而低眉天困戴生至此耶讀沈司馬疏全明直壓裴公秋上人氣弱心剛作有漏事特其糝糠貧官所捨不能敵糠屑不敢冠簿書附見而已

與詢法師

我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見佛乃吾明宗至境中而去來不叅禮良由俗吏失之庶幾用吾門叅前倚衡之說日日見師可也劉官論日相往還甚領略其磨琢渠念明宗不去口想吉水鄒爾瞻亦切瞻依書奉侍者幸照存之若十月以前飛錫猶得相逢玉版居中也記奉一笑

答楊仲堅

晤對時半屬枕席此後遂苦行役忽別經年矣故人清夢無夕不有仲堅固知仲堅之念我耳足下以積歲賢勞日飼長安米僅得一彈冠柱下之報而猶逡巡不拜何也國家奢於取財而吝於用人顧不念今此下民無如仲堅二三輩者平停其事而消嘆息愁苦之聲當作何狀乎第念雖真而識不遠直於道法

而不能委蛇於世法曰無名教之罪則可耳然以鍾陵之疲瘠未能起而鬻爭未遽絕每自照一日之聞善不勝過快然於事者未必能退而無憾於心乃知昔人所云百里非大賢之路此負氣高名之言念足下之令安福而調於適薦卿之令章丘而勵于精惟賢者而後樂此矣案牘不敢厭煩而心不常居清亦有心清時與事不相習者自媿往時爲忘機貧士而不爲歷諸艱之貧士故一時未遽得手幸而齊民直道或有相對階庭莫逆處耳冠紳不盡爾也西山詩清冲絕勝爲令時當無此勿謂窮愁負人也抑之元素握手數數否弟想書到足下已高居霜臺矣扇頭見懷時似未能答愧愧

與姚元素

弟自抵鍾陵疎候于兄矣弟行直慮疎才不副念即不敢稍有回互以負鍾陵父老爲知己羞然瘠民未易起衝方未易調遠年之逋賦未忍督近世之常禮未能行或有道者不見督而流俗人不盡喜也兄聞之乎東倭不息西酋近捷俗人遂以爲太平而識者

以爲七鬯未定愁苦四起忠言如鑒柄利言如水魚
海內之憂非東西寇盜可比弟邑事未盡理亦每抱
此發婦之嘆每接邸報覽之短氣又以不得讀大疏
爲念因知言而無益非不切忠而以諫爲官義不容
已近讀兄一疏真綱常安危之舉而主上尚不卽
俞絕無輪臺何也然長孺在庭淮南謀寢於兄不見
暢意而此輩之魄稍奪耳凡人善敗不能自瞞于心
卽不能掩人之口兄在內聞江右知者論弟治鍾陵
如何弟以爲州縣之吏收攝一方造福造罪頗關人

舊本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心而福罪之根從自心作瞞心之福爲罪莫逃直心
之罪未卽爲禍罪福之應合爲安危州縣之合卽爲
九垓兄禁閹賈近臣精誠動主上或難而廉察行
下吏則易雖然如楊仲堅輩久索長安米而不得一
拜官作州縣吏者非講於大學無所爲而爲之義欲
使繁已循理而造德黔首以報朝廷難矣此可爲
短氣也

答吳伯霖

大都官負民耳而尤媿於鍾陵不佞向苦行煩近稍

似居簡過此則場事 觀事將紛紛矣第此念不

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佳而時會其艱古
人以不變塞爲強此真提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
必變卽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
都名將偶敗非材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
而爲怖畏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空此戰勝法也古
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何若此吾兩人不能
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
飯其山房卽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
舍則庶幾常住物也董崇相是沈毅人人生何必有
耳足下自知有露處則歛矣令如江上之月見而不
畏可耳不佞所居與勝侶日隔庶幾得足下玄父書
一破愁氣吾家親丁公復欲強不佞遣女時勢情俱
苦足下引我以尊生則此生孤隻其爲人間臣虜久
矣

與張甥德懋

兒子小弱不解意故望吾壻凌雲甚切所念病骨不
勝聞已得角技藝林列名策士喜溢于睫道試定稱

白眉乃不佞今所念壻不憂不秀而於書中奔殿夜
郎等語非招益之譚天下人才不盡吾胸中不甚富
有而靈氣稍存然自作令與詩書所習中之不通不
理者甚多匹夫可勝五尺不可欺若居然自大卽曹
劉爲凡材龔黃悉末品此甚不然東漢才子甚多而
諸公悉折心于汪洋千頃之叔度吾嘗想其人如立
空虛中不可攀耳古人所以讀謙卦也鍾陵父老近
頗相信而吾終歉于鍾陵之父老但媿瘦無益不貪
其肥也得吾女體中佳秋來落桂子便快甚前物小
佐洗沐亦不加于敗絮勿言勿言

與喬公

開關卽是閉關人關有開閉人與移而不知所不移
者何在若天台帝里皆幻境也幻蜚啓行以爲幻耶
非也座下自參之

與魏辟疆

湯生尊宿過以爲車騎旦晚至而過我不入愛我哉
抑少我耶知君到處有逢迎豈以不佞故足下行且
繫黃金如手豈惟百哉令黃生開函谷關白壁錦繡

且如山嶂矣一笑清江書與幅紙三日內壁上墓記
恐一時未暇捉筆歲除事逼深媿無千手應也所惠
過多謹領一二何以報德

答羅玄父

得二月三日八日札如對玄父情事大暢然益思玄
父相對耳七情之汨性甚於五葷之爛腸茹素之人
不至大淨妙恐應接之間形氣不支聞玄父酒量俱
斷此大精進事不佞何敢毀律顧念玄父弱體多事
未便深山第宜去奢戒殺至於酒德調暢彼我惟寒

卷之二十一

九

與韓尤以爲御無量不困自是吾家門風有生皆醉
恐醒非不飲耳如何母夫人眞實念佛自不爲兒女
所累火蓮尤勝水地也居官多穢事而欲出以清理
人含君子之靈亦多小人之腹堯桀無門卽從身召
雪中著墨點點皆見更爲難耳何時與玄父共泛慈
杭也

與張肅之

春晚綠野秀卽巖邑江山亦佳想仙令蕭水歌咏薰
風豈不妬殺河陽也郵中得兄傳孟常書此兄爲我

輩篇好如是第置弟大於兄將無使無鹽走苧蘿山
耶李爲溪此舉甚快其由稿亦不草草當路諸公近
亦共手扶之總不如寂然之佳耳生子如孫仲謀爲
兄快之其辭嗜古人當由仁兄家傳弟尚欲致語名
士妨英氣撲人莊子木鷄之言殊可思聞於鯉庭何
如

與張孟奇中翰

詩堂

別足下日已遠時時奏漁陽塞上曲百倍宓子茲也
入侍金馬門出奉潘輿凌雲之暇婆娑愛日斯何羨
齊本集 卷之二十六

東方神仙哉 主上輪臺君子道長如孟奇氣挾宇
宙豈止與閭閻之秀爭長絮大而不佞方折腰官下
勞心世途安能仰首伸眉展布四體以壇石一丘而
敢與廬嶽爭高足下善嘲人耳進賢新淦如江雁雲
山前隙無關後歎何續維楫無恙風波自恬庶堪仰
對君子自對黃郎也豫章去鍾陵一舍君子至於斯
而不得一見足徵吏俗然名香良硯玄韻高吟蓋歲
星飽嗽三平年而飫我以餘桃矣不腆匪報幸不爲
盜泉可以佐滄浪之歌足下勿吐我也帝子閣有紫

氣鬱然望之快快不能已

與豐城傅年兄

深夜倦骨客至無禮惟年兄能寬之耳昨聞年兄譚
傅忠所先生事甚奇而袁年兄來書如此又甚奇從
年兄言則公子重耳也從袁兄言則陳勝之扶蘇也
自年兄言則傅全四爲冒領之奸細自袁年兄言則
傅全四爲收畱之干連在兩年兄自有引經之斷而
弟則何能遙而度燭斧之疑袁年兄與傅老書第求
速放全四不知十三歲真假公子作何語全四對兄
作何語倘屬無干自當疎放之耳抄白袁年兄書一
紙併中附裴梓六口詞一紙惟年兄察之決之以一
字報我年兄申文併乞錄見教傳能見袁又云黃僕
親見黃先生豈孟浪人耶

答劉雲嶠

以送迎直指公牢騷不靜時時作玄亭清涼之想耳
此間宗風寂寂非先生轉輪安得梓溪作虎谿耶明
宗至得手教得家書問一得三附謝

與劉雲嶠

日來迎送新舊直指叅訊間難於叅禪其愛夫頭馬
足難於愛子世間煩熒障如此先生與明宗何以灑
我甘露也七月福勝禪林中結涼亭一座此時當有
所請遣訊明宗師兼此起居草勒惟寬之

與明宗法師

只尺宗門不得過譚以直指臨勞勞馬牛如濁水泥
不復作清冷想師何以教之不腆供日中一餐併天
池武夷茶少許與幼安先生試嘗之此味與趙州何
如

答湯若士

自有南昌爲潁川鍾陵不爲尾生已幸何敢先之門
下所聞誤矣章孝廉船載明月而歸我尚似少情人
無奈泥封函谷關久也觀風錄奉去一冊江山氣重
不似靈鷲清薄耳萬生謹識之賢里有真假傳公子
至煩臨豐二君喧沸鹿馬之辯先生境內豈無鏡照
耶便間密聞我千萬

與李爲溪上鏡

兄事至此豈吾輩得意事豈以名噉兄然公議如畫

物極則返在兄不宜作過去未來想慰兄者自應作

此語所慮後來人見咽廢食不能下著數耳數奉陳

太尊教此公心力直是擔當人相嘆累夕亦以去足

下如失左右手爲恨信州之人豈能忘慈父弟豈能

忽然我良友耶波浪雖惡而舟自在或出或處敢背

兄教曲逆梁公當緊處如箭鋒之值今人第學其寬

皮袋耳奈何嫂從兄無悔勝男子矣欲作一詩送兄

恐行促不及申美中亦不及作書想虎丘清嘯不減

蘇門仙人弟有苦苦而已臨楮氣結有羽便無妨煩

甯不腆非泛泛以佐舟次者惟存之

與談生

不佞浮沉諸生日長綠習起識世人遂題之以能文

何至如門下所獎許疑西河於夫子豈其敢耶作文

作事只去習心爲難自心徹向何處更不必於它人

齒牙覓便至於文詞習濃者澹之習空者實之習鄙

者藻繪之皆因病對治之方至於千篇文字印證只

一篇存乎自證此不論利鈍中某年也因門下虛衷

勤訊敢據臆仰答謂知言又何敢哉湯海若樊少府

二書奉往題向未有擬壇石業舊刻與詩扇奉政嚴
邑荒城不足以當賢者顧盼共餐清虛而已復令弟
參軍書併上

與羅玄父

作官無不忙者第忙著何處此當查勘畢竟作無益
忙十之六有害忙十之二善忙十之一二閒也忙且
難善何況於閒此非歷境不知玄父閒時亦作此觀
亦自勘閒著何處耳按臺荐語似知我者不淺然何
能至此感愧而已新按院吳大有道氣初見覺意思

相向不同未敢即作知己也考滿事以七月廿五及
期八月作書費手伴緘者即隨心行文交廣用多不
敢作清官無事即清亦自有禮奈何又奴僕官不得
力纔遣一人則衙齋便虛無人奈何九月初方得遣
人往京請先人贈典想或可得第生無以娛泉壤何
益言之可爲墮淚縣中事既忙而詩文翰札之累日
增腹筭空空悔不讀書今以浮者支吾而已盧涵伯
向知其有道風者因其近有依天祿閣者恐有所
損如玄父言復勝耶解世事是好事然好人長道心

常人解此則減彼當知解從何處生何處用可耳今
此遣專邀盧生煩玄父面與之語途中逢親友及來
役千勿作長住語久要處人我不涉澹自長契自久
聚散無論耳然須急來方於我忙時有益不然又過
一潮頭也至懇至懇玄父自言學殖日落即長也第
云舉業對之如響此語不佳湛此妙心何物不辦即
升沉有數而冷熱應情而致如此心何以娛母兄耶
勿爾勿爾齋中政少中山君來惠與孝若並至大暢
揮酒恨不得大書者近來頗爲人書扁亦時有佳者
龍井茶妙又出自手摘葉葉皆清實甚好清而報之
以濁則觀風錄一冊中有識力在但非水雲也

與劉雲嶠

古人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死而不恨此猶意氣
之言吾師不怨不尤而歸之天知即至聖必得天而
安要之知處無聖凡古今天人也不肖疎心一片無
可稱道惟殃咎日生昨遣候後乃辱樊叅知諸公至
出先生贈報政之章提過爲善將病作懽即獎借浮
涯然其真處豈敢負先生之知哉此意亦豈實珠璣

路可酬直當勉強精進作心香供而已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顏子自克自勵語竊以古人已溺已饑之痛於人不善更欲知而救之是所望於有道也眼前試事考滿事將入省際時圖走晤耳所云無念師到否偶門人寄妙筆好茶至奉去十矢一封當共賞之

與劉抑之

饒憲副伯仲歸奉兄手書併前承差書甚具小傳考語弟俱不能當此念似之耳伯聞高千仞之致爲此道吐氣甚善礦稅不罷天下事未可知江西之煩復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六

然矣新相公此出天下人想望風力不淺南陽淮陰布衣初起時胸中定有所計而邸報中見山陰首爲助工一疏此何意也深水進賢兩人弟俱知其深但不知王墨池之深曾聞人稱簡澹自尚而深水每事朴實下手頗多條理近來學問更進耳弟考滿在七月廿五遣人須八月不知兄告假歸以何時爲我遲之九月方妙不然弟無可倚也楊仲堅入臺中前亦得其復書氣平安如昨然亦須吃緊處一言恐世有韓退之作諍臣論矣

與陳仲醇

三年與兄踪跡較疎卽刻心欲作好吏亦造殃多耳幸奉兄教不至大墮落至于齋精靜覽之妙不能盡用亦苦事緒多也民愁氣盛而縣官歛不已重以無鬚兒作橫江以西恐不能無事卽幸在位多君子然擔當而變化甚難小事不糊塗易辦也兄道味日長拭冷眼看局如何所聞見弟病尤不可不時時見貽良藥勿以吳楚爲遐王辰玉此舉暢甚不足以重辰玉真爲天下名士吐氣秋潭殷方叔近況何似廬山去鍾陵遠此道希微士大夫古板道學耳可與共惟劉官允諱曰寧一人它接見亦少也

與賀伯闇

弟本無所自處嘗妄論當此時惟梅子真申屠蟠一輩最高子真人但知其宜入高士傳讀其論王氏書真是極用世憂國之具其學亦粹至非漢儒可及今之第二義則爲元禮孟博身名小佳於世何益然此兩人亦不可得夏初曾接姚元素給諫書知諸君子出處本末各有所懷私心謂吾兄所執者良是不謂

兄竟爾爾非以身退名高喜兄真憂國具用世亦自有不得不爾亦非謂兄有以潛爲用心腸我輩所以身世兩誤政爲當熱處難捨人不難赴淵投壑而繫其一髮一髮則俛身從之此際甚微不可得而言漫向兄及之耳但願兄更勿以此歸爲高亦有道常事也弟身小吏而處風波之世不能拂衣忽及三年又當報政之期如空手逢債主無以自將但有不負之心誰則知之弟疎徑處人易見治邑闕失儘多力可及者已爲之但無鬚兒之在江右者近頗作惡愁民氣盛而通賦積欠催科不已恐不無陰雨之慮亦非獨江右也人才實難必臨事臨變而見若小才周應小謹周防今之賢能頗亦不乏弟卽於此亦不能非官下料而又不能自引將無及乎兄何以教之

與梅季豹

足下樸心傲骨落拓宇宙賦材宏渺上軼賈馬酒德酣沈高揖劉阮方今我輩實罕儔匹弟卽潤焉天涯而獨坐眷懷逢人頌說未嘗不爲之一日九廻也向從孝若寄語後漸寥絕折腰以來知已益隔不遇者

心知吾兄能諒之耳君家寧州公幸同事一方面而接塵多疎每從方子及先生一談汎味耳足下抱長卿之貧而僕不能效臨邛之恭江西之水不足以游神龍而手教清真黠然如對展紙申讀無能爲情然兄長勒名山不朽之業作人間無漏之僊所得既奢安能辭貧混世出世在家出家非慧人淨想未至於斯一念不染六根俱靜知惟足下可進於此弟孤立疎放採木爲弧天性未馴鋒箭無值風波之代在在駭浪幸從莊生借虛舟一葉或堪逍遙也大作自選自

與王百穀

不知王先生乃抱濟冲之痛尊生主人眞悟無生眞令向平拍手耳不肖爲邑無狀只直心一片譽咎俱自此作蟲臂幾許何以當空條之九先生善謹哉費光祿墓表眞是臭腐之出神奇光祿不灰矣南州無物產可供有針如髮不足刺吳門繡文得郡志一部

併倉碑一通塵覽

與湯海若

每以事入南浦則右武幼安諸公時得作入林譚惟去先生川上遠勞我心耳近構一山寺退居小勝卽無穎川五鳳然凡鳥亦不下先生有意乎其記實後言之以自勝方就石奉去一紙重刻稿併奉以大序冠玉也

答章甫仲

玄德異姓兄弟兵尚橫行吳楚間況足下兄弟行哉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川上公有沉鑒非泛語可入僕自有羽箭不敢不銳未知得值鋒與否當有以報也冗冗忙緒政欲得子羽輩一談念足下不易至城南山構有片地玉版殊可周還興到則來清冷之味不厭數耳一笑重刻稿附覽

答丁右成

昨遣人候兄而使者至神之通之矣鍾樊訟已往而年兄以神明嘲我耶鍾之欺隱田數於法似未可輕亦念兩生輪服而又以如老向見論又值羅溪公費

累千金公帑不可動私募微薄而稍稍得其免罪之罰以作善事因過作福爲鍾生玉全而僅以花利田價量行報道其所罰卽付之伊家舅氏州判令督工官匠作三面授受且印記而碑刻之總之如翁爲其母兄不爲鍾而不佞弟清敏造橋爲鍾陵萬姓爲朝廷不爲樊其不罪而罰是咎繇所不聽而子產所心許也兄愛我知我信我者然亦不能不叨叨以復不然恐復作神明一事又添嘲笑矣

與姚元素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弟所抱片心惟兄與抑之仲堅前可嘔露然仲堅多含不肯盡言相規抑之歸所籍惟兄不敢有私托亦是關心者亂耳沈閣師馮大宗伯俱身係天下安危者卽報每見告病眞病耶抑中有託耶每見兄稱臺中于奉宸費衙門張凌玄凌玄今作河嶽聞其女作孝女張氏矣如國中寥寥何礦稅不止賦歛愈急至大臣九卿之疏不下而中官之號令如風霆天下安得宴然梁公一輩人誠難然從古夷狄小人有以賊攻賊之法而異其機使人吾穀中如正德間借張除

劉事此不可輕說恐終當用之或有用之者人不知耳兄以爲何如密之密之湯質齊是擔當氣魄人同伯似有肝鬲豁達不知近來意味如何毛肖宸治鍾陵至今人人飲醇而弟不能規隨此公歎服者多弟未與久處不知其真性確定處吾兄知真乞示之非有疑于毛公識好人不到亦吾輩受病也兄近所得何人幸相聞弟坐斗大城中去省一日接見諸公少惟去吾境三十里有劉雲嶠官詹時時作郊外談此公識力能持世人因得與南太宰曾見翁會太宰之藻鑑精力俱到此足稱天柱而中有周懇處先輩中不多見也弟方一見兄定熟知其人偶及之耳弟藉兄輩吹植得報政三年非敢他望先父母俱薨鹽困苦泉下人得冥承一命稍解血淚不知得微幸天官否也勅贈文別有啓函願開雍與陶石簣兩先生惟兄計之

與王年兄 諱正志

陽九之厄獨吾同藉兄弟作有司者受縛于鼠輩而年兄先當之最後則何玉峴年兄並索索范孟博三

木矣 天王明聖物窮則變願年兄與道委蛇以俟黍谷之律弟雖折腰百里偃蹇一割幸得三年報政天官無奈罪案如丘無可爲報也久疎通訊艱于棘門羽便薄將一飯之供統惟鑒存天寒倍萬珍攝以膺繁祉耿耿不盡

與王澹生

縣令之仰視天官不啻堂簾如兄知弟愛弟者不薄弟故不敢重天曹郎而輕同伯今復敢以弟畜進名字以後併此語亦不復作矣弟位卑不當言高然私心嘗語天下人凡避嫌者皆內不足欲救天下人必用天下人能天下人必先接天下人惟接故能識能用能救嘗以是語爲野人之驟欲奉之天官而不敢七月得兄手書所謂天下人豪要使東西南北俱爲我用乃是大手而後信弟之私見坐井觀天天亦不遠兄真救世人也然救自心普識從眼出心在眼前故識無妄落眼在心前故救無錯施心眼雙鏡而後隨吾所接泛然而應與卒然而臨忽然而露皆吾精光照攝之處東西南北之人皆爲我用此兄所爲

天下人豪者自道也然眼前在有別而心主無欲夫未流之人閉欲而使之卽賢者不勸欲之所赴卽一絲一髮可以繫七尺而萬戶千金可以捐七尺而赴湯火卽怯夫慕義何所不勉弟所謂眼在有別者謂觀欲也夫惟觀欲而提之而人不能不爲之用亦惟無欲之人方能提萬欲而爲之主鏡設妍媸則妍媸不現矣至若手諭所謂說得一句好話薦得一箇好人有人聽之便是不負朝廷不負知己真是報國救世一片熱腸第所謂好話好人者須識取耳日來連得賀伯開書悄悄之憂滿紙而不怨不誹見乎咏懷諸篇伯開之去與吾兄之主持用世總之足以救人兩不相妨俱賢者所難第不知當國諸鉅公何以下回天手使賢者展其救世之用江以西無大患只苦賦急民貧而近復騷之以中官殿宗室不問而江山豁谷間雞犬嚙吠上下賢愚俱與之屏息而不相親無從得調御法天下之患或恐在是雖然弟亦狂且愚矣弟載過之身恃諸知己覆庇幸及三年今且令吏抱牘待考如貧兒之遇債主嫖母之值秦鏡不自

患苦而嗟嗟然向兄陳天下之苦患天官不以踈言誅乎則弟罪不赦矣有兄在復不自禁掩瑕存瑜微朝廷一日之命以慰兩先人地下之魄兄惠及黃氏世也昔者先母氏實慈且賢而得尊司寇公墓上之文不朽來世先處士之不朽也徵之李本寧先生而弟今獲移罪爲功藉兄之考成以藉有寵命則黃氏世世實兄之世世造之矣紙短情長所命長鬚蹠陳者止此兄有教言千萬媿媿開示巖邑小吏不聞至計久矣

與曾明甫

足下之情卽如江水而一別燕楚兩送春秋言念明甫樸質沉心攻苦斯道恨不得常常而見促膝揮塵也載過之身久爲二三君子憂一旦收之當途謬見譽言譬之拯溺之人見其出水便同欣暢而不知大海之無邊寶筏之難渡也不至漂泊尚藉諸君之作篙師耳子路知釋劍之樂而未知乘桴之嘆今之作吏者復以不佞直心當之恐不免爲明甫攢眉也佳作久不見但願明甫開心豁悶直乘長風母躊躇吮

漆雨落諸少年之後卽隴中八陣法矣如何

與劉文叔

今之壇石非昔之棲賢遂令文叔足音俱寂至於三年作令負過多端昔爲虎尾今亦春水文叔不爲我心憂而倡二三君子同聲相賀高譽綺文儼然臨責愛則愛矣獨不念當者之汗下耶出自知己何以不拜王塘南公有道先生也自抑之司理時神往不識近從諸公私淑緒論瞻仰彌深而束身一官道念輕短螺山在望艱於登天何幸從足下而辱華袞之筆

宋本

卷之二十一

三

石而題玉卽非相似乃用世用於世二語領袖末學終身誦之矣劉生伯洋向有偏嗜茲復得覽其易義華箋何質文並詣如此爲之三嘆所委飛卿公序冗冗蓬心逼之歲暮尚未遑作玄晏也奈何別惠過腆不敢當惟是玉可比德硯以磨人柑味爽口雞聲寤夢不欲虛來美耳方在案牘未卽報瓊兼諸君名篇未有以復歲杪富有專謝併致悃塘南先生也

與劉雲嶠

蕭齋首荷供長者想無下飭處亦恃夙昔山房風味

耳薈薇露不啻金莖拜以供佛名香薰俗鮒魚分甘藉以酌酒亦揆作無漏仙耶不肖原不能書奉命容效數行不堪點司馬四壁且奈何吉水公見題兩字何敢由明公誤吹耳此日亦向不肖問東閣程途覺其悵悵此公精氣有餘亦應嗇用之方可施轉輪手也地理自天理得固知馬鬣定是鳳穴卜日定圖一望紫氣供執紼之役旦暮或走省中復當相聞乞教言二陶原鄉里自好者知執御門下更佳也

答臨川袁滄孺

宋本

卷之二十一

三

淳于笑隣人之祠田也與少而乞多弟于兄類是乎詩有之報之以瓊瑤不敢不拜抑子與所云不敢不飽也川上有鏡以照四國比于日月將焉往

與饒崑圖諸昆

鄒人淫殺之禍最奇慘蓋五刑已受其三沉之井下幾無天日幸有天日而獲諸酋不肖向卽未知蔣三屬門下在原之情願繳詞送生二亦知其公正發憤卽微門下言豈有及之乃所高門下不但子羽之節而俗吏以擊斷爲風裁心竊恥之微心未諒至煩教

言夫門下之焚旛檀久矣

啓守道王公

某自辭台臺還縣隨有查盤之役遵毛刑館傳台臺示前開訪犯吳朱一恐有疎虞卽已拘監禁伏候定奪外茲有攢造黃冊一節某竭區區之愚不敢遽謂精詳無失蒙示撫臺近所通行尚未下縣以前通行三大見俱奉行惟中有嚴查稅契一通某之愚見竊以當此稅斂無遺之日宜用不盡民財之心明白量減則人樂于寬契或易出纖悉盡稅則人畏其嚴反多匿藏況在仕宦勢豪之家非可法令威嚴而要在實意相通使其曉然一體總歸平停賦均業明公私兩利此以某之心度鄉士大夫或可不致匿稅不甚齟齬者也府屬各縣所不敢知若投櫃文契早投晚領登記日有書算收放經某當堂定無疎失減稅樂投契必盡出前界原額決無虧減此則某之可必者也伏候裁奪若謂明例已定不可以一縣創行減額容某體此意別有便宜亦必稟明台臺方行庶小裨清造之務亦杜疑嫉之端先此稟復

啓撫臺夏公

某迂疎無狀然矢心礪行不敢不廩廩以負台臺特達之知昨承誨諭諄切卽嚴師慈父無能比真歸縣自行磨勘清白一念可無自墜惟請託不行一節自奉職來不開此實然亦素服邑中士大夫真有非公不見之節士大夫亦辱推信無他糧差惟下區水鄉某素憐愍徵比從寬自還官來逐戶挨查里遞中有侵欺竟不納者有納官則正額尚少收戶則貼耗反多者某不得不嚴爲查究此中有鄉宦一二人事或相涉或有含沙之射某自奉諭除益自淬礪及嚴諭下鄉里遞納戶外不敢不聞于台臺總之恭儉非聲音可爲心事豈紙筆能盡非台臺亦不敢以此言進也至于攢造黃冊一節某以爲必丁田清而後可審圖必審圖定而後可均圖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必投契驗單而後可以清丁田故某之立法有清丁清田各一單聽人戶自行赴投者攢造舊例俱責成十里里書算而某以本甲里長查甲下人戶丁田則首尾易見令其各造一冊投縣今以人戶散投之單里

甲各造之冊而參合于十里書筭總行清造或不至于欺匿飛影之甚矣但清單則必清弊清弊則必有稅鄉民無知不以有司意在清產而以爲縣官意在歛稅富家大姓弊而不稅者多口雖不言中情間有不樂某以稅雖奉行正法較之糧差正額尚可從寬而國家優恤士大夫與夫不盡民財之心此時尤當加篤者不揣請照優免例明爲減稅有等使人樂于投弊卑縣便于清單然非申請台臺明白曉諭則或以縣官爲市恩甚或以縣官爲浸潤恐非正大忠厚之法也爲此冒昧將曉諭稿二紙及丁田單式逐一開呈伏候裁奪頃方清造輸投之日即乞批示許卑縣竟行者即行如減稅一節必申請者即便申請庶便遵行清查審造某識淺慮疎仰恃台臺明照不敢不竭其區區

啓守道王公

某曠達台臺不奉慈誨經月矣內監狂肆至侵台臺人莫不恨某知不足動有道胸次亦無足惟即以所傳開采必行疏請漁課猶病民耳至于夫馬不由驛

傳某度以爲兵部覆議必有所處未必即行昨忽接內監發票一紙上有朱印奉旨不掛號五字某不勝憂嘆此豈天下細事耶妖狐竊真人符錄何妖不作一夫一馬似支費幾何而至驛傳不相關有司莫能問此風自江省流傳海內目前無恙將來或有不可言者矣某愚淺不知世務以爲此在大司馬臺諫諸公當力爭而議起此方恐撫按兩臺不容無言即萬萬言不行亦足以折邪萌而肅天紀夫長孺寢淮南之謀徐生發徙薪之論台臺靜定先機不後此輩某杞憂私念恃台臺特達之知敢僭及耳伏惟矜狂宥愚俯賜開示幸甚幸甚外拙稿以舊刻字敝重鐫一過足備公子鉛槧之未不嫌復呈併候覽照

啓撫臺夏公

恭聞台履全安萬情俱暢非某一人私喜某今以送考事竣踴躍辭台臺冀瞻清光下情欲有所吐不能已者昨閱報稅監必自爲得計氣益橫矣童生散後必不能安靜恐必有所動作台臺在上自有主持然自古小人難制之日未有上與下竟與壅隔而能用其

制之之術者台臺道體安乞與司道詳議其可漁課一節恐彼復請而入其掌握地方小民必受其毒卑縣亦不無杞人之憂亦必先發而後能制之某淺識不知世務私心過慮不敢不陳伏候台臺裁奪

啓喻司理

某近病左足指不出戶五日俟稍可出理因念台臺有鉅理繁循物咸稱非道力輕安何以得此所申減編京米船錢一節非但解戶心愿卽船戶無不心悅服者緣向來俱官吏中有不淨非盡船戶利之也某

某本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業已減下貯庫行之貼然於廿九年申請減編未蒙覆詳批行誠恐吏書利于遷延將來仍圖濡染此每運多餘一百兩俱以民脂委之谿壑誠所不忍敢具文申懇伏惟台臺恤民殫蠹尤甚于其卽乞確然覆詳院道批行庶貽永利杜後侵進糧里萬戶戴之某非敢私謝外審錄冊略昨已申臺其按院冊遵依於本月十六七可竟送否伏乞裁示

啓吳按臺

某本庸文淺見仰荷台臺特達之知故于令孫佳作

不避狂妄微指壁中之瑕蒙台臺不以爲罪每垂獎引此聖賢與人爲善之公心不知某之不足以當此也復蒙下問令孫間喜禪玄新譚而用字用句多屬未妥某淺闇何知然據一得之見竊謂禪玄之旨其至處俱不涉文字而玄門之說極其至不越精氣神神雖極微妙亦涉氣涉有其與禪門宗旨大別而與吾儒無聲無臭無思無爲之旨亦大相懸矣令孫高才慧心解希高妙故語涉禪玄然本源洞徹小疵在用字用句之間此在臨筆間稍一檢點去之不難也

某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又蒙台論論講義舉業而引王唐名家大全蒙引存疑與紫陽新說互有得失之旨某雖淺闇然自浮沉諸生誦習山中亦嘗竊有所憂今之當世賢才俱出于舉業舉業必出于講義以講義紆爲文章以文章發爲吏業而其原皆于心體心無不同習染各別流敝亦殊孟子生心害政之論所謂千古知言關係不小今人自習舉業時其才已錯用其心已壞又安望其脫凡近而游高明台臺所謂禮部之所禁在此與士子之所好在彼此真仁人憂世衛道之言非直爲

舉業一路而發也竊以爲與其禁之莫若導之使之
証說莫若使之證心台臺近刻諸儒語要標示儒宗
與會元文選疏其正派嘉惠導引至真切矣某自爲
庸師時嘗以膚見本紫陽証說參以大全証以蒙引
存疑稍去冗繁彙爲一集既婉裁鑒未精又見坊間
亦有以此諸書奏集成刻起于俗學小生爲一時名
利而設某亦自慙而止私心亦竊于此窺紫陽之學
其所爲內外本末知行動靜種種諸解其意常恐學
者偏內偏知偏靜漸流于清淨寂滅故與王陸所以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

闢揚孔孟宗旨不無相悖而其所以解釋訓詁諸經
書中自首至尾徹底一見雖有支離歸于平實近世
理學大明其真見直截洞達宗旨超越紫陽氏之上
者固有其人而高才之士據臆執解出入游涉于禪
玄二氏之間者亦不爲少舉業士子又止於文字語
言間投世好獵浮名其中實無明白體驗一念故于
紫陽篤實導引之心愈遠愈晦大都自心不明卽紫
陽足以爲病自心真明卽新說足以爲功非自臺憂
世衛道真切之懷某妄爲此言亦陷于毀聖謗賢罪

不可解矣某不自揣後爲詮旨一書自媿未定之見
無關於聖賢道術之萬一而區區止爲俗學講義倘
及流布坊間又懼自病病人無以解免稍稍欲以餘
閒卽就膚見中再一訂証而後出故向來未敢示人
非敢自爲枕中秘密實不堪帳下小兒讀也伏蒙台
臺問察藹蕤政某質疑証信千載一時故敢先以上
孟詮旨一編奉呈台覽夫秦鏡之別姪妍越人之見
癡結道服炯炯職不能逃伏惟哀愚有狂詳垂慈誨
不勝悲渴外蒙頒示念菴先生集某隨塵冗中讀之
可以發愧汗而開微明也不敢稱謝惟有佩服恭候
台旌臨省時跼聆耳提專役先布下情不勝惶悚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

又

伏讀台臺大稿皆有關係理學風教與文詞人藻繪
不同奉台論諄切內摘二首不甚關係者候裁如賜
義紀行東溟問答昔賢語錄所未見者真千古正印
也至蒙委閱各郡觀風卷愚以爲台臺秉道作人與
偏取才華者不同必得精醇簡雅追踪先民方可型
范後輩若正而不足反不如才豔之炫人然諸生文

不稱意者儘多某亦不獲盡見據愚見僭爲評騭恐
逕汰近刻無當大方台臺道眼諒有獨照總之精少
爲賢也上高黃灝作精沈質厚有先民之風吉安之
劉伯洋蕭命官黃金璋輩皆名士宜黃有鄒廷龍鄧
來鸞二作亦雅不知其他作如何也乞台臺取閱之
某纔得見南錄未見令孫姓字私心怏怏不快然青
年高才無愁不遇一時浮沉何足介介而性學史學
事理交融之地是文章大宗某之困頓諸生頗久向
未著力今奔走小吏遇事輒碍深自愧悔此或蕪荒
之言可備令孫采擇者也仰荷大造敢不避狂妄僭
陳其愚伏惟慈宥

又

某廿七日還縣時曾以一書與雲嶠公議今奉台諭
又卽詳具一書覆論雲嶠公回札謹附上台覽某淺
闇更不知事體據愚見眼下連催二疏急候 皇上
成命昭海內畫一之守且未言權宜末疏後改以候
至八月某日爲限過此京差尚不至則祖宗二百年
養士賓興之典必不可弛通省待試士子數千人洵

洵疑懼之心必不可失京考至太遲不便行事俯容
權宜以遵祖制安衆心卽候命下庶無專制之失而
不爲聖明盛世大典之累似與雲嶠所見微同伏惟
台臺養定不惑以爲國求賢之公心而又有迫而後
起之意恐人亦不能議其後也雲嶠札中所云激切
圓融四字伏惟俯爲詳擇所云日限台臺量時酌定
自中疾徐之節非某所敢擅議伏念台臺不遺下問
又與雲嶠見合僭貢其愚以待裁奪台臺自有主持
乞勿宜露使某有出位妄言之罪至于入簾一節伏
蒙 臺天覆無私惓惓眷注生平徑直亦不敢以避
嫌爲辭然揣分安愚又不敢重叨以取入宮之妬總
之仰恃台臺特達之知而已臨啓不勝惶悚流汗

啓布政陸公

卑縣疲瘠之鄉不堪重賦惟見成兌倉一節竭區區
狗馬之心仰恃恩造四年之間已有成效詳載前申
冊卷中惟台臺與撫臺洞照之其歲有餘米變價貯
庫雖經申詳但不若照所餘減則徵派則小民戶沾
實惠官吏永杜侵漁尤爲百世之利及今派則頒發

由票之時事在台臺主持定減進民即可蒙賜故事
或行查本府但恐往復稽遲過派則之時又積滯
一年事矣且事首尾易見無煩查者倘兩院有行即
自台臺竟行勘復最便利也

又

某昨請倉兌餘銀減編蒙台臺照手諭詳報仰見
為民真實盛念已非一日矣其稅契造冊一節未行
稟白緣由蓋卑縣徵稅比上屆業多五倍某非敢為
功其原經稟行士夫諸生量為減免及請存留貯庫

卷之二十六

四十

亦非市恩特見嚴查稅畝者勢不行而反少請量寬
減則情見信而倍多至請留貯庫則無損于國賦之
毫毛而有備乎地方之緩急故俱蒙恩造批允非某
所敢私擅今請存稅契銀兩推收畝角縣冊照造不
差毫釐但可報司而不便報部故不敢虛文造申其
首尾稅銀逐日輪收值櫃里長令親筆登記事經萬
日日經衆手毫無漏錯底冊存縣謹照樣造冊送臺
倘有不對伏候查弔前蒙台臺行府招解承行吏書
查究今屆稅銀比前十不及一之說知為通省槩行

不為卑縣而設但署官未詳首尾以致遲延其不敢
不申稟所以伏乞台臺照察真實即行批銷或示必
欲造冊報司容一一清造又恐于請免請貯者不便
伏乞裁奪外原請量免稟兩院稟帖稿及請留稅契
銀兩刊冊想已塵台覽者一併再呈以見首尾惶恐
惶恐

與徐玄仗

向兄許弟幾於自得而能從事戰兢惕厲亾日不粘
之壁間如日承兄教然而弟性疎宕自喜近於自得
而又肯受縛未能戰惕惟是六時磨勘自心未敢
頽焉自放而眼見諸態未免以浮漚涉之兄曾稱我
光明磊落而不知光明磊落之氣亦氣也此氣終不
能少亦是未降之病其最病者世間之法亦法人以
弟爲了了而弟如夢中處最多惟弟自知之此一方
何自從長桑越人授耶教之教之弟載過多幸藉兄
庇以三年報空手逢債主無以爲償或有一念不負
債之心爲有遺所諒俗人安得逢焚券客哉朝事紛
紛姚元素骨法大勁然亦安得大英雄推碎墻壁成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蕭蕭宇宙于一切爾我嗔喜中下滾湯潑雪手耶甚
難甚難曾太宰公向過鍾陵想因劉宮翰萬儀部知
有弟姝垂盼昧官諭稱其真正是拔人濟世人兄今
周旋何如畢公之冲雅陳公之靜簡皆弟所心服兄
今日與連署良是金蘭千古之契令人羨殺也無便
久不致書縣尉解南折來兄幸霽天官威重而接之
有所可周旋處不俟弟言一扇一石刻佈以薄俸少
許豈其在清濁間耶一笑

寓林集卷之二十七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劉雲嶠

在俗常離妻子參禪猶戴鬚眉此不出閭浮而証菩提有母千秋真佛子矣羨嘆羨嘆不肖亦有除夕詩小人悄悄何以入無疵也杜史公得瞻禮會城車塵雪泥深十丈利那語未足紓懷奈何承命索刻稿紙價不賚而墨子手難于堯羅綿僅得二冊先奉嗣又刷送耳詩書箋傳笑玉版草色及春卽佳何以慰我不敢請

與方子及

不肖載過三年無所得而得三名篇爲重其一則先生也其二則王塘南劉雲嶠兩公中太多溢美之言水淺舟大知難爲負譬如貧兒衣珠貧其本色不可謂珠之非寶惜乎考功氏不以論最而不肖莫最于此矣久欲遺謝以歲暮遲遲春且過十日矣敢令一介布區區之懷江雪從西山集是日共黃汪諸子醉

閒雲樓言念長者不能已已除夕小作奉教

與朱大復

湖上片石居奉道丈指教以來彈指幾四載風塵俗吏竟不得望蓬壺方丈地一承丹秘鍾陵無一長可稱惟是逐日自點檢隨事作方便而不敢以世俗之非譽爲進退期無負於有道之知此爲兢兢而後心未調麋性間作寸心所行未諧事理吾丈何以憐而攝之計吏還入茗一拜鹿門先生靈几而歸只尺玄閣未能鼓山陰之棹非闕典盡直由時迫耳八月薦卿兄亦出矣濁水之魚滿眼風濤風濤之中漸失魚性道眼睜睜何以爲我輩用九轉也久久疎問心則不遐臨書瞻忽

與詢法師 二首

塵勞官邸無絲毫報國報身之事浮生可嘆頃方得旨考選牛馬之走未定也師近況何似聞過山陰登座玄風大暢快甚小兒茂梧不來真是游子忘歸奈何華嚴徑草深幾許附問

梧兒初至胸中如柴棘不知家姪近境何似覽令孫

書法慧性足承衣鉢者更須求以戒行方有實地耳
如何

與吳允兆

數年不通訊知吾丈道味日長挾有千秋之業抑念
江漢小吏折腰攢眉搖搖山風海濤中耶小舟不堅
日日整檣理柁恐有漂墮民方苦貧而歛急於火安
得出世回天之手衣白者山人如吾兄其人想仁者
疴癢一體不能無抱膝嘆也得孝若書知其游燕之
興勃勃然借游散愁則可恐不如閒然一室得大自
在有兄在諒有以策之出門應事便不能無過故易
口不出戶庭無咎若出門作令更是罪穴兄何以提
我耶望之望之因便附寄茶碗十隻玉版剗一幅江
右如此人事豐大之甚矣一笑

與信陽王思延

別丈久渴思不可言忽手翰雲墜喜不可支開緘卽
見山靜日長如鈴輩官下便是末世短算擾擾送日
俗殺人矣令亦可爲善無奈賦急民愁無髮兒作炒
而朝紳南北部紛紛不諧此豈盛世事升沈二字豈

惟兄賦閒居不屑問卽弟輩作吏亦不應問但世有
調御丈夫作抱膝吟者未見可入手處且奈何弟幸
而附薦罹咎得譽二三知已吹揚之力臣何勲之有
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豈惟文章哉嗟乎此
未易與俗人言也唐美承近得書政緒俱佳美承與
弟不同弟似廝養婦渠似處女也允兆近與孝若同
在璉水齋中孝若有乃翁鹿門先生之喪允兆漁舟
浩唱無恙也讀近作清真有味令摩詰俛首弟此道
失之車塵馬足間有除夕一作奉丈一笑王醫生表
寓本集
間事當如命康伯不欲名聞婦人豈欲聞之丈夫耶
又一笑蘭溪之行見丈誼高弟恨不在西湖作主人
也

寄姚元素

方得兄自張使來書復得兄立春前一日書情事大
暢面談不過如此弟前有傳吏奏書想已到久矣當
世之治亂正道之消長與吾兄之出處弟雖百忤每
熟思之兄之不去爲是但所以處不去者須益堅裏
而和表南北部之說非吾輩之福只令此身如山遇

可謂御導引處不必壯頰厲色以待之兄札末所謂一賊一狐弟甚駭異之何以至此此二人亦不可惡須是縛中作解可也正人如兄甚難以聖明之知方居勝地益當融其勝心使有識者窺我輩作用不於利害勝負處著念凡所爲調護愛惜爲國耳此即兄所以報特達之知也弟炯炯寸知不甚減于兄而續密大不及兄已失之賊與狐弟達此等處不少惟是內不設備外不立限正是山鬼伎倆有限也外面主持調御者撫按兩臺內之大主持惟相公與諫臺耳治亂消息從此出此不可草草也銓部堂尚無人奈何奈何物望所歸棟弟所知者曾耿二臺不知中論如何耳弟生平不能作無情禮人而疎處不免前使人京恐坐此病已竭力而赴之想尚有疎處至于吾兄不在厚薄論也抑之兄出京不得兄書弟於長安中事如夢耳所惓惓望兄日益粹其道氣消彼輩蜚害可也仲堅氣和而骨微減有兄可以植心矣弟載過之身無心得薦亦不意得請封非吾兄吹植不至此乃此公稱弟亦稱彼人此政陳孟常昔日書中

對仗法聰明處時宜法自如此豈必爲西人哉春來坐蕭齋艾氣蘭芬卽萬冗中忽從風送而艾氣亦或雜之於風無涉聞者自知之耳湘州太史善屬文顧先處士與先母之安貧苦行夷然物表處卽誌中不盡恃兄促膝時一爲談之弟生不及祿養實此夜臺或可以少解拊心之痛也承兄慨然垂兒女之好卽齊大非耦何復有辭入京時共兄齊而卜之婦翁不甚佳吾二壻小佳如張郎才品更楚楚想兄卽定寧馨也

與劉雲嶠

朝風夕雨朝郡公堦下夕道尊堂上不肖卽折腰泥中於茲微有醒念人於此中較量炎冷豈不癡哉玩視之則又非也難言難言廿七意圖省歸趨玄閣一晤乃河水大壯車不得前俄傳命駕玉嶺以俟太史君行晚至云使者去矣有懷未宣不知先生有欲指示者否人苦氣難降氣從理生者更難降日來有一二件些小事以此自勘過頭殊覺莽撞也面時談之滾滾塵中無鏡光照面不自知可惜以此望吾先生

也三摩僧意欲令之走金壇若川尚未定計又不自量欲自作方便遲遲再報也高星士向談二月事殊驗有命有命

與丁右武

夜雨快論領飲無量令丁先生實往虛歸政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羅絡采石之役初不意有關諸大家丘隴如此承論即行禁止之別議它取矣鄭子產辛苦乘輿被孟老惠而不知爲政一語敗盡況以木石而傷人之墳脉惠已不成罪而加罪豈必張名翁家而始不可哉喜捨出自衆願不敢以采伐而致工資諸公自致之則可不肖今日未敢承也近偶病左足指爲樂正子春不冠不履五日村粧矣尚有新聞恨無縮地法可相嚮語

與王塘南先生

某徑性疎學惟是秉彝一念嚮往當世之有道先生調饑傾渴似不得已而習氣未滌虛願無立又似饑渴之人未嘗飲且食者蓋明公之主盟斯道師表人倫已非一日自友人劉抑之司理上郡時書至每每誦

法塘南先生以至今不肖之承乏鍾陵又若而年鍾陵之去龍門非遙而某若貿貿無聞不敢以隻字通殷勤于左右豈其秉彝所嚮而自戾之實以衝方愁民拮据不暇六時自勘載過負咎不足以受大賢之鞭策故逡巡退縮臨發而止不自意門人劉仲熹輩喪而忘醜輒以不肖三年之罪案爲有道先生華袞之辱夫世之才士能吏蜚英騰茂往往爲當路之所借考功氏之所寬而不足以當道眼之一盼疎拙如某又何以得此于先生也伏讀大篇所爲教簡好善之訓亦若恐不肖之效顰才哲而失步故吾者某即不肖亦何敢隕越明訓而以區區小明彫耗于簿書筐篋之間乎御浮祛惑提夢得醒所望明公大垂悲憫終始開示之耳宮牆千里承著無期專役踧踖積私併將沼沚之獻伏惟台鑒

與樊春元致虔

有僧院無屠門有竹無筭簞素二義俱不成以辱高賢往來清虛中因而博得佳詠千古是林間之幸白雪寡和且心手無片日間從事韻表自愧吏俗耳拙

稿三冊石刻二紙奉覽教不盡

復謝耳伯

此間應接雖多佳人固自難得足下過翩然似仙人
又得覽篇什論妙義似於玄津不遠至讀曾宋鄒三
君之目奕奕晉漢人矣阮司理我輩人今與一書卽
以所與僕文一題七作者投之可也僕媿不能爲千
頃之陂與百丈之潭以清光映人惟是鍾陵勺水不
足以資神龍不能如命知足下知我不吝而已媿殺
臨卽也案牘日來旁午殊甚又初熱不堪岑岑書去
第未集

宋之二一七

下

字

扇紙俱不大佳僕原不自佳偶諸君佳之又可媿也
唐美承書不暇作又有泰寧君錢明吾亦相知不及
發書它日俟羽便如何書刻與不腆馬秣惟笑存之
譬如落梅共餐酸腐而已長途暑氣自愛少刻過別
復謝少廉山人

如足下者乃逸寄巖谷而僕乃得以鉛槧之技幸而
尾驥效拙一官已非所望而足下尚索我於風雲之
表以薦墨爲華袞以天曹爲蓬壺則烏知擁萬卷而
輕百城幾一言而薄千金者乎媿矣方子及孤梅

老鶴尚使之偃蹇人間銷磨傲骨可喜此老骨不受
磨撐達吾儕耳季漢書帝昭烈而家魏吳直是春秋
之義令習氏再興紫陽不墜讀住序一過固足千古
豈與鉛華少年較勝量負於眉睫之間哉靈鷲一晤
遂如絕域斗大之城疑在空谷而手札自相如來旣
有金玉可無糞澆佛首矣會臨查使者下縣提筆無
緒先此布復玉版居記游草奉一笑

與錢唐朱上愚明府

民也孔懷父兮如保而以秦記多少論顧瞻哉人亦
第未集

宋之二一七

字

有言如濁水泥而比于汪汪莫知其子之惡見情深
耳頭上進賢者鬚眉如戟而半苦于無鬚兒上年水
今年早有司以告而帝不問鍾陵之百口安得比于
錢唐之萬姓呼天而天應也盧生力田逢年不獲前席
秦治安猶幸從子大夫著鹽鐵論古人所以青青而
嘆悠悠豈惟本生卿之結之耶會直指按部民也爲
章江泥其輅而稍以滯山陰之棹恃吾仁父之誼金
石何愁如石哉吾家無小阮門媿衛玠而衡文者半
年無聊城之矢萬一緩急恃吾仁父舉口屬垣庶幾

爲二生公輸之梯乎倦切倦切往者上婦翁沈以屋
上烏而脫里中甲已感非常恩從盧生乃知所以嗟
乎馬蘭相如而不相如令仁父加恩所不知實倍加
于所知其爲非常豈頂踵可報哉揮汗肩百冗無閒
腕耐書況以當宗匠門而弄斧惟是既獻其醜不復
再匿書扇如左且並得楊用修集呈公暇一夕莫笑
東家施走若耶溪也

與仁和吳明府

武林羣兒爲仁父屬毛而飲乳者不啻夏林秋水清
露木集
卷之二十一
一
陰萬畝某爲游子去膝下遠然是井里廬舍皆膏沐
地臨風瞻雲如何可言民亦勞只無從奏幽風之篇
則豈惟武林兒幸有天耳寒門子胥遠慙王謝琴堂
絃誦比于齊魯不無負俎之思而勤問棘之想移青
衿而彩衣亦知慈父所切切耳盧生草鹽鐵論成而
渡江去曹依劉翹首振翮得無借之長風卽不肖某
五體相屬矣又敝門人有棲水卓爾減者溫溫雅士
也百凡幸爲加膝保無辱教不腆統扇自薦香枕不
知其褻揮汗手勒亦復草草仁父倘無督過孔邇而

長安遠奈何

與劉省吾都督

三日前曾期劉宮諭過英山小坐以爲司馬宅耳已
乃知爲將軍所有看竹不問主人矣寶刀世珍以辱
見贈王祥不云乎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何敢當抑借
以淬礪書生之氣仰睨牛斗敢不拜大將軍之賜

與詢法師

直心可以見佛不便涉世然捨直心亦無涉世法僕
所過往因官爵自我生定之豈人所能害但我輩論
寓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朝廷事正人主張便宜是非如涇渭升降等高卑方
可把握世界此七尺悠悠何不得哉居京不着官內
給妻子外酌賓朋又多文債詩魔以空疎應之殊苦
不給窮於道之謂貧我之謂也華嚴徑中廣大無礙
得旨下便思乞身作閑人而時局似棋下着未定
耳僕於劉司成信處當不減顧自遭讒阻以來尚不
得吾一書此所謂世法堅壁不佞則全坐壁中不覺
也

與李爲溪

北還差與兄晤時爲從容而抵家苦於在縣抵縣繁
於居家總之命坐驛馬分作勞人詩人所以歌小星
也兄摧蘭之後更得種玉否弟兒女如昨幸無所損
然亦不加兄懷抱自佳弟生平無煩惱相兄前所惠
彌勒一座刻刻相向東坡所謂渠不是我我竟似渠
者差足當之耳費門生葉文穎推兄愛事我何以當
此君恂恂自下第其筆間微弱當爲豎起脊骨也江
右新直指公嚴靜安和弟僅從階下兩拜三揖一語
而已想胸中固自識黃生耶尚無以驗兄言一笑

弟本生

卷之二十一

一

與劉雲嶠

三摩僧還得手書知學士坐院夫子振鐸人倫幸甚
又知有道侶名流薰煉日新休暢休暢獨不肖遠先
生株守巖邑絕少琢磨之功言念有道刻刻不已卽
故吾自理亦難何得前進也精神映照時賜矩誨爲
望所諭諸公俱生平所傾注惟顏丁鄒三公未識荆
曾冢宰向得望見矣耿中丞甚辱夙昔文章之知兩
年前曾遣鍾主簿致候書而此簿甚拙竟無便不敢
投而歸面時千萬一申之敝同年董博士沉醉之人

是夙契者徐考功未到耶不肖向曾宿少司成齋中
林木甚佳不知它衙院稱是否總是仙人無所不逢
瀛也覽邸報見商丘三原二公俱安穩巖廊想朝氣
已和不然足墻脚堅硬耳似又小變也邑中無大煩
毒事第上司行催科急甚想不得已財重政苛人窮
士鬱此天下公憂誰作開闢手耳公子定佳何過慮
所諭領悉茲因傳坊長解駁冊于大京兆湯公湯公
舊公祖而未有識不敢通其事亦不甚大倘有坊長
來見臺下試問其真與一尊刺可也前賤刺稱弟還
似未妥亦復舊稱爲是此亦未定一端勿笑也

弟本生

卷之二十一

廿五

與馮開之

長夏無事綠樹重陰真是神仙中人如不肖從水邊
日下執手板流汗頂踵委頓特甚衙齋有茂樹亦可
坐然坐時無幾也遣人候安節師因起居先生先支
秋俸得其餘金償夙昔山價想孤山石畔匠人停手
待哺此一勺水亦可小康至所不能僧者高誼何窮
時有心念口題而已

復錢象先

山廚蔬飯無以娛客獨恃此君作供明月爲盤而足
下六詩映之以琅玕奏之以白雪僕幾乎淳于之祠
田所餐少所得奢矣當作鍾陵一段佳話也拜賜執
扇時時奉揚之午睡初起朦朧走答小暇便邀過嘯
軒也

與湯海若

吳中友人錢簡棲者筆下目中俱旁無人而獨亟見
海若先生先生與之見勿狂走李咸也敝邑如秋又
會秋時至荒涼殊甚慕袁公以爲知音鍾子敬客臨
高林集 卷之二十七 一七
叩且有其柱史書想當不薄耳周旋之昨命二錄俱
無以應容索之

復郎心葵

展禽不卑小宮必以其道孔子爲委吏矣願吾兄體
此意安耐以行之必有報也乃道隆時污豈惟今日
欠兄一薦昔不欠兄一第耶諸侯大夫能薦不能使
此吾輩少年時所讀習而薦者偶失一着暇於吾輩
無與也願兄安之必有報也京塵溷溷抵官亦復碌
碌幾欲遣人一候起居不皇乃辱翰惠及耶令人媿

感不已季子遠賦招魂之章相知莫不酸鼻江湖一
航無能效篙師之役不腆以代生芻惟鑒存之不敏
云助也

與詢法師

僕向走白下七日而遍之游似邨人遞驛何足盡江
山之致如師錫所歷十一日定勝此佳詠便中寄我
作玄對爲望僕至今未拜官七尺虛泊世路險於羊
腸僕幸從虛空中度火坑成池想來施清涼散者如
幼安司成功德難量耳華嚴經一段因緣公亦須辦
富林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意世短朝替更短所云無事靜坐一日兩日計與師
共此樂不遠也

與玄津法師

北高峰八十六丈獨登三百餘步此意絕佳何不與
人同可見示作詩料也

與金生右辰

足下之磊砢歷落極矣天乎奈何復支牀雞骨而穿
牆乎鼠牙乎讀來書字字可淚讀竟而王夫子長不
以下理掩林子雲乃以問奇著玄足下厄不至龍門

而玄草敵之天地自廣吾道自大啗啖金生豈必千
香凌雲而摩空之日真千古哉然三年彈指人品與
道理俱無盡願足下稍稍降伏其心而逍遙其篇使
人望而卽之知爲金生之才斯亦聖賢憂患之旨也
如何如何道遠宦棲不能作素車客不腆代生芻耳
素業刻將成得佳作而壯如首二作恐不可以示後
生邑非臨邛客都懷來倘足下不嫌清冷俟之玉版

與南考功徐玄仗

弟在鍾陵無朋惟是劉學士雲嶠與弟周旋久弟甚
敬事之此公真心眞骨千練百練之人日日剛大亦
日日戰兢不易得也弟常稱服吾兄想當莫逆耳弟
同年如職方郎陳匡左博士董見龍同好如曹廷尉
尊生皆南方佳人也兄與周旋否劉斗暘侍御亦鐵
心漢如與之往還定得其人也入京會姚元素在家
會賀伯闇否近日意味何似弟過失多未敢方人兄
前不能不道中情耳

與吳伯霖

夏書秋到真是雁杳魚沉矣可勝雲山之思足下于

稅文何難富貴亦自有我輩人只肯降心凝氣便足
一日千古但靜貯未出動驗所苦不佞才固疎亦健
忘藉令以作縣精神殫敝萬卷中尚有可觀不至落
落至此東逝之水無復西上願以此言貢足下作千
里人事耳讀史是大事內澄心外通世用方有益此
俱不佞所嘆恨應侯有言三王五伯之王焉而或何
況袁許瀟散送日則爲司成之達湖山一片不知經
幾番歌舞古人所以惜分寸也漢儒兒頗有佳氣已
作抑之壻雖大兒胸中了了筆下兀兀未見向上走
也兩郎佳勝快甚將門不可無種陶淵明不得已放
下耳

復張爾葆

春末辱垂書問兼有隆貺卽冗冗鍾陵之役江山楚
越澗疏至今乃爾葆玄心慧業卽行杯揮塵間往來
于懷靜居離羣之感又何可言爾葆高才俊氣千人
亦廢但英雄欺人此伊吾技最欺英雄綠之乎者也
無用廣長掇合掀翻政須工巧陳子昂有言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誰陳要之縱心顯義卽照乘連城不愁

無會顧爾葆勿以揣摩時好而失本來只令映徹四座如琉璃光可耳房稿未暇披閱恐披之即生口業而坊間偽刻貞父作假笑罵賈人無賴至此區區黃生一人倘非賞鑒家何能人置一喙解舌頭冤本也可笑可恨昨復尊公書時會冗不及作以爲使者遂行又私怪何以無爾葆書越夕驚得之巧值隙時遂絮刀至此亦念爾葆甚耳

與丁甥叔潛

有昌黎子厚諸公卽崎嶇經丘亦成佳賞子瞻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乞兒則吏胥衣冠亦夔龍禮樂割雞政須牛刀便以此言作尊君陳皮甘草湯也如何

與楊仲堅

自三月廿日抵家至四月廿三日復自家還鍾陵中間兒女親朋應接上下之事無片刻停冗劇甚于作縣與居京師時勞人之命如此老師精神懷抱如昨而神更王快甚太公鄉賢事已隨諸老後與饒公祖言之詳切方自郡縣中行而饒公行都山陰稍遲遲

耳想在必行也江西舊按臺吳公復命疏薦弟第二人而道味契合真切處真如古人近代所未曾有弟亦何以得此世人伎求心多弟一味犯直率病不能改弟行後兄間有關係弟損益語不可不相聞也伯闇兄弟再三勸其出亦諸兄之意渠必欲上一終養疏弟以爲出則可無疏古之論出處比之雲行鳥遺總之無自家富貴意其中不是悠悠無事度有關世處須索直有此擔子此非它人口吻所及也兄東命不見下早晚不定也姚元素外補亦無消息吾輩氣數難得齊一亦不妨與之作和合法自昔韓范諸公儘有議論不同時其精赤心則可相照也聞抑之又生女奈何張家婦翁得兄提拔大展鷹揚之氣然浙東漕事甚難兄所知而張翁素心不減新漕院處兄千萬着力一語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方然之灰未卽自委觀其精氣甚動想亦福至然非兄誰爲造福者都是一團道誼併渠感恩語亦不作耳外示老師塾訓弟途中細看中門類尚須一整頓如第一首條應冠以孝親忠君悌弟而教子次之之類又愚見以爲

只宜逗句便世眼觀覽中間批評圈點俱可刪此非文字不必提出若識者自能索取也又有一二間斷語空刪處又有正直智略有可相移等處弟用硃筆草草拈出不敢謂當兄須再看一眼也

與朱上愚明府

不佞弟此歸支吾應接如牛馬走五劇三市中七尺之軀幾不自有惟是承歡吾仁父之日紆嘯湖山放懷寥廓剖心析肝從橫域外是生平最愉快事而無奈雞肋見迫鷄首遂西情長日短我懷如何至于仁

集本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二

父所加於不肖弟者如饑鳥哺乳不厭再三施者不德受亦忘謝矣疇昔之夜遂成河梁布帆無恙已及激水瞻忽德音若不知身之去膝下遠也有書爲伯聞勸駕者再矣恐終當一出出時必晤仁父幸語伯聞泰否消息在乎人事好爲之仰屋長嘆無爲也盧生一逢剪拂益自不凡而多岐雜應亦自可虞幸吾仁父與吳父母以一慧刀付之斬斷葛藤湛心一路下不失六國長上可千秋也如何如何賢者照臨不乏至如所見萬壽陽公祖之真醇李鵬岳公祖之清

深寤寐以之晤對時幸不惜齒牙也不肖一姪二壻俱可教者幸時時督以繩墨之言勿容妄語至切至切因其送至常山別令其抱書鳴謝兼綴胸懷語伏惟覽察

與盧涵伯

往與涵伯竟日夜譚不盡此歸真似游劇市而乘儻忽揮毫發墨亦不暇給聚會幾何竟成河梁臨岐數語第撮其槩所倦倦者以涵伯之才屏棄雜應湛心一路謝絕俗交銳心千古素位修辭則秀才伎倆亦

集本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二

應同同調之朋究理研律發揚聲色爲常勝之具不空悠悠忽忽不卽不離誤此居諸也吾家張郎才美可琢而氣體不勁近復聞其高譚風雅浮涉游間交匪其倫以爲邁俗見時鄭重難言亦意其送我江干盡之而忽以體中不快陡然別去兒女之情重以憐才何能忘言託在涵伯致之良藥苦口願勿諱也兩父母所以推心不佞者甚至而朱父母更甚見時爲道此衷千萬沈允中是不佞所敬畏相拜未逢見時亦必道意天下佳士難得朋友道喪如此等人涵伯

與婿輩不可不親也涵伯定計居若居西湖以一定者傳我萬萬凡有關係語以時見通丁叔潛恐以六月隨乃翁西行亦便羽也

與朱上愚吏部

某不肖所沐台臺道澤比哺乳于慈母之懷猶毛裏所時有至推心析肝諸弊形表破俗觀物恢廓域內卽生平知已未易一二不肖何修何狀而得之狂者進取豈稱其人良佳散樗大匠所顧豈亦足橫施斧斤而督加繩墨哉午月樅嶺而歸華門追惟仁父額

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復有加三日一授餐五日一停車非有徐孺段生之高而被陳君文侯之恭書生聚觀以爲美譚還官鍾陵折腰攢眉日無虛晷卽懷來膝前惆悵游子而伺候左右濶焉綢繆未嘗不結三秋之想而折九迴之腸也九月閱邸報知仁父爲聖主簡在入握銓衡卽蒼赤萬人同悲失恃惟是民氣愁傷士氣結約之日而有鉅公縣鑒日月調御鼎鉉之間使天下之人載色載笑此爲歡暢奚啻一方又非徒羨世榮而加額荷知已而彈冠也則俚者爲謠雅者爲頌矢明德

宣盛美諒當三踴三躍急前諸父老子弟而至經月隔歲片楮不通寸縷未展被德獨勤報德獨勤卽不肖輾轉五內無以自解而台臺不加後夫之誅尚篤慈父之愛手札雲墮至再且三簪聚旌行提念不已在遐彌親優尊彌下詩人緇衣烈士寶劍未足爲喻某不肖亦何狀何修而得此也結思無已敬因下邑役人之便吐露微心陳列罪狀草勒無諱臨笑曷勝瞻結

又小啓

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台臺夙秉人倫之鑒登山臨谷更自歷歷大棟小楹無逃宗匠之手矣蒙諭以身事君則已載過沉海如其人者何遁鏡臺豫章固多材上官則總憲司王之清堅守南道張之冲雅同輩如喻司理之正汪新建之質它高材伯仲未易枚舉地產如劉祭酒雲嶠南稽勲陳匡左俱殊絕者如石間公業明丈台臺周旋久不待言也若枯桐發響朽骨長價不肖亦有望心何況奏金石驟風雲者乎張郎自遭盼昧風氣日上盧生洵美不山不秀之間真可念也當宣示提其耳

以當鞭策慧心轉念或似不難劉汝州高居彛尊之
司抑念塵容賤子否十二月曾以八行相通計必上
聞也敵舉主吳直指公相晤否長安諸公疎濶實甚
不肖有過舉倘入仁父之耳伏候誨言禿筆草勒知
在海涵臨箋惶悚

與衷廣文

諱時章

前見門下賢冠不爲稱賀而爲之抱快以如門下才
不當擁冷氈而章甫細思之不佞所爲快快者亦非
等冠耳令勞而俗技止此矣廣文冷而雅蘊藉無量
令如大郊之木不勝牛羊斧斤而廣文爲幽谷之蘭
深澗之松干雲氣棟明堂自在不佞以是自知爲門
下快快者非也脫粟之飯以當五鼎縫掖之衣以當
五綵萬卷之書以當百城門下視此樂何如而況乎
領青雲之雋爲白鷺之長彼黃扉紫綬何有哉願足
下虛其中堅其表討故業而日新之進退俱足千秋
無以不佞爲俗無以鍾陵爲遠使僕得時時奉玄箸
裏而一席則大快也僕生平多傲骨年來稍剗之
而媚骨則絕不長于世恐非臚物無望異擢得美官

需年餘得一冷曹寄懶而竟夙昔覆瓿之草此所告
知己者耳廬陵門人劉瞿父伯洋與金覺父光弼想
得周旋二生宏鉅才也昨會城會吳太尊瞻其氣冲
朗讀其造士篇雋永而爽以秀與之談叔合欣然有
當想門下不寂寞矣素業方刻成遂附去尚未得廣
致諸知己也臨楮神往耿耿草草

與鄒南皋先生

七月奉翰教讀惠四大刻精義妙解得未曾有如坐
暗室觀日月光快甚快甚流光如駛倏然秋矣宮牆
千里析疑釋難承著爲艱塵容俗狀日出事生所不
泯者心耳計察期消長否泰之關行且見之如明公
有道名世定當調鼎平衡恢廓萬類安得于青螺白
鷺間隱見紫氣坐擁玄草也近得幼安公書南雍多
士想大有洙泗風氣道在則尊信然信然敝門人龔
君維新亦幼安門人也其人剛骨素心殊足稱冰霜
之姿企想龍門冀一望下風而進幸有以教之行促
草附布惻近刻不越書生習氣希輦竊笑亦知明鑑
中所攝受也

與鄭應尼

吾丈軼世妙才標韵物外芍藥大記卽詞人歡賞實
說林孤憤世人未解也委序緣塵鞅未報命此旬日
間定不相負不肖鄙意則以吾丈雲氣直上有千秋
無窮之業刻此傳願少隱香名如湯若士清遠道人
之題庶不刺俗人忌才者之眼長空鳳吹亦何不知
其爲鳳也如何如何近刻偶成頭巾餘腐足爲高人
捧腹小詩書扇奉政華郡丞每坐必譚豹先此公亦
有懷抱人

答東時章孝廉

以僕之拙疎無心前路偶附諸緣而起塵糟小儀已
媿魯兩生安可向門下誇稽古之力庶幾一二名賢
周旋此行不甚穆穆花縣何如杏壇種人希踪不逮
有負獎許耳吾師李爾張及焦弱侯皆暮年宿望風
霜公車間而巍巍拾之如拾遺足下豈便消除讓此
兩公處女脫兔是在兵法願丈勉旃不佞行尚遲來
春春明門占王氣耳金生真似淮海之士瞿父稍近
裏相晤時幸以柔靜勝理進之千萬大詩壯行李千

黃金不啻政遣申別遂附往幸勿以我爲簡玉版集
刻得一小石併上

與劉雲嶠祭酒

六年鍾陵不肖卽不能保事理無錯庶幾明白此衷
不大獲戾非有明公策頑提瞶何能得此至于弘獎
抽揚在常格之外此自先生事不敢謝也不肖以五
月十七去鍾陵六月十三抵家塵勞擾擾苦於在縣
時眼前方理入山之事以赴郤限頗寬春正未挈妻
子鼓棹爾時事大可念戀官如戀館聚議如聚訟不
可則止不能者止此八箇字如此難行不能如此靜

歸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決安得青天中下霹靂也周公諸葛侯日日見士不
聞黨名今日日謝官疏上而黨議尚不解精誠神鬼
之道不可不思也前先生見誨無縫塔三字箴鄒爾
瞻見誨用之而藏四字箴時時自檢然向先生又復
論及遇鍾而扣扣者不自已耳不肖鍾陵過多幸二
三賢士大夫及父老輩或能原之而同事一二號稱
才者時有陰陽總之不佞疏徑自取不言其人可以
坐照卽如吳按臺所入南大司農張老師疏中事在

吳公愛而少裁令不肖省咎與張公憐才實心俱極
至今思之不安令張公非長者大度安知宵人不以
此簧口乎留神留神行時曾會斗陽令兄先生感嘆
移時嘆人生出處之難也徐玄仗錚錚如此真是可
寶又在先生琢磨中大有道緣矣居縣興作多俱不
能已者未嘗損官帑一錢臨行作棲賢書院一節此
真快事今以記奉覽亦它日嘯歌地也聞太夫人福
履倍常爲之加額湖紉湖綿可備下體惟笑存之三
摩菴成矣令既行仗學士玉帶鎮山門耳

對本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與陳如吉給諫

世界大沸今乍見偃息鼓旗然亦未見大將登壇奏
廓清之烈前見朝報推轂我如吉先生起殆泰兆耶
得如此不肖從丘壑間老亦可矣三摩僧來得捧讀
先生所爲不肖祠記其感與媿直欲歛何者載過之
身而獲太史文以不朽此生此時所不能得也非可
言謝自右武兄歿獨坐一室與對海內交游未嘗不
流涕當今世而有真心豪氣爲知交如吾右武者乎
今方得作一文哭之其家其子若孫如何知有翁輩

在無慮耳雲嶠先生日相晤否此老胸中有秦鏡但
現妖相多亦難分耳炎炎薄將見意惟叱存積懷不
已惟有瞻結

復邵古菴

九月九日登天宮之香爐十月九日會僊公千靈鷲
日下青松可夢雨中黃葉空看如教

與陳仲來

鍾陵才士鴻漸鵠飛獨使足下草不遇之文放窮途
之慟天豈有理可憑耶然駿骨不群慶桐發響物固
有候願足下自堅所好也不佞去并州久自維功不

對本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勝過如破雲漏水何從追補而猶屑屑然片石紀我
而畏壘祠我是過而用厚者父老子弟而誤父老子
弟以增我顏厚者足下也披文數墨爛若雲錦俾傳
之百世則足下之書與令兄給諫之文耳不佞何涉
焉有侯芭而無太玄有雪色而無程門足下自命稽
駕不佞無辭陳榻耳游紀墨選各一附往覽正冗劇
紆意不伸勉矣自愛

啓吳安節薦師

不肖竊惟海內不乏行能卓絕之吏自顧何狀綴名
小儀之列非師臺古道照臨鑒徹形骸之表何敢望
此顧自離任以來六月抵家已淪涼秋叵論禮數澗略
卽空函展忱亦未數數固知師臺所以期不肖者不
在此而不肖所以報稱大造者亦不在此也朝局至
今紛紛常念師臺苦心調御之力而東流西注澶淄
之水巧者莫合不至于大潰不止前察後未見師臺
有疏心竊疑之然師臺宏養妙用必非凡愚所能窺
測昨于邸報讀大疏凜凜正義原非苛求而今未見
報何也古之大聖賢于出處關頭最難究竟救世修
已二者易地同道必眞實一邊方可身世兩善想師
臺所以處此固自有定著也不肖以來正月杪起行
到京四月想望見台光尚遠長公儀部君尺書相通
期以此月晤言尚未會也踰刑館已見朝江右情事
想得熟聞故不煩具

與賀道星

古人有言不憂年往憂世不治年且不惜何況一官
吾兄抱文正之先憂放賈生之痛哭義形于色言行

爲用身去名高所謂伯聞千秋自在天曹郎何足以
重伯聞哉咄咄可怪者則物議紛紜棋局未定世治
無期不知今之命世賢者出于誰手蓋惟賢者明出
處之節而後可與識治亂之歸與波上下未必全生
砥柱中流未必入夙顧所持謂何仲尼棲棲皇皇而
猶云遯世無悶無悶之中大業斯出知吾兄夙抱冲
襟見此必熟弟則有懷不能不吐耳弟本疎徑之人
六年作令過咎千端幸有知己之庇附綴小儀蓬生
麻中敢忘所繇至于釋肩馬牛嘯傲山水是還家之
樂客塵雜沓僕夫委頓爲窮巷孟嘗空尊北海畢婚
無向平之高索逋少馮郎之義攢眉捧腹時見逃生
居家之苦亦多不免是以聞吾兄歸卽欲遣訊蹉跎
至今訊者非憂吾兄蓋念伯母長途風霜爲勞昨官
今貪想亦不免也薄供將猶子之誼乞爲叱存尚有
胸懷萬千非言可盡烟雨之棹出門爲艱想兄此時
亦未便出門俟出月圖之耳此僕專候兄不能它訊
家乏應門惟卽命之玄白近相會否弟新生一女已
許之矣

與陳仲來

才士不遇者多矣未若仲來之甚仲來卽數不遇然
不佞每覽近所爲文多奇宕峭拔極其意之所上未
有終不遇者也人心眼不同內外簾不相同明往往
有之至署不通兩字自竄其明于幽昧之谷與仲來
不涉雖然古之人多於邑鬱中通微渺出宏鉅願仲
來勿悔二仲中竟仲來或亦有太跳脫而不莊雜時
流似雋語于古文之中以後稍整其隊多覽韓歐蘇
子文以莊之近來舉子業卑者以論好奇之士往往
作晉人清談及吳兒驕弄語以入經義恐有道眼目
之爲佻不可不醒也能長男余淑度才俱遜仲來而
先之天有所定命不可強其子吾才固自不可不盡
量以仰答之耳不佞南中亦得一二奇士三月中當
合二仲文挑其銳合併以刻行于人間素業四編刻
成而二仲文至畱以後勁也李孟白公祖處前已稱
茲又附一書僕於臨池不甚佳近頗爲人追索書其
二當玄對耳

復李麟初

僕自歸來歷春秋不可謂日淺而客塵事委時時如

風雨每思如足下閒定雅譚不可得不知足下以九
月方歸也鍾陵六年丘山之過安所得六條而次之
六條亦因事故拙何足不朽而辱名筆然文古而隸
事核今孟堅無骨子長避妍亦麟經書法僕所不朽
在此鵬甫理草昧而次之固是吏師抑父老用厚而
存其故以俟後之君子託在二公吾從衆似不妄委
之臨安取精則煩費父老而重以爲木災僕又不安
也抑文中有不盡者不佞隱咎自居鍾陵有五本朝
富林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夕紀過書黑白陰陽則多黑而少白不以紀過而以
紀事誰欺乎出示來使共焚僧目之見僕非飾說也
凡麟初行古之道僕語多不飾長安之行宜蚤金閨
中制作如麟初不多見虎嘯烈風其時也天寒勞行
役不安不腆供繕寫不足作吏不廉俗稱我窮孟嘗
以傲我藉藉是語以謝無禮發足下一噓

與胡光六司理

老公祖垂顧之次日卽造謁以天目小草請教繼拜
大賜卽擬再謁晤言鄙懷而賤目忽病赤如火裏腫

如葡萄淚溢如雨不能衝風出門氣結之甚山友即
重生其女以註誤被棄蒙老公祖暫斷歸寧寬與終
合天地之心也歲窮塊處淒風寒雪泣誓柏舟之操
生吟寡婦之賦其過已往其情可念詳具邵山人與
弟私啓中乞老公祖大宏陰德開以慈心俾顧生還
念羅敷其母不終投行歲喜逢新人欣還故百世之
恩不啻九層之塔也卽夫婿薄倖以公祖之命臨之
其忍不從合好掩惡惟此時爲然伏惟垂惻以丘壑
之貧交完琴瑟之靜好想老公祖知其無它病目不

能手書口授具陳少瘡面候以盡邵啓附上台覽乞

宥唐突

三八

與陳仲來

仲章不別作書出此覽之仲來又謂我在仕隱之間
僕自名隱者耳有三山二水相向但不作狂歌也

與申玄渚

客秋洞庭之興勃勃而以事緣廢阻卽台雁之游亦
不果負此名勝且負仁丈乃知王猷返棹亦是敗興
事也山居慣習與僧寮佛火日親那得復關纓簪向

吾丈見過曾爲譚詢法師之高其人與詩吾丈定見之
其所居顯教寺新構成而殿未有磚向亦曾從吾丈
乞靈轉懇賈郡刺史公以黃磚檢餘喜施五百塊刺
史任施則仁丈任運辱已賜諾懶慢遲遲頃具一書
於刺史勞從者投之佐以鼎力作善事定有濟也僞
書事又復紛紛內察而後治亂消息不知如何耳西
湖上桃花爛然能無劉郎問津之興來醉六橋否美
中丈不別啓弟三月無事尚一扣玄關計看洞庭春
色也游紀一套奉覽

寫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八

與趙凡夫

十餘年企想凡夫高山昨方得慰之生平有泉石之
癖然孰有高曠奇絕與其人俱稱如凡夫者別去五
月歷寒暑寢食不去於懷也所恨賤體病肺喀喀枕
上不能續此游借一榻白雲耳詩二首書扇見志不
足存也又浮梅檻二冊上覽併乞寄題以生兩峰六
橋之色

簡鬱儀宗侯

事有不可知者如不佞一冷曹尚未得 旨下就官

也而風波意外政不知何以結局幸公論如日不至
大隆風味耳尊事以杜門息影不得見王者敝司張
儀部亦坐譏杜門而堂批巧值此時卽與之昌言無
當也今幸司府有公訊倘明覈覆部便可了當張公
本身事亦已昭明早晚卽出理司務僕當面譚之也
鑠金銷骨古人嘆之惟是七尺如鐵不與瓦礫俱銷
是吾輩鬚眉與有道者共持之耳知已當不見訝爲
狂姑山紀偶成奉覽承雅意惓惓媿無以報奈何

又簡鬱儀宗侯

別本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日月易流形移事易世路悠悠付之浮漚惟是知已
歡聚是生平最快事而獨於君侯缺然歷歲豈勝屋
梁之想雁行魚腹亦至阻滯江山河漢可勝浩嘆哉
僕本無事之官泊旅秣陵不知何緣盡日勞攘疎親
親疎不知其解卽賢倩過臨亦未皇一伸把臂之私
也悵不可言書生微長檄弄隙駒安敢望宗侯包孕
今古勒千秋之業哉水經箋領教此開闢以來未有
之書如獲法寶非它珍異能喻它編未刻者便中望
檢示敝門人亦有好奇之人足供剗氏者耳新刻廉

吏傳奉覽正小巫氣短良非虛語臨楮神馳不盡

與劉雲嶠

三復大記周道漢文有典有則有聖人之情鬱鬱乎
鍾陵之鼎耶豈惟六百士秉於教鐸將世世振之不
肖某一人其敢私拜賜也雨中遣妻子歸形神俱稿
安得挹芙蓉清勝氣大悶大悶

集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寓林集卷之二十八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駱沆澹

昔賢於新法害民時求去者曰此政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則年兄萬勿急歸也東土饑民流落江淮間第前聞各處俱行賑設粥廠惟瓜州京口無人而白門亦纍纍來不揣曾說諸老諸老惻隱心同而任事者少一恐錢糧不給一恐聚而不散昨弟復有議破其

未之二十八

無聚而不散之患又議設處錢糧則諸老已有頭緒大約可得四五千金尚在議擬只三日內決也弟有議賑稿一紙大略已具不能逃兄高明之見弟所苦者諸公揖讓救焚迫其議定而灰者已枕籍矣今只有二法或設粥廠煮粥或散錢以安插饑餓老稚病之不能移與少壯人而老稚相倚爲命者宜諭州縣及所在分設則散而不聚又示之有定期併宣示朝廷銀米下山東可以歸就賑濟顧廬墓得生計至于送歸少壯一節萬一領資不發則彼非罪犯人豈能

一一押解之哉第可於交界處所委能幹官一員令渠自報名逐名散給路資諭其捱路出境而已此輩聞歸既有賑行復有資何苦聚而作亂耶弟愚見終是隨方設粥廠散錢以安插爲第一議遠人卽吾人吾兄豈可遜富鄭公汲主爵一輩人哉慎勿多番却顧讓好事不做也承問及艸艸布復不復選語惟卽畱神

與楊修齡

客冬十一月陳生義適有便奏記起居頃從公子文

未之二十八

弱周旋奉教知老公祖游憩山水雍容人倫之樂而太公千秋計惟其時絲衣繡錦歌頌滿堂苟龍謝樹暉映先後人間世壽何足方比不佞亨媿以微官縉身不能隨通家子弟行祝頌階下而且於應接嘈雜中強應汪孟樸諸君之請聊爲蕪詞不足宜盛美供宗匠之觀有汗如雨媿不可收老公祖憐其拙而藏之卽此是用厚一端耳正人方慶彈冠而振差犯東朝事忽起聖主之英裁妙用千古莫及而政府陛見如厓卒見敵縮縮而退不能吐一語遂有劉貞

一下獄之事當時設有韓琦呂端一輩人談笑了之矣難言難言老公祖曾中肝膽智略一副全具尊大人政健七如飛天僊人不以此時出荷宇宙幫扶諸忠義公卿非海內士大夫所以望明公之意也如何如何不肖郎吏老矣不動如石頃從功司大夫前戲自註曰以一籌莫展之官考三年無成之滿老公祖試秉銓定論如何發落此人也有懷如縷有事如蝟潦艸長言猶似未盡

與婁子柔

吳甫來接手教且爲名宦事諄切大義業已聞之觀察矣特第久病而多應接夫多應少蓄綆短汲深常苦不繼况病餘之骨哉弟近狀吳甫歸能道之世味世態明知非吾輩所習而雞肋未斷強顏浮沈幸後來不至寂寞有湖上半畝頗饒泉石可以娛老門臨活水屋裏眞山吾丈入西湖便可信斯景之不俗今敢以一堂扁乞名筆曰玉靜堂取杜甫夢汝玉山艸堂靜之句也吾丈想來別有佳者幸更之倘有佳聯更望蜀之想耳絨襪一雙致進履之意近刻華山碑

奉覽教

與無用

病態屢見閭老寄信因念東坡老人所謂歿時將得去者願從師寶山耳二月杪定得歸西湖可共塵譚天青松布一端華山碑刻一通惟從者入之春時幸勿他游使我悵悵失望也

與玄津法師

汪然明歸想道鄙意爲投老之計在山水無生之旨在佛法也千萬勿向俗人言且於中料理種樹栽花事小小書齋亦應料理歸時放下紗帽員領便好作一丘中無礙人耳三潭傑閣聞已就緒是公第一功也此非大適意處念念葛吧老恐不久當出作匡時事業烟霞中我爲近之山東縑紬一端奉公裁作僧衣新年拜佛不盡

復李夢白

自老公祖拜京兆以後通問遂疎而手書再見及深荷不遺乃寤寐自語及朋知相向時無刻不懷來也以老公祖宏略恬心何所不空東方饑饉流離之慘

他省所少弟冷曹人每覩聞其狀及邸報中讀章奏
爲酸心驚魄者累月私心謂非得大慈悲大幹濟之
手何以救此一方而聞推轂老公祖秉節以臨何東
土之有大造也 主上賑恤以來計眼前惟司農之
告消乏與有司之急催科不能不煩大能仁者於中
苦心幹旋而饑寒之盜與他盜異在縣令處置得宜
賊卽爲子罷軟與東濕之官則子翻爲賊緩征歛嚴
保甲其法不易而執簡御煩全在察吏安民綜名實
賞罰而已此在老公祖相時相士必有定裁而東人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之荷更生已久矣因翰教真切漫及之耳弟自春復
病下血形神枯黃頃方還元而向衰之年支吾不給
文章道敝士習薄惡非學問精神全副之人何敢矣
想文衡以弟之愚且疎僻方他道展布四體以養懶
拙庶乎可也陳李二生藉教誨提之青雲其文實非
正鵠已苦口相勸不知能撥轉否也別諭領悉具復
別楮大覲過牘彋彋匪報惟碑扇見近作耳幸教之
風便嗣布

與蕭九生方伯

猶記三洞八詠時奉色笑于婺州無異隨園苑仙人
也入省卽碌碌埃氛年來居棠陰之下而缺寒暄之
問非但中心懷結未通亦似禮法外人矣然老公祖
清風道氣領袖人倫宏略深心經綸宇宙公卿固有
不足重輕竊幸 廟堂有正人士君子之有皈依也
不佞亨浮沉白門者可五年似輕雲飄風無關天地
間事而筆墨應酬等于臣虜疾病藥餌埒之塵岳眼
前殊切西湖采蓴之想苟全性命安敢踰涯而量江
海老公祖何以指引我也茲附起居者爲邵武新別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六

駕江君卽往者令鍾陵時門生也其人是書生義理
中樸直無比絕不知世間法得老公祖以桑梓餘愛
覆之幸甚又驚聞敝座師李九我先生之逝靜定端
詳沒無媿財泉州守以二百金爲具而師母以師之
生平素風堅却之此真古人也向來悠悠之口謂夷
爲跖蓋棺論定冽寒泉而凜秋霜寧非一時之砥柱
百代之羽儀乎計撫按必有奏題請卹之疏疏中應
入此臨沒一段光景爲清臣之鵠非爲李師也望老
公祖畱神江君行急艸勒附聞療艸狀伏惟慈鑒

新刺華山寺碑奉覽教

與周斗垣督學

久不敢通訊老公祖亦知宗師在此時不敢以書投
今所啓者爲刺故馮開之司成文集事海內瞻望已
久其相助劄劄門人知交亦甚多今已得其大半尚
有日紀廿餘本是開之先生長公子名驥子者杭諸
生也而若與若恡不知何故望老公祖卽召其人至
庭盡取其遺稿發第處第卽當與其門人顧鄰初太
史者卽爲刺成之蓋開之文采風流是蘇白一輩人

寓本集

卷之二十八

其文之澹妙處必傳而日紀如米顛志林老蘓外紀
之類尤可寶也此拾遺時諸生逐鹿之秋願老公祖
以太悲心收盡天下名士及名士抱奇不偶之人而
以鐵面拒不當乞者乃玄鑑冰心固知老公祖自有
之耳第之病兒聞稍就強飯然第必不許其出試且
畱七尺作日後計也

與李茂明按臺

不佞無事之身爲多事所困大半應酬過客與搬弄
紙墨卽有炯炯微明無從寄託奉教僭閱諸卷不敢

謂有具眼實存恕心臨眼時不合分明又往往信筆

固知老公祖不能盡入眼而諸司非盡無眼或以情
移之耳嘉興先輩甚有作家在今日則以纖巧媚人
卽理語亦多媚姿翰教及方始閉門了之然總是貴
精不貴多一意奉指授不問其他也文章之變與大
旨俟老公祖振木鐸提人不肖提其可及者耳廉吏
傳不甚謬亦何能如來教所稱而中下之中亦有蠢
如華歆輩誠有之後願摘其人更有遺者望指示千
古之案一人不盡能定耳本傳廉吏至損廉俸助工

寓本集

卷之二十八

豈伯夷之飲黃泉耶外有一啟致周督學斗垣爲刺
馮司成開之先生集無別語不敢封敢瀾台覽過卽
從郵筒中下督學公開之風流文采蘇白一輩人不
肖與最莫逆惜乎老公祖不及見其人也

與蔡元履

六月廿日復兄書是時病下血入秋中二月而強起
看秋山嘯詠應酬之樂可六十日歡往悲來血止而
痔作痛不能起坐沅陵人至政值第呼痛捫口時是
爲入月廿六又十餘日而痛小減強起爲兄作尊大

人墓表讀兄狀自足不朽弟弱管蕪文何足千秋卽
無媿有道之碑而媿中郎之筆然老伯之孝友廉靖
可風勵末世不以文重而老伯母之內德配之第文
中略內而詳外古之內言不出於樞總附夫子而顯
耳至委絹書不能登石故易以紙不知兄處有過硃
好手否如無便須直貼其上刺之書法不甚古亦不
甚今特帶痛曳身五日乃畢此一段事中有未妥不
妨令善書者更置之也刺成寄弟數紙可耳兄竟拂
衣楚失長城而全物力不但稜稜風節卽此亦是惠

寄本集

卷之二十八

九

澤楚必不能忘棠樹行當以節鉞借重耳於邸報見
黔臺疏然南中皆知兄品不相掩也方今韋脂成習
須兄輩硬脊梁弟素抱硜硜亦妄意樹尺寸于時衰
病相尋灰心過半矣此歸兄定得麒麟見報爲慰有
鴻便無忌近辱尚璽蘓弘家交好此公明淨有意味
人也有信當從渠致外華山碑寄覽

與玄津法師 二首

公高座說法而不佞以說法帶行脚高卑以陳勞逸
斯判矣何日下座歸禮壽禪師上雨華閣耶兩承手

敬附復所云已爲公致樊明府矣吳太尊處如別時
爲我寄聲孟夏草木長來踏南湖岸也有浮梅檻詩
閑時卽作之并託懇秋潭師月內卽入刺耳寄來寄
來作速作速

中潭起閣兼活羣生寶成初殿復新淨勝固諸公善
力非師其孰肩之顧此有爲必需衆願若自作主張
處隨六時可勘不佞碌碌負日在公提挈而已寓林
於幻境謀懷居不有高足相衛貧家安所速營乎然
明布置雖佳亦望丘壑中人助之不獨樂樂也念之
念之

寄本集

卷之二十八

與于中甫

弟久不起居吾兄而兄之起居於往來相知更悉知
兄善病然亦如 菩薩悲相爲衆生病現也然衆生
病何有已時浪花雲影從太虛流過吾兄素能作此
觀者不待鄙言也客有傳兄近來不作字不見客者
此中知無礙弟謂既無礙卽見客作書答何妨無使
俗人眼妄窺空中華也弟病體小減而西湖之想甚
切九月圖歸計定與兄一面或曰大計在邇不空卽

歸然晏公老子見風濤多不作恐怖想耳一笑

與玄津法師

南中多佳山水惜無閑身耳詢法師有閑身至南不得看山水又復病歸病在脾脹不可旦夕起閑之一字亦難受用未病時如水中魚焉知水之爲適也客塵紛集甚於在山時如竹閣諸詠尚未能和郢定是不少也媚清軒自潘髯凋後重得清理否子尚公祖不意以南兵曹行一切護持當託喬父母與王岵雲公祖耳近刻東臯子集此人不必披剃居然陶靖節也覽當得之

富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一一

與莊若侯

白下卽不甚暢聚亦幸有此晤不然竟吳楚矣麻城卽多才巧人然吾無以才巧遇之令人莫窺所際事到割刀時只一二件可降服之乃學道夢人四字普天下可行况若侯自性溫良家範不墜乎薛文清要語書一紙寄上默成不在言語却亦古人座銘之意拙書又可長相對耳和鳴序又俟寄造新堂一飯因得縱觀梨花園人與尊公諸昆譚笑移時生平快事

也

與玄津法師

是日行水中看凝之又相逢大奇大奇幸其體佳他無問矣聞南山桂花發尚遲幸一打探消息吾無隱乎爾

與歐餘山

別仁丈寒喧代易無日不思如丈之愛我藥石我而剖心析肝于我者幾人三月望日之手書夏初得之而第則有懷未寄然第苦應接忙筆墨累祇可作隨時答應而入秋以來病下血血止病痔強半在臥榻

富本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今幸稍強起初心乞差歸蹉跎到此臨內計不便浩然且作待罪之身耳接教懷至如骨肉弟何以得此知丈非虛語不能當耳天下事惟才無所不辦惟誠無所不格吾丈兼至之何愁瓊海何畏乎田黎倭盜聞之先輩空靜不空動空撫空備不空喜事丈所謂一意綏靖已得之矣東粵諸侯定當讓治平第一如弟年來冷官閑曹無從見尺寸又不合以文字虛聲見長遂叨陪督學官之推弟于此道不敢過讓但精

力非往時若三年銷耗此中他事經綸俱廢矣第苦託當事辭之他道或有可觀而未之許也所委書秋興八首於冊病中踉過今以八詠代之不至甚惡第已乞差過計即歸西湖多在桃花柳樹間買醉也

復蔡元履

吾兄精心濬學經緯文武第固知兄天授而至以人力然亦未窮崑崙之源讀兩尊人誌銘若狀而知名德有種然即兄所自爲述已足不朽而當世不乏弘文有道之士大夫猥以屬腐毫於不佞第何敢當哉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八

一

然事吾兄諒不薄何敢辭筆墨之役惟是第自春末復病下血入夏有起色近稍稍平復而強力衰減時抱少文老病將至之嘆病中有文逋次第報未完而使者坐待則不能亦不敢後衆逋而勤仁兄之注囑中秋以前可從沅陵君報命也細讀兄治楚方略不特清心雅化而於水旱兵凶真如救赤子水火而頂踵之不恤今黔欲用兵而兄以身持之不忍耗財力塗肝腦此正第一慈悲事奈何堅意拂衣哉第固嘗與黔臺交其人亦大有心識而高自負兄徐與之理

解而投其懷則可爲地方保障若已開不平之漸則難爲然楚臺使者何能不爲地方而舍兄歸失左右手哉倘留之堅兄室耐之知兄精血受虧非虛語四十無石麟雛鳳亦是百年一大事稍稍靜息六月亦未爲不佳而楚倘有事世亦豈能竟舍兄兄亦豈能遂忘楚哉平氣相時以爲行藏惟有道者裁之耳第不願爲督學官而時人以文字目我今漸可卸此擔秋八九月亦欲歸西湖采蓴蕩漿也表成如欲以拙筆登碑非紙書不便而過碑手亦自難兄選之友夏即未見其人時時辱其惠書已得之馬生與甫於文字不染時氣有經史本原渠亦甚慕兄頃以小試歸未能通姓名也臆賜極踰涯出自仁兄不敢不拜知與廉吏傳不相悖也南中無長物爰爰見弟意何足云報世事之可流涕與胷中磊磊不能盡俟兄使再及或有便鴻續奏記不宜倘必行幸於黔臺善藏其用方妙此公非終汶汶者也

復陳抱冲

蜀僧來獲諸大剌文經武緯當世如吾丈有幾人黔

方用兵非借丈之重以鎮之不能享盤石之安耳第中庸以下人去秋病魔見侵漸長衰態當事者謬納之八股兩扇中而寵之文宗此檻猿圈虎之術也老年丈謂得人不失第哉令倩顧生奉命惠顧容止甚偉而所作嫌苦弱不振尚須淬干莫待戰耳如何索報急不盡衷言九詠一帖附覽見第曾次如接膝之談

復張鳳皋總督

寓林集 卷之二 一八
今天下赤心任事砥中流憂社稷之急孰與翁臺而

樹德疆場餘威振楚蜀而暨滇南猶是翁臺之一班豈盡展宏略哉不佞某本無所短長之人而世往往以浮文取長又不設城府而天下慣狙智未必盡見其心如翁臺所謬許者虞翻所云知己一人豈不然乎屬內計倘幸無恙將承江右校士之乏田光精銷多矣勝任與否惟翁臺之教之越在三楚又隔雲山萬重奈何遠承翰貺無以將心伏惟鑒原勿別駕伏謁知辱垂情併謝

與詢法師

世途如坑塹仕宦更甚不佞一味直心遇之不可則歸來乎泉石未嘗不樂特以風波如此吾輩有志人不能稍効尺寸只學老農老圃便自不安耳吳方伯昨來會白門云寶成借師席鎮之甚好但須尋一解事答應僧人而師則閉關方好其禪室一節業已移書司理公矣上地學力何似更勉之作山中道伴也近得與焦弱侯周旋真是道人如來弔雪浪便可一晤不腆買菜羹笑入之

復閔康侯

寓林集 卷之二 一八
僕髮種種矣少負拔俗之韻長慕通古之學而志長才短願奢時儉耗於公車者什五耗於俗吏者什二而耗於虛名浮動埃風塵塊者什之三今種種矣何能爲哉茗雪間亦多友朋而獨未識康侯自慚未嘗覽天下書亦嘗窺歐餘錄而慕康侯獨未曾通姓名附臭味之末而足下乃先之輪滄溟之潤落麟鳳之羽搗謙含章略跡宣心康侯用厚矣何僕之鄙且懶也讀一艸堂大作標勝託遠恨阻快遊計當布鼓雷門附蠅驥尾耳東臯子向得之焦先生不謂遺珠見

擲玄圖當續刻以人併以原本送覽望教之已領鏡
錄之頒仰附明鑒所撰遊紀皆十餘年來漫然下筆
不足觀覽素業或誤後來即今亦似小異惟過眼去
之爲幸政在病冗崖略附答未展之懷願以他日聞
金昆昨過西湖不一問津散花灘上棄捐我乎一笑

復杜總戎戡武

恭惟台臺胸中武庫遠紹當陽天上文昌篤生貴將
向者大羊關入西鄙不寧烽火通於甘泉羽檄交乎
幽薊用彰斯怒大創匪茹自鎬之功高於六月鬼方

舊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一八

之克不俟三年既而息馬投戈與之更始賦詩飲酒
樂此太平可謂文武具備福德兼隆者矣某章句老
儒雕蟲末技雖懷方叔元老之恩而慚非張仲孝友
之列豈期節下過辱甄收教之以珠玉賜之以篚筐
徵及鄙文益增慚悚問道于盲所不敢也撞鐘以廷
寧有當焉使旋恭謝附薦芟芟臨楮不勝傾慕

與錢象先

昨讀長書索索百餘言坐客未及答大都欲聞於兵
使者使者生平憐才下士其本色况逢丈今之作者

其能坐自失第世途賤目而狎近必王前爲下士乃
佳松樞十九僕止一集晤索頭何以割愛送去風便
當吹入其耳令倒屣也委書聯扁即不佳可以効勞
謹附上風雨作如幸稍霽發棹不得又過別西江之
水不足以活神龍而以困神龍則有餘僕今日之推
督學官是也終當歛雙眸而歸放光明於六橋作天
目照乘耳丈聞此肯來尋我便是樵漁佳話也即刻
解維艸答不盡

與玄津法師

舊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一九

不佞勞勞如昨寂寂亦如昨衰病時見非鐘鼎之料
以公爲依以寓林爲寓常樂我淨是我生快事也師
許我否寶成功德已就即師亦應覓清淨法不佞近
作一大快事牛首山有前人摹諸祖師法像百幅竭
力請妙手臨之歸時募作百祖閣四時定三日令善
信瞻禮我輩亦面面活對也華山碑一幅奉覽歸興
甚切遠不出十月聞冰玉山人有歸去之想今竟何
如念之媚清軒閣無恙否棄舊戀新坐視荒落不可
不可

與顧鄰初同年

臨行諸知已無不晤別者獨少年兄一面耳至今耿耿
耿耿此歸將老湖山佇看兄鼎鉉之業或者附驥而
顯乎五陵垂老分手尤難爲懷恃兄青眼在也風波
之世惟靜者見其常仁者見其變他人則濁水之魚
耳言之慨然

與劉石閭中丞

南中幸而逸於考功法之外乞歸西湖私心願見老
公祖以傾積表而節鉞已臨海上矣往者載過餉鍾
甯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陵以貴鄉諸公萬間之庇文衡何地人師何官而濫
吹不肖即徵新命隕越之是懼老公祖何策以免而
別展微長也別諭姜事某實未詳聞無以報命乃三
縣田糧議論雖紛出台諭查勘二字盡之蓋捉賊見
賊抵命見傷欺隱漏占彼此互訐屢畝覈冊不出其
鄉愚見以爲必風力明達之司理一員會同該令君
踏勘之一如台諭行之即有智勇無能撓也在老公
祖主持耳抵家兀集據案草勒謹復伏惟台原容躬
承玉塵不一

與江邦申

自吾得邦申酒德詩腸日臻曠妙可見執文困人諸
君莫敵也此行強顏耳還顧湖山一碧寓林片石殊
自愴焉不樂况著一邦申懷抱何以自遣推得過來
秋是黃先生紆紉放志之日矣然願邦申愛惜不遇
勝友勿日日快飲至爲他日腸胃之疾更願畱意古
人於今人中得佳者報我舟次桐江仰見子陵風味
不俗鄉禹何能笑人也

與虞長孺

甯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弟與親翁既結蘭氣復申姻好道義之懷深以見女
值茲遠別何能爲情細惟親翁久閉玄關爲弟再出
如鳳來庭而麟在郊瞻者嘆不希見既見君子我心
如何也但炎氣繁音渣滓太清爲之不安而弟曾向
兄云六月不息千里而汗則親翁逢暫弟懼其常涇
渭之流固自差別兄憐我耶令女弱安而適貧生幸
庭聞少君之事菽水俱歡岐然負穎疎學體亦不勁
弟旣在遠望泰山君時時護持之教誨之也舟次潞
水人還報謝絮絮關情知在垂念

謝衆門生賀壽送行書

不佞于諸君無毫末効情卽世法人情未得自中而諸君念山中之夙好篤斯文之深契送我長途願我長生爲文爲酒爲詩爲書無所不致僕何以堪自維垂老赴官衝暑行塵六月不息千里而汗雞肋未斷鳳衣不振振云行義達道難言超然之情或以史直不諧蓬卷有日則北高峰頭南屏山下與諸君嘯詠盤桓亦不遐也迢遞夏日倏忽秋戰諸君乘時奮飛自致青雲之上僕亦何必近捨明聖之彥遠珍豫章之材哉舟次潑水專此宜謝併申此懷

啟王撫臺太蒙

某自受官鍾陵至今凡十八年中間依違無定然所奉鞭策之誨培植之恩不啻生成幸以督學之役復庇宇下千載一時吉州之行仰稟指南固知平成大烈中外倚重私冀于旄少遲須臾某及伏送道左一別台慈不謂其容之切竟爾星駕免代之命某入贛南三日甫聞中心惶惶如弱兒之失母顧以閱試未竟不敢曠業追躡前旌卽在台臺能原情禮法之外

貸過職守之內某非木石何以爲懷也專役馳申下

惘以告不寧吉州校士錄昨已呈覽伏惟俯賜指摘卽在遐迹無殊躬承教職賢否具列在冊統候鑑定內如康元穗之博雅江中龍之高邁嚴堯日之靜淵才學竝詣世所共珍某尤愛重之又如李一鳳者其人古貌直心大非時流向爲平和縣令以循良特聞某在南中晤閩中諸公具以爲屈綠與本道某公大不相協兩院以公道存之今卽不能破格應還故物陳維智某素知其名行兄重鄉評外樸內理宜展其

省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用某臨行劉石閭公祖數以爲言命轉聞台臺渠亦非私情也吳世卿端方博練在某門牆久亦稔知之蔣光裕自吉州方識其人冲夷可貴惜任尚淺不知可破格附薦否某歷閱未久不真知者不敢妄爲先譚私心常謂明經特異者宜拔之孝廉上至如某之貪殘某之險傲某之鄙其人亦不能逃台臺明眼也以外有司卽知之不敢與聞撫州屬不知何人爲卓有宜黃縣者心甚疑之某所頒行各郡縣諸生門簿逐日更分註姓名官親筆摠填幾人各屬遵行士頗

凜凜宜黃獨不以聞及報三月餘無一生出入衙門簿無一名夫本縣豈無公禮文事見者若其報果真教化在俚室之上再行按查吏書貌不再復此其人非卓絕高品必飾詐釣名之流某查其爲明經故置不較不知台臺所訪官評如何也若某之疎徑在台臺鑒容久矣循理奉公不敢不竭其力仰需教誨以終大造不勝慚切恭送未能中懷鬱結瑣瑣奏記以竊尊嚴曷勝惶悚

啓吳安節薦師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汝亨不肖實願於文字之外少見寸長且可以養未敝之氣不意竟不能免西江之役積學方聞之人以爲美官不肖儼然當之惟是師臺夙昔齒牙之借爲當途所信重遂爾委非其地業以七月入洪都八月趣吉州始事才難日拙玄黃未分恐爲師門知人之累乃此念自矢無他既竭日力已竣厥事今移駐虔州矣臨行於沈司理得老師所惠貽甚腆敢不祇領乃政刺頒示大裨風化有司不敢不奉揚而况辱在官牆者乎謹朝夕展教且所過江山郡邑皆師臺過

化之區見之未嘗不瞻依左右也吉州校士錄刺成謹呈覽二冊望賜批削仍從沈司理或他便羽寄示卽往謬難糾而來失可救卽老師所以造不肖而造諸生也劇甚布謝

復吳徹如

垂老之眼政空養明而乃受疲于章句之役於官則踰分於事則敝神所以冒暑卽行亦愁地長日促非樂而趨之也第以七月入省八月入吉兩月餘日乃竣校吉之事吉州卽才藪而理套溺人據愚見盡爲

寓本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芟除之未盡也刺一帙成奉覽正二冊玄黃不至大謬則兄夙昔之教尚用小心文若放出大膽吉且不堪矣不知帙中經兄品題者幾何人望示之郡學鼎建未有定期第自當以地方之租少効文璧之助第今入額校士仍托沈司理報謝青原已期鄒南老與郭青翁自虔州下語談一夕也兄如有聞第之得失幸確教之勿泛泛用譽爲望

答黃袁州

不佞以是月十三入章貢以爲廿日可了不謂賤體

過勞復發下血之症委頓殊甚徐閱賴南卷計事
竣奉教在蒞挺之上旬也遠承注懷更荷溢美政恐
燭火未照不足燭上郡之才鄰室餘光庶幾助小明
之目所望知已素憐諒不我靳耳病餘不能綺答惟
慈原之取士幸勿踰限實苦不給非謂乏才也

復袁南康

區區小明卽一吉州已不堪其勞幸將竣矣文章道
敝江右號稱理窟而諸生蕪累之氣令人白日欲寢
吾丈匠心此道文士所稟仰白鹿幸甚而得振鐸其

富木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間展覽詳議大於造士有功不佞恨未能卽趨下風
恐在來春也拙荆拘拘止可於諸生前作扶餘至煩
品題弘獎土木而文繡之卽結好牙期亦汗顏矣洞
祖接來教誠不可不一勘詳以清風弊垂來益如諭
僭下一檄軍館總有門下提衡耳拙荆得再惠十餘
冊以誇示諸論文者何如廉吏傳白門艸附上

與王帖雲方伯

前承惠新曆日而知年今乞卽惠新縉紳一冊使知
半年除目不然幾作鄉下人矣入空陽看生員卷完

而脾病作今尚高枕諺有之一日捉魚三日張網可
嘆

答沈進賢

門下之奏最不佞不但讚嘆不盡而佩結空深蓋于
鍾陵宏施而于不佞藏拙更多僭評數語乃知古人
不啻口出之有味也十之早泛漳流而下失迎從者
幸有虔臺作主人耳樊灌南叅知向知邑之利病頗
有功今聞其老病矣一書致之又一函致李麟初編
修答其玉版之雅諸門人第以校士錄相證清虛而
已試生童定得真才望之望之

富木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與鄭應尼

門分袂以來相思何言惟一附胡拱柱丈奏記世
事不定不但西北浮雲南天亦多霧氣如吾仁丈與
祁夷度之有說賢士大夫莫不口口稱屈卽達人曾
懷不以介介公論如日非能晦冥吾丈大業自在眼
前泡沐耳亦曾聞弟之幾墮乎可發一笑弟本疎徑
人作小師林間有餘豈能堪大方名材之匠辟如拙
工之入鄧林盲人之迷空華祇取困耳五閱月僅完

五府事生材實難非盡受強之過丈定有聞何以救
藥我耶一入洪都便思遣候貧兒應債先其急者于
丈情急而文緩至此方得申起居之敬耳校士錄附
覽正姑山有綠倘以春末未可定也積懷十不吐一
臨楮耿耿

與鄧遠游同年

辱滇雲惠書以後曠絕天山含情未申惟是筋肉緩
散不卽應念自衡著入名省便欲一介致候而懶人
作功官拙人營世務譬如窮人償逋先其急者是時

雷林

卷之二十八

三八

承老父母使翰之辱吳生白爲致惓惓弟曾語使者
明日來想竟愠而歸矣此後卽趨吉州轉章流回空
春臺才難目拙兩窘相值而五色浮華一網濶目咎
原在日而不在材弟本老書生抗顏小師有餘奈何
取而采鄧林之秀探瓊海之珠乎此亦用人者之過
也如吾丈饒有千秋柱下名御史之勲僅見一班計
蠖伏之有龍見不似作秀才酸人之長拮据不給日
日思賦歸來也吉校士錄先刺成奉覽正還賜一言
定之以當導師白門詠自適吟咏并供噴飯羹羹了

夙念一點非禮也度赴姑山在春末然病軀時作亦
難定握手之期臨楮耿耿

復王弘臺同年

弟行凡兩致啟老公祖以老公祖鍾情於弟不淺而
功德于維桑之土民者亦不淺故自不能忘情耳弟
本滿散人在巖遺佚已久一旦束之藩籬困以章句
晝夜不停形神俱敝受事未五月衰態呈矣猶幸耿
耿惺惺不至大迷玄黃之色人士幸無譁而浮譽則
藉老公祖之餘靈耳四明江海之要區島夷奸人時
有陰陽得老公祖綬靖而綢繆之東吳西越皆春臺
也休暢休暢所論賁座師別駕公向老公祖未有先
譚弟接之知爲溫然長者特未識其才略接教懷切
卽當如尊旨用命矣

啓朱蘭嶠少宗伯

紫閣諸公饒有鍾鼎而詞翰林園之適兼有而互愜
之如台臺者海內幾人今揆席虛矣捉鼻不免以獨
適而行共適之大業旦晚事矣不肖亨向依宇下又
忘分忘形之契至今鐫刺自辭左右歸里門勞攘人

事未至大苦七月入西江八九月握寸管較量黑白則以學究而勞臣虜天下之大苦極困事也而世且以爲美官則高才少年之言豈不肖能堪哉西行後即當申候不暇頃過空陽方能遣一介之使其申言與校士錄則職司所報亡狀也伏惟鑒觀得失而賜之指南焉幸甚

啓按臺陳中湛

某於世法多所未諧惟是直心一片爲有道所原亮天幸屬台臺宇下向欣附驥今獲執鞭千載一時某

寫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私心向亦有勉樹尺寸馳驅當世之意時與事往今以老書生之長支吾此官人才實難拙目不盡而又以斤斤矢公枯管所至全恃小明不知有他勞誠不辭憾或不免仰藉台臺天日之鑒觀生平于文字之外倘獲超然過咎竊附聲名他日或有尺寸可觀以報知已抑亦台臺之所許也外南嶺袁州三府校士錄刻成上呈法眼臨瑞將完嗣上也恃在高厚披心無諱伏冀慈原

啓吳安節先生

客冬微聞長公有辭世之辭驚疑未定已從舊吉州沈司理書併三月中奉到師臺答書而乃知其果然不肖不勝摧心之傷竊念長公半生鴻棲纔展鳳翮胷中憂時報國之懷十未展一何以遽然謝人間世也又念師臺暫慰東山之屐父子師友融融膝下之樂又何以捨師臺去也然造物忌全時命不常長公未盡匡世之業而有高一世之名東臯子有言古來賢聖皆成去畱發憂一世零落千秋吾師有道大觀豈不暢然斯片而戚戚鍾情爲某固知其不然矣某

寫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茲當匍伏千里憑棺放哭既不能亦應急走一介申炙絮之私而試事執掌晝夜不息江州竣役方得抽緒緘辭采蘋陳絮卽有摧蘭之痛已踰宿艸之期師臺得無訝某爲無情人哉一片薄申微念伏惟筦存外刺校士錄呈覽正不肖亦既竭心血于此官惟恐負師鞭策盛心八月以後向衰之身恐不得復爲枯管役矣

復胡侍御

往者豫章之行望栢臺于蘭水盈盈河漢耳迫于役

坐而失荊州之識至今怒如饑人乃老公祖何念之
殷也不佞生平胸臆不得展每見世之偉人弘濟時
艱則攀附恐不及如老公祖雖政在吳越間聞商若
民之歌且頌者久而彌深此猶其一班也代者遲遲
周當時習以爲常或亦從此攀臥之心乎不佞所以
觀西人士無甚高論惟是靡靡之文沿套爲新昂昂
之氣率情爲故卽西人士不免不揣爲之剖心以告
不知何以從高懸圓涵法眼也翰貺數千里之辱懷
來子弟如是其至中心藏之方在江州竣事無可報
答卽以所刺校士諸錄請政統惟鑒亮風便無遺德
音爲望臨楮耿耿

復曾明甫

白門一晤又復疎濶私念以明甫之沉詣靜篤慕古
人之道而違時拂袖重以尊先君之痛寢苦臥塊蕭
然竹林何以堪之不佞尙缺然弔唁歎可知也不佞
形神似通而骨理抱拙又少可而多否非諸物之具
今日之官於貴省風尙或不至大相刺謬而流俗漸
移亦竊憂之且筋驚肉緩竟日文字中消磨心腹未

必能別玄黃之色相知如明甫何以教我耶惟是無
私一念可對知已節勞御繁之語可作良劑而所以
節御之方引而不發何也望之望之又竊慨然在明
甫爾爾而道甫伏在廣文隆棟再移司理僅一純中
黑霧偶翳惟有甫仲白日微耀吾道非耶何文章之
不達也將事吉州書問悉謝如我明甫何嫌何疑展
函知情據案布謝

與朱子上

白門與子上暢生平之歡又越寒暑矣聞子上榮差
出都門于周斗垣公祖問行徑而不得片札攸心此
後遂勉承江右衡文之命夫不佞之拙心老眼子上
所知也江右故稱名理之區而腐學究居多高才生
亦漸有浮騁詭奇之習不佞雅持一切繩之似不合
時宜自信竭其所長不至引盲入坑而世俗之人亦
多不便者夫古法之不通于今舊矣今幸竣科場事
有解卷禮部之役全帖副在刺本專送法眼斤正之
序言似迂不佞謂用世本領先呈于此不待考功氏
程之當官有識者爲推挽非不佞一怯夫之力子上

又于此道謂斯言何如子上之獨見與所聞諸時人短長一一報我不知與諸方學臣得失何似幸勿以虛獎塞時論也且不佞倦矣往日亦欲有所建豈堪以一片精氣盡耗楮墨間願與相知得力者計之亦歸休乎西湖之畔矣年來著作願以見示欲言如縷筆不可既

與韓鼎宇同年

解卷人還奉老公祖手書言言肺腑區區迂守之拙辱獎許而又教弟以寬一線之路及太明太高之

歸林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論非道義真切不如此然第實未嘗刺也江右士氣漸浮漸傲而文章亦不似向日之根據第不得不直爲之繩而亦曲爲之解惟是請託不行即兩臺二司諸公亦辱見諒一無所干涉然其心未必快然而不肖子弟有不作經文思與射策不成一篇思佩子矜者第斷不敢濫而鄉紳中有不明其故直以原卷送看而其中則不快即吾同年中有不得請輒飛語長安者在老公祖豈不聞之然弟不論諸生童生取不取卷皆卷卷有批語卷卷發縣學揭看又何所逃衆

目焉老公祖所謂時時照顧故吾故吾者真也所謂幻境付之境遇而已矣第今以考卷全帖及未解卷解部副在刺本敢呈台覽第技止此矣心力極矣不問其他小序錄前者弟明知其迂而故吾本念不容昧實見此時宜爲百年樹人之計不爲迂濶而亦不知其過也國家多事如此遼左孔亟主上不爲動政府無大力而所爲俱故事支吾之習非老公祖真心腸真伎倆與同調者一手扶持將不可爲第風塵外吏人謂捫管腐儒耳何足重輕哉得老公祖提挈過關藏拙他道不久亦爲鴻冥之舉不爲獵人所弋幸矣伏惟留神武錄呈覽亦狂之一端惟教之

與周子旦

定光禪寺獲與子旦譚道論心真千古一時當其時不覺耳喜子旦高飛謂一息萬里奈何遲三年之逢厚貯而橫行之在此夕矣文章道敝中正之觀爲難惟有識者力維之想子旦不遷所好第令精爽流露丰骨挺拔便自壓倒萬人子旦勉旃不佞楚中少白足得子旦一人一當千也校士全錄奉覽有典有則

未之能合或能不浮沉俗流耳

復參政龍君御

弟自到官來不敢納一刺以生平拙鄙不能於法外有別法門者傳兄丈有書以八年天際之想歡然展紙又獲窺作者不朽之言無異獲天球也弟性久便山澤間與章縫之士論文玄黃從色是非從心無可著一念向人此江右之役便如覆鏡索照且多否少可知不便于時人而兄丈不以爲我憂乃相賀耶北地信陽是古之哲匠不佞安敢比倫庶幾竭心眼之力無負知己云爾吾丈組豆折衝亦既具饒文武之略而名園高詠直使弁州讓才太函不韵三立之業奕奕乎霸南楚而狎中原誰敢望項背進哉別論王官尤之子定是名才而自丈言之仰見高誼第不佞試吉州完矣胸中不掛諸生姓字門內絕無識記方略它日萬一暗中得之不敢任德卽有按劍之盼亦不任怨知已之前敢作誑語耶捐俸非宜藉手答貺小刻石刻不成文采苦李甜桃知不足報也一笑擲之如何臨楮贈結不宣

答吳生白同年

年往不駐夕除復乘年兄春秋與名業方新是固當賀而亦以及弟耶憧憧見思仰荷情深矣駢語不作弟正欲與諸公言過彼此俱省此政兄進德處不知他事亦能作如許解人否一笑

與玄津法師

幸竣七郡試事勞心磨眼不知於文體士風有裨益否賤誕聞大開道場以延餘年卽今耳目已悉此佛力也最毒者二月中不戒于火文集俱燼有如剝肉卽作空華觀不能消一片熱血也奈何奈何煩師爲禱之佛前豈別有業報卽綺語報何至是耶別紙奉懇諸利方外凡不佞一記一疏一偈以問佳惡幸爲收取煩高孫抄錄以此作無量施如補已剝身肉也

與吳德聚

久不得德聚書私心耿耿頃家童南還開函得十月中教殷殷注懷垂老餘生方媿日月而德聚諸昆以一體之情申三世之好盛幣兼金溢格見貽施者無倦當者豈有顏乎謹拜惠幣以識明德餘俱完璧稍

明不安且諸昆所以周旋不佞者至矣山水伸長之
園賦草楊雄之宅夫疇非大貺而以此爲也不佞自
客秋按吉州諸生今正月還考南昌竣七郡試事三
月初可往撫州矣所最不堪者此月廿有二日不佞
閉校士館閱卷而本司衙齋諸奴不戒于火是日颶
風狂厲官兵擁救得無延燒而衙中長物俱爲燬燼
其它凶論而生平詩文集累千餘篇付之一燭初意
再加刊定孰知併滅形影綺語之報何其慘也別紙
所懇以收拾遺文爲第一義託在德聚幸勿置之
第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八

與鍾伯敬

白門一晤對如見謫僇人非世服所及小草大序羊
質而蒙虎皮今尚傲色千秋也又何日入都邸報閱
臺省新公而獨失一伯敬人之忌才何其甚也乃友
夏被駁以爲怪物又甚矣偶從白太守得丈所定詩
歸古今隻眼豈必後世而有子雲快暢哉不佞弟迂
儒守墨一切之法不堪流輩知非用世之料且老眼
亦不堪久磨也吾丈託在臭味何以振之例有解卷
儀曹之役刻有副本奉証迂拙之狀亦可見矣手勒

不盡

與丘毛伯

毛伯意氣學術與古爲徒眞匡世鉅手自天植之而
不佞之迂疎自遂亦似天授別毛伯以來經年幾何
而隻字少通它長安齊人可知也借皇華之重采江
山之勝吐文章之奇此毛伯向來分內事尚未得伸
肩論天下事立功社稷之上流澤萌庶頃者彈冠持
斧儼羣邪領衆正此毛伯千載一時何待言哉襟心
老眼毛伯所知況以名省道義之鄉庶幾可效繩墨
第本集

卷之二十八

三八

與詢法師

別師時倚傍曠然之理以豁情滯便不曠然不知歸
根之葉與長葉之根是二非二了此便自往來不碍

若只一段瀟灑全不受用况痛苦煩惱乎別教手書
抄一紙付梧兒緩急令其來看護也此來候起居不
作漫語上渡時切勿失脚踏水上地上人覓此得之
倘有事有語可過吾家問長郎

與李還素方伯

不肖某迂心拙眼膠執一切之繩墨以批引西江之
士士間有所感動而悠悠之口知所不免昨接翁臺
弘獎之言卽譽溢其概而牙期之賞寸心千古不肖
亦可拭忍然之汗矣不肖三年前于白門得下血症

書尺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三月斯痊根源未絕去年夏秋間發間止拮据聊完
文武試事乃臘月復發淋漓紅泉日可三斗委頓黃
葉不能一朝今未能出按歲校且將入計歸期私心
惟望翁臺一承顏色罄生平之衷懷快勝得九還矣
世風凌夷 宗室橫悖魏蒼老偶以一着之驟至于
聚衆爲譁紀法如掃兩臺必有題奏蒼老意決拂衣
以此望迎翁臺更汲汲也校錄以刻全帙載呈法眼
春仲無恙方敢言官下事今此兢兢步冰淵之上也
與方孟旋

不佞西行政達吾丈北征之良辰道途草草有懷未
宣此後東身一開勞心兩扇徒爾勞思未遑通訊竊
念吾丈以登壇之名宿擅斯文之操柄風會之流諒
有同慨不佞弟篤於故業痛茲新聲迂執繩墨之論
嚴杜請託之實卽高才之掛漏者少而流俗人之不
合者多非非譽譽固所不免聞吾丈爲弟明目張膽
矢口舒臂明其不然而士大夫賢者隨而理其說不
佞自顧寸心可以無負知已無負風教則吾丈之行
古之道也鮑子之知也豈筆舌之能罄哉校士錄刻
有全帖解之禮部專上法眼以爲指南惟賜一言定
之吾丈宏抱匡時何尚未受部耶不腆江籬以表遠
心殊不成文伏惟鑒存

與祁夷度

四月得吾兄從陳新喻惠書有如面談拮据試事惟
心惟法毫不敢私此心尤不敢不竭弟嘗言以刻削
壞人之名而自取名斷不爲也天必不宥惟是風會
日流以世情爲天理弟不敢爲隨風波之事已過聞
長安賢者見諒而亦有悠悠之口弟亦聽之兄晤樊

致虎諸公可知也但弟老病且至心神有限如非寄身閒冷不能有泉石之樂望兄與諸公知已剖心言之吾兄如此品望如此猷爲丁巳之誦如寶玉琢而彌光良金鍊而彌耀吉州無問賢愚俱尸祝之丈夫行事有一愜心卽是何必九列哉次郎君捷報至吉州諸公書至共爲稱快聞者俱爲兄暫誦于前而信于後亦見天道亦見人情吾輩可以自信矣校士錄刻完帙解部以一冊呈法眼覽政卽轉送郎君弟淺見薄識卽此亦見而小序實關痛痒非敢爲迂談也

卷之二十八

與吳伯霖

四三

與吳伯霖

聞伯霖蚤已上金臺馳駿足辟易萬馬爲海內名宿吐氣知已所祝願不待言矣文章道敝新卽君抱負古今程先民者寥寥而主司正法眼亦絕少江右之文綿力不能大振亦稍改觀而第一流拔幟者逢人亦難如吾伯霖政當樹四方之鵠非持爲青紫具而

已不佞拮据此官老病且至倘非借閒它官便當尋湖上鷗鷺之盟婆娑寓林耳校士錄刻有全帙寄覽同調者以帙重不能多攜或出觀之不佞自許執而不刻所取文正而不板法眼以爲如何悠悠之口自古不免伯霖有聞否如與樊致虛章甫仲往還可得首尾也

與楊南昌

僕人之不成以爲門下憂種種損惠多矣小序領訖半生精血付之一爐痛定思痛實難爲懷

卷之二十八

與吳采于侍御

四三

與吳采于侍御

名園快飲恨爲令君所迫過長白天屏山園所踞地勝耳然亦不能加兄止園之上弟歸西湖亦有一丘夜郎不知漢大年兄可得過賞乎俊客王郎清歌登塲俱稱上駟兄不可不見此人有同行徐洪客亦佳弟通家子也倘來謁幸命謁者

與玄津法師

紹雲樓門風惟公一人三潭有爲法小圓便當撈空穿月勿送白日浮浪中也兩接手書知念我特甚僕

未能修持自混染血光病中雕落如葉若不知病者
却似黃面羅疊令人合掌下拜耳近况然明丈彼此
相知不煩筆札僕本凡夫誤入蓬萊島中尚須玄津
指迷津卽從然明問漁夫可也高興肯來問二水白
鷺政堪支願看梅花白雪時矣

寓林集卷之二十八

書本集

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

書牘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復劉斗陽中丞

不佞茲返白門之期與明公于旋相失僅五日無凌風之翼追附千里徒有浩歎耳遙憶昔者鍾陵奉教諸公右武列僊若士脩文令弟宮騎箕而上惟是明公奮道德之光懋公輔之烈而又遠在天際接著無從人生離合之緣何可定也盛德慶餘龍種方來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一

泰在教愛實切惓惓耳文章士習誠如台諭一臂如綿何以砥中流而柱之嗣君高才空壯羣援例之文敬俟後命草草附謝未罄鄙悰

復鄧環丘同年

秋春易序方竣七郡磨礪老眼掛漏名材而一切子弟姓氏無模索法或有抱石泣玉之嘆弟總置之律開一門不知者不坐耳弟意入貴郡得從老父母二姑三谷之間傾倒積素乃以惜時遲事一念而阻只尺玄門不能命千里之駕勞勞枯管情有可矜爲謝

烏爪仙人柱下僊吏畱生平未了緣也

復王慕蓼糧儲

接教領貺不能無去住之想何行之急也然老公祖批懷堯舜而已報功弟呼號孔孟而未有效且病顛矣固才之拙亦福使然也倘台旌緩一月發或可追晤不則江山千里矣念之惓然

與吳生白同年

弟生平不能作違心事寧使縉紳子弟不快亦奉年兄教有素耳倘兄行定經信州弟無不一語言之理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二

人物在地方者何能通明鏡然中亦有窺俟訊乃答耳撫州守於考試事絕不通一人情生童帖然弟已試遍俱競就奉法未見撫之作梗可知法術爲未惟精可論亦吾兄所快聞也答項于藩與致康吉所丈書附以校士錄與酒貲歸田老友不可無此君也

與陸撫州

撞太歲其人索發即可跡而得之大索十日不能得良之智勝秦皇耳惟丈圖之超等不落幸附同明所落二卷值其尺短不能即開收端也

與真存南

西江諸生老公祖粵雨宣鐸之地也高者難攀盛者絕繼乃今不佞腐生承之以鈍磨工以拙範士乃卽曰蕭規曹隨其則不遠而壽陵之步希踪邯鄲不亦難乎且今之西江非昨之西江漸澆而競惟道可以馴之其則安能老公祖愛不肯而波及西江之餘其忍不以金篦度也申言及校士已刻錄奉呈法眼得失之林統希末照

與羅玄父

富林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文字火厄向來亦頗快快近爲試諸生事如逐浪急舟揮鞭落日無復能作二想因此悟十二時一心之訣若無事有事勞苦中便得安樂法尚未造到也不足弔亦不足賀八月以後如收殘兵作東陵種瓜人矣藏山之計已定亦是快事不佞心念亦時時在此時未結耳玄父何時北征不佞久欲專遣京師書非惟事忙心亦畏之有許多格式無情寒溫故提筆輒止併國蕃亦至今無書五月杪必不能歇不知去玄父行舟何日也新建臨川大有雋才不佞已考過信

與黃象州

州名士十不失一二諸生想亦信之而執法如昨不佞亦無執法心臨事却如此本念實欲用厚此微處真處不佞自知之而若云以執買公此不啻千里若故意作刻又不啻萬里謂頭上無神明耶此惟玄父可諒若與世情做官人說如說夢也定光僧已作一戒論此輩無甚真好人不宜出我輩護法口耳蔡公祖何時考吾郡以我之忙而人亦有不忙者乎一笑

富林集

卷之二十九

四

五

湖上別翁丈以來如揮鞭落日中心身俱馳安得梳漱歌詠之樂也勞生逸老之旨不爲無見乃未老而逸高枕千秋如吾翁丈者真陶令千載人耳江西不敢謂盡得士未至相失幸已竣十郡事新秋可上滕王閣耳久疎聞問忽得惠書自白門下來者如獲明珠手佳集如對面漢魏人也弟於此道濶別久矣校士錄奉郎君覽稍稍有文家之指在不堪入道服也別教愛惜老廩是老婆心弟殊不作刻心此老廩如倉鼠飽亦欲逸亦有四時之序告成者付之四時而已矣矣佐林頭一壺笑入之

與鬱儀

風雨留滯到江州方八日耳如圍城中無地清涼悶悶無日不馳想玄風也靈傑紀又構得幾許昨晤李麟初商量以傑繫靈後因見經緯恐分人分地兩有互見者歸著未便不若以人傑分紀而下註一生某方寓某方其兩見者亦並存之如何統性裁定蓋分紀如太史公小傳尤是本末耳以此作銷夏料或不厭也它郡俟歸時盡檢送先以信州一郡者上不腆稿副墨之子

寄本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七

與葛屺瞻

濶別吾丈久矣每欲走一介申候忙忙失之三楚江山連席吾丈之網紀風教所以馴服楚士不啻尼山之鐸而弟以拙性老眼持迂闊繩墨之論自附有道不欲失硜硜之本色耳奉餘教強支吾十二郡將竣事不至有大過所錄文不能如將壇所指揮亦不令瑣尾放浪之子以似才市櫃見欺今就刷刻成者若干冊附羽便以呈道眼風便還答一言以安拙愚救後誤則爲德大矣黃州守與麻城令俱可託也政在

江州耳甘棠之誦觀諸生西河之風葛先生真不啻白司馬矣

上華山筠谿二王啟

往計假校士之役托於晨風即得瞻玉貌侍公讌而情緣作阻自昭武返洪都復上江州筆墨束爲糾纏雲霞沈爲風雨清涼化爲火坑又安得霏梁園之雪濯麻源之泉披菱荷之衣醉穆生之醴也數承殿下折節之懷缺然敬問耄耄無文不足以答明貺之萬一白下小刻以見林中麋鹿之性幸勿令座上曹寄本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七

劉諸客見也

與劉省吾都督

新夏幸一歸瞻明威叙契濶勞勞於役政圖晤對聆廓清之緒論昨聞遼陽之警即對諸公言此非大將軍一出則南北倭虜交訌之憂聖主其能宴然今果徵翁矣翁勲名盛非爲翁喜爲朝廷金湯喜也兵食所需急殊可念頃捐內帑十萬尚嫌其少海內愁耗願翁張衛霍之威行曹武惠之仁而徐定充國久安之策豈不休哉則與筦樞者圖之耳秉鉞何日

發不腆稿馬秣不成鹽也惟笑置之公郎從事膠庠
批行久矣方按匡蠡間草勒不盡耿耿

與溫員嶠同年

它人薑桂者多落落而弟以跌宕掩光霽者中泛泛
而弟以別白掩合則雙美那得如此知心人宜其顛
倒於流俗人之口而弟亦不與之解也江右士大夫
好講說性理而交付事上者亦少諸生文近多不能
守其師說而滴其質幹以附於文采弟俱不許其至
者自是針芥之投也近晤閔曾泉年兄云年兄書中

實本集

卷之二十九

七

七

頗謬稱弟弟遂因風便作此數行幾乎鼻倩自贊知
吾兄覽之必大笑笑我錯認也歷九郡竣事病亦間
作止不是尊官紗帽料弟自知審矣枚卜久虛關係
重矣毋論伊呂卽姚宋一輩人亦不易吾鄉有人焉
然而無有乎爾其在茗雲間燭上台乎學士宗伯其
自定之弟不敢分諛以獻也續刻校士錄奉覽而撫
建南昌者多奇未竣刻若朝廷徵辟老教官入東閣
弟頭上不鬆一鬆否一噓

與董見龍同年

知年兄已出天下爭看麟鳳之見而柱石之砥也耶

報中讀爲闕瑞事所平章實李輩甚公而朗然如此
日安得如此心胸宰天下哉而又見養病疏子房辟
穀臥矢石間何病之有意兄爲流俗人暫說耶弟亦
向衰矣而作大強壯事如逞蜂臂然好持一切繩墨
而謝絕一切士大夫通書多否少可幸江右賢者能
見信終非時宜西湖近有一林多奇石甚足老也

復顏雲漢儀部

太公眠食康勝而台丈以至性無二假清曹之無事

實本集

卷之二十九

八

七

篤高堂之承歡仰之羨之弟性迂拙卽不能盡名
郡之才而守小人硜硜之果又以律開不知不坐之
條而世好爲借法買名之論何其不諒也已則欲名
而刻苛以損人之名神其宥之乎此僅可對知已言
耳

與李孟白中丞

東方幸甚得老公祖節鉞撫之豈惟旱蝗盜賊之憂
化爲樂土頃蒞遼警報東南山海震鄰之警所在搖
動非老公祖保障此方齊魯亦非安枕之地而廟堂

之上多議少成事卽如帝座呼吸未應豪傑且難下手而况庸庸者乎老公祖今之天柱地維萬勿有它念不久卽入掌銓衡料理大利大害之事天下賴之非止東一方也弟老書生亦時抱杞憂而今俱耗之江右筆墨之間又好持迂論繩諸生而堅拙守未必盡諸於炎炎矯矯之流然生平波浪慣歷今垂老矣此尺幅間非盡展布四體之地而高譚正文體樹人之効亦自笑其迂且拙而未之逮也老公祖不念我憐我乃獎許我耶然此念耿耿處可對老公祖不異對天日耳江右獨不廢大收此時政苦支應弟復不能作兩截人而遺珠泣玉者或亦有什百之一耳無可奈何也老公祖當此任此時而畱念其五寒士此眞吐握下士之懷弟敢不仰體然古格與時物不同亦如弟之作此官非時宜也謹錄以復已刻校士錄附奉台覽不能起衰振雅稍稍掃魔耳惟老公祖便中教之弟過此將齋用全生乞身西湖之上矣

復張覺菴侍御三首

承老公祖垂情芳訊又一年往矣心緒眼力耗之十

月竣十三郡正科考之役頃返省了遺才事免走鹿逐紛紛雲擾憂來方大卽有豫章之材卽未能應梁棟之用而迂論執繩墨不諧流俗人弟自知非冠簪料也乃老公祖真心實政繕斧所指惟懷爲威莫不飲德而屹屹正氣爲廟廊立衆直之幹勲名方來弟老書生過此以往耽一丘之賞足矣遺體小損於冬春之間想亦從案牘所擾然霜臺作止自由原無程限不似督學官挨日編月無可躲懶處也董定所極荷知已之恩近見陪推想當從執筆之後耳老公祖一時艱於子來者必佳弟有子重病眼前報危有亦若無政奉復日所聞老病苦已兼之尚贅生耳左粹弟竟未見第亦云間刻矣承箸未定八月以後弟將爲西湖之逸不知天許我否臨風悵然神與俱南我公祖之明德所在士民以不尸而祝之讀巫山祠記與敝鄉祠記何足以紀功德之十一然使弟操筆或亦能稍稍傳神也接教幸以貴鄉諸士所祠記見委遂得効其區區夫范文正司馬公今幸見之古之君子能使天下之人百世之後稱功頌伐而不能信

於其鄉之人者比比而是非老公祖甚盛德何以有此原作理常語常弟稍暢其旨未能作金石之奏也以行役甫定稽使者十日乃發礪石已就倘刻成風便寄數紙意欲親書不知貴鄉之有臨摹妙手否耳潤筆俟之西湖醉平原十日如何一笑見惠諸刻俱有關微理弟所貢皆江西餘腐鄒爾瞻者不在校士館中俟便搜寄弟嗣考過諸錄附覽正以寄關中諸君子共品定之也河廣漢永相思爲勞可奈何
萬不意處誤軍務之餘不臨朝不築壇不起天下英俊之士不安固四海人心而有濟者弟未之聞也老公祖其可無以佐之於中用人爲第一義無縛雞之力而使之搏兎逐虎可嘆也

復董定所

諸溪一晤如逢天上僊人此後便擾擾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體稍詭士習亦漸澆蓋諸公慕長者之聲而不務長者造就人之實相靡而成見教去莠全苗一語是造士匡時之要藥鄙念亦亦益勵言安

撫饒間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愛文章之精沈爾雅者亦輩出拙目卽未能盡得而亦不至有遺珠之嘆惟是奇材異等可備緩急者豈能於兩扇八股中得之推過秋事弟倘四大忙恙可徐索之以報耳承示藥語是大醫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當服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弟奔馳十月了十三郡正科案頃自江州還理拾遺之事諸生鱗集蜩起而張覺庵與吾兄書至有如面對快不可言所刻無佳者止是已刻校士錄及申言種種弟之得失與西人士之良楷在焉望覽過風便教之知己之藥可時時進也望望河漢千里可勝黯黯江右物產惟扁食細針不足以報瓊施一笑一笑

復杜韜武總戎

百夫長且勝一書牛而况大將軍其不能以兔園之末技敵麟閣之宏勲明矣况將軍輕裘雅歌武備文事將壇詞壇具推上首者乎頃遶水以東薊門以北奴虜騷動廟廊震驚僕孱孱外吏空抱杞人之憂卽無司馬之略老子之甲兵非將軍輩其誰掃煙氛而

銷兵氣也不佞竭心與眼繼日以夜即采豫章之材
未能即獲樑棟之用不足以振長策佐明時之急計
惟有八月尊鱸託想秋風而已西去萬里久疎八行
奕奕羽翰忽自雲墮喜可知也一縷將私不足報瓊
星逕雨廊寥廓萬里臨楮耿耿

敬按院張見平

大收遺才它省俱奉功令不行獨江右不廢前道襲
行某初抵官即發議停止而司道鄉紳俱合口不可
多此一舉然賢者以爲憐才而人情視爲倖竇某自
官林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校士以來一切嚴絕即薦紳之竿牘有司之稟白俱
謝不通頃大收考日立法甚嚴奸弊稀少拮据心眼
之力夜以繼日又奉台命簾官俱集各極搜羅某復
重爲檢閱豈無遺珠或少泣玉今閱完即發案矣初
聞典試未至似可遲遲但諸生聚而候發者幾三萬
人彼不見發必轉相驚疑且淪落之士裹糧遠來支
費甚苦發則錄者可以靜養落者亦可散歸不至聚
溷惟童生收留候嚴加覆試仍行明諭後不爲例某
因思當時若蚤請憲裁預爲禁止則法行士安某亦

得以省拮据之勞而塞僥倖之路也然某正科考核
文最嚴尚多缺額此一收亦得搜真才之什一又與
法眼親風所鑒不至徑庭此則私心之無憾者也發
案之次日即當候領台誨先此具啟

復沈何山同年

百年遇客達者忘之一日見在亦應樂之如兄者不
負此生不在大官也來教弟甚信以爲真語在弟身
上更切耳大收名士幾盡而觀風高等殊難別白其
儒生覆試榜已出分別之過知不諸於世人黃生頭
顱生定耳一笑暇當補詩聞兄且至省在何日吾兩
人暢談龍沙何如中秋拜惠向已講過不作綺語亦
復爾爾何也附謝并綴言

與蕭伯玉

門下推令座師一脉得傾倒文叔座上慰此生平過
此勞勞校士遂與丈落落如昨歲暮懷人我勞如何
薄言一片以申契濶非禮也校士錄刻有完帙送明
眼證之小序微有狂言識者或以爲然望還定片言
以爲南車甚幸貴座師如此功勲竟爾折羽丈有同

側天下事不貴首而貴尾如此餘惟鑒照

與鄒南皋先生

向從歐陽生奉答一書繼承長者青眼寄生酒之惠至今枯腸載潤也歲云暮矣勞勞無着以問道岸無涯卽語言文字之技未能以精誠移人校士錄刻有全帙呈覽小序似迂狂究之氣運驅使士亦不知惟有道先生坐照其故還裁定一言以爲赤符望望民已窮矣而兵餉索及徒隸士已偷矣而例納借之學校廟筭如此豈不可太息竊謂保甲社倉之備救生良藥兵荒可倚而有司以爲故事當事付之常談天下事真不可測特不肖人謂文章之吏不敢冒言耳大都不合時宜四字自註考語也

與陳蠡源操院

自江州竣事歸無念不馳左右一聆台臺繩墨之訓知憲節南指瞻企彌切而以拾遺日迫一切士大夫俱廢通謁併台臺亦忍止之非但得過於先生長者卽自反寸心瞿然不寧矣私心復念遼薊騷動中外危疑江海之間必多不靖明公篤忠貞之忱挾韓范

之略簡閱材官良家子實倉廩明賞罰使大江南北無猝至之患而高皇帝豐鎬根本之地有泰山磐石之安斯有道先生自然之作用非淺劣之所敢謀也最可駭者廟筭未定至徵兵借餉於南夫南兵老細不肖所見聞卽如兵工庫藏工不滿三十萬兵不過百萬寧無留以備緩急之需而幣以佐遼左軍儲非計之得也留都天罡羣不逞蠟集而豪奸巨族以通倭泛洋爲得計往者汪御史有功一嚴治之已有爲之摧折者誰肯稟斧鉞而犯其鋒乎官掌科敝同年之素有識略者近見一疏至搜刮利實侵小民之籍甚至借學入胄傷學校之體此甚不可使識者見也明公以吐握之懷宏保障之略人材短長瞭如水鏡揀不肖所知臺屬如貴鄉之郭誠心體國敵鄉之孫精心任事又如禮曹之徐主客顏儀制兵曹之石武庫皆可與參末議佐下風者此外有奇傑之士非不肖所習台臺縣秦鏡而收之豈有量乎杞人之深憂書生之淺見卽不獲接席借箸又恃夙愛敢不瀝肝膈而陳之以備葑菲之采幸勿聞於流俗人增不

魯之狂誕也至於不肖校士之役竭區區小明矢公
一念與憐才一念可質天日偶以識短見疑絕無操
切一念自損方寸台臺有聞其幸剖心披示以救將
來不止造就不肖亦以嘉惠梓里也劇冗奏記統希
鑒原

復劉省吾總戎

國家有東夷北虜之警政需名宿將如翁者揚威萬
里之外不佞居嘗言老書生無益而當世之爲韓范
者亦少矣當翁秉麾比指不佞政值閉鍵校士時失
竊水集
一把臂何高誼之殷殷也拜惠增慚附使宣謝清河
被陷以後聲息杳然願大將軍一洗之

與劉斗陽中丞

某以淺心徑性竭拙目於名省羣材之藪又斤斤繩
墨之論一切託之虛舟卽鄙念無它得過不免仰恃
台臺道義之知想當匿瑕見瑜借之齒牙餘論不至
大負風教耳三月翰貺之辱深荷注存隨有八行奏
謝計已徹台覽此後鹿鹿於文武棘闥救過不暇未
遑通問候於臺端乃此念未嘗不瞻忽左右也外吏

僅叨爲書生長不敢輕議國事每從邸報中閱遼左
處置 聖主旣深居不戒賞罰不必俊傑短氣恃有
台臺作中天之柱固北門之鑰大疏激揚覽之毛竦
而諸將吏有不屬意報國必無血性人也顧安得舉
官府而悉如台臺轉撥耶某所爲得失具悉令親吳
生前席時顧田光之精漸銷李鷹之念已動倘非借
重台臺吹植開置它道不堪其憂知有道先生能以
夙昔諒之也久缺申訊敬附吳生布其腹心風便望
不遐德音俾知鞭策驚骨無倦途之想荷高誼耳

復王慕蓼同年

仰惟老公祖清德比於寒玉沃膏深於醇醪所在歸
往山嶽不足攀江海猶爲淺也頃復借召公之棠蔭
我吳越吳越之人何脩而得焉蒼栢芳蘭秀拔庭階
恐不能久羈錦堂之樂西子湖天竺古先生望旌節
之日久矣弟以拙目守老格未足以振英雄之氣迂
言樹人它日爲解嘲耳

與霍吳江

記春江皎月奉至教接餘驩於鳴琴之臺高論宏襟

至今坐光霽而消鄙吝之萌生也竊惟翁臺命世之才薄割兩邑顧此兩邑實寬解奏理之衝不有大刀未易中解而翁丈以精心了之神君衆母何足方比今驅車入朝政值海內多事之秋主上縣青瑣待之鴻名大業士大夫瞻矚久矣某淺陋無學術迂拙無世法謬執所學而繩約江以西人士譽有幸竊謗亦不免翁丈豈無聞乎謂我何求當笑黃生之不諧腐儒之無關於大道也家倩丁汝驥頗負清才未有厚蓄風雲之氣磨勵有年未遂決起鴈足西來知出自

芥木集

卷之二十一

二

七

大匠之門賞駿九方策驚千里此爲高厚骨肉鎔之豈頂踵之可報萬一哉久疎申候聊爾宣謝恃在夙誼不復莊麗駢語以溷清虛計翁丈能原之耳不腆江籬併二錄刻竣奉呈郢削幸託牙期之好不惜餘論爲腐儒長價生平足矣促促奏書臨風瞻邇

與謝鳳渚方伯

自濫竿章江得望見明公冲然穆然飄飄風埃之外如入霄漢逢神仙中人一切塵垢公卿批糠竹帛之事安敢從有道先生掛齒牙哉某迂疎學術責任天

性不能俯仰時人責省名材之藪受嗤拙目黜浮追雅不遺餘力而斯之未能俗或見疵每聞明公獎許之言奉爲赤符諸生具知識者亦或謬見信重而猶未能風艸桴鼓之應則誠不至也明公何以振起之歲亦云暮懷人爲勞不腆江蘋聊爲青山紫芝之佐伏惟鑒茹可勝欣藉剌完校士錄一部上覽卽至人不立文字亦小關風教乞賜片言定之石城熊生向來工疎臨渴掘井豈能得泉前竟以不完卷出格不知近來復如故習抑厲意此技否併望下提爲懇耿

芥木集

卷之二十九

二

耿之衷與楮俱往

與鄒南皋先生

青原奉教來如流塵飛羽渺渺忽忽目眩玄黃手紛黑白其中微有耿耿然者操之手與眼之間亦或有神鬼焉幸場事竣矣大都奉先生教以周旋大牧仍舊似調於情而有理不宜徇者革而新之於心似安畢竟非時空之料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所聞得失如何事往矣亦不空用告子勿求法還可自照也此官非情氣向袁人所久堪有可提起放下之官心閑物閑

卽山水了公事處不肖或宜之主者或未之許則有
西湖耳矣先生何以指示之將榜將揭平日所喜士
人場不應手者居多未知造物謂何不肖曾有言能
料文不能料中非但爲解嘲張本實理如是耳郭青
翁老師遂作古人不肖坐帷如坐井卽司道諸君公
舉不以相通以六月息以八月方申一弔甚矣其無
禮於門牆也冥冥者能知之然生平得力臨沒了手
自不可強卽不求不同亦定不同望詳示知吾輩百
年定不免如不肖虛浪甚可自笑也遼薊危急廟筭
謂何大司馬大將軍指揮謂何兵糧謂何上下呼吸
節奏謂何書生外吏作杞憂無益先生名世大手海
內所矚度此局起結如何貴省要害之地或亦當示
綢繆乎不能無念輒爲饒舌耳張雨若書七月已命
寄左右頃且來領回書望卽答之校士錄刻南昌完
頃漸完刻先上南昌者乞覽入新生王中傑有神棍
李昭展作奸肆害而太守係敝同年屢乞解不報甚
矣法紀之頓也先生聞之否黃花將謝青山無期胸
懷所積專此奉候十尚未盡五六也

答愚法師

別自南天忽自西而北家憂國恤憫方寸生老病
苦無所不有何從得甘露沃除之般若隔地省南隔
世念之愴然得駐錫弘演三寶之幸省南不亾矣塵
勞小間不知得承著否今姑於扇刻諸名作展之作
一玄對倘有暇刻附綴瑣言不且謝不遑也附復未
盡耿耿

復鍾伯敬儀部

兒歸得吾丈病餘書甚念之已聞霍然快甚久不相
聞矣閏月從胡仲脩得教兼領二大刻如獲珍寶以
使者促去未復已於冗中展讀史懷一編於古人事
後世人得應手妙用卽古人亦有不自知者真慧眼
也聽草古調神解紗帽不能有其筆頭巾不能有其
旨如吾伯敬置當世文人於何地哉俱願示其全以
傳弟卽未敢作玄宴稍稍効闌揚片辭耳

答王岵雲中丞

六七千里往還中有耿耿而無所短長以答 明聖

剛有五拜三呼而已念之甚慚病骨未勁家務百端殊願瞻對光霽眺覽泰岱乃望轅門而延佇仰日觀而却步生平大觀又兩失之卽不佞亨亦自知其不達也老公祖尚注懷旅人而翰貺之辱乎廟筭不斷事事先虛議事事下後着顧安得如老公祖者之洞朗而前箸畫之東土非臨以節鉞則曠旱之憂征輸之困海陸之不靖不知又作何狀卽如西江之艱難皆老公祖先見方略尚在遵行未繼都下士大夫人能誦之不肖非敢爲諛之人也不佞亨倘赴官吉州限在夏朔羽便當奏記申候但搖搖心旌仰見台光無期可定耳再辱大賜老公祖豐於情遂奢於禮顧不念當之者汗顏乎次鄒縣草勒布謝未罄

與劉文叔

夏間意文叔從吾鄉入長安可一會復意得借重近邑可一會乃俱不然兩俱不偶可嘆可嘆以文叔素負不作翰林而作令然翰林而作匡世事較遲令君眼下卽可展布百姓卽受其福巴陵故知冗煩然以文叔才料理之當游刃有餘大都民愁而俗悍以慈

爲體以法爲用以廉爲本以和爲量古之循卓不過是耳不佞進時引身非特見乃常事也公論虛縣而值緊關處固自難其人自分青山老矣幸體不加憊而最愁兒女累人也從李尉惠書見念足矣何以損儀李尉數見過道殷勤不佞偶值冗未與見也渠亦以文叔爲二天固其來草草勒報未有以將數甚積雪凍筆不盡言

與周斗垣

別老公祖後如失母兒笑啼無所向人臘月賓大兒入春婚次兒烏有先生兩事相累便至壁立瓶罄次兒援例尚不能行饑人而作膨腹有不自苦者乎倘賤體不至大委頓私計夏初赴官而病未盡除突見彭臺疏尾濺及此公於弟無往來旣不知弟生平亦未問弟於提學官竭愚奉公之狀而爲護者所惑亦無事可指辨弟今不復辨祇爲作招隱速帖已具文乞身矣等之一字能掩白日而遮衆眼乎想老公祖見之定爲太息弟生平廓落未嘗置一官懷抱而三徑無資不能得屢空之樂不堪令有道聞之耳老公

祖按臨齊魯何日東事未戢兵餉無策愁民四起奸人窺隙胸中數萬甲兵定於此間放出一隊也王岵雲老公祖才略冠世而敵親家沈任菴丈沈心石畫時共勞理三者皆人傑何東方之微天幸甚也弟在江右行徑問王公祖可知逸籠之鳥原不作冠纓想而生平毛羽臨風長鳴爲知己者能不逢相知一振刷之非老公祖其誰望也空爾無佳物惟載愁相餉此愁卽敵親家不盡告向老公祖絮絮鮑子知我也朱子土竟不入晉陵得無實前聞乎念極念極戶所所作日道上丹穴故產鳳毛耳風便還示數行以慰寂寂

與鄒南皋先生

不自其自季春通候台安忽然涼秋矣江山作阻不能遣報於懷入林多病無所棲託枕石漱流授書說易亦足忘老惟是世難民愁悠悠朝政亦不能無杞人之憂頃者 聖明繼照諒臨政一切作用萬情歡悅它猶其小者數十年以來舉朝所推轂天下人所延頸惟願得南皋先生據伊呂之席展治平之略

領袖衆正廓清王路而不可得一旦 命下何異司馬登朝路公入相中國以尊畔人知懼此五百名世之期中外稱快非但一方謳誦一人私喜已也枚卜方殷登選略盡愁鬱之懷發舒已暢顧不肖微窺廟堂之上恩澤先沛而法度紀綱尚遲振肅臺省而集羣賢彙起忠猷人告不患其乏而異同紛紜之論似聞其漸所關於 主之聰明世之理亂不小是在一二元老大道主持以赤心感其真以朗鑒別其品以盛德平其氣以妙用轉其機以智膽任其重使小往大來內治外嚴非先生誰望焉不知先生何日登車耶事與時會時不再來海內士大夫瞻仰甚切勿遲遲也特在知已不敢以四大綺語致其歌誦區區肺肝不識忌諱以此當賀惟明公矜其愚而采擇焉臨楮馳結非言可宣

復徐肩吳

酋夷弗靖兵餉徵輸之煩困屈天下而東齊爲迫台丈以匡世宏略撫綏而經營之民安事集豈惟爲臨淄一郡保障而已哉 制辭所稱入爲九卿而大用

之者此丈旦暮事第一聖主新蒞賢智並集議論紛
起而未知大柄之所落國是之所歸識者爲之先憂
吾丈胸中固自有定盤針耳如弟淺見直心江右之
役區區守其繩墨於文體士習之間不避其禍而不
知人情之有山川世路之相枘鑿遂爲弋者所慕弋
不射宿西湖片石可據以老公論縣之太虛弟不敢
問而台丈千里見懷獨垂知己之照卽此可以自慰
豈能得之悠悠之輩耶重損俸以爲山資誼不敢辭
第媿無可報瓊而一扇書近况一陳篇中有可采惟
寓本集 卷之二十九 三八
鑒存之出處殊軌望見何期

復阮堅之

別吾堅之久矣西江之與皖江若絕域然可勝夢想
耶弟倦鳥思歸弋者且至南山片石可老豈復有匡
世之懷至浮藻陳編衰落不收進退失據每撫膺自
嘆也吾兄玄心宏略饒有千秋郎幾白首倚重名邦
宣化戎程保障關輔勲業方來彼馮征西狄刺史猶
且妬之豈山澤隱人可望惟是迢迢萬里晤對莫期
是可忍也誰能禁之耶徑山老禪四大甚勁弟稍豎

七尺堅之功成欲返時於此中作一佳話耳辱教促
答復空函幸有此寄所云勝因有可相助者不敢辭
臨楮耿耿

復無用禪師

與公跡疎意親然疎時不能解門人之惑彼惡知親
疎之所以耶居園註易不竟閣筆數月俱浮應也兩
耳時有開閉事不涉身方能不經懷安得擲四大於
虛空接教甚媿梅花爲臘雪所封能不爲春風催放
耶月杪稍可發猛入西溪便當奉訊梅花領師玄著
讀諸妙解玄論也僕政藿食可叅承玉版惠笋不必
與肉交代一笑

答馮次牧門人

數年不見次牧身入西江作老書生面目積勞纏悲
又作病夫面目使次牧過我不堪見矣接惠書知次
牧胸懷大豁筆墨之際大增靈秀游戲草大有可傳
語以此意入科場尚宜範之耳疆場多難廟堂紛紛
此一段經濟不佞不能任頃以病骨不堅方思乞身
而人言忽爾浮射此意已決惠貽山林經濟藉是病

夫參朮也妙甚妙甚多儀太腆遠來不能却拜之不
安一縷匪報校士錄是官下好人事知者謬見賞恐
是過咎之府次牧清心覽之謂何瘞天婚男貧冗交
奪趙帖不服題湖上有寓林可游次牧見過無期可
若何

答康瑞安

不佞承乏名省時父母以宗工振鐸此方幸奉周旋
竊自附牙期之知千古一快迨不佞賁捧入長安則
父母已彈冠 帝庭攬轡而南竟至閩別已而倦鳥

寄本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七

思還復來弋者之慕生平竭愚矢公不悟與時俗相
左湖山可老遂爾乞身計有道之所太息也日罹病
愁益慢世禮卽以父母東臨興懷孔邇晉賀未遑竊
念以父母宏負經綸而薄割百里不足爲賀以東甌
負巖帶海民愁兵悍之時而得大賢爲之撫摩斯方
何幸卽來教潔已愛人四字苞育一世有餘矣當事
諸公具有 眼而錢梅谷公祖豁達知人其相莫逆
無疑也 日命駕西湖隱人得接膝展談以紓積衷

可聯

結

啓

答陳給諫

恭惟門下模楷當世具瞻人倫金門侍從之班高騫
鳳藻銀臺封駁之任蔚起鴻猷值茲愁民多事之秋
政藉回天浴日之力舉 明主于三代屬在名公有
諍臣者七人望先表率仰披諫草每嘆忠言魏徵之
剴切而當帝心陸贄之條暢以中時病人稱補衮士
賀彈冠如某夢謝筆花已窘書生之技榮叨墨綬慙
無俗吏之長繆辱恩私負乘名邑操刀不割三月之
積過彌多寶石自愚一念之不彫或在尚冀大度匿
瑕仁風吹稿未有涓埃之報猥承玉帛之臨豈下體
所克堪惟有道之佩服開函汗浹捧翰心馳

啓范座師

恭惟師臺作 帝賓師爲國名碩負伊鼎之重念切
憂時調傳美之和德弘致 主天下以爲柱石學者
比之斗山豈惟及門仰庇大造所媿某器非時量慮
與事疏既無百里之才絕少一割之用向承慈念俯
鑒朴愚命乞廣文庶全小器特具捷徑之譏勉試鍾

陵之吏而民緣瘠土地實衡方即奔走不避折腰而
調劑未能行臆兼以有生不造會時多艱貂璫之權
日尊州縣之氣日短慶禮則不止于餽羊殘民則已
甚于芻狗幸而不隨不激調御者有諸公然而欲行
欲藏憂危者惟下吏乃知知弟信莫如師悔不從昔
者之命而不才亦各言子暫爾效今日之官倘盤錯
可試亦淬勵于鉛刀或缺折是虞當自實其頑石必
不敢爲宮牆之辱將取裁于出處之間紉身從道之
能于時則左吹枯噓稿之力以師爲天媿候問之愈
窮本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疏諒高厚之在宥復恃恩私直紆肝膈某不勝瞻企
跼踖之至

答繆生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蟄伏作天下後殿爲諸君前驅
顧以子孟之無學術坡公之拂時宜爲五斗米來七
不堪方當攢眉何足鼓掌而諸君才與時訖既自困
於無聊道與我同遂亦喜其有用淪涯之惠非貧士
所將溢美之言豈主臣能赴而以千里遠煩勉爲登
拜王途如砥敢自試於牛刀末路未平願共淬其龍

劍不佞以正月發長安之輒與諸君來年成燕市之
期南北岐路不無嘆息於山川臭味同懷幸無遐遺
於金玉煩冗萬緒草答八行空言無將神與書往

謝按臺吳公

切惟鳴和之應非偶一時特達之知難逢千載自慙
道韵之不諧每恨古人之未見恭惟老師臺下實心
救世大雅作人謂儒者玄要有歸淵源正脈以天下
名教爲任砥柱中流道在則尊久矣遐棲陽羨風行
斯慨慨然遠覽匡廬靜理得而百度貞精誠行而羣
吏肅所居甘雨詎假霜威但登龍門自忘烏府蓋古
道之照顏色非季世之事聲音某未馴龍性不合時
宜橫逸猿心何聞至道折腰衡邑實載過于丘山低
首師門若澄心于江海每逢晉接必霽威和論文授
箸則冰鑑比清遇事持平而權衡爲憲頓消鄙吝不
禁疎狂豈筦爾于絃歌似喟然于鼓瑟猥以凡流竟
當上薦彌深神賞不啻口出豈與夫越石知己之感
淮陰國士之逢自結恩私僅圖尊顯者同日而語哉
不晦者心罔極所報惟是磨鈍挫頑無負生平之學

澄清浣素仰酬有道之知庶依日月之光自立天壤
之末爨餘發響與金石以俱宜枯朽樹功荷棟梁而
並重

復張郡丞

伏以仲舉題輿名蹟斯懋休徵佐郡海沂以康廣億
萬姓之悵懽作二千石之羽翼恭惟門下茂德恢弘
典刑炳蔚分參井之祥光爲江淮之善政清襟淵朗
湛羣象於水壺惠澤波流潤遺黎於菜色和氣先庚
而已乎驪聲旁午以交慶讌臨曲水之茱萸詠攬小

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山之桂樹半刺未究五馬方來璽書褒美重孔昌而
不置刺史緋魚賞功榮盧峴而竦動朝廷不佞魚
蠹書生鷄棲隱吏向者拮据薄賑如滴水之納巨浸
其實攀附名流似小星之依北斗有懷風範忽辱雲
牋遙瞻眉宇之間近挹楮墨之上益彰來美有媿敷
誦抑抑孔揚茱萸匪報臨緘曷勝翹企

復賀壽啓

不佞弟無聞之知以虛長日不學之漸以誤後生方
切憂生之嗟敢竊小年之幸台臺百年風範八面霜

威光依日月而分黍谷之春氣凌松柏而蔭朝榮之
槿乃賜隆施沃我大斗附言宣謝瞻企馳神

上大司寇李旭翁

伏以元老助時常伯峻中行之秩帝心簡在秋官
高銜座之斑品地並隆勲名俱永恭惟台臺震宇儒
宗括州人瑞掌邦刑而練兵實歷著壯猷督學政而
叅名藩懋張丕績總憲東魯之域映洙泗之清流開
府淮南之區鎮江山而保障頃陟臬陶於憲部乃晉
方叔於柏臺慈雨潤而儲衣稱平嚴霜稜而繡斧威

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肅況茲中外多事之秋政藉安懷大略之日羣才並
效百度惟貞某質媿樗材諠叨梓里少慕壯夫之志
未展馳驅微有書生之長何關成敗猥以豫章之材
數委之墨守之拙工起衰未能矢公恐後惟是功令
之勉循無踰尺寸亦荷典刑之在望何敢差池乃三
江五湖之已歷而黜浮崇雅之多慚奉有成規獻于
宗伯敢摠下悃遙布尊嚴儻以斯文之末愆謂孺子
之可教無遺西楚指以南車借齒牙之餘芬振焦桐
之末響被有道風流之獎挹周公吐握之懷某臨箋

可勝惶悚瞻企之至

謝陳按臺中湛

竊以周道砥直視君子而履旋人情山川入世途而
輟易自非好惡之源澄孰使激揚之權重恭惟台臺
體天秉憲爲世憐才在知人在安民風清羣吏必興
利必除害澤渥三江凡茲冠帶之倫咸入空平之鑒
如某賦材既拙處世多疎媿老書生之長無大丈夫
之畧官效管窺識非鏡覽況當文敍士偷之日而操
引繩削墨之恩抱真璞者未必不遺巾空憤者其能
爾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無售已則不慊人將謂何乃台臺超衆人之知而啓
事垂一言之獎題之弘毅慙任重之爲難許以公忠
懼起衰之無力譬之登高山者引以杖而汲舊井者
與之繩雖職不虞之遭蒙臺有試之譽古人忘我可
失謝于祈奚知已巾懷亦難後于越石敢勒尺牘敬
布寸衷伏祈牖迪小明光恒末照日之逝矣未能揮
魯戈于垂老之秋行或使焉倘可擊唾壺于文墨之
外

答賀中秋啓

竊惟德無不酬久媿瓊施之誼情有不及敢伸荊負
之懷憶明月之中天荷百朋之重錫緣疲神文墨鞅
牽棘聞黃菊披離已逾九日之約丹楓點染忽飛十
月之霜美高閣之行杯懸俗人之避席敬馳介使遡
貢芹私莫以後期仰祈存意

與孫見玄親家禮書

恭惟元禮通家獨奇北海郝公求倩特拔東牀自昔
美談於今爲烈伏惟老親翁門下世德千秋家風萬
石敦詩書之好鴻名方振于清曹毓若嘗之靈餘慶
爾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鍾載于哲嗣應奉之五行俱下祖塋之一字不遺殊
有鳳毛真稱龍種不佞某寒儉之門自慙非偶僕真
之性幸托同聲以生子旣如仲謀佳婿可方叔寶遂
片言而百世許弱女以好迷高咏食魚之篇忘情魴
鯉溢及委禽之禮比翼鸞凰秣馬雖遙乘龍已遂托
絲蘿於喬木陰庇何長依 日月以小星光華自遠
登嘉筐篚莫報瓊瑤某不勝喜媿交集之至

補賀中秋啓

伏念懷清秋夜本切懷人廓落友生更深知己感茲

三五之良宵未共百千之痛飲庾公之興不淺寄想
南樓帝子之洲爲遙仰瞻高閣安得舍絳帳而趨紫
薇洗墨池而飲玄箸况乎琴瑟在御籬芷未羞已後
桂筵薄將芹獻共此長天之色幸邀明月之光但賜
展函無殊接席

謝 益王年節啓

恭惟 殿下天宗大雅帝室奇英邇盱水之淵源堪
摹澄景瞻從姑之玉立足擬高標迎年列內死之醑
酥未須僊木獻歲結上方之綵勝寧羨神荼獸樽納
萬本集 卷之二十一 三八
侃直之詞麟趾奕熙明之運本支百世帶礪千秋某
夙慕珪璋欣開斧藻緣青衿之校閱未效曳裾仰朱
邸之崢嶸將期受簡詎蒙寵翰先辱隆施敢對使以
拜嘉深慚蚊負容嗣音而申謝最切永競謹啓

寓林集卷之三十

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題龍井果禪師游五臺山卷

聞之吾師言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予嘗過龍井寺見德周果禪師彫繪梵宇莊嚴諸佛酬對一切客事種種無礙每驚嘆曰此大夫之才也今且振錫躡屨作五千里游從五臺山乞靈文殊過而辭予予笑謂曰我知文殊從無言悟不二法門試且有言問

寓林集

卷之三十

師汝今來見汝龍井山諸佛寶座片雲神石種種山水誰者爲主汝今安頓何地師何以舍若猶記取依然未出山想也云已棄置則今者清涼山亦非汝有汝來何爲師默然久之曰且去予因戲佯半偈贈之安禪不用大夫才一片雲踪向五臺去住從緣非汝有代州歷盡自歸來

題沈穉圭玄對卷

楊雲草玄猶煩嘲解平子思玄尚多愁緒乃知卽玄成對有對非玄卽對自玄覓玄非對對無其對玄之

又玄然而空江落鴈秋水映天未能去玄不可無對稚圭非欺我者不然卽吾我俱喪奇偶雙毀玄不可問焉用文之

題天香書屋卷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此駱賓王所題靈山語也爲黃鶴雲林拾之尺幅筆墨間便覺霄漢非遠中丞郭公珍此卷欲貽之讀書林中政堪與謝家玉樹相映披展數四爲朗吟賓王句真可謂畫中有詩

題王陽明論學語草書

寓林集

卷之三十

二

題

此陽明先生所筆講學刺語友人吳用卿從棲水得之水山呂翁水山老俠好以其從橫游諸公卿而知此紙之貴用卿又復貴而存之乃知良知剖符之妙卽殘筆不廢不可謂筌之非魚也

題戴生病紀

往予與葦航禪師山居時偶言昨夢不祥奈何渠曰夢已勿憶憶又一夢也又言病後亦勿憶病予以爲不然夢而憶夢則憂虞怵營無所不至佛氏所謂顛倒夢想惑將不解病後勿憶病則追欲償好見獵而

攘臂後將不可爲蓋憶夢病癡勿憶病病忘忘之爲
身害滋甚矣雄霸無過齊小白而中興之王無過劉
秀要其創基保業無他術管子曰君無忘射鈞臣無
忘檻車馮將軍亦言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巾車之恩善乎戴生之爲病紀也其亦檻車巾
車之意乎涉水知寒焚火知熱前車覆後車誠可以
保身可以廣業戴生而自讀其所紀勝于讀岐軒素
問嵇康養生論多矣或曰雨過爽來太虛豈無忘雨
乎子笑不荅第喜戴生之能無忘病而書之

寓林集

卷之三

三

題進賢夏氏義倉簿

予適覈邑中社倉之虛無貯者而司穀者不解事謬
以夏氏之演麓倉進已諸生瑣士龍與其族屬抱籍
而徵則夏氏不怠其先而敦倫睦族之義舉也夫文
正義田公藝九世同居千古慕說其說俗流教壞有
司者方媿刀筆不足以導化父老子弟勤而行之有
若此者百里非難可彈琴而理矣書以貽之爲夏氏
世世勸毋忘予言而怠其先

題崆峒子

士讀書學道閱世通今古惟經史兩者爲急然經非
靜致無獲史必有長年全力可得而詮論若夫閒涉
之而得趣微探之而得奇往往得之于子何者其神
識固各有所窺而偶以寄託其至老莊列禦寇管韓
而下不可廢者居多也李北地之力固足與尊經抗
史而彼以才子之致登壇藝文中興昭代意有所不
盡時以其慧于牙後溢而爲崆峒子八篇覽其詞幽
峭深雋在檀左之間其雜物撰德言天人之際有古
人論議所不及者卽以崆峒子單傳亦鶚冠鹿門諸
寓林集

卷之二

四

題漳州守曹公像

嗟乎予獨恨不得見曹公於生然瞻其像讀莫方伯
所誌行事而知方面壁立鬚髯戟列蕭森而似秋者
曹公也起名進士爲良二千石以歿飲水餐蘗而詠
素絲者曹公也頃幸識其子介人其鬚眉曹公其不
問家人產而褒然孝廉亦曹公嗟乎予始生見曹公
矣夫幻軀如幻浮榮如浮雲卽百年而九列于公何

有哉于公何有哉

題李夫人再生緣雜劇

漢武英略邁世有蓬海三神山之想而傳記西王母以爲非僊才意有情閑耶然天下豈有無情仙人哉夫情消意歇海枯石爛卽神仙無投足所矣李夫人之綢繆生歿去而復來而少君能魂致之姍姍乎響荅色授于瞻睇之間蓋情結也腐生謂少君幻術烏有是事則梁武帝不因寶公見地獄相而三生石畔無牧笛乎予故感友生雜劇而題之以媿天下淺情寓林集 卷之三 五

爲省南上人題詩畫扇冊

天地間無物非關情之具然亦無一物不足損情予以爲有情適無情損者有三山水也書畫也故人也其探奇攬勝抽玄寫神披襟紆素舉人世堙鬱胸中磊塊得一焉可悉舉而銷之亾何之鄉而俗人于其一者亦不能相關若夫舉一情以爲惺惺三物而玄

對故人在前山水在眼放少文之臥遊恣元章之奇僻其在斯卷乎或曰太上無情卽情是損上人不受色聲戒耶閑公笑曰君其問諸混沌氏兩粟鬼哭以前

題般若庵畱帶記

謂畱者是帶則臥內之符可竊謂畱者非帶則海西之節不歸試問和尚畢竟如何和尚笑而不荅有客代爲之吟曰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寓本集

卷之三

六

題念松和尚行卷

汝云念松松作何念萬籟流雲十尋掣電孤起無緣羣行不亂霜落水寒念枯根現

題劉元定四牡歌

余門人徐仲和時時誦服元定風雅無比昨過姑蘇關門時始獲見其人衣冠眉宇平叔洗馬之流也入長安余居止與元定居最近袁中郎曾退如亦時時相過舉杯賦詩仲和言益驗四牡歌自其姑蘇返旆時所作散朗清靚一如元定爲人而元定之妙固不

止此余最愛其飲酒二十首昔人所稱伯倫短章深
哀始似元定家風耳余杜門高臥絕有訪戴之想不
能行此數語復元定當抵掌何如

題綠鷁吟

人生經幾兩屐古今以爲至言而能以屐齒歷名山
者亦復乏人卽予服官鍾陵遊匡山不及其半而太
和勝蹟徒然託之以遊蓋讀仲舉綠鷁吟而嘆仲舉
所以放跡名勝者十倍黃子也今仲舉從事新野亦
如黃子之在鍾陵倘如王子飛舄潘郎看花其爲豪

寓本集

卷之三

二

吟妙語當復十倍以視黃子玉版小草真足覆瓿耳

題米南宮墨蹟

予愛南宮筆卽似飄風過雨而迴合自在如貞孃帖
清理特妙宛然王子敬家法此卷前二紙是也後一
紙差放浪形表微露老顛本色政昔人所謂興來書
自聖耳仲仁其實之

題許士衡篆冊

鑄古篆如作古詩形似易工神理難浹政使筆慧刀
癡兩兩俱化爲佳予所見何主臣篆刻筆筆皆古人

而刀芒森立睨視流輩主臣不佞矣乃有士衡士衡
有其古而意駸駸神解未已時人耳食但知貌主臣
爲古而未解士衡之解何異抵掌優孟可發一噱

題董玄宰帖

爲項于藩

予懶習書法而世人謬稱予能書然亦或解筆間意
每見董玄宰太史書細如游絲活如游龍本二王之
妙間出蘇米而蒼顏老幹如顏柳者絕少此卷爲于
藩賞音乃兼出之亦猶太史公伯夷傳是玄宰變調
真足寶也

寓林集

卷之三

八

題虛鑑上人卷

古今訓格物者詳矣曰至也通也朱子又曰卽物而
窮其理無了手日矣余以格物如格非心之格是也
聖學別無事在明明德明德者知也此德虛靈洞達
本無一物而有不明者物障之也物不但物欲自吾
身心意而達之宇宙蠢靈種種形象聲臭明了卽爲
知而凝滯卽爲物也格之至一物不容而後萬物咸
備如眼去屑金屑玉屑亦屑也如鏡去塵微塵忽塵
皆塵也去屑則眼光明去塵則鏡光明格物則心光

明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欺爲物有所爲物有聲臭亦物故明德無物者無物之體昭而萬物之用徹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明德與天同體者也天豈有物衡乎其中而能高明徧覆哉有物在則不誠不正而身與家國天下胥物焉而已凡楊我墨愛管才晏智等俱物也物則不神物則不化不神不化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非大學之道矣虛鑑上人爲堯峰湛川師說法開堂接衆以募于四方而持衲居士所參離物倚物之義曰格物篇者示余余欣然有會因

寫本

卷之三

一

題

走筆書此蕪詞麤理不復選揀因笑謂虛鑑曰虛鑑者明德也知也有堯峰湛川在開堂接衆在募緣念在物也上人知募之非物卽募之爲知可與湛川同證無上不待登堂會衆已得玄珠一粒接受佛祖照徹萬方矣上人亦點頭而去

爲張了心題石田畫紙

予所見石田老人畫多蒼老森鬱如虬龍蟠而雲霧湧獨此紙墨氣澹宕標尚秀拔密中出疎有霏煙逸雲之姿卽吉光片羽亦自可寶不必論其全缺也了

心其善藏之

題何主臣印章冊

篆刻自文長洲父子前俱功令宋元而秦漢人鐫法不傳傳之自何主臣始予每謂當世篆刻有主臣猶文章家有崆峒大復謂爲圖書中之鄧侯可也丁君寶而集之又作何氏功臣矣

題洪復初印章

予嘗語陳文叔謂嶧山碑李相手自書刻故其文圓勁蒼秀千古莫儷今以右軍襍序而使傭兒鐫之不

寫本

卷之三

一

乃下同秋蚓蓋心手間作者與之會非復臨模所得者近代惟何長卿精擅此技所篆刻皆集秦漢人法而入於神鋒鉅參錯中有刀法而無刀痕庶幾化人之筆長卿之後以爲必無長卿今見新安洪復初復初奏刀之妙無一不與長卿合而其凝神刻思卽咄嗟而辦絕無草草又無臨摹點畫之跡可謂一洗俗習再覩篆籀之舊者已友人沈千秋於此道亦稱捉刀人而推尊復初尚在長卿上予未若千秋之解然毛嬙西施知其並美而已

題碣石宮髮語

蓋淨穢互因依淨卽被穢之具迷悟兩對說悟亦領迷之津第妙理非觸不呈至精有負斯脫辟夫嵇琴阮嘯以響傳神而神則非響庖刀孫劍以形領解而解不在形吾友堅之阮郎玄珠在握隨所徙而皆圓慧刃獨縣當其錯而愈利中本無物感乃遂通昔居碣石之宮偶作髮陀之語老梅馥郁似綠澈骨之寒白雪光瑩實妙隨形之影獨知獨喻則啞子之黃連其醉其醒乃醫王之大藥引指而儒釋同宗忘筌則寄水集 卷之三十一 一

去來雙泯匪假觀于三昧咸契妙于一真然則箕穎亦逃雨之踪屈賈爲羈身之械庶幾美里之演道扶幽玄陳蔡之操性怡金石在憂能樂卽古印今斯語覺世詎比談天可謂重揭永明之明並縣宗鏡之鏡者已

題馮長卿官引文

蘇老泉有言士寧歿於饑寒窮困而不欲就於人則天下後世之責當必有在其氣似壯嗟乎士誠有所負乃迂而責諸天下後世而至以歿殉其道已窮而

節亦太苦矣馮生長卿負才磊落不可一世而至于貧不能受壓買婢懷伯道無兒之憂但自引文以號於人疑爲老泉所姍笑然世有鮑子之知己季良之憂人則長卿不當貧以宇宙之大而謂無于頓裴寬其人者以應長卿是輕相天下士也余亦貧不能爲長卿送窮而聊題數語以告交遊中義士爲之通其窮者如此

爲劉襄子題蒼浦園

余足跡未嘗至中州往聞汝南有劉玄子者能奇奧爲詩古文王元美稱海內後于鱗起者若而人玄子當其一而不聞其家有名園頃劉君襄子介紹方使君晦伯書訪予西湖之寓林揖而言曰玄子某大父也家有蒼浦園左山右河臨五龍俯襄湖水石藤蘿之勝冠于中州蓋先給諫嵩陽公創之而振以玄子嘯詠其間甚適玄子沒幾荒落不理某乃爲之芟夷整頓還于舊觀無恙菟裘之遺子爲我作記余謝曰求之遊也不能爲記抑觀夫山水林園之好士大夫之所同也而不能身有之有矣而不能有其子孫有

之人事代謝良不可知。問金谷之麗，輞川之幽，古今人所豔羨，其廢興奚若？卽如元美之有弇園，甲東吳其後人亦不乏詩書冠帶之雋，而不聞若玄子之後有襄子者，爲之整其故而飭其新遊者，不無今昔盛衰之感。若襄子者，可以風矣。余故喜爲題數語，寄之蒼浦，使劉氏之後，襄子而興者，無忘襄子之所不怠。斯園與襄子詩文俱千載可也。

題湯隣初千字文手卷

近代行草書推尊祝京兆文待詔，姿態法度俱勝而祝尤橫逸。吾鄉則推湯待詔鄰初先生，其筆宗虞永興，孫過庭而精者，登二王之堂。此卷書千字文，風度秀整，結構綿密，若佩玉趨朝，不失尺寸。鳴環出閣，宛有令儀，可謂工於法而幾乎聖。非世之野狐禪者，李生孺慕得此信足寶也。湯有入室弟子爲許木孺，光祚盡得其法，而往往有神超處，青於藍者，余附論之以俟賞識家。

題懶園記

天地間人懶者多矣，而獨一樵叔夜當之，懶亦未易

言真懶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塵鞅不能繼，故足尚也。叔夜之懶，見於絕山巨源一書，鄙薄榮進，遺棄世俗，卽肢體骨節非其所檢，而於琴於鍛於往古高士於當世之名流，僊品欣然有合。率爾天放，此真懶者也。吾里有秦心卿，亦以懶自命，卽以懶名園園之中，玄對山水而尤寄興於畫所逢曠達之士，醉眠任意而亦不奈見俗人酬俗務，卽楚楚風儀而頽然土木識者謂心卿之類，叔夜猶長卿之慕相，如有之似之耳。余笑謂心卿請以子寓水集

卷之三

一四

題朱簡叔問錢文

聞古之歌美人曰秋水爲神，玉爲骨，其於錢也呼之爲虜詭之爲神鄙之爲阿堵。朱生簡叔作問錢以美人題之，令西子蒙不潔，余甚駭焉。已而展其一篇，反覆詰問，幾不可答。蓋朱生文弱而有熱腸，慕俠而窘

於力斯問也其亦馬遷貨殖傳昌黎送窮文之意耶
篇終感慨時事託之諷諭不可謂非娶婦之恤也朱
生索予序余悲其意題數語歸之

題沈休孺寫法華經

予經年漫紙潑墨如少年浪遊絕無歸向又多爲人
作務於自己身意了不銷受休孺辦一片心寫法華
全部有許居士慎上人作護周歲而就無間以筆墨
作佛事當有福報卽其筆法清森墨氣勻助心手雙
持兩無散亂當爾時便勝蒲團十年也

寫本集

卷之三十

十五

題四十二章經

廣陵無用上人簡澹自貴一瓢一笠所獲皆勝偶頓
錫寶石山相眎莫逆三月手四十二章經見委筆研
之役遂別去颯然秋矣日忽見過相訊別後事上人
口津津道天目天台之勝令人有化人遷世之想而
余則日勞苦牛馬走小有山水之奇不足相敵惟是
所書經卷徵我晨昏一段公案然從煩心亂緒中支
離手腕上下濃淡絕無佳致可翫上人空言語障相
與觀于筆墨之外可耳

題治未病錄

宋人有言如此是病不如是是藥所謂上醫未病之
先也人信奉此語卽倉扁何所用之百藥可廢矣此
大醫王語也末世多病人且熟讀素問內外經以精
治已病而顧生無昧棄舉子業而徙于醫則亦專于
治病室急錄治未病者爲病人前導也先仁心後仁
術予故爲題其端

題葦航禪師撰淨室手冊

金陵葦航師林間耆舊梵行堅密闡文宏範作人間
富林集

卷之三十

十六

導師幾十年予弱冠時從聖水問道又荏苒十五年
過矣師止棲水上橫里之普寧寺而余亦傳經練溪
相去衣帶因爲諸學人乞師過此講首楞嚴了義宣
演之暇予眎師嘆曰年年針線爲它人作嫁衣奈何
師曰不然自它同觀如世無病我病亦已予愕然起
對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師默不啻予因過普寧覓一
隙袈裟地圖構數椽其上爲師作客中主也血性不
壞師卽辦趙州不出山計它日願相從乞一禪牀師
許可因捉筆記其語聞諸方內名賢之重師者隨喜

成之

題募香樹菴刻石經短疏

隋靜琬法師石經山之創房山者歷千年餘業徙經
殘前此諸公方圖恢復未就余自戊申入長安法師
程公以淨修宏願肩荷中興屈指十二年琬師初業
光復本山香樹聲稱振起法苑矣然咸陽之燼幸存
壁經函谷之入先收國籍神理不堙法寶斯托石經
爲衆生慧命諸佛囑付此山此經相爲不朽山存經
缺譬之有山河而無國璽法界爲虛授受何屬此程

雷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一十

公所以堅持願力向善信而哀祈者也計刻全藏完
刻約費六萬餘金物宏力博勝任似艱然術匪神運
力自願生善因所倡智種同圓惟倡者之不堅或應
緣之未滿吾聞聚沙成塔布地爲金衆腋成裘一簣
九仞彼天台現神于龍池南嶽卓錫于虎跑可以造
無起有振舊啓新焉有見在勝因證明經籍而諸善
知識有不投足靈山輸心寶藏者哉邵君所云以性
通性以願鼓願石經之刻咄嗟可就吾卽此語而申
明之願程公無負琬師諸善知識無負程公卽無負

自心無負諸佛也

題竹堂募緣疏卷

余觀夫世間萬事每以緣成必從真立真立則緣起
緣會則事起二者具卽童子之沙可聚佛體一莖之
草可化金身如磁引鐵呼吸立應一不具卽以蓋世
之才子起世之逸流持世之宰官歷百千年而無成
功如吳門之竹堂禪寺一廢不能復興是也余從詢
禪師得澹然上人所持竹堂寺募緣疏展讀一過邇
其時則自正德壬申逮今已百餘年其人則文太史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題

參冲唐解元伯虎王司寇元美王閣老元馭申少師
瑞芬皆所稱蓋世超世持世其人者其言語翰墨妙
天下氣力可以動王公貴人而竹堂之爲荒烟蔓草
如故今之一字不識一絲不掛雪手而成叢林名利
者索索也非但有緣無緣則真與不真之爲成毀因
爲有無果耳予之氣力文字無能加于前諸名公而
稍題數語以勸世之募修者之與助修者俱從真始
真者如子尋母如饑思食而後臨其人聚緣會時如
箭鋒之值針芥之投鄧禹之追真王蕭何之追國士

雖欲歇心住足而有所不自已如此謂事不立緣不成仍如百年前之竹堂吾不信也或曰真于何見曰財施法施不貪不慳如卷中諸公文如其意出金錢粟米如其文則愚夫愚婦不令而自來此寺比於阿育塔給孤舍千載勝事立刻而舉矣

題岫巖僧卷

世多病李岫巖山人隱不離俗乃其廊房花木幽據泉石之勝不可謂非靈鷲山功臣也山人灰業亦漸圯譬之色衰愛弛遊者亦多黍離之嘆矣嗟乎茫然

高木集

卷之三十一

一九

塵世誰爲巢許倘令復岫巖故吾亦足爲吾黨揮塵之助因與馮太史開之倡此議經營之事卽住僧蓉江領之蓉江禪林之俊非能募緣者故不令之向齋夫行乞也一笑

題素業三編

予自去鍾陵還里門而入長安凡一歷寒暑客塵如劇市不勝騷屑惟是抱文相過問者稍稍理初語應之舊在研席者十七新共塵尾者十二諸君若各有會而予則漠如也掌記懶慢佳者逸去過半未逸者

暇日爲輯之得若干首仍題之曰素業付西爽氏而嗣二編出爲三編嗟乎玄黃滄漚之變至乎今日出沒無際吾不知素者安在今之文士又多炫魚服而甘牛鼎與之言素如奪棗蜜而予之茶栢不受也雖然吾知不忘其初耳已

題近義

予爲壇石長時得八義自入長安得九義頃還山又得九義總之習心不除以課二三子觸故生新而是義無新故可言也嗟乎成弘代遠風格漸堙新既整古而反古者貌擬膚立神理索然變化未成則亦叔敖之衣冠矣予不敏敢自謂無墮斯義聊明其所習俟知者已耳

題孫雙甫制稅

流俗人之文以浮浪聲色媚人此亾足論卽以一方自喜奇者不必正真者不必放此文以正理溢奇致率真而行故見其放有盤礴解衣躊躇游方之態觀者佯正眼觀必悞以爲放而野狐之放又附之以爲奇非能知雙甫者已阿兄子嗇擅名文苑不可一世

人覽雙甫此編恐元方難爲兄也

題趙文度竹閣圖

南屏山下竹閣余與然明倡緣管構之因得謝康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句書其處此詩中畫也趙文度此一幅于雲石水竹軒圖之勝筆筆如照此畫中詩也然吾兩人嘯詠閣中日亦恨少然明得文度此筆時一展對庶幾宗少文所謂臥遊兩人足共之耳

題癸丑墨選

萬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題

友生輩愛我者勸我于時文中勿作痼疾又戒我于已第之文勿作品題以招人嗔怪美矣藥石之言然勸予勿看時文如勸劉伶斷酒戒我勿品題已第之文如潘安仁驅車洛陽戒人勿著眼皆非人情也予已有壬子墨選則癸丑之選自不能歌其取數多強以資行卷之帙而取數少或未盡入吾眼或當眼睡時安仁與太冲並馳夢夢然而過未可知也

題黃山谷古文手抄

古虞陸門人太清寄古文一帙自左氏論重幣至曾

子固贈黎安二生序凡五十五篇約二萬餘字曰此吾家山谷手書來索題余疑以爲未卽真也三四展之紙非宋箋蓋近時奏本紙之堅厚者一也古人讀書有本領非如今之學究手錄括帖若此本古文皆雜陳無特鑒二也子瞻子固與山谷同時人山谷卽虛心未必躋之左馬韓柳諸公間三也字畫皆伸股直脛少曲折姿態四也意元末國初老書生好古善書者爲之然其蒼勁老拙無纖弱粉澤之氣非俗筆可到卽非山谷抑亦山谷之徒與是可寶也聊題以復陸生俟賞識家定之

萬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題

題重刻全稿

是稿也予自諸生至於今若而年凡灾木者三四其經人心眼也猶之乎道傍老樹雲霞之所照映風雨之所剝蝕不知凡幾而喬然獨存于品彙之中見賞者或以爲畏佳爲靈樁不則謂腐朽之餘而已然予生平有癖吾亦愛吾文其勸人看文字謂看坊間雜刻不如看應試真卷與一人全稿蓋一日之精神與一生之神理骨法傳焉則是稿也存而不廢可也寄

寄齋朱生重彙刻之余遂聽之

題合刻五十義

余卽於舉子業有微窺然至今日爲罷妝老婦矣以有西江之役門人吳喬年復合壇石以來近義得五十首重刻之取其筆精刀利字畫朗朗若重施脂粉媚人眼者覽者舍色澤而覓舊日之肌骨庶不至貶人意耳

題壬癸墨選

西戌時予曾有墨卷選今殊不暇爲此而門人輩時寓林集

卷之三

三

五

見迫又復有坊間賈姓字者雜出相迫更甚不得已復爲此壬癸之選雖然具眼者徵吾選其佳惡自判有吾選不能代人之心眼而況乎有不入吾眼者罪不在予也抑入吾眼而失選罪又不在人也

題松雪雙壁卷

趙氏壁由來重十五城世人往往以子昂廣筆爲寶何異寶燕石此卷風神不減二王清妙獨運卽百城不易映以管仲姬畫竹疑李衛公攜紅拂霜橋令人絕倒也

往游吳興于錯龍盤殿見管夫人畫竹年久壁敗有
妄人者刻畫幾絕此卷瀟灑蒼勁其神始全披之有
颯颯風雨氣卽無南宮書自貴耳

題茅鹿門先生畫像墨妙卷

予之遠翁杖履色笑與翁且廿年俱往矣其豁達蒼
莽之氣每心儀之而嘆今無似者黃生此筆貌其似
矣而未全收也乃若詩不饒刻而流灑書法不模擬
而踈勁說者比其詩類香山書法間出過廷懷上人
翁無此意也翁嘗論文妙比之川雲嶺月嵇叔夜有
云神仙者特稟異氣非學所能至參合此卷庶幾收
翁之神而得其全者耶此天下之寶非特茅氏家珍
也爾敝其善藏之

題二羅漢像

余未親見阿羅漢面目亦未親見龍眠老子吮筆行
墨向讀蘇子瞻及王弼州贊而見羅漢神似今得此
卷覽之游絲數髮微渺絕倫見龍眠矣卽見活羅漢
矣我等應併心隨毛骨佗供養堅固不壞之相庶不
落筆花墨汁中也

跋

跋書文問

孔子叙書斷自陶唐訖于秦于道德興衰之際深矣秦禁書伏生壁藏之漢興求能治尚書者而伏生老不能行然以樸學創紀齊魯之間歐陽兒寬大小夏氏頗能言書而寬最近武帝帝每從寬問一篇稱可觀皆伏生餘沫也宋儒號稱明經斤斤訓詁其師說至詳而一變爲制科義以售有司迨乎今蕩如矣斯何論覽觀道德興衰之際卽求追琢其文詮理箕範綜序禹貢無得而稱焉庶幾其存濟南生之樸者永宣以來成弘間其人而博士家類趨詭遇諱言之嗟庠以不佞獲覩就李吳伯度緝尚書文及爲二十問抑何其閱覽冥搜爛然鼎彝也伯度故博雅君子間善病數紬不勝其千里伏櫪之氣不佞竊謂以漢武負雄略徵天下名材非閑于道者如寬者且得以經術列九卿而長卿卽病廢所奏詞賦薄技輒喟然而嘆伯度豈其憤日暮乎朝家方風勵博士官激潤六藝一旦詔求治尚書者而從文問窺伯度一班喟然

而嘆恨不得與此人生同時斯何藉狗監進也卽不然世有歐陽夏侯讀其書論其世紹明伯度之業後之與于斯文者稱創紀續緒曰明就李吳生漢濟南伏生也嗟伯度亦足以少酬唾壺矣

普寧寺講經疏跋

金陵葦航和尚稱人天師脩梵疏經風著名德今年十月不佞讀書練水因與士大夫謀強之登壇宣說楞嚴衆皆讚嘆嘆未曾有旣作禮退而棲水沈伯舍進士與師往還復其善信請師卽于普寧寺講起信

新刊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論一編師難之諸善信曰大慈父之視四部洲皆屬毛離裏之人何獨難于此方侍者又曰蘭茝芬芳海畔有逐臭之夫卽不然宰官將無持世法見窘耶余曰不然昔蘇子瞻爲郡倅無日不從叅寥佛印登佳山水飲領玄味當時未聞廢事我輩至今高其閑曠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師遂欣然捉麈尾從之不佞因爲伯舍左禮記其語以與護持者共焉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跡

米南宮行草頗得晉人之神祝京兆從橫下筆不減

南宮道復此卷如六王畢四海一起筆數行神酣色
飛卽京兆可爲讓席至妃嬪媵嬙以下腕力多散世
或疑非道復真物非也唐名將薛萬徹有大勝亦有
大敗此爲道復勝中之敗未可知不空遂掩名將風
氣

跋陳仲醇讀書十六觀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
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
古人之糟粕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讀十六
觀者其作此觀

寓林集

卷之三十

二十七

跋

許孝子傳冊跋

余昔聞許太初爲高士不知其爲孝子蓋讀東阿公
傳而知之然東阿重許先生大者爲目傳中所言琴
妙酒德與異人遇游方之外而不純用佛法乃所稱
高士者也若家箕穎絕聖遜世而太初在世不涉真
所謂善學下惠者矣

二十五圓通跋

吾門所傳懲室克復如鎔金炊飯一息不到瓦鑠同

棄楞嚴所指菩薩二十五圓通剎那頓入思議不著

川珠眼鏡在在光明弘臺居士拈出相對真是探珠

弄丸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妙手也憨山老人又言若

把住此者不免拖泥帶水善哉善哉乃知室礙圓通

又是對待之物也弘臺居士試自諦觀披公案時臨

水火盜賊時與對書畫贊贈時同入無礙卽如德園

居士所稱二十六二十七乃至無量百千種種相好

都入圓通境界將此圖卷拋却空虛可也不然是諸

菩薩佛語如名畫法書如戲具幻法一供玩弄焉而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已不若且從懲室下手

淇園集跋

竹林之賢清映千載王猷以嗜竹獨著美箭產會稽
此淇園在戢山上又文安公之澤在焉亦足千載也
吾每過禹杭徑山萬畝綠蔭蘭亭記稱茂林脩竹今
已彫落此園當擅勝耶美箭索余詩不暇應先題數
語歸之又記往時余遊戢山後境絕勝寺爲義之所
捨宅乃見塑此老當寺門殊不韻美箭倡此緣與淇
園並傳如何

錢仲舉楊花詩跋

咏物之體推美齊梁多纖語短致耳然賦頌楊柳最
侈而賦楊花者亦絕少近見友人虞長孺徐茂吳賦
落花詩亦汎濫而廣取不似偏詠又止五言工力易
副不似七言長言之也賦兼與比遐情近矚長言之
而雋永豐美者無如仲舉之詠楊花盈篇三十譬如
游女村姑而入漢宮唐苑之選驕寵無比若楊花者
可謂遇矣以仲舉而不登金閨石渠何也

王氏世德編跋

吳門王德操氏往於王百穀座上一晤言知爲道韻
人別十餘年矣德操頃過湖上寓蕭寺中寡所交游
時逢淨侶名流盤桓林下浹夕忘返泊如也其爲詩
亦皓素不塵私心異之謂德操何脩而得此已乃得
其世德編讀之作而嘆曰固也夫蘭有畹而蓀有谷
誰謂醴泉無源哉昔太史公叙世家以諸侯王世耳
不聞以德晉魏重閭閥卽其先瑯琊太原王氏並以
盛名高位相輔而行亦不聞以德孤行且根塵之接
薌薈易逐一人之身淨垢靡定于覽德操四世自明

時公而下俱伏處巖穴之下屏謝腥穢吐納清虛如
鄒愚公所爲愿士俠士善士快士之目冽寒泉而飲
醇酒又非谿刻自處落落枯槁之流何清芬之氣獨
鍾於王氏也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余故跋
數語附于闌幽之旨俾流俗人不得豔華胄而薄素
封卽東臯種黍之夫墻東避世之士且讓席焉

重刻全稿跋

不佞無他短長特以浮湛諸生間出遲二三十過而
問字聊以諸生技應之廿餘年來多所散佚間誤而
災木者若干種得文幾三百首爲全稿近稿二編刻
又五年所矣今折腰官下而以故吾索我者不已無
奈其木脫字落也自笑非秦鐫漢篆何堪剝蝕不可
讀哉聊于壇石署中還以爲木災悲夫記不云乎不
時不食古之至言法書皆已陳芻狗而況此技也抑
智者鼎取焉則新焉而已

跋豐考功臨永興字帖

世或謂率更之骨勝於永興此豐考功臨永興蘭亭
帖其風姿蕭散氣體清上語所謂秋水爲神猶足退

舍歐公也嗚呼非考功烏足爲永興優孟乎惟華用
大金剛力護之作二公入室友如何

跋豐考功論書法草帖

豐考功祝京兆於筆墨踞曹劉之間虎視本朝以皆
得古人書法而逸出之也余每覽京兆書精氣飛動
翩然欲僊以爲出考功上乃考功此紙挾蒼渾之氣
不律而法疑于得右軍之深弟畜京兆矣考功贗帖
多世詆爲野狐叵怪此未識牀頭捉刀人也

偶語小引

孔肩心澄一泓筆落衆妙著作非一種忽有搖落不
偶之感乃作偶語爲是不偶而寓諸偶風緒觸物靈
籟相宣予戲謂孔肩此豈澤畔之吟出於憔悴當是
亭蘿美人病而生顰顰乃益美耳

姚元素黃山記引

我輩看名山如看美人顰笑不同情修約不同體坐
臥徙倚不同境其狀千變山色之落眼光亦爾其至
者不容言也庚戌春晚余游黃山有紀自謂三十六

峰之美略盡而元素後余往以秋月所爲紀簡而整
有與余不同者取境使然海子光明頂上元素獨饒
取而予所快覽丹臺之雲氣與石筍上下之峰幻元
素不盡也雖然亦各言其美也已夫美人入宮見妬
而吾輩入山豈相妬耶書之發覽者一笑

匡嶽蓮廬引

往予爲壇石長時僅從潯陽江歷廬山之右郭所眺
覽自東林天池講經臺十餘里而止所稱五老峰香
爐瀑布之勝未及攬取每以爲恨友人曹能始于五
老峰下爲僧結方廣庵一座余以片語附緣起三五
年來能始宦游蜀余小草金陵此山此庵念之如隔
青漢頃筠陽有喻混初山人者過金陵訪予其人鬚
眉骨理飄然若僊扣其中停毓群有不可涯測而尤
深於叅同之玄康節之數與之談上青天下黃泉推
驗若燭照而龜卜而柔氣若處女子甚驚怖信重之
問其足跡所涉歷則流吳漂越南荆楚北幽燕天下
之名山福地十收其七八而問其所託幻棲真之最
勝處則曰無如吾家鄉之廬山俯江漢而吸煙雲有

動有靜作佛作仙超超乎風埃人境之外予將以一
椽終老焉問其友則魏銓部澹明王孫鬱儀氏諸高
賢爲之謀始近且貽書葛屺瞻兵憲費台簡太守相
與翼成之而能始返自蜀尋五老之舊事亦應與山
人會山人來別去余曰古之隱者未聞買山亦先卜
鄰廬山自匡先生陶處士白少傳之流標致千古不
可勝數今公爲魏曹諸君所延結託勝此山將肩隨
往占芥埒塵世吾於此中亦復不淺七賢六逸偶然
而遭減之非少增亦不多虎谿蓮社烏可以無黃郎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三

重刻西江校士錄引

予之校士江以西也不以臆決也本題之指古聖賢
之意先民之格而上下焉者也高才生按轡而行不
得騁中庸之人跂而思至不得後也錄成而海內有
道先生及二三同調之士欣然若有當焉謬而稱起
衰濟溺不敢當而其則不遠庶幾存之矣然幅廣而

帙重求者難給門人鍾瑞先再爲校刻而流通之嗟
乎梁肉飫而羔裘美人不盡瞻也用而不厭其惟菽
帛乎不則爲已陳之芻狗而已

爲普陀寺齋僧募緣引

普陀寺在甬勾東之南從海湧以來天下赤脚行僧
往參之者日以萬計道經武林江海漂渺越渡而東
尚有四百餘里弛驕釋擔惜無有飯之者禪僧了空
爲普陀寺戒律師有年忽一日卓錫武林西湖之滸
武林士衆暨縉紳輩咸信之相與攝禪舍于東廓遠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延名衲跪捧華嚴寶經日伴飯僧道場願甚宏也又
空師產自麻城意桑梓之鄉必有聞風而樂助者於
是命其徒無我操疏而往祈求邑之善信輸金輸粟
隨願喜捨住不住相布施斯已勤矣嗟乎祇園教遠
乞食風湮遊方擊柝率成故事甚者半歸福田半潤
私橐欲以起人之信施亦難矣余觀空師水訥少文
其所飯僧具真實果能信于吾鄉其能信于梓里益
可知滿載而東令一切行腳果然其腹自茲以往江
黃林樹之間三千大千頓現普陀法界者必空師之

導也夫

鄉約論言引

今天下邪說誣民爲禍甚烈者莫甚於無爲等教其言鄙悖不經以災福誑愚以財帛婦女誘無籍奸貪之民而又借聖空爲號附於佛氏以榮惑賢智者之聽譬如老狐竊真人符籙以行其妖術而彼昏墮其術若遠左齊魯間至罹刀兵裂身首而不悟治世者不察或與佛教同類而共排之是助之幟也吾郡司理陳公洞見其故憫然悲焉乃奉

寄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高皇帝六諭凡鄉約所在在提誨者復爲之申明正教而舉一切無爲邪說顯悖

聖諭陰篡佛教者反覆開陳歷歷乎指黑之非白賊之非子令小民俯首傾心以聽若大夢斯覺長夜得過可謂振世之木鐸矣昔韓昌黎推尊孟氏之距楊墨功不在禹下而其諫迎佛骨表不及佛宗旨第言其煽惑愚民焚頂燃指百十爲羣大爲風教習俗之害識者謂其功亦不在孟氏下則斯之諭言豈在昌黎氏下哉孝廉聞子將持以示予屬爲之引亦比於

適人之徇道路云爾

贊

鬼谷子贊

出陰入陽體虛蹈無從橫之而儀秦奇正之而孫吳密于吉凶之藏合乎道德之符蓋在秦漢間爲黃石之秘而於春秋時則老聃其徒嗚呼是則所稱鬼谷先生而季主君平者流以之神其術而託于巖壑而游于市都

吳伯實先生像贊

寄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若玉而立者骨耶若醉而酡者神耶清以森者鬚眉澹而靜者衣冠耶山水仲長孝友君陳道與之貌誠爲其形嗚呼其斯爲伯實先生也耶

無用上人將航海而禮大士復持水墨大士像

索余贊揚輒爲題而歸之

彼一大士此一大士海水墨水異名同眎望彼不來執此不住負之可走索之非是三十二應舉一念至潮音何觀自觀觀世

阿能居士像贊

居士溫允文也

酣然爾形頽然爾神陶陶然爾真觸緒成詠不酒亦
醒斯道中之韻士區內之逸民嗚呼其能耶其無能
耶吾以問諸允文

徐仲和像贊

詩書而俠裘馬而儒跌坐揮塵雍容甚都幻其跡人
疑以爲佛氏之子而游于藝我尚以爲仲尼之徒

漢壽亭侯關公像贊

玄德量有餘而公佐之以氣翼德氣有餘而公貞之
以義其不欲負人者在報効曹公而不忍負心者在

富水集

卷之三

三

匡扶漢季嗚呼此公所謂千載成人而凜凜猶生者
歟

醉翁圖贊

酒好友閑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
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攜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破
除萬事總皆非沈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以爲無漏
之僊而吾呼之爲獨醒之叟

曹生贊像

其止五尺其行五湖謂曹丘則非非長者眎曹交似

眇眇丈夫

程康伯像贊

逸姿清盼冠玄衣朱動則裘馬靜則跣趺曰丈夫而
嫵媚疑美人而魁梧者耶

題達觀和尚小像

一見此老長安西紫容滿相揚鬚眉再見此老天目
西眼光落地身著泥揚眉自何來著泥自何往來往
不可摸那箇是和尚生前熱棒歟受杖痛者受者俱
罔象長安天目與此圖都把虛空做模樣

富林集

卷之三

三

題張鳳臬儀部像

而骨岸然而神淵然而腹便便然卽畫家所不能傳
而眼熒熒而髯森森昂若干仞之壁蒸爲萬畝之雲
此手所能筆而目所可親其允南之素朴子房之魁
梧者耶

題許士衡鏡容

而冠九華而胸五車行則圖史居則烟霞其高陽之
遺風玄度之朗月也耶

題陳晉亭同年小像

秀目美髯凌雲翩翩經函玄草名寄孝廉蕭然何有
山樹爐烟據梧疑文昌之座登瀛則蓬萊之仙

陸氏五君同朝像贊

五君爲比部基忠水部基恕光祿基志比部錫恩中

命翰錫

難爲弟難爲兄叔不癡姪顯名鼎鼎若若入承明五
雲紫氣高冠纓皮相者謂爲尚書郎爲子墨卿吾何
以定諸昆之生平蓋朗映謝家之玉清風阮氏之林
者耶

新安汪翁像贊

寫本集

卷之三

三八

面滿月髯若林醉五斗散萬金吾因翁之子瞻翁之
貌而以識翁之心翁蓋俠烈者流而存仁義于商賈
之門者耶

曹介人像贊

廣額豐頤擁髯秀眉腹能貯羣書胸不掛一絲遺回
乎孝廉之籍曠夷乎山水之姿君行且剖玉爲詞林
之雄而處乃衣褐若老氏之雌

吳仲虛像贊

嗚呼此吾友仲虛耶白皙唇朱豐頤而美鬚有目

所見吾不與衆殊乃若證理而慧嗜古而腴友天下
士希君子儒不爲名噉不爲錢愚蓋仲所自信而吾
所獨知者乎

張七澤先生像贊

貌清以癯似子房之辟穀神秀而發疑平子之思玄
其風流虎竹者爲諸侯長其瀟灑如意者稱林下賢
蓋德妙貞通之理而人在漢晉之間者耶

達摩祖師贊

文字不立形狀如何渡葦面壁來意無多喚作達摩

寓林集

卷之三

三九

而非達摩

江守純孝廉像贊

其面蒼然而森秀者松姿也其目炯然而開朗者電
光也其腹笥羣書其躬備百行亭然物表友梅竹攀
花石而侶麋鹿也其金閨之選而孝廉之逸與

鹿林像贊

踏破芒鞋橫行錫杖眼淨心空水流山向侬有爲法
現不住相是住不住問這和尚

陳寄南像贊

龐眉皓鬚芒鞋筇杖在市而隱稱詩獨暢撫松茹芝
神形天放希夷先生之風太丘長者之狀

沈五陵像贊

蕭蕭四壁而問其富則商鼎周彝落落一劍而扣其
知則荆卿漸離座上客滿似北海爲友開口而笑若
莊周爲師斯人也非結鶉咽李之谿刻斯像也蓋彈
琴頌酒之風流者耶

達觀和尚像贊

徑山又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四

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劍虎丘埋
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項伯達像贊

直其質素其心責其趾冲其襟貧而無諂信乃可任
棲一椽謂之市隱擁萬卷疑于書淫斯人也可以混
俗可以入林者耶

醫隱舒翁像贊

活萬人而不責報其德饒讓千金而不市名其諡高
其腹谿谷其氣醇醪履虎不啞入火不焦宴坐于蒲

園逍遙乎林皋蓋醫中之仙而俠中之豪

邵餐之像贊

方如幅者面也炯如電者目也脩以挺者幹也慨以
慷者氣也迅而給者才也不知者謂游閒之士而知
之者其淮海之豪耶

項于蕃像贊

其外示朴其中超倫其握管而摘詞也曰今之文士
其橫襟而放言也則古之逸民其傲然而不屑也同
長卿之慢其率然而無營也似藍田之真其出處未
竟吾不能定子之蹟其丘壑空置吾可以窺子之神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張瑞明像贊

衷樸而表也直學羸而抱也虛其骨稜稜其度于于
其鳴珂而趨闕庭也空爲天祿石渠之彥其委珮
而司禮樂也雅稱明堂辟雍之儒

劉鶴亭像贊

骨稜而蒼髯戟而張慷慨見于顏面整肅儼乎冠裳
此則公之外貌丹青家可得而寫其詳乃若挾策而
爲良賈展籌而勵官常俠聞于燕趙而政聲于閩楚

之疆至亢爽違俗掛冠以歸而比踪于柴桑此則畫家所不能繪而公之耿耿于行藏公殆兩收乎賈與儒之効而稱才之通方者耶

吳圖南隱君像贊

其中耿耿其貌恂恂賈不潤俗儒不受名有時嘯于林非猖狂之阮籍有時遊于市非和歌之荆卿儼瞿然其獨立澹穆然而無營蓋厄君之才似神駿之伏驥櫪而定君之品其野鶴之在雞群者耶

李宗文像贊

富木集 卷之三十一 四二
豐而美者滿月起而越者凌雲止則弘器動恒逸羣吾以貌吾宗文

程彥明像贊

丹其頰虬其髯儻披襟而曠視乃倚甕而高眠其不雕者趙壁荆璞其不磨者漢篆秦鐫蓋技而進乎道人而全其天者與

水墨大士像贊

此爲大士淡墨白水此非大士慈容儼示三十二應現身卽止一十二願皈心卽是如其無此則亦無爾

王永啓像贊

森森鬚眉飄飄衣裾策杖似隱秉燭匪娛憂時賈誼慢世相如童子顧笑王郎何居

朱文明先生紀年圖贊

人生世間自少而老孰者長久亦各有好從一而終俱可不朽吁嗟先生無所不有漁獵乎詩書藝文逍遙乎山水琴酒結客則四豪同聲採藥而八公引晉乃無生淨業東平之善辭其名在家語錄河間之文讓其右彼其高世者將撮勝千秋而寓世者僅六十有九嗟吁先生吾何以知之其方之内外形而上下者耶

開天容贊

厥惟廷珪來自易水潘谷嗣之韻精釀美嗣谷者誰曰方凱氏縹渺輕烟搏抗靈杵入麋之角沃麟之髓壁潤金堅霏玄耀紫其光燭天莫可迫視極巧窮工進道忘技惟潘之先蘇黃知已我作贊辭亦比蒼史

寓林集卷之三十終

寓林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

吾素微末藉天之靈吾子實平壹海內皇帝天下若以家令言吾亦人臣也是以擁篲卻行而迎吾子胡儼然辱太上之號且也昔者吾爲楚祖上肉微項伯而分而翁羹以及吾子吾安得見吾子南面而帝吾幸吾肉骨在而以居鴻稱天實惡之吾子篤人道顯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至親而以招天惡吾將不堪敬辭之

讀田橫傳

王守仁曰田橫不肯事漢孰若却酈生一言當矣及齊亡而與徒入海島中彼誠有所畫高帝兩下詔蓋患之也藉橫與五百人俱不乘雒陽帝養虎自厄乎不然也天下雄雌已定五百人卽慨慷能令橫自王不北面高帝乎不然也世稱四豪能得士士以千數率以勢離合橫歟而勢去矣二客者與毛遂馮驩之流足相當至今五百人人人割肝腦塗地此其義所

舍豈不大賢哉王守仁曰詣首洛陽不若守身海島五百人皆殺不如一烹酈生此昌黎所致悼非通論也

讀封禪書

古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內山川昔在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五載一巡狩三代不廢君子謂之郊社之禮所以追本始昭功德非以惠徼神鬼而銳心幻化也太史公作封禪書迺以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歷虞至周千餘年多所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稱述間或援巡狩明封禪所從來引殷世興廢附會符瑞之應不經見至傳管子所記七十二家及十二君行事開後世人主侈心則乖謬之極矣嗟乎武王帝以雄材大畧之主爲少君樂大公孫卿諸迂怪之士熒惑其志慮淫蕩其耳目虛耗海內終其身以幻歿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則其所耳熟目睹之者也藉令馬遷詣大道篤主上之誼引古者所以郊社禮及方士祠官所以淫惑之意剖心危論不則解茅焦之衣折朱雲之檻濺血車

駕之前帝或回悟豈不忠智哉而乃區區以李陵事下獄發憤論次卽足以昭戒簡冊于君臣之間薄矣悲夫大抵馬遷喜任俠故以悲調感慨之氣許之李陵而旣以摧抑不得意著書故厚於此而薄於彼讀封禪書可概見焉

檀弓篇易簣

歿生之際亦大矣而不以變其曾子之易簣乎雖然弗可信也曾子德行大賢也夫使大夫之簣而不可臥也卽季孫賜焉曾子弗拜也卽拜焉弗臥也不待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宋

童子而後易也且曰君子愛人以德是重曾子之不德也且也易未幾而沒矣藉令童子弗言言矣而子春果止之終弗易已將不正而斂乎吾聞之也曾子臨深而履薄若生不識禮將歿而惕于人言愚人耳何足以爲曾子故易簣之事記者之誤也弗可信也孔子至聖也終母之世而不知父墓追殯也問于聊曼父之母而後合葬焉則至不孝也夫記者之註誤大略類斯矣

贈言別陸以建豐城

吾受氣淺薄未嘗學問自居山入官往往以一片疎心隨物泛應又多口過相許者以爲狂直可教乃受病則病者自知之以建素從事學道稱李見羅許敬庵兩先生高足弟子持身居官俱探討義理發紆懣款我輩嘆不能及然信心脫口偶似不肖處不能必絕無一事夫君子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法圓應萬務以非佞而致情故曰直非徑情之直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髮櫛繩紃解非情識橫行之具徹此便下學上達此吾所不足敢以告以建若謂不服藥爲中醫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四

此紙付之劍江閣下可也

傳春子紀略

客過京口者登金焦二山最勝有銀山峙西北岸往往忽去而銀山傍一卷石曰算山其上蓋有傳春子云傳春子者不知何如人丁酉秋入廬與玄父諸偕阻風而登焉逢僧曰碧泉者乃靈隱僧爲余言傳春子故于此山行星家術最神世人遂呼爲算山傳春子故又非星家者流嘗開羅肆市中有過羅者傳春子絕不持籌論有無多寡縣一匣聽羅者投錢若干

任其以量量穀米麥菽若干準錢數而去日夕卽止如是者以爲常有老母坐肆中傳春子事之絕驪一道人持瓢過其家見而異焉數數過察傳春子者三年傳春子事道人亦甚恭道人因笑顧傳春子曰汝獨不屑過我飯乎傳春子曰母在奈何道人曰五步內耳而念母哉傳春子遂與往不移時至蓋其山多珠宮貝闕之觀所食飲俱善精瓊液非人間所饌傳春子因止宿道人曰我觀汝非闔閭間人也卽市糴入幾何不足贍母出一編授之曰是先天數妙也傳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春子聞輒解因北向執弟子禮畱彌日不去一日忽念其母解歸道人曰毋以歸爲也母去矣傳春子泣念甚不信遂辭去道人因命傳春子汝毋煩市而糴持吾數歸每一算五百文足矣傳春子如其言行蓋馳驅水陸三年然後歸過故居覽所在人民井里俱非泣而問傳母其長老班白者俱謝不知第言吾先世百年前聞有傳春子者僂去矣不知其母傳春子曰我傳春子也父老訝不信傳春子因慨然棲銀山旁之片石以下數神焉居頃之道人俄化而爲秀士

攜生年月日就傳春子卜傳春子初亦漫卜之已推案驚起揖曰公豈其人間世人哉道人曰固知汝迷識人矣是炯炯者何爲卽以手按其兩眸子瞑而去傳春子亦忽不見今其山旁俗名五條街者有傳氏子孫云

寓庸子曰語云大隱隱市余以爲無其人覽漢嚴君平賣卜開簾入百錢而止謂庶幾一見之乃有傳春子哉異乎算山之囑有呂純陽像儻所謂道人者非耶腐生誕視神僊家何歟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古松之弟子月公雪浪爲之別號曰離指諸公互有題詠予漫書此應之

如名月者應知非指如名指者云何可離卽指卽月語涉筌蹄不卽不離事涉狐疑如卽真者卽未可疑如離真者離未可非自痒自搔自痛自醫卽離從人畫餅充饑

禱雨牒文

萬曆庚子夏四月四日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知縣黃某以天旱病穡邑民其咨敢齋心哀禱于

阜天后土牒告于城社山川羣神之靈曰惟茲進
瘠土衝方而民撲膏無馳驚什一之巧以田爲命或
天造茲邑界良有司宣鬯主澤平徭藉賦無怨恫神
人無盤陰陽雨暘乃時飮乃蒸民民其有秋某不職
謬承茲土有心無力言利不畢言病不除亦冀微福
于神惠風時雨以逭民罰惟茲初夏農事伊始膏人
望雨如兒須乳皇皇夜旦乃壠畝焦枯槁力殫啼
號明神神急罔聞而甘雨屯鬱決旬罔施民則何辜
而罹斯恤惟是某溺職敝民而獲 天譴寃滯不洩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

系

善良不聞刑失束賦失平結陰墜陽愁氣于和神其
有恫慙乃爲虐若然是灾害移于厄人而有司逋逃
也稽將無秋匹夫匹婦無以爲生孽在有司有司終
無所託命某是用懼率屬丞簿尉吏博士官父老弟
子比丘羽衣瘡痍焚困人等三齋三沐馳走壇壝籲
天神而索之惟天好生憫然下軫貽神之貺山川社
稷之靈哀此焚獨而寬有司之誅于澤雨師及茲枯
涸而滲膏潤俾民胥匡以生無竭澤焚林之虞有司
其敢不以赤心白意敬應明貺其或有司之不悛無

以答貺是有司怙終罪在罔赦而亦何所毒于邑之
赤子惟神慈鑒少垂聽焉三日之內沛然恩施民生
幸甚某等幸甚某等不勝哀哀祈禱之至故牒本縣
城隍之神

丹陽舟中筆記

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臨刑戒之曰吾
以舌歟引若弼舌以銼刺之出血使慎口舌之爲害
如此張儀上策不收委頓而歸令妻子視舌尚在否
竟以遊說有秦之權以脅六國以爲享舌之利而不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八

知車裂之禍慘于賀敦也蘇子瞻聞道之人亦不免
于牙齒間造業所困頓皆天下聞人如荆公程子者
流子由嘗送別無它語第指舌示意而坡老終不免
嘗曰如有物于胸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已不能作
回心逆也特其持論正無陰邪心故所得亦止流離
放逐之報無大慘禍也然不可謂不受舌報易曰不
出戶庭無咎書以自戒

吳舟偶筆 二則

往時讀陶淵明歸去來辭以爲一邊榮事耳自令鍾

陵衝波柱流每有拂衣之想而不能卽遂自照非綠
作官直是氣不降便欲從此薰煉之耳乃知淵明所
貴不但以去官標致其中有遠心也王摩詰非惟才
絕頗妙詣性理偶覽其與魏居士書乃譏陶公乞食
詩扣門拙言詞句言陶公肯把板屈腰見督郵可省
此扣門乞是未知田夫農老乞貸之常非拙體赴物
也陶之達所以異于范史雲輩史雲輩只一味枯酸
耳摩詰又自稱引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宜其未
舉進士時爲主家伶官而不辭此何能長揖陶公前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九

也又馬伏波亦常稱漢高帝無可無不可大似有神
而宋儒輒譏之夫漢高與孔子有辨豈待言哉此見
無可無不可一語不可不用不可誤用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

道家法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而王安國荅馮京扎
子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
以此辨仙佛旨授可也何者可欲者值何以屏除心
活自由何得驅使

張爾葆東歸贈言

張生爾葆從予游幾三年張生才通俊而氣靜學窺
古初得之解者居多與予言中若有所深嗜不在語
言文字然世第知予與葆生莫逆以語言文字耳丙
午之役葆生出七義示人人都膾炙之以爲醇而雋
可以擅當世駿而空北群予亦私喜不寐以首佗命
意與主司鑒柄遂下第而諸售者作亦雅俗雜出然
則予與葆生雖稱文字知不驗也而葆生之嗜予也
彌篤與余別而歸山陰中黯然不已相對卽有惘惘
之色未嘗一語及功名遇合第曰先生何以教我予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十

魏中淺褊無以益生亦第從文字間得古人用意之
深者以相示昔韓昌黎氏荅崔立之書以爲古之豪
傑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五子者生於今
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以爲憂樂哉蘇
老泉氏上田樞密書自言當時之文淺狹可笑數年
以來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
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
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老泉之文卽未必盡如
其所自稱然必與世俗日疎闊而乃能肆力于文章

韓子舉孟軻之文雜之相如楊雄不可謂醇儒之言
而其不屑與斗筭者決得失于一夫之目則其立志
固已遠而功力深也就文字而論此二公者亦已崛
起千古爲後世師表當時科名在二公上者與草木
同朽腐與螢光俱銷者不知其幾然則與世情俗味
相親狎者其胸中筆際可望而知決得失于一夫之
目其所爲千古者不待問也予所爲葆生別語止此
乃語言文字中與夫不落文字者妙義非筆舌可及
葆生歸而問之陶石簣先生水泉山石間俱有餘師
寫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上

予言猶未足以方塵垢秕糠也

解諭亡兒茂梧文

嗟乎痛哉汝病六年矣汝鑠骨而銷神稜稜乎無復
人形矣丁巳之夏不得已而割離汝以從官謂汝善
醫藥能自調息每書來亡日不望汝以生活獨功名
之事愁汝不斷且命汝勿出汝以枯骸強支竟出而
無能爲每戒汝重身而輕名而況乎生產作業之尤
爲身外物也汝父官雖貧廬居田畝僅可以活汝而
老我汝奈何名利之心擾擾而往往問饒乏費經營

耶汝衷極慧行筆勁有文又好古能書法頗佞佛禮
僧又投蓮池師爲弟子汝父亦稍知佛理空華夢幻
之旨朝夕熟聞而汝不悟癡耶貪耶象光寺產之訟
彼譖者妬者與汝角汝何不降心相讓而撩虎鬚跋
狼尾耶蘇子瞻許玄度古何人斯汝不學而學彼人
之牙角耶生歿大因緣冤親前業清論在人孽善有
閻羅老子本明在寸心汝今往矣豈尚未了然而懺
悔脫離之不暇尚與之侔對耶汝生而無成如水上
泡吾六十餘老人矣血枯心脾傷不知存人間幾年
寫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上

幸二孫年穉可教汝婦能撐持教其子吾爲汝擇師
傳成此二孫以紹吾書香竟汝未了之念汝弟能照
顧汝兒女汝無憂恨惟藏地未定吾亦未定而況汝
吾過此將作誓墓文歸而老西湖以待盡收拾遺稿
與物外人遊汝魂有知應憐我念我之老病真心懺
悔無始以來之業而忘一切冤親得少安樂汝如逢
慈悲救渡之師當皈依之吾收淚書此諭汝吾歸日
當哭汝慰汝也痛哉

吳元養墨贊

墨卿絕技始於韋李新安兢爽近稱程方吳元養氏
精取衆長玄詣獨妙人知其寶莫名其器余題之曰
赤水珠而系以贊贊曰清爲神靈爲液點成漆介如
石明月光芳蘭澤衆香來太玄宅是名赤水之珠而
符象罔之索

書東林十八高賢傳後

寓生曰傳東林十八賢者不知誰氏出自廬山好道
者爲之至附百二十三人傳止得六人不知原本若
何抑抄未竟也不入社諸賢止傳陶謝范武子三人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三

五

他不概見就三公論陶公清散之風與天同游許飲
遂造謝公鑿池植蓮肅然心伏武子能非王弼何安
遠公招之入社范竟不往予謂此三公者證性形外
領趣法表政蓮社中人也譬之飲酒每見古今韻士
不濡點滴而與客行杯竟夜歡洽或少接唇齒酣然
內足可謂非酒中人哉夫必鋪糟啜醢沉湎醅酏而
後謂之酒人此劉阮所不許也今之玄緇喃喃西方
口彌陀而心猿鹿筆天花而身世網者遠公收之乎
哉請仰對廬山諸賢而自扣之

書佛石冊

佛石上人往余見之靈鷲山特香臺之俊別去十餘
年今且誅茆結庵于十八澗中爲南山最幽絕處作
實脩行人四方勝流多歸之余館玉岑爲客塵所涸
欲假息一日漱流枕石而不易得出世人之絕塵而
奔其易如此余嘆羨久之頃吾友朗士作緣引更期
爲設龕五楹廣容勝流比于鹿苑虎溪予亦願投門
大伴此中一宿三過人也立爲捉筆題而助之四方
聲應當必不少雖然何事旁求卽緣引所稱述諸君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四

書脩永福寺疏簿

永福寺在龍泉山不知所自始按縣志宋嘉定進士
陶夢桂詩爲宋以前古寺無疑詩有寺占吾鄉好處
山半新半舊屋千間之句則當年法宇隆盛可知今
且荒落田間殿圯閣敗香火蕭然破屋數椽不蔽風
雨民間且以爲積陳聚滯之場牛羊鹿豕游牧其處
佛法之陵夷甚矣夫佛慈法廣嗔喜何關然前脩不
遠古路可揚興廢都起人心作受還依善果嗟五濁

之界浪費不貲而三寶之門絲毫難割斯亦佛之逆
子國之戮民也余寄令斯邑兩過其鄉縣樹無齋信
宿此地松濤月色錯落几席爲顧瞻慨然者久之有
鄉約長陶堯禹輩卽前宋進士陶夢桂之裔也因囑
以領袖一方作脩蓋事爲殿一爲大士閣一爲僧舍
三爲廊房二爲香積二皆仍襲舊物加新工焉度可
六七十金而羨結緣簿一出入簿二督僧譚啓達擔
之凡居士愿民好脩者俱生歡喜心可也

書印空上人卷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五

子瞻治郡時每言遇緇門人空愛護之加于齊民近
世戒僧少而生產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從而賦
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驗玄風墮矣余嘗言高僧難作
貧僧易作而近世能貧者亦不易過吳興乃見其人
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薰脩遠近文雅有道韻之士
喜與之游而貧甚士大夫賢者如沈中丞觀頤朱侍
御君采輩相與捐貲買曹氏數畝以饘粥之僅可送
日而止乃知緇門有人不患世無子瞻也因問印空
無糧乃足古德所謂臨行將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

答

語怪

子不語怪余在玉溪聞人有周姓者病瘵覆虎皮歷
之居久之晝則人夜則虎其妻驚以語父父詰之曰
固也戲爲之竦毛而立竟虎也異矣哉其母迺怪與
雖然夫人人貌而虎心其機詐變幻有妻與父所不
及覩之者可勝道哉

三摩庵佛偈

童子沙聚成佛長者地布爲金一莖草丈六身三摩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六

偈遺後人誰破暗我開明青山現古月輪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寺可滅佛不滅依舊谿山古日月佛非重明吾爲汝

重說

學政申言

九條

一明學

夫天地生人所作何事賢愚脩悖惟視此學草昧之
造以開蒙氣平治之代聿昭明德古者庠序學校爲
此而設 國家廣厲學官命之曰提學蓋舉此學而

提醒督責之非專爲俳偶稅文漁獵富貴之資而設也風教所以醇漓人才所以盛衰于此乎出本道媿非其人既已抗顏受事何敢唯唯隨俗汶汶逐流願以此意與郡邑賢有司司教官才子弟轉相告語實實自覺實實覺人庶詞章不至喪志科名不至壞人窮爲貞士達見真儒人品官箴同條共貫諸生勉矣勿自視太卑勿視三代太遠夫所貴讀書譚道聚徒講學豈徒盜虛聲取世資而已哉

一證心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妙莫妙于心人得此而稱靈秀又最靈秀者得爲讀書鄉道之士甚不易也爾諸生自幼學以來卽名爲讀書人日日操筆爲文章而不知三立之業于何本原古人千篇文字證于何處行之端表文之醇疵從何而起易曰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之人辭游失其守者辭屈乃知人之與辭合也所以合者何物也孟子號稱知言從諛淫邪遯而究之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于其政然則士子之言語文辭非可漫然而出者心之精華

爲文而他日之事業人品其先徵焉乃舍却自心別尋枝葉沿洄流俗奔趨利名安望游高明而輝篤實乎自今願諸生一舉止一落筆卽思從自心明白條理從條理作人而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卽從條理作文而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必不肯與世俱波與俗套時文俱汨卽自心必有暢然無憾悠然獨得之處如是而不卓然稱文人粹然稱賢者吾不信也

一勵行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一八

宣尼論士必先行已四科之目冠以德行聖明之碑論師儒之訓迪從來以德行爲首務然諸生習爲老生之常談功令之故事而不從自心發願實地躬行于是卑鄙無志者投身濁流放誕不檢者抗顏高品古所稱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言允蹈而行闇脩者通千百人無幾人甚可痛也自今願諸生發真實心不爲他人聞見而加飾併不爲本道懲勸而加脩每于本等職業自爲日課計今日作孝義事幾何看書有得幾何作好文字幾何日日如此毋令斷續視衙

門如坑塹視貨利如糞穢視淫縱敗檢之羣如仇讎
卽在青衿之中隱然公輔之器豈不重哉郡邑賢有
司于諸生接引比本道較親教官尤係近密其賢不
肖之真當如列眉所望于此等士行畱意體訪如果
聞見真確卽應破格弘獎與衆共稱列名申賞本道
將改容禮焉在高才能文之上反此者爲不肖爲無
行則該學之三等簿府縣之出入衙門親筆登記簿
可案而問也假使脩士無真賞不才無顯斥自非豪
傑無待而興誰肯奮志勵氣振拔塵俗之表豈惟本
道失興賢育才之職而偃室無不徑之賢程門無立
雪之士爲司牧司訓者不汗顏乎其過又不專在諸
生也無行之戒摘列于後

一衡文

文一也本無古今之別其先物作則創體結撰明道
淑世者謂之古文而今之舉子業隨時應制謂之時
文成弘先輩之時文所以可名世亦可傳世不殊古
文者政以明白于心體本原于經術而淹通于子史
百家之流其言之有據叩之成聲煥之成采故厚抱

之士執科名如券主司者遂得按玄黃而定流品探
深淺而別利鈍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今之文不然
矣不觀心體不討書旨不循文格不按次序甚且不
管本題面目不管上下節文卑者惟務撫拾坊刻沿
襲浮華以近科房稿爲順風之呼以先登新調爲射
覆之巧相趨相耀恬不爲恥其高才奇抱者舍顯淺
而故爲幽眇愆步伐而故爲跳盪越典雅而故爲詭
異何者中庸難能新奇可喜惟其靈氣有以過人故
縱心亦自標勝而俗之庸才初學之小生亦從而效
尤之學邯鄲步落野狐禪豈惟高奇不入其流品併
本等之訓詁平常之程墨亦貿然置之父兄望其有
聲庸師以爲善導毒藥蠱鼓衆盲引坑爲誤身名沒
生不振良可痛哭此豈才之爾殊所以導習之者非
也自今願諸生屏去坊刻模楷先輩名家亦不當強
摹先輩而觀經書義理又不在強探經義而觀自己
靈明以心證理以理證經以經義證文則血脉自清
規條自合人同此心心同此賞時命而泰則不失爲
科名之傑時命而舛亦自成其文章之高不至虛送

日月汨沒見聞此卽稅文之德行舉業之聖賢也本道非敢自謂有得遂能軼駕諸英才名品之上老馬識途經歷已久不能不以自心所明白者告之倘諸生不以爲然猶蹈故轍仍習惡套庸者被黜奇者並落本道一時或亦有失人之謂久之論定諸生卽欲追來悔昨亦已遲矣其時文惡套摘列于後

一經史

古之人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夫古道莫先於六經莫備於諸史故朝廷以明經取士爲第一義而論策表判體各不同必融鑄經史而出之近來士子專習書札而經義了不經心主司無可奈何亦姑就書文而取之至於史學如資治通鑑綱目全編之類以爲浩瀚不切而廿一史八大家文章正宗等集束之高閣高才生舍本逐末厭常攻異或於釋部道流玄空空之書深竊其旨淺咀其英崇尚虛無持齋佞佛轉相則效以此爲學則爲邪渺幸而遭駁必多恠僻願諸生自今專精本習經義以及他經留心史學淹通世務以爲他日濟時行道之用本道

每考必出經出論出策表一道若不作經文失記經旨者卽書文高雅亦必量行責降論策等稍佳者卽前場文劣亦不至降黜其絕佳者拔置高等必不虛言毋忽

一辨氣

士不可以無氣世間大事業大學問皆負氣男子所作爾江右理學氣節之鄉也諸生不患氣卑脂韋澳忍多所不爲第先儒正氣客氣之說學者俱當講明而在此方尤不可以不辨夫非仁無爲非義無行見寓林集卷之三十一三二危授命見利思義爾汝不受躄跣不甘者正氣也以子弟而玩忽父兄以部民而傲睨官長以後生小子而狎侮先輩以慷慨任俠爲節遇事當前以公正發憤爲名呼朋立黨驕蹇其言語高峴其衣冠如是者客氣也究客氣之病卽使依傍天理必取禍患究正氣之微卽使執著意見亦礙虛平至於好勇鬪狠犯上作亂貪財好色蕩檢踰閑是謂邪氣之尤法所不放又不在正氣客氣中論得失矣蓋氣平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必無背理之文章必無違理之舉動進退

出處何所不空孔子思見剛者孟子善養浩然卽此物也本道素性褊淺時有發露之病居嘗覺察臨事不免願與諸生共戒之本道職司風教以扶植士氣爲已任必不忍挫抑諸生以長刁風但諸生有不依教誨兢氣相犯者亦安得託涵養而優容之語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四維空張三尺具在必不爾貸思之思之諸生毋弁髦而輕置之也

一威儀

記曰威儀所以定命也聖人之道威儀三千豈故矜莊粉澤徇外爲觀士人凝重遠到之器儼薄經佻之習動乎四體吉凶先見精神先告不可揜著曾子省身誠意人也其曰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應知容貌辭氣其出甚微暴慢鄙倍其病有種今之青衿放浪不羈謂禮非我設狂蕩自喜則目中無人無論羣居狎處服不衷之服言非禮之言卽使升明倫堂見師長見郡縣長甚至旅見本道時巾履不飭排列無行拜起無節進退無度不魚貫而攬先不鴈行而紊次唯諾講論無可觀象此豈諸生敢於玩

侮亦緣平日不能馴性循理臨時不覺隨氣躁動此非所以彰執率物令衆庶見也自今各教官於諸生中派定班行擇老成持重者一人領袖一班計若干名另爲一冊衣冠言動必依禮法朔望相揖嚴加整頓平日務爲收斂臨時必無乖張遇大禮大祭公見公會時尤必先定儀註按規馴習彬彬皆禮樂之器濟濟無草野之風豈不休哉如諸生不率教訓悖常規炫奇服瞻 廟廷如委巷狎官長爲等夷該教官初則明訓繼加朴責如其強梗指名申道重行降革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二

一義命

孔子進禮退義而必曰得之不得有命居易俟命樂天知命是吾輩一生窮達安頓身心處也諸生但極力研心作第一流文字本道亦竭心眼之力識別第一流文字以定諸品此卽文字中禮義之當爲者也至於諸生不能必無一日之短本道不能保無片念之昏則高手失手明眼失眠或爲造物所愚弄而不可知此所謂命也卽文如昌黎詩如少陵亦未嘗有

少年得意之遇諸生交卷以後本道著筆批抹以後便當慨然付之造物矣得者靜定以安其來不得者靜定以俟其返氣至而靈時至而起此皆非智力卜算之所及也每見諸生得意則矜色驕人不得意即垂首喪志於是鬱則抱沉憂飲恨之懷憤則有咆哮怒罵之氣弱則乞憐萬狀強則鑽刺百端疑則生誹謗之口急則借攀緣之力種種諸態臨場爲甚功名之念不覺橫發究之自昧心靈自失品地而終無益於成敗之數此不講於義命之素也逆義衡命必有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三

凶禍之應且文章妙境無窮品格自定本道嘗言世之高才不遇非文章精好之過總歸不及也若肯虛心察病隨方用藥卽凡羽可以飛揚偏至可以雄特何況上智積學之士乎諸生勉矣本道亦折肱之醫願送此平心降氣之方削除浮躁以期遠大願朝夕師友更相切磨之至於咆哮無禮鑽刺壞法不居易俟命則行險僥倖 臥碑 勅諭具在本道安敢不凜凜奉行之

一諭廩

一諸生凡民之秀廩膳又諸生之秀而以高才積學廩於學官者也廩生以文才食糧卽職官以賢能食俸然則俸祿廩餼皆爲虛位各隨賢才以爲轉移非恩生世祿之典亦非養老憐貧之具又非舍文章別爲鄉舉里選之法且諸生之老而貧者多矣固有棲巖飲水白首一經破書萬卷而不得一青其矜沾一朝之享者乃此生偶考一高等而此廩食遂屬之終身庸腐套文株守括帖故作細書耗食半生而又以挨次歲貢升之主司憐其老不忍加黜使偃僂潦倒寓水集 卷之三十一 三六

之人遂爲庠序學校之長何以繩準多士振起斯文此本道所不解也自今考校不開廩增高下惟視文字四等停廩不作缺限六箇月送考倘復荒疎竟置降列如此則高名食廩必屬能文烈士暮年不至墮落乃所以磨礪遠到而長養人才也本道非少年發科豈不知諸生之苦顧敎有公典天不私貧藉令公孫子主父偃而在賈生終軍方在下風本道何愛何憎而發此刻薄之論乎諸爲廩生者思之勉之如自揣衰殘恐至黜辱乞身歸老本道查無過犯或素有

德行且榮之冠帶而加禮焉其規避不赴考者竟行
停降毋悔

發之字說

新安汪生用光字賓王從予通弟子藉三年矣比從
新安來讀書西湖之上逡巡望下風而進敬有請曰
凡厥生人五方殊性別器鑒材咸其自取比物稱類
不相沿襲光之爲賓王也而竊恥其襲也凡厥生人
父名師字古之道矣願夫子更字我也予曰多乎哉
多乎哉夫名虛號也字齊稱也賢賢相蹈庸哲雜居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無忌長卿叔度文若前喁後于從古而來茲不可勝
數脩身見世非其質矣曷更焉汪生離席再請曰不
然名以檢實字以檢名名實相檢百行是敦意有所
托道有所稟故屈平誇脩于靈均而司馬感慨于蘭
生也光又竊聞諸夫子易三之絲曰觀我生四之絲
曰觀國之光用賓于王光也不才釋我生而豔國賓
實之不存名將焉附願夫子更字我也于是喟然撫
几而嘆曰善乎子之不安其故也子名光抑知夫光
之發萌乎網緼剖分毓陽儲陰二明代曜麗茲生民

育神牖智而物芸芸蹇擢其性雕刻其精夫光則耀
耀則侈侈則燁燁則盡盡則出于有還于無而泐泐
而汶汶與火俱銷與電俱逝修矣忽矣不可以復覩
矣古之勞民揭義擅行設機造形綺辭撰巧詭辨蜚
聲追欲隕軀歿權馮生依儒墨持法名遽廬乎一宿
而毫末乎一察小惑智大惑性悲夫哀哉詎知夫至
精之所綢繆而大用之所韜匿耶夫光而不耀耀而
不侈侈而不燁燁而不盡盡而能有有而長存者今
占鮮矣子盍仰而觀夫日月乎日匿崦嵫故朝爛月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避角宿故夕燦兩精互藏以明襲明不厭其複一寒
一暑苞孕情性聖人則之螻屈而龍見斯固造物之
杜機而生人之大鍵也故物不匿不耀不晦不明天
下之至寶藏于天下之至深金藏于山珠藏于淵魚
腸龍泉藏于豐城之下蒙塵埃覆沙鑠明如離朱莫
覩其象而精芒光怪滅泐牛斗之間庖丁之刀歷十
九年解數千牛而鋒刃不鈍若新發于硎善而藏之
何不固焉固而啓之何不耀焉夏后氏之璜周氏之
鼎趙氏之璧宗廟之所珍也而千乘之所寶也區內

萌隸之目希有能見之者故重矣彼固不媒以陳之人矣故君子之道虛其谷其光乃函充其實其光乃堅沃其膏其光乃宣吾聞諸老聃孟韓子之言也爲汝更字歿之可乎汪生曰敢問歿者何也予曰歿之也者韜之也百尺之弓衣之以革輦之以悅押而藏焉其名曰歿當其用也挽而開之可以貫兕甲穿楊葉而天下莫之爲敵折膠脫革輕用之而敵卽有蒲且之巧有窮氏之力不及魯縞矣故君子忍欲以歿仁重爲以歿義塞兌無辨以歿智椎魯無文以歿禮

萬林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儉德以歿名昏昏默默以歿道以其所不知歿其所知以其所未生歿其所生退而密動而未發予以自封而萬物莫爲予封惟天下之強而名焉強而字焉吾以歸之吾父復之吾師而還吾之所以生至矣汪生于是瞿然起儼然立局局然而惑汗涕交睫再拜稽首而謝曰光之不才也而何得與于斯言光之不才而得與于斯言也如蚊負山螳臂之當車其無殞墮越其重而顛躓于四通之塗以爲夫子憂雖然瞽者不受象而可以測聲聵者不受響而可以模形道

有所遺器有所載載而存焉以俟有力者負之而走光也不才始其庶乎夫子之不鄙夷光也願書其說而佩焉

告進賢縣城隍文

初任進賢縣

城隍之神曰某以謏劣奉命來官蒞事臨人隕越是懼惟神明威調氣順時陰騭此民予或迷方闕事冀神啓翼俾獲展布四體無獲戾於百姓用對休命其或恣睢怠政貪穢棄法利己害人虧善貸惡趨勢虐下自喪生平神其亟之時維虔始敢申朴誠惟神幽

萬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鑒尚饗

禱勅封楊橋湖漢大王文

祈雨

維神顯赫三邑凡茲萬靈夙承明威其下土之吏奉職無狀獲戾小民獲譴上天天乃因此下民當茲農種浹旬暵旱澤涸土焦桔槔力殫憂心望歲怨咨徧野罪在有司某不寧亦既率丞簿尉吏博士父老子弟人等齋戒馳走惟邑之城社山川之神爲位北壇亦罔不朝拜夕禱以冀有天澤天若罔有攸聽父老若言惟湖漢之王靈爽百神呵護羣方靡禱不應宏

有冥助于是乃率邑屬諸父老子弟走數十里迎神
東郊惟神有臨貺風伯雨師所過響答曾不踰刻
雨下溉歡呼之聲填阡溢陌某等過望懼德涼薄微
福不厚敢率邑屬諸父老子弟敢陳小牲敢奠瓣香
敢再拜稽首于神之靈惟神鑒下土憐進蒼赤終乃
雨施于耜于趾無憂胼胝流鬯天澤高潤有秋則豈
惟右司暨諸父老子弟沐浴井澍卽邑之城社山川
之神亦咸稽首東向爲邑讓德神其益有顯號江漢
湖濱俎豆無斁惟某下吏何足酬貺庶其世世歌頌
霜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二

禱龍王之神文

惟神效靈江海膏潤萬方某下土之吏奉職無狀獲
戾小民獲譴上天天乃困茲下民當茲農種亢旱浹
旬民憂無秋怨咨遍野下吏惶惑無所用禱有司之
辜民則何罪亦既率屬丞簿尉博士父老子弟備告
城社羣祀諸方靈神亦莫不索焚脩禱祈亦罔不至
神若罔聽恭惟上清體帝好生悲憫下土資始道力
幹旋玄工驅役風雨靈應川瀆敢率官吏人等致心

齋沐北向再拜乞神垂慈萬命時乘九龍輪一滴水
普八功德潤枯起稿宏沛甘露來蘇其咨之民稍追
怨恫之罰某等不勝哀哀祈懇之至謹疏

贈王明徵歸新安小言

余家西湖時識王明徵一面未具知明徵明徵頃同
陳白室山人過予白門官舍而溧陽門人虞嘉哉與
其翁伯醇所贈明徵自瀨上還新安者娓娓千餘言
並淋漓豪上傳明徵巧藝慧解之神不啻如顧長康
之貌幼與吳道玄之寫五龍不必面王生知爲佳士

霜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二

因笑語明徵公西而伯醇父子文若者傳必矣舍衆
技勿問可也然明徵居瀨上三十年方還新安新安
黃山所稱天都容臺三十六峯之奇相別已久得無
爲山靈所疎却倘一一寫貌其神如吳生之於嘉陵
山水投爲知己不負歌大風詠歸去來辭也它日其
出以示我

題畫菜

十日前李民部以畫菜索題予偶題之曰根之沃葉
之疎一味淡百事愉曰老圃吾不如肉食者莫笑渠

公何而宥君以所畫亦索余題予與此君有緣如此
乃縱橫盤礴畫菜之變則宥君自爲歌暢矣飽看一
過快于屠門之嚼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寓林集卷之三十一

寓林集卷之三十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緣疏

爲靈鷲山乞佛驅虎疏

竊惟天地定位人物辨方萬有羣生兩亾相害斯大
慈之並育偉造之同功若夫人號物靈虎乃毛族情
均切於好生惡死禍莫慘於率獸食人不虞此方竟
罹其毒咆哮幽谷呼嘯長風發聲奔雷流目鑠電犬
羊之瀝血已甚男女之剝膚可虞豈天地不仁以投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界豺虎將冤愆相報而毒我生靈仁術不施殺機何
已僧某等幸冒人形叨稱佛子道不足以降暴願或
怯於捨身但有驚皇祇生悲憤恭惟我弘慈諸佛正
教伽藍攝受無知哀憐有覺化熱血于清涼之境解
釋貪饕措利爪于莽蕩之墟消融毒殺錫我多生之
慶開彼歷劫之冤辟除山林清寧廬舍造物無畏廣
帝好生如其方命不仁逞兇爲虐亦宜招搖太白麾
斥右方便負隅之勢不張啞人之凶遠徙奠蠢靈而
咸若措人虎于兩安爲此哀疏仰干慈鑒

幻蟄上人護關短疏

雲居喬上人舊號古松茲更幻蟄受律蓮池大士閉
關岫嶠山房夫遣動求靜卽非真寂之宗而息影就
陰斯亦戒定之法逸防猿馬妙用龍蛇但三年聚糧
一力難辦我輩數與往還忍不共相持護隨心作供
結信成緣若許而不與願勿虛開

書金山寺僧募新閣殿疏

蚤於舟中偶聞蘇氏外紀得坡老與佛印解帶事慨
然久之午登金山江流如昨而二公風流杳然水石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間矣過淨業菴有果公出開之祭酒冊蓋爲果公造
比藏成而藏殿頽敗與毘盧閣俱就圯爲此公欲一
更新之予因憶東坡泛舟詩有渠今不是我我今正
是渠之句得無似開之於眉山耶果公自照亮亦有
佛印在予不敢問然其雅意欲新閣殿卽名有漏不
可謂非佛印一班又懼扶蘇歿而陳勝假其名以沸
動海內託予乞一牒于本令龐公以杜妄作者時已
日落草草馮江閣書此他日聞于開之先生亦擅波
羅蜜中欲完前件當不謂予以空言乞福田也

普寧寺印造藏經募疏

住世之寶三是法護佛僧而鼎峙有生之情七惟怪與貪癡以橫流持其實現諸佛之靈根破其情立衆生之慧命意絲象顯法以人存棲水普寧寺者作震東方標名南宋及明正統而就圯藉于忠肅以中興距今已累百年閱世爲之再變幾使慧海蕩爲泥途叢林剪若槎枿慈悲法相空茫水月之觀淨妙香臺斷續煙雲之跡所賴沙門眞寶苦行加持誓心締構恢弘勝業傾渴名流將依屑玉之譚用廣布金之地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幸有葦航大師者通融言表靜證性宗下雞足山以卓錫斯方作獅子吼而振鐸有衆遂結人天之果頓成禪梵之林紺殿飛雲展金容而在在見佛祇園化雨瞻寶相而處處皈僧然有佛容而無佛法佛亦何傳聚僧祇而無僧寶僧將安做精神往矣匪糟粕以誰歸魚兔杳然捨筌蹄而奚獲是須大藏式演玄詮言傳東譯之文默受西來之旨卷凡若干函貲以若干兩輕裘非一狐之腋大海爲百川之歸倚辦法財因緣善信嗟乎有生皆幻鬚眉面目已非眞我之身

見在亦空粟米金錢豈是有家之積須思撒手何將應是捨心入道與其虛糜塵累何如實布檀施悟生前多寶之因證劫後聚沙之報去鄙去吝禮佛禮經庶使文翻貝葉行行班滅罪之文字落蓮花片片點成伊之字珠浮赤水日耀崑崙三寶圓成總悟無邊之義寸心眞實毋輕有漏之因敢勒短疏敬聞長者

重脩保叔塏疏

西湖保叔塏者樞基寶界衆片石以干霄鎮位武林參兩峰而峙鼎龍抽吳宇虎踞震隅精浮明聖之光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四

秀起文人之筆是以爲士標的作郡金湯俯仰則快其孤高睥睨則藉之擁護具瞻嶽立仰止山靈慨夫悔信相乘廢興遞革昔有作者旣以崇多寶之因後莫嗣焉遂以墮半殘之果爲山僅一簣未覆築舍而三年不成竟使浮圖隕彩沉淪日月之觀圓相鑠形寥寂風雲之氣可謂茲山之不祜豈其吾邑之無人所賴沙門通本者苦行加持靈根夙植呼鴉鴉集機通物我之觀禱雨雨施響妙人天之應擔荷法財者不輕有漏津梁水陸者蓋已無方嘆茲三級之虧自

引寸心之疚仗彼現宰官而設法化此混大衆以應
身可惜垂成母嫌割愛若布粟若金錢一切非我俱
可推置于空虛或尋丈或寸鉢大凡有情僉足索修
于丘嶽共積層層之善同消念念之愆庶使法幢高
建覺路偕升歷趾以登躡白雲而捧護摩頂而下負
青漢以扶搖虹蜺學士之章金布錦城之色湖山面
目經千劫萬劫永永長圓祇園姓名等重輪重光高
高不墜敢揭辭于枯管用申意于檀施

重建雲居觀音閣偈有序

寓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五

雲居聖水禪寺自中峰本和尚卓錫茲土冠郡名刹
朴公嗣之爲建大士殿閣廊房之勝遞新遞圯剝落
松石見者慨然萬曆丁亥屬歲大旱直指蔡公按周
禮荒政十二之一索神疏井而得磁相大士于前衛
古井中相好妙莊瑩淨如玉香鉢水盂涵入功德天
降時雨百官有司暨億萬民踴躍稱頌菩薩大慈錫
祐山川捧之雲居禮拜供養朴公之業可紹而隆都
闔王侯迺倡其事住僧照玄領之銓部虞公長孺疏
勸有衆惟忌與慳成功不易佛弟子黃某稽首申讚

而作偈言

稽首大悲尊三十二圓應具足于手眼照覆諸十方
十方曠旱苦如兒墮火坑又如身焦爛脂膏及汗血
一切非我有化爲清涼池現彼白玉相大火不能焦
灑此一滴水而遍恒河沙是井非始有是佛非始來
應此一念慈灌溉極無量我等浴佛恩如兒吸母乳
報稱亦無量身命皆可捨而況金銀粟珠寶及旃檀
持此一念心常呼觀自在念念相應結如空無退轉
能消八難苦猶如火燒空中無寒熱故身心獲安樂

寓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是稱大慈悲是故應喜捨

集慶寺文昌祠祈夢閣疏文

恭惟文昌梓潼帝君含真七曲曜靈九天持世二千
餘春象事九十七化夙宅幽于鰲岫近駐神于鷲峰
嵯峨紺殿玄宮掩映香雲桂月聿來士庶奔走東南
顧有中宮而無路寢神則安棲獨見曉而不見冥夢
于何覺君乎攻乎逐顛倒想而種種橫生是耶非耶
卽吉事祥而沉沉莫覩匪至人通化烏知蝴蝶之爲
周儻俗士縷情恐以鹿蕉而迷鄭蓋前定者數先告

者神苟幽明之故不通卽天地之大有憾此寢宮攸
舛非徒上妥英靈夢閣欲開咸願偕升覺路沙門普
秀所以不辭擔負亟于鼎新者也然神道遠矣何知
觀覽吉凶人慾罔然誰者破除怪吝見在之因不植
後來之果茂聞所冀道中韻士區內善男仰忠義孝
友而景行高山瞻正直聰明以依心玄鑑栽種于文
章之府培根于陰騭之田思神安則已亦安念夢覺
而覺亦覺苟寸心之喜捨卽膚髮其可捐何況粟米
金錢身外之長物蓬萊宮闕上聖之幽棲天人嚮應
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卜熊夢于清霄精神流通授鸞書于高枕證一念之
稟明炯千年而不夜詎比淫祠無福豈曰其鬼不神
斯乃法宇勝因人間上善開天光于嶽嶠然慧炬于
部州凡我有情僉空合掌者矣某家徒立壁愁絕寢
苦無能布長者之金帥先財施敢爾竊文通之筆播
告名流卽境現心共悟南柯之非妄因心設境毋輕
小果之難成將迂福于文衡請論誠于香案千金與
一絲俱舍奚論猗頓范丹晝爲將夜卜同觀何必孔
丘黃帝陰功助順天府式靈謹疏

定光寺講經聚糧疏

原夫宇以法興法緣人授一盲衆盲則毒霧昏雲一
響衆響則清機爽籟善非無種福實有基故定光禪
寺本古佛道場當其廢悲世路之靡蕪及其興瞻法
筵之輪奐爰以楞嚴了義渴傾明宗智師闡如來之
密因撞大法鼓第祇桓之精舍集衆香林然謀道不
期于設珍持器或艱于聚米是願善信併力齋供俾
法興而佛宇彌新慧廣而福基逾固大千孰非龍象
諸方悉映琉璃各奮精勤毋生退悔乃書斯卷囑付
鑑公

重建法雲寺募疏

蓋聞四果非大乘之位法本無依六度設布施之條
功先有漏漏盡則果亦常圓功高而位同正覺第域
中常戀芥塵纖草一以聚之夢河而世外高情頭目
鬚眉皆可捐于智岸惟人心有慳有舍之多種乃法
宇或興或廢之殊因惟各成癡能施卽善武林法雲
寺者初晉天福朗慧日以開山浴宋治平現祥雲而
布地事已崇于法寶數莫遜于劫灰一燬元末腥膻

蕩而鼎移再燹明時島夷訐而蠱壞金容紫相如一
世二世三世俱汗漫于風塵玄圃空林若香臺雨臺
花臺盡陸沉于蒼莽佛之滅矣僧亦何安法且漸焉
世將焉住是以僧明僧慶切悲慨于忝離所冀善女
善男發菩提于檀越布金聚米積少成多嗚呼作者
何意彼且造有于虛無之中繼者爲難竟使滅無于
實有之際胡昏明之智絕豈今昔之情殊獨不思舍
靈之屬咸願康居彼胡以千重繡閣百折曲房而玉
几金牀此胡以四壁荒涼一椽零落而風棲露宿安
富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十

重建虎跑泉亭募疏

山來鳳舞寺踞虎跑佳氣鬱盤止性空大師之禪定
名泉甘冽畱東坡居士之品題龍井挹波玉泉謝潤
歷代賞其靈秘兩峰注其清芬元末焚如明興卓爾

遂效靈于南嶽仍據勝于西湖迨今亭圯荒林成宿
莽之墟以致泉泥止水汨清泠之澤動有情之渴想
煩行道之惻心詎知泉體靡移不竭之源自在凡情
易涸無種之善莫成清濁誰爲廢興我作悟心無際
豈獨讓于初禪玄賞不迷何必減諸坡老是以沙門
僧某普告住世智人因仍舊址掇拾清流涓滴無辭
各輸功于義海寸錄可積共增勝于名山使碑題臺
榭之中興卽殿宇廊房而漸拓珠開萬斛玉立千峰
豈惟輕財捨念種善信之妙因亦使漱石枕流建烟
霞之上善罄茲願力滌彼根塵不毀大慈之山無涯
功德之水非敢爲佞用破乎慳謹疏

金明寺重建禪堂募緣疏

金明寺在嘉禾城南門稱城市雲林之勝殿宇宏敞
樓閣曠絕余時時訪秋潭舷禪師于茲登而樂之獨
無禪堂接十方而證衆智亦教法中欠事也頃余過
南屏山小憩永明師宗鏡堂有僧寮十餘衆辦一片
香向玄津法師投體稽首而請說法則金明寺僧顯
公輩從禾中來者余因爲從傍勸駕而顯公因出建

禪堂冊索題募緣余欣然捉筆蓋堂以接人人以弘
道道以助化千載一時在茲舉矣諸長者居士善信
男子能無發歡喜心聚沙布金成此勝事也寺舊有
放生池池有五色螺而閣以後則范少伯之芳踪在
焉於池濬而深之縱放水族臨池別置一傑閣以事
少伯僧衆有一宿而吾輩得三過此禪堂作成後亦
最勝事也故併及之郡刺史吳公不減子瞻諸鄉士
大夫赴遠公蓮社者亦必不少必不謂余言之不然
獻花成果旦暮事矣

舊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募建永明增院萬人緣疏

南屏淨慈社茲蒞同諸懸記優婆塞從大慈山之宿
莽間探得永明大師所遺舍利若干粒并其茶毘之
餘闍浮金色骨半應器寓庸居士黃某與曹能始從
處長孺聞而異之時丙午之上元日也能始隨喜已
既爲手疏風乎諸方縑白輩以寓庸旣葺定光蘭若
亦應爲永明增院計時以內簡北行媿不能作阿育
王鎔七寶爲浮屠猶不屑效育王所驅之鬼卒播宰
堵波於大地而大師最後福田當機護法之請又烏

能不效一籌也聞諸佛舍利爲數嘗以八萬四千計
以人之迷也具足八萬四千之勞塵其悟也頓成八
萬四千之法界究其指歸一念是矣師以宗鏡總攝
萬法昔以法爲鏡今以鏡爲增明鏡當臺虛含萬象
聚沙爲增應結萬緣豈永明唯心唯境一多相卽之
微旨乎欲窺智覺禪請從施度入

永明增院募田疏

歲乙巳淨慈玄津法師以精進力披宿莽捧其上祖
永明禪師所遺舍利還山募貲建增今其增歸然落
舊林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成不減育王莊嚴日矣法師復來相扣云吾祖在世
拈椎豎拂獅遠象迴所著宗鏡錄流通宇宙海內善
知識資法乳而亟子來者不翅千指無米之炊不充
子孫有屋廬房廊以安其身有詩書以開其心則必
有桑林稻田以供朝夕而膳其諷誦奈何令永明兒
孫攤書仰屋食不下咽而欲歌聲金石也置田若干
畝爲飯僧計此最勝功德居士倡之子首肯曰善因
爲疏其端以告世之讀宗鏡錄而禮永明增者或曰

耕者血汗僧人坐食何以相報予笑曰大德不德其次務施報夫桑下餓夫淮陰王子扶轍饒金不忘一飯不卽妙莊嚴王之本因乎夫種因則果不妄如其妄者閻君有永明師在自當作證明也

題海昌放生池疏

竺章禪師來自江右卓錫海昌郭生凝之欽聞道風時往禮焉禪誦之餘計及放生爲慈悲第一義凝之欣諾會同志董天醒矢願倡緣擬卜地築庵延師作放生主而屬凝之乞余疏余嘆曰殺業相延溺習迷

雷林集

卷之三十二

十三

疏

性反性破習衆生所難郭生曰不然放生一事政悲其殺習而誘之也邇覽千古人未有德殺已者縱鱗族微命而刀砧所加舉身痛擲知痛卽覺受痛爲恨含生盡然奚問人禽哉設有如人頸刀蒙赦虎口遇救更生之感不啻慈母彼流水天供之酬良非幻語而其他傳記亦往往詳殺生放生事報世人但貪眼前滋味不顧日後報應命填一命追悔何及故放生爲慈悲第一義也余曰至仁無仁禪師從江右來鹽官豈不思馬祖家風齊安堂構而顧營營有相功德

沾沾濟物爲也郭生曰又不然夫度生猶不可著相矧殺生乎夫殺生有相生生之心無相果報有相不報之施無相卽物有相卽心無相相卽性真性卽相形寧得以靜律爲德行慈濟非家風耶有具真實慈種協成放生緣者卽今日流水耳余聞其語惻然不能已遂題此以告十方之興慈止殺者時萬曆辛亥臘月佛成道日

西林大士閣募疏

三千大千世界其爲大士殿閣恭敬禮拜者不可勝

雷林集

卷之三十二

一

說其一一靈感一一妙應不可勝說合之總一大士譬如四大海之爲流沫點滴五岳之爲微塵杪忽總一山海人于其中欲差別大士親疎在亦如支裂岳塵海滴了不可得是故應知此一大士盡三千大千無人不可恭敬禮拜無地不可殿閣而起靈于真心託靈于名山則亦因所感應而感應愚夫愚婦但知朝補陀拜天竺國而真心不辨視他處他方屋宇畫像青黃土木了無關涉譬如沿門乞兒呼慈呼悲而不知所呼者之爲誰氏也不亦哀哉大士之現靈

應莫盛于天竺靈隱寺去天竺二百步之內而寺僧普旃欲于澗西對之梅林建大士閣裝塑大士像一以爲自幼出家親恩未報一以爲稱出家子佛恩未報兩念並發攝歸一大士欲以一梅林攝三千大千如以一塵攝五岳一滴攝四大海謂此僧此方大士不至不爲讚嘆助成者此乞兒之呼也予故爲旃公疏其意以請于大善知識倘其不至非大士故募者捨者各各自思各各悲懺

靈隱寺直指堂緣疏

靈木集

卷之三十二

七五

余去住靈隱山寺可廿年殿圯而鼎新之者爲通法師能說法導人直指堂踞寺上蓋張卽之書扁爲一使者更指心堂置之堂亦幾圯通法師座下證公謀新之復舊額顏以恢祖席懼一手之烈艱成千臂之力易舉虞長孺疏其冊昔使者爲告于十方長者換額不換堂今證公復索予題數語予笑曰換堂不換額卽故成新而不得換者與此山俱在是千臂力有如一指非通非證各各承領而已因作偈語先之偈曰

額換堂與圯堂換額不滅問欲換者誰究竟無移換萬人等一心千臂等一指心指相愛處是成劫莊嚴設如心所却此指不得前勿笑使者愚微心卽無指指指運是臂臂臂成是力隨所移換者功德永無量

聚糧飯僧疏

豪家日食萬錢尚云無下箸處而饑人不得半菽富人坐厭梁肉而行脚僧涉水陸寢臥風雪行百餘里未嘗一飽故喜捨中惟飯僧一事爲現在真實功德也往易庵通法師住靈隱種有福緣僧至如歸通師歿而香積寡貯行者幾興采薇之歌無新禪師爲通師法嗣能紹明堂構而重新之十方僧衆如客散孟嘗家而稍稍復來然不能作巧婦之炊而稽樹下之宿也諸善信人見聞隨喜各捨資捐助爲之聚糧施者稱心受者實腹信所謂現在真實功德決不唐捐矣

壽日飯僧疏

人生百年中迅駛不啻飛電回視初度之日僅僅旦暮耳世俗每於是日高會慶生擊鮮烹肥以爲樂不

知此間浮提世界中有何可羨而乃認衆苦爲大樂耶每讀雲棲大師生日詩爲之慨然信般若所稱眞語實語不誑語者若能一味回光捨世俗苦因之樂而尋淨土最勝之樂悟生爲死本來是去緣於熱惱場得清淨解無如壽日飯僧爲最上福田適靈隱無新禪師爲此舉乞予言深與予意相契輒爲走筆書此以詒四方同志者

題宗公築淨室書華嚴經疏

余少年讀書青霞卽知百法有宗公韶秀解文事已何應郡辟冠冕縉流余遂不覺與之濶疏不知宗公已謝塵世習入南屏閱藏稱禪林尊宿有年矣今且欲築一室皋亭山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作晨昏淨業叅證無礙曰如暗室燈如貧兒寶予雖鈍根人此一光明藏誠願與之分照也亦願長者發無上心各捐微鉅共成其事乃至離筏到岸游戲法外此八十一卷無一字可著請宗公自了之

報國寺興復疏

吳興董伯念祠部在日予曾過潯溪不知此中有古

刹名僧可以往還已而于葦航講師座上識亮公見其駿奔法席甚虔問之乃潯溪報國寺僧也寺近煨有亮公不難中興太史中丞旣現宰官身作護予何惜片語贊揚之二三善信咸與維新俾予輩無顛隤于口業是作偈言

寺名報國僧應報佛誰者僧報是在我等我與佛僧當無異觀三報同本是成莊嚴鳥焚其巢三義俱墮是故我等當發善施如挹海水還于崑崙

靈隱寺僧募脩四天王疏

余嘗讚嘆往者易庵和尚升座廣譚則靈山法主操刀小築則佛門司空無論玄要雙棲可謂福德兩集自易庵辭世天台蓮座風頽法堂草掩前功莫續手澤幾埋如天王攝八部降四魔佛之前扉門之外護今且廢然土坏蠹朽木偶雕繪未就莊嚴未成菩薩爲之低眉金剛何以弩目凡我觀者尚爲太息爲之徒者能不汗顏不謂有僧某慨然欲卒其業而匍匐來請也予謂能莊嚴佛者是稱僧伽能贊助僧者方名佛子發茲願者贊于酒池肉林中人遠矣因欣然

捉筆以佛門小司空印付之

重興徑山化城寺募疏

昔楚漢相距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迨漢入咸陽諸將競取子女玉帛蕭何獨收秦圖籍以此知天下戶口山川要害之處然則大藏固佛祖之圖籍而天下之名山勝境固法嗣聖僧之關中也此藏經板不可以無刻而化城寺在雙溪踞徑山之東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署甚善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爲接待所不可以久湮滅方伯體中吳公本經世人負出

舊本集

卷之三十二

一

世力以澹居禪師淨心湛智足以任此遂欣然與之化導經營漸次恢復其地先以厝置經板而徐而議誅茆建剎鼎新佛日禪師之業佛寶法寶財施法施可謂一舉兩得片刻千古者矣而澹公復從棄篋中得勸緣一疏亦爲藏經名剎經始此地蓋馮司成開之與密藏禪師起緣于十數載之前者也嗟乎一真必應靈山同會司成之後有方伯而密藏之後有澹公爲之豈非道念之合符聖凡之證印者哉而腐生理以拒真慳人據欲而成鄙棄經筵于草莽委佛

地于荆榛將令漢王不入關而取子女玉帛者之出圖籍上乎亦慈氏之所大憫矣嗟乎昌黎有言怠者不能脩忌者畏人脩守虜殞軀永隔聖路假令去腐破慳振怠銷忌知身外之皆長物而性中之有覺場則方伯不云乎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它世間善信人必當踴躍應緣大者牛車小者蚊負不患資糧之不給勝事之不成某卽貧士亦願以螻臂當輶洎滴輪海也

募誦華嚴三年疏

舊本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

智公自清涼山叅文殊十年而歸值不佞南還與之俱載智公故輩航法師白足也今且從王家庵欲掩關誦華嚴夫自輩航索之而不得索之文殊從清涼山索之而不得復歸而索之關內智公將自索之有餘而又乞余以丸泥封之再爲疏以乞善信資糧期于三年有成此華嚴無量功德海智公願與諸善信一輩渡爲靈山不遠諸善信勿自隔津梁可也爲稽首作偈

稽首功德海華嚴度無量長跏勤禮誦身心誓弃捐

剎那入圓通如在清涼山所願諸檀施成就不思議
重刻華嚴經短疏有偈

開士無用予始會之寶石山如處女一室矜重不移
別去三年與之玄對卽有灑然之色耀於眉宇予因
問訊近詣何似無用卽云靜居補陀他無所有惟是
華嚴一經其旨冲深其言廣覆絕名相離思議演一
字卽墨書不盡執三緘則玄要亦粗理非閒寂法貴
流通流通之法無如刊布予欲重刻之而自疑爲妄
心兢筌懼世無以應也子謂奚若予笑不應而書以

萬林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偈俟脩檀度者施焉

稽首功德海廣法華嚴經若經非心者如筌不名魚
卽心名爲經海墨不能瀝經心兩相融飲河亦滿腹
何況入大海斟酌寧有涯勿疑刻爲妄亦勿持爲眞
卽此流通意如饑欲共餐刻者與施者滴水現海體
廣行大方便劫火不能焚刻施意俱竭是名無用用
朱侍中捨宅作古佛庵募緣疏

竊惟塵畛間浮羣生幻聚有形必盡哀此虛隣無象
而尊瞻彼古佛顧佛無今古如滿月之映百川象有

毀成猶一微而造五岳唯心卽佛儼像亦眞緣佛印
心麗今同古慨羣愚鋤性執四大以爲身五濁聚慳
拔一毛而不顧當其怛化始悔虛歸如此沉淪可爲
痛哭前侍中朱陞者依緣世諦冥契法因奉蒼貂而
左右君王仰白象而皈依佛子自 世 穆廟追今
陛下膏潤三朝在長安門安福里中締構一宅曳尾
靈沼棲翮上林莫此鳩居敢忘鴻造而三生有幸忽
遽希有之逢一佛現靈頓愜難遭之想于晉陽庵得
唐古像乃過去正法明如來今現在觀世音菩薩三

萬林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十二應檀身偶呈妙好八萬四千花日偏示莊嚴顧
已梵院香臺檀肩摩頂奉世三寶祝聖千齡藉茲有
漏之因植乃多生之種而又念身非我有况朽宅之
遽廬佛本世尊詎小臣之私佞緬懷兩廟六罹無常
痛悼亾慈難酬罔極撫神明而安託嗟人壽之幾何
無已深情誓發宏願願奉我佛爲慈悲之主願捨我
宅作古佛之庵法寶金容普攝三千之界天衢古路
妙揚丈六之身藉帝力之無私繞王宮而弘範但以
叢爾一區藐然獨力軌非兩馬裘豈一狐近慕許詢

雙寺之作猶欠露盤遠希王舍三利之心未逢名寶
致告宰官居士長者同施粟米布帛銀錢欣來布地
之金叢此聚沙之塔竹頭木屑輪塵滴以不辭貝闕
蓮臺崇海山而爲烈庶乎心心印佛千室一燈佛佛
鏡心長林孤月福非輕羽侍中特興載之勞業等累
壤衆信竝寶山之採卽闕川逝水日月如流而住世
轉輪古今同域堅固不彫之相證明無量之慈報恩
報國利自利他凡在含靈願同合掌

書三摩庵疏

寄本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鍾陵故不實僧俗吏媿未學道若隨緣而造淨業抑
何人之非導師因雖有漏善則共登與其浪費于冤
親之家不若喜捨于薰脩之地羅孝廉爲善首僧普
度作擔夫庵名三摩行先六度如其借佛子以營私
則仍現宰官而說法

重建定光寺募緣疏

定光寺去予家數百武而近自唐歷晉宋代興稱吾
里最勝覺地昔予垂髮讀書其中殿宇殿朗古松脩
竹掩映僧舍佛降生日士女香供禮拜紛集如雨今

予折腰官下回憶去讀書時僅三十年而雄殿惟餘
荒臺叢林踐爲豐草殘僧數衆敗屋一椽古佛道場
倏焉寂寞稱佛子者不無忝離之嘆追維我等均此
覆載而或高樓廣廈擬于仙居或風雨飄搖草棲露
宿是誰所種而受報爾殊俗人不思其故遇可脩爲
尚生慳吝亦可悲已夫長耳和尚爲定光古佛化身
唐天成間自天台來卓錫錢塘後居南山法相寺嘗
募人作福或問和尚作福有何形段對曰能遮百醜
由此言之醜於何作貪慳卽形福於何生能遮卽是
滅醜增美造自一念卽以長耳相片言作定光寺導
師可也我等賢愚賤信受斯語頂踵可捐何況財
帛是古佛寺不日成之于是寺僧理公捨念投體稽
首行乞屬予重宣而作偈言

稽首古定光普同十方衆是佛無今古還現於本人
是福無形段遮醜卽名福醜亦不自形慳貪卽爲醜
願以無量光照破慳貪種一切諸佛相喜捨心所成
如以長耳相莊嚴定光佛古佛所現處唐晉宋無二
我願十方衆自信等信佛頂踵而可捐何況金銀粟

寶山空手回百醜於何滅奉持斯語者親見古定光

重建鐵佛寺二殿募緣疏并偈

予自鍾陵歸里中強半寒暑車馳馬走酒船山屐了無暇刻身心擾擾無善可狀獨定光古佛寺去予家數百武頽壞踰三十年予惟少年讀書其林發願倡諸善信興復之而諸善信願與佛俱會不數月而寺前後兩殿隆然而起里中士大夫與四方見者聞者皆大歡喜于是鐵佛寺僧某與善信諸大衆偏袒而前訊曰古佛住世度人弘化有異乎否否曰無異也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占梵宇香林住一切佛有成而毀有毀而成異乎否否曰無異也凡人卽心成佛卽佛成寺卽寺成林異乎否否曰無異也然則長者何獨重定光而輕鐵佛諸善信何獨於彼喜捨于此慳施定光居東里之隅有倡斯應而茲寺爲水陸舟車之所交劇三吳薰脩者之所經涉兩峯三竺士女之所游覽豈其煥易而豎難以子之心而有二觀則唐何以興宋元何以火我明歷永樂而景泰而成化又何以復恢豈非輪我願力構此勝緣者哉予默然無以荅於是疏其事

聞於諸宰官居士善男子女人而以片偈導之

偈曰云佛了不異鐵佛非定光云佛有異者是鐵已成佛譬如大海水而分東西流渴人挹海水滴滴皆醍醐慢則光隨滅信則鐵可成聚沙與布金索土成丘山當無聚布時沙金於何有我勸一切人皈依一切佛豈以無量心不能鑄成鐵是故應喜捨東與定光會

募藏經短疏

吾杭棲水大善寺僧和公螺眼軒鼻無威儀相好以動衆談妙說理未成文章無舌上之蓮語中之綺以動士大夫獨其樸真一念金石可開其於善因勝果事求可功求成至于歷寒暑蹈水火而不悔方在棲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水造仁壽橋發願飯僧數萬衆資不下千金米粟千石喝水成冰種花得菓皆予所目覩也乃其募製藏經與造橋飯僧三願並發歷三五年無成今自棲水入京師奔走四千里藹足喘息風餐樹宿而不以爲勞苦以閔閔皇皇求善知識達官長者而覲一遇如子求母病者求藥徘徊繚繞而不能已嗚呼亦勤矣

見亾子而不指母逢病人而不予之藥世必謂天下殘忍之人則吾輩安能恻然於和公之請已哉彼以募經爲善果吾輩以施經爲善果此五千四十八卷中字字行行吾與彼皆立于真實之地其亦贊于世之妙好儀容以文言綺語作無益而有害者已予方抱痛兀坐不下牀月餘因和公數來請題遂捉筆草是疏歸之比於財施法施亦海水之滴潤而士大夫長者或疏河導江而會於海則無量功德水也

石鐙庵淨室乞施小疏

常水集

卷之三十一

二二

長安淨穢紛綸之地自非攝心一度緣境兩化之人往往居喧思寂借境澄汰山寺香林喜於托宿譬如行路熱惱人而憇樹陰得清涼之樂又苦地遠艱涉有礙事緣惡動之心亦違淨理俗傳吉祥庵在長安西剎那可徒步至而庵居迫窄不便廣坐其東有隙地數椽令栽松種竹亦成小勝吾輩得以間數往來其中視維摩丈室亦既奢矣因強庵主程公領其事而拓之程公了解淨理人不得不爲吾輩權設有爲法施清涼于熱惱場也庵舊有石幢刻心經一卷是

朝請郎趙偃所書書法大有唐人之致而題廣德年李氏石鐙臺一所遂更庵之字曰石鐙同是寂靜想者各捐所有爲助其或塵馬磨礪甘作門外漢者請却立長安市如何

石經山香樹菴募疏

常水集

卷之三十一

二二

疏

竊惟佛法僧寶是靈心不斷之種名山古塔又三寶導師顯教之場神理所傳象器斯著如房山之石經山世稱爲小西天者是也靜琬法師創建以來自隋迄元中歷唐宋身現三世代紀千年全藏石經瘞之深谷將使百世而下桑海變遷墳典消滅此經不與俱遷俱滅且琬公祖塔及歷代高僧古塔六十五座在焉其骨雖朽其靈不磨自教法湮微主僧無賴以常住之業潛而移之鉅室豪家識者恨之壬辰秋太僕曾見叅太史黃慎軒王宇泰比部于中甫侍御傳金沙諸公捐俸贖還仍期莊嚴塔院續刻殘經而諸公非幻歸物化則投老林泉荆棘叢離益增浩嘆此比部西源陸公與太學永壺吳君諸長者欲繼革而鼎新之也以名僧程公登公道行雙美延之薰脩其

中恢弘祖法而一木不支尚須緣助嗟呼卽心爲經
全藏攸托卽經爲師琬公不遠卽三寶爲勝地靈山
儼然卽勝地爲善果三世千年通爲一息又奚必曾
黃于傳諸老見作隨喜在在處處皆西天賢聖會中
人也不則骨朽教殘毀僧謗佛自心旣晦他作誰依
亦安得起靜琬之靈與世俗人論生滅哉菴向名夢
堂以宋僧號號之舊傳經刻竣事此山浮香樹三十
六株出作棟梁故更名之曰香樹嗚呼菩提非樹衆
國皆香諸知善識其自取之

寫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重建顯教寺募疏

武林門外清湖開中舊是華嚴之庵今名顯教之寺
閣橫山色何殊龍井之雲徑列松陰不減虎谿之渡
自宋紹興來而遞遠迨我洪武初而重新諸佛之
所照臨妙華於焉錯落萬曆庚子再罹劫灰十載
星霜竟堙蘭若諸天佛像淋漓風雨之場四壁僧伽
殘破荆榛之地寺之不存教於何顯嗟古路之入幽
谷豈當世而無善根茲幸詢禪師卓錫此間義揭華
嚴之海揮塵其上音傳寶樹之枝開晦以明居今作

古發鼎新之至願爲衆信所皈依弘道則覆十方布
金僅需五百敢告聿來檀施成茲最勝道場一文一
合萃衆實於香林出力出財索微塵而山岳俾夫大
方廣佛從一切願海而交通蓮座香臺與意貝心珠
而並曜見在自脩之德分明作福之形各破慳心咸
歸淨業謹疏

募脩迴龍橋疏

迴龍橋是飛來峯之石梁三天竺之轉徑山中之樵
者道民山外之游人香客玄津欲濟屐齒斯託勝地
古跡從來舊矣頃者淫雨沈山石橋全圯其行次且
過者股戰茲欲重爲脩築計費石倩工之費非六十
金不可若護松平徑倚迴龍臨澗岸踞理巖看瀑雷
卽於此際又添一匡廬天台之勝尚需甘金也無米
不能炊有石不能鞭諸善信各從願捐助濟斯勝具
俾靈山無陷馬之危陰功在渡蟻之上也

題香山緣疏

予過慈水白虎洞門轉數里入香山巖岫環抱甚佳
中有千佛殿燬而重新則吾兄劉抑之光祿所領袖

諸善人緣也寺僧爲言是殿未火三日前一道人夢諸佛繞樹升空而去後竟驗而道人亦遂入焦爛中然則佛無成燬隨緣起滅作善信人導師千佛一靈萬靈一佛入火不焦草化沙聚皆此信心結爲勝果抑之命予題數語助勝予臨行索筆書之以勸入香山而不肯空手回者隨願布金殿成予重來作昔人三過亭一段佳話也

中竺募飯僧疏

我聞飯善人一日不如飯一出家人飯出家人一日
寓林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不如飯一阿羅漢此語卽屬皈依尚隔平等我願以飯阿羅漢心等出家人以飯出家人心等善人推此一心願哺萬乳而施難濟衆始於飯僧顧日中一食僧人未始貪饗說食不飽飯者苦于竭澤天竺怡公所以發願已久築舍不成吾道友比部西園陸公素飯僧寶慨許聚糧各分擔石之儲圓滿三年之果凡我善信共資勝緣一念種千鍾之粟無慳卽不涸之倉無問應真無問大衆人人果然如是供養如是受持多多益善猶勝糜肉林于虎口潑酒錢于杖頭况

夫買駿骨而眞馬至全鳥卵而鳳凰來我輩但將眞心以接聖衆何能以凡眼而別眞僧是願普同一飯母生揀擇二心試看道傍之餓夫便識來生之果報疏自我作福定余歸

黃山蓮華庵募疏

黃山峯壁如削玉巖岫錯繡索高無際出奇無窮海內名區所絕少余友吳學憲每向余讚嘆云豈有此理此言似戲足爲此山知已然而斷崖縣磴風霧作苦人烟佛宇曠絕無所學士艱于三過衲子不堪一宿亦豈理之所有也予登臨快暢爲此不無缺陷之嘆有蓮華庵在蓮峯之前天都峯之下因得過而小憩望水簾聽飛雨斯亦林中之殊勝巢居之極樂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峰環壑抱羣勝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發宏願欲卽此地構華嚴閣一座焚脩朝暮上爲寶函下列繩牀山屐可棲行鉢斯託可謂造無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種慳既深布金匪易誰爲長者猛發捨心開般若之妙門作丹巖之上首見作隨喜聚十爲千猶勝撒手無將寶山空回者也

重建中竺殿募疏

中竺勝境上下名山是西天分位之區大士現靈之宅爰創大雄佛殿自晉寶掌禪師至今瞻普門者如雲莫不向中天而傾日嘉靖間頽而復整幾迴金碧之光鏞上人作而未成忽沉生灰之海飄搖風雨古木淪爲薪傳零落棟梁佛祖悲同土偶豈惟林泉減色將令僧法何皈寺僧眞耀身爲佛子念堂構之孔艱眼見枯株嗟像教之不振發心再造獨力不支謂三竺鼎峙之尊豈容一毀告十方檀施之侶共結萬

寫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三

緣有粟有金願輪藏于福地若木若瓦各聚寶於香林使星池月桂重輝般若之堂寶乳蓮華還曜奢摩之色會見法輪不墜卽是寶掌再生莫借有漏之因瘡此多慳之種是見在之善果在自已之良田卽佛爲心君應證自爰筆代舌我豈佞人

題王岑山文昌閣緣疏

文昌出道家與佛氏不同旨而爲世所奉有三權一資武一祈男而一掌桂籍顯天下文章之士然世人莫不願生男生男莫不願能文章奮跡科名故山川

靈秀之區與諸雋秀摘文之士所聚必以建文昌閣爲首功而吳山兩峯間所在而是予今年讀書王岑山文士斯集于是高麗寺僧玄澄感發興起請爲建文昌閣于寺之右方蓋佛子而弘道家風助流教化者也先是寺僧微公建準提閣予旣爲疏以導助緣者則烏能却澄公之請然持準提者有云求男子得男子求功名得功名則亦兼有文昌玄感之應焉二氏本無二義助者莫作二觀唐人所云塑泥者一爲釋尊一爲天尊若歡喜和合俱稱功德上首也如云寫本集

卷之三十一

三四

豪傑無文而興上善捨不靳福則三教聖人所仰吾當低首下之矣

重建崇興寺募疏

予觀自古叢林無興不廢卽今弘道佛子無廢不興起種自心之田輸流衆義之海吾里北門外崇興寺者創自至元載建洪武鼎新於正統之盛捨田地盈百且千灰燼于隆慶之年存殿宇無什之一飄搖朽木安能點化金身殘破梵宮何處莊嚴佛寶有僧眞宜微捐衣鉢起一簣之因全少資糧無千手之助是

用謁吾徒而請疏所祈緣法施以聚財不惜綺言願傳檀越夫一切難捨之財有同割肉一片肯捨之心易於委沙况觀今受之因便悟昔栽之果彼野樓露宿者何故此雕楹文檻者胡絲點滴無差明暗相報則何不捐身外長物以歸香臺結善中勝因而銷濁業崇興不廢冥福有歸但發歡喜心無分多寡共入菩提路寧擇賢愚謹疏

脩瓦官寺藏經閣殿疏

金陵瓦官寺晉以來古刹予獨愛下瓦官寺幽清靜寓林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聞饒蘭亭竹林之致坐之忘返今年六月暑偏酷寺旁有藏經閣殿就坐久之涼蔭借爽而周視其梁楹棟柱將赴傾云矣寺僧真全向予云諸長者說法布金不百金可莊嚴此地不敢望古瓦官閣出霄漢攀日月不至墮地作枯株沙礫也予許之爲疏其事告之同心知識此勝地法寶不待言說自應慨然捐助因笑語真公倘有比來道人覓林公從風家講小品此具汝自辦之吾不能於中作說客

募造彌陀殿疏

一切衆生具足佛種四方州部盡屬通津惟是五濁沉淪爲東土之苦海一心清淨賴西方之聖人是名接引佛而作大導師故譚無上者以了悟爲宗而究真實者以淨土爲宿雲棲尊者主教梵村諸方學人所在習服惟吾里寺名定光諸佛尚虛接引識幻法師旣已登壇說法指揮天雨之華猶悲無像現真未證無生之果緣於右地構殿彌陀俾善知識尋聲見佛消除垢穢之因依淨歸心瀟灑涅槃之路第募僧如五都之市有同攫金而佛殿豈一木之支誰能聚寶願宜短疏各發信心淺之則長耳有言能遮百醜究竟則回頭是岸立渡羣迷如其慳種未除卽于佛門永隔

題青龍禪院緣疏

皋亭山環百多名刹林泉幽勝稱黃雀山之麓有黃龍南禪師之法堂在焉舊傳有青龍寺爲青龍之分座今且沒爲蕪草荒塢矣昔者吾友胡休復氏嘗選勝而結廬其處將以漸中興其寺不謂休復舉進士入爲庶常忽焉脩文地下併此廬居亦不得再宿

其翁元敬先生過而悲思之乃改爲祠祠休復諸爲
休復友者沈無回卓去病輩每深一往之痛因相聚
謀曰古之英賢有存壞而山無存壞卽山有存壞而
佛法無存壞祠之也者以休復也百年而後不可知
也捨而爲寺寺存而佛法存休復與之俱存此究竟
不壞事也元敬于是破悲思爲喜捨請于邑侯周季
侯公更爲青龍禪院而更欲廣其營構以供僧寮貯
經函以重光黃龍師之席然營構旣廣獨力難周佛
種同基靈山不散諸善知識之心應與元敬父子之
心等也夫元敬能捨所有山產廬居以植其因而諸
善知識何難捐所有金錢粟帛以結其果使見者聞
者人人喜捨若財若法在在圓成黃雀青龍之勝事
與聚沙布金並垂千載豈惟破慳得福有作必受而
已哉敢重申其說而爲之勸

題造羅溪橋修路疏

切以興梁成自亥冬寅津建於正朔故周禮紀啓塞
之功立防濡軌毛詩興揭厲之感垂誠褰裳崔亮囚
渭水以著名王周爲刺史而歸過皆綠職在興除事

關芻牧詎云勞民不恤夫亦昏墊是虞照得鍾陵巖
邑羅溪渡橋迢遙當八省之衝延袤拒二里而廣聿
於正統建自張冲爰起義兵斷由濠逆遂橫濁浪莫
問平津跨虹徒有虛名剝木祇成險地心驚九折何
言蜀道之難目斷中流誰云周行之便每交春夏更
畏往來霖潦不止於浹旬洪濤頓集於四水飄搖蛇
伏坎壈蚕叢輿馬賤夫並蹈淵深之恐縉紳上客獨
縣冰兢之危若乃承役曉發將命宵奔馬非的盧人
非夏馱呼虛舟而未濟瞻覆轍之在前誰不惻傷堪

此匍匐渡無返棹已多溱洧之勞路尚成蹊莫借龜
鼃之力會見千夫頓足何能一葦斯航本縣身處瘠
疲乏洛陽壘石之計心傷欽巖增單襄不梁之悲思
苦良工炊愁巧婦及此水凝冬涸眷茲民逸有秋十
二月成梁輿情並躍八十年圯岸衆願夙興第撐拳
但可支空說食豈能得飽估錢不下千兩聚米無籌
鳩工未有五丁鞭石誰使是惟心所自赴者片念卽
圓力所可捐者衆擎易舉上如羣公巨族下及三老
庶民展韓麟之債車垂情讓馬倣朱郊之編竹食報



ZW 21101000825068

度驥俾得破各樂施出迷途於福海捐貪喜捨造彼
岸於心田當下卽有慈航舉足不難懸磴玄津共涉
寶筏同登蓋厚地天高尺寸莫非王土一磚片瓦秋
毫總屬民脂本縣特冒領袖之虛名而地方胥受濟
川之實益如曰一勞永逸母言舊貫姑仍凡爾多人
用觀短疏

萬林集卷之三十二

八二二

八二二

三二